武俠世界


伏　擊（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魔王之王，誓報一箭之仇，處處掀起腥風血雨，
步步隱藏無盡殺機。雪刀浪子、殺手之王，如何對付
兇頑强敵？本文故事佈局奇詭，場面激壯熱鬧，兼而
有之，萬萬不可錯過。
$3.50
1120

編者話　名作家蕭逸，自從「無憂公主」一文結束後，已睽別讀者一段時間，由於他遠居異邦，兼且私務繁忙，情非得已，暫作告別。但在編者力促之下，蕭君終於應允由本刋一一式式期復出，撰寫「劍仙列傳」故事之三「塞外飛虹」，這是讀者們的喜訊，屆時敬希留意購閱。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雪刀浪子故事：「伏擊」，本文佈局奇詭，場面激壯熱鬧，兼而有之，雪刀浪子，殺手之王運用奇異武功，面對頑敵，掀起處處腥風血雨，步步隱藏凌厲殺機，令你目不暇給。

＊＊　　＊＊　　＊＊

馬雲的「超人故事」、南宮宇之「擷天星故事」之二同時今期刋出，還有社會技擊鬥智小說「美人禍水」亦同期推出，琳瑯滿目，敬希垂注。

＊＊　　＊＊　　＊＊

充滿哀艷奇情的彈劍江湖故事集已刋出數個了，下期我們又有貢獻，「朔方鬼叟」是繼「魔鈴劍雨」刋出的其中之一，情節啣接上篇，愛好亦俠亦情的讀者們，千萬不要放過「朔方鬼叟」的刋出。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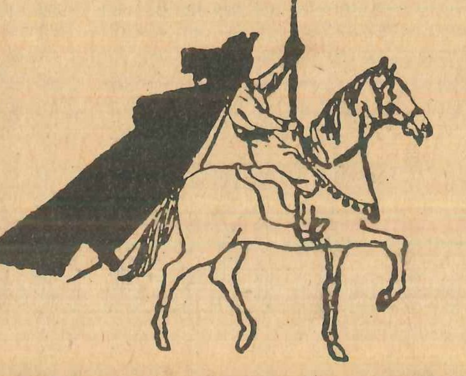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穀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伏擊

龍乘風·著
黃白石·圖

海骷髏的金帆船

（一）

經過兩天驚人的大風暴之後，今日總算有了一個很好的天氣。

老井咧開大嘴，笑容滿面的登上了大熊船。

大熊船就像是一條巨熊，靜靜的躺在海港裏，這場暴風雨雖然威力驚人，連岸上的屋子都吹塌不少，但這條船却還是從前那副樣子，連一點都沒有改變。

老井很滿意。

他已決定今天出海，把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全都運到南方。

只要這些貨物安全抵達目的地，今年之內，他就再也不必担心會有「入不敷支」這種世間上最沒趣的事。

老井已快六十歲了，他個子不高大，但却結實，精明，是一個健康而又穩健的船主。

大熊船是他最大的財產，也是他最引以爲榮的伙伴。

它任勞任怨，經得起風浪的打擊，而且永遠不會像井大嫂般，動不動就跟老井拌嘴。

老井認爲，拌嘴是世間上最沒趣的事情。

但井大嫂却並不這麼想，她似乎對這種事情很有興趣，所以動不動就把老井罵的狗血淋頭。

幸好井大嫂向來都有暈船的毛病，有一次，她乘搭熊船出海，結果吐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自此之後，她再也不敢坐船。

所以，每逢大熊船出海的時候，老井總是份外的興奮，就像是剛擺脫十八隻母鷄糾纏的公鷄。

十八隻母鷄雖然嚕嗦，但比起井大嫂，還是有點不如的。

（二）

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已全部運上大熊船。

負責掌舵的孫海豹也和老井一樣，精神奕奕，興奮得不得了。

孫海豹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跟隨着老井，現在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

但這個父親實在不怎樣愉快。

因爲這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像他，甚至連他的老婆都不像。

他們像誰？

孫海豹知道，但却不敢對別人說，因爲這是一個絕大的秘密。

這個秘密，也是一個醜惡的秘密。

——他們像雷驚天。

——雷驚天是這地方上的惡霸，只要他高興，揑死一個人比揑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沒有人敢開罪他。

孫海豹也不敢，除非他的胆子比大熊船還更大。

所以，他很厭惡自己的家。

因爲這個家根本就不能算是屬於他自己的。

但每個人都知道孫海豹很疼愛孩子。

這倒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即使他知道這些孩子，其實眞正的父親是雷驚天，但他仍然同樣疼愛他們。

他認爲，孩子們是無罪的，他們也和每個人的孩子一樣純眞、可愛。

令他不愉快的並不是這些孩子，而是他的老婆阿艾。

× × ×

船已準備開航。

但就在這時候，海上突然出現了一艘金帆巨船！

× × ×

金帆高揚，耀人眼目。

但大熊船上每個人的眼色都已變了。

孫海豹深深的吸了口氣，對老井說：

「這是海骷髏的船！」

老井的臉已變成雪般蒼白，咬牙恨聲道：「這惡賊的船若是駛到這裏，咱們只好跟他拚了。」

孫海豹說道：「咱們用甚麼去跟人家拚？」

「用拳頭，用棒子，用每一種可以敲碎海盜腦袋的武器，」老井的聲音是很激動。

「行嗎？」

「你沒這個勇氣？」

「這不是勇氣的問題，而是咱們根本都不是這些海盜的敵手，到頭來還不是白白送掉性命？」孫海豹大聲的說。

老井呆住。

「但這些貨物……」

「這些貨物又不是你的，而且租用大熊船的胡大官人早已說明，即使途中有甚麼意外，也絕不用咱們來負責。」

「那押貨的梁總鏢頭在哪裏？」

「剛才他還在船艙裏喝酒。」

「這可混帳，偌大一批貨，就只有一個鏢師，三個趟子手，一旦出了事，怎辦？」老井氣冲冲的說。

這時候，船艙裏懶洋洋的走出了一個中年漢子。

他穿着一襲黑布衣裳，腰間斜插着一把鋼刀，但他最重視的東西，却不是腰間的刀，而是手裏的一壺酒。

這人就是負責押送這批貨物的梁總鏢頭。

老井立刻走上前，指着那艘金帆巨船說：「這是海骷髏的船。」

梁總鏢頭揉了揉眼睛：「海骷髏是甚麼東西？」

老井的眼睛幾乎噴出了火：「那是橫行東海的大海盜，他娘的殺人不眨眼！」

「海盜？殺人不眨眼的海盜？」梁總鏢頭的面色一沉，「你是不是在跟我開玩笑？」

金井的手指幾乎已指在他的鼻樑上：「誰跟你開玩笑？海骷髏最喜歡用人來釣鯊魚，尤其是像你這種醉鬼！」

梁總鏢頭的臉在發青。

「這……這怎辦？」

「你是押貨的總鏢頭，是胡大官人花了五千兩銀子聘請回來的保鏢，我也正想問你該怎麼辦？」

「你錯了，他不是付給我五千兩。」

「難道五萬兩。」

「不，是五十兩。」

「甚麼，你喝醉了？別人只花五十兩，你就願意接下這趟買賣？」老井的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

梁總鏢頭訕訕一笑，道：「實不相瞞，俺不是幹鏢師的，這只不過是胡大官人在吹牛。」

「吹牛？在這種事情上吹牛？」老井氣得快要瘋了，「你若不是鏢師，又是個甚麼東西？」

這人一笑聳肩道：「我只是個窮光棍，一窮二白，而且絕對不會半點武功。」

老井呆住。

他喃喃道：「胡大官人爲甚麼要這樣做，難道這些貨物，全都是垃圾？」

（三）

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是否垃圾，還有待查察，但這梁總鏢頭，却已肯定是個完全不懂武功的窮光蛋。

他看見金帆巨船漸漸駛近，已嚇得魂不附體，當老井在喃喃自語的時候，他已上岸逃之夭夭。

老井又在大罵：「這算是甚麼玩意，强盜來了，這條船却連一個懂武功的人都沒有！」

孫海豹苦着臉，說：「我是略懂武功的，但不知如何，每年跟別人打架，總是給人打的鼻青臉腫，焦頭爛額。」

老井横了他一眼，喝道：「別再胡說八道，快想辦法！」

孫海豹嘆了口氣：「這是秀才遇老虎，有理說不清，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老井也是嘆了口氣，正想說話之際，忽然看見一個錦花長衫中年人，在船舷旁出現。

「嗯，這不是胡大官人？」

孫海豹點點頭：「他本來說不會隨船南下，怎麼現在却來了？」

老井冷冷道：「海骷髏的船已來了，這條船還談甚麼南下，南下個屁！」

這時候，胡大官人却背負雙手，神態悠閒的走了過來，對他說：「這條船一定要南下，而且也一定可以南下。」

老井向那金帆巨船一指：「你沒瞧見這艘船？」

胡大官人道：「我的眼睛一向都沒有半點毛病，當然不會連這麼大的船都看不見。」

老井道：「這是海盜的船。」

胡大官人的神色還是沒有變，只是淡淡地說：「我知道。」

「這是海骷髏的船，這海盜頭子最喜歡割下別人的肉，血淋淋的去釣鯊魚。」

「這種事我以前最少聽別人說過三十遍。」

「那麼這是第三十一遍，而且也是你聽見的最後一遍。」

「你認爲這條船一來，我就再也活不成了？」

「除非咱們現在馬上就跑掉，否則誰也休想再活到明天。」

胡大官人搖頭一笑：「老井，你的胆子未免是太小了。」

老井一拍胸膛，大聲地說道：「誰說老井胆子細小？海骷髏若要搶這條船，就算明知送死，老井也要咬他們這些海盜一口。」

胡大官人微微一笑：「你不再會有這種機會了，因爲海裏的鯊魚，已比你更早一步把那些海盜咬吃掉。」

老井立刻挖挖兩邊耳朵。

「我是不是聽錯了？」他的兩顆眼睛在發光，「又還是你說錯了？」

胡大官人緩緩說道：「你沒有聽錯，我也沒有說錯，海骷髏早已給我的人幹掉，拋進大海裏餵鯊魚，還有那些大大小小，肥瘦高矮的海盜，也是遭遇到同一的命運。」

老井聽得耳朵直豎，連顎下的鬍子也搓斷了好幾十根。

只聽得胡大官人又接着說：「所以，現在這艘船已不再是甚麼海盜船，而是屬於胡某的船，而這艘船上的人，更絕對可以保證你這一次南下的安全。」

老井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沒騙我？」

「騙人若可以胖起來，我也許會騙騙你，現在船已來到了，你不妨看看船上的人是不是海盜？」

老井轉睛望去。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覺得自己的眼睛也有點毛病了。

船上那裏有甚麼海盜？

他看見的並不是兇神惡煞般的海盜，而是十二個體態輕盈窈窕，漂亮已極的妙齡少女，正在迎風而來。

她們同樣年輕，同樣迷人。

船已靠近，胡大官人忽然像是一隻飛鳥般，從大熊船飛躍到金帆巨船之上。

奪權

（一）

老井凝視着金帆巨船上的胡大官人，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呆鴨。

胡大官人也望着他，不斷的在微笑。

老井總算清醒過來。

那個甚麼梁總鏢頭，其實只是個幌子，眞正能夠保護大熊船的當然並不是這個一窮二白的窮光蛋，而是胡大官人自己。

這艘金帆巨船本來是海骷髏的。

但胡大官人却連海骷髏都已收拾，還佔有了他的船。有金帆巨船在旁護着，又還有誰敢動大熊船一塊木頭？

想到這裏，老井如釋重負。

但這種感覺，他只是維持了僅僅片刻，因爲他忽然又想到，胡大官人用這種手段來護送貨物，顯見這批貨物絕不尋常。

其中可能暗藏着不少無價之寶。

若眞如此，這一次南下的風險，倒也不小。

但再細心一想，胡大官人給自己的酬勞並不少，正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即使風險再大，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可能退縮了。

縱然硬着頭皮，也非要幹到底不可。

× × ×

大熊船在金帆巨船陪伴之下，駛出了海港。

陽光燦爛，長空蔚藍，這本是一個好天氣，但是老井的心情却已沉重下來。

他在船桅下，不斷的喝水。

直到他喝到第五碗水的時候，孫海豹忽然臉色鐵青的走了過來。

老井瞪着他，沉聲道：「瞧你慌慌張張的，莫不是遇見了鬼？」

孫海豹臉上的表情，倒像是碰見了白日鬼。

「咱們這條船剛轉過大角灣，就看見了灰鯊船。」

「灰鯊船又怎樣？」老井冷冷一笑，「灰鯊老張是我的外甥，他絕對不會侵犯咱們。」

「老張早已把灰鯊船輸掉了，」孫海豹頓足叫道：「難道這件事情你竟然是毫不知情？」

「甚麼？有這種事？」老井差點沒跳了起來：「這畜牲做甚麼事都不成，想不到連幹海盜都比人輸虧，居然連老巢都輸掉！」

目光一轉，只見一艘灰色大船，正全速向己方衝了過來。

老井眉頭一皺，問孫海豹：「那畜牲的船輸了給誰？」

孫海豹道：「是雷驚天。」

「雷驚天？」

「不錯。」

「這厮是個混帳的惡霸，但他一向都只是陸路上的强盜，怎會忽然弄到海上去呢？」

孫海豹聳聳肩：「這可不知道。」

老井沉着臉，那艘灰色大船又更逼近了大熊船。

孫海豹忽然「啊」的一聲：「果然是那厮，他正站在船頭上，指東劃西。」

老井怒道：「他敢動這艘船，咱們就跟他拚命！」

孫海豹嘆了口氣，道：「我也想跟這個王八拚了，但實力懸殊，要拚命又是談何容易。」

突聽一人在背後淡淡道：「兩位儘管放心，雷驚天就算再兇，當他到了這艘船上之後，就再也兇不起來了。」

孫海豹、老井同時一怔，向後望去。

只見一個衣着隨便，手裏提着一瓶酒的年青人，正站在船桅下，笑瞇瞇的看着自己。

孫海豹臉色一變：「你是誰？」

這人笑道：「梁總鏢頭的伙計。」

「伙計？」

「不錯，也就是你們說的趟子手。」

「噢，」老井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揶揄的神色，「總鏢頭本領高强，想來他的伙計也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這人瞇瞇一笑。

「比起總鏢頭，咱們當然是有所不如，但他老人家既然又把這批貨讓咱們三個伙計負責，責之所在，若有海盜光顧，咱們也是義不容辭，非要和他們爭論到底不可的。」

老井冷冷一笑，道：「等到你想開口和他們爭論的時候，恐怕脖子上已只剩下半邊腦袋。」

這人道：「他們有刀，我也有。」

說着，一拍腰間。他腰間斜插着一柄刀，刀柄是古銅色的。

老井道：「在他們的眼中看來，你的刀恐怕和玩具沒有多大的分別。」

孫海豹忽然插上一嘴：「你叫甚麼名字？」

這人淡淡一笑，道：「名字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刀。」

孫海豹想了想，頻頻點頭：「有理，有理，刀不快，名字再好，名氣再响亮，也是沒用！」

老井冷冷一笑，只見灰鯊船已逼近了大熊船。

（二）

雷驚天，四十五歲，身長七尺二寸，喜穿黑袍，金綫繡靴，頭頂上老是戴着一頂豹皮帽子。他的臉龐，也就像是一隻吃人不吐骨，性格兇殘的花豹。

豹本是陸地上的猛獸！

但現在，這猛獸已來到了海上。

孫海豹看見雷驚天，心中已咒罵了不知多少遍，但臉上却像是呆子般，毫無特別的反應。

雷驚天也好像完全沒有看見他。

他的目光，只是停留在老井的臉上。

× × ×

雷驚天是經過一條木板，緩緩地從灰鯊船走到大熊船上。

他似乎是小心翼翼，生怕跌落海裏似的。

在大熊船上，幾乎沒有人敢正視他一眼。

也許只有兩個人例外，就是老井和那個趟子手。

跟隨着雷驚天走過大熊船的，還有十幾個黃衣武士。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長着小鬍子的中年人。

這人的臉青青白白，身材比雷驚天矮小得多，看來一點也不惹人注目。

但熟悉雷驚天的人都知道，他手下最可怕的一個人，正就是這個長着小鬍子，臉色青青白白的中年人。

他叫孟川棠。

他給別人的印象是：說話極少，殺人却極多。

絕少人能看見他怎樣出手殺人。

因爲他用的是暗器，而且出手的速度，彷彿比別人眨眼還快。

這樣的一個人，就像是一個毒蜂窩，你說有多危險便有多危險。

× × ×

「咧！勒！」一陣怪異的聲音响起，雷驚天才到大熊船，就把船上的甲板踩穿了好幾個洞。

雷驚天不斷的搖頭，嘆息。

「這艘船也未免是太霉爛了，該換掉

一艘新的，」他一面說，一面盯着老井。

老井的臉已拉得比馬臉還長，但却是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雷驚天對孫海豹說：「孩子可好？」

孫海豹吸了口氣，道：「他們很好，吃也吃得，睡也睡得。」

雷驚天哈哈一笑：「那很好，爲人父母，該多一點關心孩子們的健康。」

孫海豹又點點頭，臉上的表情簡直是哭笑不得。

那趙子手忽然「啊！」的一聲大叫起來。

雷驚天臉色一沉，向這個衣着隨便的趙子手望去。

「你叫甚麼名字？」

「啊啊啊！」

「甚麼？你姓何？」

趙子手搖搖頭，笑嘻嘻的說：「不是姓何？」

雷驚天臉上陡地露出怒容：「那麼你剛才『啊啊啊』的，在胡叫甚麼東西？」

趙子手笑容立歛，嘆道：「我自出娘胎，就有個毛病。」

雷驚天道：「是甚麼毛病？」

趙子手道：「每當我看見嘴裏會放狗屁的人，就會忍不住『啊啊啊』的叫了起來。」

「小子，你找死？」雷驚天的脚一踩，甲板又給他踩穿了一個洞。

那知甲板下忽然又再穿了另一個洞。

這個洞，並不是雷驚天踩穿，而是下面忽然有隻手撞破甲板，伸了出來。

這隻手又粗又胖，簡直像塊熊掌。

但這隻手的五根手指，却極是靈活。

雷驚天根本連這隻手掌却沒有看見，左脚就已給它緊緊揑住。

他這一驚，委實是非同小可。

在此同時，孟川棠的暗器也已出手。

刹那間，最少有十二種暗器，同時從他的衣袖裏激射而出。

但他的暗器却不是射向那隻熊掌般的巨手，也不是射向老井，孫海豹或者是那「啊啊啊」大叫的趙子手。

他的暗器，竟然針對着雷驚天而發。

（三）

雷驚天，又叫驚天雷。

不少人都在說：「這人是『很得人驚』的。」但他現在已不是「很得人驚」，而是只剩下了一個「驚」字。

不但「驚」，而且還是充滿着憤怒和絕望。

他的身上，最少已中了數十枚暗器。

這些暗器有細如牛毛的毒針，有閃閃生光的金尾鏢，有袖中流雲箭，也有七巧鐵蒺藜。

雷驚天怒目瞪視着孟川棠，啞聲道：「你早已在等待着這種機會？」

孟川棠直認不諱。「不錯，這是我等候了整整十年的機會。」

雷驚天臉龐上的肌肉已扭曲，冷汗比黃豆還大。

「你爲甚麼不早一點出手，偏偏揀在這個時候？」

孟川棠淡淡一笑：「這是當機立斷，難得甲板下有位朋友帮忙，在這時候抽你的後腿，我若再不出手，恐怕這種機會將會一去不回。」

「好狠！好絕辣的手段！枉我一直都如此重視你……」雷驚天的臉已漸漸變成灰黑之色。

孟川棠的暗器當然有毒，而且還是劇毒。

就在這時候，突見一人揮舞着一根巨棒，向雷驚天迎頭砸了下去。

雷驚天沒有閃避，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噗！」

他已頭破血流，整張臉孔都是血。

他居然還對這個用棒子打自己的人一笑，道：「打得好！再打！再打！」

這人握着棒子，雙手在顫抖，眼睛已血紅，臉上的神態很激動。

他忽然大聲嘶叫：「雷驚天，我等待這種機會也已很久很久了！」

這人赫然竟是孫海豹。

（四）

雷驚天的呼吸更急促，性命已是危在旦夕。

但他仍然站在那裏，而且站得比孫海豹還穩。

他忽然大聲叫道：「不錯，我是偷了你的老婆，我該打！你就算打死雷某，雷某在九泉之下，也絕不會怪你，但你一定要好好的對待孩子們……」

孫海豹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忽然把手裏的棒子丟進大海裏。

然後，他掩面痛哭，伏在雷驚天的脚下，哭得就像個嬰兒。

接着，雷驚天也伏下去。

這兩人，一個痛哭，另一個却已永遠不會哭，也不會笑。

× × ×

奪權！

爲了要奪權，孟川棠不惜在大熊船上，一出手就殺了自己跟隨着已十年的雷老大。

雷驚天是死不瞑目。

但孟川棠的目的却已達到。

跟隨着雷驚天一起來到大熊船的人，其實早已被孟川棠暗中收買。

這一擊對於孟川棠來說，是意外的收穫。

但直到現在爲止，他仍然不知道從甲板下冒出來的一隻手是誰的。

那趙子手却忽然笑了。

「有趣！有趣！强盜殺强盜，籠裏鷄窩裏反，對咱們來說實在是有利極了。」

孟川棠冷冷的看着這個趙子手，道：「你就是那個甚麼梁總鏢頭？」

趙子手搖搖頭，說道：「我不是甚麼總鏢頭，而是總鏢頭花錢聘請回來的趙子手。」

「趙子手！」孟川棠點點頭，緩緩道：「很好，梁總鏢頭能聘請到你這種人做趙子手，的確很好。」

趙子手道：「好在那一點？」

孟川棠說道：「因爲你的鼻子有一朵花。」

趙子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搖頭道：「沒有花。」

孟川棠突然閃電般出手，一道紅光，直向趙子手的鼻子上激射過去。

他的確是個暗器高手，世間上恐怕沒有幾個幹鏢師的能接下這道暗器。

更何況只是區區一名趙子手而已！

看來，這趙子手的鼻子上，一定會開出一朵血花出來。

機不可失

（一）

孟川棠最擅長的暗器共有十七種，其中最歹毒的是紅花針。

凡中了紅花針者，必死。

因爲連孟川棠自己，都沒有這種針毒的解藥。

這十年來，孟川棠已使用過無數次紅花針。

他每用一次，例必有人要死在毒針之下。

在以往來說，這是從無例外的事。

但這一次却例外了。

這個趙子手，竟然用一塊木片，擋在自己的鼻樑前。

一聲輕响，紅花針射在木片上。

孟川棠呆住，感到很意外。

他立即說：「你絕不會是甚麼趙子手，你究竟是誰？」

這個趙子手微微一笑，忽然緩緩地拔刀。

「風雪之刀！」

孟川棠的瞳孔陡地收縮。

「不錯，這是風雪之刀。」

「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錯，在下就是龍城璧。」

「這船上的貨，是不是由你負責押送的？」

「也不錯。」

「那麼，孟某告辭了。」

「告辭」二字才出口，他已帶着所有的人，離開了大熊船，回到灰鯊船上。

「開航，咱們走！」孟川堂大聲地呼叫。

但忽然間，他的臉色變了。

灰鯊船上，竟然已再無活人！

（二）

雷驚天已死在孟川棠的手下，他已順理成章，成爲這艘灰鯊船的主人。

但當這個新主人回到船上的時候，那些跟隨着自己出海的手下，竟然橫七豎八的，紛紛躺在船上。

他們的死因完全相同，都是給人用利刃割斷了咽喉。

孟川棠手足冰冷。

驀地，他看見了一個灰衣人，正迎風佇立在船桅下。

這人的手裏有劍。

「碧血劍！」他吸了口氣，忍不住脫口道：「你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灰衣人冷漠地凝視着遠方，慢慢的說道：「在下不錯就是司馬血。」

「你想殺誰？」

「雷驚天。」司馬血冷冷的說。

「他已死了。」孟川棠盯着他手裏的劍。

「我知道，」司馬血的聲音更冰冷，「所以，我現在只好把對象轉移。」

「殺我？」

「是的。」

「是誰聘請你動劍殺人？」

「胡大官人。」

「這艘船上的人，都是你殺的？」

司馬血搖搖頭，目光忽然像刀鋒般射在孟川棠的臉上：「在下雖然是個殺手，但却從不喜歡隨便殺人，尤其是殺這許多人。」

「那麼他們是給誰殺的？」孟川棠的目光閃爍不定。

「你不必知道，也不必在我面前拖延時間，」司馬血的劍已揚起，「那是沒有用處的。」

孟川棠冷冷一笑：「你以爲自己一定可以殺得了我？」

司馬血道：「我不一定能殺得了你，但却一定要殺你！」

孟川棠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臉上露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他的暗器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

（三）

孟川棠的暗器功夫，並不是世間上最好的。

但世間上暗器功夫最好的人，也極有可能死在他的暗器之下。

出手是否快、準、狠，固然足以決定生死勝負，但最高明的策略，還是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才出手。

孟川棠殺雷驚天，就是能等。

他不但能等，而且更能把握時機。

——甲板下忽然會冒出一隻手掌揑住雷驚天的脚，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得到的。

雷驚天預料不到。

孟川棠也同樣預料不到。

但他却能當機立斷，毫不猶疑地立刻出手，暗算雷驚天。

這一擊，他是成功了。

絕對的成功！

這種成功，並不能以「僥倖」視之。

最少，他已具備了成爲「梟雄」的必備條件。

× × ×

倘若說殺了雷驚天之後，孟川棠就可以算是「梟雄」的話，那麼這個梟雄所能威風的時間也未免太短了。

他能殺得了雷驚天，是因爲他掌握了一個千載一時，突如其來的機會。

但現在他面對着的，却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殺手之王司馬血絕對不會給他半點有利的機會。

等待機會和製造機會，這兩件事都是司馬血經常爲之的。

在這一方面來說，他甚至比孟川棠更勝一籌。

所以，這一次孟川棠的出手，已絕無半點有利可言。

但他還是要出手。

因爲他知道，自己若不動，不先發制人，那無異是束手待斃。

孟川棠當然不是甘心束手待斃的那一類人，何況在沒有經過眞正交手之前，他還是不相信自己會敵不過司馬血。

他不算是個很驕傲的人。

但對於自己的暗器功夫和九九八十一

路穿心爪，他還是極具信心的。

× × ×

暗器如漫天花雨般撒出。

但司馬血的人却已在孟川棠的面前消失。

他唯一能看見的東西，只有一把隱隱透着紅光的劍。

那是天下聞名的碧血劍。

劍光燦爛、輝煌、迅急。

這也是孟川棠這一輩子所能看見的最後一劍。

× × ×

孟川棠像一尾巴被宰掉的死魚，硬挺挺的躺在船舷旁。

司馬血凝視着碧血劍，忽然喝道：「出來！」

他的背後有人，這人的身子正隱藏在船桅旁。

這人淡淡一笑，輕輕鼓掌。

「好劍法！好劍法！佩服！佩服！」

一個衣飾華麗的少年公子，輕搖着一把摺扇，緩緩的走了出來。

司馬血霍然轉身，冷冷道：「這船上的人，都是你殺的？」

少年公子向躺在地上的孟川棠一指，悠然道：「這一個不是我殺的。」

司馬血道：「總而言之，除了這一個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死在你的手下！」

少年公子點點頭：「這倒不錯，反正他們都是强盗，殺之不枉。」

司馬血看着他，忽然說：「你很英俊，很好看。」

少年公子道：「我知道。」

司馬血道：「你本來可以成爲一個很快樂的人，無奈身上的殺氣太重。」

少年公子聳聳肩，微笑道：「殺氣重的人未必一定不快樂。」

司馬血道：「但却多數不長命，因爲你想殺人，別人也一樣想殺你。」

「這個我知道，」少年公子又笑了笑，緩緩道：「但快樂與否，與一個人的壽命長短，並無直接的關係，長命的人未必活得很快樂，短命的人也許比任何人都活得更快樂一些。」

司馬血面露不悅之色：「年紀輕輕，就已懂得强辭奪理，這可不有趣。」

少年公子道：「這不是强辭奪理，而是據理力爭。」

司馬血嘆了口氣：「小胡，你的咀巴最好還是不要那麼刁。」

少年公子道：「你現在總算知道我姓胡了。」

司馬血道：「你的老子姓胡，你當然也姓胡。」

少年公子道：「你可還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司馬血道：「胡少芳。」

少年公子眨眨眼睛，笑道：「原來你知道的事情，倒還不少。」

司馬血悠然道：「我若是對每件事都糊裏糊塗，恐怕早已死在仇家的手下。」

胡少芳道：「你放心，我不是你的仇家，也絕不會暗算你。」

司馬血道：「我和你無仇無怨，你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暗算我。」

胡少芳道：「但我還有個秘密，是你一定不知道的。」

司馬血道：「能不能說？」

胡少芳想了想，才說：「不能說，只能讓你猜一猜。」

司馬血道：「你也不妨猜一猜，我是否能够猜中這個秘密？」

胡少芳立刻說道：「我猜你一定猜不出。」

司馬血道：「既然你認爲我猜不出，那麼就算我猜不出好了，再見。」

胡少芳却伸手攔着他：「你不能馬上就走。」

司馬血一怔。

「要怎樣才能走？」

「最少，你該要試一試，猜一猜。」

「男人若太婆媽，通常都很令人生厭，」司馬血盯着她，目光灼灼逼人，但到最後，他的目光又漸漸柔和起來，說：「幸好你不是男人，而是一個很美麗的千金小姐。」

當胡少芳聽見最後兩句說話的時候，臉已嫣紅。

司馬血並沒有說錯，她的確是個女孩子。

她忽然擰身，施展巧妙的輕功，離開了灰鯊船。

那艘金色巨帆，距離灰鯊船約莫有三丈左右，胡少芳提一口氣，人已輕輕的落在金色巨帆上。

只見胡大官人在船上，正在微笑地盯着司馬血。

他似乎是在說：「幹得好。」

司馬血的確幹得很好。

現在，他已成爲灰鯊船的主宰。

一百箱死屍

（一）

三艘巨船，魚貫地在大海上航行了總共十八天。

× × ×

又是一個晴朗的清晨。

老井站在船舷旁，望着南方。

他的心情很興奮，因爲澎如灣已歷歷在望。

這一批貨物要運付的目的地，也就是澎如灣。

「海豹！」他忽然大聲呼叫。

孫海豹立刻回答：「來了！來了！」

老井紅光滿面，對他說：「拿一瓶酒來。」

孫海豹看着他：「這麼早就喝酒？」

老井瞪了他一眼：「喝酒何必分甚麼時候，只要自己高興，隨時隨地都可以喝酒。」

孫海豹道：「你爲甚麼會在這個時候高興起來？」

老井一怔，接着伸手指向南方：「難道你沒看見澎如灣就在目前？」

孫海豹道：「我沒有瞎，也沒有忘掉這個地方。」

老井的臉上陡地露出了曖昧的笑容。

「好小子，若不是你提起，我險些忘記，你曾經和澎如灣的小寡婦有一手，想不到你現在還是忘不了這個騷娘子。」

孫海豹嘆了口氣，道：「我承認，這騷娘子確是令我忘不了，但現在我仍然無法高興起來。」

老井一怔。

「甚麼事令你不高興？」

「我不想說，因爲我若說出來，連你也會不高興。」

「那麼你更是非說不可！」老井的臉色一沉，「你若不說，我立刻揍你！」

孫海豹苦笑一聲：「我們這一批貨，並不是押付到澎如灣。」

老井的眼睛立刻瞪大最少兩倍：「不是去澎如灣？這算是在開甚麼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倘若我們不去魔王島，恐怕以後再也沒機會喝酒談天了。」

「魔王島？你是說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魔王島？」

「嗯！」

「這是誰出的餿主意？」

「胡大官人。」

「他爲甚麼要我們去魔王島？」

「這批貨本來就是要運去魔王島。」

「那不行，魔王島裏有吃人的魔鬼，去魔王島豈不是等於白白的送死？」

孫海豹嘆了口氣，道：「但這是胡大官人的意思，咱們又有甚麼辦法可想？」

老井呆住。

就在這時候，一隻胖大的手掌，輕輕地按在他的肩膀上。

（二）

老井還沒有看見背後這個人，就已給這個人的手掌嚇了一跳。

這簡直就不像是人的手，而是像一塊熊掌。

倘若這隻手來意不善，用力一揑，那麼他半邊身子恐怕再也不能移動分毫了。

幸好這隻手沒有這樣做。

孫海豹盯着老井背後那人，顫聲道：「你是誰？別亂動手！」

那人吃吃一笑，笑得很有趣。

「老子對兩位絕無半點惡意，尤其是這位老井先生，他想喝酒，你拿給他也就是了，」這人目注着孫海豹，接着說：「姑勿論這艘鳥船去甚麼地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先喝爲快』。」

老井肩上的巨掌，終於放開。

老井吸了口氣，轉身望去。

他看見了一個比自己最少龐大三倍以上的大胖子。

但更嚇人的，却還是這個胖子捧着的一個大酒罎。

「尊駕……莫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俠唐大少爺？」

「哈哈！有趣，老子這副模樣，就算想否認也不行了，不錯，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這人大笑，道：「老子正是唐竹權，除了喝酒之外，老子最喜歡的就是快人快事，快人快語。」

他很輕鬆。

但老井却苦着臉，皺着眉說：「快人快事又有甚麼用，只怕這一次，咱們都快要完蛋。」

唐竹權咕嘟嘟的把酒猛喝，接着才大笑道：「他奶奶個熊，船還沒有到魔王島，你就已經給嚇出尿來，這算甚麼英雄好漢？」

老井嘆道：「我本來就不是英雄好漢，只是一個船家。」

唐竹權微微一笑，道：「老子知道你不是武林中人，但偶然跟武林人混一混，也不見得就會丟掉一顆腦袋。」

老井還是搖頭不迭，道：「唐大少爺，我曾聽人說過，你是個很有辦法的人，這一次無論如何，非要救救咱們不可。」

唐竹權嘆道：「老子在船艙下睡了十幾天，想不到剛冒上來，就給人纏住。」

老井道：「魔王島的妖魔鬼怪，厲害得很，咱們若是去那鬼地方，想活下去無異是比登天還難。」

唐竹權道：「但這趟生意你已接下，豈可半途而廢？」

老井道：「但當時胡大官人對我說的目的地，並不是魔王島，而是澎如灣。」

唐竹權眨眨眼：「魔王島距離澎如灣並不太遠，就算多花點時間却又何妨？」

老井頓足道：「這並不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是那地方根本就去不得。」

唐竹權想了想，忽然道：「你可知道，這一批貨物是甚麼東西？」

老井搖搖頭：「不知道。」

「你不知道，老子却知道。」

「能不能說？」

「可以，但你們必須保持鎮定。」

「這不成問題，我和海豹一向都是很鎮定的人。」

孫海豹聽見這句說話，忍俊不禁，「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閉上你的鳥咀！」老井怒瞪着孫海豹。

孫海豹立刻不笑，倒像是有點想哭的樣子。

唐竹權深深的吸了口氣，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裏，其中茶葉佔十八箱，衣服佔三十九箱，武器六十九箱，禾稈草佔六百另三箱。」

老井屈指一算。

「這合共是七百二十九箱，那麼還有一百箱是甚麼東西？」

孫海豹却問：「那六百另三箱禾稈草有甚麼用？」

唐竹權淡淡一笑。

「那是幌子，禾稈草只是用來掩護其他貨物的。」

老井又問道：「還有一百箱是甚麼東西？」

唐竹權喝了口酒，才說出了兩個字。

他說的兩個字是：「死人。」

（三）

聽見了「死人」兩個字，孫海豹和老井的腿都一起軟了。

「唐大少爺，你不是說笑罷？」

「當然不是說笑，你若不相信，可以去問胡鳳山。」

「誰是胡鳳山？」

「胡大官人就是胡鳳山！」唐竹權道：「他在江湖上外號叫『無寶不落』。」

老井連脖子都長了：「他就是三年前在黃河楓淩渡口連闖七關，大破血衣教的『無寶不落』胡三爺？」

「對了！」唐竹權咧咀一笑，「想不到對胡三爺的事跡，你也知道不少。」

老井嚥了口唾沫，道：「老井雖然不是武林人，但這件事早已傳遍天下，是以

倒也聽人說過，只是想不到這位胡大官人，原來竟然就是『無寶不落』胡鳳山。」

唐竹權淡淡一笑：「老胡雖然心狠手辣，但那只是對狐羣狗黨才會如此，對待朋友，倒是不錯。」

老井道：「你和他是朋友？」

唐竹權道：「本來不是，但現在好像已經成爲朋友了。」

孫海豹道：「在此之前，他是不是你朋友的朋友？」

「不錯，」唐竹權淡淡一笑：「胡鳳山本來是龍城壁的朋友，龍城壁靠得住，他的朋友也同樣靠得住。」

老井搖搖頭，大不以爲然。

「龍城壁靠得住，是一件事，他的朋友是否靠得住，却又是另一回事。」

孫海豹皺着眉，對老井說：「你也未免是太多疑心。」

老井吸了口氣，問唐竹權：「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裏，眞的有死人？」

唐竹權道：「不多不少，剛好是整數兒——一百個！」

老井的臉又青了。

「胡三爺要把這死屍運到魔王島？」

「不錯。」

「目的何在？」

「老子已說得太多，再說下去，恐怕你今夜會睡不着覺。」

「唐大少爺若不再說，那麼更睡不着覺！」

「不想睡覺的時候，最好多喝點酒，只要你高興，老子一定奉陪。」

老井楞住。

唐竹權却已捧着大酒罐，回到船艙底下去了。

× × ×

澎如灣已在目前。

但這三艘船的目的地，已不是澎如灣，而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魔王島。

魔王之王

（一）

魔王島在澎如灣的東南方。

黃昏，三艘巨船來到了這個充滿神秘性的島嶼。

× × ×

夕陽在島嶼背後散發着艷麗的餘暉，夕陽壯麗，島上的景緻也是幽雅迷人。

但一股恐怖的意識，已襲上老井和孫海豹的心頭。

這島嶼就算比世外桃源更美麗，在他們的心目中，已形同鬼獄。

一直以來，這島嶼都給予人們一個可怕的印象。不少人進入魔王島，結果都是有去無回，全無音訊。

傳說島上有個吃人魔王，非但吃人不吐骨，而且還喜歡在吃人之前，先把受害者千般折磨，歷盡酷刑才慢慢死去。

想到這裏，老井又不禁不寒而慄。

這十年來，已沒有甚麼人敢進入這個可怕的地方。想不到，自己這一次押送的貨物，竟然是要來到這個鬼地方。

但有一點是他想來想去都想不通的。

——胡鳳山既然有了金色巨帆，要運送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可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又何必要租用大熊船？

（二）

三艘巨船，停泊在島嶼的一個小海灣裏。

胡鳳山下令，把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全都運到一艘小船，然後再由小船分批把「貨物」載運登岸。

這一點，老井絕不反對。

他只希望把這八百二十一箱東西送走之後，大熊船很快就可以離開這裏。

但胡鳳山却走過來，對他說：「這艘船不能馬上就走。」

老井一怔：「爲甚麼不能走？」

胡鳳山道：「這是魔王的命令。」

老井一凝。「甚麼魔王？」

「當然是這個島嶼上的魔王。」

「這艘船一定要走，而且馬上就要走，」老井長長的吸了口氣，「咱們都不想再在這裏逗留。」

胡鳳山嘆息一聲：「你一定要走，除你把這艘船留下來。」

老井的臉色已鐵青：「就算我變成一隻飛鳥，也絕對飛渡不過這汪洋大海。」

胡鳳山道：「你們可以用灰鯊船離開這裏。」

「不！」老井堅決反對，這艘船是我的命根子，沒有了它我們都活不下去。」

胡鳳山嘆了口氣，緩緩道：「既然如此，你只好留下，但這艘船暫時絕對不能出海。」

老井振聲道：「我是這艘船的主人，誰都不能阻止它回去！」

胡鳳山忽然從懷中掏出五張銀票。

「這裏是五萬兩，只要你把這艘船停留在這裏一天，它們都是屬於你的。」

老井看見這五張銀票，不由心中怦然跳動。

對他來說，這五萬兩銀票，可說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一天！只是一天！」

「不錯，決不食言。」

「好，這一趟買賣我接下了，就算是死在這裏，也是無所怨言。」

胡鳳山微微一笑：「別把事情看得這麼嚴重，最少有一個人會全力保護你們的安全。」

「這人是誰？」

「雪刀浪子龍城壁。」

（三）

八百二十九箱神秘的貨物，已陸續搬運到魔王島上。

這時候，夜色已完全籠罩着魔王島。

龍城壁和唐竹權仍然留在船上。

只有司馬血，他陪同着胡鳳山，走進這神秘莫測的魔王島中。

老井想不通。胡鳳山爲甚麼要把這些東西運到魔王島？

魔王島裏，會不會突然冒出吃人的魔王，把這裏所有的人都吃掉？

他越是想不通，就越是不斷的喝酒。

他也和很多人一樣：高興的時候喝酒，頭疼的時候也喝酒。

× × ×

島上有叢林。叢林茂密，他們却穿過這茂密的叢林。

搬運到島上的貨物共有八百二十九箱，但他們却只帶着其中一百箱進入這座叢林。

金色巨帆中，原來暗中還隱藏着八十餘名壯漢。

他們的頭上，都紮着一條白巾，每個人臉上的神情，都是那麼肅穆。

司馬血甚至看見不少壯漢的目中，都已隱隱閃爍着晶瑩的淚光。

他們都有淚。

胡鳳山亦然，但他却比每個人都更能隱藏得住。

只有那個胡少芳，還是那麼無憂無慮似的，神態輕鬆的跟隨着父親。

她現在已不再是甚麼公子的模樣，而是回復了本來的面目。

她穿着一襲翠綠的衣裳，肩上披着一件淡青的披風。

她秀髮如雲，肌膚如玉，一顰一笑，都是那麼令人爲之一醉。

但司馬血好像根本沒有看見她，甚至她在有意無意間向他報以微笑，他也是似乎視而不見。

漸漸地，她也好像看不見司馬血這個人，一張臉孔變得比冰雪還冷。

× × ×

穿過叢林，再走一段崎嶇難行的山路，他們來到了一座黝黑的山谷中。

在山谷的深處，司馬血看見了一座古城。

古城從島嶼上的一座山的山腰，一直延伸到山頂。

這包括了堡壘，廟宇，宮殿，還有建築整齊的房屋和通道。

雖然在黑夜之中，但憑司馬血的目力，他還是可以把這一切的景象，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這就是武林中一直傳說着的魔王城。

但沒有人能形容出，魔王城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因爲以前曾經到過魔王島的人，都是一去不回，他們是否曾經能到達魔王城，也是一個不可知的啞謎。

但現在，他們已深入此島，而且更進入了魔王城。

（四）

魔王城沒有鑽出吃人的妖怪，却有兩列的白衣漢子，分站兩旁，恭迎胡鳳山等人到城內。

在這兩列白衣漢子背後，還有一羣又一羣的老弱婦孺在等待着胡鳳山的回來。

× × ×

「胡鳳山大概已回到城裏了。」在大熊船上，龍城壁忽然對唐竹權說。

「可惜他這一次回去，並不光采，」唐竹權嘆了口氣，緩緩道：「他帶回去的並不是勝利，而是一百個死人。」

龍城壁搖搖頭，道：「雖然他沒有取得勝利，但最少，他還沒有敗。」

唐竹權道：「你看他甚麼時候會再重入中原？」

龍城壁沒有猶疑，立刻回答道：「明天！」

「甚麼？明天又再回去？」

「不錯，雖然他第一次出征失敗，但還可以再來另一次。」

「但兵甲池之役，他們元氣大傷，如此急急再戰，恐怕……」

「不必怕。」

「難道他準備把另一注更雄厚的本錢拿出來，與魔王之王一拚？」

「不錯，他這次回島，就是要把城堡中最大的一注本錢拿出來，再與魔王之王賭一賭。」

× × ×

胡鳳山已回堡。

從前，這裏是稱爲魔王堡。

但從八年前開始，魔王堡已易名，改稱爲鳳山堡。

因爲在八年前，魔王島的魔王之王，已被四絕天君趕出了出去。

而胡鳳山，也就是四絕天君中，名列第三的「無寶不落鳳翔天君」。

四絕天君在十餘年前，成立了「天君門」。

天君門的勢力，集中在蘇浙一帶，然而在十年前，却被魔王之王派出的弟子侵襲，形勢越來越對天君門不利。

兩年後，四絕天君忍無可忍，秘密組織船隊，拂曉攻襲魔王島。

那是極慘烈的一戰。

結果，魔王之王戰敗。

若不是他在混亂中奪船逃走，那一役，天君門必可將之殺死。

但魔王之王沒有死，只是負傷離開了魔王島。

× × ×

這本該是轟動武林的大事。

但這八年來，中原武林一直都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

他們只是感到，天君門忽然在江湖上消聲匿跡，以往活躍異常的四絕天君也不知道去了甚麼地方。

他們都想不到，天君門原來竟已鳩佔鵲巢，把魔王之王趕走後，居然索性在魔王島定居下來。

魔王之王一手創建的基業，現在已變成是屬於天君門的。

北邙五殺手

（一）

堡中氣氛沉肅，每個人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聲，甚至可以聽見心跳聲。

胡鳳山坐在一張鹿皮高背椅上，兩旁俱燃燒着火光熊熊的炭爐。

大廳裏最少有三十餘人，他們都是胡鳳山的心腹手下。

除此之外，就是他的女兒胡少芳，殺手之王司馬血。

那一百個箱子都已撬開。

每一個箱子，都裝着一具已經用藥物塗抹過的屍體。

他們都是天君門的弟子。

× × ×

這一百具屍體，每個人的死狀都是極慘。

他們已無知覺。

但活着的人却有着一份極爲强烈的感受。

這份感受，非筆墨所能形容。

站立着的人，有的緊握雙拳，咬牙切

齒。

有的面如白雪，而臉上卻淌着兩行熱淚。

有的臉上木無表情，好像已變成了一個呆子。

胡鳳山突然走到那一百個箱子前，跪下。

然後，他磕頭，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

所有的人也接着跪下，磕頭。

只有兩個人例外，那就是胡少芳，司馬血。

胡鳳山突然擰身，目瞪女兒，怒喝道：「妳還不跪下？」

胡少芳好像有點給嚇驚了。

但她仍然伸手指着司馬血，說：「他也沒有跪下。」

胡鳳山怒道：「他並不是本門的人，但妳卻是我女兒！」

胡少芳咬了咬牙，突然昂起了頭。

「他不跪，我也不跪！」

胡鳳山氣得臉色發青，幾乎撲過去要揍自己的女兒。

但就在這時候，司馬血卻一聲不響的跪了下去，而且還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響頭。

胡鳳山怔住。

胡少芳也是神色一變。

顯然，她也沒有料到，司馬血忽然會跪了下來。

司馬血磕頭後，正色說道：「他們為正義而不惜犧牲在下，跪磕諸位英烈，那是不必猶疑的。」

胡少芳瞧着他，眼中似已露出了敬佩之色。

她也緩緩的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向那一百個箱子磕頭。

胡鳳山又再度跪了下去。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這一百個箱子裏，突然有五個爆裂開來！

× × ×

箱子會爆裂，已是令人意外。

但更意外的，是在箱子爆裂的同時，五個分明已經死了的人，竟然從不同的方向，分別撲向胡鳳山。

——一把鐵劍直刺胡鳳山咽喉。

——一對單刀疾削胡鳳山雙足。

——一柄四尺銀鈎，猛襲胡鳳山的小腹。

——一張烏絲網，向着胡鳳山迎頭罩下。

還有一人，似攻非攻，其實是在一旁等候最佳的出手機會。

（二）

胡鳳山號稱「無寶不落」。

這五個突然出擊的殺手，無疑也是「無寶不落」，覷準了機會才作出這天衣無縫的一擊。

但胡鳳山畢竟是胡鳳山。

雖然這五個殺手的襲擊。令他感到極度的意外，但他仍然沒有亂了方寸。

對方出手快，他應變得更快。

——鐵劍還沒刺到他的咽喉，鐵劍的主人已咽喉中掌。

——一雙單刀疾削胡鳳山雙足，但這人的兩條腿卻反而給同伴的鐵劍削斷，定睛一看時，胡鳳山已手握着那把鋒利的鐵劍。

——銀鈎還沒插進胡鳳山的小腹，這銀鈎突然折斷，胡鳳山接着揮劍把這人斬殺於腳下。

——烏絲網雖向胡鳳山迎頭罩下，但胡鳳山卻像是一條泥鰍般，恰好從網邊穿掠出去，反手一劍，撒網者滿胸鮮血怒射，人也自投網中。

在電光石火間，他一出手已是連殺三人，傷一人。

五人中只剩下一人。

但這人卻竟是五人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

他用劍，一口銀光湛然的銀電劍。

在胡鳳山擊殺撒網者的同一剎那，這人的劍已如閃電般急刺他的背心要害。

× × ×

這人滿臉血污，身穿一襲白衣，衣上也已血跡斑斑。

血早已乾透。

當他躺在木箱的時候，實在很難會讓人發覺，他原來竟然還是個活人。

白衣人的劍法，不但極快，而且出手的方法極是怪異。

速度再加上詭異的招式，這幾乎已是毫無破綻可尋的劍法。

胡鳳山急以鐵劍相迎。

嗤！

鐵劍雖快，但他的身形卻因甫挫四敵，轉身之際慢了一綫。

所慢不多，只慢一綫。

但就是這一綫之差，胡鳳山已敗。

他已很多年沒有敗過了。

但他這一敗，就已敗得不可收拾，而且以後再也不會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白衣人一劍刺過了他的左胸，貫穿了他的心臟。

（三）

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暗殺，也是完全成功的一次暗殺。

雖然五殺手中，已損折四人，但最後一人，仍然完成了任務。

在胡鳳山的地方上刺殺胡鳳山，這簡直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但這種事已發生，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

胡鳳山已死。

但這刺客又怎樣？

他能逃得出這座堡壘嗎？

就算他能逃得出這座堡壘，又怎能逃離魔王島？

× × ×

他沒有逃。

他只是站在那一百個木箱之前，縱聲大笑。

「你們聽着，咱們五個都是死士！」

「墨家死士？」立刻有人驚呼。

「不是墨家，而是北邙山萬絕谷的死士！」這人大笑，「咱們來的時候，已沒有活着回中土的打算，只要殺得了胡鳳山，死也無妨，活也無妨！」

人叢中一人怒喝：「殺了胡三爺，你還想再活！」

這人叫薛班，是胡鳳山的弟子。

他正待上前擒下這白衣人，但這白衣

人已一掌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死士！

這人果然已具有拚死之心，不惜同歸於盡，也要殺了胡鳳山。

還有那個斷足的，也想自盡。

但司馬血已比他更快出手，點住了他幾處穴道。

這人怒瞪着司馬血：「咱們都是同一行業的人，你是殺手，我也是殺手！」

司馬血冷冷道：「我們本來可以算是行家，但現在看來，你我之間最少有一點是完全不相同的。」

「甚麼不同？」

「你是死士，寧願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把別人殺掉，但我並不是。」

「這只能證明，你根本就害怕面對死亡。」

「不錯，我是害怕面對死亡，」司馬血忽然厲聲說道：「但總比害怕面對生存的人更有勇氣！」

死士面色一變：「我雙足已斷，死活都是一樣。」

「不！好死不如惡活，而且斷了一雙腿，也不能算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江湖中不知幾許高手，都是身懷殘疾的。」

死士冷冷一笑：「你若想從我口中套問些甚麼，那是痴想。」

司馬血默然。

因爲胡少芳已走了過來，冷冷的對這人說：「本門共有四位刑堂堂主，他們每個人都最少有幾十種拷問閣下的法子。」

死士閉嘴。

他連死都不怕，但在嚴刑之下又如何呢？

他的身子早已不斷的在發抖。

斷足的痛楚，實非常人所能忍受。

他終於昏倒過去。

但這並不是他疼苦的終結，而是疼苦的開始。

被押入刑堂之後，他的遭遇更是令人難以想像。

（四）

魔王島的魔王之王雖已被逐，但跡象已越來越明顯，他即將捲土重來。

這是一件無可懷疑的事。

問題是：他甚麼時候會回來，他回來的時候，天君門是否能把他擊敗。

一直以來，天君門的人都很有信心，可以再度擊敗魔王之王。

但胡鳳山忽然死了，這實在是一個撼人心絃的壞消息。

× × ×

刑堂中的刑具，並不只是用來嚇唬人的。

有人到了這種地方，會連胆子都給嚇破。

但世間上卻有種人，能挨得住種種連你想都想不出來的酷刑。

這斷足的死士，似乎也是其中之一。

凌遲、烙刑、鞭打，都不能够令他屈服。

到最後，由刑堂中的第四位堂主出了一個主意。

這是一個髒主意。

「你再不說實話，老夫馬上找個混蛋姦了你！」

死士還是不肯說。

但等到他幾乎要給一個醜漢「姦了」的時候，他的口氣終於軟下來。

「不！我說！我說！」

第四位堂主面露出得意之色，咀裏卻冷冷問：「你叫甚麼名字？來自何方？」

「北邙山萬絕谷一級死士呼延烈。」

「是甚麼人主使你們五人刺殺胡三門主？」

「是林逢春。」呼延烈的聲音已因屢受酷刑而變得極度虛弱，「是『一掌鎮三湘』林逢春。」

四位刑堂堂主相顧駭然。

其中一個堂主怒喝道：「分明是含血噴人，揑造事實，阿狠，姦了他！」

那醜漢叫阿狠，有點像個白痴。

他幾乎立刻就要採取行動。

呼延烈卻勉力振聲嘶叫起來：「這不是揑造出來的，這是實話，你們不能不守信諾！」

阿狠終於停止了醜惡的動作。

呼延烈嘶聲道：「我現在不要求你們怎樣，只要求你們動手殺了我。」

——生存並不可怕。

——死亡也不可怕。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是世間上最可怕的事。

第四堂主忽然拿起一柄巨斧，猛然向呼延烈的脖子上砍了下去。

呼延烈的性命立刻就在疼苦之中結束了。

但是，天君門的風暴，卻從這時候開始。

天地雙帝

（一）

「一掌鎮三湘」林逢春，也就是天君門四絕天君中，名列第四，號稱「上窮碧落金鵰天君」趙三目座下的大弟子。

在天君門中人的心目中，林逢春不啻是趙三目的化身。

趙三目很少說話。

因爲他要說的話，往往都是由林逢春代替他說出來。

但這時候，林逢春不在魔王島上。

趙三目也同樣不在島上。

只是，這件事一直都保持着秘密，除了極少數人知道之外，天君門中人還以爲兩人仍在島上。

原來他們也和胡鳳山一樣，到中原追查魔王之王的下落。

胡鳳山追殺魔王之王是公然進行的。

但趙三目和林逢春卻秘密地進行他們的計劃。雖然彼此的手法不一，但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對付魔王之王。

但林逢春買兇刺殺胡鳳山，卻是一個令人震駭的壞消息。

天君門中人都知道，趙三目是四絕天君之中，門規最嚴謹的一個。

倘若沒有趙三目在從中撐腰，林逢春又豈敢幹出這等事情出來？

而且趙三目曾與胡鳳山不睦，這也是天君門中人所共知的事。即以這次追殺魔王之王的事情爲例，兩人分道揚鑣，就是因爲雙方根本就是互不咬絃。

就在這個晚上，魔王城中每個人身體裏的血都熱了起來。

「殺掉魔王之王！」

「把林逢春抓回來！」

「還有趙三目！他一定就是主謀！」

「天地雙帝必定會有辦法！」

城堡中一片激烈的呼喊聲。

連在魔王宮裏的天地雙帝，也聽到了這種聲音。

（二）

四絕天君，除了鳳翔天君、金鵬天君之外，還有二人，就是天地雙帝。

天帝已年逾七旬，最大的嗜好是茶。

地帝也已快將七十，手中終日不離一根旱烟斗。

天帝脾氣比較暴躁，地帝却是涵養極佳，無論遇到甚麼事情，都會沉着對付。

而這兩帝武功之高，那是任何人都不必懷疑的。

昔年魔王之王慘敗，也就是敗在天帝的手裏。

而魔王之王手下的猛將，也有不少死在地帝的手下。

× × ×

茶已冷透，但天帝却連一口都沒有喝過。

他現在的情緒，可以說是惡劣得無以復加。

這裏是錦天殿，也是天帝和地帝經常聚晤的地方。

這時候，地帝也在。

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咀裏不斷的吸吮着烟斗。

天帝忽然站在他的面前，瞪着眼瞧着他。

他仍然在吸吮烟斗，一陣濃濃的烟霧，噴在天帝的臉上。

天帝吼叫起來：「眞想不通，你是用甚麼料子造成的，在這種時候，還是這麼悠悠閒閒！」

地帝臉色不變，又再吸了口烟，才緩緩的說道：「局勢已發展到這個樣子，你以爲我眞的不着急？」

天帝一呆，道：「既然着急，爲甚麼還不想個辦法？」

地帝白眼一翻，淡淡道：「你又豈知我不是在想辦法？」

天帝抽了口氣，道：「你說！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地帝道：「魔王之王捲土重來，已是不必懷疑的事。」

天帝道：「但咱們四絕天君，現在已在窩裏反。」

地帝微微一笑，道：「反的只是一個林逢春。」

天帝又吼叫起來：「林逢春若沒有老四在撐腰，豈敢幹出這種事？」

地帝道：「但這只能加以懷疑，却不能加以證實。」

天帝冷冷一笑：「老四平素深藏不露，狡智百出，與鳳山又是貌合神離，他買兇要殺鳳山，那是絕不爲奇的事。」

「我也是這麼想，」地帝點點頭，道：「但老四却不在這裏，要質問也是無從問起。」

天帝道：「咱們出去把他抓回來。」

地帝道：「這樣不行。」

天帝眉頭一皺：「有何不可？」

地帝嘆了口氣，道：「這裏隨時都可能有强敵來犯，你我是萬萬不能離巢輕出的。」

天帝點點頭，也同意了地帝的說法。

「可是，這叛徒不抓回來，對我們始終是一個禍患。」

地帝沉吟半晌，緩緩道：「咱們可以發出雙帝金令，要他馬上回來。」

天帝說道：「他若是不從命，那又怎樣？」

地帝冷冷一笑，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了一個字：「殺！」

× × ×

「殺！」天帝的臉色也是沉了下來，冷冷的說：「不錯，這叛徒若敢不回來，咱們就派人把他殺掉，但該派誰去負責這項任務？」

地帝想了想，道：「就派胡鳳山的女兒去！」

天帝沉吟片刻道：「胡少芳武功不弱，但仍然不足以拑制林逢春、趙三目。」

地帝道：「但我們可以派人去助她一臂之力。」

天帝道：「派誰去？」

地帝道：「李寒衣、沈追虹。」

天帝點點頭，道：「有『南北雙奇』助陣，也差不多了。」

地帝却搖搖頭：「不，只憑胡少芳再加上『南北雙奇』，還嫌不够。」

天帝目光閃動。「你心目中還有誰可以肩此重任？」

地帝道：「但這人並不屬於本門。」

天帝道：「他是誰？」

地帝吸了口氣，道：「咱們聘用此人，可能要花不少錢，但是我却認爲是值得的。」

「你說的這個人，是不是司馬血？」

「不錯，正是司馬血！」地帝的聲音陡地變得沉肅起來，「只有司馬血，才可以協助胡少芳擒下趙三目，除了他之外，不再作第二人想。」

「他願意接下這宗買賣嗎？」

「只要能付得起錢，天下間沒有談不攏的生意。」地帝的語氣很肯定。

「好！就照你的意思辦！」天帝說。

「請司馬血！」他立刻叫人把司馬血召來。

× × ×

司馬血很快就來到了魔王宮。

魔王之王雖然已經被逐，但魔王島上一切建築物的名稱，還是沒有改變。

這是地帝的意思。

他認爲，魔王島還是要稱爲魔王島，魔王宮也同樣要稱爲魔王宮。

這是要提醒大家，這裏本來是魔王之王的地方，雖然魔王之王已被逐，但他隨時隨地都會捲土重來。

× × ×

司馬血坐在一張寬濶舒適的狼皮大椅上。

這是魔王之王以前最喜歡坐的一張椅，但天地雙帝却從來都不會坐下去。

因爲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這張椅子就和魔王之王這個人同樣可惡，同樣邪惡。

但他們也沒有把它丟掉。

因爲這張椅子也在提醒着他們，魔王之王仍然活着，仍然有可能再與天君門決一死戰。

天帝已把一切要講的說話，對司馬血說得很詳細。

——「無論你要多少代價，我們都願意付！」

但司馬血却說：「在下不談報酬的問題，只想提出一個條件。」

地帝立刻說：「行！」

司馬血道：「這個條件，就是胡小姐不能去！」

天地雙帝互視片刻，楞住。

到最後，地帝答覆司馬血。

地帝所作的答覆仍然是只有一個字：「行！」

（三）

曙光微現，海面平靜如鏡。

老井整夜不眠。

他實在是無法睡得着覺，只好不斷的喝酒。

陪他一起喝酒的，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以老井的酒量，當然是絕對無法和唐竹權相比的。

幸好唐竹權用大酒罎喝酒，而他用的只是小杯子。

然而，一直喝到天明，老井的脚步也是已經飄飄浮浮了。

直到天亮的時候，他忍不住去洗了個臉。

他覺得水很冷，但臉龐却是灼熱如遭火烙。

洗了一個臉，總算是清醒了一些。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艘輕舟，正向大熊船划了過來。

划舟而來的，是司馬血。

除了司馬血之外，還有兩個年約五旬的青衣人。

唐竹權一怔。

「這倒隆重了，居然連『南北雙奇』也一起出動！」

老井道：「甚麼『南北雙奇』？」

「你沒聽過？」唐竹權伸手一指，道：「在左邊那個，叫李寒衣，人稱『南神拳』。」

老井「噢」的一聲，猛然省悟：「我記起來了，另一個想必是『北魔腿』沈追虹！」

「不錯，是沈追虹！」

「這兩人的武功，據說已不在四絕天君之下。」

「這或許是言過其辭，但就算及不上四絕天君，也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老井皺皺眉，說道：「怎麼不見胡大官人？」

這時候，司馬血已經從輕舟躍上大熊船。

唐竹權正想說話，司馬血却比他更快開口，道：「胡鳳山已經死了。」

陰靈九煞功

（一）

龍城璧本在夢鄉中，但當他聽見「胡鳳山已死」這個消息後，立刻睡意全消。

事態發展到如此田地，已是異常的惡劣。

唐竹權恨得牙癢癢的：「林逢春，你吃了豹胆熊心，竟敢出這種毒主意。」

龍城璧沉聲道：「這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也許接着而來，還會有不少可怕的圈套正在等待着我們上鈎。」

司馬血道：「雙帝令牌，已在我身上，趙三目若不肯回魔王島，這人就必然大有可疑之處。」

龍城璧道：「就算他肯回魔王島，這份嫌疑，他還是無法洗脫的。」

司馬血道：「你曾見過趙三目，依你的看法，他會不會出賣天君門？」

龍城璧默然半晌，才道：「看來倒不像。」

但他立刻又補充說：「但常言道，畫虎畫皮難畫骨，他是否已經出賣天君門，在目前來說，那是無法可以肯定的事。」

司馬血道：「抓趙三目，這件差事我已接下。」

唐竹權一笑：「酬金若干？」

司馬血道：「五十萬兩。」

唐竹權又是一笑：「這已不俗，最少也可以讓你賭個痛快。」

「不錯，我正是要用這五十萬兩去賭一賭。」司馬血淡淡的說。

龍城璧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老井目注着他，問道：「有甚麼事情不對？」

龍城璧嘆道：「胡三爺向來都是個行事仔細的人，想不到最後還是要死在死士之手。」

司馬血道：「那五個死士襲擊胡鳳山的手法，可說是狠絕，毒絕，換上別人，恐怕連對方一個人都傷不着，自己便已躺了下去。」

唐竹權道：「不錯，現在他最少已撈回幾個墊棺底，算是有賺無蝕。」

老井盯着他：「你這樣說，豈不嫌太刻薄風凉一些嗎？」

唐竹權也盯着他，忽然訕訕一笑：「還是你駡得對，老子的確很荒謬。」

老井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色。

但唐竹權却接着說：「但你可知道，你自己比老子還荒謬？」

老井一楞：「胖兄台，你這說話，是甚麼意思？」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可知道，這許多年來，你一直都在他媽的養虎爲患！」

老井呆住。

「何謂之養虎爲患？這條老虎在那裏呢？」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直到現在，你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有甚麼稀奇的？」

「你不知道，孫海豹一定知道。」

「孫海豹？」老井吸了口氣，然忽大叫：「海豹！海豹！」

孫海豹立刻走了過來。

老井瞧着唐竹權，用一種質問的語氣說道：「你說我養虎爲患，這條老虎在哪裏？」

唐竹權伸出手一指，指在孫海豹的臉

上。

「這個動不動就會哭，哭得像個女人的孫海豹，就是那條惡毒的老虎。」

老井大笑。

「胖兄台，你這玩笑未免是太離譜一點了罷?他像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嗎?」

孫海豹也在發楞，好像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唐竹權的臉色忽變得很不好看。

「你這艘大熊船，其實一直都匿藏着一個老魔頭!」

「胡說!若有這種事情，我怎會不知道?」老井哼的一聲，臉上的表情極不滿意。

孫海豹也是吃了一驚:「怎會有這種事?這條船是咱們的，若有人匿藏在這裏，一定會被咱們發覺。」

唐竹權嘿嘿一笑。

「老子在這船上十多天了，你們又何嘗發現?」

老井不由一怔，目光轉移在孫海豹的臉上。

「海豹，是不是有這種事?」

「不!你千萬別相信這醉鬼的說話，他準是喝醉了!」孫海豹極力否認。

這時候，龍城璧緩緩的走了過來。

他走過來的速度並不快，但當他突然出手的時候，那種速度之快，簡直叫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他一出手，就點住了孫海豹的七處穴道。

（二）

龍城璧的臉孔冰冷如雪。

風雪之刀也同樣冰冷如雪。

刀鋒已架在孫海豹的脖子上，只要輕輕一拉，他馬上就會變成無頭之鬼。

龍城璧冷冷的盯着他，然後慢慢的說道:「我用的刀，是風雪老祖賜贈的，它的名字就叫風雪。」

唐竹權點點頭，笑道:「這把刀若要砍掉一個人的腦袋，簡直比和尚敲一記木魚還容易。」

孫海豹的臉已發青，而且青得發綠!

「大俠饒命!饒命!」

龍城璧冷冷道:「那五個死士，一直藏身在那些木箱之中，這件事恐怕閣下一早就已知道了?」

孫海豹搖頭:「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龍城璧沒有再問下去，却突然戟指，點向他的笑腰穴。

孫海豹大笑。

老井一怔，問唐竹權:「這老小子在笑甚麼?」

唐竹權一笑，却沒有回答。

老井看不出頭緒，却也不敢再問下去了。

孫海豹越笑越是厲害，但臉上的表情却不是快樂，而是痛苦!

他的額上甚至已淌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

「哈哈哈……哈哈哈……咳!咳!龍大……大俠……哈哈……笑……笑死我啦……哈哈……咳……咳!」

老井皺着眉，忍不住罵道:「既然笑的不舒服，還笑甚麼鳥?」

孫海豹仍然大笑不止。

老井也漸漸看出了不對，悄悄的問唐竹權:「這是不是妖術?」

唐竹權白眼一翻，瞪着他:「你把咱們看成是妖怪?」

「不是妖怪，而是覺得奇怪而已。」

「這有甚麼值得奇怪?難道你沒聽人說過，人身上有個笑腰穴?」

「因爲你們點了他的笑腰穴，所以就會這樣子一直笑個不停?」

「不錯，你想不想試一試?」

「不試!不試!這種事萬萬不能試!」老井連忙搖手不迭。

這時候，孫海豹的笑聲已停頓下來。

龍城璧解了他的穴道，目光有如厲電般射在他的臉上。

孫海豹不斷的在喘着氣，臉色蒼白如雪。

龍城璧又冷冷的問:「五死士匿藏在大熊船上，他們的食物是否由你供給?」

孫海豹吸了口氣，終於點頭。

老井氣得連臉都黃了。

「混蛋!枉老子一向待你不薄，你竟然瞞着老子幹出這種勾當!」

他幾乎要衝上去揍孫海豹，却給唐竹權伸手攔住。

「唉，這種人嘛，世間上多的是，你又何必這樣生氣?」

「你知道個屁!」

「你就當老子知道個屁好了，反正他的勾當已給咱們發現。」

只聽得龍城璧又問孫海豹:「那老魔頭在這艘大熊船上，已有多久?」

孫海豹吸了口氣，豎起兩隻手指。

「是兩個月?」

「不。」

「是兩年?」

孫海豹點頭。

「兩年!」老井又吼叫起來，怒道:「是甚麼老魔頭?竟然在我的船上匿藏了兩年之久?」

孫海豹吸了口氣，說道:「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只知道他的本領很厲害，一動手，隨隨便便就可以把一條鯊魚打死。」

老井道:「你見過他殺鯊魚?」

「嗯，那條鯊魚，比我最少大五倍，但還是挨不起他一掌!」

老井冷冷一笑:「他曾給了你甚麼好處?」

孫海豹吶吶道:「是金子。」

「他有很多金子?」

「不錯，每個月他都給我五百兩。」

「這倒不錯，」老井冷冷一笑，「難怪近年來，你手頭上寬裕了不少。」

孫海豹不敢說話。

老井又厲聲道:「那傢伙在那裏?」

孫海豹仍然閉着嘴巴。

唐竹權忽然走上前，挨近着他，神秘地說:「老子有事要告訴你。」

孫海豹道:「是甚麼事?」

唐竹權伸出粗胖的手指，指着他的笑腰穴:「老子也懂這一套，你想不想再試一試?」

孫海豹的臉登時面無人色:「不!不!別再來這一套。」

唐竹權吃吃一笑。

「既然不想再笑一頓飽，那麼就得老老實實說，那魔頭藏在甚麼地方?」

孫海豹猶疑地。

老井突然瞪大了眼睛，驚叫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唐竹權道:「你知道那魔頭藏在甚麼地方?」

老井的臉上露出了恐怖而又憤怒的神色:「他一定是躲在先父的棺木裏!」

唐竹權、龍城璧俱是面色一變。

「令尊的棺木，一直都停放在這艘船上?」唐竹權問。

「不錯，先父的靈柩，沒有被安葬，而是用一種特別的方法，一直都保存在這艘船的一座密室之內。」

龍城璧道:「這密室是否任何人都不能進入?」

老井點頭。

「除了我和海豹之外，絕對沒有人能進入這個密室!」

他的目光充滿了憤恨怨毒的神采，忽然衝前，正正反反的給了孫海豹十幾個耳光。

孫海豹不敢動，任由老井掌摑。

他的臉上，已露出了驚愧之色。

「你好狠!你把老子的老子怎樣了?是不是丟進了大海?」

「不!我沒有這樣做!」

「他怎樣了?」

「我把他安葬在自己屋子背後的園林中，而且經常都去拜祭他老人家。」

「你沒騙我?」

「我沒騙你!這是眞的。」

「換而言之，現時在密室裏停放的棺木，裏面的根本就不是先父，而是一個江湖魔頭!」

孫海豹道:「我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只知道他武功很高，而且還可以給我金子。」

「金子金子!」老井吼叫起來，「爲了金子，你不惜出賣老子，你簡直是衣冠禽獸!」

孫海豹垂下了臉，連一個字都不敢再說。

龍城璧按住了老井的肩膀，道:「現在並不是發脾氣的時候，這件事，胡三爺已早有所聞，只是不知道那魔頭究竟藏身何處而已。」

老井目光閃動:「胡三爺一定要我把大熊船留在這裏，目的就是要對付這個魔頭?」

「不錯，」龍城璧點點頭，道:「他知道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以拑制他，所以特地相約在下，唐大少爺與司馬血，一起來到這艘大熊船上。」

老井道:「既然這樣，何以一直還不動手?」

龍城璧沉聲道:「胡三爺的意思，是要回到魔王島，再會合本門高手，才對這魔頭展開攻擊，以策萬全。」

司馬血嘆了口氣:「想不到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五個突如其來的殺手。」

龍城璧目注司馬血:「你曾否把大熊船上隱藏着魔王之王的事，告訴了天地雙帝?」

司馬血一怔:「躲藏在這艘船上的人，竟然就是魔王之王?」

龍城璧也是一陣意外:「胡鳳山沒有告訴你知道?」

司馬血聳聳肩:「我只知道這人的武功厲害，而且和魔王之王很有關連，却從來都沒想到，這人竟然就是魔王之王。」

龍城璧道:「自從魔王之王敗走之後，一直都在苦練一種極怪異的武功。」

司馬血道:「莫非這種武功，一定要在棺木中才能練成?」

「不錯，而且必定要在一種用千年陰木製成的棺木中，才能練成。」

「先父的棺木，正是用千年陰木造成。」老井失聲叫道。

「這就是了，」龍城璧雙眉一皺，「這種棺木能保存屍體不腐，而且對練『陰靈九煞功』的人，有極大的帮助。」

「魔王之王一定在密室中練這種武功!」司馬血說。

就在這時候，灰鯊船上突然傳來了一連串慘呼之聲。

尊夫人去了什麼地方

（一）

慘呼之聲甫起，龍城璧立刻問老井:「停放棺木的密室在甚麼地方?」

老井道:「你現在就要去看看?」

龍城璧點頭。

唐竹權道:「老子也去。」

老井立刻帶引龍城璧、唐竹權進入船艙的一個密室。

原來這密室，是在老井的臥室背後。

若不是老井親自帶引，這密室的確很難會被發現。

但更可笑的，却是老井經常在這臥室裏，居然不知道密室的棺木裏，竟然躺着一個活人。

× × ×

密室的門已打開。

裏面果然停放着一具黑沉沉的棺木。

但棺蓋已打開，棺中却無人，既無活人，也無死人。

龍城璧臉色一變。

「那魔頭已逃了，灰鯊船現在必已被魔王所控制的。」

司馬血也緊隨着進來，叫道:「灰鯊船已離開魔王島。」

龍城璧沉聲道:「灰鯊船速度比大熊船快。」

唐竹權瞧着老井:「依你的看法，咱們能否趕上?」

老井搖搖頭:「很難，除非灰鯊船出了意外。」

在這時候，李寒衣、沈追虹也走了進來。

沈追虹咬牙道:「這次給魔王逃掉，眞是不值。」

李寒衣道:「他逃不遠的。」

沈追虹道:「他一定會和魔王帮的人會合。」

龍城璧點點頭:「自從魔王之王離開魔王島後，就在中原重新組織了魔王帮，這是他重返魔王島的最大本錢。」

司馬血道:「但他近年正在苦練奇功

，帮中的事，不知由何人主理？」

龍城璧道：「這一點，目前還是無人得知，但魔王之王一日不除，武林中就再難有安寧之日。」

司馬血道：「天君門力足自守，問題是如何對付魔王帮而已。」

龍城璧道：「事已至此，咱們也不必再留在這島上。」

司馬血道：「你是說，咱們該一起回去中土？」

「不錯，」龍城璧緩緩道：「對付魔王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那魔王之王，决不能讓他再翻天覆地的弄下去。」

「龍老弟說得對！」唐竹權振臂高呼：「咱們回中土！把魔王帮的兔崽子殺個他娘的片甲不留！」

（二）

灰鯊船已揚帆遠去。

在大熊船上，初時還可以看見灰鯊船，但漸漸地，兩艘船的距離就是越來越遠了。

老井對龍城璧說：「看灰鯊船的途徑，是向澎如灣方面而去。」

龍城璧道：「不必理會它是甚麽地方，咱們就在澎如灣着陸。」

老井忽然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海豹那王八！竟然幹出這種事！」

龍城璧道：「在下已把他的穴道解開，看來他也是因爲一時貪念熾起，才會這樣做的。」

突聽唐竹權在船艙下大叫：「老井！老井！」

老井急下船艙。

他看見了孫海豹，倒臥在臥室中。

他以雙手握刀，刀已貫穿了自己的心房。

他遺下了一封書。

這是自戕謝罪。

老井臉上的肌肉頓然僵硬，大聲呼叫：「海豹！海豹！」

但海豹已死，死人再也不會聽見他的呼叫。

× × ×

船繼續前進。

終於，大熊船來到了澎如灣。

灰鯊船也赫然停泊在這海灣之內。

龍城璧、唐竹權、司馬血及南北雙奇登岸，他們聽見的第一個消息，就是灰鯊船上竟然橫七豎八的躺着好幾十具屍體。

上船一看，果然不假。

每具屍體都是那麽完整，唯一致命的傷勢，就是胸前都有一塊青色的掌印。

經過檢視，他們的胸骨都沒有碎裂，但內臟却已化爲碎片！

這顯然是魔王之王的傑作。

「好兇狠惡毒的手段！」唐竹權憤然道。

「以這等掌力，世間上恐怕找不出幾人，能承受得起。」龍城璧微喟道。

「難道以你龍心神訣上的武功，也不足以對抗魔王之王？」

龍城璧苦笑：「若與他力拚，恐怕小弟是輸多贏少。」

唐竹權拍拍肚子：「別長他人志氣，滅掉自己威風，別忘記你還有一把風雪之刀！」

龍城璧一笑。

這時候，已是暮色四合。

（三）

澎都城，就在澎如灣西北二十哩外。

這裏最著名的酒家的碧海閣。

碧海閣有好酒、好菜。

但對某種人來說，更能吸引他們的，却是這裏的老闆娘。

但就在這一天晚上，這個冶艷迷人，足以令每個顧客爲之陶醉的老闆娘却不見了。

連喬大老闆也不知道這個寶貝老婆的下落。

× × ×

喬大老闆的名字是無畏。

他也許甚麽都不畏懼，唯一最懼畏的只是妻子而已。

這天晚上，他的妻子不見了，但他一點也不担心。

倘若有人對他說．他的妻子正在和一個男人私奔，那麽他担心的一定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那個男人。

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寶貝老婆，她的手段是何等的厲害。

最少，喬無畏是招架不來。

萬萬的招架不來。

× × ×

面對着好酒，好菜，唐竹權焉能不開懷暢飲，吃個痛快？

他的大酒罎又已裝滿。

好酒一罎，佳餚無數。

「哈哈，這才像話，今夜老子總算是大快朵頤了。」

喬大老闆看見這個喝酒比牛喝水還厲害的胖漢，不禁瞧的呆了。

平時，他喝三碗已是昏昏迷迷的，好像快要吐黃箭，一醉不起。

所以，「敝店」的酒，他從來最多只喝三碗，第四碗是萬萬不能喝的。

但這胖漢，已喝了不知多少倍於三碗的酒。

但他却還是很清醒，好像喝下去的只是清水，清茶而不是酒。

喬無畏連舌頭都伸了出來，頻頻對小二阿笑說：「這廝厲害！這廝厲害！」

等到他把這句說話，向阿笑說到第十五遍的時候，「這廝」忽然捧着大酒罎，笑瞇瞇的走了過來。

喬無畏立刻住口，陪笑一番。

「老闆！」唐竹權向喬無畏打了個招呼。

「壯士有何賜教？」喬無畏躬身打揖，禮貌週到得很。

「沒有甚麽賜教，只想問一問，茅坑何在？」

「噢，原來如此，」喬無畏堆着滿臉笑容，「且由小人引路，壯士請。」

語畢，帶引唐竹權到茅厠。

茅厠前，唐竹權忽然低聲對喬無畏說：「有點不妙。」

喬無畏一怔：「何事不妙？」

唐竹權道：「尊夫人不妙。」

喬無畏面色一變：「拙荊有何不妙之處？」

唐竹權嘆了口氣：「她在茅厠裏，死了。」

喬無畏呆住。

他往茅厠一看，却沒看見老闆娘。

「壯士……」他回頭，但只是說了兩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唐竹權已突然出手，一拳打在他的臉龐上。

（四）

給人在臉龐上打一拳的滋味，當然很不好受。

喬無畏自出娘胎以來，還是第一次嚐試到這種難忘而又可怕的滋味。

他實在想不到，這個胖漢的拳頭，竟然比自己還快。

其實，當他說着「壯士」兩個字的時候，他的拳頭也恰好正想揍在這胖漢的臉龐上。

因爲他早就知道這個胖漢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唐竹權本來就是來這裏找岔子的。

× × ×

喬無畏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個畏妻如虎，生性懦怯的生意人。

但這只是他的表面而已。

他不錯是很懼怕老闆娘，因爲他的妻子，在組織中的地位，比他高三級。

在他倆夫婦所隸屬的組織裏，下屬是絕對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否則，將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盡種種慘酷刑罰。

即使是夫妻，只要妻子的職權比丈夫高，做丈夫的就不能稍逆妻子的意思。

否則，後果同樣堪虞。

而且，即使沒有這種因素存在，喬無畏本身也是個有季常之癖的傢伙。

但除了畏妻如虎之外，他這個人其實一點也不好欺負。

他的拳頭堅硬如鐵。

他的虎尾腿已踢過無數人的肋骨。

但這一次，他的拳脚功夫還沒使出，唐竹權已把他打得天旋地轉。

× × ×

唐竹權向他微笑。

他看見這微笑，就像是老婆想揍自己時的那種陰冷的微笑。

喬無畏不寒而慄。

這許多年以來，他一直都在揍人。

唯一會揍自己的，就只有那頭「河東獅」。

但那頭「河東獅」也絕不會這麼狠，一拳打在自己的臉上。

因爲這實在是太難看了。

老闆娘一向都是很注重儀表，她自己如是，也希望丈夫每次給人的印象，都是那麼鮮明，可愛。

平時，喬大老闆給人的印象，也的確是很和氣，很可愛的。

但現在他的模樣，已不是可愛，而是可憐。

挨了一拳之後，他不敢還手。

因爲他知道，自己若還手，臉上就得最少再挨一拳。

唐竹權笑瞇瞇的看着他，忽然說：「你現在該知道，老子是誰了？」

喬無畏點頭：「你一定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大少爺。」

「不錯，老子現在只想問你一件事，」唐竹權的拳頭又在他的眼前幌來幌去，「尊夫人去了甚麽地方？」

喬無畏搖頭：「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我……」

他還沒說完，臉上又已挨了一拳。

花花公子變成死公子

（一）

第二拳的力道並不算很重，大概只及得上第一拳的一半左右。

唐竹權是「手下留情」？但常言有道：「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喬無畏挨了第一拳，一張臉龐已是疼苦難當，第二拳雖然力道較輕，但他所吃的苦頭却是反而更大。

唐竹權淡淡一笑道：「老子不喜歡你說『不知道』這三個字，而且也不想再給你第三拳，但是，你若不講出眞說話，嘿嘿……」

喬無畏的身子搖搖欲墮，終於說：「拙荊去了甚麽地方，只有一個人知道。」

「是誰？」

「鐵頭方必勝。」

「呸！甚麽鐵頭？老子看他的頭只像塊豆腐！」

「要找拙荊，就只有這條路可走。」

「你在騙老子？」

「不敢，不敢，萬萬不敢！」

「嘿嘿，人心隔着一層肚皮，肚皮又隔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誰知道你是否不安好心，故意讓老子往陷阱裏跳。」

喬無畏苦着臉：「我說的都是實話，唐大少爺就算把我活活打死，我能對你說的也只有這許多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就暫且相信你的說話，但這份禮物，你却是一定要收下的。」

喬無畏悚然一驚，正想問道：「是甚麽禮物？」但他還沒有問出口，左腕突然一陣刺痛。

只見一口金針，已插在他的左腕上。

「這是甚麽意思？」喬無畏大吃了一驚。

唐竹權冷冷一笑：「這是蜀中唐門的子午奪命針，十二個時辰之內，沒有獨門解藥，閣下就會化爲一灘血水。」

喬無畏額上在冒汗。

「這太過份了。」

「不過份，一點也不過份！」唐竹權淡淡一笑，「你說的若是眞話，老子自然會把解藥給你，你若敢在老子面前耍花樣，那可是一命換一命，老子沒佔你的便宜，你也不算是吃虧！」

喬無畏吸了口氣，毅然道：「眞金不怕烘爐火，我的確沒有騙你，但這解藥，你到時一定要送來，否則我做鬼也決不饒你。」

「儘管安心！」唐竹權哈哈一笑，「只要你沒騙老子，你這條命絕不會有半點問題。」說着，把金針取回，大笑而去。

× × ×

唐竹權走得很快，快得就像一匹馬。

當他離開碧海閣之後，茅厠後忽然出現了一個白臉老人。

這白臉老人髮白，鬍子白，眉毛也雪

白，但却穿着一襲純黑色的綢袍。

這黑袍令他的臉龐看來更是白得像是冬天的雪。

喬無畏看見這白臉老人，立刻垂手佇立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吭出來。

白臉老人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彷彿這不是一張人的臉，而是一個沒有生命的面具。

「喬仔，你幹得很好。」

他稱呼喬無畏為「喬仔」，令人聽來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之感。

喬無畏恭聲道：「帮主親自囑咐，屬下自當全力而為。」

這白臉老人，原來竟然就是魔王帮的帮主，也就是昔年魔王島的主人——魔王之王。

「唐竹權的手段，本座比誰都更清楚。」魔王之王輕輕咳嗽兩聲，緩緩接道：「他一向都很喜歡恐嚇別人，這是攻心之計。」

喬無畏道：「那口金針……」

「絕不是蜀中唐門的子午奪命針。」

「何以見得？」

「唐竹權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而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雖然源出一脈，但彼此所用的暗器和武功，都絕不相同，所以，他剛才使用的，絕不會是蜀中唐門的子午奪命針。」

「但這是否毒針？」

「絕不是，他只是用攻心之計，目的是要證實，你講的是實話。」

「屬下明白了。」

「所以，你根本不必担心會毒發身亡。」魔王之王冷冷一笑，「但有一件事，本座却非要問清楚不可。」

「是，帮主儘管囑咐，屬下是知無不言。」

「聽說你對伊堂主很無禮，還經常令她難堪。」

「回稟帮主，絕對沒有這種事。」喬無畏猛然大吃一驚。

「不必解釋了，伊堂主是你的妻子，在閨房內，你要對她怎樣，那是閣下的事，但在正經事情上，她可是你的上級。」

「屬下知道，但……」

「住口！伊堂主對你很不滿，因為你根本就沒有把她放在眼內。」

「不！這是完全不確的……」

「大胆！」魔王之王冷喝，「你可知道，現在是對誰在說話？」

「屬下知道，屬下知罪。」喬無畏垂下了臉，語氣頓然軟弱下來。

「唔，你既知罪，那倒是容易辦。」

「求帮主從輕發落。」喬無畏的身子不斷的在顫抖，跪了下去。

「念在伊堂主曾為本帮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你畢竟是她的丈夫，本座當然不會把你交到『魔刑堂』。」

聽見「魔刑堂」三字，喬無畏差點沒昏倒過去。

幸好魔王之王是說不會把他交到魔刑堂，否則，那可要命得很。

只聽得魔王之王淡漠一笑，接道：「本座決定給你吃一個饅頭。」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雪白的饅頭：「拿着。」

喬無畏的手在發抖。

「帮主……」

「吃掉它。」

「帮主饒命！帮主饒命！」喬無畏跪下，嘶聲呼叫。

魔王之王嘆了口氣：「這已是給你最輕的懲罰，難道你眞的要本座把你帶到魔刑堂？」

喬無畏面無人色。

他知道，自己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想到那魔刑堂恐怖之處，他突然張開嘴巴，把饅頭嚼下。

他只是咬了一口，咀唇已變成藍色。

饅頭剛吞下，他的臉已腫胖得像是一頭豬。

魔王之王輕嘆口氣，揚長而去。

喬無畏平時很喜歡吃饅頭，但這却是他最後一次嚐試饅頭的滋味。

（二）

在方必勝的感覺中，天下間最討厭的人，就是專拍馬屁的人。

每逢他看見拍別人馬屁的人，他的第一種反應是「嗤之以鼻」，而第二種反應就是「饗以老拳」。

但是那只是對「拍別人馬屁」的人而言。

對於「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別人是在拍自己的馬屁。

這就是鐵頭方必勝的脾氣。

這時候，他本該在賭場裏。

他是一間賭場的總管，賭場裏的大小事情，他都管，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條。

雖然他外表粗魯，但做事却精細果斷，深得老闆器重。

但他却有個缺點，就是經常喜歡和拍自己馬屁的人在一起。

例如他的表弟游若平，他的師弟杜竿子，還有笑口棗諸葛濤，都是這一類人。

在賭場中，不知是誰，忽然首先盛讚方必勝酒量驚人，於是方必勝就帶着他們，離開賭場，直往大酒館。

×　×　×

大酒館的確很大，連伙計的腦袋和肚子都特別大。

方必勝叫酒。

立刻就有個身材奇胖的伙計，提着一罎桂花香走了過來。

方必勝沒有看這個胖伙計，把酒接過，然後每人斟了一大碗。

游若平像個花花公子，但喝的時候却像條牛。

杜竿子看來一表斯文，但用刀殺人和喝酒的速度都一樣快。

只有笑口棗諸葛濤，他喝酒最慢，就像他平時走路時的姿勢一樣。

胖伙計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瞧着這四個人喝酒，臉上的表情好像是怪怪的。

當方必勝喝完第三碗酒的時候，這伙計忽然說：「這酒有蒙汗藥。」

方必勝冷冷的瞧着這個胖伙計：「你是不是活膩了，竟然敢在酒裏動手脚？」

胖伙計訕訕一笑：「別生氣，我只是騙騙你，酒裏沒有藥。」

游若平已站起來，一拳打在這胖伙計的肚子上。

「這種玩笑可不有趣，滾回去！」

但胖伙計不走。

他忽然說：「老子想把你們四個宰掉一半，好不好？」

杜竿子淡淡一笑，目注着他：「唐大少爺果然是來意不善。」

胖伙計吃吃一笑：「你早就知道老子是唐竹權？」

杜竿子道：「還沒踏進大酒館，在下已知道唐大少爺，正在大酒館裏恭候着咱們四人。」

胖伙計點頭一笑：「四位都是明白人，老子也不想兜圈子，伊妙雲去了甚麼地方？」

方必勝冷冷的瞧着這個冒充伙計的唐大少爺，道：「你找她有甚麼事？」

唐竹權道：「老子知道，她近來手風不錯，在賭場上贏了不少，老子是來向她借貸的。」

方必勝道：「你要借多少銀子？我也許可以借給你。」

唐竹權道：「老子不是想借銀子，而是想借一個人。」

方必勝冷冷一笑：「老闆娘美艷可人，想不到連唐大少爺也是為之怦然心動，想打她的主意。」

唐竹權輕輕吐出口氣，搖頭道：「老子要借的人，並不是伊妙雲，而是她的表哥。」

方必勝眉頭一皺：「她表哥是誰？」

唐竹權道：「這人叫林逢春。」

「林逢春……噢，我記起了，是不是『上窮碧落金鵬天君』趙三目的弟子？」

「不錯，伊妙雲的表哥就是他。」

這時候，花花公子般的游若平已緩緩的站了起來，對唐竹權說：「表哥你是找不到的了，但表弟却有一個。」

唐竹權怔怔的瞧着他：「你就是她的表弟？」

游若平搖搖頭：「我跟老闆娘完全沒有半點親戚關係。」

唐竹權說：「那麼你是誰的表弟？」

游若平說：「我是方大哥的表弟，表哥若有甚麼人瞧得不順眼，通常都是由我這個表弟出手，把這不順眼的人揮走。」

「你想撵走老子？」

「不！」游若平冷冷一笑，「只要你願意爬着出去，我就不會撵着你走，你要緊記，你若自動爬出去，那麼你最少還是個活人，但若要勞煩到方老大的表弟撵你出去，那時候你已經是個死人。」

唐竹權咪咪一笑：「如此說來，老子現在是處於決定生死的判決中。」

游若平道：「只要你比豬聰明一點，就該明白到，好死不如惡活。」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老子一向比豬還笨，所以……」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游若平的刀已出鞘！

（三）

游若平用的是雙刀，一鞘雙刀。

刀出鞘的時候，看似只是一把，但招式一展，一刀立刻分為二，左八卦，右五行，兩種刀法居然配合的天衣無縫。

他年紀輕輕，就已懂得一心二用之法，不愧是個武學奇材。

剎那間，唐行權整個身子彷彿「空」了。

他所有致命的要害，都已完全暴露在這雙刀之下。

但也就在這一剎那間，唐竹權的手輕輕一揚。

他的手揚的很快，最少比游若平的刀快一點點。

一聲驚呼，游若平的身子突然像是斷綫風箏的飄了開去，連手中雙刀也被唐竹權胖大的手折斷。

×　×　×

——游若平攻擊得快，唐竹權沒有防守。

——唐竹權沒有防守，因為他對自己的反擊充滿自信。

——最佳的防守方法，莫過於能發揮致命的反擊。

這一點，唐竹權是完全做到了。

所以，游若平只好陪着他的雙刀，一起被毀滅。

×　×　×

花花公子已變成了死公子。

但方必勝的臉色還是沒有變。

他喝了口酒，慢慢的說：「我有十六個表弟，以他的刀法最好。」

唐竹權一笑：「那麼尊駕的表弟們，倒是不敢恭維。」

方必勝目光一閃，淡淡道：「但在十六個表弟之中也只有他一個是練刀的。」

唐竹權道：「用甚麼武器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擊敗對手。」

「不錯，唐大少爺之言，確是一針見血，」方必勝淡淡一笑，「只可惜我能與你談話的機會，已不會太多。」

唐竹權臉上的肥肉在跳動，笑道：「你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方必勝搖搖頭。

「我死不了，今天死在這裏的人，一定是你。」

「是老子？」

「除了你之外，還有龍城璧和司馬血，他們都會陪着你一起走進黃泉之路。」

當方必勝說到這幾句說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已轉移到大酒館的另一個角落。

在這角落的一副座頭上，有兩個年青人在對飲。

你喝一杯，我也喝一杯，喝個不亦樂乎。

這兩人正是龍城璧、司馬血。

×　×　×

雖然游若平已死，但方必勝對自己的實力還是充滿着信心。

事實上，游若平在四人之中，的確是最弱的一環。

他活着與否，對方必勝這一方面的人來說，都沒有太重要的關係。

×　×　×

一直沉默寡言的笑口棗忽然走近龍城璧身前，問：「對於游若平的刀法，你的看法怎樣？」

龍城璧搖搖頭：「我背對着他，看不見。」

諸葛濤又問司馬血：「你呢？」

司馬血淡淡道：「他若不是一心二用，憑他的刀法，雖然敵不過唐大少爺，但最少也不該死得那麼快。」

諸葛濤道：「換而言之，一心二用這門子的武功，根本就是害人匪淺的邪門玩意？」

司馬血搖頭：「一心二用的刀法，早在八百年前，便有人練得爐火純青，確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但那人是神州刀聖耿無雙。」

諸葛濤道：「但游若平不是耿無雙，他比不上神州刀聖。」

司馬血笑笑道：「連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諸葛濤道：「所以當他面對眞正高手的時候，這種武功就會變成弄巧反拙。」

司馬血道：「是的。」

諸葛濤微微一笑：「你現在是否已經知道在下是誰？」

司馬血吃了兩顆花生，才說：「我不喜歡又霉又臭的花生，但却寧願吃霉臭花生，也絕不願意吃笑口棗。」

諸葛濤道：「我就是笑口棗，你若有胃口，不妨把我吃掉。」

司馬血道：「我已說過，不喜歡吃笑口棗。」

諸葛濤的目光落在龍城璧臉上，半晌才緩緩道：「龍大俠，你又怎樣？」

龍城璧立刻回答：「我不想吃你，因爲我不吃人，但在下這把刀，却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

諸葛濤的瞳孔已收縮成一綫，就像隻看見了陽光的貓。

他忽然轉身，遠離龍城璧、司馬血。

但立刻就有十二種不同的兵器，突然殺出，包圍着兩人。

唐竹權嘿嘿一笑：「看來，你們倒是早有準備！」

方必勝淡淡道：「若沒有很好的準備，又怎能釣到你們這三條大魚？」

唐竹權哼的一聲：「想把咱們留下，可不容易。」

方必勝大笑，突然出掌，急急攻向唐竹權。

× × ×

包圍着龍城璧和司馬血的十二人，絕非庸手。

最令人驚異的是：這十二人無論是那一個，其武功都只會在游若平之上，而絕不會在游若平之下。

這十二人也許不懂拍馬屁，但却毫無疑問地，他們必是千中選一的殺人好手！

唐竹權死裏逃生

（一）

大酒館的酒氣已給血腥氣所蓋過。

龍城璧已傷一人，殺一人。

司馬血的劍法，絕對是殺人的劍法，他已殺三人。

但這並不表示他倆已控制了戰局。

因爲他們也已同樣負傷。

——龍城璧左肩，捱了一斧。

——司馬血看來沒事，但實則小腹已中了一記沉重的內家小天星掌力。

再戰下去，形勢不樂觀。

× × ×

唐竹權輕而易舉的就解決了游若平，但杜竿子和方必勝却不容易對付。

但唐竹權最注意的，還是站在一旁，袖手觀戰的諸葛濤。

他的臉的確很像個笑口棗。

笑口棗本來是給人吃，但這個笑口棗却是剛好相反。

他笑得越好看，唐竹權就覺得這人越是可惡。

不但可惡，而且也很可怕。

雖然，唐竹權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但在這時候，他居然會覺得這人很可怕。

能够令到唐竹權認爲很可怕的人，這人當然絕不尋常。

當然，唐竹權絕對不會眞的怕了他。

但這種感覺，却一直都在籠罩着唐竹權。

× × ×

唐大少爺的形勢也不樂觀。

他也許可以擊敗杜竿子和方必勝，但却沒有把握能對付得了笑口棗諸葛濤。

何況在這時候，對方又再來了一批援手。

× × ×

十八個戴着鬼魅般可怖銅面具的紅衣人，揮動着十八柄鬼頭大刀，把大酒館重重圍困，弄得水洩不通。

形勢對龍城璧等三人更不利。

這時候，龍城璧再殺一人，但他也和司馬血一樣，捱了一記內家重掌。

幸好他有龍心神訣上的內家眞氣護體，雖然受傷，却不嚴重。

但在這短暫時間內，他的戰鬥能力又打了一個折扣。

（二）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有着豐富的江湖經驗。

他們都知道，在這種惡劣的情勢下，是不宜再戰下去的。

他們都想走。

因爲他們若不走，那是九死一生，甚至是有死無生。

他們並不怕死，但在這種形勢下白白送死，却是大不划算。

只可惜他們已陷入重圍，就算想走，也不容易了。

× × ×

這是魔王之王佈下的陷阱。

——只要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一進入大酒館，他們就必定走不出去。

這是魔王之王的策略。

他現在不能親自動手，是有苦衷的。

但他深信，憑着這一羣精銳高手，已足可完成這任務。

× × ×

諸葛濤對唐竹權的武功招數，很細心的在觀察。

天下間沒有眞正絕無破綻的武功，就等於天下間沒有絕對完美的人一樣。

唐竹權最擅長的絕技，是唐門五絕指法。

唐門五絕指法能在江湖上享有盛名，自非倖致。

這的確是一套很厲害的武功，尤其是在唐竹權手下，這套五絕指法的威力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至。

但五絕指法也並非全無破綻。

諸葛濤已看出。

他已在準備。

他準備在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再出現破綻的時候，就乘虛而進。

這將是必勝的一招。

不但必勝，而且必可殺掉這位唐大少爺。

這個笑面迎人的笑口棗，其實比最惡毒的毒蛇還更險惡。

唐竹權的破綻終於再出現。

諸葛濤已戟指撲出，疾點他小腹上的關元穴。

他看得準！

他算得準！

他出手更是既快且準！

而且，這一手武功，居然是武當派七大絕藝之一的玄陰指法。

沒有任何人能估計得到，這個笑口棗，原來竟然和武當派有着深厚的淵源。

看來唐竹權勢必在這一指之下，化作一縷冤魂。

但倏地，諸葛濤這一指，突然軟弱下來。

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一直被唐竹權攻得透氣不過的杜竿子，竟然在諸葛濤發出這一指的時候，突然神龍活現起來。

——他的身手大變，由緩滯變爲靈活，由軟弱變爲剛猛。

——諸葛濤指攻唐竹權，杜竿子却突然抽身翻掌，一掌就拍在諸葛濤的左邊面頰上。

× × ×

這是很重要的一掌。

這一掌，對大酒館內的一戰很重要，對唐竹權與諸葛濤兩人來說，更是重要。

若沒有這一掌，唐竹權必死。

但這一掌發出後，死的却是諸葛濤。

笑口棗的臉上的肌肉立時痙攣，驚懼之意襲上了他的心頭。

「杜二，你……反了！」他怒叫倒下，再也笑不起來。

杜竿子的突然倒戈相向，驚怒交集的不單是諸葛濤，還有方必勝。

「師弟！你瘋了！」

杜竿子冷笑：「我沒瘋，瘋的是你們這些魔王的爪牙！」

方必勝怒道：「是誰給你這麼大的胆子？」

忽聽門外一人嬌笑道：「是我。」

（三）

這人甫出現，方必勝楞住。

司馬血更是大感意外。

即使是龍城璧，也絕對想不到這個人會在這個時候，在這大酒館裏出現。

「胡少芳！」龍城璧實在感到意外。

不錯，來的居然是胡鳳山的女兒——胡少芳。

她本該還在魔王島上的，但她現在却已來了。

她並不是單獨出現。

在她的背後，還有五個老和尚。

這五個老和尚的袈裟都已很殘舊，而且都是瘦骨嶙峋，又老又瘸，好像隨時都會「圓寂」去也。

方必勝暫與唐竹權停戰，而唐竹權也沒有緊逼糾纏。

「姑娘身後的五位大師，可是少林門下？」方必勝揚眉叫道。

一個老和尚搖頭。

「既非少林，亦不是五台，也不是峨嵋。」

方必勝道：「既非少林，五台，峨嵋，莫不是來自靈隱寺？」

最矮的一個老和尚道：「也不是靈隱寺，而是我心寺。」

「我心寺？」

「不錯，是我心寺。」

「我心寺在何方？」

「不在何方，乃在我心中，」站在最左一僧沉吟着，緩緩答道：「貧僧五人的佛寺不在身外，乃在心中，以是僧在何方，寺也在何方。」

方必勝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五個



喬無畏向唐竹權求饒，並告訴妻子的去向。

野僧。」

胡少芳驀然冷喝：「方鐵頭，你是不想活了！」

方必勝目光一轉，盯着身材高瘦的師弟杜竿子：「你背叛於我，就是爲了這個野丫頭？」

杜竿子搖搖頭：「不是。」

方必勝說道：「難道是爲了這五個野僧？」

杜竿子說道：「他們並不是野僧，而是仙僧，但是我也不是爲了他們才與你爲敵。」

方必勝心中一動，瞪目道：「你是朝鳳堂派出來的臥底！」

杜竿子這次終於點了點頭，慢慢的說：「不錯，朝鳳堂一直都是魔王帮的死敵，我這個師弟其實早就與你勢難並存於武林之中。」

方必勝嘿嘿一笑：「果然是人心隔肚皮，想不到你拍馬屁的本事高明，笑裏藏刀的手段更是了不起。」

杜竿子臉上木無表情，向躺在地上的諸葛濤一指：「說到笑裏藏刀，他的本領就比我高明不知若干倍，但這種喪心病狂，爲虎作倀的冷血兇手，到頭來還是要死在我的掌下。」

這時候，一切的戰鬥都已停止。

連圍攻司馬血和龍城璧的殺手，都已停頓下來。

因爲他們已發覺，在這大酒館的四週，還有不少高手在隱伏着。

但他們絕對不是魔王帮的人，而是朝鳳堂的精英高手。

× × ×

朝鳳堂是一個很秘密的組織，就和魔王帮的情況一模一樣。

但唯一不相同的，就是朝鳳堂並不是一個邪惡的組織。

而且這一個派系，也完全是爲了針對魔王帮，才會在武林中暗中成立的。

× × ×

方必勝的眼睛彷彿已經變成了兩個血球。

「杜竿子，是你對我無情，所以，你也休怪我對你無義。」

「到了這種時候，我們的確已沒有甚麼情義可談，你動手罷！」

方必勝冷冷道：「現在我不想動手，只想回去好好的睡一覺。」

這算是甚麼說話？每個人都聽得有點怔住。

「回去睡覺？」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看你不如就在這裏睡覺好了！」

方必勝道：「你要把我留下？」

唐竹權道：「正有此意。」

方必勝道：「恐怕不易。」

一個老和尚邪笑道：「貧僧看來，却是易如反掌。」

方必勝瞪着這個和尚：「大師法號怎樣稱呼？」

東方的第一個老和尚說道：「貧僧蟻咬。」

第二個老和尚道：「貧僧貓咬。」

中間老和尚道：「貧僧鬼咬。」

第四個老和尚道：「貧僧鼠咬。」

最後一個老和尚淡淡一笑，道：「貧僧法號咬不得，你若想咬貧僧一口，小心牙齒不保。」

方必勝聽得爲之發怔。

「甚麼蟻咬鬼咬，這豈不是在胡言亂語？」

蟻咬和尚淡淡道：「貧僧等絕不咬人，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貓咬和尚道：「但貧僧的拳頭却不好惹，就算施主的鐵頭，恐怕也很難抵擋得住。」

鼠咬和尚道：「貓咬之言，不可盡信，鐵頭功可以對抗鐵拳，但貧僧的一玄指却是鐵頭功的魁星。」

咬不得和尚却搖頭道：「休聽貓咬鼠咬吹牛，貧僧等五人之中，最大本領的乃是貧僧。」

鬼咬和尚冷冷一笑：「强敵在前，咱們休自己傷了和氣，就讓鬼咬去對付鐵頭方必勝，其餘庸碌之輩，願降者請到咬不得跟前，廢掉武功，不願廢掉武功者，殺無赦！」

方必勝冷笑道：「不必妄想，本帮之中，絕對沒有貪生怕死之徒，而且這一戰打下來，你們也休想佔着半點便宜。」

蟻咬和尚道：「你又不是個漂亮的女娃娃，誰稀罕佔你甚麼便宜。」

鬼咬和尚道：「出家人說話該謹慎一點，這種說話，豈能出口？」

貓咬和尚嘻嘻一笑：「他娘的，還是師兄說得對！」

方必勝突然大喝：「這羣瘋僧，會有甚麼眞實本領，讓咱們把這些瘋僧的腦袋都砍下來，掛在酒館門外！」

他的說話剛說完，突見刀光一閃，一顆血淋淋的腦袋突然飛上了半空，滾落到他的脚下。

千面人屠

（一）

這顆腦袋是戴着面具的。

當它跌落在方必勝脚下的時候，面具已破裂，露出了一張肌肉已僵硬，神情驚駭欲絕的臉。

方必勝的眼色又變了。

他看見了一個身穿青袍的年青公子，也看見他手中有一把染滿鮮血的劍。

「偸腦袋大俠衞空空！」胡少芳驚叫了起來。

青袍公子淡淡一笑：「三年不見，胡小姐又更明艷照人，實在是可喜可賀。」

胡少芳却是面無喜悅之色。

「還說甚麼可喜可賀，她的老子死了！」唐竹權吼叫起來。

衞空空臉上的微笑頓然僵硬：「胡三爺……他眞的……」

唐竹權冷冷地說道：「這是林逢春、趙三目幹的好事，老子正在去抓這兩個王八！」

衞空空沉聲道：「趙三目可不是那種無義之人，即使胡三爺遇害，也絕不可懷疑到他的身上。」

唐竹權道：「沒有趙三目的支撐，林逢春又豈敢去找死士暗殺胡三爺？」

衞空空嘆了口氣：「你們未免把林逢春的胆子估計得太細小了。」

唐竹權道：「難道他竟敢背叛趙三目，暗中幹出這種卑鄙行爲？」

衞空空苦笑一聲，嘆道：「林逢春找死士對付胡三爺的事，我早已知道，却想不到他們竟然已經得手。」

唐竹權雙目睜圓，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衞空空道：「是趙三目說的。」

唐竹權嘿嘿一笑：「好個上窮碧落金鵰天，果然是明目張胆陷害胡三爺。」

衞空空道：「這不關他的事，當他向我說出這件事的時候，他已垂死。」

「甚麼？」唐竹權吃了一驚，「他受了傷？還是患了重病？」

「兩樣都不是。」

「是中毒！一定是有人向他下毒！」

「不錯，是林逢春向他下毒，」衞空空面色凝重，緩緩道：「而且用的是蛇蝎美人香。」

唐竹權一凜，道：「那是三十年前伊一鶴的獨門毒藥。」

衞空空道：「伊一鶴有個女兒，叫伊妙雲，她是魔王帮五大高手之一。」

唐竹權道：「老子現時正在找她。」

衞空空道：「伊一鶴把蛇蝎美人香傳給伊妙雲，而伊妙雲又把這種更毒的毒藥交給林逢春。」

唐竹權道：「於是林逢春就把這種毒藥，用在趙三目的身上。」

衞空空道：「正是如此。」

唐竹權瞪目道：「如此說來，趙三目沒有出賣天君門。」

衞空空道：「出賣天君門，殺害胡三爺的人，並不是趙三目，而是林逢春。」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趙三目現在怎樣？」

衞空空暗然道：「死了。」

「死了？」胡少芳失聲叫了起來。

「不錯，他已死了，而且還是由我親自埋葬的。」

「林逢春！老子一定要把你抓住，然後一片一片的撕開！」

方必勝突然大吼，向唐竹權撒出一團黑球。

黑球觸地即爆，一股黑烟立刻散開。

唐竹權急閃。

方必勝的人已向屋頂上疾衝上去。

一陣價天巨响，屋頂裂出一個大洞，方必勝已如巨鳥般飛出。

但他飛不遠。

屋頂上，竟然有個老和尚正在等待着他！

× × ×

在屋頂上恭候多時的，正是咬不得和尚。

方必勝這才驀然省悟，剛才那五個老和尚，似乎忽然少了一個。

但當時他沒有細心留意。

直到這時候，他已明白，這個老和尚早已料到自己會有此一着。

「瘋僧，你找——」

「死」字未出口，咬不得和尚已輕輕的一掌印在他頭頂上。

× × ×

方必勝以鐵頭功成名於綠林。

但就在這一天，他的鐵頭彷彿變成了一塊薄脆餅。

「瘋僧」沒有死。

「瘋僧」的確是「找死」，但却不是自己找死，而是「找方必勝去死」。

任何人的腦袋忽然四分五裂，連腦漿都四溢出外，那是必死無疑的。

方必勝自然也不例外。

× × ×

大酒館一戰，魔王帮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魔王之王親自佈下的「陷阱」，到頭來沒有捕捉到任何獵物，反而使已方損兵折將。

但他絕不甘心。

他永遠不會向任何人屈服，即使受到的挫折再嚴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還是要力爭到底。

魔王之王的原則並沒有錯。

他那堅毅不屈的精神，也是值得令人欽佩。

可惜他却是個壞蛋。

他少年的時候，已是個壞蛋。

到了壯年，他心術之陰險，手段之毒辣，武林中已鮮有人能望其背項。

他這一生最恥辱的事，就是自己居然在魔王島上，給天君門的人趕走。

他能逃出魔王島，已是大幸。

不幸中之大幸。

但對天君門來說，這却是一個極大的隱憂。

雖然他們已趕走了魔王之王，但這魔頭的陰影，仍然留存在魔王島上。

他隨時會回來。

而且，他也已曾經回來，但却又第二次從魔王島逃走。

他第二次到魔王島，顯然是在暗中觀察天君門的虛實。

每個人都知道，他一天不死，總會有第三度重臨魔王島的時候。

魔王之王也是這麼想。

（二）

夜色蒼茫，司馬血獨坐在一株枯樹之下。

胡少芳忽然悄悄的在他身後出現。

司馬血臉上木無表情，只是淡淡的說：「妳來了。」

胡少芳沉默了很久，才道：「難道你認爲我不該來？」

司馬血冷冷的道：「妳根本就不該離開魔王島，這是很危險的。」

胡少芳眨着眼睛，嘆道：「你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總認爲我是個小孩子。」

司馬血道：「妳的年紀不算太細了，但想法却很天眞。」

胡少芳繞到他面前，冷冷道：「你並不是眞的担心我，而是怕了我的手段。」

司馬血盯着他：「妳的手段怎樣？」

胡少芳說道：「毒辣，兇惡，殺人不眨眼，甚至比你這個殺手之王還更具有殺氣。」

司馬血道：「妳以爲自己眞的可以去對付魔王帮？」

胡少芳臉上露出傲然的神色：「最少，我可以給他們嚴重的威脅。」

司馬血道：「朝鳳堂的人，都是令尊生死之交，他們雖然願意爲妳爹報仇雪恨

，但妳還是不該捲入這兇險的漩渦。」

胡少芳陡地瞪大了眼睛。

「你瘋了，我爹給人暗殺，難道做兒女的竟然可以在家裏蒙頭大睡，對這樁血海深仇不聞不問？」

司馬血吸了口氣，忽然覺得自己無言以對。

她的理由很充份。

但自己呢？

自己憑甚麼要阻止她？

自己又爲甚麼要阻止她？

司馬血呆住，這問題直到現在，他才覺得自己未免是太過份了。

胡少芳瞧着他，忽然聲音又柔軟下來：「我知道你爲甚麼要阻止我，但這件事，就算是我的親娘，也無法阻止我的。」

司馬血嘆了口氣，終於緩緩道：「反正你已離開了魔王島，現在除了妳自己之外，誰也不可能叫你回心轉意，既然如此，在下希望你能够爲胡三爺伸雪寃仇，再見。」

一聲「再見」，司馬血身形輕挪，人已消失在一片林子之中。

胡少芳默然。

她的眼睛還是很明亮，很嫵媚，但却似已添上了一層淡淡的雲霧。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在她身後悠然一笑。

笑聲很古怪。

胡少芳霍然轉身。

她立刻看見了一張奇醜無比的臉。

她的胆子一向不小，但驀然看見這張臉，還是禁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 × ×

這是一個很醜陋的男人。

但他的出手却很漂亮。

他向胡少芳出手，他對付她的武器是一朶嬌艷奪目的花。

花有香氣。

胡少芳已立刻屛止了呼吸，但却還是太遲了。

這醜漢的出手實在太快，快得令她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

這陣香氣沁進她的腦門，臉色登時大變。

但她還是已經看出，這個醜陋的男人，他的臉龐是經過易容的。

沒有人會喜歡這麼的一張臉。

但一張醜臉，却無疑是一種最佳的掩飾。

她已看出了這一點，但却已沒用。

因爲就在這時候，她已昏迷過去。

（三）

又是黎明。

司馬血接到了一張請帖。

那是林逢春發出來的請帖。

他希望司馬血能赴約。

送帖來的人還說，倘若司馬血不肯赴約，下次他收到的將不會是請帖，而是人頭。

胡少芳的人頭！

× × ×

司馬血沒有留難送帖的人，甚至沒有多問他一句說話。

因爲他知道，這人雖然也是個武林中人，但却只是個被人所利用的小脚色，他的作用就等於戰場上的使者。

兩國交鋒，不斬來使。

斬之固然不對，留難於他也是於事無補。

司馬血已準備赴約。

他沒有告訴龍城璧，甚至不讓任何人知道。

因爲這人所發給他的請帖，請帖上沒有邀請其他任何人。

但正當他要赴會的時候，唐竹權却扳着臉孔來了。

「老子已知道你想去甚麼地方。」

司馬血一怔：「你知道些甚麼？」

唐竹權沉聲道：「你現在是不是去飛烟峽？」

司馬血吸了口氣，他無法否認，却說：「這是我的事，任何人都不必插手。」

唐竹權眼色一變：「連老子都不能插手？」

司馬血點頭，道：「是的。」

唐竹權却搖頭不迭：「不！你不能獨個兒去飛烟峽，那無異是送死。」

司馬血道：「你是怎樣知道這件事情的？」

唐竹權道：「那送請帖的傢伙，已給老子抓着，老子要他說，他豈敢不說。」

司馬血道：「但請帖上邀請的只是我，所以你不能去。」

唐竹權道：「你要去，老子更加非去不可，大不了你是『貴賓』，而老子做個『不速之客』。」

司馬血道：「不速之客永遠都不受歡迎。」

唐竹權道：「你這個貴賓就算受到盛大的歡迎，到頭來恐怕是他們把你歡送到地獄裏去。」

司馬血道：「我不在乎。」

唐竹權道：「無論你說甚麼，飛烟峽之行，絕對少不了老子這一份。」

這時候，又有一人淡淡笑道：「我也去！」

× × ×

這人當然就是龍城璧。

司馬血嘆了口氣。

「這一次赴約，本來只是我一人的事，但現在却變得越來越熱鬧。」

唐竹權裂嘴一笑：「熱鬧一點，總比孤孤清清的去送死好得多。」

司馬血道：「倘若咱們一起去，結果全都會送死，那豈不是更糟？」

「一點也不糟，那麽在黃泉路上，咱們也是熱熱鬧鬧的，就算是閻王老子，也不敢把咱們三人怎樣。」

龍城璧悠然一笑：「林逢春雖然早已嚴陣以待，但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咱們三個人一起去，恐怕他很快就會覺得頭疼，心跳。」

司馬血長嘆一聲。

連龍城璧也都已知道飛烟峽之約，他實在是無話可說。

唐竹權盯着他，忽然說：「老子知道你爲甚麼不肯讓咱們去。」

司馬血默然。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道：「胡小姐的確不錯，難怪你寧願孤身犯險，也不願意林逢春把她折磨。」

龍城璧道：「但林逢春要對胡少芳施辣手，即使你一人前往，也同樣於事無補，倒不如集結力量，以强對强，以硬對硬，把胡小姐救回來。」

司馬血吸了口氣，道：「她武功不弱，但却給人輕易擄走，其人武功實在是難以想像。」

龍城璧說道：「這個人肯定不是林逢春。」

司馬血道：「何以見得？」

龍城璧道：「林逢春的武功，大概只是在胡少芳伯仲之間，他要擄走她，並不容易。」

司馬血悚然動容：「豈非是魔王之王親自出手？」

龍城璧沉吟半晌：「這倒很難說，但我却有點懷疑一個人。」

「誰？」司馬血，唐竹權齊聲追問。

「千面人屠翟天鷹。」

「甚麼？」唐竹權臉色驟然一變：「翟天鷹也來了？」

「不敢肯定。」

「但你何以會懷疑到這人的身上。」

「在昨天黃昏，我接到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

「翟天鷹三天前，曾在鼓縣出現。」

「鼓縣距離這裏有多遠？」

「不足百里。」

「這就是了！」唐竹權悻悻然道：「這厮曾經大鬧杭州唐門，若不是老子有點門道，恐怕那一次杭州唐門已變成一堆廢瓦。」

「這人很厲害。」

「老子已領敎過，確是一號人物。」

「他若和魔王之王勾搭，飛烟峽之行，就更是危險。」龍城璧凝視着北方，「但爲了胡小姐，爲了天君門的安危，我們絕不能逃避。」

唐竹權道：「你一向不喜歡逃避，老子也是一樣。」

龍城璧瞧着司馬血：「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飛烟峽，縱然對方已佈下天羅地網，也要闖進去。」

司馬血無言，也凝視着遠方。

在北方遠處，有一座陰沉的峽谷，那就是他們非去不可的飛烟峽。

說書先生竟然是老祖

（一）

風急勁，吹塌了一座小茅屋。

茅屋已被風吹塌，甚至吹走。

但屋子裏的一張桌子還是四平八穩。

風吹不塌它，更無法把它吹動分毫。

這座小茅屋本建在一塊石地上，但這張桌子的四條脚子，竟然已有一半深深的插入石地裏。

桌旁站着一個人。

一個鐵塔般的大漢，他的兩條腿雖然沒有插入石地，但他身旁的一條蟒形銅拐，却最少有三分之二沒入石地內。

風雖急猛，但他迎風而立，半點也沒有把這陣陣狂風放在眼內。

看他臉上的表情，甚至已沒有把天下間任何一個人放在眼內。

× × ×

飛烟峽已在不遠。

龍城璧、司馬血與唐竹權逆風而行，衣衫似快將被狂風吹裂。

但他們沒放在心上。

即使渾身赤條條，他們也不會退縮。

他們沒有赤條條，但却在一個小山丘下看見了一個上半截身子赤條條的大漢。

唐竹權瞧着那沒入石地內的銅拐，忽然說：「蟒王傅無敵！」

大漢厲聲一笑：「不錯，我就是蟒王傅無敵！」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你是在這裏把守第一關？」

傅無敵道：「這是你們的第一關，也是最後一關！」

唐竹權道：「你好大口氣。」

傅無敵道：「本帮以雄厚的實力稱霸天下，憑的是大勇大智而不是吹大氣！」

唐竹權冷冷道：「甚麼大勇大智，簡直是自欺欺人，照老子的看法，魔王帮上上下下，都只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

傅無敵臉色一變，突然大聲喝出了八個字：「蟒豹連環，無敵大陣！」

× × ×

這八個字甫喝出，龍城璧背後又已出現了一個禿頭大漢。

這禿頭大漢彷彿像是鐵打出來的，身上每一處都黝黑發光，整個人都充滿了一種野獸般的動力。

龍城璧冷冷道：「江湖傳言，蟒豹雙煞，焦不離孟，果然不錯。」

禿頭大漢怪笑一聲：「俺正是豹魔宗欲達，今天你們來到這裏，咱們蟒豹雙煞，自該好好招待招待。」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這倒有勞兩位了。」

宗欲達陡地發出一聲怪吼。

吼聲响起，九個身穿豹皮衣裳的漢子，已把龍城璧等人重重圍困。

傅無敵也發出了一聲尖嘯。

又是九個黑衣武士，各持蛇形拐杖，與身穿豹皮衣裳的大漢，互相呼應，合圍而上。

唐竹權冷冷一笑。

「這種陣勢，老子已見識過不知凡幾，也罷，既來之，則破之，你們這些渾渾兒小心了！」

笑聲中，人已掠出。

他雖然胖，但這一掠之勢，却是奇快無比。

他是衝向蟒王傅無敵。

傅無敵拔出在地上的蟒拐，呼的一聲向唐竹權迎頭砸下。

這一拐眞是力逾萬鈞。

唐竹權冷冷一笑，就在對方蟒拐已臨到頭頂前的一刹那，突然右掌斜斜拍出。

這一掌，他已提聚了八成內力，疾向蟒王的右腕上擊去。

這一掌出手極快，蟒王不易閃避。

但傅無敵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一個怪蟒纏籐，竟然絕不閃避，反而向唐竹權的右臂纏了上去。

這完全是一個「黏」字訣。

但他運用的太巧妙，連唐竹權都絕對意想不到，這個大塊頭竟然能使出如此精妙的招式，來化解自己這一掌。

「好像伙！」他冷喝一聲，身形已變，右掌也急撤收回。

傅無敵足下連點，猛然一個毒蛇出洞，蟒拐如脫弦之箭，直射唐竹權的心窩。

唐竹權雖然身胖肉厚，但這一拐若是給他擊中，可也不是開玩笑的事。

一陣激烈的狂風飛揚，唐竹權的身子有如旋風般猝然向右飛射出去。

傅無敵的攻勢極猛。

但唐竹權的反擊，却更是猛烈。

然而，那九個黑衣武士，不是呆站在一旁的，傅無敵一聲怪嘯，他們也發動了龐大的攻勢，一齊對付這位來自杭州唐門的唐大少爺。

× × ×

以一對十，唐竹權是以寡敵衆。

但他還是那麼神氣，那麼充滿信心。

這時候，宗欲達也已和龍城璧廝殺在一起。

(二)

豹魔宗欲達以豹頭拳成名於江湖。

他出拳極快，兩手中指俱戴着一枚鐵指環，指環上更能射出劇毒尖針，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龍城璧雖然很欣賞他的拳法，但對於這兩枚鐵指環却沒有半點好感。

宗欲達已三次從鐵指環中射出毒針，却俱被龍城璧一一閃開。

這時候，蟒豹大陣已連結起來，雙方展開一幕驚人的廝殺。

對於蟒豹雙煞來說，這種陣法是絕對不能失敗的。

因為他們曾在上頭方面誇下海口，說這陣法必可把龍城璧困住，甚至可把他殺死。

在魔王帮，任何人都不能失敗。

連一次輕微的失敗，都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或者是身受慘厲的酷刑。

很顯然，蟒豹雙煞是抱着極大的信心的。

當然，倘若他們能成功地把龍城璧等人擊殺，那麼他們所能獲得的獎賞，是極其可觀的。

但那必須要付出代價，最少，他們要顯出真正的本領才有希望完成這個任務。

× × ×

豹魔宗欲達的鐵指環，已第四次射出毒針。

龍城璧這一次沒有閃避，而是以極巧妙的手法，用兩指把毒針輕輕的拈住。

宗欲達楞住。

他從來都沒有遇過任何對手，能夠用這種巧妙而又危險的手法，接下自己的毒針。

「宗欲達，你完了。」龍城璧突然冷喝。

這一聲冷喝，使宗欲達從心底裏冷出來。

他的豹頭拳，再加上向來一擊即中的指環毒針，此刻竟然是全無半點辦法，可以尅制得住這位雪刀浪子。

鏗！

龍城璧一直都沒有使用風雪之刀，但這時候，一陣逼人的刀光，直逼到宗欲達的眼前。

宗欲達急退。

但是雪刀却鍥而不捨，緊緊的纏了上去。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的速度。

只見刀光一閃，宗欲達的咽喉也同時射出了一支血柱。

× × ×

宗欲達倒下，蟒豹大陣也同時崩潰。

蟒王傅無敵硬拚唐竹權，結果唐竹權中了一拐，左肩受傷。

但傅無敵却已中了五絕指，登時氣絕身亡。

龍城璧、司馬血與唐竹權，總算闖過了這一關。

飛烟峽已然歷歷在望。

(三)

飛烟峽本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但這時候，它却已變成了一個很熱鬧的市集。

唐竹權一怔。

在半年前，他曾經到過這裏。

這本是一個連蛇鼠都難得一見的峽谷，怎會忽然間變得如此旺盛起來。

難道是自己走錯了路，找錯了地方？

× × ×

他們沒有走錯路，這地方的確就是飛烟峽。

但這地方却又變了，而且變得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龍城璧輕輕的吸了口氣，對司馬血說：「魔王帮的潛力，實在不容低估。」

司馬血冷然道：「可惜這個帮會走的是邪路。」

唐竹權道：「管他娘的是正路還是邪路，惹得老子不高興，整座峽谷一把火燒了，那才是走對了路。」

龍城璧道：「峽谷裏的一切，不錯是可以一把火燒掉，但裏面的人呢？」

唐竹權道：「裏面的人，多半也是狐羣狗黨，一併燒掉，天下太平。」

龍城璧道：「倘若胡小姐也在谷內，那又怎樣？是不是也一把火燒掉了她？」

唐竹權瞧着司馬血，訕訕一笑：「這個當然是萬萬不能的，咳！咳！」

司馬血也瞧着他：「這地方已變成一個龍潭虎穴，林逢春能把趙三目幹倒，這人實在不容漠視。」

龍城璧却閉上了嘴，一言不發。

他突然大步向飛烟峽的市集裏走去。

× × ×

市集裏很熱鬧，有酒家、小販、賣肉的屠戶、也有個年紀已六旬開外的說書先生，滔滔不絕的在說着三國演義的故事。

但這市集也很特別。

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這裏全無婦孺。

× × ×

這是市集。

一個專為殺人而建的市集。

那就像是一個陷阱，已在等待獵物墮進去。

龍城璧、司馬血與唐竹權已來。

他們已跌進了這個步步充滿殺機的陷阱。

但他們臉上全無懼色。

懼者不來，來者不懼。

他們來的時候，就已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但他們却同樣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所以，儘管酒家內外，殺手雲集，儘管小販滿身暗器，儘管賣肉屠戶的刀早已磨得很鋒利，他們還是坦然無懼，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走動。

但等到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看見那個說書先生的時候，每個人的眼睛裏都閃過了一陣驚詫的神色。

這個說書先生，赫然竟是杭州唐門老祖宗唐老人，也就是唐竹權的父親！

五指穿心

(一)

唐老人是個怎樣的人，唐竹權當然很清楚。

他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平時在家中，難得見他開口說話。

若非親眼所見，實在很難相信，唐老人居然會變成了一個說書先生。

但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都是心竅玲瓏之輩，一看之下，已經知道魔王帮做錯了一件事。

——魔王帮顯然是花了一筆金錢，秘密聘請了不少殺手在這飛烟峽內，準備對付殺手之王司馬血。

——但他們花的錢實在是太多了，居然誤打誤撞，連唐老人也「請」了回來。

想到這裏，唐竹權不由暗暗失笑。

但就在他一笑的時候，唐老人森冷嚴厲的目光，似在有意無意間瞪了他一眼。

這意思不難懂。

——「畜牲！老子扮成說書先生，有甚麼好笑！」

唐竹權立刻不笑。

但他接着却聽見了一個人的笑聲，在背後響起。

「大花豬慢走！豬肉已賣光，添點新鮮貨色！就割下兩條腿掛一掛罷。」

唐竹權一怔，左顧右盼，何來甚麼大花豬？

心念未已，兩把映月生寒的屠刀，已猛然向他的雙腿砍了下去！

× × ×

唐竹權簡直是給這人氣死了。

你要砍殺老子，儘管動刀子，放冷箭，這都不氣死人，但罵自己是「大花豬」，這口氣却是怎樣也嚥不下去。

只見一個臉上「賤肉橫生」（其實人肉並無貴賤之分，但唐竹權却覺得這人臉上的肉比豬屁股肉還不值錢），目露凶光的屠戶，正揮動雙刀，狂砍唐竹權雙腿。

他沒砍中。

因為唐竹權的腿並不像豬那麼遲鈍，却像是一頭飛翔自如的鷹。

也許這頭鷹胖大得驚人，但其靈活之處，仍然使人看得目瞪口呆。

這個臉上「賤肉橫生」的屠戶只是眼前一花，除了自己手上的刀刺目生寒之外，那雙肥肥胖胖的腿已經不見了。

這一刀砍了個空。

但一隻和缽頭兒差不多大小的拳頭，却已不知從甚麼地方，飛了過來。

蓬！

一拳已中正屠戶的鼻樑！

× × ×

這屠戶姓姜，的確是個屠戶。

他是川北人氏，提起了「屠手」姜鐵夫，在川北一帶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經常揍人。

打爆別人的鼻子，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的事。

甚至他的妻子，也經常給他一拳打的天昏地暗，呼爹喚娘。

但這一次，報應來了。

唐竹權的拳頭，把他打得滿面血漿，登時分不出東南西北。

但他仍然看見了唐竹權胖大的影子。

他怒極，揮刀再砍。

唐竹權怪笑：「老子已是手下留情，再不知死活，休怪老子！——」

話猶未了，一根鍊子槍，一條狼牙棒又已向唐竹權背後疾襲而至。

那邊廂，司馬血、龍城璧也和幾個老者纏鬥起來。

唐老人不知怎的，仍然在說着他的三國演義，對於眼前的一場鏖戰，似是視若無睹。

× × ×

司馬血的劍不再留情。

雪刀浪子的刀捲起陣陣腥風血雨。

圍攻他們的人，一一倒下。

倏地，一陣鼓樂之聲響起，十六個金綫黃袍大漢，簇擁着兩頂軟兜轎子，從街角緩緩的走了過來。

第一頂轎子坐着一個中年錦衣人，他臉上的神態，就像是一尊沒有生命的石塑像。

第二頂轎子裏坐着的人，赫然竟是胡鳳山！

(二)

第一頂轎子裏坐着的，無疑就是林逢春。

但第二頂轎子裏坐着的，又是誰？

他是胡鳳山？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真正的胡鳳山，已經在魔王島上被人暗殺身亡，眼前出現的，應該是冒牌貨。

但這人的易容術，也未免是高明得令人吃驚，即使是龍城璧，也看不出有甚麼破綻，倒像是已經死去的胡鳳山，已然復活。

但即使胡鳳山復活，也絕不可能和林逢春在一起。

那麼這人究竟是誰？

他們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答案是由林逢春說出來的：

「這位酷似胡三爺的，就是千面人屠翟大先生。」

唐竹權臉色一變，冷冷道：「翟天鷹，你在易容這一方面的本事，果然是越來越高明了。」

翟天鷹淡淡一笑道：「唐大少爺，自杭州一別，翟某實在是很想念你，想得你要死！」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也想你想得要死！」

翟天鷹道：「你越來越是胖胖白白，

看來你一定還會活得很長命，死不了，死不了。」

他嘆了口氣，忽然又接着說：「但天下間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會有轉變的時候，本來你還可以多活幾十年，但很不巧，今天咱們再度相逢，這對你來說，眞是不幸，很不幸。」

龍城璧盯着他，忽然嘆道：「眞想不到，翟大先生居然有點娘娘腔。」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若易容改裝變成一個女子，相信一定會比冒充胡三爺出色。」

翟天鷹吃吃一笑：「這一些我早已想過了，但扮女人這種事，很吃力，而且不够威風。」

他的聲音有點怪怪的，就是這一方面，不像是胡鳳山。

但除此之外，任何人都很難對這種易容術有甚麼挑剔了。

龍城璧目光閃動：「你爲什麼要冒充胡三爺？」

翟天鷹道：「這是翟某的興趣，現在趙三目已經死了，胡鳳山更是一早就已嗚呼哀哉，只剩下天地雙帝兩個老兒，只要把他們解決，天君門就完全崩潰．到那時候，翟某就可以代表魔王帮主，統治魔王島。」

龍城璧道：「但你根本無須冒充胡三爺。」

翟天鷹道：「難道你不知道，在中原武林，還有不少胡三爺的親信、朋友？」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好惡毒的奸計。」

翟天鷹獰笑着，道：「雖然胡三爺已死在魔王島，但他的親信、朋友，仍然有不少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甚至不少人連他的死訊都不知道。」

龍城璧道：「所以，你冒充胡三爺，就是要儘量把握時機，接近那些人，然後逐一把他們殺害。」

「你說對了！」翟天鷹大笑，「這十天八天之內，翟某已先後除掉十六個高手，他們都是胡鳳山生前的心腹親信，知己老友。」

龍城璧道：「看來魔王帮爲了要對付天君門，可說是不擇手段，甚至收買林逢春，殺害趙三目。」

說到這裏，目光緊盯着林逢春。

林逢春面無愧色。

相反地，他有點洋洋自得，彷彿這是一件很光采的事。

他悠閒地坐在軟兜轎子裏，緩緩笑道：「你們既然已經來了，這些事也不妨讓你們知道，反正你們很快就會統統變成死人。」

「狂妄！」唐竹權猛然一喝，飛撲上去。

那些黃袍漢子立刻擺出陣勢對抗。

但他們又豈是唐竹權的敵手？

一連串慘呼，五六個黃袍漢子倒了下去。

他們倒下去的時候，甚至還沒有看見唐竹權是怎樣出手的。

（三）

龍城璧的目光，一直都緊緊注視着最靠近轎邊的四個黃袍漢子。

雖然他們的裝束，都和其他黃袍漢子沒有甚麼分別，但龍城璧却已看出，這四人的武功，最少比其餘之輩高出數倍。

龍城璧已非初出江湖之輩，從這四人站立的姿勢，甚至從遠處觀察他們輕柔而均勻的呼吸，他已可以肯定，這四人絕非庸手。

他相信自己沒有看錯。

事實上，他看得很準。

強如唐竹權，竟也未能衝破這四人的抗禦。

× × ×

唐竹權與這四人拚了一掌。

他發出的掌勁，有如狂飇，灼灼逼人而來。

但這四人不甘示弱，四掌齊揮。

一陣沉實的悶响發出，震人耳膜。

這四隻手掌發出的掌勁，猶如一堵堅固的牆。

唐竹權的掌勁雖然凌厲，却是未能把這一堵堅固的牆衝破。

就在這一瞬間，坐在轎裏的林逢春，已如豹子般躍出。

他手掣金刀，刀光如電，疾射唐竹權咽喉。

唐竹權身形急向左偏。

刀勢如影隨形，也向左偏射，攻擊的目標仍然是唐竹權的咽喉。

龍城璧倏地大喝，風雪之刀急揮，攔在唐竹權之前，準備與林逢春硬拚一刀。

林逢春却收刀。

他知道這一刀拚下來，對自己是有損無益。

但他也並不是退避，身一擰，凝勢再變，居然仍是攻向唐竹權的咽喉。

對於龍城璧的刀，他似乎已經視如不見。

他眞的不把風雪之刀看在眼內，竟然不屑一顧？

不！

因爲在這時候，千面人屠翟天鷹也已出手。

翟天鷹用的武器是一把鋼扇。

鏗！

扇刀相交，刀無損，扇也居然無恙。

能與風雪之刀硬拚而絲毫無損的武器，自非凡品。

唐竹權似已無法抵擋林逢春的刀。

在這時候，唐老人的三國演義，正說到「張飛喝斷長坂橋」。

「嗨！」唐老人也在大喝，這喝聲彷彿就像是張飛復活，振嗓大聲呼喝起來。

這陣呼喝聲是震人心絃的。

林逢春心頭一震。

初時，他還以爲這個叫「呂一忠」的老牌殺手，是在帮助自己對付唐竹權。

但等到「呂一忠」出手的時候，他才驀然驚覺，這老牌殺手要對付的並不是唐竹權，而是自己！

× × ×

這個說書先生並不是甚麼「呂一忠」，而是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

這一點，是林逢春連做夢的時候都想不到的。

林逢春以爲這說書先生是在助自己一臂之力，但等到他發覺並非如此的時候，

要閃避已來不及。

唐老人以槍法馳名於武林。

現在，他的松木紅纓槍並不在身邊。

他用的並不是槍，而是一雙鋼鐵般的手掌。

他一掌向林逢春的胸膛拍下。

林逢春硬生生的把身子向右急移。

但是唐老人的掌巳化爲五指穿心，那赫然是唐竹權的成名絕技——唐門五絕指法！

九金大鳥手

（一）

五絕指法，五指追魂。

這本是唐竹權成名江湖的絕藝，但唐老人是他的父親，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也絕不會比兒子輸虧。

林逢春本欲取唐竹權的性命，却未料到在最後關頭，竟然會殺出一個唐老人。

林逢春中了這一擊，全身已然癱瘓。

「呂一忠！你……」

「你錯了，徹頭徹尾弄錯了，老夫並不姓呂，而是姓唐。」

「唐……唐老人！你就是唐老人！」

林逢春終於省悟。

他這時候才知道「呂一忠」原來竟是唐老人，却是未免太遲了。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能够殺趙三目，現在死在唐老祖宗的手裏，這是報應不爽。」

林逢春巳經沒有把這些說話聽進耳朵裏。

因爲他已嘶氣，變成一個死人。

× × ×

翟天鷹手執鋼扇，眼睛裏散發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神采。

「唐老人，你好奸險！」他一字一字的說。

「老夫生平向來光明磊落，偶然奸險一次也不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唐老人的瞳孔瞇成一綫，針鋒相對的瞧着翟天鷹。

翟天鷹忽然把目光轉移在司馬血的臉上：「胡少芳在我手裏，只要有誰令我不高興，她的心臟就會被挖出來。」

司馬血道：「你現在是不是巳經很不高興？」

翟天鷹道：「你們把飛烟峽弄得一塲糊塗，我當然很不高興。」

龍城璧道：「那麼，你現在是否巳打算把胡小姐的心臟挖出？」

翟天鷹道：「這要看情况而定。」

龍城璧說道：「在下並不明白你的意思。」

翟天鷹道：「這本來是本帮與天君門的事，你與本帮無仇，也不是天君門中人，何苦偏偏要跟咱們爲難？」

龍城璧道：「只因爲你們傷害了在下的朋友。」

翟天鷹道：「誰是你的朋友？」

龍城璧道：「例如胡三爺，例如趙三目，還有胡小姐。」

翟天鷹道：「胡鳳山已死了，趙三目也巳和他走在一起，但胡少芳倒可以絲毫無損的交還給你們。」

龍城璧道：「你要怎樣的條件，才能釋放她？」

翟天鷹沉吟半晌，道：「條件只有一個，但此事不可傳六耳。」

龍城璧眼睛陡地一亮。

翟天鷹忽然跑進酒家，寫了一張條子，然後派人遞給龍城璧。

「上面寫着的，就是翟某唯一的條件，只要你答應，胡小姐立刻就可以獲得釋放。」

龍城璧看了條子一眼，便把它撕成粉碎。

他的回答是：「不成問題。」

翟天鷹道：「那麼你現在就去幹，事成後翟某定必遵守諾言。」

龍城璧却搖頭。

「這樣不行。」

「爲甚麼不行？難道說你不信任翟某嗎？」

「若要我相信你，那無異是拿胡小姐的性命作爲賭注。」

「翟某可以保證，只要你辦妥——」

「在下無法相信你的保證，只能要你相信在下决不食言。」龍城璧的聲音很堅定，斬釘截鐵地說：「在下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答應過別人的事，却是從來沒有反悔過一次。」

翟天鷹沉默着。

龍城璧又道：「你一定要先放了胡小姐，否則一切都是徒托空言而已。」

司馬血接說：「若要以胡小姐的性命作爲賭注，咱們既不想賭，也賭不起。」

翟天鷹冷冷一笑，瞧着司馬血：「想不到殺手之王對胡小姐倒是情深義重。」

司馬血叱道：「別把說話岔開！」

翟天鷹目光倏地又轉到龍城璧的臉上，良久才緩緩道：「浪子之名，翟某也聽人說過不少，倘若傳聞無誤，那麼你倒是個一諾千金的好漢子。」

龍城璧沉聲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若相信在下，在下還是很感激的。」

「我相信你，但却必須有點保證。」

「怎樣保證？」

「把唐竹權交給翟某！」

「胡說！」龍城璧冷然道：「這又和不相信在下有甚麼分別？」

司馬血道：「把唐大少爺換掉胡小姐，那同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唐竹權却大聲說：「老子不在乎！老子願意換掉胡小姐！」

「混帳！」一人大喝，正是唐老人，「胡小姐的性命重要，難道你的性命就比螞蟻都不如？這種玩弄花巧的手法，簡直是太瞧不起人！」

翟天鷹沉吟半晌，忽然說：「既然這條路也走不通，翟某還有個辦法。」

龍城璧目光閃動：「怎樣的辦法？」

翟天鷹道：「翟某放了胡小姐，但你却不能食言，否則十天之後，翟某就會派出一支殺人隊，從飛烟峽一直衝到開封濟南府，沿途見人就殺，所有的寃魂，都記在你的賬下！」

唐竹權勃然大怒：「老子宰了你！」

翟天鷹冷笑：「你敢動翟某一根毫髮，胡小姐的性命可也完了。」

唐竹權氣得大吼。

「無恥！你比畜牲還不如！」

龍城璧的態度却比他冷靜得多。

他凝視着翟天鷹，道：「你儘管放心，只要把胡小姐釋放，我答應你的事，決不食言。」

翟天鷹冷冷道：「我相信你，但你切莫讓我失望，否則……」

他沒有再說下去。

這條「熱鬧非凡」的街道，忽然沉寂下來。

× × ×

翟天鷹走了。

但他們還站在這裏等待。

他們等待的人，是胡少芳。

× × ×

龍城璧答應了翟天鷹甚麼事？

當然，這件事一定是很重要的。

最少，對翟天鷹來說，這必然是很重要的事。

（二）

他們沒有等待得太久。

胡少芳已被釋放。

她臉上神色，是茫然的。

她茫然地看着司馬血。

司馬血却沒有看着她，只是默默的站在一株枯樹下。

她終於走了過去，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司馬血淡淡一笑：「難道妳認爲我不該來？」

胡少芳輕輕的點點頭。「初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司馬血的目光終於停留在胡少芳的臉龐上。

「我若是不來，妳是不是會感到很失望？」

「我不知道，」她搖搖頭，忽然又輕輕一笑，「但我知道你一定回來的。」

唐竹權這時候走了過來，裂嘴大笑：「司馬血當然會來，老子也會來，還有雪刀浪子，他更是非來不可。」

胡少芳微微一笑。

經此一變，她身上的殺氣似乎是消滅了不少。

胡少芳忽然發覺龍城璧不在這裏。

「浪子呢？」

「他走了。」

「他去了哪裏？」

司馬血搖搖頭：「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去找一個人，決一死戰。」

胡少芳想了想，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只好問：「他要找誰決戰？」

司馬血的目光突然變得冷酷起來，一字一字道：「魔王之王。」

胡少芳吃了一驚。

只聽得司馬血緩緩接道：「魔王之王武功極高，但他現在却不能發揮所有的內力。」

胡少芳道：「你怎知道？」

司馬血道：「是翟天鷹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告訴龍城璧知道的。」

胡少芳道：「龍城璧知道的事，你也一定知道？」

司馬血道：「這並不一定，但這件事他已告訴我知道。」

胡少芳道：「現在他就是要趁着這個機會，去殺魔王之王？」

「不錯。」

「翟天鷹爲甚麼要魔王之王死？」

「奪權！」司馬血沉聲道：「因爲魔王之王若死了，魔王帮的一切，就會落入他的手中。」

胡少芳吸了口氣：「但假如這是個陷阱，引誘龍城璧去送死呢？」

司馬血道：「那麼龍城璧就得死。」

胡少芳呆了半晌：「既然這樣，你爲甚麼不跟着他一起去？」

司馬血道：「就算我去了，對他也於事無補。」

胡少芳瞪着他：「難道你認爲龍城璧一定可以擊敗魔王之王？」

司馬血道：「能够擊敗魔王之王的武功，並不是我的劍法，而是龍城璧的龍心神訣。」

胡少芳楞住。

司馬血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倘若龍心神訣尅制不了魔王之王，那麼就算我在一旁，龍城璧還是一樣要死。」

胡少芳的臉已有點發白。

「但你留在這裏又有甚麼用？」

司馬血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朝鳳堂的人已在飛烟峽外，準備與魔王帮決一死戰。」

胡少芳訝然道：「他們也來了？」

司馬血點點頭：「他們一直都在暗中注意着魔王帮的行動，飛烟峽成爲魔王帮巢穴，他們並非毫不知情，只不過是按兵不動而已。」

胡少芳臉色一沉：「他們來得很好，無論是魔王之王也好，千面人屠也好，這兩個魔頭都是死有餘辜。」

司馬血道：「翟天鷹在峽谷西北佈陣，咱們不妨先跟對方對峙，然後再選擇有利的時勢，給予致命的攻擊。」

胡少芳道：「你對我們這一方，是否抱着信心？」

司馬血道：「我有把握。」

胡少芳又道：「對於龍城璧與魔王之王一戰的看法又怎樣？」

司馬血沉吟着，半晌才道：「魔王之王無疑很厲害，但對於龍城璧，我還是具有極大的信心。」

胡少芳微微一笑道：「希望你沒有看錯。」

這時候，飛烟峽內一片沉寂。沉寂如死的氣氛，籠罩着每一個人，每一顆心。

但沒有人逃避，也沒有人露出絲毫怯意。

他們都是戰士。他們都視死如歸。

（三）

古寺傳來陣陣梵音，暮色已籠罩着大地。

國方寺已有五百年歷史，它距離飛烟峽差不多一百里。

飛烟峽本是一個很荒凉的地方。

國方寺亦然。

在這裏，只有十幾個老和尚，平素香火並不鼎盛。

雖然這座古刹已巍峨矗立了數百年，但是從二十年前開始，它已不像當年般景象。

主要的原因，是在這座古刹外不遠處，崛起了一夥强盜。

那是商旅百姓，人人聞名變色的青獅寨。

青獅寨的四位寨主，全是殺人不眨眼，性情凶殘已極的魔頭，無論是誰落在他們的手上，都可說是慘不堪言。

倒是這座國方寺，却能與這夥强盜相安無事。

據說，青獅寨的四位寨主，還經常到寺中參禪云云。

× × ×

就在這暮色四合的時候，一個藍衣年青人，緩緩地來到了國方寺。

他的腰間斜插着一把刀。

刀柄是古銅色的，那是風雪之刀。

來者是龍城璧。

× × ×

龍城璧的兩手，並不空着。

他左手提着兩顆人頭。

他右手也是提着兩顆人頭。

不多不少，恰好總共是四顆。

左邊的兩顆人頭，是青獅寨的三寨主，四寨主。

右邊的兩顆人頭，是青獅寨的大寨主，二寨主。

這四個雄霸一方的綠林大盜，此刻竟已變成了無頭之鬼。

（四）

龍城璧提着四個人頭，直闖國方寺。

國方寺的第一重大殿，是金國大殿！

大殿中，只有兩個老僧，盤膝閉目而坐。

龍城璧沒有進殿，只是在殿外靜靜的站着。

良久，其中一老僧眸子半啓，冷冷道：「檀樾來自何方？」

龍城璧道：「來自青獅寨。」

老僧瞳孔呆張：「檀樾滿手血腥，豈能進入佛門清靜之地？速走！速走！」

龍城璧左手一拋兩顆人頭飛越寺外。

老僧冷笑：「還有兩顆！」

龍城璧再一拋，却把兩顆人頭拋進殿內，直飛向這兩個老和尚。

兩老僧終於出手，各執一顆人頭，互視良久。

左邊老僧冷冷道：「果然是大獅王郭冲冠。」

右邊老僧沉聲道：「二獅王仇雷海也已身首異處。」

大殿裏忽然走出了第三個老僧。

這老僧一身灰袍，連一張臉龐都似乎是灰色的。

「阿彌陀佛，檀樾年紀輕輕，但殺戳之心却未免是太重了。」

龍城璧冷冷的瞧着這個灰袍老僧：「這位大師，想必是主持寒靜大師了？」

灰袍老僧合什微笑：「貧僧正是寒靜，檀樾此番進寺，未知來意爲何？」

龍城璧道：「在下是來意不善。」

「來意不善，」寒靜大師嗆咳兩聲：「檀樾之言，倒很坦率，但能否再說得清楚一點？」

龍城璧道：「聞說青獅寨的四位寨主，以前都是國方寺中僧人，未知是否屬實呢？」

寒靜大師的臉變得木無表情。

他點點頭：「貧僧承認。」

龍城璧道：「換而言之，青獅寨郭冲冠，仇雷海等人能在這裏大展拳脚，也全是大師一手做成？」

寒靜大師又點頭。他似乎對這一切不美之名，都願意在龍城璧面前直認不諱。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已認爲，龍城璧已再沒有機會可以離開這座國方寺。

對於一個死人，自然再無須在他面前保留秘密的必要。

× × ×

寒靜大師最後問龍城璧的一句說話是：「你是否想找帮主。」

他所說的「帮主」龍城璧知道是誰。那是魔王之王。

於是，他回答：「是。」

寒靜大師不再說話，突然劈出一掌。

一掌劈出，尚有兩隻手掌在左右相陪。那兩個一直盤膝而坐的老僧，也同時出手。

龍城璧眼色一變，脫口輕呼：「九金大烏手！」

三隻赤金般的手掌，已幾乎逼向他的胸膛。

出乎意料之外

（一）

九金大烏手，是武當絕藝。

這三個和尚居然會使用武當派的武功，實在出人意表。

但龍城璧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因爲在他腦海裏，已閃電般想起了一件武林奇案。

二十五年前，武當鎭元觀鶴萍道長被暗殺，兇手總共三人。

鶴萍道長被殺後，藏於鎭元觀九玄格第九格的一本秘笈，也隨即失踪。

秘笈上記載着兩種武功，第一種是玄門輕功，而第二種就是九金大烏手。

× × ×

毫無疑問，這三個凶僧，就是暗殺武當鶴萍道長的兇手。

龍城璧以掌相迎，一面大喝道：「三位大師曾到武當？」

他運氣抗敵之餘，仍能開口大聲說話，這份功力，不由令三僧爲之刮目相看。

寒靜不甘示弱，也大聲道：「不錯，殺鶴萍，奪秘笈的，正是貧僧……」

說到這裏，突然臉色大變。

九金大烏手，無疑是玄門極高深的一種武功，一經施展，威力銳不可當。

但寒靜却沒有想到，這一開口說話，自己在掌力上的力道，頓然減少了三分之一。

這本來也並不重要，但這時候，三僧齊齊出手，可說是三位一體，其中一人掌力忽然驟減，氣勢立刻不平衡，變成左右俱强，唯獨中央最弱。

龍城璧已非初出道江湖，自然一看即破。

他自練成龍心神訣後，內力日漸增强，到了今日，其掌力已非一般高手所能抵禦。

三僧聯手，本無破綻。

但寒靜一開口，破綻已現。

龍城璧陡地大喝，掌力倏增。

寒靜全力運氣，身上僧袍高高鼓起，力抗龍城璧這一掌。

但對方的掌勁，有如排山倒海，寒靜雖有數十年內力修爲，却也無法抵禦。

一陣怪响，他的臉龐竟被龍城璧的掌力震得四分五裂。

沒有慘叫。

寒靜連慘叫聲都發不出來，忽然像一團爛泥般癱軟在地上。

× × ×

寒靜倒下，餘下兩僧臉如土色。

他們本來還可以繼續支撐下去。

但他們沒有勉强自己，因爲他們知道，即使苦戰下去，到頭來還是會和寒靜般慘淡收塲。

他們雖已老邁，却還不想死。

他們走了，走得比兔子還快。

× × ×

龍城璧沒有窮追。

雖然這兩老僧絕非善類，殺之不枉，但他此行，並不是爲了這三個老和尚而來的。

他要找的，是魔王之王。

所以，他再闖第二重大殿。

（二）

第二重大殿只有一個人靜立在殿外。

一個女人。

龍城璧目中寒芒閃動：「伊妙雲？」

這女人嫣然一笑：「不錯，我就是伊妙雲，你是不是想見帮主？」

龍城璧點頭。

伊妙雲淡淡道：「他就在這大殿背後的禪房裏。」

龍城璧又點點頭，道：「我知道。」

伊妙雲凝視着他，半晌才道：「你以爲自己一定可以闖過去？」

龍城璧道：「最少在下必須一試。」

伊妙雲道：「但我却想奉勸一句，回頭是岸。」

龍城璧悠然一笑：「連這裏的高僧都沒有對我說這種說話。」

伊妙雲道：「這裏的和尚不像和尚，但我却是一片佛口婆心。」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的性命，貴帮主豈非一直都很想取之而後快？」

伊妙雲嘆了口氣，道：「你這種想法，實在是錯得很厲害，老實說，我們非但全無加害於你之心，而且還對你的安危，極其關切——」

「切」字才出口，龍城璧的背後突然閃電般出現了三個黑衣人。

一筒弩箭，一發十二枚，疾射龍城璧的背心。

一把飛蝗石，以滿天花雨的手法，罩向龍城璧全身。

還有九顆霹靂毒火球，連環地向龍城璧擲去。

這全是要命的暗器，而這三人顯然都是第一流的暗器高手。

他們的出手實在極快。

但也在同一刹那間，龍城璧的身子已飛躍在他們的頭頂上。

射出弩箭的黑衣人從腰間拔出一柄朴刀，急護天門。

打出飛蝗石的黑衣人使出一式滾地葫蘆，手中再扣五枚毒鏢，向空中急射。

擲出霹靂毒火球的黑衣人，反掌急劈龍城璧足踝。

三人的反應都很快。

但和龍城璧的出手相比，却還是慢了一點點。

刀光疾閃。

三個黑衣人都捱了一刀。

每個人都只覺得背脊一陣冰凉凉的，初時以爲這一次死定了，但接着却知道，這陣傷勢說輕不輕，說重也不重，但無論如何，决不致命。

他們的臉上，都出現了又是驚愧，又是感激的神色。

若非龍城璧手下留情，他們現在俱已成爲刀下之鬼。

他們已無法再出手，也不好意思再出手。

但伊妙雲却在這時候，全力的刺出了一劍。

（三）

劍鋒瀰漫着無限殺機。

雖然驟然看起來，她這一劍單純之極，但實則這等劍勢，已包含着十三種可怕的殺着，而且任何一種却可以擊敗不少高手。

但龍城璧也反手抽出了一刀。

這一刀也同樣單純，宛如一道長虹，橫在伊妙雲這一劍之前。

但就是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刀，伊妙雲那一劍隱藏着的十三種殺着，竟然就沒有一種能發揮出來。

伊妙雲的臉一陣煞白。

「嗨！」一聲尖叱，她的劍勢大變，由看似單純，化爲複雜，多姿多采。

她的身形變動極快，幌眼間最少已變換了十幾種不同的招式。

劍鋒冰寒徹骨，每一劍都指向龍城璧的咽喉、心臟要害。

她不愧是魔王帮中武功傑出之輩。

劍如銀河，一道一道的白光不斷的罩向龍城璧，平情而論，她的劍法已絕不在中原武林七大劍派掌門之下。

可惜她要對付的是龍城璧。

儘管她已全力施爲，絕無半點輕敵之心，但是對手的能耐，仍然遠在她估計之上。

鏗！

風雪之刀忽然纏捲着她手裏的劍，刀光一捲，她的右腕裂開一道血槽，長劍也同時冲天飛起。

她敗了。

她敗的貼貼服服。

「我不是你的對手。」

龍城璧道：「所以，妳必須要離開這裏。」

伊妙雲道：「你一定要找帮主？」

龍城璧回答道：「此志已决，絕不更改。」

伊妙雲忽然大笑：「龍城璧，你以爲帮主眞的在這裏？」

龍城璧的臉色突然一變。

他立刻以閃電般的身法，闖進大殿後的一間禪房。

× × ×

禪房裏沒有人。魔王之王不在。

龍城璧的心在向下沉。

他已明白到一件事。

——千面人屠翟天鷹沒有叛變，他根本就不是眞的要自己去殺魔王之王。

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引到國方寺。此刻魔王之王必已在策動攻勢，對付司馬血及朝鳳堂！

× × ×

伊妙雲也走了。

國方寺似已變成死城。

龍城璧是白跑一趟，而飛烟峽內外，此刻必已發生了非常的變故。

（四）

龍城璧很快回到飛烟峽。

饒是他輕功高明，但急趕這一段路，他的臉色也爲之發白。

飛烟峽羣雄畢聚。

朝鳳堂逾百精英高手、衞空空俱在。司馬血、唐家父子、胡少芳也在。

這裏居然連一丁點兒的事都沒有發生過。龍城璧不由大感意外。

難道其中又有蹺蹊？

× × ×

黎明，朝鳳堂的一位長老，抓了一個叫化，要見龍城璧。

這長老說：「這小叫化鬼鬼祟祟，老夫抓着他，這厮却說要見龍大俠。」

龍城璧一看，却是丁黑狗。

丁黑狗在丐帮裏，地位並不算高，直到現在爲止，才不過是五袋弟子，但由於他屢次與龍城璧合作，消滅了不少江湖匪類，是以他在江湖上也漸有名氣。

那長老知道這叫化就是丁黑狗後，連忙解了他的穴道，頻說自己不是。

丁黑狗沒有怪他。

他是要告訴龍城璧一件很重要的事。

——天君門中人，已從東海石崖港登岸，連天地雙帝俱已親臨！

龍城璧恍然大悟。

他臉色沉重，對羣雄說：「魔王帮現在主要的目標不是咱們，而是從魔王島東來的天地雙帝！」

君親恩仇未了情

（一）

天地雙帝重回中土。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誰也想不到，天君門竟然會在這種形勢下，傾巢而出。天地雙帝此行，顯然是要給予魔王帮一個致命的襲擊。

這一次，他們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把魔王之王消滅，决不重回魔王島。

魔王之王若被消滅，魔王島從此就可以易名，改稱爲天君島。對於天君門中人來說，這是一個夢寐以求的理想。

× × ×

天君門乘船東渡而來在石崖港登岸。

石崖港距離飛烟峽大概二百里。

天地雙帝若率師前往飛烟峽，必將途經狹縣。狹縣地處險峯之間，若要往飛烟峽，此乃必經之途。

魔王之王既已知道天君門傾巢東來，必將在狹縣中部署一切，伏擊天地雙帝！

× × ×

龍城璧肯定，魔王之王一定會在狹縣，伺機伏擊天門君！翟天鷹此刻必已不在飛烟峽，而是暗中率領精英高手，趕往狹縣，爲魔王之王助陣！

狹縣之戰，將會决定魔王帮與天君門兩大派系的勝負存亡！

（二）

又是黃昏。大寬客棧是狹縣唯一的客棧，平時的生意總是很不理想。

但今天例外。

它忽然變得很熱鬧，大堂裏擠滿了人，每一間房子都已租出。

但老闆郭三伯並不興奮，反而爲之憂心忡忡。

因爲他也是個武林人。

在三十年前，他也曾在江湖上打滾過一段日子。

雖然，他在江湖上沒有多大的名氣，武功也僅是二三流的脚色，但是多年以來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他，今天生意滔滔，並不尋常。

因爲來光顧的，表面上看來是商旅，其實每個人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他們每一個人的武功，都只會在自己之上，而絕對不會在自己之下。

客棧裏，籠罩着一股可怕的殺氣。

他已看出這羣人都是準備去殺人的。

× × ×

郭三伯在暗自祈求上天，切莫在客棧裏發生流血慘案。

但他的暗自祝禱，上天並未理會。

一個在茅坑裏的大漢，忽然被人抛進大堂裏。

× × ×

這個被人從茅坑裏抛出來的大漢叫胡猛熊。

他是胡鳳山的堂侄，橫練一身外家功夫，能力斃獅虎，連胡鳳山都曾稱讚他有出息。

但這時候，無論是誰都可以看見，胡猛熊再也不會有出頭的日子了。

因爲他的頭已被扭歪，頸骨已完全碎裂。

這是絕對沒有希望可以去救活的致命傷。

立刻有兩個刀手向茅坑裏衝去。

他們衝進茅坑。

茅坑無人，兩刀手脚步未停，破牆而出。

茅坑後已有兩柄斧頭在等候着。

兩刀手才破牆衝去，斧已落。

他們的大好頭顱，立刻雙雙滾進茅坑裏。

× × ×

伏擊已開始。

天地雙帝同陷重圍之下。

（三）

天地雙帝本擬進攻飛烟峽，把魔王帮一舉消滅。但事機不密，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已給魔王帮展開圍攻。

天地雙帝終於發現了魔王之王。

魔王之王桀桀怪笑，一步一步向他們逼近。天君門衆多高手，已陷入艱險的苦戰中。

天帝冷冷一笑：「老魔王，咱們終於再碰頭了。」

魔王之王也在冷笑。

「兩位來的正是時候，本座苦練多年，終於練成了一種可殺掉你們的武功。」

地帝冷冷道：「你是在甚麼時候練成這種武功的？」

魔王之王道：「就在兩天之前。」

地帝道：「難怪當日你不敢在魔王島大擾大攘，原來因為武功未完全練成。」

魔王之王嘿嘿一笑：「但本座已看出，你們遲早一定會重回中土。」

天帝點頭。「不錯，因為你一天不死，天君門上上下下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魔王之王獰笑：「你們可以很快就舒舒服服了。」

地帝一揚衣袖，冷笑道：「多年夙怨，今日已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

魔王之王忽然嘆了口氣：「兩位甘冒奇險，率師東來，恐怕這個決定，是大錯特錯了。」

天帝怒喝：「對也好，錯也好，看掌！」說着，一掌揮出，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大力，湧向魔王之王。

地帝却在這時候，看見了一個令他為之大吃一驚的人。

「胡鳳山？」

不！來的不是胡鳳山，而是易容手法高明絕頂的千面人屠翟天鷹。

× × ×

「你絕對不是胡鳳山。」

「我的確不是。」

「翟天鷹？」地帝脫口道：「你一定就是千面人屠！」

「這次你說對了。」

「你為甚麼要冒充胡鳳山？」

「是為了要殺掉他的親信份子。」

「好毒辣，也好卑鄙。」

翟天鷹大笑：「江湖中人，本來就是這樣的。」

「放屁！」地帝怒叫，伸指急劃翟天鷹胸膛要穴。

翟天鷹只是一味閃避，沒有還手。

天帝那邊大聲道：「千萬不能放過這賊子！」

地帝大聲道：「老魔頭交給你了。」

但這時候形勢對天地雙帝漸漸不利。

天君門的精英高手，已損折了一半以上。這是令人心寒的。

天地雙帝的臉龐，都已變了顏色。

唯一令人稍感興奮的，就是天帝已把魔王之王拑制着。

魔王之王不錯練成了一種邪門的武功，但這些年以來，天帝的武功也同時日益精進，而且在成就上更超越過魔王之王。

天帝冷冷道：「老魔頭，看來你已黔驢技窮！」

再攻三掌，魔王之王形勢更劣，居然只有挨打的份兒。

但在此同時，地帝却突然慘呼一聲，仆倒在地上。

天帝心頭大駭。

翟天鷹一聲暴喝，揮掌狂襲天帝。

但天帝以一敵二，仍然猶有餘裕。

魔王之王本已處於劣勢，但在翟天鷹援助之下，對方的壓力頓減。

他突然抽身，避開天帝，拔出一柄金刀，猛刺地帝背心。

地帝已躺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這一刀刺下去，勢必奪其性命。

天帝怒喝，一掌震開翟天鷹，五指急扣魔王之王右腕。魔王之王果然縮手。

但躺在地上的地帝突然翻身，全力擊出一掌！

令人吃驚的是：他這一掌並不是攻向魔王之王，而是重擊在天帝的胸膛上！

（四）

這一掌是令人震驚的。沒有人能料到，地帝能在這時候攻出如此凌厲的一掌。

更沒有人能料到，地帝要殺的人，並不是魔王之王，而是天帝！

× × ×

天帝蹌踉後退，一張臉龐變成了死灰之色。他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他瞪着眼睛，瞧着地帝。

「你……瘋了？」

地帝沒有半點受傷的跡象，臉上却帶着一種勝利者的微笑。

天帝嗆咳，咳出來的都是血。「你……出賣了天君門……也出賣了我……」

地帝冷冷一笑：「這許多年以來，你一直都完全控制着魔王島，你幾時曾經眞的把我看在眼內？」

天帝怒目瞪視着他：「胡鳳山也是你害死的！」

地帝搖搖頭。「我沒有對胡鳳山怎樣，因為他和我都同樣對你不服。」

天帝嘶聲道：「但他却已死了！」

地帝又搖頭：「你又錯了，誰說胡鳳山已死？」

天帝身子一震：「他…他沒有死？」

目光一轉，瞧着翟天鷹。他忽然失聲道：「你……你根本就不是翟天鷹！」

地帝一笑。「總算你還不太笨，他的確不是千面人屠翟天鷹。」

天帝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你……你本來就是胡鳳山！」

「不錯，我根本就不是甚麼千面人屠翟天鷹，而是如假包換的胡鳳山！」這人大笑，「這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天帝吸了口氣：「我一直都在懷疑你，但後來，你『死了』，我反而以為自己怪錯了人！」

胡鳳山哈哈一笑：「在魔王島被死士暗殺的不是我，而是千面人屠翟天鷹。」

天帝咬着牙，滿嘴都是鮮血：「他和你們在一起，但却想不到，反而會遭遇到你們的毒手。」

胡鳳山淡淡一笑：「林逢春找的死士的確不錯，一舉手間，就殺了翟天鷹。」

地帝點點頭，目注着天帝：「埋葬翟天鷹的事，是由我親自負責的，雖然他死後，易容之術已露出了破綻，但一副棺木把他埋藏在地下，又有誰知道，死的居然不是胡鳳山，而是一個冒牌貨？」

天帝渾身顫抖。「原來你們早已處心積慮，幹的……好狠……好絕……」

胡鳳山大笑。「老大，這只能怪你笨了一點，除了趙三目對你確是忠心耿耿之外，天君門其實早已四分五裂。」

地帝也在大笑。

他突然大笑中撒出一蓬黑色的毒針。

但這次他襲擊的不是天帝，而是胡鳳山。但胡鳳山却輕易閃開，魔王之王却同

時閃電般出手，一刀刺在地帝的心房上！

× × ×

地帝楞住。他整個人如墮千年冰窖。

「老魔王……你竟敢暗算老夫……」

魔王之王淡淡一笑：「你以為本座眞的要你殺害胡鳳山？」

地帝臉如土色：「你是這樣說的。」

魔王之王嘆了口氣，模倣着他剛才的語氣說：「地帝，這只能怪你笨了一點，除了胡鳳山之外，本座絕不會相信任何人，你當然也不例外。」

地帝顫聲道：「你和胡鳳山之間，有……有甚麼淵源？」

魔王之王道：「他是本座的兒子！」

「甚麼？」天地雙帝同時猛然一震。

魔王之王獰笑，胡鳳山也在獰笑。天地雙帝却在這時候，同時雙雙氣絕斃命。

× × ×

天君門四絕天君，只餘一人。

魔王幫已全勝。

然而，大局仍然未定。

因為胡鳳山的女兒已來了。

（五）

胡少芳已知道一切。

她父親仍然未死，這對她來說，本來是一件莫大的喜訊。但此刻她所知道的事，却太多，也太可怕。

她並不是個柔弱的女孩。

她要殺人的時候手段比誰都更毒辣。

但她現在寧願給人殺掉，也不希望自己的父親竟然是一個這樣的人。

還有魔王之王，他竟然是自己的親祖父，這又是一件何等令人震驚的事。

× × ×

不但胡少芳來了，衞空空，唐家父子龍城璧，司馬血和朝鳳堂的高手都來了。

魔王之王獰笑：「你們來得好，除本座的孫女兒，你們誰也休想活着出去！」

蟻咬，貓咬兩個和尚大吼，雙雙撲向魔王之王。

胡鳳山却把他們攔住。

蟻咬和尚眦睚欲裂：「想不到你竟然是個混蛋！」

胡鳳山冷笑：「這只能怪你有眼不識泰山！」

兩僧不再說話，施展全力狂攻過去。

但胡鳳山技高何止一籌，不消十招，就已把兩僧擊至重傷，奄奄一息。

羣情更洶湧。

唐家父子聯手，出戰胡鳳山。

胡鳳山冷冷的對唐老人說：「老祖宗，你的松木紅纓槍呢？」

唐老人戟指冷笑：「這根指頭，也就是槍，同樣能把你置諸死地！」

胡鳳山不相信。

激戰展開，唐竹權在五十招後退出。

但唐老人却是越戰越勇，攻勢有如排山倒海，果然是寶刀未老。

胡鳳山雖身懷絕藝，但眞正較量下去，仍然不及唐老人。薑果然還是老的辣。

唐老人的指頭，的確就像是一桿尖銳的槍，終於戳穿了胡鳳山的咽喉。

胡少芳呆住。這時候，她已沒喜怒哀樂，也沒驚惶恐懼，只是感到一片空白。

× × ×

胡鳳山雖死，魔王之王却兇性大發。

咬不得和尚的鼻子已被他扯脫下來，胸前更捱了致命的一掌。

衞空空以砍腦袋劍法力拚魔王，但却居然連手中長劍都被震飛開去。

朝鳳堂高手如雲，但却沒有一人能接近得了魔王之王。

最後，龍城璧出手。

龍心神訣硬拚魔王之王！

每個人都屏息着呼吸觀看這一戰。

甚至連一向對龍城璧懷着偏見的唐老人也不例外。

每個人都希望龍城璧獲勝。

然而，龍城璧敗了。

× × ×

雪刀浪子並不是神，即使是神，有時候也會吃敗仗。

所以，他這一次吃敗仗，並不能算是恥辱，相反地，那是一種光榮。最少，他沒有逃避，敢於面對兇頑的強敵。

魔王之王大笑。

「何物雪刀浪子，原來不外爾爾！」

他的掌力，已完全壓蓋了龍城璧。

龍城璧的人已向後猛退三丈。

龍心神訣，的確無法抵禦魔王之王掌中的邪氣。這一陣，他是敗了。

然而，他却沒有死。他只是受傷。

他沒有死，最主要的原因，是龍心神訣上的武功雖然不敵魔王之王，但却仍然有護體的功能存在。若是換上別人，在這種情況下敗陣，恐怕五臟俱已粉碎。

但龍城璧却只是受了極大的震盪，却並未因此而致命。

他的臉色蒼白如雪。

但他的眼睛却還是充滿堅毅和自信的神色。

在比較內力上，他是輸了。

但他仍然有另一套制敵的本錢，那就是八條龍刀法！

（六）

魔王之王對自己的信心太强，却輕視了雪刀浪子潛在的力量。龍城璧不錯是敗了，但却仍有反撲之力。

在比鬥內力來說，他是負方，但若在拚命的立場來說，他却還沒有完全失敗。

因為他的命還在，還沒有拚掉。

當魔王之王趨前，準備再加一掌結束對方性命的時候，龍城璧突然拔刀反擊。

這一刀的發出，本來並不在魔王之王意料之外。但魔王之王却看錯了一點。

他以為這一刀，只是龍城璧的「垂死掙扎」！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把這一刀放在眼內。

但他錯了。當他驀然驚覺這一刀威力是何等驚人時，他要全力抵禦已來不及。

他彷彿墮進了一張刀網裏，縱然竭力衝撲，也是無濟於事。

刀如網，網已緊收。鋒利的刀鋒，割斷了魔王之王的喉管！

每個人都吁了口氣。

連一向對龍城璧都存有偏見的唐老人，也匆匆的上前，默運眞氣，為這個「沒有根」的浪子療傷。

當殺手之王司馬血知道浪子傷勢並無大碍的時候，也悄悄的陪着胡少芳，揹着胡鳳山的屍體，離開了人羣。

（全文完）



社會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雲劍飛・文
黃白石・圖

美人禍水

嬌娃原是禍水

泰迪微有醉意，一手摟着一個嬌艷的女郎，從一間酒巴內走出，在門口停下來，略一張望。

「泰迪，要你別多喝，看你這樣子，嗯，現在去那裏？」嬌艷女郎倚在泰迪身上嬌聲說着話，站着的泰廸却忽然摟着她向馬路對面行去。

泰迪可能眞的喝多了酒，脚步有點輕浮，神態也有點放蕩，竟然在車來人往的路上，側頭俯吻身邊的女郎，邊行邊吻邊說：「當然是到一個有情調，可以令到我們兩人盡情快樂的地方。」吻一吻女郎的面頰，接說：「不過，先去取回車子。」

那女郎嬌媚與奮地輕笑着，將豐滿惹火的嬌軀緊緊地貼在泰迪的身上，兩人摟得像扭麻花般，不顧馬路上飛馳的汽車號角聲，橫行無忌地越過了馬路，親親熱熱地走向停車場。

× × ×

時間已是午夜十二時許，停車場內昏黯寂靜，不過却停了很多車。

泰迪與那嬌艷女郎來到停車場的第三層，找到了他的房車，放開那女郎，掏出車匙，打開了車門，讓那女郎先進去，繞到車子的另一邊，伸手拉車門……

却就在這時，與他那部車子並列的第三部車子的車側，悄沒聲地閃出一條人影，疾撲向正拉開車門的泰迪。

泰迪由於背向着閃撲出的人影，故此絲毫不覺那人已撲近，正揚起一根黑忽忽

大亨法網難逃

的物件，向他頭上猛力抽擊落！

不過，坐在車內，正傾身爲他拔起門栓的女郎却看到了，不由發出一聲驚呼：

「啊……泰迪……」

這一聲驚呼可謂及時，若慢那麼一點點，泰迪可能已經被那疾撲到的人影抽擊個聽着。

乍聞驚呼，泰迪雖然有點醉意，仍然感覺到腦後有風聲襲到，心中驚懍，有點暈糊的腦袋也霎時清醒過來。反應也變得份外敏捷，忙偏身彎腰縮頭，嗖一响，頭側風聲過處，肩頭着了一下狠的，火辣辣般痛，痛得他半邊身痠痲，接响起一聲「嘭」然暴响。

車內的女郎接响起一聲驚呼聲。

泰迪退步轉身，一眼看到面前五尺不到處，站着一條高大的漢子，手中握着一條粗鐵管，手一揚，向着他斜抽劈落。

他剛才肩頭着了一下——却幸避過了腦後要害，肩頭劇痛難當，他咬牙忍受着，一矮身，蹲下來，一拳向那人的小腹全力擊去。

頭上風聲過處，那襲擊者的一棒自然落了空，却擊在泰廸的車頂上，再次發出「嘭」的聲响。

不過，那襲擊者也同時响起一聲痛叫聲，蹬的退了一步，彎下腰，一手捂着小腹。

——他小腹上捱了泰迪重重的一拳。這一拳，足以令他喪失了戰鬥力。

泰迪是何等樣人，知道機不可失，腰一弓，足下一蹬，身形猛然向前一竄，一頭撞向那正捧腹呻吟的襲擊者胸膛！

却在這時，有人比泰迪先了一步動，那是另一個襲擊者，無聲無息地從另一部車後潛繞至泰迪身後，手一揚，一條黑忽忽的物件猛力敲擊在泰廸的後腦上。

泰迪萬料不到那襲擊者還有同伴，驟不及防之下，腦後着了重重的一下，眼前一黑，腦袋嗡一响，在那個受傷的襲擊者面前不到半尺處，摔扒在地，暈死過去。

× × ×

泰迪醒來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頭痛欲裂，彷佛做了一場噩夢，不知身在何處。

終於，他艱難地張開雙目，才發現自己置身在一間白色的房間，他才知道自己躺在一間醫院的病房床上。

一時間，他有點不明白自己何以會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依稀記得，自己明明與一個名叫愛麗的嬌艷女郎在停車場，準備乘車離去……

他想起了，他想起了在停車場發生的事，自己既然躺在醫院病床上，那麼，愛麗呢？愛麗怎樣了？是否遭到傷害？

猛一挺身，他要看看愛麗是否也受到傷害，躺在這房間的床上，却不料他這一動，牽動了頭上的傷口，腦袋一陣劇痛，轟的一聲，雙眼一黑，痛昏過去。

× × ×

卡凡那一日不去採訪發生在這大都市裏，無日無之的打刧，謀殺，傷人罪案，由於見得實在太多——這是拜他的職業所賜——他是個記者，故此，他去採訪這一類的罪案新聞，已能做到不偏不激，公正持平，不像初入行時那樣，激動偏頗。

但當他接到今天要去採訪的傷人罪案新聞工作指示時，却大吃一驚，激動得三步兩脚，拿起一部相機，急匆匆衝出報社大門，截停一部的士，飛馳趕去。

——說起來眞是巧，卡凡要去採訪的傷人罪案的受害人，就是他的好友兼「死黨」的泰迪！這怎不令他大吃一驚，心急如焚，趕去醫院！

——泰迪留醫的醫院。

好不容易趕到醫院——沿途由於塞車，車行了足有四十多五十分鐘，令到心懸好友狀況的卡凡，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幾次想開門落車，跑步去醫院，但看見行人道上的人流，不由嘆了一口氣，只好耐着性子，在車子走走停停之下，終於來到醫院。

爲了免至引起別人的誤會和干涉，卡凡才沒有奔跑入醫院，急匆匆朝泰迪病房走去。

由於這是一宗嚴重傷人案件，爲了受害人的安全，所以警方特別派出警員，守在泰迪的病房門口，除了醫護人員或親屬等人外，一律不准進去，當然，警方的辦案人員及記者除外。

而記者，當然要得到警方的許可，才可進入採訪。

卡凡當然是得到警方的許可才能到來採訪。

出示了記者證，讓那個看守在門外的警員驗看過後，卡凡懷着忐忑的心情，輕輕推開病房的房門，放輕脚步走進去。

才一入病房，一眼就看到躺在床上，一顆腦袋裹滿了雪白繃帶的泰迪，肩頭上亦裹扎着繃帶，一只手用繃帶吊着，正仰躺在床上，看來傷勢確實不輕，卡凡一顆心不由往下沉，緊張得蹦蹦直跳。

輕手輕脚行到床前，見只露出眼鼻口的泰迪雙眼緊閉，似巳睡去，猶豫着，不知是否好喚醒泰迪，不料泰迪却忽的一下子張開雙眼，直直地盯視着正猶豫着的卡凡，口一張，驚喜地說：「卡凡，你怎會來的？怎會知道我躺在這裏？是誰通知你的？」

泰迪這一連串問，語聲淸晰，不像一個傷勢嚴重的人，卡凡懸起的一顆心，放下了，却不知答泰迪那一個問先，不過他是記者，當然知道問題的輕重緩急，他先答泰迪最想知道的問題。「泰迪，你傷得不太重吧？別忘了我是記者，當然是警署通知報社，報社派我來採訪的，你知道嗎？我一聽說是你，嚇了一跳，十萬火急趕來你這裏！」

泰迪咧咀一笑：「別担心，我不是好好的嗎？死不了！」

卡凡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關切地問：「泰迪，看你包扎成那個樣子，傷得很重吧？」

泰迪眨眨眼，苦笑道：「說重不重，肩骨裂了，後腦勺上破了個洞，腦袋受到震盪，就是這些，這都是醫生告訴我的，他還告訴我，尙幸擊在我後腦勺上的不是一根鐵棒而是一根木方，不然，我就沒有這樣幸運了，腦袋不被敲碎，也會因受震盪而變成白痴。」

卡凡想知道泰迪這次受人襲擊的原因，問：「你到底爲何會弄成這樣？」

泰迪伸出沒有受傷的右手，輕撫着纏扎着繃帶的腦袋，苦笑望着卡凡。「警方也曾經這樣問過我，事實上，我也不清楚，可說莫名其妙，只知道有兩個人在停車場襲擊我，將我打暈，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接着，將停車場受襲的經過，說了一遍。

「你這傢伙，風流成性，八成是那個叫愛麗的有問題，有人不喜歡你與愛麗在一起，故此敎訓一下你！」卡凡責備地望着泰迪，「唉，你這副德性，遲早會害了你！」

泰迪却嘻嘻一笑道：「別對我擺出一副君子人面孔好不好，這個世界，原本就是一個荒唐世界，正所謂得風流處且風流，何況有女投懷，我不是柳下惠，當然來者不拒，享受享受。」

卡凡聽了泰迪這一番似是而非的言論，實在拿他沒有辦法，只好笑笑道：「泰迪，不談這些，以你認爲，你這次受襲，與愛麗有沒有關係？」

泰迪收斂了嘻笑，微一凝目，說：「我看沒有關連吧，那兩個人八成是想刧財，料不到我會反抗，故此才會將我擊暈，我雖然認識愛麗不到十天，但聽她說，她是獨自一人居住，父母都在外國居住，她到酒吧喝酒是想解解悶，認識一些新朋友，我今次遇襲，不大可能會與她有關。」

「那你有沒有損失到財物？那個叫愛麗的是否也損失了財物？」卡凡直視着泰

迪。

泰迪眨眨眼，說：「我的財物一丁點也沒有損失，至於愛麗有沒有，則不得而知，因爲事發到現在，我還未見過愛麗，據警方說，是一個女子打電話到警署報案，警方據報趕到停車塲，現塲只有我一個人倒臥在車旁地上，愛麗却不知所踪。」

卡凡眼光一閃，說：「這就大有問題，首先，若是刧匪所爲，怎會在你被擊倒在地後，不對你大加搜掠，況且，那個叫愛麗的女子，爲何不大聲呼叫或直接報警，而棄你於不顧，一個人跑了，別忘記，當時你身受重傷，暈到在地，隨時有生命危險，由此顯見，她必是心虛，或有所顧忌。」

泰迪靜靜聽卡凡說完，臉上肌肉抽動，這一切確是大有可疑，不過懷疑歸懷疑，他實在不願將這件事牽扯到愛麗的身上，愛麗是那麼嬌艷婉麗，叫人難忘，是愛麗主動結識他的，這件事無可能與愛麗有關，他在心裏一直維護着愛麗。「卡凡，別想得那樣嚴重，要知道，當那兩個人擊暈我之前，愛麗曾經驚叫過兩次，或許那兩個賊人在擊暈我之後，恐防愛麗的驚呼聲驚動了停車塲的看守人或別的人，所以不敢久留，顧不了搜掠財物，匆匆遁走，至於愛麗爲何一個人溜走，或許是她一時受驚過度，一時間不知所措，不知怎辦才好，所以一個人走了，到外面去打電話報警。」泰迪爲愛麗的行爲找出道理來加以維護。

卡凡見泰迪這樣說，也言之成理，雖則他總覺得這件事不像泰迪認爲只是打刧這樣簡單，但是，在沒有進一步證據之前，他也不便堅持自己的看法，只好撇開這個問題。「你的傷勢沒有大礙吧？」

「經過幾次診斷，據主治醫師說：只要靜養一頭半個月，待傷口愈合後，就可出院，不會有後遺症。」泰迪苦着臉說：「只不過整日躺在床上，可悶死人了。」

卡凡搖頭笑道：「這正好讓你好好反省一下，你這個大情人，實在是太風流了，躺在床上，對你會有好處。」

泰迪嘻嘻笑道：「卡凡，人不風流枉少年，不趁着現在有條件風流快活，難道等到七老八十，垂垂老矣的時候才風流快活不成，你呀，別那麼一板正經的，若我是你，不悶死才怪。」

「哼，學你這樣，風流快活落得這個樣子，我才不學你。」卡凡從椅上站起身，說：「我也該走，別眼巴巴的望着我，我會每天下班後來看你的，這樣够朋友了吧？」

卡凡說走就走，他的工作也實在太忙，所以說了聲「拜拜！」後，匆匆走了。

剩下泰迪一個人，全無聊賴地一個躺在病床上，惘然地瞪視着天花板。

× × ×

泰迪在醫院裏躺了差不多一個月，總算他身體强壯，所以傷口很快癒合痊癒，經過醫生檢查後，認爲已無大礙，批准他出院。

一聽說可以出院，泰迪高興得從床上蹦起老高，跳落地上，兩三下動作，將一身白衣白褲脫去，換上卡凡替他帶去的衣服，辦好一切手續，脚步輕鬆，神情愉快地離開了醫院。

至於他受襲受傷的這一件案件，警方在追查不到進一步的綫索後，也就不了了之。

而泰迪，也不將受襲這件事掛在心上，他只是認爲自己倒運，才會無端端受到襲擊，算他唔好彩！

但有一件事，他却耿耿於懷，那就是，愛麗在他留醫期間，從來沒有到醫院探望過他，這令他感到有點點不快。

不過，他是個很豁達樂觀的人，走在熱鬧的馬路上，看着車龍與人流，那一點點不快，也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而當一個艷麗的女郎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更是興奮得輕飄飄的，覺得世界實在太美好了。

——出現在他面前的艷麗女郎，正是自那晚在停車塲遇襲後，失了踪，一直沒有露過面的愛麗。

× × ×

兩個人在一間格調高尚，環境幽雅的咖啡座坐下來，互相凝望了一會，泰迪執着愛麗一只柔滑的玉手，笑着問：「你怎會知道我今天出院？妳那次沒有受到傷害吧？妳知道嗎？我多掛念着妳？」

愛麗輕輕倚在泰迪身上，幽幽道：「泰迪，那一天所發生的事，眞是太可怕了，嚇得我差點暈了過去，幸而那兩個匪徒倉忙逃走，我沒有受到傷害，但我實在駭怕極了。不知怎辦才好，在驚慌失措的情形下，我自己也不明怎的會不先去救你，一個勁奔跑出停車塲，奔到一個公共電話亭，撥電報警，再截了一輛街車，回到家裏，再也支持不住，昏了過去。後來從報紙上知道你受傷很重，却沒有大碍，一顆懸起的心才放下，本想到醫院去探望你，又恐怕有所不便，被警方盤問，所以一直沒有去探望你，請你原諒。」說到這裏，拿起咖啡呷了一口，續說：「我雖然沒有到醫院去探望你，却每天都到醫院去探問你的情況，所以知道你今天出院，等在醫院門口接你！」

要說泰迪心中原有所疑，但聽了愛麗這一番話後，心中釋然，且大爲感動，忍不住伸手輕輕摟着愛麗的肩頭，吻一吻愛麗的秀髮，說：「愛麗，妳對我眞好，我不知怎樣說，愛麗，我愛妳！」

愛麗嬌媚地睨視了泰迪一眼，頭一低，輕聲說：「泰迪，我也愛你。」

聽見愛麗這樣說，泰迪樂得心花怒放，也顧不了在公衆場所，連連吻着愛麗的秀髮。

兩個人依偎着，忘了說話，忘了擺在桌上的咖啡，忘了時間，心中充滿溫馨甜蜜，默默依偎着。

× × ×

卡凡匆匆趕到醫院，撲了個空，泰迪已出了院，無奈，只好又匆匆趕到泰迪的住處，又吃了閉門羹，心裏在奇怪，泰迪這個傢伙，出院不回家裏，又到那裏去癲了，無可奈何，只好回家。

卡凡實在很担心泰迪，他總覺得，泰迪這次遇襲，不是遭一般刧匪襲擊那樣簡單，但他又想不出問題在那裏，如今泰迪出院後不見了人，令他感到焦急不安，但又無可奈何，總不成去報警吧，但又不够

二十四小時，再說，泰迪這個人經常會自動失踪的，萬一報警後，他却回到家中，那豈不是……

卡凡雖然焦急不安，但也沒有辦法可想，只好每隔半小時打電話到泰迪的住所，但每一次，只聽見鈴聲，聽不到泰迪的人聲。

接連打了六七次，依然是沒有人聽，卡凡更加心急。

心急歸心急，泰迪直至深夜，仍然沒有回家，電話始終沒有人聽。

× × ×

卡凡在爲泰迪焦急不安，你道泰迪去了那裏？却原來他與愛麗正在風流快活，陶醉在溫柔鄉中。

這一晚，泰迪沒有回家，而是與愛麗雙雙躺在一間酒店房間的床上，享受着人生最大的樂趣。

泰迪雖然新傷初愈，却仍然體力充沛，令到嬌媚熱情的愛麗，欲仙欲死，大大滿足。

而泰迪，也盡情享受了愛麗豐滿迷人，充滿熱力的胴體。

兩人於滿足後，相擁着倦極而沉沉睡去。

泰迪眞是風流快活，只可憐卡凡，差不多整夜沒有睡，就爲了打電話欲知泰迪是否安然回家。

若卡凡知道泰迪正在風流快活，不立刻氣暈過去才怪。

× × ×

翌日，泰迪與愛麗親親熱熱地從酒店出來，吃過早餐，由於泰迪留醫了近一個月，有很多事需要處理，才依依不捨，分了手。

泰迪精神奕奕，心情輕鬆地走在路上，一路瀏覽着路上的景色，匆忙的人羣，奔馳在馬路上的車龍，悠悠然地步行回居住的地方。

他的居所在一幢住宅大厦的九樓，是一個兩房一廳的小單位，就只有他一個人住，倒也綽綽有餘。

他乘電梯上到九樓，才步出電梯，立刻有兩個人自左右牆角處閃出，不容他有所動作，那兩人已自一左一右挾迫着他，他本來想反抗——憑他的身手當可以擺脫兩人的挾迫，但他却不敢動——動也不敢動！因爲挾迫着他的兩個人，手上各執着一把鋒利的牛肉刀，自左右緊抵在他的脅側，他若一動，必會濺血當塲。

他身子不敢動，口却動了。「朋友，要錢儘管拿，千萬別動刀子，錢在褲子左邊袋，手錶如有興趣，只管拿去。」

他一面說，腦中一連閃過幾個念頭，只覷準機會，閃電反擊。

用刀挾迫着他的兩名匪徒，却沒有動手去搜掠他的錢財，左邊一個唇上留了一撮小鬍子，年約二十六七歲的匪徒哼了一聲，一拳擊在泰迪的小腹上。痛得泰迪不由弓起腰，痛哼出聲，那小鬍子却兇狠狠地說：「聽着，快拿出鎖匙開門，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手中刀一緊，直扎入肉，痛得泰迪渾身顫慄。忙不迭道：「我立刻開，我立刻開！」

兩名匪徒像知道他的住處，兩人挾推着他走到他的住所門前，小鬍子兇巴巴地說：「快開門！」

泰迪在兩把刀的挾迫下，毫無反抗餘地，雖然心裏萬分不情願，可也無可奈何，只好不情不願地拿出鎖匙，却故意拖延着，希望有其他的住戶出入而發現他被人打刧，可惜，却被小鬍子看穿了，手中刀一緊，低喝道：「別打鬼主意，快開門！」

泰迪見被識破，只好開啓了鐵門及大門，兩個刧匪挾推着他，一擁而入，迅速關上了鐵閘及大門，這一來，泰迪更加束手無策。

他幾次想反抗，無奈利刀加身，一個弄不好，可能會連命也無。所謂錢財身外物，還是生命寶貴，他在權衡利害之後，決定不輕舉妄動。

憑着他的一身功夫，這一次竟然栽在兩名刧匪的利刀相脅下，泰迪心裏眞是窩囊極了。他一直在動着腦筋，希望能出奇制勝，制服兩名刧匪。

但兩名刧匪像看穿了他心裏的想法，一入屋，二話不說，那個一直沒有出聲的刧匪併掌如刀，一掌劈擊在他頸後，泰迪在冷不提防之下，根本躱避不及了，悶哼一聲，「咕咚」一聲暈倒在地。

兩名刧匪手法非常熟練地將泰迪綑綁起來，口裏胡亂塞了一條破布，立刻開始大肆搜掠起來……

× × ×

待到泰迪悠悠醒轉，張眼一看，他眞不敢相信眼前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但見屋內一切物件，破損毀壞不堪，像遭遇一塲災刧的情景，總之屋內各物，沒有一件是完好的，沙發倒在地上，腿折墊破，玻璃矮几碎裂成無數塊，散了一地，總之，屋內的一切物件，沒有一件是完好的，泰迪呆呆看了好一會，才能接受眼前看到的一切。

咀裏仍然被破布塞着，叫不出聲，掙扎了足有半小時才將綑綁雙手的繩索掙解脫，忙不迭拔出塞在口中，有一陣異味的破布，深深呼吸了幾下，一骨 站起身，移動脚步，巡視像刧後災塲一樣的屋內各處。

不看還好，這一看，令到泰迪倒抽一口涼氣，憤怒不已！

那兩個刧匪，倒像是兩個破壞專家，不論睡房，或權充書房，甚至厨房，水厠等地方，大至床舖被褥衣櫃，小至一個水龍頭，無不被毀壞殆盡，沒有一件物品是完好無損的，那情景，簡直慘不忍睹，比地震後的景像還要損毀得厲害。

泰迪現在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鞋襪還完好外，屋內屬於他所有的一切物品，全部被兩名刧匪毀壞，看着屋內亂七八糟被毀壞的物品，泰迪恨得牙癢癢的，憤怒得整個人彷彿會爆炸，他咬緊牙關，在心裏暗暗發誓，非要親手捉拿那兩個刧匪不可！

他身上的錢，及手腕上戴着的手錶，已被刧匪取去了，幸而他平時將一些錢夾在一些書本內，他蹲在地上 逐本翻看那些書本，還好，刧匪沒有留意到書本內會夾着錢，沒有被取去。不然，他身無分文，眞不知怎辦才好。因爲連電話也被刧匪打爛，想打個電話通知朋友也不可能。他將夾在書本中的錢取出，袋好，然後匆匆

出門而去。

× × ×

卡凡一見泰迪，劈頭第一句就問：「你究竟鑽到哪裏去了？我以爲你失了踪，差點去警署報警！」

泰迪歉然地望着卡凡，苦笑道：「眞是禍不單行，失踪倒沒有，被兩名賊人脅持入屋洗刦就眞！」

卡凡有點不信地望着泰迪。「你這傢伙別是開玩笑吧？以你的身手，怎會被人脅持入屋洗刦？」

泰迪一把拉着卡凡就走。「不信？我帶你回去看看！」

卡凡邊走邊說：「是眞的？」語氣中已表示相信。

泰迪苦笑連連。「卡凡，我幾曾謊騙過你？那兩個刦匪簡直像個破壞專家，不但刦去財物，還將我屋內的所有物品搗毀打爛，那情景眞是慘不忍睹！」

「那你可有報警？」卡凡也急起來。

「我不打算報警！」泰迪咬牙切齒說：「我要親自捉拿那兩名刦匪！」

「被刦去多少財物？」卡凡關切地問：「可要我帮忙？」

「暫時不用。」泰迪搖搖頭，「身上袋的近二千元。及戴着的手錶被他們取去，加上在屋內的財物，沒有一萬也有八千，幸虧我將一部份現鈔夾放在書本內，沒有被搜去，現在還有三四千元在身上，最慘的是，一套H I　F I，電視、雪櫃，及床櫃椅几，厨具浴缸水厠等，全部被毀壞，唉，簡直成了廢墟！」

說着說着，已來到泰迪的住所，泰迪開啓了鐵閘及大門，卡凡一步跨進屋內，也不由被屋內橫七豎八，毀壞不堪的景像，看得呆住了，「天！若不是親眼看見，眞不敢相信，十足十大災刦後的情景！」

泰迪關好大門，邊往內走，邊說：「現在你相信了吧？」

卡凡呻吟一聲：「不相信的才是瘋子！泰迪，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泰迪一邊跨越那些倒在地上的破爛枱椅物品，一邊將被脅持的經過說了一遍。

卡凡一邊聽，一邊瀏覽屋內各處破損的物品，嘆息道：「眞徹底，簡直連一件完好的物品也沒有，泰迪，你有沒有想過，這與一般的入屋行刦有所不同？」

泰迪聞言一愕，失聲道：「不是你提醒，我眞的想不到這一點。嗯，看來，這不是入屋洗刦這樣簡單！」

兩個人站在滿地毀壞的傢俱物品之間，連坐的地方也沒有——根本連一張可以坐人的椅櫈也沒有，卡凡皺着眉頭：「這簡直是有意搗壞！你幾曾聽人說過，或報紙報導過，刦匪入屋行刦，事後會將一切傢俱物品毀壞的？」

泰迪點點頭，贊同地說：「確實未曾聽聞過，一般刦匪在得手後，逃走唯恐不及，但……這兩個刦匪，却一反常態，就像我與他們有十冤九仇般，難道他們目的不是在行刦，而是懲誡我？」

卡凡兩眼閃着光，注視着泰迪。「泰迪，你一定和人結了怨而不知，這明明是洩憤的行爲，打刦只是一種掩眼法，試問，你如果是一個刦匪，會不會刦完財物之後，不及時離去，而將屋內的一切物品砸個稀巴爛？相信就是初出道的新仔也不會吧？」

泰迪點點頭。

卡凡繼續道：「你想想，可有得罪過什麼人物？」

泰迪低頭思索了好一會，抬起頭，惘然地說：「沒有，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得罪過什麼人物，你也知道，我雖然風流，却不下流，從來沒有發生過桃色糾紛，而我除了拍戲，就是與你經常在一起，你也知道我的爲人的！」

卡凡確實很清楚泰迪的爲人，兩人自小玩到大，並且是同學，兩人親如手足，泰迪除了生性風流一點之外，是一個講義氣，樂於助人，見義勇爲的青年，曾經帮助他找回失踪的表妹，同時救了他。他對於泰迪的爲人，是信得過的。

卡凡皺着的眉頭一展，望着泰迪說：「你一定是在不知覺中得罪了什麼人物，而你自己不自知。依我看，這件事，九成與在停車場的被襲有關連！你想想，你剛出院，就被人埋伏在你的住所附近，將你脅持，這是不是有點太湊巧？」

泰迪邊聽邊點頭，待卡凡說完，一拍大腿道：「說得有道理，確實太湊巧了，但我自問沒有得罪過什麼人。」

卡凡突然問：「你昨晚到底去了哪裏？是否與那個叫愛麗的在一起？」

泰迪聞言一怔，隨即尷尬一笑。「我昨晚確實與她在一起。」

卡凡咧咀一笑：「你這傢伙就是改不了，也不想想自己才傷愈出院，好容易會樂極生悲的！」笑容一斂，問：「你與這個女人認識了多久？」

泰迪不解地望着卡凡，奇怪卡凡怎會忽然問起這些不關緊要的問題，不過他還是答說：「就在我在停車場遇襲的八九天前認識她。」

卡凡接問：「你對她知道多少？」

泰迪聳肩道：「我對於相識的女孩子從不探問她們的底細與過去，只要知道她們都是沒有丈夫，我就放心，因爲我不想拆散別人的家庭，也不想惹上痲煩。」

卡凡問：「連她是否讀書還是在工作也不知道？」

泰迪搖頭：「不知道，她沒有對我說，而我也沒有問她。」

卡凡嘆口了氣。「泰迪，你這樣子怎成……」

泰迪却輕鬆地一笑，打斷了卡凡的話。「我又不是要娶她做妻子，只不過做個朋友，大家快樂快樂，何必尋根究底，卡凡，這一點你要學學我，洒脫一些。」

卡凡倚站在牆邊，望望屋內破損不堪的物件，微笑道：「我可不想學你，也不想家裏被人搗毀。你有沒有想過，你先是遇襲，跟着被人脅持入屋洗刦。都是在你認識了那個愛麗之後發生，是否與那個愛麗有關連？」

泰迪移動一下站立的姿勢，說：「這我倒沒有想過，難道你認爲與她有關？」

卡凡點點頭，直視着泰迪：「我認爲與她有關，她可能有什麼瞞着你，亦可能有人不想你與她來往，但又不便出面警告你，所以使出這種手段。」

泰迪喃喃道：「沒有可能的，她曾對我說過，連男朋友也沒有，而她在這裏又沒有人管她，不會吧？這是沒有可能的，你別瞎猜想。」

卡凡深深看了泰迪一眼，忽然問：「你準備怎樣處置這些廢物？」

泰迪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當然是找人來清理掉這些廢物，然後再重新佈置一番。」

望着卡凡笑笑道：「連床也被砸爛，只好到你那裏住幾天。喂，你肚不肚餓？我可餓得咕咕叫，先塡飽肚子再說！」泰迪先走入房間，將一些證件等物執拾好，帶在身邊，然後相偕卡凡一同出外吃飯。

× × ×

這一天，泰迪要出外景，因爲這一組戲要在一個山崗上拍，於是一行人乘車來到預先選好的外景地點，進行拍攝工作。

有一組戲是由泰迪追逐一個由龍虎武師飾演的匪徒，兩個人在巉岩陡削的山坡上奔躍追逐，非常危險，一不小心，就會受傷，雖然泰迪與那龍虎武師都身手敏捷，並拍過很多驚險的鏡頭，可謂經驗豐富，但爲了安全，導演還是一再囑咐兩人小心，以免弄出意外。

泰迪與那龍虎武師遵照導演的指導，攀登上山腰，在指定的位置站好，一聲「開麥拉」，兩人立刻在突兀巉岩陡削的山坡上奔躍閃繞追逐而下。

雖然這座山不很高，但由於山勢陡削，巉岩突兀，而兩人又是速度很高，追逐之間，可說驚險萬分，連旁觀的工作人員及其他演員，也暗暗爲他們揑一把汗，於此可見當事人的危險程度。

就在拍攝過程緊張進行，每個在場的人皆將注意力投注在泰迪與那個龍虎武師之際，近山頂處，一塊突出傾斜的岩石，不知是由於最近連續落了幾天雨，泥土鬆落，還是由於風化剝裂，總之，那塊岩石突然離土而出，翻跳疾滾而下，一路碰撞得泥土碎如雨般紛紛滾洒落，直向已追逐到山脚的泰迪及那龍虎武師之處滾落。

在場注視着拍攝過程的所有人，乍見山石以萬馬奔騰之勢，疾滾而下，個個大驚失色，嚇得臉無人色，不少人驚呼出聲，四散奔走，找地方躲避。

站在山下的人可以及時走避，但負責跟隨拍攝的攝影師及奔躍追逐的泰迪與那龍虎武師就慘了，可說是首當其衝，避無可避，眼看着，比大磨盤還要大的岩石，挾帶着滾滾碎石，如翻滾暴漲的海潮般，挾着驚人的聲勢，滾砸而下，連泰迪與及那龍虎武師，雖然經歷過不少驚險，但可曾見過如此聲勢嚇人的情景，也嚇得臉色大變，手足失措，忙不迭閃躍避匿在一些高大的山石後。

石山隆隆滾動中，挾着一大片泥沙碎石，如舖天蓋地般疾滾而下，刹那滾瀉過山脚，滾落在山脚下的平坡地上，在地面上滾動了一段時間，才逐漸停止。

× × ×

令人心驚胆跳的一刹那過後，躲藏在山下安全處的所有人員（包括導演等等工作人員），紛紛跑出來，跑上山脚，找尋剛才歷險的泰迪等人。

還好，剛才山石泥沙碎石滾瀉而下時，泰迪，龍虎武師，及攝影師與他的助手，均及時閃避匿伏在一些巨大的山岩後面，沒有受到重大的傷害，泰迪肩上被一塊碗大的山石滾砸中，肩頭上紅腫一片，還幸沒有傷及肩骨，只是皮肉之傷，但也疼痛非常。

龍虎武師却沒有被滾落的山石擊中，只是在避匿時由於慌急加上山脚陡削凸凹，扭傷了脚踝。

至於那攝影師與助手，由於當時他們處身在山石泥沙滾瀉過的邊沿，加上及時躲避在山岩後，故此一點損傷也沒有，但那部攝影機，却在他們慌急躲避中，不愼跌壞了。

所有的工作人員見沒有弄出重大的傷害及沒有出人命，均慶幸不已，將受傷的泰迪及龍虎武師扶到山下，爲兩人加以敷治。

由於泰迪與龍虎武師已受傷，不能繼續拍下去，導演只好拉隊回去，待日後再補拍。

× × ×

接二連三發生意外，令到在家中養傷的泰迪，不由愼而重之地思考起來。

「難道這一連串意外的發生，眞的與愛麗有關？」泰迪躺在客廳的長沙發椅上望着天花板出神自語：「否則，怎會這樣巧，一連串事件都在認識了她之後接踵發生！」

從車場遇襲，家門外被兩名刦匪脅迫入屋洗刦，到拍戲時遇險，泰迪從頭到尾細細想了一遍，終於，他開始同意卡凡所說的，一連串事件，可能與愛麗有關。

單從這次拍攝外景遭遇的意外，就值得令人懷疑，因爲那座山崗，事前是經過選擇察看的，認爲合適並經過察看，確爲山石不會因鬆動而滾脫下才決定在那山崗拍戲的，而在無可能之下，一大塊山石却滾脫下，差點造成傷亡，這就有了疑點，一塊山石，若不是被人做了手脚或暗中被人推動，斷不會在無人碰動的情況下自動滾下來的，根據事後派出的工作人員查察之後所說，那塊山石，事發前曾有被人暗弄鬆的跡象，雖然弄鬆了，但若沒有人推動也不會無端端自動滾下，所以，實地查察過的工作人員認爲，這有可能是有人蓄意傷害或破壞，但由於掌握不到確實的證據，這只是懷疑，所以沒有報警。

但泰迪聽說了以後，却震動不已，這確是一種巧妙的殺人手法，從事發的經過推斷，若眞的暗中有人下手，對像不是他就是那位龍虎武師，因爲當時他們是首當其衝。

不過他在事後問過那位龍虎武師，最近可有生事或與人結怨，那位龍虎武師細想了一會，搖頭說沒有，根據這位武師的平日爲人及行事作風，泰迪相信他說的，但這麼一來，事情就是衝着他來的了！

亦是由於這件事，才令到他要好好想一想，他細細回想近幾個月來的言行，實在想不出曾經得罪過什麼人或與人結過怨，雖則他生性風流及好管閒事，但他自信絕沒有開罪過任何一方面的人，而且由於忙着拍戲，這幾個月來甚少到公衆場所流連，只是在個多兩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在

一間酒吧內認識了愛麗。

自認識了愛麗，就接連發生了連串的兇險事件，莫非，眞的與愛麗有關？

泰迪想到這裏，再也躺不住，腰一挺，彈坐起身，匆匆撥了一組電話號碼，接通了，與對方說了幾句話立刻收綫，披衣出門。

× × ×

原來他打電話約了愛麗在郊外的一個茶座相見。

這時候，泰迪已與愛麗一齊坐在茶座一角的兩張椅子上，像一對情侶。

愛麗今天一身白衣褲，打扮清麗淡雅，一雙會說話的美目，痴痴地望着泰迪，微笑道：「我還以為你忘了我，這樣久也不打一個電話來。」

泰迪儘管心有所疑，也不能宣之於口，他這次約愛麗出來，就是想徹底了解一下愛麗的底細，一手輕撫着愛麗一只柔滑的玉手，一雙眼滿含情意地望着愛麗，輕柔地說：「我怎會忘記你呢，簡直是日夜思念着你，苦於這幾天日夜趕拍，抽不出空打電話給妳，其實，我們不見也只不過五六天，今天不是又見面了嗎？」

愛麗妙目眨動，倚在泰迪的肩臂上，甜笑道：「算你哪，你今天約我出來，有什麼事？」

「我實在太想見妳，所以才約妳出來，咱們今天盡情玩樂，好不好？」泰迪輕吻着愛麗柔絲般的秀髮。

愛麗雙目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漫聲道：「隨便你，今天我一切都聽你的。」

泰迪高興地說：「好，咱們走吧，我先帶妳到一個好地方去玩玩！」

愛麗嬌媚一笑，頷首不語。

於是，結賬後，泰迪偕愛麗離去。

× × ×

躺在床上，泰迪輕擁着像小貓般蜷伏在他懷中的愛麗。一面輕吻着愛麗的額頭，一面輕聲說：「愛麗，你是不是很愛我呢？」

愛麗仰起臉，展露着一種愉悅滿足的笑容，膩聲說：「當然很愛你，泰迪，你怎會忽然這樣問？」

泰迪一邊輕撫着愛麗柔滑如緞般的軀體，一邊說：「愛麗，我這樣問，是我隱約覺得，妳好像有一些事隱瞞着我，既然妳說愛我，就應該坦坦白白。」

愛麗的身子在泰迪的懷中扭動一下，沒有立刻回答泰迪，一會，才說：「泰迪，你認為我有些什麼隱瞞着你？」

泰迪正經地說：「譬如你還有沒有別的男朋友之類。」

愛麗聽泰迪如此說，蜷伏在泰迪懷中的嬌軀明顯地抖動了一下，良久，才囁嚅地說：「你認為我還有別的男朋友？」

泰迪吻吻愛麗小巧的鼻尖。「我不知道，所以我才問妳？」

愛麗凝眸注視了泰迪一會，才說：「如果我說沒有，你相不相信？」

泰迪感覺到愛麗這話說得有點勉強，但他仍點點頭，說：「既然妳說沒有，我當然相信！」

愛麗的嬌軀在泰迪懷中無限挑逗地扭動磨擦着，嬌媚迷人地嗲聲說：「不要說這些掃興的話了，泰迪，我愛你！」

說完，不等泰迪有所表示，溫軟的兩片紅唇立刻吻啜住泰迪的嘴唇，令到泰迪不能再說什麼。

泰迪被愛麗這一吻，加上柔滑如蛇的光滑嬌軀不斷在他身上扭動磨擦，本來想說的話，也就化作烏有，他立刻也用行動來表示他的愛意。

愛麗在床上是熱情迷人的，這一點，令到生性風流的泰迪極之迷戀。

此刻，床上的泰迪與愛麗，再度沉迷在肉慾的最高享受中，渾忘了一切。

× × ×

卡凡由於關心泰迪的安危，於工作之餘，四出打探關於愛麗的一切有關資料。

卡凡沒有白費精神與時間，終於讓他打聽到一些有關愛麗的重要資料。

這些資料，或許能解開泰迪幾次遇險被襲擊脅刦之迷。卡凡滿懷高興，回到家裏。

他本以為泰迪一定會待在家裏養傷，却不料大出他意料，泰迪沒有待在家裏，出外去了。

——泰迪的家由於還未清理佈置好，所以仍住在卡凡家中。

卡凡本來有一大堆話要告訴泰迪的，如今泰迪不在，只好等泰迪回來再說。

他知道泰迪沒有待在家裏，一定是去找那位愛麗了。

他搖搖頭，只好等泰迪風流快活完回來，告訴泰迪有關愛麗的一些資料。同時心裏希望泰迪不要又再遇到意外。

× × ×

卡凡心裏希望泰迪不要遇到意外，泰迪偏偏又遇到了！

世事果然難料。

泰迪本來想送愛麗回家——他從未到過愛麗的家，也不知她住在哪裏，愛麗只給了一個電話號碼給他，故此，他想乘這機會了解一下愛麗家中狀況——剛才在酒店幽會，他本想徹底了解一下愛麗的底細，結果，却失敗了，但愛麗却婉拒了他的護送，他亦不便太過堅持，截了一部街車，目送愛麗坐在街車內，絕塵而去，轉瞬不知所踪，才截了一部街車，回卡凡的住處。

可能是泰迪一直思索着有關愛麗的問題，沒有注意到街車行經的路綫，待到他發覺，街車已飛馳在郊外的一處荒僻野外路上。

由於時間已是夜晚九時許，加上月殘星黯，附近又沒有人家，連燈火也不見一點，附近一帶顯得份外黑暗，坐在車內的泰迪，從車窗玻璃往外看，僅能够模糊看到一點景物，連他也不知街車行走的地方是何處。

那街車司機也悶聲不响，將車子開得飛快，車子飛馳在野外荒僻的路上。

泰迪連續經過三次事故，心裏早已提高了警惕，一見街車行駛的方向不對，立刻意味到不是好路數，俯前問：「大佬，你怎麼攪的，到底車我到甚麼地方？」

那街車司機隔着一層防盜鐵網，頭也不回地說：「送你回老家！」一踏油門，車子陡然加速，如怒馬般狂馳起來。

泰迪冷不防被拋在椅背上，連忙抓住近車門頂的扶手，穩住身體，隔着那面將

前後廂隔離了的防刦鐵網，大聲說：「快停車，否則我不客氣了！你是甚麼人？」

那司機不答，將車子成之字形行駛，幸好泰迪抓着車頂的扶把，才沒有在車內打滾，但也擺晃得很厲害。

由於隔着一道用來防範專刦的士的刦匪的鐵網，泰迪根本奈何不了坐在前座司機位上的司機，制止不了司機的行為，只有大聲叱罵恫嚇！

但那司機聽如不聞，將車子開得飛快，走着之字路，令到雖抓着扶把的泰迪，不得不努力穩住擺蕩的身體，而無暇對司機採取行動。

泰迪從司機那句話中，知道此人不懷好意，他首先想到是打刦——這眞滑稽，從來只有賊刦的士，幾曾聽聞過的士刦乘客的，再想深一層，又覺得不像，這人分明有為而來，絕對不是打刦他那麼簡單，說不定，又是那幾次意外事件的延續，想到這裏，他不由一震，同時暗中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擺脫這部「賊車」，否則，到了目的地，落在對方掌握中，肯定不會有好結果。

雖然他不知道司機為何要這樣做，但有二點，都可以肯定，自己搭上這部「賊車」，一定是預先安排好的陷阱，想到這一點，他不由自主震驚起來。

不過他很快將自己鎮定下來，冷靜地思考着對策。

若想擺脫這部「賊車」，唯一的辦法——亦是可行的辦法，就只有跳車。

若在平常人來說，車子在如此高速之下跳車，無異是自殺，任何一個平常人也不敢嘗試。但泰迪是一個身手敏捷的特技演員，受過各種驚險動作的訓練，對於跳車這種驚險動作，也不知試過幾多次，不過，他以前為了拍戲而不怕危險的跳車動作，事前是經過幾次試驗，及所有的一切皆配合到好處的情況下進行的，像現在這樣高速的跳車行動，他還未嘗試過。

——為了擺脫這部「賊車」，他只好冒險一試。

車子仍然以高速在路面上作之字形行走。

決定了跳車之後，泰迪立刻作好準備，一面抓牢了扶把，一面將臉貼在車窗玻璃上，儘量往外面察看，另一隻手則準備隨時將車門推開，只等駛到一段比較合理想的路面。

車子終於飛馳在一段比較平坦，兩旁長了齊膝高雜草的路面，泰迪知道機不可失，吸一口氣，盡力將車門推開。跟着整個人躍出車廂，曲膝抱腿，像一個球般，疾速滾跌在路旁雜草地上。

由於車速太快，那股衝勁，帶動滾落在地上的泰迪連續翻滾了足有十多公尺遠，泰迪伸手抓着地上的雜草，才停止了滾動。

喘了幾口氣，泰迪才定過神來，立刻感到渾身像骨頭散了般，手腳有幾處地方火辣辣般痛，八成是滾落在路面地上時，擦傷了手腳，同時落地時很重，整個人才會感到像骨頭散了。

泰迪躺在地上，展動手腳，手腳都沒有重大的損傷，放下心，一骨碌爬起身，瞧瞧那部「賊車」，在二三十公尺外的路面上停下來，正在調頭。

看來，那司機似不放過泰迪。

泰迪不敢停留，立刻拔脚飛奔，希望能在那部車子調頭來時，能逃遠一點。

× × ×

泰迪在野地上發足狂奔，不時回頭察看一下，那部車子是否已調轉頭追來。

那部車子終於調轉車頭，怒吼一聲，如脫韁野馬，風馳電掣般追趕在拚命狂奔的泰迪。

車頭燈像兩條光柱般，直射在泰迪身上，令到泰迪無所遁形，車子在一眨眼間，已飛馳追趕到離泰迪不足十公尺的後面，隨時可以追上來，將泰迪撞倒輾斃！

泰迪知道存亡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也沒有停下來，只是改變了奔跑的路綫，作着之字形在奔跑。

這一來，泰迪奔跑的速度雖遠不及汽車的速度，但汽車為了要撞倒他，亦不得不改變了直衝的路綫，而要改為之字形行駛，這樣才能够將泰迪撞倒。

但人畢竟比汽車靈活得多，眼看幾次就要追上泰迪，一頭將泰迪撞倒，只要將泰迪撞倒，肯定可以將泰迪輾斃，但泰迪他及時偏身往橫奔跑，恰恰避過了那如野馬撞到的車子，恨得那司機牙癢癢的！

就這樣，人車在夜色黑暗的野地上追逐着，時而在繞圈打轉，時而奔馳一段路，左閃右繞，車撞不到人，人亦逃不離車子的追逐！

人畢竟是人，不是機器，終有力歇氣衰的時候。人車纏繞追逐了不到半個小時，泰迪已氣喘脚步重，再沒有先前那樣奔跑得快速靈活，漸漸慢下來。

這是很危險的現象，隨時會被永不會疲倦力歇的汽車撞倒！

而那個司機等的正是泰迪逐漸疲累下來，這就讓他有機會撞倒泰迪，將他輾斃了！

泰迪喘息逐漸加劇，但他仍在拚着命盡力奔跑閃避繞轉，他知道，若他一停下來，就是他躺下的時刻——死亡的時刻！

但這樣奔跑下去，始終會有力歇筋疲跑不動的一刻，這樣跑下去死定了，泰迪深知這一點，他一面跑一面在動着腦筋。

終於讓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就在他一躍閃過那輛自後面猛力撞向他的車子刹那，他猛然一躍，一手抓牢了正自他身旁擦過的車子打開的車門，吸腹縮腿，整個人吊在車門上，半邊屁股承托在車門的把手上，以減輕雙手所承受的力道。

這一來，泰迪就不用費力氣奔跑，而附着在仍然飛馳的車子上得以喘一口氣。

那的士司機想不到泰迪會來這一招，再也不能奈何他，唯有將車子像癲馬一樣高速飛馳，不時將車子猛然驟馳並急速地打着轉，希望能够將泰迪震搖晃脫落地。

但泰迪却如磁附鐵，雖然被震晃得很厲害，依然咬緊牙關，忍受着劇烈的震盪顚簸，死命抓牢車門。

這一來，那司機眞是計窮力竭了，迫得停下車，打開車門，手執一條鐵棒，繞過車頭，撲奔向泰迪。

泰迪也很乖巧，當車子一停下來後，立刻雙脚着地，先不忙逃走，扶着車門站

下來，待那個身材粗壯的司機執棒繞過車頭，他立刻一低頭，彎腰竄進車廂中，隨手將車門關上，並按下了車門拴掣，令到那司機不能自外面將車門打開。

那司機慢了一步，被泰迪鑽進車廂內，憤怒得咆哮一聲，一鐵棒敲擊在車窗玻璃上，「嘩朗」一聲，玻璃四分五裂，泰迪却巳推開另一邊的車門，以最快的速度竄出車外，一拉車前廂門，竄進司機位，忙不迭發動引擎。

那知道司機也不是笨人，早在下車前將車匙取掉，泰迪無法將車子發動。

而這時，那司機巳氣勢洶洶繞到司機位的那面車門前，鐵棒一揮，「嘩朗」一聲，又將玻璃敲碎，碎裂的玻璃激濺在車廂內。

泰迪又巳從另一邊車門下了車，站在車門邊，注視着那司機的行動。

那司機可說無奈泰迪何，總是被泰迪先一步鑽出車廂，隔着車身互相對峙着。

那司機眼中閃射着兇光，像餓狠一樣盯視着泰迪，氣息咻咻。

泰廸亦在喘着氣，雙眼眨也不眨，注視着司機，心裏在籌思着脫身之策。

「喂，你我無怨無仇，相信這之前從未見過面，你爲何要這樣做？」泰迪試探地問：「你一定是受人指使的吧？」

那司機聽聞泰迪後一句問話，目中兇光暴盛，悶吼一聲，一躍上車，自車頂撲向泰迪。

──這樣可以縮短距離，且居高臨下，穩佔優勢，無論泰迪繞着車子走向那一邊，都可以輕易將泰迪截住！

──這司機看來也很精！

但泰迪也不笨，見那司機躍上車頂，他急忙竄進了車廂內。

這一來，那司機搶佔到的優勢，立刻消失，成了一個老鼠拉龜，無從下手的局面。

那司機在車頂上團團轉，却一時想不到可以將泰迪迫出車外的辦法，暴躁得他揮動鐵棒，擊得車頂嘭嘭作响，却根本威脅不到泰迪。

泰迪坐在車廂內，是最好的掩蔽。

終於讓那司機想出一個辦法，可以將泰迪迫出車廂。他從車頂上跳落車尾行李廂上，揮動鐵棒，接連幾棒敲擊在車後窗玻璃上，「嘩朗朗」聲中，玻璃碎裂，紛紛濺擊入車廂內，若泰迪躲在車廂內，準會被碎裂的玻璃割傷，再也在車廂內呆不下去，被迫出車廂。

這一個辦法確可將泰迪迫出，若泰迪再不出來，再從寬闊的車窗口揮棒攻擊，那時，泰迪就無從應付了。但是，却大出他意料之外，泰迪不但沒有從車廂內被迫出來，連聲息也沒有傳出。

──莫非泰迪不在車廂內？這是無可能的，泰迪若早巳從車廂內走出，他沒有理由看不到的！

這是那個司機的想法。

糾纏了足有大半個小時，依然奈何不了泰迪，這令到那司機暴怒不巳！

他彎下腰，先將鐵棒伸一點進窗內，作出隨時可以攻擊的準備，然後慢慢俯下來，低頭探看車廂內的情形。

車廂內碎玻璃滿佈，却不見了泰迪的影踪。

爲了看清楚點，那司機不自主將頭探進車窗內。

這一來，他犯了一個大錯，一個無可藥救的大錯！

就當他探首入車窗內的刹那，一蓬閃亮的碎玻璃向他迎面射到，這令到他無從閃避，爲了不致被射向頭臉的碎玻璃射傷眼睛，他唯有閉目縮頭。

眼一閉，那就更吃虧，甚麼也看不到，對於隨後擊到的一拳，簡直無從閃避，面門上被重重地擊了一拳，眼前金花直冒，大叫一聲，一交從車尾上滾摔在地上。

車廂椅下，立時挺身現出一人，他就是泰迪！

却原來泰迪在司機第一棒敲擊在車窗玻璃的刹那，立刻緊貼着椅子側身躺倒在椅下，那張皮椅子爲他擋住了碎裂激濺進來的玻璃，沒有傷害到他，並將計就計，側躺着不動，讓那司機上當。

那司機果然上當，被泰迪先以散佈在車廂內的碎玻璃迎面散擊，再來一拳，終於將那司機擊落車下地上。

泰迪知道機不可失，急忙推門下車，看一看倒在車後地上的司機，正自搖搖晃晃站起身，手中仍緊握着那根鐵棒，在黑暗的夜色中，有一些液體自他臉上淌流下，不用說，那一定是血。

剛才泰迪那一拳很重。

泰迪不容那司機站穩，一個箭步衝前，右拳左脚，一拳重重擊在那司機的下顎上，一脚狠狠踢在他的小腹上。那司機正是滿天星斗，脚步不穩，實實受了這一拳一脚，如何禁受得起，悶吼一聲，整個人被踢擊得離地飛起，重重地摔跌在地上。

泰迪不給那司機有喘息的機會，一步踏前，一脚踏在那司機執棒的手腕上，別一脚踏在他的喉頸上！

這一次，那司機是徹底栽了，根本巳沒有反擊的機會，只有任憑泰迪宰割！

那司機呻吟出聲，一雙眼睜得大大的，恐怖地望着泰迪，嘴角淌流出一道紫黑色的液體，半張着嘴，粗重地喘息着。

泰迪踏在那司機喉頸上的脚逐漸用力踏壓下去，那司機可受苦了，半張的嘴逐漸張大，最後大張着，一張臉脹得在黑夜中看來紫黑一片，雙眼直翻白眼，胸膛急劇地起伏着，手脚開始抽動，另一隻沒有受制的手，扳着泰迪踏壓在他喉頸上的脚，企圖扳開，却一點力道也用不上，因爲他快要窒息了。

那司機巳開始眞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可怖。

就在那司機快要窒息之前，泰迪又慢慢放鬆踏壓在那司機喉頸上的脚，讓他有一絲呼吸的機會。

喉嚨咕嚕作响，那司機急促地大口大口喘息着，翻白的雙眼逐漸眼瞳重現，鼻翅急促抽動，慢慢緩過氣來。

泰迪沒有完全放鬆踏在那司機喉頸上的脚，半鬆半緊地壓着，令到他不能順暢地呼吸，仍然感受到那種窒息的痛苦，令他產生一種恐懼感，不敢妄想反抗！

又冷又硬的皮鞋踏壓在喉頸上，這種滋味，眞不好受，那司機此刻的意志，巳完全被死亡的恐懼所侵蝕了。

泰迪知道這是開始問話的時機。

「喂，你叫什麼名字？」

那司機在泰迪的壓迫下，不得不沙啞着聲音說：「魯全。」

泰迪故作惡狠地盯視着魯全，粗聲問：「你本來想將我怎樣？」

魯全的呼吸由於不暢順，逼促地呼吸着，眼珠轉動，囁嚅說：「將……將你……殺死！」

「我與你無怨無仇，況且我也不認識你，你無理由要殺我，相信你一定是受人指使，是不是？」泰迪爲了要他感到恐懼，不敢耍花樣，說完，踏着魯全喉頸的脚微一用力，魯全立刻呼吸困難起來，大張着嘴，胸膛急劇起伏。

泰迪讓魯全再一次感受到窒息的痛苦與恐怖，才將脚放鬆了一些。

魯全立時大口大口貪婪地呼吸着，喘息一會，才乾咽一口氣，啞聲說：「不錯，確是有人指使我這樣做的。」

泰迪一聽，知道近日來連番的遭遇有了解答，不由激動起來，急聲喝問：「那人是誰？」

魯全眼珠轉動，露出害怕的樣子，乞求地望着泰迪：「求你別迫我說，我若說了，他一定會殺我！」

泰迪狠聲道：「你一定要說，你難道不怕我會殺了你？」

踏在魯全喉頸上的脚一用力，魯全喉頸壓窒，喉管像要破裂般，脖子脹起來。

「放……鬆……我……我說……」魯全拚命掙扎出這幾個字。

「這大概很難受吧？」泰迪將脚放鬆一些，厲聲喝：「快說！」

魯全在死亡的脅迫下，顧不了後果如何，且顧眼前再說，喘了幾喘，說：「他……他就是許達權！」

「許達權？」泰迪自語，接問：「是不是那個黑社會頭子許達權？」

魯全呻吟着說：「除了他，還有哪一個許達權！」

「這人我雖然久聞大名，却與他毫無瓜葛，他爲何要殺我？」泰迪在心裏暗暗自語，隨即問：「你一定知道他爲何要殺我，快說！」

魯全乾澀地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泰迪兇狠地盯着魯全。「他既派你來殺我，你怎會不知道？」

魯全急促地澀聲說：「我確實不知道，他給我錢，要我殺你，如此而巳，我不是他的人！」

泰迪定定注視了魯全一會，才冷笑着說：「想不到，你居然是個殺手！」

接喝問：「那次從山上滾下來的大石，是不是你幹的？」

魯全啞澀地說：「是。」

「那麼停車場那次的襲擊呢？」泰迪追問。「是不是你幹的？」

魯全喉頸被踏着，不能擺動腦袋來示不是，只好答：「不是。」

「那麼是誰幹的？」

「我不知道，只知道是許達權派人幹的。」魯全很合作。

「那麼在我住所門前將我脅持入屋，肆意破壞搜掠的人，又是許達權派人幹的了？」泰迪追問下去。

「我得到的消息確實是！」魯全感覺到呼吸更暢順。

──因爲泰迪又將踏在他喉頸上的脚再放鬆少少。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愛麗的女人名字？」泰迪突然問。

魯全眼珠轉了幾轉，肯定地說：「沒有聽說過！」

泰迪微笑問：「許達權出多少錢買我一命？」

魯全遲疑了一下，才答：「八萬五千元！」

泰迪哈哈笑道：「原來我這條命只值八萬五千元，我還以爲很值錢，不值一百萬，也值五十萬！」

說完，盯着魯全問：「我怎樣才能找到許達權？」

魯全大概不想吃苦頭，這次很爽快地說：「你可以在日間他的辦公時間，到他公司去找他。」

「原來他還是個大商家，那間公司叫什麼名稱？」

「騰達財務投資有限公司。」

「想不到他幹的是變相放貴利的生意，眞是萬變不離其宗！」泰迪冷冷笑着，喝問魯全：「你可有騙我？」

魯全慌忙說：「句句屬實，絕無半句虛言，一句也是說，一百句也是說，我既然將他說出，巳不打算再見到他，我何必騙你！」

泰迪仍不放心，厲聲說：「我先將你綁起來，待我找到許達權，解決了一切，證實了你沒有騙我，才回來放了你。」

魯全無可奈何地說：「你不相信，我無話可說。」

泰迪靜靜注視了魯全一會，看不出魯全有何心虛的表現，才一笑道：「好，我相信你，爲了安全着想，我仍要綁起你，免得你通風報信。」

魯全知道哀求也沒有用，只好苦着臉，不作聲。

泰迪迅速解下魯全腰間的皮帶，一手執着被他踏着的手，用力一扭，跟着放開踏着魯全喉頸的脚，魯全痛叫一聲，粗壯的身軀隨着手臂被扭的方向，猛一翻，爬伏在地上，泰迪曲膝頂壓在魯全背上，將他另一只手擰到背後，然後用皮帶將他雙手在背後綑了個結結實！

接着褪下他的長褲，三下五落二，將他的雙腿纏綑牢，脫下他一只襪子，塞着他的嘴巴，讓他叫不出聲，然後自他身上搜出車匙，將他放在一個長滿雜草的土坑內，拍拍蜷伏在土坑內，動彈不得，出不了聲的魯全，他安慰他說：「對不住，委屈你了。天亮後，我會派人來救你，希望你能夠合作。」

說完，登上車頭司機位，將車匙插下扭動，發動了車子，車子悶吼一聲，往前一衝，泰迪扭動駕駛盤，將車子駛上路面，朝着來路如飛而去。

× × ×

在接近市區的地方，他將車子駛到路邊停下來，然後下車步行。

由於時在深夜，在這市區邊沿，車輛很少，迫得泰迪只有徒步走，好不容易才截到一部街車，回到卡凡的住處。

泰迪一步踏進屋內，就知道卡凡仍未睡。

× × ×

——客廳的燈仍亮着。

快步走入客廳，卡凡靠在沙發上睡着了，泰迪看見，深深爲卡凡對自己的關懷所感動。

泰迪因爲有很多話要對卡凡說，本不想驚醒卡凡，只好硬着頭皮上前搖醒他。

泰迪的手，還未觸到卡凡的身體，卡凡忽然雙目一張，看着泰迪，急切地問：「泰迪，你終於回來了，我還以爲你又出了事，急得我飯也吃不落，你到底去了那裏？」

一眼看見泰迪灰頭土臉的，頭髮凌亂，衣服破損，驚聲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握着卡凡的手，坐下來，吐了口氣，苦笑說：「差點回不來見你，不過，事情總算有點眉目了。」

卡凡注視着泰迪，靜等他說下去。

泰迪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將他今晚所遭遇的事，從頭到尾，說給卡凡聽。

一直屏息靜氣聽着的卡凡，待泰迪說完，才將提起的一顆心放下，興奮地說：「雖然你今晚遇險，但總算有收穫，弄明白了是誰向你下手，這就易辦了。」

接一皺眉頭道：「聽說這個許達權勢力很大，在本地黑社會是個有名人物，手下很多，爲人心狠手辣，是一個很難惹的人物。泰迪，你怎會惹上他的？」

泰迪苦笑聳肩道：「我根本不認識他，怎會惹上他？這一點，我也是莫名其妙，問那個殺手，他也說不知，他只是收錢殺人。」

接又道：「他手下衆多，我實在不明白他爲何還要出錢買人殺我，只要他一聲令下，他的手下自會替他將我放倒，這實在令人費解？」

卡凡摸着下巴說：「或者他有他的苦衷，不想將這件事牽扯到他身上，據我所知，警方近來很注意這些黑人物的動態，他們稍有不愼，就會被警方抓到把柄，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這大概就是他不親自動手的原因。」

忽然用手拍拍額頭，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興奮地說：「現在我明白許達權這傢伙爲何要對付你了！」

泰迪一聽，急忙一把抓緊卡凡的手臂，急不及待地問：「卡凡，你怎會明白的？快說出來。」

卡凡神秘一笑。「泰迪，我先問你一個問題，愛麗的底細你到底知道多少？」

泰迪是個聰明人，一聽卡凡如此問，知道此事是與愛麗有牽連，聳肩一笑道：「我知道的，不都告訴你了嗎？我知道的，就是那一點點。」

卡凡嘆口氣道：「唉，你想也想不到，事情就是由愛麗引起的！」

泰迪心一跳，急聲問：「眞的？」

卡凡正容點頭：「你可知道，愛麗是許達權的什麼人？」

泰迪心裏迅速找到了幾個答案，但他卻不敢肯定那一個答案正確，只好苦笑不答。

卡凡原也不想泰迪答，便臉色凝重地自答：「她原來是許達權最寵愛的一個情婦！」

泰迪雖然在心裏也猜估到多少，卻不敢肯定，聽卡凡一說，整個人如受重擊，震動了一下，跳起來，促聲道：「卡凡，這是眞的？」

卡凡鄭重地說：「絕對是眞的！」

泰迪抱着頭，喃喃自語說：「這是無可能的，愛麗不會騙我……」整個人將崩潰了般，栽倒在沙發上。

卡凡伸手輕拍着泰迪的肩頭，說：「泰迪，理智點，現在你明白，許達權爲什麼要三番四次對付你，甚至殺你？」

接嘆一口氣說：「唉，枉你自命風流，什麼女人不好識，偏要識許達權的情婦，你試想想，那傢伙怎忍受得了，他不對你恨之入骨才怪，你竟敢招惹他的女人，他不一動手就殺你，算你够運。」

泰迪呻吟一聲：「卡凡，告訴我，你怎會知道這些事情的？」

卡凡移動一下身體說：「別忘記我是幹什麼的，只要我們肯去探查一件事或一個人的底細，總有我們的一套辦法去查出來的。」

泰迪倚靠在沙發背上，長長的吐了口氣。「眞是想不到，但愛麗爲何要瞞着我呢？」

卡凡用力拍拍泰迪的肩頭。「若她對你說了，相信你一定不敢那樣放恣，敢公然與她來往，相信她以前出來結交的男朋友，一定受過這類警告，只有你這個大情人，不怕死，一再警告，還與她來往！」

泰迪怪叫起來：「但他們沒有明白地警告過我！」

卡凡疊起雙腿說：「難道畫公仔要畫出腸，其實，在你第一次在停車場遇襲，我就覺得有點不對，爲何她在現場而安然無恙？這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只有你這個風流種子沉迷而不覺！」

泰迪忽然坐正了身子，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好好對付他！」

卡凡精神一振，問：「你想怎樣對付他？別忘了他是什麼人，一個弄不好，可能會令到你死無葬身之地！」

泰迪得意地笑着說：「自古邪不能勝正，壞人最怕警察，我想藉着警察的力量，將他繩之於法。」

「無憑無據，空口說白話，那個相信你，別忘記，這是重視證據的法治社會。」卡凡將疊起的腿放下，端正地坐着。

「你忘了有一個活證人在我手上？」泰迪微笑着：「將他交給警方，他的供詞，就足以將許達權送進監牢。」

「但萬一他不肯合作又如何？」卡凡顧慮周詳。

「不怕，我還有一個辦法，令到他非坐牢不可！」泰迪充滿自信地說：「只要你肯帮我。」

「這是爲社會除害，我怎會不帮你？別忘記咱們是好朋友！」卡凡伸手摟住泰迪的肩頭。

「好，只要咱們明天一早如此這般，不愁他不自投法網！你認爲怎樣？」泰迪將他的計劃詳細說出。

卡凡靜靜地聽完，思索了一會，點頭道：「好，這辦法很好，不過，你一定要

小心點，千萬不要輕擧妄動。」

泰迪一拍卡凡的肩頭：「放心吧，我自有分數，倒是你，千萬不要誤了時間，不然，我眞的會死無葬身之地。」

卡凡穩重地說：「總之，我不會誤事的，睡一會吧，明天好行事。」

站起身，打了個呵欠，看見泰迪身上擦損的地方，關心地問：「不要緊吧？要不要爲你用藥水敷搽一下？」

泰迪也站起來，用手推着卡凡向房間走去：「你先睡吧，這一點皮外傷，我自己一個人就攪妥。」

卡凡被泰迪推入房間，倒在床上睡覺，泰迪也轉身進入洗手間。

× × ×

騰達財務投資有限公司的總經理辦公室內，一個年約五十歲，身穿名貴西服，唇上留了一撇鬍子，口咬雪茄，紅光滿臉的中年人，坐在一張大班椅上，正在批閱着文件。——他，就是許達權，騰達財務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兼老板。

若單從許達權的表面來看，十足十一個有地位的成功商人，但誰也看不出他是一個作惡多端的黑社會頭子。

寬大的辦公桌上的電話忽然响起，許達權噴出一口濃烟，將雪茄咬在口中，才伸手抓起電話聽筒。

「喂，你就是許達權嗎？」聽筒中傳出沒有禮貌的語聲。

近十年來，許達權從來沒有聽人直捷叫他的姓名，那一個見了他，不是稱呼他許先生，許經理，或權哥，權叔的，話筒中的不客氣稱呼，令他氣炸了肺，眞想將聽筒摔回電話座上。話筒却立時傳來語聲：「許達權，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歡我這樣直呼你的姓名，而不稱呼你許先生或許經理，你一定很想將話筒摔下，不過，我告訴你，別那樣傻，否則，你會後悔一輩子。」打電話來的人，像他肚裏的蛔虫般，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許達權氣得將雪茄摔在地上，不，是名貴的地氈上，壓抑着暴怒，粗聲說：「你是誰？有什麼事？快點說，我很忙！」

話筒中傳來一陣揶揄的笑聲：「許達權，你眞健忘，你不是三番四次想置我於死地的嗎？怎麼這樣快就忘記了我，是不是你認爲我已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所以你很快忘記了我，或是一想起我，心裏就不暢快？」

許達權想起了打電話來的人是誰，神情震了震，急聲說：「你怎會找上我？你想怎樣？」說時額上沁出汗珠，可想而知，他的內心是多麼緊張。

「這一連串事故是你主謀策劃的，不找你，找誰？至於我想怎樣，很簡單，我想與你談談條件！」

「什麼條件？快說！」許達權盡量抑制着心中的恐慌與暴怒，對着話筒低說。

「條件就是你要給我一百萬，並放棄愛麗，以後不准再干涉我與愛麗的事，怎樣？」

許達權想不到對方竟會獅子大開口，這還罷了，要他放棄愛麗，這最叫他無法忍受，如他眞的照做，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從來只有他向別人開條件恫嚇勒索，想不到這一次却爲一個無名小子所勒索，不但要錢，且還要他最寵愛的女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過他畢竟是個老謀深算的老狐狸，壓下滿腔怒火，語聲反而平靜下來。「你憑什麼提出這些條件？」

話筒中又傳來對方的語聲：「我手上有一個足以送你進監獄的活證人，這够了吧？」

許達權心頭一震，執着話筒的手也不自覺抖了抖，吸一口氣，說：「魯全在你手上？」這一句，無異承認魯全是他主使去殺泰迪的。

「一點不錯，現在我就與他在一起，怎樣？這買賣成不成交？」這打電話給許達權的人，不用說，一定是泰迪。

許達權掏出手帕，擦抹着額上不斷沁出的汗水，急忙說：「成交，成交！怎樣交易？」此刻許達權的心已慌亂如麻，最近，警方對他的一擧一動甚爲注意，若他行差踏錯一步，有把柄落在警方手上，那他就完了，而魯全，正是可以令他身敗名裂，從此要過鐵窗生涯的活證據，怎不令他大起恐慌，滿口答應。

「總算你識做！」話筒中傳來泰迪的得意語聲。「聽着，你立刻駕車趕來北郊一座廢棄的鐵礦場，只准你帶一個人來，否則，這交易就拉倒，到時，你會後悔莫及。」話筒中傳來泰迪嚴厲的語聲：「記着帶錢來！」

許達權一邊在心裏打着主意，一邊慌不迭答應：「好，我保證依足你的吩咐去做，但你收了錢之後，一定要將魯全交給我！」

泰迪在電話中滿意地笑道：「這個當然，我的目的是錢與女人，他是你的人，自然交還給你，你放心。」

泰迪故意將自己說成一個好色及貪婪之徒，目的就是消除許達權對他的警戒之心，並誘使他上當。

其實，許達權爲了消滅罪證，焉有不答應之理，而且，他聽了泰迪的那番話，已對泰迪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爲泰迪也不外如是，他已在心裏想好了對策，來個殺人滅口，一勞永逸。「咱們一言爲定，幾時見？」許達權想好了對策之後，心安了很多，語氣也响亮自信起來。

「一個小時後見，逾時後果自負！」

「這太促迫吧？一百萬不是小數目，短時間內很難籌到。」許達權想爭取多些時間，好佈置得周密一些。

「別耍猾頭，你開的是財務公司，沒有現錢，怎做生意，一百萬，在你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總之，你要在一小時內，帶着一百萬到鐵礦場，否則，你就直接到監獄去吧！」泰迪在電話中語氣堅決地說：「記着，只准帶一個人！你的行動，也不能告訴你的手下知道！別耍花樣！」

嗒一聲，那面收了綫。

許達權張口想說什麼，話筒中傳來一陣電流聲，他本來還有話說的，只好頹然放下話筒，一手支着腦袋，像隻泄了氣的皮球，癱坐在大轉椅上。

但立刻又像觸了電般，從眞皮大轉椅上蹦跳起來，伸手按動案頭的一個電掣。

很快，傳來敲門聲，許達權振作起精神，擺出平日的威風沉聲說：「進來！」

房門推開，立刻進來一個年約四十，

穿西服，但相貌粗魯的中年人，恭敬地朝許達權說：「老細，有什麼吩咐？」

許達權一手按在桌上，沉聲說：「阿威，吩咐亞成立刻準備一百萬現欵，同時吩咐幾個手足準備一下，二十分鐘內立刻出發。」

阿威是許達權的親信得力手下，聞言一怔，狐疑地望着許達權，不明白他的老細何以忽然有此擧措，正想開口動問，許達權已不耐煩地擺手說：「快去吩咐，魯全出了事，待會在車上再告訴你！」

阿威一聽魯全出了事，臉色一變，知道許達權這樣做必有因由，也不多問，立刻轉身出去，隨手掩上了房門。許達權待房門掩上，立刻拉開抽屜，取出一柄手槍，退出彈匣，拉開槍膛，檢查了一遍，然後貼身放在身側，扣好西裝扣，從外表看去，一點也看不出他身上藏了一枝手槍。

猙獰一笑，切齒自語道：「好小子，不親手殺了你，難洩心頭之恨！」

× × ×

荒廢的鐵礦場空無一人，靜悄悄的。

一陣汽車聲打破了鐵礦場的空寂氣氛，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顚簸着緩緩出現一部豪華的大房車，在礦場的空地上戛然停下來，跟着車門打開，彎腰走出一個西服筆挺的中年人。

——中年人正是本地幾個最有勢力的黑社會頭子之一——許達權。

許達權扔掉手中的小半截雪茄，游目打量着礦場四周，然後提高聲音叫：「泰迪，你可以出來交易了！」聲音雖然不很高，但餘聲仍然廻盪在空寂的礦場上空。

這時，他的親信手下阿威，經已提着一個占士邦式的手提公文箱，站在許達權的身旁。餘聲還未消失，幾個廢棄的礦坑洞中，有一個傳出了脚步聲。

許達權與阿威立刻迅快地互相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色。

脚步聲清晰地從坑洞內傳出，許達權與阿威雙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坑洞口。

坑洞口終於出現了一個身材高大，擧止瀟洒的年青人。——泰迪。

泰迪就站在坑洞口，沒有再踏前一步，三個人的六道目光，立刻交織在一起。

許達權一見這個分享了他寵愛的女人，並要他完全放棄，敲詐他一百萬的年青人——泰迪，胸中怒氣翻騰，一張紅光滿面的臉上，脹得通紅，錢財事小，面子事大，他衝動得眞想一槍將泰迪轟斃，但想到泰迪手上的皇牌——魯全，還未出現，强忍下一口怒氣，眯縫着一雙眼，一字字道：「你就是泰迪？」他早巳從手下的口中，知道與他的美麗情婦——愛麗親密交往的年青人的名字。

泰迪很小心地打量着四周，見沒有別的人出現，才沉着地點點頭，反問：「你就是黑社會大亨許達權？」

許達權深沉地點點頭：「泰迪，你好厲害，我低估了你！」

泰迪莞爾一笑。「許老板，這只是運氣，我也想不到幾次向我下手的是你！」

許達權陰陰一笑。「果然瀟洒，怪不得愛麗會迷上你！」

泰迪聳肩道：「事實上我一直不知道愛麗是你的人，否則，我有天胆也不敢招惹她！」

許達權一擺手道：「錢巳帶來，我也答應你放棄愛麗，從此不再找你的麻煩，現在可以將魯全交給我了吧？」

泰迪一笑道：「別忙，有的是時間，讓我先問你一些問題！停車場襲擊我，脅持我入屋搜掠並搗毀我家中一切錢財物品，魯全兩次要殺我，是不是你主使的？」

許達權本不想答，但爲了儘早解決，爽快地說：「不錯，確是我主使的！」

「就爲了一個女人，竟然要殺我？」泰迪故作驚詫地問。

許達權驕橫地說：「凡是屬於我的女人，若有人想指染，那他是自尋死路！」

「那我豈不是始終要死？」泰迪故作驚慌地望着許達權。

許達權知道說漏了嘴，慌忙補充道：「但你不會死，因爲我巳答應你不追究，並應承放棄愛麗。」

泰迪這才放心地吁了口氣。

「現在可以放心交易了吧？」許達權再一次催問。

泰迪點點頭道：「可以，不過，你先要將帶來的鈔票讓我過過目。」

許達權對一直靜靜站着沒有出聲的阿威吩咐：「阿威，打開它，讓他瞧瞧。」

阿威很識做，提着那個公文箱，走前幾步，然後停下來，蹲在地上，將公文箱放在地上，將箱口朝着泰迪開啓了箱蓋。

一叠叠鈔票整齊地放在公文箱內，滿滿的，每一張面額最少一百元。泰迪的目光立刻貪婪地投注在那箱鈔票上。許達權站着沒有動，嘴角泛起一絲森冷的笑意。

「要不要數一數？」阿威抬頭問。

泰迪滿臉興奮地搖頭說：「不用數了，這樣太費時間，相信以許大老板今日的地位，不會耍出那種以假亂眞的手段！」

許達權對泰迪恨得牙癢癢的，却不動聲色，只是淡淡地說：「現在可以交出魯全了吧？」

泰迪搓着手說：「可以，可以！」跟着轉身走入坑洞。

走了一步，立刻停下來，警惕地對許達權說：「站着別亂動，否則，你將會後悔一輩子。」

許達權很心急，表面上却不顯露出來道：「放心吧，我還不至於那樣蠢。」

泰迪不放心地看了兩人一眼，才擧步走入坑洞內。坑洞內光綫黯弱，很快，泰迪的身形隱沒在坑洞內。

許達權立刻朝站起來的阿威一呶咀，阿威立刻擧手一揮。立時，礦場的四面出現了七八條人影，一現又隱，好明顯，這都是許達權的手下，將礦場包圍了，這一次，只怕泰迪很難活着離開這座廢礦場了。足有十分鐘，坑洞內重又响起脚步聲，從脚步聲分辨出，這是兩個人在走出來。許達權不由自主摸摸藏在身上的手槍，緊張地盯視着洞口，脚步聲終於來到洞口，洞口立刻出現兩個人——泰迪與魯全。

魯全被泰迪押着，雙手反綁在背後，頭髮蓬亂，臉容憔悴蒼白，垂頭喪氣地站在洞口，不敢抬頭望一眼許達權。

許達權一見魯全，雙眼像噴出火般，厲聲道：「魯全，你好够朋友！」

魯全聞言渾身一震，抬起頭，驚惶地

望了許達權一眼，重又垂下頭。

泰迪得意地笑說：「許大老板，現在放心讓我拿那箱鈔票了吧？」

許達權一擺手，說：「只要你將魯全交給阿威，那一百萬就是你的！」

泰迪却狡猾地笑道：「許大老板，這樣不公平，你有兩個人，我只有一個，萬一我將魯全交給你後，你反悔不讓我離開，我豈不是要死在這裏？」

許達權忍着氣說：「那你想怎樣？」

泰迪狡黠地說：「你先叫你的手下退到你的身邊。」

許達權不是由於距離太遠，沒有把握一擧射殺泰迪與魯全，早巳在兩人現身時拔槍向兩人發射了，當下點點頭。朝阿威叫：「阿威，你回來！」

阿威乖乖地退回許達權的身邊。

「現在你兩個不可亂動，待我拿了錢，退入洞口，自然會將魯全推給你們。」泰迪藏身在魯全背後，推着魯全，一步步向那箱鈔票走去。

終於來到那箱鈔票前。

就在泰迪想彎腰拿起那盛鈔票的手提箱時，許達權與阿威同時閃電般拔出手槍，厲喝道：「不准動，乖乖地站着！」

立時，泰迪像如遭雷殛般，整個人僵硬地站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與此同時，隱伏在礦場四周掩蔽處的手下，也現身出來，迅速地奔跑過來，將泰迪的退路截斷！同時將兩人圍起來！

許達權執着槍，兇神惡煞般一步步走前。他的親信手下阿威，亦步亦趨，握槍跟隨。魯全嚇得臉無人色，渾身顫抖，不敢抬起頭。

泰迪也嚇得臉色煞白，不過還算鎭定。「許達權，你想怎樣？」

一步步逼近的許達權全倏的停下來，仰天發出一陣狂暴的笑聲，笑聲收歇，目露兇光，兇殘地盯着泰迪說：「我要殺你，我要親手殺了你！不殺你，我吞不下這口惡氣！」

泰迪憤怒地說：「許達權，你不是人，竟然背信毁諾！」

「小子，隨你怎樣說，我今天也要親手殺了你！」說着，擧槍就要扣扳機！

泰迪忙道：「許達權，你殺了我，也難逃法網！」

許達權獰笑道：「這裏只有你與我的手下，殺了你，將你扔進坑洞內，鬼也不知道，有誰會告發我？」

泰迪道：「你若殺了我，我的朋友在兩個小時內不見我回去，他就會將你與我通電話時的錄音帶帶到警署報案，那時，你脫得了關係才怪！」

許達權聞言一怔，不由躊躇起來，擧起的槍也不自覺垂下。

就在他的槍下的刹那，幾個坑洞中同時衝出十多條身形，齊聲呼喝：「我們是警探，不要動，擧起手！」這一聲喝，只震得在場的許達權與衆手下齊皆慌亂起來，而泰迪却一把摟着魯全，滾到在地。

泰迪與魯全剛滾下，許達權見變生俄頃，慌亂地抬手放了一槍，轉身奔向停在十多公尺外的大房車，企圖逃走。阿威也放了一槍，掩護着許達權奔向大房車。

許達權的手下，立時奪路奔逃。

衝出來的十多名警探，立刻伏下來，齊聲大喝：「站住，否則開槍！」

那些歹徒哪聽喝，繼續拔脚奔逃。

「砰砰砰」警探一連向天開了四五槍，才將大部份歹徒震住，停下來，抖索着雙腿不敢再逃。只有兩個仍沒命奔逃。

但這時四周警笛大鳴，幾部警車風馳電掣般開到，從車上跳下十多名軍裝警察，將兩名企圖逃走的歹徒截住。

再說許達權與阿威，一邊盲目胡亂放槍，一邊拚命奔向大房車，總算讓他們奔到大房車跟前，許達權慌忙伸手拉開車門就往車廂內鑽。阿威也拉開車頭司機位的車門。就在這時，同一時間傳來兩聲疾喝：「不許動！」車廂內同時伸出兩柄手槍，指住了許達權與阿威，槍咀離兩人胸前不足半尺。

兩人刹時間怔愕住，像泥塑木彫般，慢慢擧起雙手，目瞪口呆，動也不敢動。

許達權與阿威發夢也想不料不到，他們坐來的房車內，竟然不知什麽時候，潛進了兩名探員！在手槍的指嚇下，兩人只好棄械投降，不敢反抗，否則，必定喪命在亂槍之下。却原來那兩個探員早巳伏在靠近房車的一堆棄置礦石後，乘許達權與阿威將注意力全部注意在泰迪與魯全的身上時，悄沒聲地匍伏潛行車旁，將車門輕輕拉開一綫，游身竄進了車廂內。

至於穩伏在四周的許達權手下之沒有發現兩名探員的潛行，由於角度與位置關係，同時全部的注意力皆集中在泰迪許達權等人的身上，故此也沒有發現。

至此，許達權與他的手下阿威等人，在警探的包圍追截下，一個也走不脫，全部被擒，戴上手銬，被押上警車。

泰迪在許達權棄械投降後，早巳扶着滾倒在地的魯全站起來，被從坑洞中最後奔出來的卡凡摟住，激動地說：「泰迪，眞有你的，剛才你被許達權指住時，差點忍不住衝出來救你，你剛才眞危險！」

泰迪放開卡凡，一拍胸膛。「穿了避彈衣，才不怕他，剛才，許達權是用槍指着我的胸膛，要是他用槍指着我的頭，不怕才怪！」

「現在好了，許達權今次眞的難逃法網，只怕他後半輩子都要在監獄渡過了！泰迪，眞有你的，虧你想出這個辦法，預早與警方聯絡好，並將你們的一切對話錄了音，加上魯全肯做證人，許達權這次是徹底完了，再不能爲害社會。」

泰迪拍打着身上的塵土，笑着說：「若不是你說動了探長，肯與我們合作，只怕沒有這樣容易將許達權繩之於法！」

說着，兩個摟抱着，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負責這次行動的黎探長走前來，握着兩人的手，熱切誠摯地說：「我謹代表警方與本地市民，多謝兩位的英勇協助，鏟除爲害社會的一股惡勢力！」又說：「這一次，許達權是徹底垮了，到時，還望兩位再次合作出庭作證！」

泰迪與卡凡連聲道：「一定一定！」

黎探長道：「那麽，先謝謝兩位，兩位請上車。」

兩人坐上了探長的座駕車，當先開路，在尾隨的幾部警車嗚嗚聲中，朝市區疾馳而去。

（完）

擷天星故事之二

南宮宇・文
黃白石・圖

雲湧寒山點點愁

（上）

情痴壯俠胆

夏盡秋臨，正是爭秋奪暑的時候。

燠熱而煩悶的陣風，並沒有破壞翟天星輕快的心情，踏着稀疏的黃葉，天星小築巳是在望。

一年之中難得回家幾回，對於飄泊江湖的人，「家」無疑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回家的心情總是興奮而有點溫馨。

天星小築之內，並無倚閭望夫歸的妻子，但裏面有兩棵丹楓，是翟天星十歲那年親手所植，而今應是丹楓紅似火，還有那個小小的葡萄，而今應是黃花遍園？

「天星小築」四字巳是清晰的映入眼簾，翟天星連忙加快步伐，垣牆之內，兩棵丹楓在微風中搖曳，彷彿是迎接翟天星回來。

剛走到小築門前，便見到一個傭僕打扮的老翁，正在把一堆枯葉掃好。

翟天星看着熟悉的背影，叫道：「翟安！」

那老翁聽到呼喚，轉身一看，呆了半晌才道：「少爺，是你？」

翟天星滿臉笑意道：「除了我，還有誰？」

翟安道：「少爺，你沒有回家巳大半年了，來，給我看看，你變了，而且變了很多。」

翟天星道：「變了？」

翟安道：「變了很多，比以前更英俊更精神。」

翟天星搭着翟安的肩膊，邊行邊道：

雪谷埋艷骨

「家中一切可好？你的身體好嗎？」

翟安道：「托少爺的福，一切都好，這次你出外，又有什麼好聽的故事要告訴我？」

翟天星道：「有，你知道我自小便好奇，好奇的人一定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我會慢慢告訴你！」

翟安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急道：「少爺，我只顧與你說話，竟然忘記告訴你，有人找你！」

「找我？是什麼人？」

「是一個非常俊秀的青年人。」

「有沒有留下姓名？」

「有，他說是姓王的！」

「姓王的？有沒有其他說話留下？」

「沒有。」

「那麼，他來這裏找我，究竟爲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不過，你可以去問問他。」

「問他？」

「他在小樓之內，巳等了你差不多兩個月！」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少爺，我根本沒有時間告訴你！」

翟天星望着翟安，兩人相視而笑，翟安是看着天星長大的人，眼見翟天星回來，比以前更是軒昂俊偉，老懷大慰，連家中客人也忘記了。

「讓我立刻去看看他！」

翟安道：「好，今晚讓我親自下廚，弄幾味你最喜歡的小菜！」

看着翟安的背影，翟天星心底也感到一陣無比的溫馨，自己的家，總是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覺。

翟安忽然又轉過頭來，道：「少爺，這次有沒有帶一個媳婦回來？」

翟天星頰子一熱，道：「又有誰肯下嫁我這個好奇的人？」

翟安道：「少爺——你總是——不過，良緣天訂，我催促你又有什麼用？」

翟天星望着這關切自己的老人家，心中浮起一種難言的滋味，良緣天訂，他的話是不錯的，眼見多少英雄好漢，爲情顛倒爲情愁，自己的心中對「情」一字，不知是恐懼還是喜悅。

翟天星緩步走至小樓。

小樓寂寂，忽然間傳來一聲低沉的嘆息。

嘆息來自小樓內，一個瘦長的身影，憑着西窗，看不見他的面孔，因爲他剛巧背着小樓的門口。

翟天星輕咳了一聲，那人立即轉過身來。

一張十分惹人好感的臉孔，劍眉星目，玉面清奇，可惜的是臉孔略帶幾分頹喪之色。

翟天星忙拱手道：「閣下是——」

「在下王珏，翟公子剛回來？」

「王公子，你認識在下？」

王珏道：「『擷天星』名滿天下，又有誰不識！」

翟天星道：「王公子實在太誇獎在下，據翟安說，你等我很久。」

王珏道：「巳是第四十五天了。」

「王公子，在下似乎沒有見過你，不知等我爲了什麼事情？」

「翟大俠，我們早有數面之緣，不過，你沒有注意到，記得你那年上天山之事嗎？」

「上天山？那是八年前我上天山拜會雪蓮大師？」

「是的，那年我只有十三歲，站在師兄師姊的後面。因此你沒有注意到，我是雪蓮大師的第十三個弟子。」

「雪蓮大師可好？」

「體弱多病，雙腿巳癱瘓了。」

「什麼？她雙腿——」

「家師因採天山雪蓮，試煉易筋之藥，竟然以自己來試驗，因此雙腿經脈被弄壞了！」

「天山神尼雪蓮子，不獨武功蓋世，而且擅於岐黃之術，可惜……」

「家師因行動不便，因此特修書函，望大俠過目。」說畢，王珏從懷中抽出一封書函。

翟天星接過，隨即打開一看：

天星如見：愚徒王珏，情痴錯鑄，望助其一臂，以償素願，容日面謝。

貧尼雪蓮

信內字體顫動，翟天星回想天山神尼雪蓮子，而今應是九十高齡，八十多歲時才收此徒，定必痛愛有加，但信中字義含糊，未能盡解其意。

糊天星看畢書函，抬眼望王珏，只見他滿臉愁苦，俊秀的臉龐添上憔悴之色，天星心內，也不禁泛起一陣憐憫的感覺。

王珏輕嘆口氣道：「翟大俠！」

翟天星道：「天山神尼對在下並不見棄，在下定必略盡棉力，以報知己，不過，我是個飄泊江湖的人，未嚐情海波瀾，又怎能助你？」

王珏臉有急色，道：「只要大俠點首，定然能償心中素願。」

翟天星心想，自己既沒姊妹又無紅顏知己，怎能助他一償痴情錯鑄的素願！

翟天星道：「事情始末可否告之。」

玉珏道：「我希望大俠能伴我上大雪山。」

「大雪山？」

「大雪山霞光絕頂！」

「大雪山終年積雪，冰川滿佈，去那裏作什麼？」

「去找一個人！」

「一個天姿國色的佳麗？」

玉珏點點頭。

「一個武功卓絕的女中豪傑？」

玉珏又點點頭，眼眶似略有淚水。

「可是，她對你並沒有情意？」

「不，我倆情意相通。」

「那麼，是否因大雪山山路崎嶇，要我相伴？」

「不，我是在大雪山長大的。」

翟天星眞有點一頭霧水，那位紅顏知己既與王珏情意相通，而且他對山嶺道路熟悉，爲何又要自己相伴？

翟天星道：「你那位紅顏知己究竟是何許人。」

「是崑崙的女弟子敖霜！」

「崑崙派？是否崑崙隱者凌霄漢的女弟子，崑崙派這數十年來，從未出江湖走動，我也不知他收了一個女弟子，你們天山與崑崙素無來往，亦無仇怨，你倆可算是門登戶對，佳藕天成！」

王珏巳是滿目含淚，差點要奪眶而出，道：「可惜的是敖霜巳是一個死人。」

「死人？」翟天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王珏默然，轉首背着翟天星。

多情自古空餘恨，英雄淚向眼中乾。

半晌，王珏才回過頭來，聲調沙啞，道：「她暴屍冰川，屈指巳差不多一載，我實在太對不起她！」

翟天星也沒有接口，正等待着王珏的故事。

玉珏嘆了口氣道：「事情是這樣的，我認識敖霜在兩年之前，當時 我奉師命下山，採購日常用品，在天山山麓，突遇兩個黑道高手，正想向敖霜刦財刦色，我當然挺身而出，心想誰人敢在天山動土？這兩個强徒武功十分高强，如果敖霜對付一人，相信尚可應付，但兩人同時攻上，而且採取急攻手法，看來是要活捉敖霜，結果我把那兩人打走了，而我也認識了敖霜！」

翟天星道：「你們兩人一見鍾情？」

王珏輕輕地點頭，道：「據敖霜說：她本是富戶之女，因不滿父親孳孳爲利，剝削貧農，憑一時機緣上崑崙山學武功，闖蕩江湖，經過多年的相約，我終於把她帶上天山見我的師傅！」

翟天星道：「雪蓮大師對她如何？」

王珏道：「師傅沒有什麼意見，只對我說：你的藝業已成，如果要在武藝上有突破，一定要多在江湖見識，同時，師傅強調人需飲水思源，千萬不能數典忘祖，於是，我和敖霜同時下山，回家看看我的母親。」

翟天星道：「上大雪山？」

王珏點頭道：「是的，不過，我看不到我的母親，也失去了一位紅顏知己！」

翟天星奇怪道：「爲什麼？」

王珏道：「大雪山終年被冰雪所封，去年風雪特大，先母因年紀老邁，又乏人照顧，因此在山中餓死，而我和敖霜剛埋好先母，再遇一次雪崩！」

翟天星道：「爲何你又能幸免？」

王珏道：「我生於大雪山，以前已見過多次雪崩，知道怎樣避重就輕，而且我這次逃出大難，總是帶有點僥倖成份，可是，我救得了自己，却失去了敖霜！」

翟天星道：「經過如此可怕的雪崩，你再上大雪山也無法找到她的屍骨！」

王珏道：「不——她在雪崩之際，一時驚惶失措，跌下一個深坑，坑上剛有一塊巨大岩石，事後我再到她失足之處，只見她躺在深坑之下，但我却無法把她的屍骨拉上來——」

翟天星說道：「因此，你需要人來幫忙。」

王珏點首道：「是的。」

翟天星道：「不過，你可以隨便找個人！」

王珏道：「本來是的，但是，除了翟大俠之外，相信沒有人敢去。」

翟天星奇怪道：「爲什麼？」

王珏道：「因爲我四面受敵！在今年內，我幾乎過着逃亡的生活！」

翟天星道：「是否敖霜的身世極其複雜？」

玉珏愕然道：「翟大俠眞是料事如神，在敖霜死後，我獨自下大雪山，正想返回天山向師傅報告，半路上便遇到一大羣人，他們身穿一式的黑衣勁裝，向我襲擊，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崇山宗的人！」

翟天星說道：「難道敖霜與崇山宗有關？」

王珏道：「是的，崇山宗是陝北一個教派，有點邪氣，但近年來很少在江湖走動，我後來才知道，敖霜可是是崇山宗宗主的女兒。」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你竟然惹上了崇山宗，終於你要過逃亡的生活。」

王珏道：「崑崙也派人找我。」

翟天星默然不語，一個崇山宗已是十分麻煩，何況還有崑崙一派的人！

王珏又道：「他們都以爲我殺死了敖霜，其實，我也不想活下去，不過，我一定要找回霜妹的屍骨，然後與她一起合葬，我才死得瞑目！」

翟天星望着玉珏，只見他虎目含淚，臉色凄然，心中大爲感動。

玉珏見翟天星沒有什麼表示，竟然「卜」的一聲，跪倒在地上，叩道：「翟大俠……」

翟天星連忙把他扶起，道：「雪蓮大師既然專函相邀，而你也是眞誠一片，我斷無推却之理，不過……」

王珏聽到翟天星應允，本是十分歡喜，但一聽到不過二字，心中又冷了半截，道：「翟大俠……」

翟天星道：「不過，我剛回家來，也要吃過晚飯，好好休息一夜才能動身！」

王珏聽了，立即破涕爲笑！

自古英雄難闖情關，又豈獨是王珏一人？

× × ×

翟天星與王珏離開了天星小築，直往西去，目的地當然是大雪山，一路黃花紅葉，倒也十分閒適，但王珏十分心急，脚程極快，翟天星也明白他的心意，也不在路程上躭誤，況且已是仲秋時份，如果錯過時候，將無法登上大雪山。

一日，天色將晚，兩人來至碎石谷。

碎石谷是一個天然山谷，全谷均爲碎石所蓋，過了碎石谷，便是龍石，很快便到大雪山的山脚。

碎石谷在斜陽掩映之下，份外美麗。

忽然，前面人影雜沓，看來並非過路之人。

翟天星早已醒覺，但並沒有作什麼表示，仍然踏着碎石，向前走去。

王珏低聲對他道：「翟大俠，小心一點！」

翟天星道：「你看他們是什麼人？」

王珏道：「一定是崇山宗的人！」

話未說畢，已有一排人攔着谷口，其中一人厲聲道：「過路的儘管過路，只要王珏留下！」

王珏勃然變色，道：「你們憑什麼要留下王珏！」

那人又吆喝道：「王珏，你自己幹的事，心知肚明！」

王珏也不再言語，一個箭步，闖向人排。

那排人立即勇上，團團的圍着王珏，只見王珏抽出佩劍，一招「月明星稀」，正是天山派的劍法！

王珏的劍影，有如撒出一片劍網，立即把攻上來的人羣退開，但那十幾個人，似乎訓練有素，一退之後，又立刻勇上，他們使的是一柄大刀，是崇山著名的「山君刀」，據說是以前崇山宗宗主一刀把老虎劈開，以後便把這種大刀稱爲山君刀。

王珏並不怠慢，又使出一招「雲散雪消」，一陣劍影，竟有五個人同時倒下。

使山君刀的崇山宗人，見同伴倒下，並沒有氣餒，反而更加緊合，使出山君刀，向着王珏四面夾攻。

翟天星見王珏使出兩招，均是天山派的精銳招數，天山神尼晚年才收此徒，當然是悉力以授，相信王珏已盡得天山劍法的眞傳，而今只欠的是火候。

崇山宗人，刀如雨下，王珏劍走輕靈，飄逸有如雪花飛舞，山君刀的一展一抹，一砍一劈，都無法傷害到王珏分毫。

王珏又使出一招「浴日滔星」，劍光有如雪花蓋頂，寒氣迫人，「呀」的連聲，又見持山君刀的人倒下，而今，本是十多個大漢，已剩下三人！

王珏又想挺劍再上，一舉而殺了這餘下的三人。

翟天星忽然大聲說道：「何必趕盡殺絕！」

話猶未畢，王珏已持劍一展，一招「批星抹月」，剩下的三人已應聲倒地！

翟天星沒有說話，因爲人已死了，多說也無益，但心中暗想，這王珏雖是面如冠玉之人，但手段却是十分毒辣，並沒有君子之風！

王珏正要收劍入鞘，一陣勁風已是迎面而來，王珏連忙抽劍一擋，只聽到「當當」之聲音，連續不斷，不絕於耳，翟天星看得清楚，超過十種暗器，包括有鐵彈，鐵蓮子，飛蝗石，袖箭，金鏢……

王珏喝道：「何人竟敢暗箭傷人？」

那時已是暮色四合，四野蒼茫，地上躺着十餘具屍首，谷中迴音縈繞，但並無人答話，這種情境眞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碎石谷谷口，忽然站了四個人。

王珏一劍當胸，四人緩步而來，翟天星站在一旁，並未上前。

四人打扮，均是一式，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的鏢袋，分別備有龍獅虎豹四獸，翟天星一看，已知道是陝北一帶，初露頭角的崇山四獸，他們一出道，便平了陝北十六寨，使陝北黑道上的人，爲之側目。

翟天星看他們使暗器的手法，知道他們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但見王珏英姿勃勃，也並不爲他担心。

其中二人同聲道：「正是此人！」

崇山四獸的老大甘龍道：「我們來遲了，崇山宗的山君刀陣，竟然落敗，兄弟們，這口氣可嚥得下！」

老二顏獅接口道：「破了山君刀陣，但總不能逃過我們崇山四獸！」

老三佟虎道：「這天山小子，騙去了師妹，還要殺害她，實在是全無人性！」

王珏聽了此言，勃然變色道：「你這四隻禽獸，含血噴人！」

老四鐵豹道：「此人口甜舌滑，連樹上的小鳥也可以騙了下來，多言無益，我們上吧！」

王珏也不再多言，凝神於劍，只見四人分別使用不同的兵器，甘龍使的是鏈子刀，顏獅使的是一雙銀手爪，佟虎使的是一把劈山刀，而鐵豹使的是一雙日月輪，四人同揮兵器，虎虎生風使人眼花繚亂！

王珏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因來者人多，只能先觀敵意，敵動己動。

四人一聲呼嘯，甘龍的鏈子刀一飛，顏獅的銀手爪亦已至，佟虎劈山刀從上而下，鐵豹日月輪從左右雙脅而來。

王珏不慌不忙，連忙使出四招「鐵鎖星橋」，擋開了鏈子刀；又使出「蝶戲幽蘭」，避開了銀手爪，一招「魚龍出海」，跟着一招「鸞鳳騰空」，連消帶打，避開了四人的攻擊，佟虎與鐵豹武功較弱，幾乎被王珏的劍尾所傷，幸好劍力已是強弩之末，沒有殺傷之力。

甘龍見王珏使的雪山劍，剛柔並重，知道是一個勁敵，怪不得訓練有素的山君刀陣，也要敗在他手下！

翟天星在旁觀看，也不禁暗暗佩服這位王珏，閃電的使出四招，使這如狼似虎的四獸暴退幾步，天山神尼得此徒弟，定必十分快慰！

崇山四獸奮起精神，四種不同的兵器，齊齊施展出來，王珏劍氣縱橫，後架前迎，一時之間，打了個平手。

翟天星心想：王珏年紀雖輕，武功已達到此境界，在江湖上，雖不能說是第一流的高手，但比起很多成名的高手，倒是毫不遜色，爲何他竟要自己相陪？上大雪山一事，他自己應付，應是綽綽有餘！照理他痴心一片，應趁夏日，冰雪未臨，上山找敖霜的屍體！

翟天星覺得事情點不對，但天山神尼親筆書函，又不會是兒嬉之事，難道整件事的內情並非王珏口中所述那麼簡單？

這時，崇山四獸與王珏已戰了百多回合，雙方都是沉着應戰，崇山四獸勝在穩健沉實，而王珏的天山劍法却是飄忽無定，招數奇詭！

漸漸，王珏似乎有些後勁不繼的現象，劍招已呈凌亂，但崇山四獸老於江湖，想用拖延戰術，耗盡王珏的氣力，才來一個大反擊！王珏究竟是年輕，內力浸淫日子尚淺，再戰五十個回合，已有點氣喘的現象！

翟天星見此形勢，如果再拖下去，王珏落敗，自己許下的諾言豈不成空？

翟天星冷冷道：「四位俱是崇山宗的高手，何必爲這事多費氣力！」

崇山四獸一直監視着翟天星，但一直未見他動手，心中十分狐疑，如今看來快要打敗王珏，這人却出言相勸，說話不褒不貶，但崇山四獸又怎肯在此時罷手！

甘龍鏈子刀一飛，道：「好漢又何必多管閒事，這小子王珏與我們崇山宗有深仇大恨！」

顏獅也接口道：「此人狼心狗肺，騙了我們宗主的女兒，還要害死她！」

翟天星心中一抖，王珏說敖霜是崑崙派的人，爲何崇山四獸又說她是崇山宗宗主的女兒？王珏似乎從來也沒有提過，那麼敖霜的身份並不是王珏所說那麼簡單。

崇山宗崛起於北方，這宗派既非江湖名門正派，但所作的事也非大惡不赦，不過，崇山宗勢力日大，組織嚴密，自成一派，身處江南的翟天星對他們了解不多。

此時，他們又戰了五十多回合，崇山四獸功力深厚，眼看便要把王珏打倒，王珏劍法已逞疲弱，連犯險招，幸好天山劍法詭異，暫時也可以勉強應付！

翟天星見他們仍不罷手，厲聲道：「四位，你們口口聲聲說王珏是謀害你們宗主之女，有何證據？」

佟虎劈山刀一幌，怒道：「我們不要什麼證據，待我們抓下這小子，要他親口招認！」

鐵豹的日月輪齊揮，也接口道：「此子奸猾異常，他早毀滅了殺人的證據！」

翟天星道：「既無證據，何必苦苦相迫，如果你相信在下，王珏若是你們口中的小人，我也不會放過他！」

崇山四獸聽了此言，齊聲大笑道：「相信你？你是什麼人，竟可作出這樣的保證？」

翟天星道：「在下翟天星！」

翟天星三字，如雷貫耳，崇山四獸老於江湖，豈會沒有聽過這名動江湖的大俠？他們立刻同時虛幌一招，暴退三丈。

甘龍道：「原來名震江湖的大俠，竟然也插手這件事？江湖傳言，翟天星正氣浩然，鋤強扶弱，擺在眼前的，却是狼狽

為奸之輩！」

崇山四獸中鐵豹年紀最輕，江湖閱歷較淺，惡聲道：「翟天星又如何！大哥，殺了此人再收拾這小子！」

甘龍是四個人中的老大哥，為人較為穩重，心知四人一時之間也不能把王珏擒到，加上此人，就算他不是口中所說的翟天星，一時之間，王珏多了一個幫手，四人更是沒有把握，因此，他出言相激道：「你說你是翟天星，有什麼證據？」

翟天星道：「你們殺人也不用證據，我是不是翟天星又何必證據！」

佟虎道：「翟天星名滿江湖的是天星掌！如果你是翟天星，一掌便可把我們打倒！」

鐵虎冷笑道：「他一掌打不倒我們，反而自己滿天星斗！」

四人聽了，同聲大笑。

翟天星並不言語，也沒有表示怒氣，道：「四位，我答應過他，護送他上大雪山，請各位高抬貴手！」

甘龍道：「就憑你這一句話？」

翟天星道：「大丈夫一言九鼎！」

甘龍道：「既然你要硬接這樑子，我們也無話可說！」

崇山四獸已手握兵刃，作勢要上。

翟天星道：「如果你相信我，我一定會把事實查個水落石出，如果王珏是欺騙謀害你家姑娘，我一定會親自縛他上崇山宗，見你們的宗主！」

崇山四獸並沒有答話，揮動兵器。

翟天星嘆了口氣，知道此時不顯一下顏色，一定不能擺脫這崇山四獸的糾纏。

崇山四獸一聲怒喝，同時躍上。

翟天星看準他們的來勢，一個旋身，「星落鳥飛」，把四種兵刃的攻擊消去，再使出一招「急雨摧花」，雙掌有如兩把巨扇，撥出一陣狂風！

崇山四獸見一招落空，正想使出另外招式，但招式未發，便已感到一陣勁風撲面，連忙矮身躲過，翟天星雙掌發出，只用了五成功力，勁力已是驚人。

甘龍大叫：「天星掌！」

天星掌名震江湖，雖然並不是人人看過，但傳言已久，早已深印於一般江湖人的腦海，因此，翟天星發出了這一掌，甘龍便忍不住叫了出來。

其餘三人也呆呆的站在一旁。

佟虎突然走近甘龍身畔，低聲耳語幾句，甘龍不斷點頭，然後四人往後一躍，不一會便消失在暮靄之中。

四人去後，王珏立即走上前道：「翟大俠，你千萬不要相信他們的話，我並不是一個如此卑鄙的人，我與敖霜情投意合，並不是甜言蜜語欺騙她；她失足跌下冰川，並不是我謀害她！」

翟天星並不答話。

王珏又道：「敖霜與我刻骨銘心，我豈會謀害她！而今，我倒願意死的是我！」說罷此言，竟放聲大哭。

翟天星心中甚是疑惑，但看到這涕淚滂沱的小子，心中也不禁牽起一陣惻忍。

翟天星道：「誣陷之言，定有洗脫之日！不過……」

王珏哭着說道：「我可以再在你跟前發誓……」

翟天星道：「你既是清白之身，又何必發誓！」

王珏道：「大丈夫頂天立地，日月可證！」

翟天星說道：「既是如此，我們起行吧！」

王珏把劍收入劍鞘，揩乾淚水，跟着翟天星走出了碎石谷，他低頭不語，默默前行。

出了谷口，附近人烟罕見，一大片荒地，不知前面是甚麼地方。

翟天星道：「也許我們已錯過了投宿的時間，我這裏有些乾糧，吃過之後，可連夜趕路。」

王珏同意道：「好！而今我想飛上大雪山，你看過敖霜冰清玉潔的屍身，便明白我的為人！」

二人吃罷乾糧，已是月明星稀，一路金風送爽，走起路來，比日間還要舒適。

王珏道：「這附近山區，我十分熟悉，倒不如抄小路走，免得那些崇山宗人糾纏！」

翟天星道：「難道你……」

王珏忙接口道：「不，我根本並不知道敖霜是崇山宗宗主的女兒，我只知道她是崑崙派的人！」

翟天星道：「她既是崑崙派人，為何要下山，就是闖蕩江湖那麼簡單？」

王珏道：「不，崑崙派的掌門人凌虛真人，一定要弟子皈依道家，才肯把崑崙絕技全盤相受，但敖霜不願作道姑，所以才下山！」

翟天星道：「她與崇山宗的人有來往嗎？」

王珏道：「我不知道。」

翟天星道：「你本身與崇山有沒有瓜葛？」

王珏道：「我一向在天山，根本沒有見過他們！」

說到天山，他們又談了很多有關天山之事，翟天星雖然對天山並不熟悉，但對天山神尼之事，也曾耳聞目睹，看來王珏並沒有說謊。

他們連續趕了兩天的路，走的都是人跡稀少的崎嶇山道，倒也沒有遇到崇山宗的人。

第三天，他們已到了長山，長山是一個小鎮，他們經過兩天餐風露宿，已感到疲倦，便在一小客棧投宿，並且購買了一些上山物品，多綑繩索，和一些乾糧。

王珏對上山的經驗豐富，因此翟天星留在客棧休息。到了黃昏，王珏仍未回來，翟天星便只好獨個兒晚膳，他並不担心王珏安全，因為他早已見過王珏在碎石谷力敵崇山四獸，他事實上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可是天山神尼太過愛惜這位小徒兒，才會修書邀翟天星相伴。

翟天星正在獨酌，忽然，店裏來了一大羣人，他們都作黑衣勁裝打扮，看來他們並不是投宿，而是打尖趕路，長山是個小地方，一向十分平靜，那會有這麼多人一起來，因此，小小的店堂，已坐滿了人，弄得那店小二忙個不了，連老闆也親自下堂招呼。

人數雖是衆多，但他們紀律十分嚴明，並沒有喧嘩，只默默地吃飯，翟天星也

不理會他們。

忽然，店外又來了一個全身雪白打扮的女人。

這白衣女子一出現，店內更是鴉雀無聲，因為這女子的打扮實在太奇怪，在江湖走動的人，多是黑衣勁裝，而這女子竟是全身雪白，一塵不染，彷如天仙下凡，最遺憾的是，白紗斗笠掩蓋了她的姿容。

窈窕的身段，輕盈的步履，雖然看不見她的容貌，人人也可以想像得到她是一位美人。

白衣女子坐下，要了一些普通食物，也默默地咀嚼。

翟天星吃罷，正想離去。

忽然，那一羣黑衣漢子，同時站起，他們似乎接到了一個命令，同時離去。

翟天星看他們的行動，外面又傳來馬匹之聲，五匹之後，又是五匹，一直响了十次，換句話說，已有五十匹馬趕過，這種方式，翟天星心中明白，並不是普通旅客趕路，一定是江湖中一個極有組織的幫會，正在執行命令，翟天星在江湖日久，倒也不以為怪。

這時，白衣女子亦已用膳完畢，結賬離去，當她一踏出店門，迎面便來了一個黑影。

白衣女子側身一閃，並沒有與那黑影相撞，翟天星見那白衣女子移身的動作，已看出這女子身手十分敏捷，武功根基倒也不弱！

那黑影却是王珏，只見他滿頭大汗，手中拿着一大綑繩索，還有一些其他的物品。

王珏望着那白衣女子，臉上忽露驚惶之色，忍不住倒退了兩步，道：「啊……姑娘……」

白衣女子也從面紗斗笠之後，望着王珏，可惜她的臉孔在白紗之後，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呆了一會，她也沒有答話，便匆忙離開客棧。

翟天星問他道：「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

王珏如夢初醒道：「這鄉集小鎮，很難買到我們應用的物品，跑了半天，才勉強買到一些！」

翟天星道：「你認識那白衣女子？」

王珏說道：「身影是十分熟悉……不過……」

翟天星道：「不過什麼？」

王珏道：「沒有什麼，我一向少在江湖走動，又怎會認識這位白衣姑娘？」

翟天星也不再追問，但他却可以肯定，王珏進門之際，凝視着白衣女子的神態，好像看見一位故人，而且臉上有點驚惶之色，也許這是一次巧合。

翟天星道：「你吃過晚飯沒有？」

王珏道：「還沒有，不過我不想吃了！我們還是早些休息，明日好好趕路。」

翟天星看他有點心神不屬，以為他是連日疲累，今日又奔波了一天，也不以為意。

一宿無話，翌日曙光初露，二人便起來，兼程趕路，翟天星精神抖擻，可是，王珏却疲態畢露，昨夜他似乎並沒有好好的睡過。

出了長山小鎮，走了兩個時辰，已是大雪山的山麓。

王珏指着前面道：「翟大俠，上大雪山有兩條路行，一般人行的是那小徑！」

翟天星道：「另一條路呢？」

王珏道：「另一條却是崎嶇難行，人跡罕至，不過，却是上山的捷徑！」

翟天星道：「這一帶道路，你十分熟悉，還是由你決定走那條路！」

王珏沉思了一會，道：「還是走捷徑吧！」

翟天星也不反對，跟着王珏走，轉眼已過了午時，山路雖然崎嶇，但仍有跡可尋，難不倒二人。

他們找了處樹蔭，吃些乾糧，王珏似乎十分饑餓，但翟天星只吃了一些。

王珏道：「到了黃昏，高地禽鳥出現，我們便可活捉幾只，不用再啃乾餅！」

忽然，一陣烤肉的香氣傳來。

翟天星嗅了幾下，說道：「好香的氣味！」

王珏也嗅到了烤肉的味道，神色却有點緊張，道：「有誰在附近烤肉呢？」

翟天星道：「讓我們去看看！」

二人把行裝拾起，轉了一個山背，烤肉之味更為濃郁，並且看見輕烟瀰漫，一個衣衫襤褸，鶉衣百結的漢子正蹲在爐旁，烤着一隻小野豬。

那乞丐模樣的漢子並沒有回過頭來，却開口道：「二位有緣，何妨同着一試這難得野味！」

翟天星拱手道：「打擾！」

那乞丐轉過身來，只見他蓬首垢臉，正扯下一只野豬腿，放在口中大嚼，一會才道：「好味，好味！不要客氣，你們也來試試！」

王珏輕聲對翟天星道：「我們還是不要打擾人家，還是趕路吧！」

那乞丐耳目倒也靈敏，接口道：「路遠迢迢，有什麼好趕，早到一刻，或遲到一刻，又有什麼分別！」

那烤肉的香味實在不錯，翟天星道：「老兄說得不錯！」回身對王珏道：「時間還早，吃了野豬肉也不錯！」

王珏無可奈何，與翟天星走近爐旁。

那乞丐道：「這裏還有好酒！」他遞上一個葫蘆，翟天星接了過來。

打開蘆塞，一陣撲鼻的香氣，翟天星未喝便說道：「好酒！好酒！」

乞丐道：「未喝先說，老兄未免太大意了！」

翟天星道：「好酒自有好酒香，未必一定要品嚐過才知道的！」

乞丐道：「老兄，你錯了，酒香遠飄十里，但未必是佳釀！正如人面如冠玉，內心如蛇蠍！」

聽了此話，翟天星有點奇怪，但只是以為這乞丐順口開河，胡言亂道，但王珏聽了，却似乎覺得話裏有因！

翟天星喝了一口，道：「確是好酒！」說完便把葫蘆遞與王珏，道：「你也試試！」

王珏並沒有接過，道：「翟大俠，我們走吧！」

那乞丐扯下條豬腿，道：「原來這位英雄姓翟，難道是名滿天下的翟天星？」

翟天星說道：「不敢，為何你竟認識

我？」

乞丐說道：「天下之大，姓翟的人却不多，能摘天星之人更少，老漢又怎會不知！」

翟天星道：「未請教高姓大名？」

乞丐道：「老夫浪盪天涯，已忘了姓名！」

翟天星重新打量乞丐，道：「難道你是丐帮中人？」

乞丐笑道：「丐帮？老漢一向是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的小人！難道天下乞丐都要入丐帮？」

翟天星道：「在下只是胡亂猜測！」

乞丐道：「天下事都有常理，但常理並不是天下事都適合！正如人跡罕至之處應是無人，而今却有我們三人，這又豈是常理？」

翟天星聽了此話，頓時覺得他話裏似乎有所指，但一時之間又未明所指的是什麼。

那乞丐把酒葫蘆拿回，喝了一大口，道：「人生難得一醉，這位小兄弟也應一試！」

王珏道：「在下不懂喝酒！」

乞丐道：「老弟不喝這摧腸之物倒也難得！老漢一生糊塗，不過，人生糊塗一時也不錯！翟大俠，你也來糊塗一次！」

翟天星有點吃驚，這話分明是指自己糊塗，這老乞丐與自己毫不相識，爲何竟出此言，正想追問，那乞丐已是醺然欲醉，倒在地上。

翟天星看看王珏，他似乎有點不耐煩，於是，兩人便離開了乞丐，繼續上山的路程。

再走了兩個時辰，已是日暮黃昏，西方金霞萬道，壯麗無比，令人心曠神怡，王珏似乎是看慣了此種景色，但翟天星很少有機會在山中走動，看此景象，忍不住讚嘆上天造物之奇妙，大自然的奧妙！

艷紅晚霞，金光在霞彩隙處漏出，照在眼前，使人不敢迫視，正闔眼之際，却出現了四條黑影。

四個非常獨特的黑影。

第一個身材極爲高大，但雙袖在晚風中搖曳，空空洞洞似的，是個無臂之人。

第二個却是十分矮小，却並不是侏儒只是欠缺了一雙腿，只靠兩條枴杖前行。

第三個却是一臉死灰的表情，細看之下，雙目之處，眼眶深陷，是個無眼無珠的盲者，手持一條與身齊高的軟杖，不需人扶持，却健步如飛。

第四個五官端正，手足齊全，這四人之中，只有他才可算是正常的人。

金光又閃，四人已到了翟天星與王珏身前。

王珏的心中一凜，不覺地靠近了翟天星。

四人一字排開，阻住了二人的去路。

翟天星拱手道：「四位高人——」

那無臂人道：「你可是翟天星？」

翟天星道：「在下正是，四位是—」

無臂人道：「睜開你的狗眼，便知我們是誰！」

翟天星笑道：「我沒有狗眼，那知你們是誰！」其實翟天星早已知道他們便是名滿江湖四個惡人「殘而不缺」，這四人都各有缺陷，氣味相投，結成了拜把兄弟，算不上是什麼大惡人，他們四人獨來獨往，並不與江湖中人混上，不過，身體殘缺，脾氣自然十分剛烈，有時行徑却是與人不同，在江湖中雖以惡人聞名，但事實上並不算是大奸大惡之人！

最奇怪的是，這四人竟會在大雪山中出現。

無臂人道：「翟天星，我們四人也佩服你在江湖的名聲，爲了免傷和氣，你留下這小子吧！」

翟天星道：「這小子與你們有深仇大恨？」

無臂人道：「他雖與我四人並無瓜葛，但與我們的……」

盲者接口道：「翟天星，只要放下這小子，何必多問惹厮煩！」

翟天星道：「這小子自己有手有脚，我怎能把他留下？」

無腿人突然厲聲道：「難道我們無手無脚的人，便不能留下他！」言猶未畢，雙拐用力一挫，身如疾矢離弓，已衝至王珏的前面。

無腿人怒氣冲冲，是因爲翟天星說王珏有手有脚，換句話說，在他們心中，這是諷刺他們兩人無手無脚！其實，翟天星這話，本是無心之言，却激怒了他們。

王珏見無腿人衝了過來，也不甘示弱，抽出佩劍，嚴陣以待。

翟天星道：「四位遠道而來，只爲此子？」

無臂人道：「這又如何？」

翟天星道：「有何原因？」

無腿人道：「他害人無數，人人均可誅之！」

翟天星奇怪道：「他害人無數？有何證據？」

盲者道：「我們的說話便是證據！」

王珏道：「天下豈有這種道理？我害人無數，是你親眼所見？」

盲者怒道：「我是無眼無珠的人，但比你們更看得清楚！我的眼睛不在眼眶之內，而在心中！」

翟天星道：「你們知道他是何人？」

無臂人道：「這小子是王珏，沒有錯吧！」

翟天星道：「你們知他出身嗎？」

無腿人說道：「我知道他是天山派的人！」

翟天星道：「天山派在江湖上倒也是個名門正派！」

盲者冷笑道：「名門正派便不會害人？難道天下惡事都是我們這些邪門歪派的人所作？」

翟天星一時爲之語塞。

盲者道：「多言無益，你肯不肯留下小子？」

翟天星回答道：「受人之托，責之所在！」

盲者道：「我們不只要拿了這小子，還要上天山，找那天山老尼，算清這一筆賬！」

王珏聽到他罵自己師傅爲老尼，立時十分憤怒，仗劍一揮，刺向盲者。

那盲者雖然看不見，但聽風辨聲的能力，超乎常人，王珏劍未至，那盲者已身

退八步，軟杖隨之一揮，使出他的看家本領「睛光棒」。

這睛光棒軟如長鞭，但堅靱却是有如鋼絲，因此，這睛光棒使來，既是長棒，又是軟鞭。

只見他棒影不絕，王珏以劍護身，劍氣如虹，一片銀網，但那睛光棒却有如破網之針，一連十招，王珏似乎有點抖不過氣來。

忽然，盲者鞭法突變，棒端翹起，使出的竟是點穴手法，猛向王珏的前胸前腹猛攻，一時之間，王珏的「天突」「鳩尾」「中脘」「章門」「天樞」「關元」諸穴，都在盲者棒端之下。

王珏不愧爲天山神尼的徒弟，只見他劍封胸前，護住要穴，一時之間，那盲者無法得逞。

翟天星在旁觀看，也着實佩服這盲者，他使棒變成點穴工具，而且認穴之準，比起很多開眼的人，不知勝上多少倍！

盲者棒法又變，迎風揮展，一時虎虎之聲，不絕於耳，王珏看得清楚，忽然一躍而起，屏着氣息，穩身下沉，那盲者突然聽不到聲息，一時無法使棒，原來王珏十分聰明，知道自己使劍，破空之聲引渡了盲者的攻擊，如果沒有了聲息，那盲者便無所施其技，因此向上一躍，無聲降下，使盲者不知他往那裏去。

無腿人叫道：「前七右八！」

翟天星與王珏都不明白他爲什麼會突然如此大嚷。

只見那盲者，向前一竄，約有七步之遙，再向右一躍，連揮睛光棒，正指向王珏。

原來無腿人所說的「前七右八」正是王珏所站的位置，看來他們合作有數，心有默契！

王珏看着睛光棒的來勢，橫劍一揮，使出了天山劍法中的「蓋頂撒花」，連消帶打，再使出一招「倒樹摧林」，那盲者聽到劍如裂帛之聲，連忙騰身一躍，避開這攔腰的一劍。

突然，「呀」的一聲，有如晴空霹靂，聲隨影動，一個高大的黑影，有如大鵬墮地，撲向王珏。

翟天星看得清楚，那個不言不語的聾啞人直躍向王珏，他身未着地，在半空之中，雙掌支叉，使出一招「韜脅劈腔」，眼看便要把王珏劈開兩段。

這聾啞人功力渾厚，不知是掌風或是拳風，王珏提劍在手，竟不知如何應付。

好個翟天星，雖然離王珏有十丈之遙，但他忽然矮身向橫一飄，後發而先至，一招「黏絮尋春」，把那聾啞人的招數化解。

兩人功力悉敵，雙掌雖未碰到，已感到對方力度，不期然的向後彈開，翟天星只彈開一步，即能穩身，而那聾啞人却一連彈開了五步，才可以穩定下來。

這電光火石的一刻，翟天星不只救了王珏一命，而且顯露這一手，使這四位「殘而不缺」錯愕了一會，他們自出道以來，幾曾見過如此强勁的對手？

四位「殘而不缺」，立即圍攏起來，把翟天星與王珏圍在核心。

翟天星說道：「在下着實佩服幾位武功！」

在這情形之下，這句本是稱讚對方的話，却成爲了挖苦之語，四人眼露憤恨之色，一齊欺身而上。

那無臂之人，使出「布袖功」，雙袖有如一雙厚鋼刀，虎虎生風。

那無腿之人，一雙拐杖，更是威猛無匹。

盲者的睛光棒，棒影鞭光，令人目不暇給。

聾啞人忽拳忽爪忽掌，直向着二人攻去。

翟天星不慌不忙，使出天星掌法，開始的時候，只是見招拆招，打了大約卅個回合，已知道這四位「殘而不缺」的武功來路。

忽然，翟天星雙掌一映，化作無數掌影，上下左右，東南西北，向着四人攻去，掌力綿密，有如狂風怒號，把四人迫開了六丈，翟天星再使出天星掌的「嘯傲烟霞」，那四人有如斷了綫的風箏，倒在十丈之外。

那聾啞人功力最高，身一着地，便已站了起來，其他三人，順着掌力來勢，連翻了幾個筋斗。

那聾啞者又「呀」的一聲，三人穩定身子，交換了一個眼色，竟然一起縱身，瞬間便失却踪影。

王珏道：「大俠的天星掌果是名不虛傳！」

翟天星說道：「看來這四人還會再來的！」

王珏問道：「這四人又不知是什麼來路？」

翟天星道：「你眞不知道？」

王珏道：「也許他們與那崇山四獸大有關係！」

翟天星聽他語氣，早知他事實上是知道這四位「殘而不缺」和崇山四獸極有關係，不過，他並沒有一語道破，因爲他已開始明白，王珏邀他上山找敖霜的屍體，並不是他所說那麼簡單。

王珏的目的是什麼？相信無論用什麼方法，他都不肯說出來，翟天星是個好奇的人，爲了知道事實的眞相，他一定要陪伴他上大雪山，到時自然明白。

一陣寒風吹來，使他們不期然打了個寒顫。

王珏看看天色，道：「今夜可能下雪了！」

深秋未盡，又已是冬臨。

王珏又道：「這大雪山天氣異常，山下深秋，山上已開始飄雪了！」

「如果這麼早便下雪，一定凍死我這個老乞丐！」聲音來處，正是日間所遇的乞丐。

翟天星見他站在前面，半開玩笑地道：「既然怕冷，何不就在山下！」

乞丐道：「我捨不得不看看天星掌的威力！」

翟天星道：「你已經看過了！」

乞丐道：「看是看過，可惜對手平庸，你的天星掌威力只使了六成！」

翟天星吃了一驚，這老乞丐好眼力，竟然知道自己並沒有全力以赴。

（未完）

武器科技／成業・譯

蘇聯飛彈核潛艇出擊

美國執行反作戰方案



▲一九五五年初，世界第一艘核子動力潛艇進行試航，該艇為美國的鸚鵡螺號。

每日任何一個時間，蘇聯的核子潛艇，都有可能出現於美國大西洋海岸對開去的八百哩之內，當飛彈凌空而去的時候，卡達總統便只有七分鐘的時間，走入安全掩護的地方，以及組織還擊。

核彈潛艇是美蘇軍火庫中使對方最害怕的一種武器，因為要預先打擊使它不能動彈的機會幾乎是絕無僅有，何況它和攻擊目標的距離，一定不會很遠。

在華盛頓，海軍情報機關每週最少兩次，向聯合參謀首長提出報告，詳細報導蘇聯的潛艇現時在美國沿岸水域的什麼位置。

兩艘蘇聯的「三角洲」級的核子潛艇，每一艘均配備有十六枚SS－N大型彈道飛彈，裝有一・五米加噸彈頭的，在離開維珍尼亞和達拉維爾海岸六百二十哩內——即百慕達以東的海面遊弋。它們的行動，經常被維珍尼亞諾爾福基地的美國軍艦監視着。

美國海軍還有種種理由要提高警惕的，因它只有一百廿三艘潛艇，其中四十一艘配備核子飛彈，而蘇聯則有潛艇三百五十七艘，其中九十三艘是有核子飛彈的。

根據最新資料估計，美國海軍現役的潛艇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計有四百九十六枚「海神」C三型，一百六十枚「北極星」A三型，合共六百五十六枚。而蘇聯的同類飛彈，則有「SS－N－18」型九十六枚，「SS－N－8」型七百二十四枚，合共是八百二十枚，而且還可以額外的加上「SS－N－4」型及「SS－N－5」型一百枚。在數量上美國分明居於劣勢。義大利名軍事評論家潘努尼指出，這是美國在六十年代時缺乏遠見和受惰性影響而造成的後果。

一九六八年，美國擁有四十一艘彈道飛彈潛艇，它的「華盛頓」級，「阿倫」級和「拉菲爾」級都是蘇聯完全沒有，甚至接近它們的潛艇也付諸缺如的，那時的美國海軍優勢是如何的卓越，使某些人以為可以從此安枕無憂，殊不知蘇聯從那時開始，至繼後的六年時間內，建造了三十九艘導彈潛艇：它們是「洋基」級三十三艘，「三角洲」級五艘，「三角洲二型」級一艘。全是足以與美國抗衡的新式潛艇，而美國却一艘也沒有造過！又從一九七四年起，蘇聯海軍每年平均增建新式潛艇五——六艘，但美國却是幾年才有一艘導彈核潛完成，即使把最新，最大的世界稱霸的第一艘核潛「俄亥俄」級加進去，對現狀也改變不了多少。換句話說，最低限度要等計劃中的十艘「俄亥俄」級潛艇全部完成投入服務，才有扭轉局勢的希望。

美國海軍參謀長愷華德將軍認為：蘇聯將來的進展可不容易猜測，不過就它所有的三十四艘「洋基級」和三十二艘「三角洲級」共載九百九十六枚導彈，已經足以威脅整個自由世界，而且還可以肯定的就是，蘇聯是無時或忘於建立能在幾個前綫上摧毀美國的海洋艦隊的海上實力。

相反地，美國的海軍短期內會廢用「阿倫級」和「華盛頓級」潛艇各五艘，但「拉菲爾級」却延長使用時間，並且可能把當中十艘加以改裝，用來發射最大威力的新導彈「三叉戟」。不過美國的計劃一向是那麼混亂，叫人莫測高深。據可靠人士消息，日前批准建造的八艘「俄亥俄」級，有多增加五艘的可能。此外，美國海軍部似乎又着眼於建造一種較細小，造價不貴而又能夠發射「三叉戟」的核潛，因為「俄亥俄級」的造價着實驚人，美國不易負担。

幸而蘇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潛艇是內燃機發動的，而美國則有四十一艘是核能發動的，這使它們能具有幾乎是無限度的航程和不易被人發現的靜寂。

為了抵銷蘇聯在數量上的優勢，美國海軍已從事將潛艇現代化，並對防潛計劃積極推進。它的「俄亥俄級」核動力或核彈頭洲際彈道飛彈潛艇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海底戰艦，比蘇聯最新式的「三角洲級」巨大得多。「俄亥俄級」的水面排水量是一六六〇〇噸，水底排水量是一八七〇〇噸。長五六〇呎，闊四十二呎，約等於一艘萬噸級貨船的長和闊。有二十四個三叉戟發射管，船首則有四具廿一吋口徑魚雷發射管。時速在三十浬左右。所配備的二十四枚三叉戟一型飛彈，具有多目標獨立彈頭，射程達四千五百哩。

那麼，蘇聯所建造的，必須超越過上述各項數字才行了。根據北約最權威的情報人士所得的最新資料說：蘇聯海軍在哥舒可夫上將領導下，已建成威力最大，數量最多的潛艇艦隊，而在計劃中，還有一種潛艇，是要美國最大的「俄亥俄級」和它比較起來，等於侏儒和巨人的。這種新一代的重量級潛艇，將用特別輕盈但異常堅硬的金屬造船身，同時，比起「三角洲級」潛得更深和更快。美國國防部對此，已經密切注意。

雖然核子潛艇可以無限期在九百呎以外的深海下航行，在那裏，海面的收聽器實際上不能察覺它的發動機聲，但美國國防部深信，他們的防潛科技，遠較蘇聯為優。據海軍界消息，直升機上的精密音納系統和最新的潛艇偵察器，美國海軍能夠跟踪蘇聯最狡猾的潛艇。

蘇聯的核潛艇，無時不準備向美核潛艇出擊的，日本的科幻作家近藤要平估計在六年後，肯定出現這種情況——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濃霧籠罩着堪察加半島頂端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軍港。早晨的太陽越升越高，在蔚藍色的天空下，寧靜的港灣彷彿披上一層翡翠色的輕紗，初夏的景色是美麗的！但是，誰知道這裏正蘊伏着世界核大戰的火種呢？

在第三號碼頭，有一艘巨大的潛艇由拖輪牽引，緩緩地駛離碼頭，這就是蘇聯海軍最先進的「颱風」級彈道飛彈核潛艇。艇長一八〇米，闊十四米，吃水十米，阻力下排水量却達二萬噸，超過了英國的「無敵號」航空母艦。

「伊凡號」駛進了港口的燈塔，防波堤外的海面翻起了片片的浪花，天空也更加明淨了，艇長魯道萊中校站在指揮塔裏，向航海長發出簡號的命令：「離開拖輪！」和往常一樣，從指揮塔上探出半截身子的航海長通過對話機，向艇首和艇尾的水兵發出解纜的命令，只見從水兵手中滑下的拖纜迸擊着淺藍色的海水，濺起了一陣白色的飛沫。「伊凡號」核潛艇從兩艘拖輪的舷旁徐徐地駛向大海。

潛艇緩慢地向前移動，魯道萊中校舉起右手，向剛剛離去的拖輪致謝。情景和往常一樣，在場的人們包括中校，誰也不會知道，「伊凡號」這次出航負担着什麼秘密的任務。

潛艇的速度慢慢地加快到二十一節，中校偶爾望了一下漸漸遠去的彼得羅火山，不由地想起當年他担任駐日的海軍副武官時，在清水港仰望日本富士山的情景。這時，政治副艇長史米盧少校站在作戰指揮室裏緊閉雙唇，顯得思慮重重。「現在正是堪察加半島最美好的時節，百花齊放，為什麼要我們出海？」

如果現在拆開密封的命令，那座裝備着十六個核導彈發射管的「伊凡號」的任務便清楚了。原來克里姆林宮的頭頭要它發射射程五六〇〇浬，長一四・一米，直徑一・八米的SS－N－18型分導式多彈頭導彈進行戰略攻擊。這種導彈載有三枚二〇萬噸重量的核彈分彈頭。這就是說，這些核彈頭將把包括華盛頓，紐約等四十八個美國城市從地球上抹去。

在「伊凡號」駛出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港後不久，從蘇聯北海艦隊基地摩爾曼斯克軍港也駛出一艘蘇聯戰略核潛艇。

「艇長，我們已駛出阿伯琴斯克雅水道。」聽到航海長大聲報告後，魯道萊中校睜大眼睛，望着前面即將出現的薩拉克努岬，隨即發出了命令，「準備潛航！」艇上的垂直升降梯迅速地下降，耳邊又傳來了航海長的聲音：「潛航準備完畢。」

「潛航，深度八〇。」魯道萊中校用熟練的口氣作了回令。

「伊凡號」剛出阿伯琴斯克雅海灣，在接近蘇聯十二浬領海的海域中，一艘美國的核潛艇便悄悄地等候着它。這艘名叫「傑克遜維爾號」的潛艇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型攻擊型核動力潛艇，它的排水量六千噸，艇長一〇九・七米，闊一〇・一米，吃水九・九米。它有着阻力很小的水滴型艇體，加上裝備着大功率的壓水型核反應堆，使它的水下航速竟達三二節以上。

現在，「傑克遜維爾號」用最新的BQQ－S型綜合聲納站監聽着進出彼得羅巴甫洛夫港的所有潛艇，並把監聽到的潛艇噪音輸送到電子計算機分中心進行核對，以便迅速地查出是否是它的對手「伊凡號」發出的噪音。

「傑克遜維爾號」在那裏潛伏已經近三個月，今天作戰指揮室內的計算機中心台上的紅色指示燈閃爍着，它表示「獵物」送上門來了，艇長約翰上校對着艇內通話器說：「全體注意，各就各位，目標出現！」於是全艇人員都屏着氣，艇就像死了一樣，靜靜地躺在海中，但是，一場拚死拚活的戰鬥即將開始了。

魯道萊中校和策劃這次「伊凡號」出航方案的官員早就知道，「傑克遜維爾號」的大致方位。這是因為在港灣裝有固定

式警戒聲納站，能够探測出港灣附近海域中的敵方潛艇。所以爲了保證「伊凡號」能順利地執行任務，一反常規地改變了過去用攻擊型核潛艇護航的做法，而這次則用攻擊型核潛艇冒充被掩護的對象出海。爲了迷惑美國潛艇，在出港時，「伊凡號」不斷地發出僞裝的噪音。再說，爲了掩護「伊凡號」而先行的「索科諾夫斯基號」潛艇，特意和噪音很大的拖輪相配合一起出港，這就能使敵方誤認它是執行實質性任務的眞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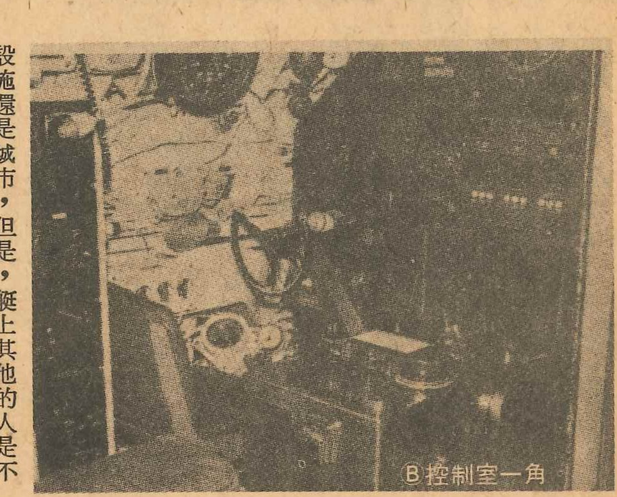
「或許美國佬的潛艇會被『索科諾夫斯基號』的噪音迷惑過去，我們總會順利到達目的地了。」中校期待着這次計劃的成功。

「伊凡號」駛過阿伯琴斯克雅灣後，中校從身後的保險櫃取出了命令，接着撕開蓋有印章的封口，取出正副兩卷打了孔的紙帶和一張簡單的指令紙，按照指令紙上所寫的號碼，然後再從櫃中取出一卷密碼解讀紙帶，兩卷紙帶和解讀紙帶於同時被放在導彈發射控制盤的紙帶讀出機上，不一會兒，控制盤右側的顯示盤便顯示出鄂霍次克海「黑豹」發射區的字樣，航行計劃，目標符號和應該使用的彈頭種類的號碼。導彈操縱員看到了這些符號和號碼後，便立刻對各枚導彈和發射器的工作狀況做了一次檢查，隨後就按了控制台上的一些按鈕，這樣就把艇上的分導多彈頭導彈的各彈頭都配上了攻擊目標，同時又用打字機打出艇長和副艇長用的，能辨別出控制台上的號碼，表示目標名稱的兩套副本，只有通過它才能看出攻擊目標是軍事設施還是城市，但是，艇上其他的人是不知其中的奧秘的。

在指定的時間內，「伊凡號」通過了巴拉姆西羣島南端的千托別斯基海峽，橫穿千島羣島，這時快要進入鄂霍次克海了。雖然前面是風浪險惡的海域，但是潛艇必須在劇烈的橫搖狀態下上升，讓潛望鏡露出海面，進行艇位較準，這是發射導彈所必須的。

爲了迷惑敵人，航行中的「伊凡號」不斷地改變航速，又不規則地改變航向和深度，有時甚至要九十度的變向航行。

「離發射區五浬。」值班員在報告時，艇長正在打瞌睡，這時，觀 長却慌忙地跑到艇長室門前，一邊敲着門，一邊大聲叫：「艇長！艇長！」


B控制室一角

「大約在兩小時前開始，甚低頻通信頻帶的噪音大大升高了。」

「美國佬？是何時開始的？」艇長問觀通長。看來，美國人已經察覺了。

「哎啊！不知什麼時候，還有，從甚低頻系統還沒有收到任何指示和情報。」觀通長回答說。

「叮鈴鈴……」自動電話的鈴響了，「艇長，副艇長，觀通長。我們是電信室，現有緊急情況。」

「好，馬上就來。」艇長放下話筒時，只見他的兩頰因突然緊張而充血，他向觀通長示意地點點頭，便大步走出房間，觀通長也慌忙地跟在後面向電信室走去。

就在上述情況發生的當兒，美國核潛艇「傑克遜維爾號」正偷偷地尾隨「伊凡號」的後面。


C控制室可由一人控制


D聲納操縱室

E方向室

F攻擊用潛望鏡

G可放大四——六倍的潛望鏡

最初，受到誘餌的欺騙，「傑克遜維爾號」一直跟踪着被當是「伊凡號」的「索科諾夫斯基號」後面，當計算機中心顯示出聲納收集的電波是「索科諾夫斯基號」的噪音時，約翰上校失聲大叫：「糟糕！」接着他便立刻下令「全速返航」。

轉過頭的「傑克遜維爾號」在駛向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港途中約一萬一千米深處。它的聲納又監聽到一種類似「伊凡號」潛艇的噪音，約翰上校爲此感到非常幸運。經判斷後，他命令潛艇立刻減速，反向，沿着本艇的尾流，緊緊地追擊很可能是正要捕捉的那艘潛艇。

追了一會，「傑克遜維爾號」的計算中心從噪聲中辨出了自己的眞正目標——「伊凡號」核潛艇。但是，「伊凡號」並沒有發覺到這艘採用透平推進，噪音極小，並裝有各種設備，隔音裝置的洛杉磯級核潛艇。

不一會，情報中心有了「伊凡號」的行動報告：「目標位置右舷二十度，深度三五〇米，目標航向西北一五度，航速二五節。」

「艇長，有可能是駛向它的發射區哩！」副艇長帶着詢問的語氣問約翰上校。

「是的，我們決不能疏忽大意，」略微想了想，約翰上校下令：「進入特級戰鬥準備！」

二十分鐘後，分佈在全世界海域中的全部美國潛艇部紛紛忙碌起來，它們從極低頻通信系統接收到總統的命令：「執行Q作戰方案！」在收到這一實施全面核戰爭的命令的同時，約翰上校在海圖上已經探出了「伊凡號」的方位。他毫不猶豫地命令：「升潛望鏡！」「各就各位，準備反潛導彈！」

在海濤洶湧的海面上，「傑克遜維爾號」的超高頻天綫剛剛露出水面，就收到艦隊通過通訊衞星發來的電文，甚低頻通信裝置亦同時收到，兩封電文的內容都是要求執行總統的命令的，但是，僅僅過了十秒鐘，作戰命令的電文便中斷了，另外收到的情報是，在北極攻擊美國本土的航綫上，有着許多蘇聯潛艇，還有，總統發表了廣播演說，告誡國民有爆發核戰爭的危險。

在「伊凡號」的導彈發射控制中心室裏，越來越使人緊張，寂靜得連人的呼吸聲都能清楚地聽到，只是發射控制台上的各種指示燈不斷地變換着綠色，橙色和紅色閃光。

在控制台的左右台面上，設有一號和二號慣性導航裝置，無綫電導航儀和衞星導航裝置，這些裝置都是用來測定艇位的。剛剛經無綫電導航和衞星導航系統較準的慣性導航系統指出的「伊凡號」艇位數據，作爲發射導彈的依據。

在控制台的中央台面上，指示燈顯示了十六個發射管和裝在管內導彈的狀況。而右方台面上，有着命令中指定的攻擊目標和使用彈頭的顯示號碼對照表，這些配置，都是導彈操縱員預先做好的。

「上浮出三十米處！」魯道萊中校向航海長下達上浮命令。潛艇一旦上浮到海面三十米的深處時，就可以利用高壓空氣的巨大衝力將導彈射出海面十五米，跟着導彈靠自己的動力飛向目標。

「十三號管準備發射！」當艇向上上升時，魯道萊中校發出堅定的腔調。於是十三號管內的導彈通上了電，導彈內的陀螺儀開始旋轉起來，不一會，顯示給被定轉速的紅色指示燈亮了，同時從艇身的現在位置和攻擊目標位置等各種數據中計算出彈道程序，從計算機移到導彈的制導系統中。不久，導彈的燃料指示燈也顯示正常的彩色光。

當導彈操縱員在看到導彈發射用的高壓空氣指示燈明亮後，就對導彈各部分做了最後的發射檢驗，然後轉過身，向艇長報告：「十三號管發射準備完畢。」

「觀通長，回報了嗎？」

「沒有，艇長。」聽到觀通長的回話，魯道萊中校帶着往常一樣的表情，向副艇長做了一個催促發射導彈的手勢。

「好吧，讓我們來執行命令！」副艇長以嚴峻的口氣贊同這一提議，於是他們兩人分別開始操縱控制台上的各種旋鈕，同時都從身上取出一把鑰匙插入控制台上的匙孔，這時十三號發射管內的導彈可以發射的紅色指示燈刺眼地閃着紅光，接着他倆就把防止誤按的兩個保險蓋打開，兩人的手指極慢地向蓋下發射按鍵伸去……

下期預告

燃料空氣炸彈——
窒息彈

刀戈・譯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黃白石·圖

一指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范嬋嬋和老花子在酒館吃飯，正好遇上七劍莊三莊主趙芳楠，趙芳楠這次受邀出莊，爲的就是擒殺花鼓女范嬋嬋，此刻趙芳楠手下一聽她正是花鼓女，立刻緊張準備動手，但趙芳楠却阻止了他們，並讓范嬋嬋離開，門口處正站着凉山三兇要出手對付她，奇怪的是范嬋嬋從容地走出了門，而三兇仍無所行動，原來凉山三兇早死了……趙芳楠眼看范嬋嬋出手一指三兇即死，武功造詣不凡，但又覺此女一臉英氣，不似魔道中人，只好回莊向大莊主請示……方旋在茶棚中和雲台三將動了手，方旋中了毒針，危急間爲一位青衣婆婆救走……

羞刀難入鞘　招來小煞星

方旋不安的道：「婆婆恩重如山，叫晚輩如何過意得去。」

青衣婆婆哼了聲道：「你想報恩？」

方旋道：「如果晚輩留得命在，只要婆婆吩咐一聲，晚輩萬死不辭。」

青衣婆婆道：「好，記住你這句話，上車。」

方旋抱着歉仄的心情上了車，青衣婆婆一抖韁繩，轆轆車聲立即響了起來。

這一陣急趕就是三個時辰，在晌午時分，他們趕到了長沙以東的永安鎭。

馬匹需要歇息上料，所以他們決定在鎭上打尖，在進食之際，方旋幾次欲言又止，青衣婆婆道：「你想說甚麼？」

方旋道：「有幾件事晚輩不知道該不該問？」

青衣婆婆道：「不要緊，你問吧。」

方旋道：「晚輩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婆婆的名稱。」

青衣婆婆道：「你叫我婆婆就是，還有什麼要問的？」

方旋道：「咱們去那兒？」

青衣婆婆道：「荊州。」

方旋啊了一聲道：「婆婆要送晚輩回七劍莊？」

青衣婆婆道：「只有這樣你才能安心休養。」

方旋一吁道：「咱們素昧平生，婆婆爲甚麼對晚輩這般照顧？」

青衣婆婆道：「老婆子有求於七劍莊，也是爲了救七劍莊。」

方旋道：「婆婆語含玄機，晚輩聽不明白。」

青衣婆婆道：「有一點你應該明白，七劍莊已經不容於武林，成爲某些人剷除的目標！」

方旋愕然道：「眞的麼？婆婆，七劍莊與人無爭……」

青衣婆婆道：「七劍莊的確很少過問江湖是非，但不能說與人無爭。」

方旋道：「婆婆誤會了，咱們……」

青衣婆婆搖搖頭道：「我知道你想說

甚麼，可是七劍莊閉關自守，精研武技，你知道別人會如何想法？」

方旋一怔道：「這也犯了別人？」

青衣婆婆道：「不錯，七劍莊的七位莊主，劍道的精進，的確犯着了別人，因爲你們使別人嫉妬，使別人疑懼，甚至像芒刺在背一般，怎能不除之而後快？」

方旋道：「婆婆是瞧到雲台三將對付晚輩，才這般猜忖？」

青衣婆婆道：「雲台山只不過馬前小卒而巳，眞正要對付你們的，較雲台山何止厲害十倍！」

方旋錯愕半晌，說道：「婆婆說的晚輩不敢不信，咱們却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發現。」

青衣婆婆道：「貴莊閉關自守，一向不過問江湖是非，如何能够發現？」

方旋問道：「婆婆知道都是些什麼人麼？」

青衣婆婆道：「那就多了，包括黑白兩道，幾乎都是你們的敵人，至於暗中主持者是誰，老婆婆還沒有查出。」

方旋道：「晚輩還有點不解，我三哥有時行走江湖，爲甚麼沒有遇到意外？」

青衣婆婆道：「以前沒有，也許時機尚未成熟，現在你敢担保他能够安全的回到七劍莊？」

方旋心頭一震，忙道：「婆婆，咱們走吧。」

青衣婆婆道：「好，不過你也不必着急，你三哥就算當眞遇到意外，咱們已經援救不及了，最要緊的還是及早恢復你的功力。」

方旋道：「是的，婆婆。」

他原本還有些話要問的，譬如青衣婆婆究竟是何許人物？據方旋觀察，她功力之高，如果單打獨鬥，七劍莊只怕很難找到對手，像她這麼一個高人，還有甚麼需要七劍莊帮助的？

不過現在他歸心似箭，也不想再問了，反正青衣婆婆會去七劍莊，到時候自會揭曉。

他沿途不斷運功，待到達岳陽，功力巳然完全恢復。於是他們棄掉破車，買了兩匹駿馬，逕向湖北監利縣馳去。

這天趕到郝穴，距離荊州還有兩天的路程，方旋向含山的夕陽瞥了一眼說道：「婆婆，咱們買點乾糧在路上吃，妳看可好？」

青衣婆婆道：「好是好，只怕別人不肯！」

方旋擧目一瞧，鎭口果然聚集着十幾名大漢，這般人全都持有兵刃，可能是對付他們的。

郝穴與荊州近在咫尺，屬於七劍莊勢力範圍之內，居然有人敢在此地找碴生事，方旋如何忍得下去？

雙腿一磕馬腹，緩緩奔向鎭口，青衣婆婆沒有說錯，果然有人不讓他們通過。

「快下來，老小子，你們是打那兒來的？」

問話的是一名滿臉橫肉，一身勁裝的抱刀大漢，他好像是這般人的頭兒。

方旋冷冷說道：「閣下是衙役還是地保？」

勁裝大漢道：「怎麼，除了衙役地保，大爺就不能管你？」

方旋道：「在下倒要請教，你爲什麼攔阻行人的去路？」

勁裝大漢道：「咱們不管普通百姓，尊駕帶着兵刃，咱們就不能不管。」

方旋道：「是誰叫你們管的？」

勁裝大漢叱喝一聲道：「老小子好大的胆量，還沒有回答大爺的話，居然敢反問大爺，莫非你活得不耐煩了？」

方旋道：「如果我不願回答呢？」

勁裝大漢吆喝道：「那可由你不得，上。」

在勁裝大漢叱喝之下，方旋立即陷入重圍，不過這只是一些嘍囉，方旋連長劍都沒有出鞘，就讓他們趴在地上了。

勁裝大漢一見苗頭不對，轉身就待開溜，他的脚步還沒有移動，後頸巳經被人一把掐住。

吧的一聲，他被摔在地上，一個狗吃屎，痛得他哼出聲來。

方旋冷冷道：「朋友，在下忍耐力有限，說，是誰派你來的？」

勁裝大漢道：「老小子，你惹了大禍了，瞧你不像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何必硬跟自己過不去！」

方旋一怔道：「你在說些甚麼？我不懂。」

勁裝大漢道：「前晚王侍郎家裏來了飛賊，更夫被殺，還盜去不少珠寶，咱們是侍郎府請來帮助緝拿飛賊的，我不叫你進鎭，是看你不像壞人，你居然將咱們打傷，那你就跟咱們打官司去吧。」

方旋愕然道：「這是眞的？」

勁裝大漢道：「是不是眞的，到衙裏你就知道了。」

方旋道：「閣下究竟是誰？」

勁裝大漢回答道：「監利縣捕頭陸逢春。」

方旋道：「原來是陸捕頭，失敬，在下方旋，是七劍莊的五莊主，七劍莊雖非富有，還不至淪爲宵小，做出有損門風之事，希望陸捕頭能够相信。」

陸逢春一怔道：「你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據在下所知五莊主可不是一個糟老頭子。」

方旋道：「陸捕頭說的不錯，在下是易過容的。」

陸逢春啊了一聲，向前踏上幾步，一直逼到方旋的身前，他像是辨識方旋是否經過易容，但却突然點出兩指，將方旋的穴道制住。

變生腋肘，這是方旋沒有料到的，而且此人還藏了私，他的武功絕不會像適才交手時那麼不濟。

因爲他點出的兩指乾淨俐落，認穴極準，如非身具精純的內力絕難辦到。

遠遠觀戰的青衣婆婆反應極快，當陸逢春出手偸襲之際，她巳然一聲清叱，身形由馬背上拔起，以疾風驚雷之勢，向陸逢春凌空猛撲。

陸逢春左手一帶方旋，右手的長刀巳經擱在他的脖子之上，同時嘿嘿一陣冷笑道：「不要妄動，老婆子，搶刦要犯咱們可以格殺的。」

青衣婆婆神色一呆，就算她有搏殺陸逢春的能力，爲了投鼠忌器，也不得不停

止撲擊。

陸逢春拖着方旋退向鎮口，口中還在不斷恐嚇，道：「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兩位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再說在下是奉命拿人，身不由己，方五莊主如果受了冤枉，七劍莊可以到縣衙裏去講理，兩位千萬不要做糊塗事……」

好大的一片道理。

不管這片道理怎樣，最起碼青衣婆婆被他們唬住了，她眼看着方旋被人拖走，再也不敢下手搶奪。

其實這一遲延，再想搶奪也不成了，陸逢春帶着方旋閃進民宅不見了，連那般嘍囉也一起消失，她人生地不熟，想找人可不是那麼容易。

最後青衣婆婆作了一個決定，去七劍莊報訊，讓他們到縣衙裏要人。

× × ×

荊州西門外，依山面水聳立着一幢氣象萬千的大廈七劍莊。

這幢名滿武林，人人敬重的大廈，此時却佈滿着一片愁雲慘霧。

四名勁裝劍士在門外往返巡邏，由他們嚴肅的面色猜想，七劍莊必然遭到前所未有困境。

× × ×

「請問，這裏可是七劍莊？」問話的是青衣婆婆，她終於找到七劍莊來了。

一名劍士迎上去道：「不錯，這兒是七劍莊，老婆婆找誰？」

青衣婆婆道：「我要見大莊主，你們的五莊主出了事。」

劍士面色一變道：「妳是誰？妳怎麼知道咱們的五莊主出了事？」

青衣婆婆道：「這些你就不必管了，見到大莊主我自然會說。」

劍士道：「好，請到門房歇歇，我這就去稟報大莊主。」

片刻之後青衣婆婆被請到大廳，接見她的除了大莊主童巨臣，還有二莊主涂浚，三莊主趙芳楠，四莊主葉楚材，六莊主藍玉圳，及總管姜武等，七劍莊的主要人物幾乎到齊，可見他們對青衣婆婆來訪的重視。

大莊主童巨臣身材高大，氣度不凡，青衣婆婆剛到廳門，他便抱拳一禮道：「辛苦了，婆婆，裏面請坐。」

青衣婆婆回答道：「多謝，你是大莊主？」

童巨臣道：「是的，在下童巨臣，婆婆先坐下來，咱們再慢慢聊。」

七劍莊的七位莊主之中，以二莊主涂浚的個性最急，青衣婆婆就座，他已忍不住詢問道：「婆婆，請問貴姓？」

青衣婆婆道：「五莊主是叫我婆婆，你們也叫婆婆就是。」

六莊主藍玉圳道：「婆婆既然跟我五哥相交，咱們就是朋友了，難道婆婆連名號都不肯見示麼？」

青衣婆婆冷冷道：「如果我不願說出名號，你們就不認我這個朋友？」

六莊主藍玉圳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青衣婆婆冷竣的態度，她絲毫不以為侮，仍面含輕笑的道：「婆婆言重了，玉圳只是認為知道名號會便於稱呼罷了。」

大莊主童巨臣道：「婆婆可能有難言之隱，六妹就不必多問了。」

二莊主涂浚道：「婆婆，聽說我五弟出了事，他人呢？」

青衣婆婆道：「被監利縣的捕頭抓去了……」

她將巧救方旋，及送他回荊州，至郝穴被陸逢春偷襲帶走的一切經過，作了一番敍述，然後立起了身來道：「老婆子話已說完，告辭。」

藍玉圳道：「慢點，婆婆，我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婆婆不要介意。」

青衣婆婆道：「請說。」

藍玉圳道：「婆婆與我五哥素昧平生，妳敢在高月眉及雲台三將的手中救他出來，不只是要有極高的武功，還要有一股無比的勇氣。」

青衣婆婆道：「按常情應該是這樣的，不過老婆子却取了一個巧，只能說僥倖而已。」

藍玉圳道：「哦……」

青衣婆婆道：「五莊主功力卓絕，先敗聶天梯，再鬥石蒼龍及佛光和尚，劍道之高，使雲台三將相顧失色，此時高月眉竟枉顧道義，暗中以七巧針出手偷襲，在偷襲得手後，他們自然要得意忘形了。」

藍玉圳說道：「妳就乘機救出我的五哥？」

青衣婆婆道：「六莊主可是不信？」

藍玉圳冷冷道：「閣下既不以眞面目見人，連名號都不肯相告，叫咱們如何能夠相信？」

青衣婆婆呆了一呆道：「我自以為易容之術不差，估不到還是無法逃過六莊主的法眼，不過我所說的句句實言，希望各位不要因懷疑而誤了大事！」

童巨臣道：「這話不錯，咱們營救五弟要緊，姜總管，你立刻往監利打點，先到賬房支領五千兩銀子。」

姜總管道：「是，屬下這就上路。」

青衣婆婆道：「慢點。」

童巨臣道：「婆婆還有甚麼事？」

青衣婆婆道：「帶走五莊主的自稱陸逢春，是監利縣的捕頭，但一般縣衙捕頭，不可能有陸逢春那麼高明的身手，所以我對他的身份頗為懷疑。」

藍玉圳面色一沉道：「經妳這麼一說，我五哥是下落不明了！」

青衣婆婆道：「我是就事論事，信不信由妳，不過五莊主與陸逢春等在郝穴鎮口交手，當時有不少瞧熱鬧的，六莊主要是心有所疑，何不到郝穴去問問？」

這是一個有力證據，藍玉圳自然無話可說了。

童巨臣道：「姜總管，你去吧，不管怎樣咱們總得到監利縣城打探一下。」

當姜武退出大廳之後，三莊主趙芳楠忽然咳了一聲道：「姑娘，如果在下猜得不錯，咱們似乎有過一面之識？」

趙芳楠可能在返回七劍莊時受到攻擊，他的左臂及右肩都現出斑斑血跡，精神也頗為萎頓。

他是七劍莊惟一在江湖上走動的，江湖閱歷的豐富，在七劍莊首屈一指，他的言語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

青衣婆婆神色安詳的一笑道：「三莊

主交遊廣闊，很可能見過老婆子，其實這一點並不要緊，重要的是各位不應該對老婆子心存懷疑。」

涂浚哼了一聲道：「妳如果當眞將咱們當做朋友，就不該藏頭露尾，言詞閃爍，說，妳到底是誰？」

青衣婆婆冷冷道：「看來我是來錯了，告辭。」

她腳下還沒有移動，藍玉圳已閃身堵着廳門，道：「七劍莊豈是妳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

青衣婆婆道：「妳想動武？」

藍玉圳道：「七劍莊從不恃强凌人，但也不能受人欺騙，閣下不作一個明白的交待，咱們只好留妳下來。」

青衣婆婆道：「聽說七劍莊劍道精深，名滿武林，老婆子能夠見識一下，總算不虛此行，六莊主請。」

藍玉圳撇撇嘴道：「對付妳何須用劍，接招。」

語音甫落，斜斜一掌拍了出來。

這位六莊主功力驚人，玉掌一揮，勁風驟起，力道之强，在江湖中不易多見，勿怪她要如此自負了。

青衣婆婆似乎不想跟她拚鬥內力，跨步側身，有如風擺殘荷，以十分美妙的身法，避過了藍玉圳的兇悍一擊。

藍玉圳哼了一聲，足尖一點地面，彈身向青衣婆婆猛撲，雙掌左右交輝，一連劈出六掌。

她是想迫使青衣婆婆接招，竟然使出七劍莊的獨門絕學追風三十六式。

此種掌法式式相連，捷如追風，閃避十分不易。

但青衣婆婆足踏九宮，腰擺殘荷，藍玉圳三十六式使完，連青衣婆婆的衣角也沒有沾到。

此時大廳之上鴉雀無聲，七劍莊的幾位莊主面色顯得十分凝重。

藍玉圳忽然撇撇嘴說道：「妳不敢接招？」

青衣婆婆淡淡道：「六莊主，咱們是朋友不是敵人，希望妳不要迫人過甚！」

藍玉圳哼了一聲道：「妳太不知自量了，七劍莊豈會有妳這麼一個朋友！」

青衣婆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這麼說老婆子是高攀了，好，妳出招吧。」

她不再以身法避讓，準備與藍玉圳放手一搏。

她的神色原是平靜的，此時忽然一變，一片殺機同時繞體而生，刹那之間她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七劍莊的幾位莊主全是高人，武功的成就當得是一時之選。

但他們全都神色一呆，藍玉圳更是震嚇得連退兩步。

趙芳楠站了起來，道：「慢點，姑娘，在下還有話說。」

青衣婆婆說道：「三莊主，有甚麼指教？」

趙芳楠道：「江湖同道對姑娘不諒解，七劍莊却無意與姑娘為敵，此次敝莊受公孫世家之邀，也只是由在下率兩名劍士虛應故事，姑娘找來敝莊是捨本逐末，也是不公平的。」

青衣婆婆面色一霽道：「你誤會了，三莊主，小妹不是來對付七劍莊的，而且適才所說句句實言。」

趙芳楠緩緩吁出一口氣道：「姑娘請坐，適才開罪之處，請姑娘不要介意。」

青衣婆婆道：「三莊主好說，小妹不便久留，告辭。」轉身一躍，眨眼就去得沒有影兒。

藍玉圳瞅着青衣婆婆消失之處，纖足一跺道：「三哥，你為甚麼要這樣？」

趙芳楠道：「為兄只是不想七劍莊招來一個强敵而已……」

藍玉圳道：「三哥，你江湖走久了，胆量越來越小了，憑咱們七劍莊還怕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

涂浚道：「三弟，為了追查五弟的下落，咱們至少應該把她留下。」

趙芳楠一嘆，說道：「咱們就算能夠將她留下，必然會付出極高的代價，咱們兄弟慘淡經營，才有目前的這點成就，如果……」

藍玉圳說道：「三哥，你是在嚇唬咱們？」

趙芳楠道：「六妹，妳可知道凉山三兇？」

藍玉圳道：「聽說他們功力頗高，是三個不易招惹的兇人，三哥提起他們做甚麼？」

趙芳楠道：「小兄親眼瞧到他們向別人找碴，但一招未出，就同時暴斃……」

藍玉圳面色一變道：「難道是她？」

趙芳楠道：「不錯，就是適才離開的青衣婆婆。」

大莊主童巨臣咳了一聲道：「三弟，你可曾瞧到是她出手？」

趙芳楠道：「是的，小弟瞧得十分眞切。」

童巨臣道：「她使的是甚麼武功？」

趙芳楠道：「小弟認不出她使的是甚麼武功，只瞧到一根嬌紅奪目的手指。」

童巨臣心頭一震，竟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面頰之上是一片驚懼之色，而且久久不能平復。

這是罕見的，童巨臣個性穩重，處變不驚，視生死如等閒，現在居然被一根紅手指驚得這般張惶失措。

藍玉圳不安的道：「大哥，你……」

童巨臣緩緩坐下道：「我很好，六妹，七妹呢？妳去瞧瞧她好一點沒有？」

藍玉圳道：「是，大哥。」

待藍玉圳離開大廳，童巨臣才沉重的一嘆道：「四弟喜歡研究武林掌故，你可知道百年前的岷山大會？」

四莊主葉楚材道：「知道，岷山武林大會，是當代武林盟主尚搏為推選繼任盟主而召開的，當時有大小二十六個門派參加，總人數超過七百，公認的絕頂高手三十二個，可以說極一時之盛……」

童巨臣道：「說下去。」

葉楚材道：「各派對繼任盟主的人選意見分歧，最後竟變成以武力解決，更不幸的是當各派在全力搏鬥之際，忽然來了一個黑夷，他連殺絕頂高手三十一人，及一般高手四十八人，各派掌門也無一倖免，是數百年來武林中的最大慘劇。」

童巨臣道：「你知道那黑夷使的是什麼武功？」

葉楚材道：「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莫非是……」

童巨臣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它，一指紅。」

葉楚材道：「一指紅？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童巨臣道：「沒有人知道它是那一門派的，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武功，一指紅是武林同道替它取的……」

他語音未落，藍玉圳忽然慌慌張張的奔進來道：「大哥，七妹不見了！」

童巨臣的面色再度一變道：「有沒有在附近找過？」

藍玉圳訥訥道：「找過，只是……」

童巨臣道：「別吞吞吐吐的，六妹，有話快說。」

藍玉圳道：「七妹的衣物寶劍不見了，只怕她……」

童巨臣呆了一呆，道：「四弟，立即挑選二十名劍士，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出發。」

葉楚材愕然道：「大哥，你要親涉江湖？」

童巨臣道：「是的，除了三弟留守，咱們全體出莊，二弟六妹你們也去拾奪一下。」

趙芳楠連忙道：「大哥，小弟傷勢不重……」

童巨臣道：「我知道，所以才將守莊的重責交給三弟。」

七劍莊名滿江湖，縱然是一草一木也不能讓人褻瀆，他負有如此艱巨的重任，自然不能要出莊了。

一個時辰之後，七劍莊的一、二、四、六莊主，率領二十名高手投入江湖，江湖原是風濤險惡的所在，此後更是殺伐不斷，危機四伏了。

× × ×

「許昌」春秋時代爲許國，秦置許縣，後漢建安元年，曹操迎獻帝建都於此，因爲它位於河南的中心，官道四通八達，對任何一處都可朝發夕至，是控制中州，爭霸中原的理想基地。

這天晌午時分，許昌城裏的醉月居高朋滿座，喧囂之聲在不斷的傳出。

距店門不遠之處，坐着兩名彪形大漢，一個身着黑色勁裝，一個手搖摺扇，一副文士的打扮。

搖摺扇的飲了一口酒，忽然壓低嗓門道：「常兄，你平素刀不離身，這回居然連招牌也不要了，莫非江湖傳言，確有其事？」

黑衣大漢嘆了一口氣道：「江湖越老，胆量越小，不管傳言眞假，明哲保身必然不錯。」

搖摺扇的道：「說的也是，聽說白衣刀客已經殺了七個使刀的高手，這就難怪你要明哲保身了。」

黑衣大漢一嘆道：「幾個月前，花鼓姑娘專找使劍的晦氣，弄得天下大亂，人人自危，幸虧公孫老爺子出面糾衆圍捕，她才消聲匿跡，不敢爲禍江湖了，估不到又出了一個白衣刀客，看來江湖之中只怕難有安寧之日！」

搖摺扇的道：「這也不見得，當今使刀的九大名家他還沒有碰到，說不定那一天他會栽在九大名家的手裏。」

黑衣大漢道：「現在只剩下八大名家，無敵神刀花大俠聽說已經被人所害。」

搖摺扇的道：「這是咱們武林中的一大損失，花大俠一生闖蕩江湖，無敵神刀當眞是無往不利，其餘的八大名家，全在他手裏栽過觔斗，如果不是他被暗害，白衣刀客怎敢如此猖獗！」

黑衣大漢向食堂的一角瞥了一眼道：「小聲一點，張兄，白衣刀客還沒有來，咱們不要先惹出大禍。」

搖摺扇的順着黑衣大漢的目光一瞥，他不只是小聲了一點，簡直是不敢再說話了。

食堂的一角莫非是白衣刀客？

不，聽說白衣刀客只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小伙子，那兒坐的却是一個四十出頭魁梧大漢。

他不是白衣刀客，但一般人還是招惹不起，因爲他是「刀不留人古嘯天」，名列當代使刀的八大名家之一。

古嘯天是許昌人，他却浪跡天涯，以當殺手賺取生活費用，現在他却回來，莫非他想鬥鬥白衣刀客？

如果當眞是這樣，這許昌城裏可就有熱鬧好瞧了。

× × ×

食堂的喧囂之聲忽然一靜，百十雙目光一起向店門投去。

「啊，白衣刀……」

刀的種類很多，白衣刀却沒有聽人說過。

現在有人喊出「白衣刀」三字，莫非刀類之中當眞有這麼一種奇怪的名稱？

不，他只是瞧到一個身着白衣，手握長刀的少年踏入店門，才喊出那扣人心弦的三個字。

他原是要喊出「白衣刀客」四字的，但他牙根打顫，手脚發抖，那個「客」字也竟然喊不出來。

這也難怪，那白衣少年實在太嚇人，他能夠喊出「白衣刀」三字，胆量之大應是高人一等。

其實白衣少年並不是一個青面獠牙的怪物，而且唇紅齒白，美如冠玉，是一個人見人愛的英俊小伙子。

只是他太冷了，冷得叫人發抖，冷得叫人連背脊都冒寒氣。

這還不說，除了冷，他還有一股動人心魄的殺機，任何人只要瞧他一眼，必然會心頭打鼓，根根汗毛都會倒豎起來。

他跨進店門，流目向四週一瞥，身形一轉逕向食堂的一角走去。

「啊，這回當眞有好戲可看了。」

人們的心頭在這麼嘀咕，却沒有人敢說它出來，是非只爲多開口，誰會活得不耐煩了，平白無故的去招惹這位小煞星？

此時整個食堂一片寧靜，只有白衣少年的脚步聲在「篤，篤，篤，」的響着。

食堂的一角坐的是「刀不留人古嘯天」，顯然，這位名列八大名家的高人，正是白衣少年要找的目標。

最後他終於在古嘯天身前五尺之處停下脚步。

「你姓古？」

「不錯，『刀不留人古嘯天』就是在

下。」

「好，拔刀！」

「慢點，朋友，咱們有仇？」

「沒有。」

「那……爲甚麼要找古某？」

「試刀！」

「就爲了這個你竟然連續殺人？」

「你怕死？」

「嘿嘿，古某要是怕死，就不會回到許昌來等你，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西北城根有一塊空地，是一個理想的比武場所，刀不留人古嘯天與白衣少年先後到達，瞧熱鬧的立即圍了上來。

古嘯天是一個殺手，殺手的性格是冷酷無情的，他喜歡的只是銀子，除了這個他六親不認。

但今天他遇到了白衣少年，這個英俊年輕的小伙子，似乎比他更冷，更絕。

還有一點他無法與白衣少年相比，他雖然是一個冷酷的殺手，他却沒有令人望而喪胆的凌厲殺機。

現在他有點後悔了，爲甚麼不走得遠遠的？爲甚麼要以一世英名來跟一個小伙子賭氣？

但羞刀難入鞘，現在後悔已經遲了一點。

於是他收攝心神，長刀一擺，作出了伺機進擊的準備。

白衣少年一直面無表情的傲立着，此時忽然詢問道：「你這把刀用了多久？」

兩軍對峙，生死頃刻，他居然問起閒事來了。

古嘯天呆了一呆，道：「這把刀跟隨在下二十多年了，你問這個做甚麼？」

白衣少年道：「好，留你一個全屍，接招。」

刀光連閃，冷焰砭肌，鬥場響起一聲悶哼，一具人體摔倒下去。

這是江湖罕見的搏殺，過程是暫短，但却精彩絕倫，使人們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待人們驚魂乍定之後，才舉目向倒地的人體瞧去。

「啊，是他……」

他，是古嘯天，名滿江湖的八大名家之一。

他的雙目睜得大大的，像是死而不甘，可是他的喉管已經破裂，正有大量的血水流出，不甘心也得向閻王殿報到去了。

刀不留人是一個冷酷的殺手，他的生命終於被人留下，殺手終於被人所殺。

× × ×

天井關隣近河南，是晉南的一個重鎮，此時約莫午初，一隊人馬擁着一頂軟轎，由天井關向晉城馳去。

在距離南村鎮五里之處，有一個簡陋的茶棚，他們準備到鎮上打尖，自然不必到茶棚裏歇息了。

但……

「站住……」

這一聲叱喝來自茶棚，音調陰森冷酷，使這隊人馬大吃一驚。

他們領隊的是一個三十七八歲的藍衫公子，他霍的身形一轉，長劍已然出鞘。

此時茶棚之內走出一位手握長刀的白衫少年，他緩步走向這隊人馬，神情一片冷肅。

藍衫公子向白衣少年打量一眼，面色凝重的道：「閣下，你找我？」

白衣少年冷冷道：「不，我找他。」

他，是立在藍衫公子身旁的抱刀大漢，白衣少年找他，他好像十分意外。

「你是白衣刀客？」

「不錯。」

「聽說刀不留人被你所殺？」

「不錯。」

「這麼說在下够得上一代名家了？」

「你不够！」

「那你爲甚麼要找我？」

「不是找，只是巧遇。」

「咱們認識？」

「可以這麼說，陸大捕頭名滿江湖，在下怎能不認識。」

「這……嘿嘿，你弄錯了，朋友，在下絕情刀勞雁，是公孫世家的四大護院之一，捕頭？嘿嘿，勞某還不屑一顧。」

「此話當眞？」

「朋友，公孫世家領袖武林，在下雖是一個護院，身份並不低於一派掌門，你對在下的身份懷疑，敢是瞧不起公孫世家了？」

「我不是懷疑閣下的身份，只是認爲閣下曾經喬裝過監利捕頭陸逢春，因而想證實一下。」

「怎樣證實？」

「打開轎門讓我瞧瞧。」

「你太狂了，朋友，轎裏是咱們少主的內眷，豈能讓陌生男子瞧看？」

「如果我一定要看呢？」

「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上。」

敢情他這一關並不是他單獨應戰，除了那位藍衫公子，十二名護轎的武士，一起湧了過來。

白衣少年像一座冰山，傲然在場中挺立着，公孫世家的武士全在他週身五尺之外打轉，沒有人再敢逼近半分。

在這等兵兇戰危的處境之中，白衣少年視若無睹，而且還說出一句令人難解的話來。

「你這把刀用了多久？」

他是在問勞雁，因爲他的手中執着一柄馳名江湖的絕情刀。

勞雁一怔道：「十多年了，你問這個做甚麼？」

白衣少年說道：「好，留你一個全屍吧。」

他想撲向勞雁，勞雁却先發制人的叱喝道：「殺！」

在這聲殺字的催促下，十二名武士做了勞雁的替死鬼，他們聯手進攻，亡命撲擊，但却一個接一個撲倒下去，只不過剎那之間，地上已經橫陳十二具屍體。

絕情刀勞雁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白衣刀客果然名不虛傳，竟能一舉搏殺十二名功力不弱的武士，他只是呆了一呆，一片冷焰已經壓上他的喉際。

他嚇得面如死灰，顫聲道：「這是做甚麼？朋友，快拿開你的刀。」

白衣少年冷冷道：「這是跟你學的嘛，莫非你已經忘了，說，七劍莊的五莊主在那裏？」

絕情刀勞雁道：「不知道。」

白衣少年的手微微一壓，刀鋒就已切開皮肉，鮮紅的血水順着喉頭流了下來。

絕情刀勞雁一懍，忙道：「慢點，我說。」

白衣少年道：「我的耐性不太好，要說你就快一點。」

絕情刀勞雁道：「在軟轎裏。」

白衣少年道：「眞的？」

絕情刀勞雁道：「我如果騙了你，你還會寃魂不散的找來的，我知道你是那個白髮……」

白衣少年道：「你說對了。」

長刀一拖，彈身急躍，待勞雁的喉管中噴出鮮血，他已經到達軟轎之前了。

此時公孫世家還有三人，一個面色沉重的藍衫公子，兩個嚇癱在地上的轎伕。

白衣少年向藍衫公子瞥了一眼，道：「我要帶走轎裏的人，閣下是否同意？」

藍衫公子道：「可以，不過我並不是畏懼你的武功。」

白衣少年道：「哦……」

藍衫公子向趴在地上的轎伕叱喝道：「不中用的東西，走。」

他不再理會白衣少年，身形一轉，逕行急馳而去。

白衣少年忽然揚聲道：「閣下，太原城裏可有一個斷水刀獨孤建？」

「沒有，獨孤建十年前就已退隱江湖了。」

語音遙遙傳來，藍衫公子已在數丈之外了。

白衣少年怔了一會，才一把扯下轎簾，及運目向裏面一瞥，不錯，果然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

方旋並未遭到綑綁，只是穴道被制。

白衣少年說道：「五莊主，那兒不舒服？」

方旋道：「多謝救命之恩，在下的肩井，天樞兩處受制。」

白衣少年拍出兩掌，震開方旋的穴道，一轉身逕向一條小道緩緩走去。

方旋略爲舒展了一下筋骨，急忙躍出軟轎，追到白衣少年的身後，說道：「多謝……」

白衣少年道：「已經謝過了，那來這麼多的囉嗦！」

方旋道：「兄台責備的是，請教……」

白衣少年道：「白衣刀客。」

方旋啊了一聲道：「久仰。」

白衣刀客道：「方兄，適才那位藍衫公子是誰？」

方旋道：「他是公孫世家的少主人，名叫公孫紹。」

白衣刀客道：「你們是素識了，他爲甚麼要擄你？」

方旋道：「在下很少行走江湖，談不上素識，不過公孫世家與本門水火不容，在下落了單，他們自然要下毒手了。」

白衣刀客道：「原來如此，不過我對公孫紹還是有點不懂……」

方旋道：「兄台有甚麼不懂？」

白衣刀客道：「他不跟在下搏鬥，却說並非畏懼在下的武功，方兄可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方旋道：「他暗戀我六妹，此次擄刦在下，並不是他的本意，兄台前來相救，他自然不願出手。」

白衣刀客道：「原來其中還有如此多的曲折，兄台該回莊去瞧瞧了，告辭。」

語音一落，逕自放步急馳而去。

× × ×

由荊州到監利有一條寬敞的官道，如果不願意走路，也可以到沙市搭船，水路雖是遠了一點，但順流而下，也不會慢到那裏。

這天巳初時分，一位身着黃衣，二九年華的美麗姑娘，匆匆趕到江邊，她揹着包裹，提着長劍，可能是一個武林中人。

「船家，請問你們可是前往武漢？」

這位姑娘敢情是來搭船的。

船家道：「不錯，咱們是去武漢，但要後天才能開船。」

黃衣姑娘道：「現在開不行麼？我多給你一點銀子。」

船家道：「對不起，咱們還要裝貨，姑娘另外找吧。」

黃衣姑娘連找幾個船家都未如願，因爲她來得太晚，當天要開的船早已開了。

正當她在失望之際，一名十四五歲的青衣書僮忽然走了過來，道：「姑娘要去武漢？」

黃衣姑娘道：「我要去監利，小兄弟，莫非你們有船要去武漢？」

青衣書僮道：「不錯，咱們馬上就要開船，姑娘請。」

黃衣姑娘大喜，立即跟着青衣書僮來到一艘雙桅烏篷江船之上。

這艘江船十分整潔，裏面的設備豪華而雅緻，與一般船隻大爲不同，好像是一艘私人的遊艇。

駛船的除了一雙鬚髮斑白的年老夫婦外，就只有四名唇紅齒白的青衣童子，這些都足以說明這艘船隻絕不是作航運使用的。

黃衣姑娘剛剛踏上船面，一名年約三旬，身着紫衫的公子，已由船艙中迎了出來。

雙拳一抱，笑容可掬的道：「咱們馬上開船，姑娘請裏面坐。」

黃衣姑娘面色一紅，行動上顯得有點遲疑，因爲她沒有想到這是一艘私人遊艇，而且船主人又是這麼年輕。

那麼漫漫長途，面對這麼一個陌生而又年輕英俊的男人，必然是一個尷尬的處境。

紫衣公子似乎已經猜到黃衣姑娘的心意，因而淡淡一笑道：「姑娘很少行走江湖吧，出門在外之人，最好隨遇而安，如果顧忌太多，只怕要寸步難行了。」

黃衣姑娘將心神定了一下，才抱拳還了一禮道：「多謝指教，小妹的確很少出門。」

紫衣公子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到江湖走走，可以增加不少見聞，姑娘只要多出門幾次，妳會喜歡多采多姿的江湖的。」

黃衣姑娘道：「兄台說的是。」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進入船艙，黃衣姑娘流目一瞥，頓覺眼前一亮。

艙裏的陳設，不只是古色古香，一切器皿全是黃金或白銀做成，有些也鑲着燦

爛奪目的明珠，眞箇豪華非凡。

黃衣姑娘落座之後，一名青衣書僮立即捧上一杯清香撲鼻的茗茶，並在一張檀木鑲銀的長桌之上擺上四色名貴的點心。

紫衣公子道：「貴客寵臨，沒有甚麼招待，希望姑娘不要嫌棄簡慢，隨便用一點。」

黃衣姑娘道：「小妹能夠附搭貴舟，已經十分感激，兄台千萬不要客氣。」

此時船已離岸，緩緩移到江心，然後順流而下，像箭一般的向下游駛去。

紫衣公子不只是見聞極廣，腹笥也頗爲豐富，沿途爲黃衣姑娘指點古蹟文物，談吐風雅，舉止洒脫已極。

像這樣的青年男子，自然很容易博得少女的歡心，黃衣姑娘又何能例外？

午間，青衣僮子送上午餐，滿桌佳餚，一壺美酒，享用之奢，不是一般中產之家所能辦到的。

紫衫少年替黃衣姑娘斟了一杯酒道：「姑娘，這是咱們自釀的碧螺春，酒性溫和，絕不會損傷身體，在下敬你一杯。」

黃衣姑娘道：「對不起，小妹不會飲酒，兄台請，我用飯相陪吧。」

紫衫公子並未相強，只是微微一笑道：「在下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

黃衣姑娘說道：「小妹姓唐，單名星字。」

紫衫公子啊了聲道：「七劍莊的七莊主？久仰，看唐姑娘適才行色匆匆，想要儘快趕到監利，莫非有甚麼重大之事？」

唐星道：「這個……」

紫衫公子道：「在下姓禽，草字嘉年，家父禽高飛是鷹爪門的門生，姑娘或許有過耳聞。」

唐星道：「禽兄原來是鷹爪門的高人，失敬。」

禽嘉年道：「高人不敢當，不過在下性喜遊山玩水，對江湖上的事知道得多一點，唐姑娘如果有用得到在下之處，請不要客氣。」

唐星道：「咱們萍水相逢，打擾已是不該，怎敢再勞動禽兄。」

禽嘉年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朋友，何況咱們同屬武林一脈，唐姑娘這麼說就太見外了。」

唐星仍然遲疑着道：「這……」

禽嘉年道：「這樣吧，唐姑娘先說說出了甚麼事，在下替妳拿個主意，總該可以吧？」

唐星道：「我五哥先被雲台山的高月眉用七巧針偷襲所傷，後來又在監利被人擄刦，小妹是想查明眞象，以便營救我五哥。」

禽嘉年啊了一聲道：「高月眉的七巧針手法詭異，而且淬有劇毒，妳五哥中針之後還能逃往監利，七劍莊果然名不虛傳，不過他擄得五莊主之後，絕不會還待在監利，所以姑娘是在浪費時間。」

唐星聽得一怔道：「禽兄說的是，可是……」

禽嘉年道：「唐姑娘不必着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還怕他們飛到天上去不成？」

唐星道：「禽兄是說我五哥是被擄往雲台山？」

禽嘉年道：「我想是的。」

唐星一嘆道：「既是如此，小妹只好走一趟雲台山了。」

禽嘉年道：「雲台山主辛三波神斧無敵，他的妻子高月眉一手七巧針更是毒惡無比，就拿雲台三將來說吧，這三人成名已久，也不是易惹之輩，姑娘武功雖高，但雙拳難敵四手，單劍闖山只怕很難救出令兄！」

唐星冷冷道：「縱然是龍潭虎穴，我也要去闖它一闖。」

禽嘉年道：「好吧，姑娘既是如此決定，咱們就去鬥鬥姓辛的。」

唐星一呆道：「禽兄，你也要去？」

禽嘉年道：「同舟過渡，五百年修，在下既然遇到姑娘，怎麼能夠不管！」

唐星道：「不，禽兄，盛情心領，小妹不能讓你去冒這個險。」

禽嘉年道：「唐姑娘是瞧不起在下，還是認爲在下不夠做七劍莊的朋友？」

唐星道：「禽兄言重了，小妹……」

禽嘉年道：「別說了，唐姑娘，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人物的本份，何況雲台山飛揚跋扈，在下早就想鬥鬥他們。」

在盛情難却之下，唐星不得不答允禽嘉年，他們經過監利並未停歇，放舟直向下游駛去。

此時七劍莊的幾位莊主正在監利，唐星如果上岸走走，必然能與他們會合，如此一陰差陽錯，竟然造成一個情孽牽連的局面，這是唐星所想不到的。

× × ×

懷遠縣在蚌埠之西，在皖北是一個頗爲繁榮的重鎭，這天晌午剛過，一名白衣少年單騎闖進縣城，雙目微一流轉，逕向一棟高大的門樓奔去。

在懷遠城裏，像這樣的大厦不多，它的主人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了。

白衣少年剛在門前下馬，一名勁裝大漢立即迎了出來。

「公子是找人？」

「不錯。」

「公子找誰？」

「樂善，叫他出來。」

勁裝大漢呆了一呆道：「小子，你再說一遍。」

白衣少年冷冷道：「叫樂善出來，否則本公子先剁掉你的狗頭！」

他的右手握向刀把，一片殺機忽然急湧而出，勁裝大漢心頭一震，禁不住連連後退幾步。

但他仍然壯着胆道：「小子，你可知道你找的是誰麼？」

白衣少年道：「刀主樂善？」

勁裝大漢怔着了，他似乎從未想到世間會有如此大胆的少年。

白衣少年冷哼一聲道：「你想死！」

勁裝大漢啊了一聲，翻身向屋裏就跑，但跑出來未及五步，後頸的衣領忽然被人一把抓住。

「啊，小爺饒命，小爺饒命……」

「你胡說些甚麼？給我站好！」

「啊，主人，外面……」

「我知道，沒用的東西。」

（未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黃石・圖

香飄血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的義子上官鶴，一天清晨，在京城的大街上被一位武將江傑率兵圍攻，寡不敵衆，終於喪命。此事爲龍飛獲知，查得江傑乃係受命於安永壽將軍而採取這一行動的，又查得安永壽原是天地會潛伏朝中的爪牙。但一時找不到證據，所以不能繩之以法，惟有暗殺一途始能予天地會以嚴重的報復。於是，龍飛便急召回御用殺手常護花，安排在重九日於皇上率文武百官至皇陵祭祀時行刺安永壽。常護花在愼密的部署中進行，果然一擊即中，功成逸去。經此一役，其餘潛伏朝中的天地會黨徒，人人自危，畏罪自殺者不下數十人……

頻頻遭暗算　有驚終無險

所以盡管玩得很開心，常護花並沒有疏忽周圍的環境，也所以，他立即看到了那一雙眼睛。

那雙眼睛精光閃爍，絕無疑問是屬於一個高手所有，眨也不眨盯着香芸。

眼睛的主人一身書生裝束，很年輕，也頗爲英俊，坐在一方大石上，手中拿着一柄刀。

那柄刀也是非常閃亮，長度看來不過七寸，他執刀在手，偶然移動一下，那一動之靈活也絕非一般人所能及。

七寸的刀一般都用作暗器，這個人是否要暗算香芸？

常護花看不出，却不能不提防。

那也是一張很陌生的臉龐，常護花一些印像也沒有，對於那柄刀也一樣。

香芸彷彿毫無所覺，可是雙手捧着一堆小石子，捧到常護花面前的時候，却低聲問：「常大哥，你認識那個人？」

「不認識，他顯然非常留意你。」

「我可是從來沒有見過他。」

「你以爲他在打什麼主意？」

「看不出。」香芸搖頭。「不像登徒子，也不像要暗算我們。」

常護花道：「他的目光非常銳利，却看不出隱藏殺機，但絕無疑問，他的手非常靈活，那柄刀隨時都可能飛出來。」

「那是柄飛刀。」香芸又問：「可是他爲什麼到現在仍然沒有行動。」

「若是他眞的要暗殺你，若非機會未成熟，那便是他要等其他人到來會合。」常護花笑笑。「這可不要緊，在我們附近的人也不少。」

香芸笑笑問道：「你是在什麼時候發現的？」

常護花道：「才出城門便已發現了，這絕無疑問是你義父的主意。」

香芸道：「義父一直都很關心我們，他實在不希望我們參與這些事，可是要我們袖手旁觀，我們又於心安忍？」

常護花道：「你們豈非每一個都幹得很成功？」

香芸道：「我們只是盡自己的力。」

常護花從香芸手中取過了一顆石子，道：「他來了。」

那個書生從石上站起，果然就是向他們走來，刀仍然在手中，以拇中指捏着，面上的表情似笑非笑，目光灼灼。

香芸輕聲問：「常大哥，你說該怎樣好？」

常護花道：「我們若是不能夠證明他是天地會的人，只好等他過來，看情形而應付。」

香芸無言頷首，常護花緩緩轉過身子，擋住香芸身前。

書生腳步不停，前行數丈，刀終於納回衣袖內，目光仍然盯穩香芸。

常護花也在盯着書生，那個書生卻彷彿毫無感覺，心目中只有香芸存在，他的眼瞳裏，一絲殺機都沒有，卻似有火焰燃燒起來。

香芸不由覺得混身一陣灼熱，又問：「常大哥，你看他在打什麼主意？」

常護花搖頭，輕捉着香芸的手，香芸一顆心這才安定下來，可是那種灼熱的感覺卻越來越強烈，就像是一身衣衫也在那種火焰中燃燒。

也所以，她突然有一種赤裸的感覺，一身衣衫彷彿都已給燒掉。

她的臉不由紅起來，也忙將臉偏開，可是，很快那個書生又出現在她眼前。

那個書生竟是在繞着他們打轉。

香芸垂下頭，常護花却一些反應也沒有，靜立在那兒不動。

書生繞了一個圈又一個圈，到了第三個圈忽然又踱了開去，在數丈外一方石坐下。

那柄刀又在他的右手出現，他的左手之內同時出現了一顆小石，刀隨即刻在石上。

他刻得很仔細，聚精會神，再也沒有望香芸，香芸反而偷看了他幾眼，却看不出什麼來。

常護花也看不出什麼，但多少都已經有些頭緒，突然道：「這個書生在替你刻像。」

香芸輕「哦」一聲。「管他——」

常護花道：「一個人這樣狂，若非眞的有幾下子，必然就自負得很，以至目中無人。」

香芸道：「我若是年輕三歲，你以爲會怎樣做？」

常護花笑笑。「只怕就是慫恿我前去狠狠的教訓一頓。」

香芸「噗哧」一笑。「說不定的。」

常護花接道：「信不信，他刻好了之後，就會拿來送給你。」

「才不要。」香芸搖了搖常護花的手。「常大哥，我們離開這地方。」

「也好——」常護花目光一轉。「給這個書生一看，連我也沒有興趣在這兒留下的了。」

香芸道：「我可沒有看過那麼可怕的眼睛。」

「眼睛這麼可怕的人內力的修爲也一定不錯。」常護花沉吟着。「可是印象中，江湖上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香芸道：「名人譜上，我記憶所及，也沒有。」

說着，兩人一齊舉足離開。

書生看也不看兩人，呆坐在那裏刻石，兩人走出了數丈，回頭看看，才繼續走前，却不過再走出數丈，背後突然傳來了一聲：「等一等——」

常護花香芸應聲一齊回頭，只見那個書生有如御風飛行，也不見怎樣起落，便已落在他們身前兩丈之處。

香芸一皺眉頭。「這是淩波虛渡的身法。」

書生竟聽得眞切，道：「够眼光。」一頓接道：「人說聰明的女人都不漂亮，其實也有例外的。」

香芸閉上嘴巴，常護花笑道：「你沒留意這個人長着雙大耳朵？」

書生沒有理會常護花，忽然一揮手，將那顆小石子向着香芸。「看一看。」

香芸不由自主看一眼，只見那顆小石子已經被刻成一個人頭，眉毛眼睛鼻子，活靈活現，正是香芸那個樣子。

常護花看在眼內，道：「刻得好。」

書生又好像沒有聽到，只是問香芸：「像不像？」

香芸沒有作聲，書生不以爲意，接問：「喜歡不喜歡？」

不待香芸回答，又道：「要是你喜歡，我給你一個全身的玉像，用最好的白玉雕刻。」

香芸嬌靨不由得一紅，更顯得嬌麗，書生立時直了眼，喃喃道：「你是我有生以來所見的最漂亮的一個女孩子。」一頓一歎。「可惜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不趁這個時候將你這張美麗的臉龐，這個美麗的身子，這個美麗的形像留下，更待何時？」

常護花移步又擋在香芸面前。「你說完了沒有？」

書生好像到現在才發現常護花的存在，上下打量常護花一眼，道：「你是什麼東西？」

「一個人。」常護花回答。

「滾開！」書生一揮手。「我不是在跟你說話，這裏也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常護花沒有滾開，方待說什麼，兩個文士裝束一直在旁彷彿吟詩作對也似的中年人已走過來，道：「小姐，常公子，這個人交給我們好了。」

書生一沉臉，斥道：「你們又是什麼東西？」

「兩個人。」

「我只看見四腳爬地的兩頭畜牲。」書生冷笑，身形突然鬼魅般一閃。

那兩個中年人也不是庸手，左右齊上，雙手同時握拳疾擊了出。

他們的拳頭眼看就要擊在書生的身上，却就在那刹那，書生已從他們的拳下閃過，半身一旋，右掌先後切在兩個中年人的肩膀上。

「砉砉」的兩下異响，兩個中年人的右臂一齊垂下來，面色煞白，書生一腳同時掃出。

這一掃也是非常迅速，兩個中年人一齊仆倒，書生大笑道：「現在可是連爬也爬不來了。」

兩個中年人悶哼聲中躍起，正待再撲

上，却給常護花喝住。「兩位請退下。」

書生目光又回到香芸面上。「好像一個你這樣的美人兒，本該請一個像樣的保鏢。」

常護花道：「已經請了。」

書生道：「是你？」語氣中充滿了不屑。

常護花目光一垂。「閣下有一雙很快的手，我方才本待阻止，可是來不及。」

書生道：「這卽是說，你比他們要高强。」

常護花沒回答，書生接道：「你這個保鏢倒下，我要將這個女孩子帶走了。」

常護花道：「我若是也倒下，大概巳沒有人能够將你截下。」

書生冷笑接問：「你要斷左臂，還是右臂？」

「右臂。」常護花緩步走前去。

書生笑接道：「我不會令你失望的。」笑語聲一頓，身形又是鬼魅般一閃，掠到了常護花身前，右掌如刀，疾劈常護花右臂。

常護花雙掌輪轉，一陣爆竹也似的聲響中，在書生右臂上連劈十三下。

書生一劈落空，巳知道遇上對手，但常護花反應的敏捷仍然在他的意料之外，右臂連挨十三下，却竟然若無其事，常護花掌勢一盡，他的右掌立即插向常護花的胸膛。

常護花十三掌切下，如中金石，巳知道書生的另藏保護物，而看書生任由他十三掌切下，亦知道書生必然會趁機反襲，書生掌未到，他巳然縱身拔起，凌空一個翻滾，雙手十指勾曲如鳥爪，一沉一抓。

書生手急眼快，右手反纏，左手五指如鳥嘴，急啄常護花腕脈。

常護花那一抓竟然有七個變化之多，左掌將書生一啄封開，右手五指一抓，裂帛一聲，竟然將書生右臂的衣袖撕去。

衣袖之下一個金屬軟甲套護着書生整條右臂，寒光閃耀，一旁就嵌着那柄七寸長的刀。

刀隨卽到了書生右掌，書生身形接一動，撲向常護花，手到刀到，寒芒飛閃。

常護花身形變化極快，着地一轉，那刹那，「嗤嗤嗤」一連七下急响，他右臂衣袖竟一連被書生那柄刀刺穿了七個洞。

常護花身形飄飛丈外，忽然一笑。「好快的手！」

書生道：「還有更快的。」身形暴長，小刀再刺向常護花。

這一刺，看似簡單，常護花却看出了三個變化，他既然巳看出了，閃避當然亦輕而易舉。

書生那柄小刀居然還有第四個變化，「嗤」的突脫手，飛射常護花咽喉。

常護花一聲：「好刀！」頭一仰，刀從他的咽喉上飛過，飛過了七尺，突然又飛回。

刀柄上赫然連着一條細小的銀綫，刀勢一盡，自然倒飛回來。

常護花輕「哦」一聲，半身一偏，刀又落空，再一轉，那條銀綫巳然纏住了他的脖子。

書生接一聲冷笑。「要你的命！」飛身倒退。

這一退，銀綫必然亦牽緊，那雖然不怎樣粗，但貫上書生的內力，巳足以將常護花的脖子勒斷。

也就在這刹那，常護花的拇食指巳然捏住了那柄小刀，劃在頸前銀綫上。

那條銀綫方被牽直，刀鋒巳然削在銀綫上，無聲的飛斷。

常護花身形接展，小刀同時脫手，射向書生的右臂，書生的反應也不慢，半空中身形一晃，刀從他的右肩上飛過，突然又飛回。

常護花小刀不錯脫手，却隨又捏住了那條銀綫，一抖將小刀收回，中指一彈，正彈在刀柄上，那柄小刀立時又疾飛了回去。

書生怎也想不到常護花竟然有此一着，要閃避經巳來不及。

小刀嗤的直刺入他的肩頭，釘在軟甲上，沒入一寸，常護花這一彈之力，實在非同小可。

這一寸傷得當然不會重，書生一張臉却巳然色變，常護花身形未絕，眨眼間到了他的身前。

他一身輕功本來不下於常護花，只因爲那一刀影响一慢，才給常護花追上。

常護花「手揮五絃」，右手連拂書生五處穴道，書生雙掌護身，右臂揮動自如，那一刀果然對他沒有多大影响，常護花以快攻快，連攻十三掌七拳十一脚，身形一翻，「倒豎蜻蜓」，又三掌印下。

書生接兩掌，還有一掌，既不及接下，也不及閃避，正給印在那柄小刀的刀柄上。

常護花算準了時間角度速度才擊出這三掌，一掌擊中，借力翻身，竟能够翻出三丈之外，這一掌印下之力可見得如何强勁。

那柄小刀立時齊柄沒入，再加上常護花的內力一迫，書生右肩的筋脈立時都給盡斷，一條右臂無力的垂下來，他悶哼一聲，倒退了半丈，一張臉巳變得有如白紙般。

常護花正落在香芸身旁，那兩個中年人看到這裏，頓忘右臂劇痛，齊聲歡呼。

書生的面色更難看，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恨道：「好，我與你沒完沒了。」

常護花沉聲道：「你出言不遜，態度無禮，倒還罷了，出手那麼狠辣，姓常的總不能袖手旁觀。」

「你姓常？」

「常護花。」

書生面色又一變。「原來是你，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哇！」

常護花道：「兩條右臂換你一條，算來還是我們吃虧，大家……」

「你要我作罷？」書生冷笑。「你們就是一百條右臂也比不上我這一條。」

一個中年人笑應。「你這條右臂不是也斷了？」

書生又一聲冷笑，沒有再說什麼，惡毒的看了衆人一眼，轉身離開。

常護花沒有理會，目光落在方才從書生右手掉下那顆小石子之上。

香芸在旁邊忽然道：「常大哥，讓他這樣走？」

常護花道：「你是否想到一個還不錯

的理由好讓我將他殺掉？」

香芸搖頭：「我只是總覺得這個人不大像一個好人。」

「否則我也不會將他那條右臂斷下來。」常護花一笑：「沒有了那條右臂，我看他亦不能够兇到那裏去。」

一個中年人插口道：「他看來並不認識公子。」

常護花又一笑。「不是每一個人都認識我的。」

「所以他才敢這麼大胆。」另一個中年人接上話。「大概他自己也想不到竟然會敗得這麼慘。」

常護花道：「一個人這樣自負，當然有他值得這樣自負的條件，而他若非如此自負，要斷他的右臂也不容易。」

香芸道：「這應該是一個很有名氣的人。」

常護花轉顧那兩個中年人，「你們是否有多少印象？」

「一些也沒有。」

常護花移步上前，拾起了那顆小石子。「用力用到這樣的人應該也不會多。」

那顆小石子仍然完完整整，刀痕是那麼細緻，香芸不能不同意。「他刻得實在很像。」

「大概就因爲這是一雙巧手，所以他要用軟甲保護起來。」常護花沉吟一下。「這也是一個特徵。」

「奇怪我們竟然會毫無印像。」香芸一皺眉。「莫非他並非中原武林的人。」

× × ×

名人譜上事實並沒有書生的記載，但龍飛一聽，立時露出了詫異的神色。

一看這神色，常護花香芸便知道龍飛是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複姓西門，單名逸，是長白派掌門西門翊的第三子。」龍飛說出了他知道的一切。

長白派遠在關外，弟子一向並不多，掌門一位從來不傳外姓，傳到西門翊，巳經是第十七代。

西門翊有三子一女，長子西門鐵，一身橫練，人如其名，次子西門立，智勇雙全，四女西門晶晶，冰雪聰明，都甚得西門翊歡心。

西門翊喜愛的却還是第三子西門逸，這個西門逸自小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所以對武功雖然不大起勁，一身武功並不在其他三兄妹之下。

他最驕人的是彫刻。

彫刻也是西門家的絕技，所以西門逸武學不好，學好了彫刻，西門翊也一樣高與。

長白是一個很奇怪的門派，一向極少與其他門派來往，也極少牽涉入武林中的糾紛，所以中原武林雖然知道有這樣一個門派，却甚少留意這個門派的事情。

這個門派的弟子幾乎清一色是生意人，除了練武之外，就是採參，彫刻，然後送進關內賣。

所以這個門派也可以說是最富有的一個門派，西門翊與其說是一個武林大豪，毋寧說是一個大商家。

和氣生財，做生意的人第一戒就是與人爭執，這亦可以解釋長白派的弟子何以極少參與武林中的爭鬥。

名人譜主要只是針對中原武林，針對天地會而設，對於長白這一派當然不會詳細提及，但龍飛却還是很清楚。

他原就是關外落日牧場萬馬王的女婿，那不免在關外好一段時間，而長白派與落日牧場之間亦一向有來往，對於長白派的事情，當然多少也知道一些。

「西門逸十歲的時候，便巳經學得一手精巧的彫刻的技術，這除了因爲對彫刻的偏愛，還因爲他有一雙特別靈巧的手。」龍飛接道：「據說，他很小的時候，便巳經醉心於彫刻，第一次拿彫刻刀，還不過三歲。」

「三歲？」常護花怔住。

「三歲在一般小孩子來說，還是只懂得玩吃，可是他却是一有空便呆在一旁看人彫刻。」

「那他第一次拿起彫刻刀，到底幹什麼？」

「刻了一隻大兎子，雖然很粗糙，却巳經够令人驚訝了。」龍飛笑了笑。「你們或者以爲這是過甚其詞，但這些話，却是來自長白派西門世家總管的口中，那個總管一向以老實見稱。」

香芸一笑道：「這個人若是不足信，義父也根本不會將他的話放在心上。」

龍飛笑接道：「當時連西門翊也有些懷疑，一直到他親眼看見西門逸刻成了第二隻兎子，由當時開始，西門翊便決定讓他練好彫刻這一門技術，請來好幾個名家，由基礎開始重新加以訓練，先天的聰敏再加上後天的盡力栽培，所以到他十二歲的時候，巳經很有名，彫刻出來的東西都能够賣到很好的價錢。」

常護花目光落在那顆小石子之上。「難怪——」

龍飛道：「據說那完全是因爲他的右手與一般人迥異。」

「不同在什麼地方？」

「他右手五指特別纖細，也比左手五指長上了半吋，與生俱來。」

「這我們倒沒有在意。」常護花一皺眉。「至於這對彫刻是否也有帮助……」

「沒有人能够肯定。」龍飛又笑笑：「所以在驚訝之餘，不少人都認爲這是一隻魔手。」

「魔手？」

「事實這隻手彫刻出來的東西都帶着幾分魔性，十二歲開始，他刻的不是歡喜佛，就是天魔女之類的東西。」

香芸的臉一紅，她知道歡喜佛是什麼一回事，天魔女又是怎樣一種體態。

承德行宮之內，原就有這種東西，龍飛隨卽道：「承德行宮的天魔女歡喜佛，也就是出自他那隻魔手。」

常護花道：「那事實是充滿魔性，但刻工之精巧，亦是罕有，想不到就是出自他手下。」

龍飛道：「對於這隻魔手，他當然非常珍惜，西門翊也是，所以自小就替他打造了一副精巧的軟甲，替他將那隻手套起來。」

常護花笑笑道：「原來如此，我方才還奇怪那軟甲到底有什麼作用。」

龍飛道：「這隻魔手獨一無二，你將

他弄斷了，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香芸問道：「義父是說，常大哥做錯了？」

龍飛搖頭道：「聽你們那麼說，西門逸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只是奇怪，爲什麼他會進關來？」

常護花笑道：「年青人原就是縛不住的。」

「只是，一個這麼寶貝的兒子，西門翊竟然會讓他一個人到處走動。」香芸接道。

「也許，西門翊也來了。」龍飛一笑道。

「爹是憑什麼這樣說？」香芸追問。

龍飛道：「西門翊對這個兒子一直寶貝得很，一直都將他留在身旁，亦可以說，一直都跟着他。」沉吟了一下又道：「他們父子都是關外的門人，這一次進關，江湖上却一些消息也沒有。」

常護花道：「大概不會與天地會有關吧？」

龍飛道：「天地會到處網羅高手，就是有，也不足爲怪。」

常護花倏的一笑。「不管有沒有，我既然弄壞了那隻魔手，長白西門世家的人一定會到來找我算賬。」

龍飛道：「西門翊是一個地道生意人，精打細算，就是要找你算賬，動手之前也一定會弄清楚你的底細，除非他身不由己，否則，知道你是我的人，又在京城中，大概還不敢輕舉妄動。」

香芸接道：「這是說，仍然要小心防範。」

「小心一些，總是好的。」龍飛歎了一口氣。「鶴兒就是因爲不小心，橫屍長街之上。」

聽他又提及上官鶴，常護花香芸的心情亦沉重起來，上官鶴的死未嘗不可以說是因爲不小心。

不管怎樣，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 × ×

明月中天，夜已深，在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人都已入睡。

這座莊院却不是因此而一片靜寂。

莊院內外，只要能够藏的地方都藏有人，這些人却一個也都不作聲，幽靈般藏在暗影中。

莊院被包圍在四列大大小小的店子內，那些店子什麼店子都有，排列緊密，從那些店子之外，絕不可能發現這座莊院的存在。

莊院的外牆也就是那些店子的後壁，而內牆亦建築得有如一戶戶人家的後門，牆與牆之間，被弄成一條破落的小巷，破落得令人一看就不想在那兒走過，那即使店子裏的人一時疏忽，或者意外，讓客人闖到這條巷子來，也不會發現這座莊的秘密。

事實每一間店子後面都是沒有門的牆壁，與莊院之間都是用暗道來往，設計莊院的人甚至已考慮到店子的牆壁突然會倒塌，或給甚麼人無意弄塌的了。

這座莊院也就因此到現在仍然沒有被外人發現。

光顧那些店子的人每日數以千計，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發現那些店子的秘密。

城中到處都是龍飛的手下，每一個都有豐富的經驗，也幾乎每一個都曾經在這些店子之前走過，却沒有一個對那些店子動疑。

那些店子表面上也是與一些店子無異，而且因爲價錢老實，作風爽朗，童叟無欺，生意比一般的店子還要好，附近的人也樂於光顧。

鬧市原就最適宜藏身，可是那麼寬闊的一幢莊院也給藏起來，設計這座莊院的人不能不說是一個天才。

雖然是如此秘密，莊院的內外仍戒備森嚴，特別是今夜。

天地會在附近幾個分壇的壇主都會在今夜到來，還有天地會的會主。

這座莊院，也就是天地會在京城的分壇。

× × ×

月光照不到這裏，這是座密室，建築在莊院大堂之下，較大堂還要寬敞，佈置得非常華麗。

一張血紅色的地氈由進門處直鋪到陛上，地氈兩旁各有一條長几，在長几後面或坐或立，一共坐立了四十八人，都是天地會附近分壇的正副壇主，壇下分堂的堂主。

陛上只坐了一個人，四十五六年紀，七尺長短身材，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紫繡衣裳，腰束一條玲瓏玉環縧，坐在那裏，氣勢懾人。

以這座密室的寬敞，只坐這四十九人實在綽有餘裕，但四十九人也不算少了，竟一些聲响也沒有，整座密室一片死寂。

那些壇主要說的事實都已經說完，包括各地的收支，人數的增減，與及最近發生，又值得一提的大事。

天地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勢力之龐大，已不是一般帮會能够望其項背，江湖上好些帮會事實亦已被天地會併吞，控制會衆數以萬計，以一個如此龐大的帮會，實在不容易維持，尤其在這個階段，一方面他們必須竭力爭取一般百姓的支持，一方面又要兼顧官府的追緝。

他們的經濟除了依賴意圖謀反的王公大臣外，大部份仍然必須由本身解決，所以他們的生意不能不做得很大，無論在正途抑或邪途。

這所謂邪途，包括搶刧勒索架綁等等不法勾當，其中收益幾乎已足以支付全部所需。

對於這些事，司馬縱橫却不怎樣感興趣，他的目的不是錢，是稱霸天下。

司馬縱橫就是天地會的會主。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的出現就像是晴天霹靂，既突然，又凌厲。

一切的行動，顯然都有一個詳細的計劃，一個人能够一下子爬得那麼高，當然有他超羣脫俗的地方。

曾經有人懷疑，他是隴西司馬世家的人，但在他的勢力擴展到隴西，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摧毀雄霸隴西的司馬世家之後，這個謠言已不禁而滅。

也許他仍然有很多缺點，但他的優點也不少，譬如果敢冷靜，決斷英明，知人善用，賞罰分明。

至於他的武功，也沒有人清楚，只是

到現在爲止，據說他要殺的人，還沒有一個能够活下來。

誰也不能否認，這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人，尤其是在他沉思的時候，更顯得可怕。

現在他仍在沉思中。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沒有人敢騷擾他，更沒有人敢妄動。

也不知過了多久，司馬縱橫才稍微移動了一下身子，倏的笑起來。

他笑得很溫柔，陛下那些人看在眼內，却無不毛骨悚然，雖然他們並不是時常接觸司馬縱橫，但都知道一件事，司馬縱橫的笑相反是不高興的表示。

「這些日子，大家都做得很好。」司馬縱橫的笑容更盛。「不好的，只有兩件事！」

沒有人作聲，司馬縱橫笑接道：「一件是沈又山那個寶貝女兒的自殺。」手一揮，吩咐道：「孫壇主，請你將這件事說一說。」

一個中年人站起來，輕咳一聲。「九天前，本地分壇擄去了沈又山的女兒，勒索沈又山黃金萬兩，沈又山在翌日即將黃金送到，而我們亦將人送回，但就在當晚，這位沈大小姐便在閨房之內自刎，據說那是因爲在被囚時間，失去了清白。」

孫壇主說到這裏，目光一掃，在座所有人沒有一個有所表示。

司馬縱橫又把手一揮：「說下去。」

孫壇主接道：「我們在接到消息之後，立即派人夤夜偷進沈家驗屍，結果證實確有其事，爲了我們的失信，分壇將贖金雙倍奉還，同時答應十天之內，將侵犯大小姐的人交出。」

司馬縱橫笑接道：「損失多少是一件小事，帮會的信譽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這個時候。沈大小姐也許是一個絕色美人，但大家既然立大志，做大事，便應該知道自制才是。」

到現在他仍然笑容滿面，語氣平淡，在座各人已然連大氣也喘不過來。

司馬縱橫又再揮手。「孫壇主——」

「明天便是限期的最後一天，會主的意思，是希望那位兄弟自動出來了斷。」

在他身旁的一個青年長身而起，道：「與沈大小姐接觸過的兄弟都已被拘押起來，屬下亦已仔細審問過他們，但並無所得。」

司馬縱橫搖頭。「人被囚在分壇的地下密室內，能够進入地下密室的，除了孫壇主，還有什麼人？」

青年一怔，道：「應該只有屬下。」

司馬縱橫笑了笑。「孫壇主跟了本座十年，絕不會知法犯法，狄副壇主，你還有什麼話說？」

青年惶然。「會主，屬下……」

司馬縱橫笑截道：「這個道理就正如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本座已經給了你多次機會，你效忠本會多年，若是一開始就自承錯誤，本座難道眞還忍心將你殺掉了？」

青年方待分辯，司馬縱橫掌一落，一聲：「殺——」

孫壇主手中立時多了一柄蛇形的軟劍，刺向副壇主狄姓青年的咽喉。

狄姓青年惶恐之中，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那枝軟劍眼看便要刺進他的咽喉，橫來一隻鐵手，「錚」的及時將那枝軟劍抓住，另一隻鐵手接往劍身擊下，又是「錚」的一聲，那枝軟劍竟然被齊中擊斷。

孫壇主面色一變，面上的肌肉刹那收縮，目光一落，正好看見一枝錐子也似的長劍從心胸穿出來。那雙鐵手是戴在一個彪形大漢的雙手之上，用劍的是一個面色蒼白，書生裝束的青年。

「雷破山！」孫壇主面色慘變。

錐子般的劍旋即抽出，孫壇主勉强轉身，又道：「冷冰如——」

書生三尺長，錐子般的劍迅速縮爲一截只得半尺的圓筒，冷笑道：「會主要我殺你，不得不殺你！」

雷破山鐵手一揮，那截斷劍插在孫壇主面前桌子上，道：「當夜狄飛雲根本就不在總壇內。」

孫壇主轉向司馬縱橫，道：「每個人都會做錯事的。」

司馬縱橫道：「你先後已經錯了七次，本座已經給了你六次機會。」

孫壇主痛苦的搖頭，終於倒下。

司馬縱橫目光轉落在狄飛雲面上，道：「孫志醉酒誤事，不知悔改，依會規處死，副壇主狄飛雲升爲正壇主，今後處理本地分壇的事情，必須謹愼小心。」

狄飛雲驚魂甫定，慌忙欠身，一面道：「會主明察，屬下感激不盡，至於壇主一職，屬下……」

雷破山截道：「會主一言九鼎，還不快謝。」

「謝會主。」狄飛雲抱拳長揖到地。

司馬縱橫揮手，令狄飛雲坐回原位，與之同時，兩個黑衣人已然從陛後轉出，將孫志的屍體抬下去。

司馬縱橫接道：「另一件，就是安天壽的被誅。」

雷破山道：「這件事發生在皇陵之上，我們怎也想不到龍飛竟然選擇在那種地方動手，即使想到了，也無能爲力。」

司馬縱橫笑了笑。「安天壽是一個大笨蛋，難得知道上官鶴這個秘密，正好加以利用，傳送假消息，却爲了一口氣，爲了示威，公然在大街上伏殺上官鶴，以爲龍飛不能够將他怎樣。」

雷破山道：「正常情形來說，龍飛的確不能够將他怎樣。」

「但他忘記了，他可以誘殺上官鶴，龍飛也可以依樣畫葫蘆伏殺他，選擇在皇陵，更是絕得很，那雖然是暗殺，相信每一個人都明白，那到底是什麼回事，而若非當今天子同意，龍飛就是斗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胡來。」司馬縱橫的笑容更盛。「如此一來，除了頭露龍飛的實力之外，還顯示了當今天子對這件事採取的態度與決心，在塲與我們同一聲氣的王公大臣，除了有限的幾個之外，大部份都爲之心驚魄動，意志動搖，這也是龍飛此舉的主要目的。」

所有人的面色都凝重起來。

「這對於我們的計劃影响最大，也所以——」司馬縱橫語聲一沉。「短期內我們必須有所表現，打擊對方的士氣，恢復我們的信心，關於這方面我們已經擬好了

一個計劃，冷堂主——」

冷冰如接上口。「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韃靼王子托歡坤帖木兒已經在出使中原途中，當年元亡順帝北走沙漠，實力仍然相當雄厚，到了這一代，雖則日漸衰落，亦不容輕侮，與我朝無疑不能相提並論，但我朝要將之滅亡，亦非容易，樂得相安，托歡此次到來，也就是要表示友好，除却金銀珠寶之外，尚帶來一顆傳國玉璽，這個玉璽乃秦朝之物，上刻有李斯所寫的八個小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據說這顆玉璽一度落在孫堅手中，後由魏晉隋唐宋，轉落在元朝宮庭之內，順帝北走，帶到應昌，可以說是一件寶物。」

司馬縱橫笑接道：「我們的目標並不是這顆玉璽。」

「是托歡這個韃靼王子……」冷冰兒慌忙道：「托歡若是在中土被擄，韃靼勢必不肯罷休，也是必藉此機會興兵，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司馬縱橫點頭道：「韃靼早已有非份之念，托歡落在我們的手中，也正好讓他認識我們的實力，裏應內合，何愁大事不成？」

雷破山以下無不稱是，冷冰如又道：「托歡的被擄也足以挽回別人對我們的信心，對龍飛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有甚於安天壽被殺的對我們。」

狄飛雲插口道：「只怕龍飛已考慮到我們有此一着。」

冷冰如截道：「在動手刦人之前，我們會另有行動轉移龍飛的注意。」

「龍飛可是一個很謹愼的人。」

冷冰如冷冷的盯了狄飛雲一眼，接道：「但這個行動若是針對他，他縱然再謹愼，也不免爲我們所惑。」一頓又道：「至於托歡方面，隨行不過百人，雖則不乏勇武之士，入關後沿途又有官兵保護，但我却找到了他一個很大的弱點，根據可靠的消息，此行他是要訪尋一個高手匠人，到宮中刻一幅天魔壁畫，而他要找的，也就是長白派的西門逸，這個人恰巧是我們的人，只要托歡將他帶在身旁，我們要將托歡弄走，輕而易擧。」

狄飛雲再插口：「托歡當然有辦法知道那是否他要找的人。」

升任壇主之後，他非獨說話多了，聲音也高了很多。

冷冰如冷笑道：「西門逸要證明自己的本領也很簡單，一塊木頭在手，他隨便就可以刻出一個天魔女像來。」

狄飛雲搖頭。「冷堂主是說今天以前的事。」

冷冰如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狄飛雲道：「今天日間那位西門公子在雨花台永寧泉畔調戲一個女孩子。」

冷冰如道：「這有什麼希奇，有誰不知道，這個人原就風流得很。」

「不幸他調戲的是龍飛十二個女兒之一，更不幸的就是周圍除了龍飛的人之外，還有一個常護花在香芸身旁。」

冷冰如怔在那裏，司馬縱橫又笑了起來。

「常護花殺了他？」冷冰如隨即追問。

「怎麼一些消息也沒有？」

「他只是被常護花反用他的彫刻刀刺進他的肩頭內。」狄飛雲說得輕鬆。

司馬縱橫笑問：「右肩？」

狄飛雲點頭，司馬縱橫笑得看來更開心了，冷冰如一張臉却發白。

狄飛雲接道：「他一直住在我們的客棧，午後回來變得很暴躁，侍候他的兄弟在被他撵走之前，發覺他整條右臂都乏力的垂着，護手軟甲給丢在一旁。」

冷冰如的面色更難看，嘟喃一聲：「該死！」

司馬縱橫笑問：「他人現在是否仍在客棧之內？」

狄飛雲道：「黃昏之前已經離開，至於現在是否已回來，得要一問才知道。」

司馬縱橫搖頭。「不用急。」接又一笑。「到底不是做大事的材料，可惜那隻魔手，我們擄刦托歡的計劃，得要改一改的了。」目光落在冷冰如面上。

「是——」冷冰如垂下頭去。

司馬縱橫笑接道：「你是否已經跟西門逸說清楚的了？」

冷冰如道：「不太清楚，但他已經知道那隻魔手對這件事的重要。」

「可是他仍然要用那隻魔手惹事，冷堂主，你說這件事應該怎樣做？」

「留之不得！」冷冰如的頭，垂得更低。

司馬縱橫道：「這件事交給你了，明天這個時候，本座希望你不再爲這個人花腦筋。」

「是！」冷冰如一張臉看來更蒼白。

司馬縱橫又一笑。「常護花實在是一個人才，可惜這種人才我們不能用。」

冷冰如頭一抬，道：「會主準備什麼時候將他幹掉？」

「不是現在。」司馬縱橫笑笑。「現在本座的麻煩已够多的了。」

雷破山道：「皇陵上殺安天壽的只怕也是此人。」

司馬縱横道：「雖然得到天子的同意，但在那麼多王公大臣禁衞目擊下動手殺人，武功之外，沒有過人的胆量，是不足以成事的，龍飛手下有什麼人，我們雖然不太清楚，綜合所得到的綫索，除了常護花，沒有第二個。」

雷破山道：「此人留不得，不若……」

「本座自有分寸。」司馬縱橫把手一揮。「西門逸不必再說了，對於擄刦托歡，本座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悠然靠坐下去。

衆人立時交頭接耳討論起來，他們本來都是一方的豪强，也大都一肚子壞水，集合他們的智慧，絕不難擬出一個好辦法來。

密室之外，却是那麼平靜。

這種表面的平靜，能够維持到什麼時候？

× × ×

京城九月，甚少下雨，常護花香芸乘車出水西門，雲雖然甚多，却仍是薄羅也似，一些也不像要下雨的樣子。

可是到他們上了艇子，還未到湖中，冷風吹過，竟吹下了一陣烟雨來。

烟雨之下，莫愁湖另有一種美態，而湖畔的名山古寺在烟雨中迷離，更就是如詩似畫，昨日雨花台的事，常護花香芸並

沒有放在心上，看見這般迷人景色，一切憂愁亦拋諸天外。

莫愁湖在水西門外不遠，傳說在六朝的時候，有一個能歌善舞的美女莫愁，住在這湖畔，後人乃以之來名湖，正如西子湖用西施的名字一樣。

莫愁姓什麼，不可考，只知道她的夫家姓盧，梁武帝曾作過一首「河中之水歌」，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可見這位盧莫愁是河南洛陽人，至於洛陽的少奶奶爲什麼跑到這兒來，則不得而知。

在湖畔，有一座勝棋樓，比莫愁湖還有名，那兩個在樓上下棋的人乃是明太祖朱元璋與中山王徐達，賭注也就是這個莫愁湖，結果朱元璋輸了，整個莫愁湖歸徐達所有。

徐家子孫並沒有將莫愁湖用牆或者什麼圍起來，一直讓人打槳湖上，甚至勝棋樓，也一樣讓遊人登臨，而遊人知道這是徐家產業，也不敢怎樣放肆。

繞湖一匝，常護花香芸亦是在勝棋樓前下了艇子，他們乘來那輛馬車亦已到了樓前。

常護花仰首望着簷下橫匾，忽然問：「那件事是眞的？」

香芸道：「我問過義父，是眞有其事的。」

常護花笑笑。「君無戲言，徐達也不錯，斗胆將這個莫愁湖收下來。」

「不能不收啊。」

「也不能不賭。」常護花目光一轉。

「不知道當今聖上是否也有這份雅興？」

「就是有，也不會在這個時候。」香芸微喟。「聽義父說天地會事發之後，聖上簡直變了另一個人，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够使天下太平。」

「做皇帝原來也未必是樂事。」

「沒有煩惱的人本來就少得很。」香芸轉問：「要不要到樓上看看？」

常護花點頭。「這一次之後，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到來。」

香芸無言移步前行，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從岸邊的蘆葦叢中冒出來，他選擇的位置很適當，在岸上無論是那一個方向很難發覺他的存在，飄蕩在冷風中的蘆花，亦起了遮蔽作用，同時掩去了他冒起時所發出的聲响。

常護花完全沒有發覺，背向着這邊。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西門逸，他的魔手斷在常護花手下，還有一隻左手可以用，這隻左手之上現在正捧着一個鐵造的盒子。

這個盒子丁方一尺寬闊，却只有四寸厚薄，向着常護花的那一邊，蜂巢也似，盡是小孔。

只看外形，不難知道這是一樣利用機簧發射的暗器，若是對暗器有認識的人，看在眼內，只怕更會大吃一驚。

天下暗器雖多，好像這樣子的只有唐門的絕命飛蜂針。

川中唐門，暗器獨步天下，飛蜂針一發七七四十九枝，勁穿木石，更就是被列入唐門十三種一級暗器內。

承德行宮五個敎頭之一的唐老人，就是唐門的老掌門，除了指點常護花暗器技術之外，對於各種暗器的來源特徵效能除非他不知道，否則亦無不一一詳說清楚，好讓常護花知所趨避，遇上了也不會太吃虧。

常護花的記性一向都很好，現在若是給他看見西門逸，看見那個鐵盒子，一定會省起那是唐門絕命飛蜂針，那非獨再沒有這樣輕鬆，而且一定會捏一把冷汗。

飛蜂針盡皆淬毒，莫說四十九枝，便只中一枝，也已是麻煩得很。

距離並不遠，出其不意，西門逸這一盒飛蜂針，命中的機會實在大得很。

他一心暗算常護花，全神貫注，並沒有留意他身後的湖水裏，一管蘆葦伸出水面，正向他移近來。

也就在從蘆葦中冒出來的同時，一個口咬着一管蘆葦的青年亦從湖裏無聲的冒出來。

青年的面色就像是冰封過一樣，蒼白得怕人，雖然換上了水靠，但只要回頭，西門逸絕不難認得出那就是冷冰如。

他的手方要按上機括，冷冰如那枝錐子也似的劍已然從半尺長的圓筒裏射出來，一射三尺，射進了他的後心。

「哧」一下異响，劍穿後心，西門逸的身子亦被撞得往前仆倒在蘆葦上，一聲慘叫同時出口。

他的手已按在機括上，但後心給劍一撞，身形一栽影响，本要射向常護花的飛蜂針便變了射向地上。

常護花的聽覺也非常敏銳，那一下輕微的機括聲他竟然聽得很清楚，半身一轉，劍立即出鞘，劃了出去。

這一劍絕無疑問很快，但較之那些飛蜂針仍然慢了一分，這一分已足以讓他挨上三四枝飛蜂針的了，現在他却是一枝飛蜂針也沒有挨上，「嗤嗤」聲中，七七四十九枝飛蜂針盡打在他身前尺許之外的地面。

地面上立時多了四十九個圓洞。

常護花目光及處，正好看見西門逸慘叫着壓倒了面前一大片蘆葦倒出來，那個鐵盒子亦脫手墮下。

「飛蜂針——」常護花面色一變。

香芸亦已回過頭來，以她的聰明，又豈會想不到是什麼回事，不由替常護花捏一把冷汗。

常護花身形一動，掠到西門逸身旁，西門逸半身滾轉，一雙眼睜大，却已經氣絕。

香芸緊接掠來，一見，驚訝道：「是他？」

常護花沒有作聲，目光轉落向那片蘆葦，却只見風吹葦動，蘆花飛雪般飄飛，一個人也看不見。

香芸的目光亦轉向這邊，欲語未語，常護花目光亦跟着濺在地上那一道血虹移入蘆葦中，他的人也跟着掠過去，劍一劃，砍飛了一片蘆葦。

血洒過蘆葦，湖面上一圈圈漣漪正遠遠散開，一縷血絲也正在近岸湖面漂浮開去。

常護花目光落在湖面上，無言頷首。

香芸掠到常護花身旁。「常大哥，那些飛蜂針沒射着你？」（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老頭為了能生擄風流娘子岑今珮，黑夜裏，他扮成黑衣蒙面人施用調虎離山計，把唐漢引出客棧外，而孫如玉適時出現，一棍點中風流娘子的穴道，使她動彈不得，但他不知該如何帶她到無奇不有樓，此時，高凌峯突地出現，自願替孫如玉解決這問題，把風流娘子抱起送去無奇不有樓，半路上高凌峯却趁機偷去風流娘子的兩件寶物，使孫如玉更覺得自己慚愧……最後，孫如玉還是為風流娘子解開穴道，並放她走了……唐漢追不上黑衣漢子，回到客棧中，才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但他對風流娘子的失踪並不担心。

一件無價寶　權充藥引子

無眉公子道：「這只是你的推測，你怎能確定這一點？」

唐漢笑道：「今天無名鎮上，能跟這種事發生關係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一個個推算得出來，雖不中亦不遠矣！」

無眉公子道：「如果你的推算正確，那位岑大姑娘怎麼還不見脫身歸來？」

是的，這是個最現實的問題。

你說擄走風流娘子的人，無論是張三李四，或是王二麻子，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你認為風流娘子一定可以安然脫身，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見人影子？

唐漢抬頭望了望天色，天上明月如銀梳，北斗七星，歷歷可數。

「我忽然有個很奇怪的想法。」他好像在跟星星和月亮說話：「我們那位岑大姑奶奶，也許永遠不會再回到這座名流大客棧來了。」

無眉公子冷笑：「這是個很高明的想法。」

唐漢扭過頭去道：「高明？」

無眉公子道：「不錯！只有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才會找得出這種結論。」

唐漢眯起眼縫道：「是嗎？」

無眉公子道：「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結論，那位岑大姑娘即使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也跟你沒有任何關係，當然更談不上什麼道義責任。」

唐漢道：「為什麼？」

無眉公子道：「你不是交代得很明白嗎？事情發生之初，你已盡了力量，事情發生之後，你又推斷她一定可以憑自己的機智脫身。如果那位岑大姑娘從此失去音訊，那全是她自己的事——那只是因為她自己已不願意再在這個世界上出現！」

唐漢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道：「如果你是一位縣太爺，眞不曉得你那一縣的百姓怎麼過日子！」

無眉公子道：「我寃枉了你？」

唐漢道：「我只說這位岑大姑奶奶也許不會再回到這座名流大客棧，什麼時候說過她已自這個世界消失？」

他苦笑了一下，又說道：「如果你張大公子的記性尚未壞到隨聽隨忘的程度，你該記得我甚至沒說過她已離開這座無名鎮。」

無眉公子道：「很好，算你口才伶俐，我說你不過。如今我只問最後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再見到那位岑大姑娘，證明她如你所說的沒有受到傷害？」

唐漢道：「最遲不會超過下個月無奇不有樓的會期。」

他望着無眉公子，微微一笑：「更說不定明天她就會在鎮上某個地方碰上你張大公子，向你張大公子請安問好！」

無眉公子道：「過期不驗怎麼說？」

唐漢道：「任罰。」

無眉公子道：「好！再見。」

唐漢道：「慢一點！」

無眉公子轉過身來道：「什麼事？」

唐漢笑道：「你要問的，都問完了。能否請你張大公子躭擱片刻，也讓我向你張大公子請教一件事？」

無眉公子道：「說！」

唐漢笑道：「上次賭的東道，我這個輸家到底要替你辦件什麼事，能不能請你早點說出來，好叫我了却一樁心思？」

無眉公子眼珠子轉了幾轉，一邊點頭，一邊像頭晒太陽的老貓般，喉管間不斷發出「嗚」「嗯」之聲。

唐漢心頭暗暗發毛。

他已看出這位性格剛强固執的武林名公子，因為受了他不少閑氣，顯然已改變了當初的主意，正想另出一個難題，要他這位火種子好看！

唐漢輕咳了一聲，道：「沒關係，如果你一時想不起來，下次再說也一樣。」

無眉公子一雙水泡子眼裏，忽然露出一種叫人看了恨不得上去狠狠揍他一拳的笑意。

他無疑已看透了唐漢此刻心中的「怯意」。

「我是個很厚道的人。」他像在安慰唐漢，唐漢心中只有更不舒服。「我張天俊無論做什麼事，都會為別人着想。」

唐漢聲色不動，因為他不願再增加這位大公子貓哭老鼠式的樂趣。

「就拿這次你老弟輸的東道來說，我本來儘可以只為我自己的利益打算。但是，你老弟是知道的，我張天俊絕不是那種人。」

說到這裏，這位張大公子又笑了。

他顯然很滿意自己的措詞。

「所以，說到最後，我還是爲了你老弟好。我要你老弟辦自己的事情一樣。」他吊足胃口，才加重語氣，勾出正題：「我要你在三天之內，替我找出那個以十五萬兩銀子出賣你老弟武功師承秘密的人！」

這就是一個厚道人出的題目？

短短三天之內，要用什麼方法，要去什麼地方，才能找得出這個人來？

無眉公子望着唐漢微笑：「如果你老弟覺得這件事情太難辦，這個東道不算也可以。」

唐漢默然片刻，緩緩抬頭道：「換個題目怎麼樣？選上這樣一個題目你太吃虧了。」

無眉公子愉快的神情又增添了幾分，「沒有關係，我吃點虧，不算什麼，我說過我是個厚道的人，厚道的人總是要吃點虧的。」

唐漢道：「你這東道贏來不易，你不後悔這個題目出得太容易？」

無眉公子幾乎想哈哈大笑，但他還是忍住了。這種地方他倒是的確不失厚道。

他仍然保持微笑：「你看我張天俊可像是個做事會後悔的人？」

唐漢道：「你說要我在三天內，找出那個出賣我火種子武功師承秘密的人？」

無眉公子微笑道：「如果你認爲限期太緊迫，當然可以延長。」

唐漢道：「我的意思正好相反。」

無眉公子笑容一凝道：「你的意思是說用不着三天那麼久？」

唐漢道：「我現在就可以替你找到那個人。」

無眉公子一呆道：「人在那裏？」

唐漢臉上忽然也露出那種叫人看了恨不得衝上去揍他一拳的笑容。

他等無眉公子完全看清了他的笑容後，才一字字的回答道：「那個人就是我自己！」

× × ×

無眉公子呆立着，就像一座雕刻生動的石像。

唐漢露出欣賞自己傑作的微笑。

他知道這一棍打得很重，但他心裏一絲歉意也沒有。

每個人都有他的怪脾氣，這位無眉公子也不例外。

他最瞧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角色。你抬槓贏了他，或是拚酒贏了他，他表面上好像很生氣，其實他對你只有更增敬佩之心！

因爲他認爲口才、酒量、機智、跟高强的武功一樣，都是一個人的長處；一個長處愈多的人，就愈該受到尊敬！

所以，他跟唐漢經常鬧得不歡而散，但這種小彆扭一點也無損於他們之間日益深厚的友誼。

× × ×

隔了很久，無眉公子才像恢復了說話的氣力，他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神色，瞪着唐漢道：「這種匪夷所思的怪點子，你小子是怎麼想出來的？」

唐漢笑笑道：「這不是什麼『怪點子』，這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

無眉公子又怔了一下道：「你說什麼，肥水不落外人田？」

唐漢笑道：「我知道很多人都對這個秘密發生興趣，遲早會有人去想盡方法打聽，最後也必定會打聽得出來。與其如此，我又何不搶先一步，自己在自己身上輕輕鬆鬆的撈它一票！」

無眉公子喃喃道：「壞人我見多了，但可從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你小子這樣壞得透心入骨！」

唐漢微微一笑道：「這就像我以前也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厚道人一樣。」

× × ×

在無名鎮上，丁痲子這個人遠不如他做出來的豆腐受人歡迎，原因是這位豆腐店的老板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喜歡吃豆腐。

丁痲子歡喜吃的豆腐，當然不是他自己做出來的那種豆腐。

他的一張嘴巴，永遠不乾不淨的；只要碰上稍具幾分姿色的女人上了門，他就多多少少總要兜搭幾句。

不過，儘管鎮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討厭這個痲子，但却很少有人敢當面給這個痲子難堪。

因爲鎮上就只有他這麼一爿豆腐店。

丁痲子每天摸黑起床，加上他老婆和一個遠房姪子，一次至少要磨七、八斗豆子。

但做出來的豆腐，豆腐皮，豆腐干，以及豆腐渣，還是不够賣。

鎮上有好幾百戶人家，而豆腐又是一種吃法繁多，百吃不厭的廉價食品，每天大家搶着買，總是不到半個時辰，便會賣個精光。

有人估計，鎮上即使再開上三家這樣的豆腐店，都不嫌多。

不過，話雖如此，却很少有人去動這個腦筋。

因爲很少人吃得了這種苦。

揀豆子、泡水、推磨、燒鍋、澆滷、濾渣、壓搾……沒有一樣不是累死人的工作。

同時也很少有人有自信如果再開一間豆腐店，他做出來的豆腐，一定能趕得上丁痲子的品質。

所以，大家都勸丁痲子多請幾個帮手，每天多磨幾斗豆子。

但是，丁痲子斷然拒絕。

他認爲豆腐的利潤薄，多賣兩斗豆子的豆腐，並不一定就够多僱兩名伙計的開銷，那又何苦？

就因爲鎮上只有一間豆腐店，每天天剛濛濛亮，丁痲子的豆腐店前就會擠滿了人。

這些來等着買豆腐的人，多半是鎮上的一些老太婆，大姑娘，少奶奶，或是小孩子。

很少大男人提着籃子或是端着盤子出現在這種行列中。

吃豆腐是他們天經地義的享受，買豆腐可不是他們的事。

丁痲子天生一副油咀滑舌，每天面對着這些姑娘奶奶們，日子久了，胆子大了，你叫他又怎忍得住不在賣出自己的豆腐之餘順便吃吃別人的豆腐？

× × ×

在廟口，一壺香茶樓老板娘，刁四家的，是每天來買豆腐的老主顧之一。

她也就是丁痲子最不肯放過的對象之一。

刁四是個老實人，到了四十歲上，才湊足了銀子，討了這麼個花枝招展，比他小了整整二十二歲的漂亮媳婦兒。

鎮上很多人都羡慕刁四，說這是刁四前世修來的福氣。

如今刁四四十七歲了！

一個四十七歲，身體不太硬朗的男人，身邊有個如花似玉的年輕老婆，算不算是一種福氣，大概也只有刁四本人自己心裏清楚。

刁四本人對豆腐一類的東西，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但他老婆歡喜。

每天早上，刁四家的一來，丁痲子的精神就來了。

因爲這娘們不僅皮膚白嫩細緻得像豆腐，脾氣也溫柔得像豆腐，她對丁痲子的村言村語，從來沒有變過臉，有時甚至還會搭上幾句。

碰上這種娘們，誰肯放過？

很多人都說這女人出身不正，不像個良家婦女。而這些以不屑神氣提出品評的人，私底下幾乎沒有一個不在轉着這女人的念頭。

除了自己的老婆，男人有幾個眞正歡喜的是那種像良家婦女般的女人？

× × ×

今天，這位刁四嫂，穿的是一套水綠色織緞鑲邊的襟褂袴，襯托着白嫩的手腕和臉蛋兒，更顯得份外標緻動人。

丁痲子抬頭看到了這位刁四嫂，登時每個痲坑兒裏都閃起了紫醬色的亮光：「啊喲！我的好四嫂，今天是什麼大日子，打扮得這麼花不溜秋的？嘖嘖嘖，嘖嘖嘖嘖。」

刁四家的只是含笑飛了他一眼，沒有接腔。

丁痲子正以銅片刀將兩塊豆腐托着放進一個老太婆的瓷盤子裏，抽刀時一不小心，竟將其中一塊豆腐括掉了一大片。

老太婆立刻嚷了起來道：「嗳，痲子，你瞧，你這塊豆腐，你這個夭壽兒啊，那一天看我劉二奶奶不去刁四面前告你一狀才怪。」

丁痲子今天心裏高興，居然一聲不响，笑嘻嘻的又剷了一塊豆腐，放在老太婆的盤子裏。

老太婆癟着沒牙的咀笑了。

這個便宜佔得不小。

她突然好像怕丁痲子反悔似的，丟下兩枚青錢，急急忙忙的踩着一雙粽子脚走了。

又打發了三四個人，這才輪到刁四家的。

刁四家攏上前去道：「今天要四塊，錢在這裏。」

她將四枚青錢排在木板上，趁無人注意之際，春葱般的玉指一彈，同時將一個小紙捲兒迅速彈去豆腐托板下面。

丁痲子點點頭道：「好，好。」

這表示他已聽到了她說要買四塊豆腐。當然也表示他已看到了她的小動作。

刁四家的走了。

丁痲子繼續照樣做生意，照常跟後面來的一些娘兒們信口胡調。

不一會，豆腐賣光了。

丁痲子收起錢筒，也收起刁四家的那個紙捲兒，一路尖聲尖氣的唱着淫猥的十八摸，高高興興的往裏屋走去。

刁四家的跟這個痲子胡調久了，是不是巳弄假成眞，有了私情？

那個紙捲兒上究竟寫了些什麼，讓這痲子高興成這副德性？

× × ×

裏屋是磨豆子做豆腐的地方。

屋後是個小院子。

院子兩邊堆滿了燒大漿鍋的薪材，橫七豎八的，零亂不堪。

院子對面，是一排三間，一明兩暗式的老屋，腰門上面，吊着一幅竹門簾，屋簷下面，吱吱喳喳，一對燕子正在老巢裏餵着出世未久的乳燕。

金黃色的陽光正從東邊樹梢上照射下來，院子裏顯得溫暖而寧靜。

一跨進院子，丁痲子便停止了他那滿口黃腔的十八摸，脚步也放緩放輕了不少，就像對面堂屋裏正住着一位生病的老祖母，深怕驚擾了這位老人家似的。

× × ×

堂屋裏的確住了人，但住的並不是丁痲子的老祖母。

她們是三個年輕漂亮的妙齡女郎。

這三名女郎的年紀加起來，恐怕都不够當一個老祖母的資格。

當丁痲子推門掀簾走進去時，三名妙齡女郎正圍着一張小木桌，在共同翻閱着一本紙質巳經發黃的小冊子。

丁痲子誠恐惶恐的哈腰打了一躬，臉上一點浮滑的表情也沒有。

如果有人看到丁痲子此刻這種拘謹的態度，一定會懷疑是不是認錯了人。

見到了年輕漂亮的女人會如此規矩老實，這個人會是丁痲子？

三名女郎雖然曉得有人進了屋子，却連正眼也沒望一下，她們現在聚精滙神翻看的，顯然正是小冊子上最精彩最重要的一段。

只聽其中一名女郎喃喃道：「好厲害的天台鬼爪十八式！要如果以武功相見，恐怕我們三姐妹加起來都不是那老婆子的敵手。」

另一女郎道：「只可惜沒有那麼多時間，這套鬼爪十八式若能練到七成火候，別說那個姓高的小子，就是換了他們五大名公子中排名第一的無眉公子，我看都不難輕易加以打發。」

那名一直沒有開口，看上去年紀較長的女郎，這時忽然抬頭望向丁痲子道：「丁老板有事要談？」

丁痲子又打了一躬道：「是的，一壺香那邊有了消息。」

三女同時一哦，人人臉上露出驚喜交集之色。

原先那女郎道：「來人怎麼說。」

丁痲子必恭必敬的，遞上那個小紙捲兒。

紙捲兒打開，上面只有七個字：「雙龍堡人手巳到！」

× × ×

這兩天一壺香茶樓的主意也不錯。

不到巳牌時分，茶樓上巳上足了八成座。

刁四坐在樓梯口的帳櫃上，手捧細瓷景泰藍的長咀茶壺，瘦削憔悴的面孔上，浮滿了欣慰的笑容。

客人喝的是雨前，雀舌，龍井，六安，大紅袍，鷃奇綠，他自己喝的，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茶。

人參茶。

廟後的草藥郎中蔡八指替他把過脈，說他腎虛氣浮，虛火上升，必須日服老參三錢，才能返弱還强，帶病迎年。

一壺香的茶資，不分茶葉好壞，一概是二十五枚「外圓裏方」。

每天以四十位客人計算，總收入大約十吊左右。

除去雜項開支，可以淨賺一半。

老參的價錢，以重量計算，是紋銀的五倍，三錢老參，就是一兩五錢銀子，這也就是說：一壺香三天的營業淨收入，剛好够這位刁大老板喝一壺人參茶。

刁四未滿十二歲，就被家裏人送去當學徒，能有今天這點基業，可說完全是從提尿壺的小伙計幹起來的。

這位刁大老板自小儉樸成性，平時一雙布鞋磨穿了底，都會心疼不巳，像這麼昂貴的人參茶，他捨得喝？

他喝得起？

但事實上，刁四喝這種人參茶，巳經喝了十多天，而且很明顯的還準備繼續喝下去！

這位刁大老板最近是不是忽然有了什麼新的財源？

還是最近剛發了一筆意外之財？

× × ×

從早上到現在，刁四的一壺人參茶巳喝得差不多了。

當這位刁大老板心想招呼伙計過來爲他冲點滾水時，樓梯口忽然上來一名眉清目秀的藍衣少年。

刁四急忙放下茶壺，微微欠身道：「公子請坐，請坐。」

藍衣少年朝他擠擠眼睛，露出一個俏皮的笑容。

刁四一楞，旋即啊了一下道：「三姑娘——」

藍衣少年以一聲輕咳切斷了他下面的話。刁四倒也機警，趕緊改口道：「噢，錢三少爺，唔哼，是是，是是，萬大爺在後邊等着您，他巳經來了一會兒了！」

× × ×

刁四口中的萬大爺，是個年約三十七八，肌肉精壯結實，面部表情冷峻，目光中像滲着芒刺似的高瘦漢子。

這種人你怎麼形容那可以，但絕不像一般人想像中的那種大爺。

他事實上也不是一位大爺。

大爺對一般人是一種尊稱，對眼前這位瘦高漢子，則是一種折辱。

他的名號全稱是：「冷血殺手」萬人屠！

他目前的職位是雙龍堡十八號衙的統領，也是武林七大名殺手中排名第三的特級殺手之一。

當燕京三鳳中玉鳳錢宛男，以翩翩少年的姿態，走進茶樓後面那間分隔開來的雅座時，冷血殺手萬人屠正以一柄鋒利的小刀在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他的手指甲眞的需要修剪？

如果此刻進來的不是玉鳳錢宛男，而是一個他認爲懷有敵意的陌生人，這把鋒利的小刀，如今會不會還在他的手上？

玉鳳錢宛男進門後深深一揖，含笑道：「萬大哥，您好！」

冷血殺手萬人屠很有風度，但顯然缺少了玉鳳錢宛男的那份熱情。

他站起身來，微微欠身道：「三姑娘好。」

兩人坐下後，錢宛男道：「萬大哥是什麼時候抵達的。」

萬人屠道：「黎明時分。」

錢宛男又問道：「兩位老堡主來了沒有。」

萬人屠道：「只聽說要來，但不曉得什麼時候動身。」

他忽然望着錢宛男道：「那件天蠶衣到手沒有？」

錢宛男道：「弄到了。」

萬人屠道：「根據三位姑娘跟我們兩位老堡主的約定，如今該是萬某人設法交出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女子一顆腦袋的時候了？」

錢宛男道：「不，如今情勢巳有變化，我們想煩萬大哥另外換個對象。」

萬人屠道：「換誰？」

錢宛男道：「多事公子高凌峯！」

萬人屠臉上忽然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嘿了一聲，說道：「那小子除了一身輕功之外，可說什麼玩藝也沒有。他得罪了妳們燕京三鳳，那是他小子自己嫌活得膩煩了。」

錢宛男道：「他得罪了我們二姐。」

萬人屠道：「哦？」

這位冷血殺手顯然想聽聽雙方結怨的經過。

玉鳳錢宛男一張俏麗的臉龐突然漲得通紅。

「我也不怎麼清楚。」她期期艾艾的說：「好像……好像……那小子出其不意的點了她的穴道，然後……然後……毛手毛脚的，很不老實——」

很不老實的範圍很廣，究竟「不老實」到什麼「程度」？

如果是玉鳳錢宛男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多事公子高凌峯當時只是在銀鳳錢麗麗敏感部位摸了幾把，也算不上是什麼大事情。

正因爲玉鳳錢宛男對這種事情出不了口，萬人屠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這位冷血殺手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很奇異的表情。他顯然想到男人碰到這種情況都不肯放過的那件事情上去了。

不過，這位冷血殺手對這方面似乎並不十分熱衷，只一瞬眼間，神情便完全回復自然。

「那小子目前落脚在什麼地方？」

「夢鄉！」

「夢鄉？」

「一個不入流的小酒家。」

「在鎭上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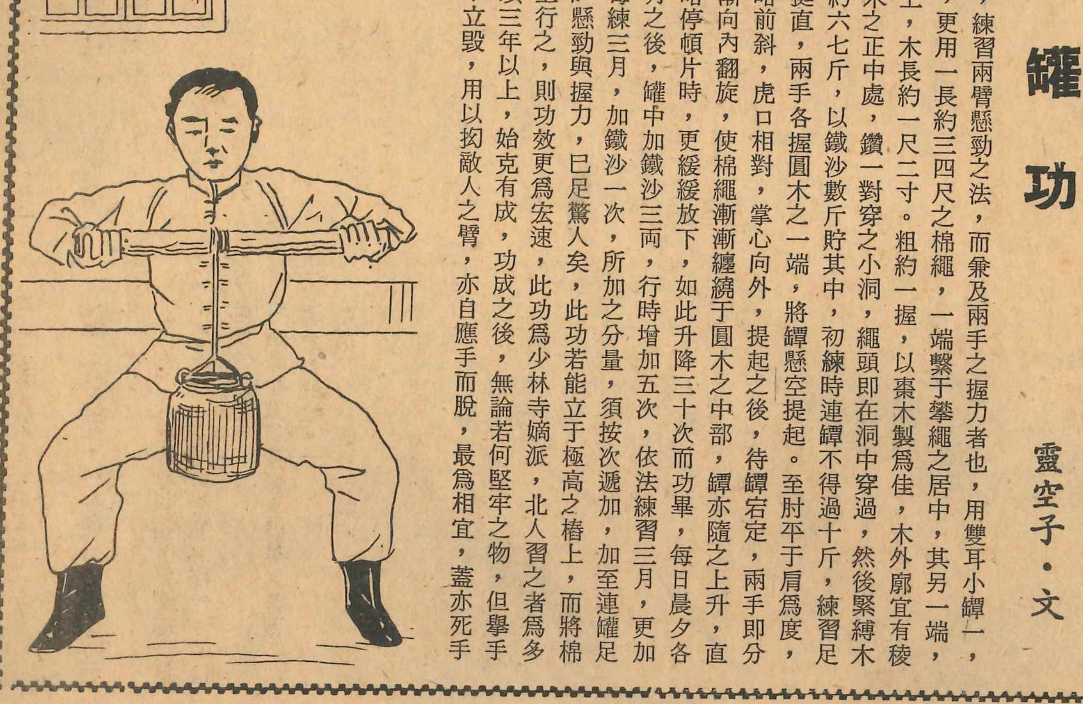
「大發財客棧後面。」

練功秘訣之四十四

上罐功

靈空子・文

上罐功夫者，練習兩臂懸勁之法，而兼及兩手之握力者也，用雙耳小罈一，以短繩繫攀其耳，更用一長約三四尺之棉繩，一端繫于攀繩之居中，其另一端，則繫于一圓木之上，木長約一尺二寸。粗約一握，以棗木製爲佳，木外廓宜有稜，不宜平正，在木之正中處，鑽一對穿之小洞，繩頭即在洞中穿過，然後緊縛木上，小罈之重，約六七斤，以鐵沙數斤貯其中，初練時連罈不得過十斤，練習足站騎馬步，上身挺直，兩手各握圓木之一端，將罈懸空提起。至肘平于肩爲度，此時小臂豎直，略前斜，虎口相對，掌心向外，提起之後，待罈宕定，兩手即分死活把，將木漸漸向內翻旋，使棉繩漸漸纏繞于圓木之中部，罈亦隨之上升，直旋至罐平于胸，略停頓片時，更緩緩放下，如此升降三十次而功畢，每日晨夕各行一次，練習三月之後，罐中加鐵沙三兩，行時增加五次，依法練習三月，更加鐵沙半斤，以後每練三月，加鐵沙一次，所加之分量，須按次遞加，加至連罐足三十斤時，其人之懸勁與握力，已足驚人矣，此功若能立于極高之樁上，而將棉繩放長在五尺以上行之，則功效更爲宏速，此功爲少林寺嫡派，北人習之者爲多，自始至終，亦須三年以上，始克有成，功成之後，無論若何堅牢之物，但舉手握而旋轉之，無不立毀，用以扨敵人之臂，亦自應手而脫，最爲相宜，蓋亦死手功夫中之一種也。



萬人屠皺眉道：「姓高的小子多少也算是個有身份的名公子，怎會跑去那種低級的地方？」

錢宛男冷笑道：「聽說這個小酒家雖然低級，裏面却有幾個很中看的娘兒們。那小子天生一副賤骨頭，看到漂亮的妞兒，就如同蒼蠅見到了血，只要那種地方有酒有女人，他那還會管得了這許多！」

萬人屠緩緩點頭道：「好，等下我過去看看，只要那小子沒有離開，明天這個時候，妳們等着聽我的消息。」

× × ×

根據本草記載：玉性溫涼，功能活血退火去滯養顏。普通玉石，均以青白綠紅居多，玉色呈橘黃者，世所罕見，無論鑒賞或入藥，均屬無上極品！

促織，就是俗稱的蟋蟀。

一隻由黃玉雕琢，生態維妙維肖的蟋蟀，即使俗人見了，也會知道牠是無價之寶，而不肯輕易加以毀損。

如果有人竟想以這樣一件寶貝拿來做藥引子，你說這個傢伙的腦袋瓜子是不是有問題？

但爲了挽回表哥玉樹公子謝雨燕的一身功力，多事公子高凌峯硬是咬緊牙關，將一隻價值五萬兩紋銀的黃玉促織給搗碎了！

俗云：「偏方氣死名醫」。有時候眞是一點不假！

玉樹公子服下那碗由七大奇珍熬成的湯藥，先後不到兩個時辰，頓告眞氣流轉，血脈暢通，神采煥發，好像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反而是高凌峯因爲一再涉險，心力交瘁，一旦心願完成，如釋重負，不期然流露出一股疲乏之色！

謝雨燕望着眼皮微闔，似睡非睡的高凌峯，含着無限歉意笑笑道：「這次辛苦你了，凌峯，表哥今晚一定要好好的陪你喝一頓。」

高凌峯閉着眼皮，緩緩搖頭道：「不行，我馬上就要走了。」

謝雨燕不覺一怔道：「走？走到那兒去？」

高凌峯苦笑了一下道：「風流娘子岑今珮跟燕京三鳳這幾個小腰貨，如今無不恨我入骨，好男不與女鬥，我得暫時找個地方避避風頭。」

謝雨燕皺起眉頭，正待要說什麼時，窗外忽然有人冷冷接口說道：「算你小子還有幾分自知之明，只可惜想走巳經太晚了。」

表兄弟倆訝然互望一眼，同時迅速長身而起。

謝雨燕傳音道：「你認識這個人？」

高凌峯搖搖頭道：「口音陌生得很，聽來不像熟人。」

謝雨燕道：「難道是那幾個臭丫頭花錢僱來的殺手！」

高凌峯道：「可能。」

謝雨燕道：「你跟在我後面，暫勿妄動，這個傢伙由我來打發！」

高凌峯道：「不，你剛服過藥，身子尚未完全復原，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我多事公子也不是紙紮的，看這傢伙能拿我高凌峯怎麼樣？」

（未完）

少林武技秘辛

海南俠隱記

歸風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贊標刦得庫銀，回到木排駛離當樓，把庫銀運到山裏收藏起來，過幾天又聽得消息，說是一男一女刦得官府所護送的庫銀，謝贊標估計此一男一女可能是洪熙官父女兩人……第二天贊標把刦來的金條放在生草藥中用船運去，誰知第二日遇上交趾海盜，贊標因不諳水性，正感一點彷徨間，只見一小船站着一個少女和一位老叟，一老一少舉手施放暗器，一瞬間大船上海盜立時死傷無數，盜船見形勢不利，慌忙逃去，贊標迎向一老一少，原來正是洪熙官父女，此後，謝贊標便在儋州住下來……

左承德南下探洪門

嘉道年間，官兵對於緝捕少林寺餘黨，都一直沒有半點放鬆，可是當日少林派中人，都是本領非凡，行踪飄忽。他們為了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早已把革命思想灌輸到下層階級去，因此各地都有「洪門會」一類秘密會社的組織：長江下游設立了青紅帮，華中有哥老會，南方有三點會，又稱作三合會，勢力已漸漸分佈各省。

這時廣東巡撫又據探報，說昔日少林寺逃出的兩個本領高强的僧人——飛雲，曾在雷州半島附近出現過。朝裏收到了廣東的奏本，不覺驚慮起來，認為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將來終是愛新覺羅氏的隱患，便召集了一班謀臣商議。那些沒有民族思想的滿清走狗，獻出一個計策來，他們認為對付這一股潛伏在民間的武力，不能夠興師動衆，免至打草驚蛇，最好還是以毒攻毒，利用江湖武技派別的分歧，挑撥他們和少林中人生出怨嫌，然後選出宮廷裏的武士，帮同他們向少林派尋釁進攻，那便可以分化洪門會裏的力量，少林餘黨失去了羽翼，也不難逐一消滅。

過了不久，朝裏便選派了一個名叫左承德的御前五品侍衛，命他帶些人前往廣東暗地活動。這個左侍衛，是長白山武術派的代表，也是清室同族親信。他的騎術劍術都很有功夫，而且善於接放暗器，他帶領的幾個人更是禁宮教練中名手。內裏有一個方外人，名叫萬壽道長，還有兩名隨行武士，一個是關東馬賊出身，名張黑虎，混號鐵臂猿。這人和左承德是同鄉，他天生膂力過人，能一手把大樹拔倒；就是三幾尺厚的石牆，給他一推便倒；他平常恃着臂部堅如鋼鐵，愛在槍劍叢中空手格鬥。另一個青海番人名字叫「卓木吉納爾維」，混號黑二鬍子，本是崑崙派武術中人，可是他在本族裏是一個叛徒，因他當年投過年羹堯大將軍麾下充作响導，和回民作對。後來他便要離鄉遠走，給左承德收留充一名禁軍教練，他能夠一手投出五根長茅，善使梅花彈弓，一發五子，百發百中；還練得一身摔角絕技，平常人只要給他貼近，便會立刻跌倒的。

且說左承德自從被派上這個重要任務，便每天到他的師傅清化上人那裏商量一些計策。原來左承德在未升作五品侍衛之前，便已和宮廷喇嘛清化上人勾結起來，才能扒上了五品侍衛的脚色。這個清化上人，原是西藏黃敎喇嘛，宮裏沒有人曉得他的年紀，只知道當日清朝皇帝聘他們到京來，殲除手下的一班劍客，曾把最有名的血滴子殺了，又把劍客領班神劍手李來風刺傷。有人說他精於符籙禁咒的一些旁門異術，所以歷來便受到內廷供奉，給他建了一所靜室。他平日和左承德交情最密，這天晚上，左承德又到清化上人那裏去，靜室是在紫禁城內的一角小樓，佛堂裏燃着清澈的琉璃，上人打坐在錦墩上，面前放了一面銅鏡，據說他從鏡裏可以看到外間的一切景物。左承德坐近上人身旁，室內只有他們兩人細語，樓下除了宮禁守衛之外，便都一片沉寂。突然欄杆外一陣清風吹來，上人微微開目，低聲問左承德說：「張黑虎有同來嗎？」左承德應道：「沒有。」上人向欄外一指說道：「外面有人！」聲還未畢，便覺有暗器射進來，上人撩開他闊大的衣袖迎面一拂，給他掃落了三枚金錢鏢，連啷嗆聲。落到地上。左承德急縱身到樓外，看到面前一條黑影像狐狸一般的竄走。他喊出了一聲：「有刺客！」底下守衛聽到，即時鳴鑼起來，四處燃起了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左承德的「燕子追雲」身法是有名的，三幾下便給他趕上了刺客，那黑影略一轉身，金錢鏢像飛蝗一般打過來，他躍高避過一部分，其餘都給他的劍擋飛，落到瓦面上去了。刺客這時見脫身不得，便舉刀迎上來，左承德一劍削落，刺客彎身躲過，跟着一脚掃向左承德，其快如風。左承德看他脚法輕盈，不敢怠慢，一個「躍馬跳槽」，閃過來勢，跟着逼身上前一連幾劍，穿梭一般，正是長白山劍術派中的「穿腸劍」。來者雖然也是武林高手，但身履險地，隻身迎敵，不免有點張惶，招架起來顯得頗為吃力，一瞥間手中刀已拚上了左承德那口寶劍，被削去了半截。那人急躍開，將身往下便跳，下面太湖石後，迅速閃出一人，攔腰把他一抱，那刺客喊出一聲：「啊喲！」口裏立刻噴出鮮血來。你道那一抱怎麼會如此厲害呢？原來下面閃出來的正是鐵臂猿張黑虎，他先前聽到左承德喊有刺客，便趕來伏着，刺客躍下時，給他撞個正着，那一挾最少有八百斤力量，除了運起「鐵布衫」，「金鐘罩」那一種外功出來，還可以抵禦之外，其餘即使是有武功的人，也很難抵受到的。

這個刺客不是別人，就是本故事提過的，廣東河南海幢寺洪門總部那裏派上京去的俠士藍丁。他自從義救謝贊標之後，便被五位洪門座主派到北京，探聽左承德起程南下的消息。他抵北京後，曾到兩處洪門組織拜訪，可是地點都已變遷。有一天，他在大前門街一家羊肉舖子裏喝酒，看到樓下有個街頭賣技的老人，把鐵條探進鼻孔裏，跟着又抽出來，把鐵條拗曲，隨手捏回原狀。他玩完了便向觀衆討錢，許久還沒有人拿出錢來。藍丁便掏出一把銅錢，憑窗擲到街中。那人拱了拱手向他道謝。藍丁細看那人，覺得眉目間隱着一股英氣，眼光凝聚，分明是有武功的人。藍丁正看得出神，那人已把銅錢叠在一塊青石上，對觀衆說道：「樓上的客官夠江湖義氣，讓老漢再來耍一套戲法，望各位指點。」說畢，用掌輕輕一拍，那一叠銅錢都陷進石裏，觀衆喝起采來。那人又把掌放到銅錢上去，暗中使出內勁，向上一提，竟然把一叠銅錢從石穴裏拖出，像是手掌有吸力一般。藍丁曉得那人的內外功都有相當造詣，又聽到他的口音，分明帶着廣東語調；因為廣東人說國語，最易認出，心裏便詫異起來！他忽忽會過了賬，跟在那人後面，轉過兩條胡同，那人似乎察覺，急步前行。藍丁一直跟了出西城。將近入黑，那人才停下步來，轉身打了一個手勢。藍丁曉得這是江湖上的問訊，意思是詢問來者何意。藍丁舉手一揚，彎着身子，表明他是善意跟來的，想大家交個朋友。那人又伸出三個指頭，左手握拳抵着右掌，向他一揖。藍丁走上前還過了禮，道：「老兄貴姓？」那人應道：「在下姓洪。」他們這一問一答，和先前的手勢，都是洪門裏兄弟初見面時的掌語，且不必多提。兩人又從新敍過姓名。互詢來歷。藍丁聽他說出姓名，便跪下來叫聲：「師叔，自從福建少林寺被官兵攻破後，江湖上都說師叔逃了出來，但十多年不見訊息，怎知今天在此相遇。」原來那賣技的老人，正是當日至善禪師十個武功超卓弟子當中的謝山，他和方世玉、胡惠乾等都是同門兄弟。昔年錦綸堂在水月宮前設下了擂台，胡惠乾敵不過呂英布、雷大鵬，便請了衆師兄前來助陣。臨行至善禪師交給謝山一件暗器，名叫鐵鴛鴦，教他暗中放出來，助胡惠乾一臂之力。後來呂英布和雷大鵬都被謝山放出的鐵鴛鴦擊中了，被胡惠乾取了性命。謝山見任務已經完成，便回去禀告師傅至善，說他立志皈依三寶，不願跟隨各師兄弟在外閒蕩。至善便給他剃度，又發給一度牒文，從此他便雲遊各地，清兵攻打少林寺時幸免受害。這十幾年，他隨處棲身，結交武林豪傑，剛巧那時智海禪師在天承寺作主持，常常和謝山見面，兩人訂了生死之交。智海又介紹他加入了洪門，暗地裏幹着反清復明的工作。後來智海去了廣東，在白雲山麓的彌勒寺充當長老，便留他在北京暗設洪門。他感到這時方外人很受官府注目，索性留長了髮，扮成玩把戲的老乞，隨處暗探消息。

當夜他就把藍丁帶回西山一所破庵堂裏住下，談起廣東方面情形，知道藍丁今次被海幢寺五位洪門座主派來，要探取左侍衛南下的消息。謝山便說：「賢侄，皇宮不同別處，那裏守衛得像鐵桶一般，而且能人衆多，不可輕身進去。遲些時待我賄通了宮裏的小太監，着他探出左某起程日期，到時我們暗中跟隨，路上伺機把他了結，豈不乾脆？」藍丁應了，心裏暗暗佩服謝山的見識，但念到：「自己到來已有十多天，一點消息都沒得到，設若那左某已起程，這時叫我怎有面目回去呢？」便問謝山道：「師叔，聽說左某奉旨已多時，怎麼到現在還未動身呢？」

謝山答道：「賢姪有所不知，左某雖是一個御前五品侍衛，但他在宮裏還要受

一個大內供奉的喇嘛僧指揮，那便是他的師傅清化上人。聽說他今次帶了幾個人前去，我在前幾天，偶然見到兩個官人買醉，他們說話間提起什麼張黑虎卓木吉就要離京。後來我從宮廷武士中一查，知道張黑虎便是江湖上聞名的鐵臂猿，至於卓木吉這名字有些古怪，但我也查出了，這人是回紇族番人，年羹堯征西時立過功，卓木吉是他的姓，名字是納爾維，都是左承德的手下武士。至於張黑虎的來歷，從前我在鏢局裏聽過人說：他先前在關外橫行，未逢敵手。後來因不講義氣，刦了廣福鏢局的一帮貨物，激怒了北京武林中人，誓要把這頭鐵臂猿擊敗，好挫他的威風，一次他在張家口附近又想刦奪一帮皮貨，那知正是鏢局中人佈下的圈套，這次他給『雪地飛魔徐人龍』截着比劍，鬥了半天，終給徐人龍的『二龍劍』劃破了肩膊，還是手下留情。但已給徐人龍在他的臂上劃了深深的十字，算是對他的一種侮辱。你知道當日江湖規矩，如果給人打敗了而不得報復的，便要離開地盤，一直到報仇之後才可以回來。否則就會被江湖朋友恥笑。就是自己的同黨也看不起的。鐵臂猿無法再在關外立足，便走到山東，匿在濟南城外一間道觀裏暫作棲身。剛巧那觀裏的道士，是天山派『治神術』的人，專講些禁閉追魂，燒丹煉劍和製造蒙藥的旁門左道。老道剛煉成一種毒霧，散放時只須把一撮白粉投進火裏，便生出濃烟來，嗅到的人要立時昏倒。老道名叫萬壽道長，他知道鐵臂猿是會高來高去的，為要試驗他的毒霧，便用一個葫蘆盛着，教鐵臂猿夜裏出去行刦富戶，順着風向，把葫蘆的蓋揭開，烟霧隨風吹進屋裏去，吸到的人便會昏下來。鐵臂猿依着去幹，果然翻箱倒篋，為所欲為。漸而迷姦婦女，無惡不作，那老道也着實得到了不少財物。後來他們的行動給官府知道了，追查起來。兩人便遁到北京，張黑虎是左承德的同鄉，便央他收留充一名禁軍教練。張黑虎又引老道拜見左承德，說他會奇門遁甲的法術，這正中了左某的心懷，於是便派老道主持京裏的紫陽觀，不時替他幹些害人的勾當。今次他派左承德前去廣東，料想那萬壽道長也會隨着南行。這幾個人雖是品行極壞，可是功夫却甚了得，賢姪千萬不可造次，否則反為誤事。」

藍丁聽了，不覺納悶起來。便又問道：「不是小姪誇口，想那宮中武士，雖然練過一些武技功夫，恐怕不是個個都那麼了得的吧。」謝山搖首道：「賢姪不可估計太低，自從雍正老頭子給一個女俠夜裏刺殺之後，宮中便極力搜羅各派武術名手。那些甘作奴才的武林敗類，竟有些人投身效力博取功名的，說起來眞是可嘆呢。」藍丁便不敢多言。

又候了兩日，還不見謝山有什麼消息，藍丁心裏焦急萬分，便決意瞞着了謝山，一個人偷進宮牆去探聽。他一連兩晚跨進皇城，在飛簷畫閣上來往窺望，像是走進了八陣圖裏一般：單是大殿便有十多座，加上樓簷連雲，重重門戶，無法得知那裏是左侍衛的所在，因此空手回來，心裏更加煩悶。這天謝山因事去了保定，他一早便換上了夜行衣靠，戴上頭巾，背起鏢囊，乘夜縱進宮城。今番他有了主意，先伏在一處僻靜的院子裏，看到有個宮人模樣的走過，一把拖了過來，亮起刀逼問左承德在那裏。那宮人嚇到幾乎出不得聲，用手指着遠處一度紅牆吶吶的說：「左：：左侍衛剛上了清化上人那裏。」藍丁順手一刀將她結果，把屍身拖到竹林下面。依着她所指的方向飛躍前去，不久便看到紅牆之上露出一角小樓。他扒上欄杆一望，樓裏有一個面目猙獰的番僧，正和身旁坐着的武士說話。他展出「游牆貼壁」的功夫，想走近一點偷聽兩人說話。就在這時，給那妖僧發覺了。

且說左承德把藍丁禁到天牢裏，日夜施刑逼問口供，藍丁總是不答。有時受刑不過暈了，便用冷水將他噴醒。這樣過了兩天，藍丁皮肉都已折裂，奄奄一息。

晚上，藍丁在牢裏已如陳死人一般，由兩個衛士看守着。忽然鐵門外人影閃動，嚓一 射進來一件東西，正打在一個衛士的頭上，當堂倒下來；另一個提刀追出，門外突伸出一隻臂膀來，把他一夾，連聲也喊不出便翻身門外了。黑影進來，一手打開了刑具，把藍丁扶起，背着便走。出到牢門，脚下一時誤踏了機關，警鐘响起來，即時有幾個衛士飛身趕來攔截。那黑影回身便走，一連越過幾重宮殿，四面人聲越來越近。他看脚下是一所小樓，門窗開着，便縱身下去。原來這處是一個妃嬪的寢室，有一個穿上宮裝的滿族女子，見他突然闖進來，早已嚇昏地上。那人將藍丁放到榻上，把燈火吹熄，在茶籠上倒了杯茶給藍丁灌下去。一會，藍丁微微開目，模糊裏看到是謝山，眼淚立刻滾下來。斷斷續續地說：「師叔，我傷勢很重，眼看是不行了。你快些逃開這裏吧。」謝山看他滿身傷痕骨折肉爛，也不禁落下淚來。這時窗門忽然打開，一個衛士爬了上來，剛伸進一半身子，謝山看到，連忙發出鐵鴛鴦打去，那衛士叫了一聲便跌下去了。謝山正想轉過身來，冷不防藍丁伸手把他腰間的七首拔出，雙手握着向心窩裏一插，謝山想阻止時已來不及。只見他腦袋一垂，已經氣絕。謝山欲哭無淚，他知道藍丁因不願拖累自己，才出此下策，惟有拉過一牀被將屍首蓋了，又默祝一聲，取回短刀，一手把暈在地上的那妃嬪挾起，向窗外衝出。樓下圍着十幾個衛士，火光裏見謝山脅持着一個宮嬪，不敢上前，一瞥間謝山已乘機越過牆垣，一路左右閃避，瞬已出到宮牆，才把那妃嬪放下，已被挾得半死了。

左承德經過了那晚被謝山闖進宮廷，雖然救不出藍丁，但已沒有生口作供。他疑心這次又是少林派的人到來搗蛋，心裏恨不得早日到了廣東，將他們一網打盡，才洩心頭之恨。過了幾天，他便忽促登程，沿途嚴密戒備。這次他打算先到廣州，然後派萬壽道長和張黑虎兩人到海南島去，展開了他們的地盤，好得暗中行事。

話分兩頭，前文說到少林派名手洪熙官，自從帶領謝贊標、胡繼祖、洪秋兒等在瓊州海峽用迴旋飛刀擊退了海寇之後，把刦到的庫銀運到了儋州海岸，那裏他們有一所秘密機關；他們拿出一部份白銀分給五指山那裏的黎族人，又教他們開荒種

植，帮助下種，漸漸得到大部黎人的信任。有一天飛雲大俠忽然到來，大家見面，非常欣喜。飛雲把他這次前往廣州海幢寺，見到洪門五座主得到的消息說了一遍。大家聽了，才知道藍丁已壯烈犧牲，謝山仍留在京裏，祗派人兼程來廣東報訊，說左承德等起程已多日，叫各兄弟要加緊提防。當下各人一齊聽到，悲喜驚怒交集，悲的是藍丁死了，尤以謝贊標傷心得痛哭起來，他想起在廣州時藍丁曾救他出險，後來又帶他到海幢寺，見鐵頭座主等人。喜的是謝山仍在人間，洪熙官念到往日同門習技，如今少林兄弟留下的祇有他兩人；驚的是左承德南來已有幾個月，須得時刻留神。因問飛雲道：「這班鷹爪子如果到了，怎麼地方上不見消息呢？」

飛雲答道：「他們這番前來是秘密的，可能已經和這裏的土豪地痞勾結，刺探我們行踪呢。前個月胡友德的手下得到了一個消息，說左某派來了兩個人，已進入五指山活動。我們現在立刻就要派人前去打聽。最好是贊標侄兒到那裏一行，定會有一些發現。」

飛雲所說的胡友德，便是胡惠乾的大兒子，在南粵一帶擁有下層勢力，耳目衆多。當時洪熙官聽了飛雲的主意，决意派謝贊標到五指山一帶探視，但怕他初到海南，地勢不熟，因此着女兒洪秋兒一起同去，又教秋兒扮了男裝，避免受人注目。贊標和秋兒翌日便別過衆人，取道登程，沿途所經都是沿島墟市，他們到處逗留打探，都沒有什麼消息。

海南島五指山，雄踞海島的中央，最高峯拔海五千幾尺，如果從飛機下望，山脈由中部伸出，分佈開來像一隻鱆魚的爪，蜿蜒到海岸。其中有一股向東北綿亘的山脈，叫做盤角嶺，嶺下聚居的多是黎人；盤角嶺盡頭那處，崛起一個山峯，望去如同筆架，所以土人叫它作筆架山。

有一天清晨，瘴霧還未退，山麓有兩個人騎着驢子走來，兩人頭戴竹笠，黑衣窄袖，足踏蒲草鞋，在靜寂的荒山中，除了林間鳥語之外，就聽到蹄聲得得。這兩個深山孤客，正是少林後裔謝贊標和洪秋兒，他們一路經過的都是荒山野店，途中遇不少毒蛇猛獸，奇禽怪鳥，欣賞大自然景色，也自有一種樂趣。漸漸日落西山，飛鳥歸巢，秋兒用鞭向前面一指，對贊標道：「那處林下似有人家，快趕前去，看有無地方借宿。」贊標望去，兩里外果然炊烟冉冉升起，大家策驢奔去，山坡下有一小村落，都是土屋。村前樹下一間像是穀倉的大房子，裏面人聲嘈雜，秋兒推門直入，見屋裏十來個土人，其中有些蜷臥榻上，對燈抽烟，吞雲吐霧；其餘的都蹲在屋角，圍着一個火爐，窩裏那時正煮着一些肉類，濃香撲鼻，兩人腹中正飢餓，不禁流出口涎來。

秋兒先打起黎語來，對這些人說道：「各位大哥，的是快活，我們兄弟行得累了，能否讓我們進來歇歇呢？」屋裏的人初時有點錯愕，但見秋兒說出純熟的黎語，便有一人回答道：「兩位貴客，不嫌地方淺窄，歡迎進來。」贊標隨着也進入屋裏，那些土人都起來，奉上兩碗茶，讓到榻上坐下。贊標曉得這班人是山裏土著，性情豪爽，有點義氣，可是對於漢人常常疑懼會對他們不利，心裏便有了主意。一會肉已煮熟，有人推出兩大埕酒來，用碗盛着，招呼兩人入坐，秋兒也效他們蹲下來，贊標看到人多箸少，有些用竹枝折成筷子應用，便笑道：「待我來修削一下，免刺傷口舌。」說畢，挺起掌來，把竹枝削得光滑，像經過利刀修削一般。秋兒也從脚綁中抽出七首來，刺釜中肉，放到口裏。那些土人看到，已暗暗佩服。大家狠吞虎嚥，轟飲起來。贊標為要一試土人裏有沒有官方耳目，故意在囊裏取出兩錠白銀來，擲到炕上說道：「今晚我們要借貴處住宿一宵，這裏一點銀子，讓兄弟作個東道，今晚大家再飲一番。」土人裏有一個生得環眼豹頭的人，起來推辭，且說：「兩位何須破費，這一宿值得什麼，人家會說我鷹眼彪不够朋友呢。」

秋兒從容答道：「諸位大哥，同是好漢，不瞞各兄弟，這些銀子是從狗官手裏拿來的，收了也不過份的。」大家見他說得爽直，又聽到近來很多同族中人，都受過刦取來的庫銀，又得洪門中人帮他們下種，因此便對兩人如同自己人一般看待。

這一晚宰羊殺豕，酒果雜陳，眞是大碗酒大塊肉，談得十分投機。兩人知道那個環眼的人叫鷹眼彪，是他們的大哥頭，其餘都是附近村裏一些屠狗之流，平日也幹些走私的勾當。這晚兩人便在烟榻上和衣睡下，鷹眼彪伴着抽烟，贊標說些江湖見聞，聽到鷹眼彪異常傾服。秋兒見他額上剛有一處傷痕，便向他問來由。

鷹眼彪說道：「兄弟，說來話長，這是前夜裏給一頭怪物爪着的。因為這一帶村莊，近來孕婦常常被剖腹取去胎兒，有時嬰兒無故在夜裏失踪。村人看到一頭怪物，飛行迅速，又像是人猿。我們兄弟中，有幾個獵戶曾經跟踪，看到那怪物一直走向筆架山的藏王廟方面去。打着火一看，陷坑下面有一頭怪物，頭部像狗熊一般，滿身黑毛；見到我們，咆哮一聲，躍起來扳着鐵蓋。我拿叉將他刺下，不料連叉也被奪去，跟着那怪雙手拗着了鐵枝，扒了上來，舉爪向我一撲，幸而我避得快，只給他抓傷了額角。這時獵戶拿着刀叉趕上前來，怪物回身便走，只見他走起來像人一般，直向筆架山那面奔去。」

贊標打斷了鷹眼彪的話頭，問道：「那藏王廟離這裏有多遠呢？」

鷹眼彪答道：「就在筆架山上，離這裏約三十多里，從前香火是很冷落的，幾個月前有個遊方老道到來，出資修建了廟宇，造得巍峨壯觀，又有許多靈驗事蹟，香火便興盛起來。不過近來廟裏有很多生面人出入，看去都非善類，因此疑惑起來。曾有兩人偷上山去窺探，都給棄屍山澗，想是給廟裏歹徒殺害。」鷹眼彪說到這裏，忽然聽到遠遠狗吠的聲音，跟着便傳來一陣怪叫聲，像是猿啼，又像是夜梟的嘷叫，愈來愈近。鷹眼彪面露驚惶，細聲說道：「怪物又來了！」秋兒和贊標都急急起來從板隙向外望，外面月色朦朧照着山徑，一條黑影直奔向村來。

他們把油燈吹熄，立刻換上了夜行衣服，從屋後竄出，鷹眼彪也跟在後面。他們伏在村前藩籬那處樹上，約半刻光景，

那怪物已從村裏走出來。贊標也圍上來，三個人包圍着怪物刀劍齊下，那怪物全然不懼，空着臂膀格鬥，左閃右避，剁到他的手臂時像鐵一般堅實。

這邊鷹眼彪略一鬆懈，給怪物把刀奪到手，迎着贊標兩人。秋兒手上刀給他一拚，虎口通痲，知道這東西臂力非常厲害，一躍出了圈子，伸手向腰囊一摸，便有一度寒光閃閃從她手裏發出，直奔怪物而來，刷刷連聲向那怪物身上一轉，只見怪物像受了傷，蹲身一滾，迅速從山坡直滾到山坑下去。贊標想追趕時，秋兒已喝住。原來先前的寒光是秋兒發出迴旋飛刀，他們看看地上，有一塊獸皮割裂開來，知道怪物是人扮的。贊標和秋兒便決意前往一探藏王廟內幕。

鐵臂猿受挫旋風掌

海南島是中國沿海最南的一個大島，五指山矗立島的中央，其中最大的一股山脈，土人稱作「黎母嶺」。那處的山峯就是有名的筆架山，烟雲蒼翠，山腰當中建有紅牆綠瓦的佛閣，便是土人信奉的「藏王廟」。

這間供奉地藏菩薩的廟宇，從前是沒有這樣廣大的。約半年之前，山下小鎮五舖墟，來了一批漢人，驢車帶同很多貨物，當市集時候，一個土人竟然被神降身，說藏王廟就要重修，菩薩另遣有仙骨的道人來這裏主持，說了便狂叫一聲甦醒。第二天果然有一個白髮銀鬚的老道上山，他穿了白袍草履，看去眞是道貌岸然。老道來了幾天，便把原來的破廟修葺一番。山下那批客商，便傳說老道能够役使鬼神，而且能知過去未來，他們又拿出兩萬兩銀子來，發起重建藏王廟。土人向來便已迷信藏王神，這消息一傳開，遠近的人都紛紛捐獻財物。沒多時廟裏便大興土木，當日捐出巨欵的客商也留在廟裏督工。兩月之後，建成了巍峨殿閣，房舍櫛比。到開光建醮時，眞是萬頭湧鑽，島內善男信女遠道到來。從這時起，藏王廟便有很多靈驗事蹟傳說開來，香火跟着也非常旺盛。

那個老道不是別人，正是隨同左承德南來偵查少林派行動的萬壽道長。他自從跟隨左承德到了廣東，同來的還有「鐵臂猿張黑虎」，「黑二鬍子卓木吉」；經過武昌時左承德又邀請了長江有名三傑之一的「孫鐵腿」前來相助。他們一行在兩廣總督署住下；左承德今番算得是欽差，所以一些武官都來督轅參謁。左承德耳目衆多，防會走漏消息，便遷到將軍府捕頭方德的家裏去。那方德就是當日破少林寺時捕頭方魁的兒子，算是子襲父職，方德跟隨過白眉道人習技，武功也頗精通。他曉得今次左侍衞南來，是要緝拿少林餘黨，因此他便找到往日同少林派對敵過的人來見左承德，其中著名的是武舉人白安福，他是機房行錦綸堂的值理；另一個是馬雄，也是白眉的弟子，昔日用「絕光拳」打傷過謝阿福的就是他；還有李巴山的兒子李洪；八營標統何彪等，這些人都是世代和少林派結下深仇的。

左承德因爲日夕要和這班人商議進行，因此一時抽身不得，又聽說海南解省的庫銀中途被刦，查出又是少林派幹的。便着萬壽道長同張黑虎先吩咐他們要把身份隱蔽起來，暗中行事。

萬壽道長到了瓊州，他有張黑虎做助手，所以很快便和當地一些土豪地痞勾結起來，知道少林派中人行踪詭秘，平日專愛扶弱鋤强，當地好些黎族土人都是他們的耳目。老道覺得沒處下手，便聽從張黑虎的計策，擇定筆架山的藏王廟作爲根據。於是預先買通一個土人，又由同來的手下扮作客商，約定在五舖墟扮演一幕菩薩降身的活劇來欺騙土人。這晚張黑虎又找到了附近一個無賴叫「花背子」的，乘夜帶了泥水匠上山修葺廟宇。等到後來鳩工建築時，花背子又替他們在廟裏建了許多機關密室。藏王廟建好，花背子便在五舖墟前設了一家客寓，給老道作耳目，暗查過往客人的消息。

原來鐵臂猿張黑虎和老道在許多年前已是老搭檔，他兩人都是酒色之徒，昔年在山東時已是長日靠着左道旁門，來奸淫婦女，漁色刦財，幹下了不少罪惡勾當。左承德在京時還未清楚他兩人的歷史，此次派他們到海南，本是要他們偵查少林派和洪門中人行動的。可是老道和張黑虎却暗懷鬼胎，藉着海南島的環境特殊，好來實驗他們所信仰的邪術。因爲老道早年是西川「治神術」教中人，他們教裏有一本秘籍，是專講些符籙禁咒，追魂煉劍的邪術的。老道千方百計盜了出來，照書裏的方法煉過毒霧，認爲十分靈驗。但「追魂劍」要用的東西，就非金錢買得到的，也不是隨便可以盜得到手。這次來到邊陲境域，正好搜集，因此老道便派出歹徒到各村莊打探，知道那裏有他們的目的物時，晚上便由張黑虎假扮怪物，乘夜盜取。所以自從老道來了不久，藏王廟附近村莊便常常發生了怪事，不是孕婦被剖腹盜去胎兒，便是嬰兒慘斃；漸漸山墳也發覺被人發掘，弄到這一帶村莊的人，時刻都在恐怖裏度日。

老道派張黑虎每夜出來盜取的東西，正是追魂劍必需的紫河車、童陽、天靈骨等物。他用來合在丹裏，連劍一起放在洪爐煆煉一個時期，據說那劍便有靈感，祭起來可以隨意飛出，追魂攝魄，仇人便會喪命。至於煉成之後是否眞的會這樣神奇，那就老道自己也沒有一點把握，他只不過信仰神術教秘典裏的魔法，來作一次實驗便了。

一晚正是月黑風高，有兩條黑影展開爬山越嶺的夜行功夫，瞬已到了藏王廟。他們輕輕縱身落到廟裏，有兩條守夜的惡犬，聞聲遠遠走過來，還未吠出聲，便有一縷白光衝出，那兩頭犬已迅速地身首分開。

那兩個黑影就是謝贊標和洪秋兒，他們在「鷹眼彪」家裏，黑夜追踪怪物，洪秋兒放出「迴旋刀」割下了一塊獸皮，知道那怪物是人扮的。第二晚他們便來探察藏王廟的內幕，鷹眼彪守在家裏等候消息。這時他們施出「壁虎游牆」的絕技，緣着牆壁上到閣頂，從水窻向下窺望，兩人都目定口呆。他們看到閣裏有兩個人睡在羅漢牀上，其中一個是道人裝扮，正和一個彪壯漢對燈搓弄仙膠，烟霧籠罩滿室裏；旁邊又有兩三個妖艷的女子，倚着兩人搥骨捏腿，舉動十分治蕩。秋兒究竟是個女兒家，看到這種狎褻的舉動，面上當堂泛出紅霞，幸而黑夜裏沒有被身旁的謝贊標發覺。

他們伏了一會，便聽見那壯漢說話：「道長，看來昨晚遇到的人不會是獵戶的，其中兩個人的功夫非常了得，我幾乎中了他們的暗器，幸我有獸皮擋着，滾身走得快……」

那老道截着問道：「那麼，你猜又是少林派的人嗎?這樣我們的秘密豈不會被揭穿，都不可不提防。」

那壯漢又道：「我看還是馬上通知左爺，看他怎辦。」

這時樓梯響了幾下鈴聲，有個人走上來向兩人說道：「兩位爺爺，花二爺來了，同來還有一個客人，聽說是左爺派來的，他們在下邊等候呢。」兩人應了一聲，便推開旁身的妖婦人，穿上衣服，匆匆下樓去了。

贊標和秋兒兩人，跟着也飛身下來，掛身簷角間，向廳裏望落。那是一間寬闊的大廳，四面圓柱子，建築得像宮殿一般。當中放了一面長桌子，老道和剛才的壯漢坐在一邊，對面坐着幾個人，其中一個相貌魁梧身段奇偉的中年男子；旁邊的一個恰和他相反，這人生得面目猥瑣，一雙三角眼，面部長滿斑痕，其餘的是隨從打扮。贊標秋兒伏得高，聽不到廳裏說話，秋兒暗把贊標一扯，贊標會意，兩人竄落地上。看看前面和大殿相連，所有門扇都關上，只後牆有一面圓窻，離地兩丈多高，兩人便緣着水槽輕輕扒到窻上去，向下一望。底下是一條長甬道，一邊有很多窻門通到廳上。他們見甬道裏靜寂沒人，便飄身下來，伏在窻外偷聽。

只見老道身旁的壯漢說：「孫三哥今次到來，路途辛苦了，這裏正感人手少，不够分配。」又對那三角眼的人道：「花老二，孫三哥是長江三傑裏有名的孫鐵腿，在武昌當了廿多年捕頭，今番左爺特地邀來帮手的。」那三角眼裂開口來說聲「素仰。」

姓孫的才答道：「列位過獎了，這次左侍衞派小可前來，聽說因爲在海康『八里排』地方起獲了一部份失去的庫銀，抓了幾個黎匪審問，知道和『黑面哪咤』有關，故派小可前往當地帮同圍捕，順便這裏一行，見見各位。」

老道開言問道：「孫爺，這裏都是自己人，什麼都可說的，孫爺知道廣州方面近日進行得順利嗎?」

那姓孫的又答道：「兩位兄弟，聽說眉目是有了。因爲有個新升八營統帶何彪，他在犯人屍首圖形裏認出，那個偷進紫禁城的人，從前在白雲彌勒寺和他交過手的。左爺現已派人混進寺裏去了。」說畢便從衣襟裏抽出一封文書，遞給那叫張大哥的人。

老道把信打開，唸給姓張的聽，信裏說道：「現時將軍府捕頭方德已探到洪熙官的渾家永春三娘，正匿在北江連縣猺山裏，不過那裏還有個武功厲害的苗翠花同在一起，不輕易拿捕，目下正商量一個計劃誘她們出來。但你們到海南方面多日，還沒見進行，所以從武昌請到孫昌前來相助，不日卓木吉也會前來，見信須從速行事。」

贊標秋兒在甬道裏聽得出神，忽見那姓孫的倏的站起來，舉手一揚，一度白光把大燈打熄了，跟着聽到有人叫出：「鷂兒出竇，合字風緊!」兩人剛想竄走。不料背後壁間頓時裂開一度小門，裏面伸一隻手來向秋兒腰帶一抓，另一手提刀便劈；秋兒說聲「不好!」好字還未脫口，她已迅速挺起胸來，跟着頭向後撞，這動作快同電光火石。背後的人冷不防有這一着，當堂被撞到滿天星斗，抓着秋兒的手仍不放鬆。贊標急躍過來救援，人未到劍已先到，順手插進那人的胸膛，即時鮮血直冒。不料小門裏還有一個人伏着，見同伴倒下，便乘秋兒未轉身的一刻，伸出「吳鈎劍」斜刺過來，秋兒急來個鯉魚反身，吳鈎劍恰鈎住她的腰囊，她藉翻騰時轉身的力量，想脫出劍鋒的鈎纏，「裂帛」一聲，她的腰囊竟被劍鈎扯落，拖進門裏去。贊標連忙拉開秋兒，小門已劃然復合，看去仍是一面牆壁。上文所說的舉動，從廳裏熄燈時起，直到秋兒的腰囊被扯去時止，都不過一剎那間的事。當這一瞥間的緊張過後，甬道各個窻口已躍出幾個人來，走在前頭的正是那姓張和姓孫的兩人，手裏拿着朴刀直撲過來。秋兒嘩啦一聲抽出九節鋼鞭，迎風揮動，擋着姓張的漢子；贊標也揮動雙劍，迎着那個叫孫三哥的人，在甬道黑暗中殺成一片。

這時甬道的門大開，老道帶着一羣凶徒衝進，手裏拿着火把，紛紛舉起刀棍上前助戰，一時喊殺連天。秋兒不慌不忙，舞動鋼鞭，映着火光，像萬度金蛇。她一面敵着鐵臂猿張黑虎，一面掃向圍攻的人，生龍活虎般，鞭鋒捲到，那班兇徒的兵器便脫手飛墜；贊標使出「十八路細身劍法」，白光閃閃，孫昌着着招架。贊標留心對方的門路，竟和自己一家，怪不得幾着險招，都給他隨手解過去。回首看看秋兒，也只交個平手，知道一時難以取勝，又看到甬道上每個窻口，都有人持刀攔截，只有前門打開，老道站在那裏指揮，料難一同衝出。鐵臂猿殺得性起，把刀飛出迎面擲過秋兒，跟着一聲喊叫，竟施展「空手入白刄」的硬功，奔向秋兒。秋兒急將鞭尾向空際一圈，先把刀掃落，順手橫掃過去，那九節鋼鞭變了之字形，一路捲上。鐵臂猿身段靈活，左右跳躍，空着臂膀，一手搭着鞭尾，隨勢一扯。秋兒料不到他的臂膀竟能擋得住鋼鞭的威力，驟然脫手。猛然想起身上的廻旋飛刀，忙伸手探取，才曉到剛才腰囊已給門裏的人鈎去，心內一急，鋼鞭便給鐵臂猿奪去。贊標見秋兒佔了下風，立刻雙劍一緊，回身躍到秋兒旁邊，展開「陰陽劍法」，前劍直攻向鐵臂猿，後一劍反手變成「鳳尾劍」式，擋着追前來的孫昌。正在殺得難解難分，忽見老道站到窻檽上去，向各人大叫：「合字打滾」！贊標和秋兒剛在危急當中，見張黑虎和各兇徒都虛幌一下便退後，走回老道身旁。秋兒想追前去，贊標把她一拉，正想覓路衝出。便見老道從火裏放出一團白烟，隨風滾來，漸漸散開，兩

人心知有異，贊標急摸出袖鏢來，已覺天旋地轉。望秋兒時，也如呆鶴一般，暗暗叫聲「不妙！」白烟已籠罩過來，老道叫聲「倒也！」兩人便都昏下地上，好似夢裏一般，動彈不得。

也不知過了若干時辰，謝贊標才醒過來，開目一望，自己和秋兒同樣細在石床上面，手足牢牢地穿在鐵環，釘在石上，試將身子轉動，手足便被絞着，痛入心髓。看看秋兒，似乎受毒過深，還未甦醒。室裏四圍都是石牆，陰森如屠坊。忽然石門打開，有人持劍走下石級來，贊標急閉上雙目，詐作未醒。那進來的正是「鐵腿孫昌」，他巡視了一遍，又吩咐室外的人小心看守，然後離去。贊標知道已和秋兒陷入牢籠，生死都惟有聽天由命。

再說筆架山下的五舖墟，花背子在那裏設立一家客寓，這天來了一個少年人，說是廣州左侍衞派來的，有書交給張大爺和孫三爺。花背子問那少年人取驗過對牌，討過口號，又叫他取出文書來看過封套，正想收下來。那帶書的人說話十分伶俐，一派江湖口吻，稱他做花二爺。又說他是將軍府裏的人，剛調過來跟隨左爺的，今次差他到來，有事要面禀張大爺們。花背子不敢怠慢，便帶他往藏王廟去。那人對南路地方情形似十分熟識，沿路和花背子扳談，很快便熟落起來。花背子告訴他近來捉到兩個闖進廟裏窺探的叛徒，是給毒霧迷倒的，原來其中一人却是女子。那少年便說：「我來時左爺也交代過，如果拿到少林匪徒時，不要立時施刑逼供，要等卓木吉老爺到來，才好審問。」花背子見他說得這樣清楚，便當眞作他是將軍府的親信，心想交個這樣的朋友，將來也好倚傍。不經不覺間已到了廟裏，那人拜見過老道各人，當面呈上書信。張黑虎見這人由花背子親自帶上山來，以爲歷次傳遞信息的都是這伙子，便打開書來，仍然由老道念給他聽。書裏通知各人說：「現已探得青草和尚匿在七星嶺，不日卓木吉到來，便通告你們紋集的日期地點，一起前往圍捕。」信後又加上：「來人是將軍府親隨朱光祖，另有要事交他面陳。」幾個字。張黑虎和孫昌都深信不疑，便問他有什麼事禀告。少年跪下半膝來說道：「小的名朱光祖，左爺着告訴各位老爺，左爺因爲要親來七星嶺，不便張揚。如果日間拿到了匪徒，不論什麼人，都要等他消息，才好審問。」老道和各人聽了，便吩咐花背子先回去五舖墟，留朱光祖在廟裏住下，明天回信着他帶返左侍衞。當下又請孫昌負責看管石室裏囚禁的兩個匪徒，按下不表。第二朝，老道果然繕就回書，交朱光祖收好，又打賞了些銀子，着他趕程回去。

這個朱光祖不是別人，他就是黑面哪吒胡友德的弟弟胡繼祖，他本來在雷州海岸設了一家石灰窰作機關的，洪熙官和謝贊標刦庫銀時他就一直跟隨到了儋州。這次他化裝朱光祖，不但救了謝贊標、洪秋兒的性命，還把左承德要圍捕青草和尚及誘騙永春三娘的計劃探出來。所以後來少林中人在七星嶺設下陷阱，海幢寺活捉左承德，這是後話不提。

胡繼祖今次怎麼會化裝到來遞信呢？說來話長，自從謝贊標和洪秋兒夜探藏王廟，鷹眼彪候在家裏，見他們第二天早上還未歸來，知道了凶多吉少。便照着秋兒臨行時的吩咐，騎馬飛奔，取山僻捷徑趕到儋州海岸，找到了洪熙官等的秘密機關。恰值飛雲大俠、洪熙官、胡繼祖都在等候消息。鷹眼彪便取出謝贊標給他的玉環作表記，把兩人在抱虎嶺怎樣遇到了他，又怎樣夜鬥怪物，往探藏王廟未見返回的經過說出。飛雲等聽了，正想整裝出發，前往救援，又念謝贊標兩人在鷹爪子手裏，投鼠忌器。洪熙官見女兒未返，更是焦急。也是合該有救，這日胡繼祖的手下，在海康城外的黑店迷倒一個類似差役模樣的人，搜出一封文書來，不敢發落，便連人解到儋州的機關來，等洪熙官訊問。正值各人商議營救，還未想出善法。繼祖先把文書剔開，遞過飛雲閱讀。大俠看了，便計上心來，他當堂愁眉展開，對熙官道：「今次要救兩位姪兒，定要繼祖賢姪前往一行，如此如此，我們隨後趕上，便可保全兩位賢姪性命。」各人聽了，一時也寬下懷來。立刻把解來的帶信人救醒，審問一遍，果然和飛雲所料不差，是左德承遣送往藏王廟的。繼祖把他的衣服脫下，又繳了他身上對牌，問清楚了交信的地點和見面口號，知道了各樣詳情，記在心裏。飛雲對那人說：「我們留下你的性命，但如果你說的有一點胡塗，我們兄弟去到時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定教你全身的肉片片切出，死得辛苦。」那人更不敢半點亂道。當下熙官又仿書裏筆跡，加上兩行字，依舊封上，教繼祖如何說話，即日便由鷹眼彪引導，飛馬登程。飛雲、熙官兩人結束一番，從後趕來。

那時萬壽道人知道左侍衞不久便會到南粵來，恐防會阻止他煉追魂劍的工作，他便和鐵臂猿張黑虎商量，說現時煉劍的事物都已齊備，要即日開始設壇，張黑虎自然贊成。至於鐵腿孫昌，他在廟裏只是客人身份，而且他答應過老道和張黑虎負責看管石室裏的囚徒所以也管不了許多。

這一晚是老道設壇的第二天，五更時候，萬壽道人正踏上殿閣的台階，手拿桃木劍，焚符念咒，拜跪祭天。法壇點着七星燈，爐裏燒起降香，香烟冉冉上騰。台階上放着一個大洪爐，爐裏炭火燃得火焰熾烈，兩個小道童在旁加炭。洪爐上架一巨鼎，寶蓋貼滿了符籙，鼎裏便是追魂劍的胚胎，合着丹汞和盜來的不法東西，正在煆煉中。壇外忽然一陣強風吹過，跟着撒下沙礫，落到壇上，像撒豆一般。老道心裏暗念：「靈神要下降了。」突然七星燈也熄滅了，只剩洪爐裏烘烘的火光。

老道覺得詫異，舉頭一望，面前站着一個身軀雄偉的丈夫，手裏短劍直刺過來，老道一驚，側身閃過，立刻縱身壇下，口裏大叫「有賊！」一面繞着洪爐走避來人的劍鋒。兩個小道童已慌作一團，匍伏階上不能站起。大漢一手推翻了銅鼎，裏面溶了的金屬，都瀉到階上，老道給沸騰的溶鐵濺到身上，痛極便滾下地來。這時人影一閃，閣裏飛出一人，手中雙劍迎着大漢便剁，快同飛鷹襲擊，口裏說着：「試試孫爺的劍！」大漢一個「地下盤根」，身向地面一轉，短劍上衝，想刺向那人

下部。那人將身一騰，舉動矯捷，雙劍往下一擋，交起手來。那時閣裏又竄出一人，體巨如牛，執着單刀，想從後襲向先前的大漢。那料屋頂上一團白練衝落，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白鬚白髮，落下時雙刀翻騰，所以驟看似一匹白布一般。叮噹一聲和閣內竄出的人刀鋒一拚，火聲拚出；那人一抽身躍出圈子，喝道：「來送死的老狗子，通個姓名！」來人抱着單刀笑着回答：「鐵臂猿，枉你自號橫行大江南北的好漢，連你爺爺也不認得，今天你要喪在少林洪熙官的刀下了！」

鐵臂猿猛喊一聲：「難道老子懼你！」跟着又撲過來，登時刀光戰作一團，人影旋轉。那邊大漢對着孫昌，注意對方劍路，竟是少林派的手法，心裏便十分詫異。但見兩方劍光閃爍，不分高下。書中補敍，那大漢正是飛雲大俠，他和洪熙官到了抱虎嶺，便住在鷹眼彪家裏，等待胡繼祖帶來消息。第二天繼祖回來了，知道廟裏各人都被他瞞過，又看了回書，交鷹眼彪暫時收好。這天晚上，他們一行四個人乘夜到藏王廟來，飛雲和洪熙官先進去，繼祖往五舖墟拿捕花背子，鷹眼彪帶幾個獵戶伏在廟前等候。

飛雲迎戰當中，見閣裏又傌出十多人來，知道那些都是廟裏的凶徒，便不想混戰太久。只見他劍鋒一緊，向着孫昌迎頭削下，他那短劍盤旋上落，如雪花亂鑽。孫昌也展開他的看家本領，一手抱劍擋在胸前，另一手持劍伸出，轉起身來旋轉如風車，下面一條腿也跟着踢出來，令到飛雲不敢逼近。這時閣裏竄出來的凶徒，已團攻上來，刀鞭齊下。飛雲毫不畏懼，他一躍到壇上，將短劍上下翻騰，護着全身，那些凶徒站在壇下，仰攻得十分吃力。有些剛一逼近壇前，便給他飛出腳來掃跌尋丈開外。忽然有人喊出「合字退開！」飛雲舉眼一望，剛才被溶鐵濺傷的萬壽道人已不知那時走出來。這時，他手裏拿了一個黑皮囊，口裏呼着各人避開。說時遲，老道張開皮囊，立刻噴出一陣白烟，隨風飄來。飛雲見狀，連忙一扯洪熙官到他身後，自己也將短劍插回腰間。跟着屹立壇上，坐馬運氣，雙掌向面前一齊推出，轉動起來，快如風車，便有一陣陣旋風由掌心發出，直向火爐捲去。那洪爐上面的大鼎，剛才已給飛雲推翻了，現在爐火被風捲起，立刻燃着兩旁幢幡之類的東西。火隨風勢，直向那班人吹過去，皮囊裏放出的毒烟，也被一陣陣的掌風吹向老道身前。有幾個凶徒吸進了毒烟，先已倒栽下來。這時飛雲仍繼續運起內勁，集中兩臂，雙掌轉動得更速。洪熙官看到，馬上飛身上前，一腳踢翻了火爐，炭火傾出，一經吹動，便像一團烈火，夾着各物燃燒起來，火星四冒，直捲向老道身旁。鐵臂猿和孫昌見不是路，一躍後退，其他的人，一時也都豕突狼奔，但那裏躲避得及。這時台階上飛沙走石，火鴉亂衝，一些人的衣服立即着火。老道首當其衝，鬚髮先燒起來，跟着火團滾到，全身燒起來，倒地亂滾，也許他已是罪惡貫盈，竟一頭撞到地上的大鼎上去，立即腦漿迸裂，瞬已燒成焦炭一般。其他的凶徒，也是傷的傷，逃的逃。飛雲見鐵臂猿、孫昌兩人走進閣去，才停下手來，風勢便息。

原來剛才雲大俠展出的絕技，是北少林派有名的「旋風掌」。在今日科學昌明，說來似乎屬於虛誕，也許故事傳說過於誇大其詞，惟據武林流傳，習旋風掌的人，至少有三十年的苦練，到了內勁運用出神入化，才有掌風透出來。

閒話不提，且說飛雲 鐵臂猿諸人逃下佛閣，便從牆頭滑下，那處底下便是大廳。兩人搶進廳裏，見鐵臂猿正指揮兇徒，從新執起兵器分路截擊，飛雲大吼一聲殺入，聲震屋瓦，各無賴兇徒有些驚到刀戟脫手墜地的。飛雲熙官兩人，各揮刀劍，殺入人叢裏，劍光到處，兵器人頭，紛紛飛起，但見一團白光上面，無數斷劍折鞭，殘肢折臂，四散開來。飛雲隨手搶到一節軟鞭，直奔孫昌面前，洪熙官也給鐵臂猿迎着廝殺，兩人又交起手來。

這次雙方接戰，比剛才在閣頂台階混戰時更爲劇烈，大家使出全身功夫，拚個死活。剩下十幾個兇徒，眼見飛雲兩人像兩頭猛虎一般，不敢上前迎擊，只站在一邊虛張氣勢。飛雲此際拿鞭在手，如虎添翼，未够幾合，孫昌手上雙劍叮噹一聲，已給鞭尾纏住，正想回身一抽，把飛雲的鞭拉脫。不料飛雲另一手持了短劍，乘勢進馬刺來，危急萬分，旁邊鐵臂猿看到，馬上拋開洪熙官，從旁一刀撇過飛雲，解救來勢，飛雲連忙縮手，孫昌看在心裏正在捏一把汗，忽然飛雲雙腳飛出，疾如閃電，孫昌躲避不及，執着劍的手當堂中了一下，手掌一鬆，劍被抽起空間。原來鐵臂猿從旁救援的時候，飛雲一面縮手變招，底下雙脚隨起，因此，孫昌來不及避，手指痛入骨髓。飛雲本可乘機再加一鞭，把他擊倒，但念他的身形手法分明是同門路的，所以手下留情。便對他喝道：「我飛雲一生不殺失了抵抗的人，你快些拿過武器來見個高下！」孫昌滿面通紅，從窗口一竄便遁出甬道去。

孫昌被飛雲擊敗逃出大廳，心裏暗道：「原來他就是飛雲大俠，回憶十年前，白泰官主盟長江青帮時曾聚過義；又想起師傅徐元任臨終訓示，此生不可和少林中人對敵，此次 非左侍衞路經武昌，邀自己出來帮助。我何不趁這機會，如此如此，助飛雲一臂，他日也好復見同門兄弟。」主意已決，便從秘道直向地窖前行，忽然面前有三個人從地道走出來，認得都是鐵臂猿平日招集的三山五嶽，一個名叫「推雲杵張達」，餘兩人是「趙四爺」，「馮術士」，都是地方惡霸之流。這時拿着武器奔往助戰，見了孫昌行來，便說道：「孫三哥，來得正合，地窖裏的兩頭狗子，沒人監視，這個責任交還你了。」孫昌正中心懷，應了一聲，忽忽走下石牢。那兩個看守的還以爲他到來巡查，不料他走到身旁，一脚一個，那兩個沒用東西便當堂倒地，孫昌再加上兩刀，即時氣絕。

謝贊標和洪秋兒被困了四天，見孫昌今次行動，出乎意外，看來又似來救自己的。只見他注視了他兩人被穿上鐵環的關鍵，跟着探手柱頂取出鎖鑰來，在關鍵處一開，隨即轉動，鐵環即鬆下來，每個鐵環分成兩半；那人又過來把鐵鍊扭斷，兩人立刻恢復活動。（以下轉入一〇四頁）

超人（一）

超人的故事

馬雲·文
黃白石·圖

疑幻疑真難置信

章心波帶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歸途。他緊鎖着雙眉，彷彿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天色漸黑，那幢舊樓又沒有照明的樓梯燈，章心波雙足就像他的心情一樣，重逾千斤，一步一响的重重地敲在陳舊的樓板上。

將近七點了，他還沒有吃過晚飯，加上將近兩小時的奔跑，已經四十多歲的他，差些兒就支持不住，疲累得要倒下去。

他是一間商行的會計，上班時間雖然是朝九晚五，工作却往往令他非五點多鐘不能離去。今天爲了要向親友借貸，他特別向上司討了個人情，以便在五點之前見到他要找的親友。

但是見到了又怎樣？人家一個藉口，就可以將他推出門外去！

他有許多親友，要不是爲了妻子有病，加上二房東的嘴臉，他才沒有勇氣去找他們。

可惜，到頭來他還是一個仙也借不到，兩手空空的回家去！

剛踏進門口，就被二房東太太罵得狗血淋頭：「你以爲這裏是慈善醫院麼？你已經欠了我三個月的租錢，你老婆却日以繼夜的又咳又呻吟，吵得同屋的住客都快給你們迫走了！告訴你，今晚你再不清還我的欠租，明天你就要搬走！」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以前從未如此認眞而已。

章心波連望她一眼也不敢，垂着頭，

神童原來是超人

匆匆避進自己的房間裏去。

躺在床上的余潔玉，勉强支持着身體坐起來，用一種無可奈何的眼光，瞪住她丈夫：「怎麼啦？」

章心波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慰他的妻子才好，惟有叫她儘管安心養病，其他事讓他去理好了。

二房東却在房門外仍然吵個不停：「別當我的話是耳邊風，你們明天是非搬不可的，我這間房已答允租給了別人，那對新婚夫婦後天就住進來，明天你們搬走之後我還要執拾一下！」

房間裏，夫婦二人黯然相對。

余潔玉的身體一向不好，斷斷續續的，已經病了好長一段時間，否則，就憑章心波那一份薪金，兩口子也總可以勉强生活下去。但是現在他們非搬不可，因爲除了欠二房東三個月的房租之外，余潔玉還給她丈夫帶來一個不知是悲還是喜的消息：她有了孕！

章心波已經四十三歲的年紀，正感膝下猶虛，要不是遇上眼前這困境，這該是個好消息，但是現在他只有感到百上加斤！如果不是因爲余潔玉有病而停服避孕丸的話，也許這件事還不致這麼快就發生。

章心波煩死了！

他的妻子却在旁安慰他：「俗語有道天生天養，目前我們環境不好，未必就永遠一樣的糟。人總應該有個希望，孩子就是我們的希望。錢借不到算了，反正借也

借不了許多。如果要清還三個月的欠租亦所餘無幾，索性就搬到木屋裏去吧。契娘早已叫我們搬過去跟她一齊住。這樣你上班雖感不便，但起碼我們可以省下點錢，等待孩子出世，到時一定還有許多錢要用的。」

× × ×

木屋雖然侷促一些，但郊區的空氣總比市區清新。加上有契娘的照顧，余潔玉的健康竟然逐漸好過來。

大半年左右，余潔玉因早產而進了公家醫院。章心波在極度担心中足足等了整晚，護士突然傳來噩耗：余潔玉因難產而死去！但腹中的男嬰，却安然誕生了。雖然只有六磅重，不過還算健康趣緻。章心波一點也不高興。

× × ×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一個陪伴着自己已有十多年的妻子一旦離開了，新生命即使更可愛亦難以彌補。

章心波陷於極度痛苦之中。

× × ×

余潔玉雖然死了，但她的契娘六嬸並不因此而冷落章心波父子二人。相反，六嬸却把這小生命視如至寶。

事實上在這一段艱苦的日子裏，他們已是一家人；章心波把六嬸當作自己的親娘一樣。

六嬸已是花甲之年，無兒無女，把章氏父子視作兒孫，老懷亦可告慰。

章心波爲了兒子的未來，還是做着那一份入息不多，枯燥乏味的工作。

他替兒子取名章日明。一直以來，他總覺得自己活在黑暗中，希望這兒子出世後，不久即可重見天日，前途大放光明。

那天晚上，章心波爲了參加一位同事的喜宴而夜歸，豈料未返抵家門，已經嚇得一跳！

在山脚下往上望，山上忽見火光熊熊。再定神看清楚，那兒正是他居住的地方——六嬸那一間木屋。

木屋區大火已是常見的事，奇怪的却是未見有人因此而驚惶走動。

究竟是否自己因喝了一點酒而眼花？想起了木屋中的兒子和六嬸，章心波以跑步的速度急急往山上衝！

但是當他接近那間木屋時，一切似乎並無異樣。他惟有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能今晚酒喝得太多了。

章心波放輕了手脚，開門入內，怎料到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聽到了一陣吆喝之聲：「滾！快給我滾！不要動他，否則我殺死你……」

他認得那聲音正是六嬸的，而且充滿了怒意！

跟住他又聽到了兒子的啼哭之聲！更加嚇得有些手忙脚亂。

他以爲家中又發生了什麼變故，急忙亮了燈。

但是，六嬸正睜着朦朧睡眼，自床上爬下來，替孩子調配奶粉。

章心波四顧屋內，除了他兒子的啼哭聲之外，一切如常。沒有火警，也沒有陌生人闖入來，爲什麼六嬸剛才却吆喝着？

他終於忍不住追問六嬸。六嬸一邊給孩子餵奶，一邊苦笑道：「可能是我剛才發了一個噩夢，我夢見一個醜陋的男子，站在床前，我怕他意圖不軌，所以叫了起來！」

六嬸說到這裏，面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她很認眞地回憶着說：「不過說來也奇怪，今晚已是第三晚了。怎麼可能連續三晚發着同一樣的夢呢？」

章心波道：「可能你日間太辛苦了。因爲你太關心這孩子，所以你才會這樣。其實也眞的難爲了你，自從潔玉不幸去世之後，要不是有契娘你帮我，我早將這孩子送到孤兒院去！」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拍門！

拍門聲拍得又急又响！孩子剛喝光了那樽奶，又給這聲音嚇得啼哭不已！

章心波以爲剛才孩子的哭聲吵醒了隣居，所以引來指責。豈料門開處，却湧入一批警員，有軍裝，也有便衣警探，他們口口聲聲要搜查。

章心波和六嬸都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警方人員却老實不客氣，在木屋內內外外，翻天覆地的，搜個不休。

一名警長向章心波警誡：他們懷疑這木屋是一處製毒機關，因爲隣居們投訴說這兒連夜有火光透出去。

章心波和六嬸都感到莫名其妙。不過提起那火光，章心波又不自由主地想起他在山脚下目睹的情形，當時他只以爲火警。想不到現在竟然還有人以爲是製毒機關呢！

結果警方搜」大半晚亦無結果。惟有收隊回去。

翌日一早，却有一名隣居過來問六嬸：「那個穿得怪模怪樣，渾身發火的人是你的貴親？」

六嬸四下裏張望，一邊反問：「你說的到底是誰？」

隣居於是說出昨夜她目睹的怪事：她見到了一個穿着太空飛行裝束的人，身上閃閃生光，曾經進入六嬸的木屋裏來。

六嬸以爲她指的可能是警方人員，因爲昨夜警員也來過了。但隣居却强調那是凌晨三四點之間的事。當時她對被一陣光綫刺目，從夢中紮醒。於是她由窗口望出去，就看見那奇裝異服的人。

那人曾進入六嬸家中。此後到底何時離去，她因爲繼續睡覺，所以未加留意。

六嬸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她認爲隣居只是做夢而已，否則她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後來她將此事對章心波說了，章心波也覺得有些古怪。首先是他目睹的怪火光，繼而又是警方的騷擾，再加上六嬸的夢境，最後就是隣居們的投訴。幾件事都似乎來得突然。到底這背後又有些什麼古怪的事情？六嬸思想較爲保守，以爲是她的契女余潔玉陰魂不息，惦念着兒子，因而回來作祟。於是叫人買備香燭衣紙，準備拜祭一番。

但是章心波却認爲鬼魂不可能如此生猛。

經過了六嬸的一番拜祭之後，章心波仍然斷斷續續的聽到隣居的投訴，都是與火光和怪服裝的「半夜怪客」有關。

他們常常在半夜時份見到一個穿着奇

裴異服的人出入六嬸的木屋。有時又見火光熊熊。但奇怪的是：六嬸和章心波就什麼都見不到，亦無所覺。

事情就這樣過了一年多，章心波的兒子章日明，竟然長大得比一般嬰兒爲快；人家三歲才學行，他只有歲半已經會走路了。

章心波很開心，也很担心。他曾經請教過兒科專家，但專家也認爲這只不過是十分例外的個案而已。有些嬰兒先天足的，骨骼也硬，自然會較早學會走路。做父親的根本不必大驚小怪。

章心波本來對這兒子多少也感到有些痛恨，因爲有了他才失去了妻子余潔玉。但是日子冲淡了內心的哀傷，時間令他對兒子有了一份深厚的感情。

另一個原因可能有多少迷信，那就是章日明出世後，他在工作上十分順利，目前章心波已位居會計主任的要職，薪金自然也加了不少。

豈料一個晴天霹靂！章心波竟然要吃官司。

他工作的公司有個保險箱，經常有一筆數目頗大的現金存欵，一向相安無事，最近那筆現金突然不見了。經報警調查，他最可疑，因爲鎖匙不但由他管，保險箱亦到處留下了他的指紋。

結果章心波在法庭之上，百詞莫辯，終告入獄。

章心波入獄後，六嬸自感徬徨，因爲她早已失去了工作能力，家中一切開支，只靠章心波那份工作的收入。如今人已在獄中，怎麼會有收入？加上章日明兩歲未到，以後的生活也不知道怎麼過。

六嬸年事已老，但爲了養活孩子和她自己，她仍得四出找工作。可是，像她這把年紀，試問還有什麼工作可以適合她做的？

工作是找不到了，却有個不速之客找上門來。那是以前住在木屋區裏的洪發。但最近已很少見到這個人。

洪發笑臉迎人，還購備了禮物，實在令六嬸　些意外。因爲在此之前，他們素無來往。不過彼此既是隣居　當然也互有認識。只是已有好久不見。

洪發收起臉上的笑容，瞪住床上的孩子嘆一口氣：「孩子命眞苦啊！也虧你老人家獨力去撫養這孤兒。以後你有些什麼計劃？」

六嬸苦着臉：「我這把年紀，即使我肯做，相信也沒有人肯請我吧。何況我去工作之後，試問這孩子又叫誰來理他？」

洪發大表同情地說：「所以我也替你担心。爲將來設想，你也得想想辦法，例如把孩子送給別人，或者可以賺回多少錢給你養老呢！」

「嗯！你的意思是——」六嬸彷彿聽出了弦外之音。

洪發坦白地說：「老實說吧，我很喜歡這孩子，如果你沒有意見，我打算將他收養。」

六嬸這才明白，對方是有備而來。並非只是探訪那麼簡單。

但是有兩件事六嬸不大明白：第一，洪發似乎從未見過這孩子，又怎會喜歡他？第二，洪發的近況，她根本不了解。她只知道洪發年約半百，他也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兒子，爲什麽他還想養多一個孩子？

因此六嬸想想就說：「洪先生，你也明白，孩子是人家的。而且你已有了一個兒子，難道你不怕負累麽？」

洪發笑道：「人結人緣，不知怎的，我見了他就喜歡他。至於他父親方面，我想，將來你要交代也容易。老實說，目前這環境，你怎樣做也沒有人怪得你吧。」

六嬸仍然堅持要徵求章心波的意見。

洪發願意等她消息，同時告訴她：他可以給她一萬元作爲代價。

洪發約定過兩天再來找她。

離開六嬸的木屋之後，一名年青人立刻走到洪發的身邊，問道：「怎麽啦？她肯嗎？」

洪發反問年青人：「你有沒有認錯？可就是他？」

「不會錯的，他一定是外太空人的化身。」年青人說。

原來那個年青人正是洪發的兒子洪文昌。

洪發父子二人就住在山脚下一幢洋樓上層，與山上的木屋遙遙相對，因此洪文昌在他的睡房窗口，可以望見六嬸那間木屋的情形。

洪文昌有一晚半夜裏突然被一陣光綫吸引，走到窗前張望。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當堂嚇了一跳。

當初洪文昌也以爲自己眼花，但再拿來望遠鏡，仔細看清楚，那奇裝異服的人，的確是發出一種炫目的光綫。洪文昌平時對「UFO」已經非常有興趣，此刻更不肯放過。於是晚晚都在那裏等候，希望有進一步的發現。終於他目睹一名嬰兒一再被人在三更半夜帶走。

有一天日間，他親自到木屋去觀察，發覺六嬸和那嬰兒都在屋子裏。洪文昌很奇怪，爲什麽他晚上見到嬰兒被抱走，而六嬸却一無所覺？屋內只有一個嬰兒而已，並無第二個。

終於他找到了一個答案：嬰兒一定與外太空生物有關。那奇裝異服的人一定是外太空人，嬰兒只是他們的化身而已。

太空人晚上趁住六嬸入睡後將嬰兒抱走，可能在天亮之前抱回來。但那時候也許所有的人盡在熟睡中，所以洪文昌沒有看見他們回到木屋裏去。

以後一連幾晚，洪文昌再見不到這情形。

洪文昌左思右想也想不到其中道理。

最近他知道六嬸有困難，便決定做一次試驗，作爲一種投資。他將主意告訴他父親洪發，也表示這是一個好主意，如果一切盡如理想的話，他們這筆錢一定花得很有價值。

洪發是一個撈家，他所賺的錢都不是正路得來的。洪文昌却是他唯一的兒子。自從中學畢業後，便無心升學，也找不到工作做。整天看一些有關外太空生物的書籍，他百份之一百相信這宇宙間有着比人類更具智慧的生物。所以對連夜以來目睹的怪事，也曾作過分析。於是將自己的主意告訴他父親。

現在洪發聽　六嬸的語氣，也有九成把握，只是担心獄中的章心波反對。

父子二人靈機一觸，決定搶先到獄中去探章心波。

×　×　×

章心波的罪名是虧空公欵，但只有他自己明白，這是寃枉。正如他對人說：如果他有那十多萬元，現在就不必爲兒子和六嬸的生活担心了。

洪發父子算得是「雪中送炭」，章心波儘管不認識他們，但聽說是隣居，也感到一陣陣溫暖。後來聽洪發要代他撫養小兒子章日明，更爲之感激流涕。但章心波却要六嬸親自來證明他們的隣居身份然後才肯答允。

洪發父子二人探望過章心波之後，已是心中有數。

他們回去說服了六嬸。六嬸因爲與洪發是舊隣居，又知道他早幾年已發達，遷離了木屋區，所以覺得把孩子交給他，心裏也安樂些，最少孩子也不必吃苦。

在章心波這方面，他因爲牽涉數目太大，十多萬元的賍欵，至今下落不明。他却被判囚兩年。

他心有不服，却又無可奈何。甚至獄中的黑人物也以爲他手上有一大筆錢，常常軟硬兼施地哄他，弄得章心波爲之啼笑皆非。

章心波担心黑社會以爲他有賍欵收藏在六嬸家中，所以趁住六嬸來探監，除了答允將孩子交給洪發寄養之外，還叫她自己小心應付。

自此之後，六嬸暫時可以舒一口氣了，最少像她這把年紀，不必再三更半夜起來服侍孩子。

相反，洪發父子却因爲章日明這小生命而忙個不了。尤其是洪文昌，他更加忙於替章日明作種種檢驗　他發覺這孩子的確很特別。

章日明的脈搏跳動以及心臟，都異乎常人；那雙小眼睛，烱烱生光，簡直令人不敢直視。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有牙齒，也開始牙牙學語。但一計時間，章日明應該未足兩歲呢！

洪文昌早已懷疑他是外太空生物的化身，因此他決定將章日明送到醫院去，作進一步的檢驗。

×　×　×

醫院裏的「X」光室，有洪文昌認識的醫生和專家們。大家的視綫都集中在儀器之上。

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無限的驚奇，因爲那「X」光機根本無法可以替章日明透視。

起初他們還以爲儀器壞了，但經專家一再較調，證明他們的「X」光儀器一切正常。於是，專家又再動手將一些機掣校正！

突然之間「蓬」的一聲！儀器紛紛冒出了火花，嚇得在塲的人手忙脚亂！

室內濃烟密佈，情況一片混亂！

章日明赤條條的在「X」光儀器的鏡頭之前，表現得出奇的冷靜。可惜這時候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因爲儀器洩電，處處失火，各人正忙到不可開交！

洪文昌後來想起那小嬰兒，急忙衝了過去！

但是，章日明却不知所終！

洪文昌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冒此濃烟，四下裏搜索。但仍然不見那孩子的下落。

洪文昌終於被迫，找到街上去！因爲室內的濃烟已令他無法久留。

豈料到了街上，却又令他大大地吃了一驚！

街上圍了好一些人，他們像看街頭表演一樣，正包圍着一個年青人。

那年青人以一幅布圍住了下半身，樣子顯得極之尷尬。

洪文昌定神看清楚，他似乎就是章日明。但是章日明只是一個未足兩歲的小孩子，怎麽可能在刹那之間變得如此高大？

洪文昌猛然想起一些十分微妙的事：到底「X」光的透視，會不會令到一個外太空生物突然發生變化？然則，他肯定就是章日明。

他試叫了一聲：「日明！」

那年輕人竟然回過頭來，望住他。

這時候，街上忙亂成一片，因爲醫院起火，有人正忙於救火！

這些看熱閙的人羣，却以好奇的目光瞪住年青人。

年青人情急之下，却洒開了大步衝過了人羣。他一直朝住街口那邊奔跑過去！

突然有一名軍裝警員，匆匆趕到現塲，連聲問道：「誰？誰敢在這裏裸跑？人呢？」

洪文昌並沒有理會他，尾隨而去，希望可以追上那可能就是章日明的年青人。

但是，年青人雙腿彷彿車輪一般，走起路來實在快得出奇。眨眼之間，他已去得老遠！

洪文昌萬二分焦急：他担心失去了對方的踪跡，立刻揮手截停了一輛街車。

街車司機聽了洪文昌的吩咐之後，也只是僅可見到那年青人的背影！他剛好在前面拐彎！

當街車駛至那處路口時，年青人已不知去向！

洪文昌心有不甘，願付雙倍的車資，要求街車司機將車子在附近兜圈子，希望可以找到他要找的年青人。可惜找了大半天，還是徒勞無功！

×　×　×

六嬸正在木屋裏吃晚飯，突然來了一個年青人，還叫了她一聲：「六嬸！」

六嬸吃驚地回過頭來：「你是誰？」

「我是章日明。」那年青人只有下半身圍了一幅白布，那是醫院裏的物件。

六嬸以爲見鬼，又以爲在發夢。

她吶吶地，瞪住對方：「你……你是日明？」

「是的，慢慢我再向你解釋，先給我找一套衣服。」年青人說。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一陣人聲：是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他們正朝住六嬸的木屋走過來！

六嬸於是回頭望望年青人，年青人有些着急。

年青人問六嬸：「這裏有後門嗎？我實在不想見這兩個人。等會兒請你打發他們走吧！」

六嬸一時手忙脚亂，她還來不及回答，門外已有人敲响了門板。六嬸故意慢吞

吞地問：「誰啊？」

年青人這時候已由後面的窗口爬了出去！

六嬸過去開門，門外出現的果然是洪氏父子二人。他們進了木屋之後，放眼四望，顯然想找人。六嬸先發制人：「你們幹什麼？我那寶貝孩子呢？你們有沒有請個褓姆看管他？告訴你，千萬別教我難做，因爲孩子是人家的。心波不久就要出獄了。」

洪發道：「你放心吧！我們對他也是如珠似寶的，只是不知怎的……」洪發望望他的兒子洪文昌，忽然說不下去。

洪文昌立即接着說：「六嬸，剛才有沒有個年青人到這裏來？」

「什麼年青人？」六嬸反問道，「你們可不是說日明吧？」

洪文昌也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他說：「難道你見過日明那孩子？」

六嬸苦笑：「日明還未够兩歲，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你別開玩笑了。」

洪文昌想了想，覺得這件事已發展到這個地步，也無須再隱瞞了。於是他對六嬸說：「日明已失踪！」

六嬸故意吃驚起來叫道：「你們怎麼攪的？」

洪文昌把醫院中發生的怪事說了出來，然後又正式對六嬸道：「我們一早已懷疑他不是一般人類，所以我們才想辦法從你手上得到他。但是，想不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子。如果你再見到他，記得通知我們，否則你可能後患無窮。」

六嬸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什麼後患無窮？」

洪文昌道：「你這把年紀，一定也聽過鬼怪的故事吧？老實告訴你，他可能是個鬼怪。但我們有辦法對付他，你就未必有辦法。所以你一定要通知我們。」

六嬸也眞的有些害怕起來！

她想了想，幾乎要把剛才的事情說了出來。但回心一想：這對父子也太狡猾，爲什麼不早些聲明？到了現在才對她說了眞相。

她故意喃喃自語地說：「如果心波知道，一定難過死了，怎麼會生個妖怪？」

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最後只好走了！

六嬸目送他們下了山，將木屋大門掩上，回頭已見那年青人正由後窗爬回屋子裏來。他一邊又對六嬸道：「你不要相信他，我不是什麼妖怪，你放心好了！」

六嬸半信半疑地瞪住年青人：「你眞的是日明？」

年青人很認眞地說：「六嬸，我不會騙你，我眞的是章日明，我爸爸叫章心波，否則我又怎會回到這兒來？」

六嬸怔怔地瞪住年青人：「你怎可能有這麼大？日明還不足兩歲呢。」

年青人道：「我也不能向你解釋，是X光透射把我弄得這樣子的。但目前我們要解決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設法把爸爸救出來。」

「你有辦法救他？」六嬸實在也很關心章心波。

「試試吧！」年青人又說：「我們欠你太多了，六嬸，以後我一定要令你好好地生活，吃的是安樂飯。」

六嬸感覺得到他的聲音是那麼的親切，也難免有些感動起來。

本來她無法相信這事實，一個兩歲未到的嬰兒，怎麼可能一下子變成這樣子？眼前這年青人看上去也有二十左右了。

但是他細看他的輪廓、面貌，又分明是章日明的模樣兒。六嬸也不得不暫時相信下來了。

於是她一邊取出章心波的衣服讓章日明更換，一邊跟他商量如何去把他父親救出來。

在另一方面，洪發父子二人返抵了家門。

洪文昌心有不甘地，又站在他睡房的窗前，舉起望遠鏡，瞭望着六嬸那間木屋的情形。

由木屋的窗口望入屋去，洪文昌當堂呆住了！

洪文昌把他父親叫來：「我們剛才被六嬸騙過了，你瞧！他躲在裏面呢！」

洪發原有一套計劃，父子二人要好好的利用章日明，因此他們在這刹那間，心裏既生氣，又興奮。令他們生氣的，自然是因爲六嬸存心欺騙了他們；令他們興奮的，却是他們不但找到了章日明，還親眼看見了令人驚奇的奇蹟——章日明竟然在眨眼之間長大成人了！

洪發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他悻悻然對他兒子說：「你小心監視住他，讓我先出去撥個電話，我有更好的辦法會令那小子聽我們的話。」

洪發跑到客廳去撥電話，只留下洪文昌在房間裏繼續用望遠鏡監視。

木屋那邊，六嬸以萬分驚喜的心情，瞪住章日明。

章日明不但體型長大了，連思想也變得十分成熟。

他對六嬸說：「你一定餓了，讓我下山買些東西給你吃。晚上，我們偷偷進監獄裏去把爸爸救出來。」

六嬸忙道：「不！洪發父子現時正在四處找你，還是讓我去買，你在這裏等我好了。」

六嬸於是獨自下山去！

豈料只到了山脚，就有人從路邊撲了出來，二名大漢不由分說，將她掩咀、抬脚，推進一輛早已預備好的汽車裏。

六嬸連看也沒有看清楚那是什麼人，車子已開走！

×　×　×

「閣閣閣！」門外有人敲門。

洪發父子來了，屋內的章日明還以爲是六嬸回來，忙去開門。當他發覺不是六嬸時，忙着又想把門重新關上，却給洪發一手推住！

章日明與洪發僵持之間，有如角力一樣，很快已分出了勝負！

「轟隆」一聲！洪發身不由主地急急倒後，飛跌出去，那木屋的門頓時也飛脫了，將倒跌在地上的洪發壓住。痛得叫了起來。

洪文昌見狀既驚亦喜。

他驚的是章日明狂性大發！喜的是他的估計沒有錯；章日明果然是外太空生物的化身，否則又怎麼會產生種種無法用常

理去解釋的現象？

事實上章日明也很吃驚，他固然不想落入洪氏父子二人的手上，也担心無意之間傷了洪發。

章日明因此呆在那裏，動也不動！

洪文昌看見他沒有進一步行動，於是對他說：「我們從六嬸口中，知道你很孝心，想救你爸爸出來，是不？」

章日明怔了一怔！他似乎明白了，六嬸去了這麼久，原來已落入洪氏父子的手上。

洪發推開門板，拍拍屁股走過來：「你想六嬸安然無事，千萬別再魯莽，否則我們大家都沒有好處。」

章日明問道：「你們要將六嬸如何處置？」

洪發道：「你乖乖的聽我們的話，保證六嬸平安無事。」

洪文昌道：「你想到監獄去，我們可以帮你。其實老早我們已看中了你。我們合作，你會有許多好處。最少我們對一切環境都比你熟識。所以你最好聽我們的話，切不可再動粗！」

章日明怔怔地望住他們，却不作聲。

洪發道：「我們合作，對你無害，只會有益。但如果你與我們作對，不但六嬸性命難保，你也救不到你獄中的爸爸。」

洪文昌看見章日明軟了下來，心裏有數。

他們一齊回到木屋裏，平心靜氣地坐了下來。

洪發道：「你爸爸是因爲錢而被捕入獄的，所以目前我們就要合作去找更多更多的金錢！」

章日明吶吶地問：「你們到底要我怎樣？」

洪文昌道：「只要你好好的聽我們的話，我保證你有許多好處，例如我們可以帮助你救你爸爸出來，還可以讓你見到六嬸。」

「對了。」洪發在旁也說：「你聽我們的話，對大家都有好處。現在你先跟我們回去，其他事慢慢安排好了。總之以後你過的將會是好日子。」

章日明無可奈何，惟有跟隨着洪氏父子下山去！

洪文昌沿途對章日明照顧周到，尤其是過馬路的時候，更怕他被撞倒；街上車多人又擠，章日明好奇心又重，左張右望的，十足大鄉里出城。

儘管洪文昌小心翼翼，但仍然出了意外。

當他們橫過馬路時，洪文昌看見行人道上亮了紅燈，正想示意章日明停止前進，無奈他已跨步向前。而大路上的汽車，却急急掠過。

洪文昌固然來不及阻止章日明，洪發因爲走得較急，也嚇得額角冒汗。

章日明當時正走在行人斑馬綫之上，看見一輛私家車朝住他衝來，急急又走前兩步；豈料另一列行車綫的一輛車子又一掠而過。

換句話說：章日明這時正處於馬路中心，位於兩列汽車的中央夾縫處。

向前固然會被撞死，後退也一樣會被輾斃。

洪氏父子二人站在路邊，看得心驚胆戰，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轟隆轟隆」的，一連响了幾聲巨响！街上的車子撞作一團。

章日明呆若木鷄，站立在馬路中央。有些司機正指住他破口大罵！也有人直瞪瞪的望住他，顯得無限驚奇。

所有西行的車輛被迫停止了前進，幾輛車子撞得亂七八糟。

有人見到章日明在進退失據之中，用手推翻一輛正由他前面駛過的汽車，因此連累後隨的汽車紛紛連環碰撞。

一個人怎麼可以憑一雙手將一輛正在行駛中的私家車推翻？因此也難怪有些人被嚇得張開了咀巴！

被牽連的大小汽車，最少有五六輛之多。因此，如果要賠償的話，相信這數目可也不少。

於是，洪發父子二人急忙走到章日明身邊，低聲催道：「快走！你闖下了大禍了！」

章日明也被人罵得十分難堪，惟有跟着他們逃走！但是有一名司機心有不忿，在後面苦苦追來！

當初還是三人併肩逃走，但走得幾間舖位左右，已形成了「品」字形，章日明獨個兒走在前頭，只留下洪氏父子二人跟在後面。

章日明雙足彷彿裝上了一副馬達，一陣風似的，轉眼已在街口彎角處消失；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已拚命往前跑，可惜還是無法可以追得上他。

在撞車事件中受到損失的一名司機，仍然心有不甘地追上來。

洪氏父子目睹章日明在那處橫街拐了彎，也跟在後面轉進去！那名司機也尾隨而來。

但是，那司機剛轉了那個彎角，立刻被二名大漢攔住去路！原來他們正是洪發的二名手下。其中一人狠狠地問：「他媽的！你想怎麼樣？想打刧還是想打架？」

司機好漢不吃眼前虧，惟有賠個不是，回頭走！

洪發與洪文昌父子二人悄悄舒了一口氣。

洪發回頭問他的手下：「看見章日明在此走過嗎？那小子已長大得像文昌一樣高大了。」

洪發二名手下神色怪異地，望望上面，又用手作勢道：「較早時我們看見一個年青人匆匆由此走過，就在前面，他竟然像直升機一樣往上飛……」

洪氏父子十分明白他們的心理；二名大漢一方面要對主人交代實情，另一方面又担心他們的主人不相信他們的陳述。

其實洪氏父子不但沒有懷疑，內心還有着莫名的興奮。因此，洪文昌急急追問：「你們見到他飛上了那一處天台？」

洪發二名手下於是指住一幢舊樓：「我們看見他雙臂往上一伸，人也像火箭一樣升了空！然後在那兒失了踪影。」

一干人等於是匆匆登上了那處天台。

但是，那處舊樓天台之上，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那是一幢只有四層高的舊樓，左隣右里却是一幢十多層高的新樓。就在那幢新

樓的七樓一個窗口，有人聲傳出，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洪發等人仰首上望，只見窗口隱約有人正在口講指劃的。洪文昌立刻意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對各人說：「他可能就在那裏，快些跟我上去看看吧！」

× × ×

較早時這座大厦七樓一個住宅單位，浴室內有一位少女正在洗澡，突然見到窗外出現了一個人影，當堂嚇得花容失色，揚聲大叫。

這一叫，立刻驚動了屋內的人，紛紛趕來查看。

在窗口外面出現的人正是有如驚弓之鳥的章日明。

章日明第一次發覺自己會飛，是在六嬸的木屋裏。當時洪氏父子找上門來，日明在焦急中想爬出窗口去，豈料雙臂剛伸向窗外時，人也輕飄飄的騰空而起，竄出了屋外去了。

不久之前，他被人追得緊，在橫街轉角處，情急智生，急忙又將雙臂往上直伸，身體竟然有如火箭一樣，往上升了上去。剎那間，地球好像沒有了地心吸力。

章日明登上了那幢舊樓的天台之後，倚住欄杆，俯首下望，看見仍然有人追來，情急之下，於是又再往右隣一幢十多層高的大厦飛去。

他無意偷窺那少女出浴，但美色當前也總難免多瞥了一眼。這也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那浴室對面並無其他高樓大厦，所以那少女事前絕未想到會有人「偷窺」。她那麼一聲驚叫，立刻引來家人的關懷，紛紛趕來查看；但窗外根本無立足之處，又怎麼會有人出現？

正當這家人議論紛紛之際，突然有人拍門；來者自稱警探。

據說他們正在追捕一名刦匪，又說有人目睹他剛由窗外爬了入來。這一家人才相信少女所言非虛。

但是，這住宅單位之內，所有窗口都加設了鐵枝構成的窗花。所有窗花都是完整無缺，自然也沒有人能由外面入來。

於是那四名自稱「警探」的人，心裏有數，匆匆退出了屋外去。

他們當然不是什麼警探，只是洪發父子和他們的二名手下而已。當時他們也以爲章日明躲到這裏來，但後來聽了屋內人的述說之後，洪文昌一邊吩咐二名大漢分別到這幢大厦的前後門把守住，一邊偕同他父親洪發到天台去。

天台上也見不到有人。洪發有些失望了。

洪文昌見到水箱後面有人影閃動，於是揚聲道：「章日明，不要再逃了，我們是你最忠心的朋友，難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嗎？」

天台水箱後面，果然有人站了出來，他正是洪氏父子要找的章日明。

洪發大喜：「眞是奇蹟！你的確了不起！」

洪文昌道：「跟我們走吧，你已平安無事，只要有我們在你身邊，一切困難將會平安渡過。」

章日明歕住了一陣，終於跟隨洪氏父子離去。

豈料剛落到樓下，洪發見到他的一名手下岑炳正被一名警員盤問。站在一旁的正是那名被岑炳恫嚇過的司機。分明是司機心有不忿而報了警。

洪發担心自己的手下被警員抓去，立刻對章日明低聲道：「快去將那警察打發走吧，那是我們的人。」

章日明於是由大厦裏面走出門外，豈料那不甘損失的司機見了他就指住他對警員說：「他就是一手造成交通失事的罪魁禍首了。」

章日明沒有理會他們，只對洪發的手下岑炳道：「你快些走吧。」

豈料警員對章日明道：「請你也跟我走。」

章日明轉身就走。

警員喝住他，隨即對他採取行動。

「放手。」章日明道，「否則我不客氣。」

警員立刻替他加上了一副手鐐，但是，章日明雙手一分，手鐐變成了廢鐵。

那警員和司機都看得呆住了一陣。

章日明這時看見洪發父子等人已悄悄地乘機溜出了大厦，朝住街口那邊走了過去。

章日明並非關心他們，只是想救他父親和六嬸；萬一跟洪發父子失了連絡，此後又不知道怎辦了。因此，他也加速脚步想追上去。

但是那警員職責所在，又怎可以目送他安然地離去？一聲吆喝，立即拔出了警槍。

「站住！否則我開槍。」

章日明回過頭來，警員追了上去。

他們面面相對！章日明萬二分焦急，他怕失去了洪發父子二人的下落。

章日明情急之下伸手奪槍。

警員手急眼快，「砰」的一聲！開了一槍。

但是，子彈竟然自章日明的身上滑開去了；章日明却担心自己會受傷，仍然將手槍奪了回來，用力一扭，手槍槍管彎曲了。

警員嚇得歕在一旁！他目睹章日明逃向街口那邊，却不敢追。

洪發父子等人，這時正登上一輛房車，那是洪發一名手下開過來接應他們的車子。

洪文昌看見章日明跑步追來，也開着車門，等他上車，然後才吩咐司機匆匆離去。

× × ×

正當洪氏父子等人的房車朝住郊外飛馳而去之際，只見公路上佈下了鐵馬，警方在那兒設下了一個臨時檢查站。車上各人登時呆住了。

「怎麼辦？」洪發問他兒子。

洪文昌想了想，對章日明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落入他們的手上，否則我們就無法去救你爸爸了。」

章日明朝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隨即對洪氏父子說：「等會兒如果他們要截住我們，你們見機行事，立刻開車逃走，不要理會我；我自有辦法擺脫他們。」

洪發等人也知道章日明有的是辦法，自然相信他的話。於是叫人開車過去。

候在警方臨時設立的檢查站的警方人員，離遠見到那輛房車不知何故慢了下來，首先已起了疑心，如今他們與市區總部用無綫電話連絡過之後，知道警方要追緝的車子正是這一輛，因此立即有警員揮手示意，令那房車停下來。

車內五個人絕無反抗意圖。

章日明首先落車，一位警官俯首彎腰，想叫車內其餘四個人也出來。

就在這刹那間，章日明已跨上了一輛電單車，朝相反方向逃去。

公路上雖然架了鐵馬，但警方人員所乘坐的大小車輛，分別停在路旁。其中有一輛電單車剛由一名交通警員開到現場，連馬達還開着未熄，章日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那輛電單車開走。

其他警方人員見狀，紛紛駕車追逐，同時亦有人開槍射擊。

就憑現場上各人肉眼所見，警方人員最少也擊中了章日明背部三槍。

但是他不但未見倒下來，電單車反而越開越快。

由於警方人員的注意力集中在章日明身上，冷不提防，便給洪氏父子那輛房車突圍而去。

洪氏父子等人的房車開向郊外；章日明的電單車則朝相反方向飛馳。

警方人員追了一程，只見章日明突然又把車子開上一處山坡，抄小路逃走。大型警車因此無法開上山，只有電單車才可以衝上去。

警方人員一邊追，一邊開槍射擊，可惜子彈對章日明來說，似乎毫無作用，他的電單車轉眼已開到山後一處叢林去了。

幾輛警方武裝人員的電單車，紛紛包圍過去；但是，當他們到達那叢林後面時，只見那輛被搶走的電單車打横擺在地上，却未見章日明的踪影。

所有趕到現場的警方人員都感到無限驚奇，心想章日明一定逃得不會太遠，於是紛紛分頭展開搜索。他們迅速將那一帶叢林包圍起來，荷槍實彈，步步爲營的，在一些野草矮林之中，找尋章日明。

一名警員突然大驚小怪的仰頭望向天空，驚叫起來：「瞧……他在天空中飛翔呢！」

其他警方人員也紛紛仰望上天空中，果然見到一個人影正在飛翔。

但大部份人因爲角度問題，被樹影所阻，看不清楚。

轉眼間，那人影已飛得無影無踪，因此，警方人員之中也有不相信這世界有會飛的人，而仍然主張在樹林中展開搜索。但曾經見到章日明凌空飛去的人，就認爲這樣只有浪費時間而已。

不管他們怎樣想，章日明這時候已飛越樹林，朝住公路遠處飛去。

章日明居高臨下，沿住公路一帶俯首下望，他希望發現洪氏父子他們那輛汽車。但是公路之上，汽車多得難以勝數，種種式式，有大有小，又來又往的，看得他眼花繚亂。

章日明想低飛一些，又怕驚動更多人。他內心萬二分焦急。

突然間，一架直升機出現在天空中，就在他後面不遠處的天際。

那是警方派來的直升機，章日明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急忙往一處樹林低飛。

那處樹林接近一處小村莊，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往那條繁忙的公路。

章日明仰首上望，只見那架警方的直升機正越飛越接近他。

章日明惟有下降；他降落那叢樹林之內，仍然望上了天空中。

直升機在盤旋，分明正在搜索他的下落。

他担心警方的地面部隊遲早也會找到這兒來，於是急急奔出了那一座樹叢，來到了小路附近。

小路旁邊，停放着一輛小型貨車；貨車的車卡裏面，堆放着一些農作物。章日明靈機一觸，立刻攀登上去，藏身於一籮籮的農作物之間。

直升機越飛越低，機師正找尋一些適當的地點降落。

章日明心裏想：如果讓他們搜到這邊來，發覺他只是遲早事。

他不想束手就擒，因此他想獨自把車子開走。

但是，就當他探首往外望時，車子前面正有一個人走過來。

章日明急忙伏下了身子。

那人吹着口哨，態度十分輕鬆。

那人原來是這小貨車的司機，他登上了車頭司機位之後，立即把貨車開走。

章日明發覺小貨車朝住大路那邊開過去，他担心又再遇上警方設下的臨時檢查站。

軍警的直升機不斷在頭頂出現；公路上警車的號聲「嗚嗚」地响個不停。

章日明躲在小貨車之上，忐忑不安。他找不到洪氏父子，也無法再見到那輛房車，以後如何去救六嬸和他父親章心波？

軍警正在各處搜捕他，萬一他被捕，當然有麻煩。就算洪氏父子二人落入警方手上，章日明也不想。因爲接觸不到洪發父子二人，他就不知道六嬸的下落。

這輛滿載着農作物的小貨車，開始轉入一條分岔小路去！不久之後，就停了下來。

司機跳落車子，揚聲叫道：「杜伯，有什麼東西要送到市場去嗎？」

但是那邊似乎沒有反應。

陣陣狗吠之聲，這兒可能是一些農村地方。

章日明正探首外望，發覺路邊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司機背後，突如其來地大聲吆喝：「喂！你幹什麼？」

司機果然給她嚇得一跳。

「阿蘭，怎麼是你？」司機的臉上很快就擠出笑容來，「你爸爸呢？」

「我怎麼知道？」那頑皮的農家女，看上去只不過十八九歲左右，「我剛從市場回來，給警察截住查了大半天，悶死我了。」

司機怔了一怔，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天曉得。」農家女聳聳肩。「也許又是城裏發生了大刦案吧！總之那兒有許多軍警，等會兒你到鎮上市場去也得格外小心。」

「怕什麼？」司機理直氣壯地說：「你們有東西送上鎭去嗎？」

「沒有，我剛去過了，爲什麼你這麼好心？」

「我只不過順道而已。」

「順道？」農家女做了一個鬼臉。「其實你想討好我爸爸才是眞的。無論怎樣，我也得告訴你，小劉，我不會喜歡你；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那個叫小劉的年青人苦笑一下：「眞是好心得不到好報。」

章日明聽得清楚，他心裏想：如果再躲在這貨車裏，等一會兒可能給警察找到。因此，他悄悄跳了下去，躲向路旁一處矮林後面。

小劉把貨車開走了。

章日明思想着他應該怎樣做：逃向大路，還是躲進農莊去？

突然之間，背後有些硬物抵住他的背脊：「乖乖的擧起你的雙手！切勿輕擧妄動。」

章日明本來就有如驚弓之鳥，自然不敢回過頭去。

背後傳來一陣嚦嚦鶯聲：「你是什麼人？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

章日明這時候才想起，剛才那個農家女剎那間消失在視綫之內，原來是走到樹林中來了。他怔怔地說：「你別担心，我不是小偸也不是賊，只是過路的。」

「別裝蒜了！」那少女在後面道：「我早巳發現了你的行踪，你躲在剛才的小貨車上，然後又偸偸跳了下來，我都一一見到了。」

「嗯——」章日明呆住好一陣！因爲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好吧！」少女的聲音忽然放軟了！「告訴我，你是從那兒來的？」

「由城裏來的。」章日明道。

「那麼，一定是警察要找的人了。對吧？」少女又問道。

章日明支吾着。

那邊忽然有人走過來！少女從後面拍拍章日明：「快些伏下來！快，別讓他們看見。」

其實章日明也正想如此，只是不知道那少女爲什麼也要躲起來而已。

有幾個鄉民由外面的小路走過。

這時候，章日明才看得清楚，那少女的手上沒有握着任何武器，只有一枝竹竿而已。

少女和他一齊伏在一叢矮林後面，他們面面相對，以待鄉民們走過。

「你叫阿蘭，是不？」章日明怔怔地問。

少女點點頭，低聲回答：「你怎麼知道的？」

「我剛才聽到你們的談話。」章日明開始感覺得到，對方根本對他沒有惡意，因此他的心情也頓覺輕鬆了許多。

那幾個鄉民走過了。農家女阿蘭道：「你可是一名逃犯？」

「不！我保證不是逃犯。」章日明道：「這只是一場誤會，如果你能帮帮我，我回頭會向你解釋，而且一定會好好的報答你。」

章日明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剛才那幾名鄉民的談話，以及眼前所見而發。原來小路盡頭處，靠近公路那邊，正停了一輛警車；車上警員正與鄉民們交談。

剛才鄉民們巳談及警方正到處展開地毡式的搜索，現在警車又在路口出現，所以也難怪章日明担心。尤其是當他看見警車沿住小路進來時，他忍不住問阿蘭：「怎麼辦呢？請你讓我躲一陣好嗎？」

農家女阿蘭果然大興同情之心，用手往後面樹上一指：「你會爬樹嗎？」

章日明靈機一觸：「我想我會的，你先爬上去吧！」

阿蘭於是帶着章日明到後面樹林中去，警車的馬達聲則隱約在樹林外面的小路傳來。

章日明跟隨阿蘭來到一棵大樹下面，阿蘭回頭對他說：「這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警方搜進樹林中來，包保也可以安然避過。」

說完，阿蘭像猴子一般，轉眼之間巳爬到了樹頂之上去了。她有點洋洋自得，因爲女孩子在體力方面到底是較爲吃虧的。現在她却可以在一個男子面前揚威，自然感到有點了不起。

但是，當阿蘭掉頭往下望時，竟然不見了章日明。

本來她想揮手示意叫他也照樣爬上來，爲什麼他人也不見了？奇怪！

阿蘭正感到萬二分驚奇之際，她的頭頂之上却有人在低聲招呼她：「你在找什麼？」

阿蘭不知道章日明會飛的，只以爲他爬得比自己更快而已，登時嚇得張大了咀巴！

她怔怔地說：「我看你樣子這麼老實，裝起蒜來半點破綻也看不出。」

章日明道：「我幾時裝蒜？」

阿蘭道：「剛才你分明表示不大會爬樹，但爬起來却比我快了許多。」她又不高興地嘟着小咀說：「未來我打算帶你到一處安全地方躲起來，包保警方找不着你的下落。但現在——哼！」

章日明放眼下望，只見另外一輛警車也正開入村子裏來。車上滿載了警員們。他萬分焦急，抱歉地說：「我沒有騙你，我實在不會爬樹，但我會飛。我不想落入他們手中，請你帮帮我忙吧！」

阿蘭差些兒忍不住笑了起來：「你會飛？……嗯！」她面上的表情頓然變得怪異：「你……你剛才說什麼？請你再講一次！」

章日明沒有留意她面上的表情，只見到小路上的警車和警員就感到忐忑不安。

他哀求着說：「看情形，警方可能搜進樹林中來，請先帶我到安全地方再慢慢向你解釋好嗎？」

阿蘭正在猶豫。

但下面巳傳來人聲；有一名警長帶了幾名荷槍實彈的警員入來。「大家小心點，聽說那傢伙身手不凡，還會飛呢。」

阿蘭這才想通了，往上一指，雙手攀住一根樹籐，隨即往另一棵樹飛蕩而去。

阿蘭身形輕巧，看得章日明呆住了一陣。

章日明雙臂一伸，人也凌空飛去。

警方人員雖然巳進入樹林之內，但樹影婆娑，下面的人根本見不到這上面的情形，只聽到樹葉沙沙作响。

阿蘭像個女泰山一樣，樹過樹，籐過籐，轉眼間巳到了一處樹頂，那兒上面有一間茅屋，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型雀巢，十分有趣。

阿蘭以主人的身份招呼章日明。「這是我的安樂窩，平時沒有人能到這裏來，你算得上是我的第一個客人。你可知道要成爲這裏的客人絕不容易嗎？第一，他必須有點本領，否則好容易跌死？第二，他必須守口如瓶，不能將這裏的秘密告訴別人。」

章日明笑道：「我担心的只是你，事實上我的秘密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那麼，我們就來一個君子協定吧！」阿蘭伸出手來，跟章日明握了一下：「我讓你利用這裏作爲臨時避難所，但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章日明接着說：「我會保守秘密之外，還會感謝你，以後我會好好報答你。」

阿蘭一邊搬出了一些水果招待客人，一邊說道：「我對你能飛的事巳不再懷疑，但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逃避警察？」

章日明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實在不想多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了？」阿蘭瞥了章日明一眼。「你就是傳說中的超人，城裏有人見到你推翻汽車，扭曲警槍，以及會飛，當初我也不信，現在當然信了。」

「嗯，」章日明一邊吃着生果，一邊吶吶地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

阿蘭又說：「我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是個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也有點反叛性，所以，我很希望你也對我坦白說出一切，說不定我會帮你呢！」

章日明仍然有些猶疑，但終於也經不起阿蘭的催促，將他的遭遇約略地說了一遍。

阿蘭吟沉道：「這麼說來，那洪氏父子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你這個人也眞糊塗，竟然不分皂白。」

章日明道：「不管是好是歹，最重要的，還是救出六嬸和我父親，但是現在，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找到他們。」

阿蘭想了想，靈機一觸。「我有辦法，只要你肯冒一次險，他們肯定會出現在你的眼前。」

阿蘭把辦法說出，章日明認爲不妨一試！二人商量好之後，就先後離開樹頂，到樹林下面去，章日明很快就給軍警包圍住！

（未完）

海南俠隱記

。本文承自第94頁。

大廳上自孫昌敗走後，鐵臂猿張黑虎力敵飛雲熙官兩人，抖擻精神，展出絕技；飛雲幾次鞭打劍刺，剁在他的臂上，像擊中金石一般，心裏暗暗稱奇，怪不得有鐵臂猿的稱號。

不久，甬道走出張達、趙四爺、馮術士等三人來，圍着飛雲熙官廝殺。張黑虎見援兵巳到，奮力向飛雲襲擊，漸逼漸緊，飛雲熙官苦鬥了一夜，筋力巳疲，究竟年事巳高，看看手法漸慢下來。

忽地窗間一度白光，直衝下來。鐵臂猿叫聲「不好！」身旁的張達，馮術士兩人巳滾下頭顱來，鐵臂猿擧臂一擋，火星射出。

飛雲一看，謝贊標洪秋兒兩人巳出現窗上，第二回劍光又再襲來，趙四爺立刻喪命。

鐵臂猿殺得性起，躍高數尺，把手上刀投向白光裏，但聞敲擊一聲，迴旋刀撞到刀上，一齊跌下地來。謝贊標大吼一聲，雙目迸出火來，縱身從窗口躍下，一刀向鐵臂猿劈落，當堂在膊上斬入數寸。鐵臂猿受傷後，飛雲乘勢將短劍直刺他的胸膛，鮮血直冒。他狂叫一聲，一手掩住傷口，像瘋魔了一般，凌空縱起，直逃出三人包圍。

洪秋兒趕前拾回迴旋刀，即見鐵臂猿閃電般躍到廳中圓柱底下，坐馬運力，雙手抱着圓柱力撼幾下，一時天崩地裂，一座巍峨佛閣，如地震一般搖搖欲墜，牆垣殿瓦，飛沙走石，處處裂陷。

飛雲說聲「厲害！」馬上奔到另一圓柱，力抱支持，全間危樓因此不致瞬即塌下。

各人正徬徨當中，巳經見到鐵臂猿出盡狂力，終把圓柱摧折，在這一剎那間，飛雲大呼「快走！」眼見贊標秋兒隨着熙官之後，正如一雙乳燕跟住母燕從水窗穿出。

飛雲還在廳內，見孫昌上前想力阻張黑虎，突然給他曲臂撞出，孫昌倒下地來。鐵臂猿狂笑幾聲，如癲如狂，又走到飛雲支持的圓柱來，雙臂一推，瓦上如雷響，樑木紛紛跌下。

飛雲知不是頭路，一手挾起孫昌，流矢一般竄出，剛穿出窗口，還未着地，這一座崇樓傑閣巳全間倒塌下來，一時烟塵滾起。

飛雲叫一聲「險極！」先把孫昌放下，望向山門外面，洪熙官父女和謝贊標正站着替自己担心，見他連孫昌也挾了脫險，不禁欣幸。鐵腿孫昌給飛雲救了性命，自有一番感謝，不在話下。

這時，天色大明，鷹眼彪巳經把廟裏的伙工道人拘在一起，那些被誘進廟來的婦女，除了巳被壓斃之外，都一律遣返家中。

胡繼祖也押着花背子到來，熙官命帶到鷹眼彪處囚禁，將來有他的用途。大家下山共慶成功，又嘆鐵臂猿張黑虎臨終還下此毒手，如果大家遲走一步，便可能同歸於盡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黃白石・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派丁盛跟踪黑劍門的人，直到初更，仍不見回來。包天成，萬壽山兩位正副指揮，覺得事不蹊蹺，便率同王榮親自出馬，同去追尋丁盛的下落。他們按照丁盛沿途留下的暗記，到徐州府衙門前附近，已無暗記可循。於是便向府衙打探，不論明查暗訪，均無所獲。只得返回鏢局，將經過情形告知斬情女。斬情女以事態嚴重，即夜訪高空雁，請教如何處理。高空雁示意稍後着韓二將意見送達。斬情女離開後，纔走訪林成方，她認爲高空雁決非先天啞巴，可能因某種原因而故三緘其口，望林成方協同探出其根由……

殺手本無情　美色豈能動

中午時分，那人如約而來。

他換過了衣服，一身淡灰色絲綢長衫，足着逍遙福字履，手中搖着一柄摺扇，緩緩行入了四海鏢局。

包天成等早已在廳中等候。

除了包天成外、萬壽山、吳恒等人，都雲集廳中。

斬情女帶着田昆，也匆匆趕了來。

灰衣人行入廳中，抱拳一個長揖，道：「有勞諸位等候了。」

林成方道：「咱們不必客套，我們想知道，老丈是否帶來了三尺金童丁盛兄弟？」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我好像沒有答應過要帶人來，是麼？」

萬壽山道：「對！不過，老丈答應了要給我們一個消息。」

灰衣老者道：「是！老朽就是帶消息給諸位來。」

包天成道：「在下包天成，不知兄台怎麼一個稱呼？」

灰衣老者道：「包總鏢頭，在下幸會……。」語聲一頓，接道：「老朽程四……。」

包天成接道：「程四……程四……。」

灰衣老者接道：「這十年來，老朽已經把過去的埋掉，我現在是程知府的老僕程四，這個名字，程府中上上下下都知道。」

包天成道：「哦！」

程四笑道：「所以，也不用追根究底，查明老夫昔年的出身來了。」

萬壽山道：「老夫也有難言之隱，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林成方道：「丁盛現在何處？」

程四望望天色，道：「諸位，現在可以回去了……。」

斬情女接道：「到那裏？」

吳恆道：「大白天，總不能到知府衙門中下手刦人吧？」

程四道：「不用到知府衙門，諸位立刻派人趕到南門口處。」

斬情女道：「南門口處幹什麼？」

程四道：「老朽只知道今日午時左右，他們要把人送出徐州城，走南門，至於用什麼方法把人帶走，就非老夫所知了。」

斬情女道：「那人是不是丁盛？」

程四道：「是，老朽聽到他們說是一個形如孩童的人，丁盛不是個眞的小孩子吧？」

斬情女道：「他今年十九歲了，但看上去，像十一二歲的人。」

程四道：「那大概不會錯了，老朽只知道他們中午要運人出去，但用什麼方法，老朽就不知道了。」

斬情女道：「只要消息不錯，我們自會留心。」

程四站起身子，道：「老朽告辭了。」

包天成道：「程兄，要不要喝一杯水酒再走。」

程四道：「此非其時，老朽還不能讓他們生疑，以免拖累到敝東主。」

起身向外行去。

望着程四的背影，斬情女皺皺眉頭，道：「這人的話，是否可信？」

萬壽山道：「不管他是否可信，咱們都不能大意，他有住處，只要是騙了咱們，咱們自會去找他。」

斬情女道：「他如說得不錯，咱們也該準備了，他們有一百種方法，可以把丁盛運出城去，咱們得小心一些才行。」

田昆突然接口說道：「他們爲什麼一定要走南門呢？爲什麼不走北門？」

斬情女道：「可能是南門外面，他們早就佈下了接應，這倒不用多疑。」

田昆道：「姑娘，這件事，咱們要多作一些佈置。」

斬情女道：「不勞田兄費心，我已經作了安排。」

包天成道：「什麼安排？」

斬情女道：「我已經派去了陰陽雙劍，暗中監視程四。」

田昆笑一笑，道：「那兩個人，還能追踨別人麼？只怕一下子就被人發現了。」

斬情女道：「陰陽雙劍，粗中有細，不用擔心他們會被人識破身份。」

包天成道：「四海鏢局，也有了佈置，這一路，我們已經派出了三十個趟子手，化裝成各種不同的身份，沿路接應，監視。」

斬情女道：「那就好，但不知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包天成道：「我們也立刻出動，爲了方便，大家最好能改扮一下。」

林成方道：「對！在下亦有同感。」

羣豪立刻行動。

斬情女繞到了高空雁的住室，停了片刻，却沒有敲門，就無言離去。

她想到了四海鏢局中人，十走七八，如若高空雁也被自己拖出去了，萬一黑劍門中有人找了上門來，留守的趟子手和鏢師，豈不是全無保障了。

南門距離知府的衙門最近，這也許是他們選擇出南門的原因。

包天成等很快的佈置好了人手，由知府衙門到南城門，都有監視之人。

但重點，仍然佈在南門內外。

監視程四的人，已有了回報，他一直回到了知府的公館。

這時，街上行人已多，入城的人，連綿不絕。

好在早上時間，入城的多，出城的人少。這就對他們監視工作，有了不少的方便。

忽然間，一輛馬車，向城外行去。

趕車的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子。

包天成、王榮、吳恆，守在城內，中間有四個趟子手，來回出入，傳遞消息。

城外面也守了三個人，是林成方、斬情女和田昆。

萬壽山和石一峯帶了兩個精明的趟子手，守在一道岔路口處。

自然，他們都經過了改扮，以各種適合情景的身份守在當地。

王榮看到了那輛馬車，立時迎了上去。

馬車的行速不快，王榮很容易攔到了馬車前面。

趕車的老人留着花白的山羊鬍子，笑一笑，道：「這位大爺，你擋住路了。」

王榮現在扮成了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長衫。抱抱拳，道：「老丈，在下希望搭一個便車。」

趕車的搖搖頭，道：「朋友，這個不太方便，車廂裏有病人。」

王榮道：「有病人？什麼樣的病人？」

趕車老人道：「一個婦道人家，大夫說，不能讓風吹着，所以，這篷車，都佈置的很嚴密，不能讓病人吹風……。」

王榮接着道：「與人方便，對己方便，老丈……。」

趕車的老人歎口氣，道：「老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閣下難道還不相信。」

王榮笑一笑，道：「老丈，能不能讓我看一下？」

趕車老人道：「公子，這個萬萬不可。」

但王榮已經行近了篷車，一伸手，掀起了垂簾。

果然，車中躺着了一個中年婦人，蓋着被子，露出了一個腦袋。

雖然是一瞥之間，但王榮已瞧得十分清楚，那確是一個女人。

迅快向後退了一步，王榮緩緩說道：「老丈請吧！」

趕車老夫臉色變得很陰沉，口中念念有詞的趕車離去。

王榮退到了路側包天成的身邊，道：「總座，車中是一個女人。」

包天成道：「坐着，還是睡着？」

王榮道：「睡着的。」

包天成道：「她眞的有病麼？」

王榮道：「一臉病容。」

包天成道：「他們會不會把三尺金童改扮成那個樣子？」

王榮道：「身材、神情，都不像。」

包天成道：「你看得很清楚麼？」

王榮道：「屬下自信沒看錯。」

包天成道：「咱們不能冒這個險，我已經傳出令諭，把他們留下，再仔細瞧瞧。」

王榮道：「總鏢頭高明。」

談話之間，忽然行過來五個人。

這五個人，兩個挑着四個大木箱，兩個推着鷄公車，車兩邊的木架上，都放着大麻袋，也不知裝的甚麼貨物。

另一個，背着一個大布袋，五個人，一齊到了城門前面。

這件事很麻煩，他們一行五人，勢必要五個人，才能一次攔阻他們。

王榮一閃身，行了過去，攔住了五個人，道：「五位，帶的甚麼東西？」

那走在最前面，挑着兩個大木箱的人，冷冷說道：「你是幹什麼的？」

王榮笑笑地道：「我是想買閣下木箱中的東西。」

挑箱子大漢笑道：「你可知道，這木箱中是甚麼東西？」

王榮道：「所以，我要看看貨色，是不是我要買的東西？」

挑箱大漢道：「你這人講不講理，咱這木箱中的東西不是賣的，你一定要買，咱也許會賣給你，看貨樣麼，用不着了。」

兩個人在爭吵，那推鷄公車的，却推起車子，向前行去。

王榮想攔阻，却被另一個挑木箱的大漢，一橫身，攔住了去路。

包天成一皺眉頭，道：「上！」

兩個經過改裝的趟子手，並排行了過來。

蓬然一聲，撞在了鷄公車上。

那鷄公車經此一撞，木車蓬然倒了下去。

兩個趟子手，急急說道：「對不起，對不起！」

一面伸手，把撞倒鷄公車扶了起來，借機會，摸一摸麻袋中的東西。

發覺了兩個麻袋中，都是大米。

另一部鷄公車，却又突然向前行去。

包天成只好親自出馬。

雙手並出，按住鷄公車兩側的麻袋上面。

內力透出，暗勁直衝入麻袋之中。

兩個大麻袋中，也都是裝的大米。

那推車的大漢，臉色一變，道：「老鄉，你這是找麻煩麼？」

包天成笑道：「對不住啦！老鄉。」

站起身子，向一側走去。

那身背大布袋子的大漢，突然繞過了包天成，向城外行去。

包天成這一次，倒未攔阻。

王榮右手按在木箱子之上，冷冷說道：「朋友，瞧瞧嘛。」

那大漢一屁股坐在木箱上面，道：「不行，價錢談不好，不能打開箱子。」

王榮冷冷說道：「朋友，你眞是唱做俱佳啊！」

左手一伸，打開了另一隻箱子的木蓋。

目光到處，不禁一呆。

原來，那是滿滿一箱子的細瓷碗盤。

那大漢急急叫道：「小心一些。」站起身子，急步奔了過來。

王榮手脚快，右手一伸，打開了另一個木箱蓋子。

凝目望去，只見那木箱之內，也裝滿了一箱細瓷。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道：「朋友，好做作，你請吧！」

那大漢口中嘰哩咕嚕說着話，人却擔起了木箱，向外行去。

另一個大漢的木箱，也被兩個趟子手打開瞧過，木箱中也裝的細瓷碗盤。

現在，只餘下那一個背着大布袋的人，還停在那裏。

王榮吁一口氣，行了過去，笑道：「朋友，事情你都瞧到了。」

那大漢嗯了一聲，道：「是，瞧到了。」

王榮道：「咱們要找一個人。」

那大漢道：「人如裝在木箱裏，豈不是要活活悶死。」

王榮道：「如是裝在布袋中呢？」

那大漢道：「像我這個布袋，還可以透風，如果裝個人，大概還不致於悶死。」

王榮道：「好啊！閣下這布袋中，裝的是不是人？」

那大漢道：「說是人麼，可惜已經不能吃飯、說話，如若說他們不是人，只好說他們是神了。」

王榮道道：「這話怎麼說呢？」

那大漢道：「咱們鄉下人，拙口笨音的，只怕說不清楚，你們怎不打開布袋子瞧瞧？」

王榮道：「方便麼？」

那大漢道：「談不上方便，但看樣子，如不讓你們打開瞧瞧，只怕很難通過這一關。」

王榮道：「哦！」

那大漢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在下跑生意，一向很識時務。」

用不着王榮吩咐，一個趟子手，已經打開了布袋。

只見一個布袋全都是細瓷燒成的神像。

王榮怔了一怔，道：「朋友，你是幹什麼的？」

那大漢笑了一笑，道：「下個月起，徐州縣城四郊，連着有近兩個月的廟會，輕易不肯出門的大姑娘，小媳婦，都會趕廟會玩玩，一年也難得遇幾次。」

王榮道：「哦！你這袋中一共裝了有多少神像。」

那大漢道：「不多，不多，不過有一百二十多個罷了。」

王榮道：「那能值多少銀子？」

那大漢道：「如果運氣好，說不定可以賺個三五十兩，够我混一年了。」

王榮歉然道：「咱們打攪了老兄，你請便吧！」

那大漢笑一笑，問道：「你閣下是作生意的？」

王榮道：「不錯。」

那大漢道：「不知道作的那一行。」

王榮道：「大生意，綢緞批發。」

那大漢道：「好啊！小的這裏，有一座財神像，你老兄可以留下。」

也不管王榮是否同意，伸手拿出了一尊財神像出來，笑道：「你瞧瞧怎樣？」

這實在是一座塑造的很好的財神像，彩色鮮艷，栩栩如生。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心中暗道：「我打攪了他半天，讓他敲上一記，倒也是應該的。」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一尊神像要多少銀子。」

那大漢道：「平常人買，不過一兩銀子，你大東家買，這個……」

王榮笑道：「五兩銀子如何？」

那大漢道：「五兩銀子，太多了一些。」

王榮摸出一錠五兩銀子，遞了過去。伸手接過神像。

人的內心之中，對神像都有一股子尊敬，沒有人會想到，一個人會借神像動手，暗施算計。

王榮太大意了。

就在他接過神像之時，突然感覺到右手一麻，不禁心頭一震。

雙手立即急縮，財神爺拍的一聲，跌落在地上。

王榮疾退三步，抬頭看去，只見右手的中指上，泛起了一片青紫。

毒傷，一種很奇烈的毒。

眼看到中指上一股黑氣，不停的向手臂上伸延。

包天成飛奔而至，伸手點了王榮右臂上三處穴道：「快些運氣迫住毒氣，不能再要它向上延伸。」

王榮心中氣怒已極，氣得忘記了運氣防止毒氣蔓延。

包天成疾快的一閃身，縱落到那大漢身前，冷冷說道：「世上有些人扮豬吃老虎，閣下就是那一種人了。」

右手一探，疾向那大漢手腕上扣去。

那大漢右手一縮，向後退了一步，冷冷說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在官兵面前，你們還敢殺人不成。」

包天成道：「我們不敢殺人，不過，我們要捉拿兇手。」

這是靠近城門的地方，確有四個官兵，守在城門口處。

包天成早已打通了關節，官兵對這些事，

看到裝作沒有看到。

但那大漢一叫，衆目睽睽之下，守在城門口處的官兵倒是不能不管了。

兩個官兵，手中執着紅纓長槍，急步奔了過來，道：「什麼事？」

包天成道：「這位老兄殺人。」

那大漢道：「我沒有。」

王榮左手捧着右手，道：「在下就是被害人。」

兩個官兵同聲喝道：「好小子，你敢在官兵面前，出手傷人，這還得了。」

大概這麼喝叫了兩聲，替自己也壯了不少的膽子，直向那大漢撲了過去。

那大漢急急嚷道：「我沒有傷人，我沒有傷人……。」

一面叫，一面回頭跑去。

他一跑，兩個官兵的膽子更大，放腿就追，一面還大聲叫道：「抓住他，抓住他。」

可惜，那個人跑得很快，一眨眼間，就跑得沒有了影兒。

兩個官兵苦苦的追，轉過了兩個彎子，人已經追得不見了影兒。

包天成才霍然警覺，上了人家的大當，那大漢身手很快，這兩個官兵，如何能追得上，如是包天成自己追，那大漢決逃不掉。

兩個官兵追過了兩條街，才繞了回來，一面喘氣，一面說道：「沒有抓到，讓那個小子給跑了。」

包天成道：「有勞兩位了。」

兩個官兵笑一笑，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包天成回身行到了王榮身前，低聲道：「老弟，傷得怎麼樣？」

王榮道：「一種很奇怪的毒性，只怕不是一般的解藥能够解得。」

包天成道：「給我瞧瞧。」

王榮伸出右手，只見右手中指上，有一點黑色傷口，流着黑色的血。

那說明了，這是很奇烈的毒性。

包天成臉色一變，道：「老弟，快去找易姑娘，看看她有沒有醫療這些毒性的藥物。」

王榮道：「不要緊，多謝總座賜助，毒性已阻於手肘以下，所以，你不用擔心，大不了斬下這條右臂。」

包天成道：「斬下這條右臂，怎麼還能施展你的霹靂刀法。」

王榮道：「總座，要保命，還談用的什麼刀法。」

包天成道：「不要說下去了，快去找易姑娘。」

斬情女就守在南門外面一個交岔口處，王榮很快找到了她。

看王榮抱着右臂，斬情女已經先開了口，道：「你受了傷？」

王榮點點頭，說道：「在下中了毒刃的暗算！」

斬情女急道：「什麼樣子的毒刃，快請說明。」

王榮道：「好像是毒針一類的兵刃，在下的手背上，中了一記。」

斬情女道：「給我瞧瞧。」

王榮伸出了手臂。

斬情女看了一眼，道：「王兄，小妹無法瞧出來，那是什麼所傷，只是我身上帶有醫毒之藥，能不能醫治好你王兄身受毒傷，小妹可沒有什麼把握。」

王榮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我王某，不會把生死事看的太重。」

斬情女伸手由懷中，摸出了兩粒丹藥，道：「王兄，快服一粒。」

王榮接過丹藥，一口吞下。

斬情女已然用口嚼碎了另一粒丹藥，塗在了王榮的傷處。

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名譽不好，但你如接近了她，就會感覺到如沐春風，對人是那樣細膩、熱情。

更妙的是，斬情女身上之藥，竟然是對症之藥，服用之後，立時感覺着一股熱流，由丹田緩緩升起。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王兄，藥還對症吧！」

王榮道：「多謝姑娘，在下已然感覺藥力強大，正把毒性排出體外。」

斬情女道：「那就好，你運氣調息一下，我替你護法。」

王榮點點頭，轉身行入一座小廟，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斬情女四顧了一眼，招過來一個趟子手，吩咐了幾句話，就守在了王榮的身側。

這處三岔路口，有一座小土地廟，斬情女就守在土地廟門口處。

她雖然有些玩世不恭，但對任何事，却很負責。

王榮坐息了大半時辰，一切都在平靜中過去。

斬情女的藥物對症，王榮的內功基礎也不錯，大半個時辰調息，出了一身大汗，毒性已全被排出體外。

王榮站起了身子，高聲說道：「多謝姑娘賜藥。」

斬情女道：「不用謝我了，是你的運氣好，我帶這幾顆藥丸，剛好對了路。」

王榮笑一笑，道：「不管如何，姑娘對在下總算有救命之恩，在下理應一謝。」

斬情女道：「不用謝了……。」

語聲一頓，接道：「王兄，有一件事，只怕咱們受騙了。」

王榮道：「沒有找到三尺金童？」

斬情女道：「我們截住了所有的可疑人物，只要能够藏人的地方，我們都找得很仔細，但却沒有找到三尺金童的影子。」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再找去。」

這時，林成方正快步行了過來，接道：「現在天色還早，等一會再說。」

斬情女道：「別說咱們是對付黑劍門了，就算是對付一個普通的人，像這樣大張旗鼓的幹法，只怕他們也早已經得到了消息，現在不來，只怕不會再來了。」

林成方笑道：「易姑娘，只要三尺金童丁盛還留在徐州城，咱們的機會就大了不少。」

斬情女道：「林兄，小妹擔心咱們如是逼得太緊，他們可能會殺人滅口。」

林成方呆了一呆，道：「殺人滅口？」

斬情女道：「是！殺人滅口。」

林成方道：「這倒也是，不可不防，不過，在下的看法，咱們這麼大張旗鼓的一找，可能會保住了丁盛的性命。」

斬情女道：「怎麼說呢？」

林成方道：「他們本來不知道丁盛的價值有多大，但是現在他知道了，殺了他，自然沒有留下他有用！」

斬情女點點頭，道：「這倒有理。」

兩個人談話之間，瞥見一個肩着鐵鋤的大漢，直行過來。

那是個足着草履，身着黑衫，腰裏繫着白布腰帶的大漢。

一眼看去，那就是一個種田人的樣子。

那人走到了斬情女，林成方的身前，放下鐵鋤，道：「諸位是四海鏢局中人吧？」

林成方道：「不錯，閣下是……。」

黑衣人接道：「在下是小脚色，不用通名報姓了。」

斬情女道：「你是黑劍門中人？」

黑衣人答非所問的道：「你們是不是在找一個小孩子？」

林成方道：「嗯！你有消息？」

黑衣人道：「正正經經的消息，閣下先瞧瞧這封信吧！」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封書簡，遞了過去。

林成方伸手接過，却轉給了斬情女。

斬情女隨手拆開了書簡。

只見上面寫道：「丁盛已入余掌握，生死在余一念之間。」

只有這麼兩句話，下面也未具名。

皺皺眉頭，斬情女道：「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黑衣人笑道：「這是敝上的聰明之處。」

斬情女道：「連一封信，寫得叫人看不懂，你倒說說看，他有什麼地方聰明。」

黑衣人道：「姑娘看不懂這封信，那是因為餘情藏在本人的口中，敝上擔心，姑娘一怒之下，出手把在下殺了，所以，重要的事，都將由在下口述奉告。」

斬情女道：「好！你說吧！丁盛是怎麼回事？」

黑衣人道：「丁盛現在敝上手中，隨時可以取他性命。」

斬情女道：「就這樣簡單麼？」

黑衣人道：「自然，諸位如是不想救他，這話咱們就說不下去，如是想救他，在下還有下情奉告。」

這人慢條斯理，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斬情女道：「什麼條件，你一次說清楚它，用不着吞吞吐吐。」

林成方道：「閣下是否來自黑劍門中？」

黑衣人道：「不錯，在下是黑劍門人。」

林成方道：「要如何才能放了丁盛？」

黑衣人道：「三尺金童，在江湖上，算不得什麼有名人物，自然，我們的條件，也不會太高。」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說下去？」

黑衣人道：「諸位立刻撤回四海鏢局，不再在此阻攔行人，否則，此行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激起了敝上的殺機。」

斬情女道：「以後呢？」

黑衣人道：「明日午時之前，諸位會接到一封函件，約諸位到指定地方一談。」

斬情女道：「哦！」

林成方道：「就這麼簡單。」

黑衣人道：「在下會跟諸位同去，作為人質，如是敝上不能履約，在下就任憑諸位宰割了。」

林成方道：「你……」

黑衣人笑接道：「在下也許不如三尺金童丁盛的身份，不過，我也是一條命，如若在下不是深信敝上，豈會來此送死。」

言罷，伸出雙手，閉上雙目。

林成方冷冷一笑，道：「朋友，用不着束手就擒，拿出點男子氣概來。」

黑衣人睜開眼睛，笑了一笑，道：「怎麼樣？」

林成方道：「咱們就算要留閣下作為人質，也要動手把你擒下。」

黑衣人笑道：「閣下是想測驗一下區區的武功？」

林成方道：「你亮兵刃吧！」

黑衣人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就赤手領教幾招！」

斬情女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兄，殺鷄焉用牛刀，小妹來領教他幾招拳掌。」

一上步，接道：「你出手吧！」

黑衣人也不謙讓，揚手一掌，迎胸劈了下來。

斬情女一閃避開，反手一把，直向黑衣人右腕上扣去。

黑衣人想閃避，但却沒有避開，被斬情女一把扣住脈穴，用力一帶，摔了一個大觔斗。

斬情女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閣下在黑劍門中，是第幾流的脚色？」

黑衣人雖然被摔了一觔斗，但並未被摔傷，緩緩站了起來，道：「在下只不過是一個來作人質的人，自然談不上武功。」

斬情女望了黑衣人一眼，轉望着林成方，道：「林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小妹有一點迷惑不解了。」

林成方凝目思索了片刻，道：「姑娘，他沒有施出全力。」

斬情女道：「林兄，你瞧出來了。」

林成方突然飛身而起，一掌直劈下去。

這一次掌風呼呼，泰山壓頂一般，直劈向黑衣人的頂門。

如若這一掌被擊實，黑衣人勢必當場送命不可。

如以那黑衣人的身手而論，絕難避開這一擊。

但奇事發生了。

那黑衣人似乎是突然間，武功長進了很多，身子一閃，竟然把一擊避過。

林成方收住掌勢，未再進擊，冷笑一聲，道：「狐狸會露出尾巴的。」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在下武功雖然有些裝作，但說的都是實話。」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人，就是說的句句實言，也無法叫人相信。」

黑衣人道：「眼下情形，你們非得相信不可，除非，你們眞的不管三尺金童丁盛的生死了。」

斬情女道：「我們找丁盛，不過是我對他一種私誼，其實，江湖人物江湖亡，只要他死得值得，那也算不得什麼？」

黑衣人道：「這麼說來，諸位是不顧及丁盛的死活了。」

斬情女道：「顧及，但我們絕對不接受太苛刻的條件。」

黑衣人道：「嗯，叫你們等候一天，不算苛刻吧？」

斬情女道：「不過我們也有一個條件。」

黑衣人道：「請說吧！」

斬情女道：「你給我留下來，希望你說的話，每一句話，都會兌現。」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看來，姑娘很難信任一個人？」

斬情女道：「對，尤其是黑劍門的人，根本就無法叫人信任。」

黑衣人笑一笑，道：「姑娘如此認定，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在下只好留下來了。」

斬情女道：「還有一件事，我要點了你的穴道。」

黑衣人呆了一呆道：「姑娘，你這麼做法，不覺有些過份麼？」

斬情女道：「不過份，黑劍門中人，鬼計多端，咱們不能不防。」

黑衣人略一沉吟，道：「好吧！姑娘請出手。」

言罷，一閉雙目。

黑衣人出奇的大方，使得斬情女有種意外的感覺，出手如電，點了黑衣人兩處穴道，笑道：「朋友，我還得檢查一下你的咀巴，你既然合作了，希望你合作得澈底一些。」

語聲一頓，接道：「過來，搜搜他。」

兩個趟子手，應聲奔了過來，動手搜查。

搜查得很仔細，又出意外的是，黑衣人身上竟然寸鐵未帶。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打開他的嘴巴瞧瞧看。」

兩個趟子手怔了一怔，打開了黑衣人的嘴巴，黑衣人穴道被點，只好受人擺佈。

兩個趟子手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找什麼？」

斬情女道：「毒牙！我相信他必有一顆假牙，內藏毒藥。」

兩個趟子手仔細在黑衣人口中尋找，果然，找到了一顆假牙。

黑衣人的臉色變了，但却無法開口，無法掙扎。

斬情女笑一笑道：「朋友，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黑劍門中人，用的什麼方法，竟能使你們個個願為他們賣命。」

黑衣人只有抖動一下臉上的肌肉，他很想說話，却開不了口。

斬情女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兄，咱們走吧，看樣子很難等到人了。」

林成方道：「你眞的相信這人的話。」

斬情女道：「小妹相信，黑劍門是個大組合，這些小事，大概還不會說謊言。」

林成方道：「說的也是，咱們回去吧。」

四海鏢局中人，立刻撤了回去。斬情女立刻對林成方道：「林兄，咱們兩個出動。」

林成方道：「他們來一個投石問路，咱們就來一個欲擒故縱。」

斬情女道：「但他們賠上了一個人。」

林成方歎息一聲，道：「就算殺了他們十個人，也無法抵償丁盛一條命。」

斬情女笑一笑，道：「咱們分開走，在南門外面那片樹林中會齊。」

包成天道：「兩位先走一步，在下立刻帶人去接應。」

斬情女道：「這個人，好好的看管，我怕他們用的一石二鳥之計，表面上，派個人質，來我們這裏，以鬆懈我們的用心，實際上，是在我們這裏派一個臥底的奸細。」

包天成道：「對，這小子不可不防。」

斬情女道：「他扮豬吃老虎，裝作得沒有甚麼，這一點不可不防。」

林成方道：「你怕他運氣衝開了受制的穴道。」

斬情女道：「我確有這個顧慮。」

包成天略一沉吟，笑道：「不要，我們收存有油泡過的牛筋，他如是心懷鬼胎而來，我就要他多吃一點苦頭了。」

斬情女道：「對，用油泡牛把筋他綑起來，叫他偷鷄不着蝕把米。」

林成方回到林中不久，斬情女兜了個大圈子，也回到了林中。

兩個人都很有耐心，分守左右兩處路口，監視着出城的人物。

天近黃昏時分，城中馳出了一輛篷車，奔行極快。

林成方和斬情女打了一個招呼，閃身到道旁一株大樹之後。

趕車的是一個青衣大漢，揚鞭馳來，奔行極速。

車輪帶起了一片漫天的塵土。

輪車駛過，林成方突然由樹後閃出，施出八步趕蟬的身法，疾如流星一般，抓住了篷車，忽然一翻，躲入車底下面。

這時，一匹快馬，疾馳而至。

快馬和篷車，保持不過三四丈的距離，林成方的一切舉動，那騎馬人，看的十分清楚。

一道寒光，由林中飛出。

那騎馬人只顧到注意閃入車底的林成方，未料到林中突有暗襲而來。

匆忙應變，急急一個閃身。

但斬情女已不給他第二個機會，人由林中飛射而出，雙手齊揚，一道銀芒出手。

馬上人躲開了一把柳葉飛刀的暗襲，却躲不開這一蓬銀針。

前胸與頭臉上，一下子中了數枝。

好狠的斬情女，不容那馬上大漢發出聲音，人已硬擠上了馬鞍，把那人撞下馬去，順手一點，又點中了那人的穴道。

不過，這時的斬情女，已不是女裝，穿着一身男子衣服。

一襲很普通的淡青衣服，一頂掩住了大半個臉兒的馬連草帽大坡。

斬情女縱馬急馳，跟在車後。

林中名悄然行出了兩個人，是包天成和子母刀吳恆，兩個人動作很快，先把那摔下馬的大漢，拖入了林中，然後，由林中牽出了兩匹馬，縱身而上，急急馳去。

林成方施出黏字訣，雙手抓住車下一根橫木，整個身子像貼在車底一樣。

斬情女控韁縱馬，一直和篷車保持了三丈左右的距離。

天色黑了下來，篷車馳到了一座大莊院的前面，忽然慢了下來。

駛車人揚起了手中的長鞭，拍拍兩聲，在空中打起了兩聲響鞭，原來緊閉的莊院大門，突然大開。

篷車直馳入大門之中。

好大的莊院，好大的庭院。

篷車在院中停了下來。

這時，已到了掌燈的時份，但這莊院中却沒有燈火。

好膽大的斬情女，竟然緊追篷車，馳入了莊院。

大門後面，站着四個黑衣佩刀的大漢，斬情女馬入莊院之後，大門立刻掩了起來。

這顯然是早經連絡好的配合。

但包天成和吳恒兩個老江湖，也配合的很好。篷車馳入莊院，兩人就立刻停了下來，悄然下馬，悄然接近。

沿着圍牆，行到大樹旁邊，飛身而上。

這是棵千年古柏，密枝茂葉，形如撐傘，又高出圍牆很多，隱身樹上，可看清楚莊院中景物。

只聽大廳中，傳出來一個冷厲的聲音，道：「王義，人帶到了麼？」

趕車的大漢應道：「帶到了。」

冷厲的聲音道：「路上沒有差錯。」

王義道：「沒有，一路平安到達。」

廳中人冷笑一聲，道：「連一點可疑徵象也沒有聽到。」

王義道：「沒有。」

廳中人道：「好！把他送入大廳中來。」

火光閃動，大廳中亮起了兩枝火燭。

這是特大的巨燭，粗如人臂，火苗高達半尺以上，照得大廳中一片通明。

王義打開篷車，抱出了一個人。

斬情女就靠在篷車旁側而立，看得十分清楚，車中果然是三尺金童丁盛。

但她忍下沒有動。

這必須一份很鎭靜的工夫，才能適應，身後四個佩刀的大漢，和大廳中排列的武士們，隨時都可能發現斬情女的身份。

只要斬情女身份揭露，丁盛隨時可以被人處死。

這時，一側的廂房中，突然行出了兩個大漢，牽走了篷車，也牽走了斬情女的馬。

那牽馬之人，還對斬情女點點頭。

經過了大風大浪的斬情女，處危不亂，也對那人點點頭，舉步向大廳中行去。

她實在想不出自己應該行向何處？幸好，她把自己改扮得很像一個男人，就算取下草帽，也看不出是女兒身份。

進入大廳，斬情女才發覺把自己陷入了一個危險之中。

偌大的廳堂之上，有一條橫擺的長案，長案後面，一排坐着三個人。

左、右兩邊的人，都已在五十左右，留着花白長髯。

居中一人，却很年輕，看上去，只不過二十上下。

左木案的兩側，排列連一十二名武士，左面一律黑色勁裝，右側却穿着一色淡灰衣服。

如若這地方是黑劍門中人，必然是一處很重要的地方。

黑劍門中人，一向穿着隨便的衣服，他們來如飄風，去如閃電，很少看到過這麼大的陣仗。

斬情女暗中運氣，作應變的準備，悄然行到大廳一側。

奇怪的是，廳中武士，竟然沒有一個人問她。

只見王義抱着丁盛行到了長案，放下丁盛，道：「就是這個人，叫作三尺金童丁盛。」

居中而坐的年輕人，瞧了一眼，道：「要他能够回話。」

王義應了一聲，伸手在丁盛的頭上髮間，取下一塊黑色的圓餅。

那是一塊形如制錢大小的黑色之物。

斬情女一眼間就瞧了出來，那是江湖上常用的迷魂餅。

一種特殊藥物製成之物，放在天靈穴上，人就暈睡了過去。

想不到黑劍門，連這種下五門的迷魂藥物竟也施用。

王義取下了迷魂藥，輕輕一掌，拍在了丁盛的頭上。

丁盛緩緩睜開了眼睛，四顧一陣，坐起身子。

居中的年輕人，笑了一笑，道：「你叫丁盛？」

丁盛嗯了一聲，道：「不錯，閣下是甚麼身份？」

居中人道：「你看我坐在這個地方，身份大概不會太低吧？」

丁盛回顧了大廳一眼，笑道：「山中無老虎，猴子作大王，這地方看不到有什麼重要人物，閣下……」

居中年輕人笑了笑，道：「丁盛，這是什麼地方，我可以立刻下令取你性命。」

丁盛道：「你是說，置我於死地啊？」

居中人道：「不錯啊。」

丁盛道：「如果你們眞要殺死我，似乎是用不着化了這麼多時間把我送到此地。」

居中的年輕人道：「那是因爲我要看看你，所以，才把你送來此地。」

丁盛笑笑道：「你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問我了。」

居中年輕人道：「談不上什麼重要，不過，在下却希望你據實回答。」

丁盛道：「哦！那要看你想知些什麼。」

居中人不溫不火的說道：「丁盛，你聽着，我不再說第二遍，每一件事，不問第三次，第一次，你不回答，我會再問一遍，第二次，你如不回答，我就不會再問第三遍了。」

丁盛道：「有懲罰。」

居中人道：「黑劍門這個組合，大概你心中明白，我應是最和氣的一個人，所以，第一次，你不回答，我只斬下你一個指頭。」

丁盛道：「第二次呢？」

居中人道：「挖你一隻眼睛。」

丁盛道：「第三次呢？」

居中人道：「第三次，你留着舌頭似乎是也沒有什麼用了。」

丁盛道：「拔了我的舌頭？」

居中人道：「是！」

丁盛道：「我想不明白。」

居中人道：「丁盛，現在，我要問第一件事了。」

丁盛道：「請問吧。」

居中人道：「你今年幾歲了？」

丁盛道：「看來，你很好奇，我今年廿一歲，你相不相信？」

居中人道：「相信，我再問第二件事！」

丁盛笑道：「有些事，也許我眞的回答不上來。」

居中人冷冷道：「嗯！那你就只好碰碰運氣了。」

語聲一頓，接道：「斬情女怎麼會和四海鏢局子合於一處？」

丁盛道：「你們黑劍門可以計價取命，何況保鏢的，他們吃的這一行飯，斬情女出了足够的銀子，四海鏢局，接下了這筆生意。」

居中人道：「除了四海鏢局子之外，還有一家寶通鏢局，怎麼也和斬情女連在一處？」

丁盛道：「這都是銀子作怪，斬情女有太多的銀子，保鏢這一行，過的是刀頭舔血的日子，只要斬情女付得出錢來，他們何樂而不爲呢？」

居中人道：「這就有些奇怪了，斬情女單槍匹馬闖江湖，不過是仗恃她一點姿色，既非一個組合，手下也沒有太多的人手，如何會積存了那麼多銀子呢？」

丁盛道：「這個我無法回答，我和斬情女相識不久，認識她之後，她就很有錢。」

居中人道：「你對斬情女情甘效命，又是爲了什麼呢？」

丁盛道：「還不是一樣，我一天有二十兩銀子的收入，而且吃喝用度，還不算在內。」

居中人道：「區區六百兩銀子，就買了你一個月，你三尺金童的身價也未免太低了。」

丁盛道：「這價錢不算太高，但以我丁盛而言，也只有這麼一個價錢了。」

居中人冷笑一聲，道：「你倒算有自知之明。」

丁盛道：「這也是在下追隨在斬情女身側的原因。」

他看起來，只不過像個十幾歲的孩子，但應對事情，却有着極爲成熟的智慧，這證明他的年齡和形貌，實有着很大的距離了。

居中人道：「萬壽山、林成方，這兩個人，你都認識吧？」

丁盛道：「認識，他們都是寶通鏢局子的鏢師。」

居中人冷笑一聲道：「我要知道他們眞正的身份。」

丁盛道：「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他們眞正的身份，來自何處，我就不清楚了。」

居中人道：「丁盛，看來，我要斬下你一個手指了。」

丁盛暗中一提眞氣，只覺暢行無阻，不禁精神一振，緩緩說道：「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們要斬我手，挖我眼，拔我舌，似乎是用不着找這麼多的理由來。」

居中人道：「這不是欲加之罪，而是不肯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語聲一頓，道：「斬情女定然知道，我不信你沒有聽她提過，就在下所知，你一直是緊隨斬情女身側近衞。」

丁盛道：「別說我眞的不知道，就算我知道一些內情，說出來，對你們也沒有什麼帮助，因爲連斬情女對他們也沒有太多的瞭解。」

居中人道：「你只要回答我們的問話，知道好多就說好多，用不着多費口舌去解說。」

丁盛道：「好吧，我知道萬總鏢頭，是一位院主，什麼院主，我就不知道了。」

居中人冷冷說道：「不管他是甚麼院主，但既稱謂院主，那就說明了非等閒人物，但他爲甚麼會作了寶通鏢局理總鏢頭……」

冷笑一聲，又道：「作了寶通鏢局的總鏢頭，那也罷了，但又甚麼會和四海鏢局攪和在一起呢？」

丁盛道：「閣下是不是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一些。」

居中人道：「不管是不是把你估計高了，我只要你回答我的問話，區區的耐心有限，你再要和我胡扯，當心我……」

丁盛接道：「你別這麼兇狠，我三尺金童雖然說不上什麼人物，可也是見過世面，經過風浪的人，我心中很明白，你們要怎麼對付我，早已經有了定案，我說出胸中所知，你們該殺我，一樣會殺我，如果你們決定不殺我，我一句話不說，你們照樣會留下我。」

居中人道：「哼！你錯了，丁盛，你在區區的眼中，不過是一個三流的脚色，我可以要你死，也可以你要活，殺你，留你，都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區區就可以決定了，用不着請示，用中着和什麼人商量。」

丁盛道：「哦！」

居中人道：「所以，你可以說出知道的每一句話，所有的內情，然後……」

丁盛接道：「怎麼樣？」

居中人道：「然後，我就放了你。」

丁盛道：「黑劍門中人的話，叫人如何能够相信？」

居中人道：「不相信？」

丁盛接道：「對，我沒有受傷，功力未失，我可以隨時離去。」

居中人接道：「你好大的口氣。」

丁盛笑道：「至少，你們還得花些功夫，把我攔截下來，一個人最可信任的，就是自己，難道我不信任自己，而去信任別人。」

居中人道：「這個麼？很難說了！」

丁盛微微一笑道：「現在，我想走了。」

暗中運氣戒備。

兩側的手下，都想出動，但却被那居中人示意攔住，笑一笑道：「有些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丁盛笑一笑道：「閣下的意思是……」

居中人接道：「你走走看。」

丁盛道：「哦，你是說我走不了。」

居中人道：「在下如若沒有把握，能不點你的穴道，也未讓你戴上什麼刑具嗎？」

丁盛道：「這麼說，你有把握了？」

居中人道：「現在，你何不試試？」

丁盛心中明白，已有援手跟來，但他却不知道是什麼人。

黑劍門這充滿着神秘的組合，詭異、嚴密，只有上下縱屬，沒有橫的連繫。

但他們有很多規定的暗號，可以向同門求援。

也正因爲他們組織太嚴密，接合就不可能太緊，只要是他們規定的一切相符合，却是互不相識。

有人護送王義而來，那是屬於另一個小組中人，但他們却不認識這個人。

這就是斬情女一直沒有引起他們懷疑的原因，他們自負一切佈置都很嚴謹，却未料到對方也很高明。

王義此人，又是專管護送的車夫，武功不太高強。

黑劍門在百行百業中都安排了人，運用起來，很方便，但這些人却非一流高手。

這就是破綻。

丁盛暗中提緊了眞氣，突然轉身一躍，直向廳外飛去。

他準備逃，那黑衣人也準備追，右手一按桌面，身子突然飛起。

快得像一抹閃電，一眨眼間，追到了丁盛的背後，右手五指如鈎，疾向丁盛的後背抓了過去。

來勢太快了，眼看丁盛已無法逃過這一擊的了。

忽然間，寒芒閃動，一片劍氣，直捲過去，是斬情女，長劍出鞘，攔住了那年輕人，這一招變生意外，劍勢又快。

那居中人想收住去勢，已自無及。

匆急之間，一揮左手，直向劍上封去。

看樣子想犧牲了一隻左手，封開這一劍。

斬情女的劍上，又加了幾分力道。

但聞鏘然一聲脆響，斬情女一劍竟然擊在了硬物之上。

居中人借劍上封擊之力，停了下身子。

丁盛却已飛出了大廳。

大廳中的人，站着未動，顯然，在等候命令行事。

但守在大門口處的四個佩刀大漢，却忽然亮出鬼頭刀，快步圍了過來。

兩條人影，從空而降，是包天成和吳恆，兩個人由大樹上，飛落入廳院之中。

包天成大聲喝道：「都給我站着，四海鏢局總鏢頭包天成在此。」

大廳中傳出一個冷厲的聲音，道：「站住，不許出聲。」

四個執鬼頭刀的大漢，立刻又退回到了原處。

就這麼一躭誤，丁盛、斬情女，都已經退出了大廳，和包天成、吳恆會合於一處。

只有林成方還沒有現身。

那居中的年輕人緩緩由廳中行了進來，道：「四海鏢局看來，實在是有些不簡單了。」

包天成笑道：「閣下誇獎了。」

那居中年輕人笑道：「包總鏢頭，勞動你大駕，追來此地，王義，你出來！」

王義緩緩行了出來，道：「令主 有什麼吩咐？」

年輕人笑了一笑，道：「你看看，這是什麼人？我記得你告訴過我，沒有什麼人追踪你們。」

王義道：「弟子該死，因爲一路有人護送，所以，弟子沒有留心。」

年輕人道：「被人追踪事小，暴露了這處隱密，這責任應該由誰負擔？」

王義道：「弟子負責？」

年輕人道：「你該死！」

王義道：「這個……。」

年輕人右手一掌揮出，蓬然一聲，擊在了王義的前胸之上。

王義身子搖了一搖，倒摔在地上。

年輕人笑了笑道：「包天成，你們來了多少人？」

包天成道：「眼下有四個。」

年輕人道：「外面還有多少？」

包天成笑道：「你問得很輕鬆，可惜，老夫不便回答。」

年輕人道：「不便回答，那很好，幸好在下還有個法子。」



包天成四顧了一眼，道：「這倒要請教一下了。」

年輕人笑道：「擒賊擒王，閣下既然是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只要能把你閣下留下來，不怕他們不出來了。」

包天成笑一笑，道：「看你年紀不大，口氣倒是不少，不過，江湖上，似乎還沒有見過你閣下這麼一號人物。」

年輕人道：「黑劍門中人，一向不求聞達江湖，但出手却凌厲得很。」

斬情女冷冷接道：「你是屬於黑劍門那一個組合下面？」

年輕人道：「妳是女人？」

斬情女取下大草帽，棄置於地，道：「斬情女，你們苦苦要追殺的人。」

年輕人打量了斬情女一陣，道：「很意外，想不到，你竟送上門來。」

斬情女道：「咱們既然敢來，自然是有幾分把握。」

年輕人笑道：「把握，什麼把握？區區出道兩年以來，還沒有什麼人在區區的劍下逃過命去。」

斬情女道：「你是强殺組中人？」

年輕人冷冷道：「强殺第七組，冷劍客袁風。」

斬情女道：「袁風，沒聽過這個名。」

袁風道：「對！聽過袁某人名字的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包天成道：「袁風，强殺第七組，該有個首腦人物。」

袁風道：「我就是。」

包天成回顧了一眼，接道：「這座莊院中，規模不小，想來，定然還有一兩位身價高一些的人物了。」

袁風淡淡一笑，道：「包總鏢頭，覺得在下的身價，不足以和你動手了……」

斬情女接道：「說你不配，也沒有錯，四海鏢局子在江湖上是何等聲望，包總鏢頭在武林中，又是何等身份……」

袁風接道：「黑劍門强殺組，對付過不少比包天成高明一倍的人物，一個鏢局子總鏢頭，還不放在袁某人的眼中。」

斬情女心中暗想：「這林成方不知在甚麼地方打的甚麼主意？到現在還不見動靜，看樣子，能拖延時間，就拖延一些時間好了。」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看你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吧？」

袁風道：「姑娘，聽說你風姿迷人，不知是眞是假？」

斬情女道：「自然是眞的了。」

袁風道：「可惜在下一點也瞧不出來。」

斬情女道：「那是因爲你看的不是斬情女本來面目。」

袁風道：「不知道在下是否可以見識一下姑娘的面目。」

斬情女道：「當然可以，不過，你要在那裏見？」

袁風道：「就在這裏。」

斬情女搖搖頭，道：「這地方不行，衆目睽睽，刀劍耀目，我如何能恢復本來面目？」

袁風笑一笑，道：「姑娘，其實見不見，都不是太重要的事，强殺組中的劍手，都不會爲色情所誘，在下想見識下妳姑娘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想印證一下傳言是否眞實。」

斬情女道：「你們既然不解風情，見到了我眞正面目，又能如何？」

袁風道：「印證一下罷了。」

斬情女道：「然後呢？」

袁風道：「黑劍門爲妳，出動了很多的精銳，不得手絕不罷休，我袁某人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誰能殺了妳，就是一件大功勞。」

斬情女道：「姓袁的，這番話，不但是證明了你是個冷血殺手，不通情理，焚琴煑鶴，大煞風景，難道你要我打扮得嬌艷動人，再讓你一劍殺了？」

袁風道：「這有何不可，最重要的是，我想證明妳是不是斬情女？」

斬情女道：「你簡直是夢想。」

袁風道：「如若今天在下能够先收拾你，那就可見一下姑娘的眞實姿態了。」

斬情女道：「其實，也不用那麼費事。」

袁風道：「哦！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接道：「只要咱們之間，能够談的好一些，也許用不着動手。」

袁風仰天大笑三聲，道：「斬情女，你想得太輕鬆了。」

斬情女道：「袁兄的意思呢？」

袁風道：「不論你長得如何？不論你是否如花似玉，但都不會放在我袁某的眼中。」

斬情女道：「聽說一個殺手，一向不動七情六慾，動了就不是第一流的殺手。」

袁風道：「嗯！」

斬情女道：「所以，你不敢去喜歡一個人，甚至不敢喜歡一樣東西。」

袁風冷冷說道：「這些話都是廢話，你亮兵刃吧！由此引起，我隨時可以出手，取你的性命。」

斬情女道：「哦！當眞是無情得很。」

袁風道：「殺手本無情，只有慾望。」

突然向前行了兩步，右手按在了劍柄之上。他有很多的屬下，但袁風却沒有下令他的屬下出手。

（未完）

武俠世界


伏　擊（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魔王之王，誓報一箭之仇，處處掀起腥風血雨，
步步隱藏無盡殺機。雪刀浪子、殺手之王，如何對付
兇頑强敵？本文故事佈局奇詭，場面激壯熱鬧，兼而
有之，萬萬不可錯過。
$3.50
1120

編者話

名作家蕭逸，自從∟無憂公主˥一文結束後，已睽別讀者一段時間，由於他遠居異邦，兼且私務繁忙，情非得已，暫作告別。但在編者力促之下，蕭君終於應允由本刋一一式式期復出，撰寫∟劍仙列傳˥故事之三∟塞外飛虹˥，這是讀者們的喜訊，屆時敬希留意購閱。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雪刀浪子故事：∟伏擊˥，本文佈局奇詭，場面激壯熱鬧，兼而有之，雪刀浪子，殺手之王運用奇異武功，面對頑敵，掀起處處腥風血雨，步步隱藏凌厲殺機，令你目不暇給。

＊＊　　＊＊　　＊＊

馬雲的∟超人故事˥、南宮宇之∟擷天星故事˥之二同時今期刋出，還有社會技擊鬥智小說∟美人禍水˥亦同期推出，琳瑯滿目，敬希垂注。

＊＊　　＊＊　　＊＊

充滿哀艷奇情的彈劍江湖故事集已刋出數個了，下期我們又有貢獻，∟朔方鬼叟˥是繼∟魔鈴劍雨˥刋出的其中之一，情節啣接上篇，愛好亦俠亦情的讀者們，千萬不要放過∟朔方鬼叟˥的刋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棟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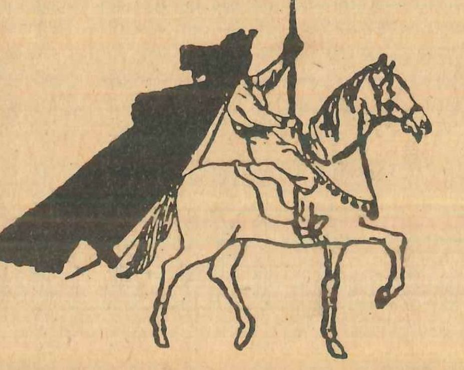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伏擊

龍乘風·著
黃白石·圖

海骷髏的金帆船

（一）

經過兩天驚人的大風暴之後，今日總算有了一個很好的天氣。

老井咧開大嘴，笑容滿面的登上了大熊船。

大熊船就像是一條巨熊，靜靜的躺在海港裏，這塲暴風雨雖然威力驚人，連岸上的屋子都吹塌不少，但這條船却還是從前那副樣子，連一點都沒有改變。

老井很滿意。

他已決定今天出海，把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全都運到南方。

只要這些貨物安全抵達目的地，今年之內，他就再也不必担心會有「入不敷支」這種世間上最沒趣的事。

老井已快六十歲了，他個子不高大，但却結實，精明，是一個健康而又穩健的船主。

大熊船是他最大的財產，也是他最引以為榮的伙伴。

它任勞任怨，經得起風浪的打擊，而且永遠不會像井大嫂般，動不動就跟老井拌嘴。

老井認為，拌嘴是世間上最沒趣的事情。

但井大嫂却並不這麼想，她似乎對這種事情很有興趣，所以動不動就把老井罵的狗血淋頭。

幸好井大嫂向來都有暈船的毛病，有一次，她乘搭熊船出海，結果吐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自此之後，她再也不敢坐船。

所以，每逢大熊船出海的時候，老井總是份外的興奮，就像是剛擺脫十八隻母鷄糾纏的公鷄。

十八隻母鷄雖然嚕嗦，但比起井大嫂，還是有點不如的。

（二）

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已全部運上大熊船。

負責掌舵的孫海豹也和老井一樣，精神奕奕，興奮得不得了。

孫海豹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跟隨着老井，現在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

但這個父親實在不怎樣愉快。

因為這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像他，甚至連他的老婆都不像。

他們像誰？

孫海豹知道，但却不敢對別人說，因為這是一個絕大的秘密。

這個秘密，也是一個醜惡的秘密。

——他們像雷驚天。

——雷驚天是這地方上的惡霸，只要他高興，捏死一個人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沒有人敢開罪他。

孫海豹也不敢，除非他的胆子比大熊船還更大。

所以，他很厭惡自己的家。

因為這個家根本就不能算是屬於他自己的。

但每個人都知道孫海豹很疼愛孩子。

這倒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即使他知道這些孩子，其實真正的父親是雷驚天，但他仍然同樣疼愛他們。

他認為，孩子們是無罪的，他們也和每個人的孩子一樣純真、可愛。

令他不愉快的並不是這些孩子，而是他的老婆阿艾。

× × ×

船已準備開航。

但就在這時候，海上突然出現了一艘金帆巨船！

金帆高揚，耀人眼目。

但大熊船上每個人的眼色都已變了。

孫海豹深深的吸了口氣，對老井說：「這是海骷髏的船！」

老井的臉已變成雪般蒼白，咬牙恨聲道：「這惡賊的船若是駛到這裏，咱們只好跟他拚了。」

孫海豹說道：「咱們用甚麼去跟人家拚？」

「用拳頭，用棒子，用每一種可以敲碎海盜腦袋的武器，」老井的聲音是很激動。

「行嗎？」

「你沒這個勇氣？」

「這不是勇氣的問題，而是咱們根本都不是這些海盜的敵手，到頭來還不是白白送掉性命？」孫海豹大聲的說。

老井呆住。

「但這些貨物……」

「這些貨物又不是你的，而且租用大熊船的胡大官人早已說明，即使途中有甚麼意外，也絕不用咱們來負責。」

「那押貨的梁總鏢頭在哪裏？」

「剛才他還在船艙裏喝酒。」

「這可混帳，偌大一批貨，就只有一個鏢師，三個趟子手，一旦出了事，怎辦？」老井氣冲冲的說。

這時候，船艙裏懶洋洋的走出了一個中年漢子。

他穿着一襲黑布衣裳，腰間斜插着一把鋼刀，但他最重視的東西，却不是腰間的刀，而是手裏的一壺酒。

這人就是負責押送這批貨物的梁總鏢頭。

老井立刻走上前，指着那艘金帆巨船說：「這是海骷髏的船。」

梁總鏢頭揉了揉眼睛：「海骷髏是甚麼東西？」

老井的眼睛幾乎噴出了火：「那是橫行東海的大海盜，他娘的殺人不眨眼！」

「海盜？殺人不眨眼的海盜？」梁總鏢頭的面色一沉，「你是不是在跟我開玩笑？」

金井的手指幾乎已指在他的鼻樑上：「誰跟你開玩笑？海骷髏最喜歡用人來釣鯊魚，尤其是像你這種醉鬼！」

梁總鏢頭的臉在發青。

「這……這怎辦？」

「你是押貨的總鏢頭，是胡大官人花了五千兩銀子聘請回來的保鏢，我也正想問你該怎麼辦？」

「你錯了，他不是付給我五千兩。」

「難道五萬兩。」

「不，是五十兩。」

「甚麼，你喝醉了？別人只花五十兩，你就願意接下這趟買賣？」老井的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

梁總鏢頭訕訕一笑，道：「實不相瞞，俺不是幹鏢師的，這只不過是胡大官人在吹牛。」

「吹牛？在這種事情上吹牛？」老井氣得快要瘋了，「你若不是鏢師，又是個甚麼東西？」

這人一笑聳肩道：「我只是個窮光棍，一窮二白，而且絕對不會半點武功。」

老井呆住。

他喃喃道：「胡大官人為甚麼要這樣做，難道這些貨物，全都是垃圾？」

（三）

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是否垃圾，還有待查察，但這梁總鏢頭，却已肯定是個完全不懂武功的窮光蛋。

他看見金帆巨船漸漸駛近，已嚇得魂不附體，當老井在喃喃自語的時候，他已上岸逃之夭夭。

老井又在大罵：「這算是甚麼玩意，強盜來了，這條船却連一個懂武功的人都沒有！」

孫海豹苦着臉，說：「我是略懂武功的，但不知如何，每年跟別人打架，總是給人打的鼻青臉腫，焦頭爛額。」

老井橫了他一眼，喝道：「別再胡說八道，快想辦法！」

孫海豹嘆了口氣：「這是秀才遇老虎，有理說不清，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老井也是嘆了口氣，正想說話之際，忽然看見一個錦花長衫中年人，在船舷旁出現。

「嗯，這不是胡大官人？」

孫海豹點點頭：「他本來說不會隨船南下，怎麼現在却來了？」

老井冷冷道：「海骷髏的船已來了，這條船還談甚麼南下，南下個屁！」

這時候，胡大官人却背負雙手，神態悠閒的走了過來，對他說：「這條船一定要南下，而且也一定可以南下。」

老井向那金帆巨船一指：「你沒瞧見這艘船？」

胡大官人道：「我的眼睛一向都沒有半點毛病，當然不會連這麼大的船都看不見。」

老井道：「這是海盜的船。」

胡大官人的神色還是沒有變，只是淡淡地說：「我知道。」

「這是海骷髏的船，這海盜頭子最喜歡割下別人的肉，血淋淋的去釣鯊魚。」

「這種事我以前最少聽別人說過三十遍。」

「那麼這是第三十一遍，而且也是你聽見的最後一遍。」

「你認為這條船一來，我就再也活不成了？」

「除非咱們現在馬上就跑掉，否則誰也休想再活到明天。」

胡大官人搖頭一笑：「老井，你的膽子未免是太小了。」

老井一拍胸膛，大聲地說道：「誰說老井胆子細小？海骷髏若要搶這條船，就算明知送死，老井也要咬他們這些海盜一口。」

胡大官人微微一笑：「你不再會有這種機會了，因為海裏的鯊魚，已比你更早一步把那些海盜咬吃掉。」

老井立刻挖挖兩邊耳朵。

「我是不是聽錯了？」他的兩顆眼睛在發光，「又還是你說錯了？」

胡大官人緩緩說道：「你沒有聽錯，我也沒有說錯，海骷髏早已給我的人幹掉，拋進大海裏餵鯊魚，還有那些大大小小，肥瘦高矮的海盜，也是遭遇到同一的命運。」

老井聽得耳朵直豎，連顎下的鬍子也搓斷了好幾十根。

只聽得胡大官人又接着說：「所以，現在這艘船已不再是甚麼海盜船，而是屬於胡某的船，而這艘船上的人，更絕對可以保證你這一次南下的安全。」

老井長長的吸了口氣，道：「你沒騙我？」

「騙人若可以胖起來，我也許會騙騙你，現在船已來到了，你不妨看看船上的人是不是海盜？」

老井轉睛望去。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不禁覺得自己的眼睛也有點毛病了。

船上那裏有甚麼海盜？

他看見的並不是兇神惡煞般的海盜，而是十二個體態輕盈窈窕，漂亮已極的妙齡少女，正在迎風而來。

她們同樣年輕，同樣迷人。

船已靠近，胡大官人忽然像是一隻飛鳥般，從大熊船飛躍到金帆巨船之上。

奪權

（一）

老井凝視着金帆巨船上的胡大官人，臉上的表情就像個呆鴨。

胡大官人也望着他，不斷的在微笑。

老井總算清醒過來。

那個甚麼梁總鏢頭，其實只是個幌子，眞正能夠保護大熊船的當然並不是這個一窮二白的窮光蛋，而是胡大官人自己。

這艘金帆巨船本來是海骷髏的。

但胡大官人却連海骷髏都已收拾，還佔有了他的船。有金帆巨船在旁護着，又還有誰敢動大熊船一塊木頭？

想到這裏，老井如釋重負。

但這種感覺，他只是維持了僅僅片刻，因為他忽然又想到，胡大官人用這種手段來護送貨物，顯見這批貨物絕不尋常。

其中可能暗藏着不少無價之寶。

若眞如此，這一次南下的風險，倒也不小。

但再細心一想，胡大官人給自己的酬勞並不少，正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即使風險再大，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可能退縮了。

縱然硬着頭皮，也非要幹到底不可。

× × ×

大熊船在金帆巨船陪伴之下，駛出了海港。

陽光燦爛，長空蔚藍，這本是一個好天氣，但是老井的心情却已沉重下來。

他在船桅下，不斷的喝水。

直到他喝到第五碗水的時候，孫海豹忽然臉色鐵青的走了過來。

老井瞪着他，沉聲道：「瞧你慌慌張張的，莫不是遇見了鬼？」

孫海豹臉上的表情，倒像是碰見了白日鬼。

「咱們這條船剛轉過大角灣，就看見了灰鯊船。」

「灰鯊船又怎樣？」老井冷冷一笑，「灰鯊老張是我的外甥，他絕對不會侵犯咱們。」

「老張早已把灰鯊船輸掉了，」孫海豹頓足叫道：「難道這件事情你竟然是毫不知情？」

「甚麼？有這種事？」老井差點沒跳了起來：「這畜牲做甚麼事都不成，想不到連幹海盜都比人輸虧，居然連老巢都輸掉！」

目光一轉，只見一艘灰色大船，正全速向己方衝了過來。

老井眉頭一皺，問孫海豹：「那畜牲的船輸了給誰？」

孫海豹道：「是雷驚天。」

「雷驚天？」

「不錯。」

「這厮是個混帳的惡霸，但他一向都只是陸路上的強盜，怎會忽然弄到海上去呢？」

孫海豹聳聳肩：「這可不知道。」

老井沉着臉，那艘灰色大船又更逼近了大熊船。

孫海豹忽然「啊」的一聲：「果然是那厮，他正站在船頭上，指東劃西。」

老井怒道：「他敢動這艘船，咱們就跟他拚命！」

孫海豹嘆了口氣，道：「我也想跟這個王八拚了，但實力懸殊，要拚命又是談何容易。」

突聽一人在背後淡淡道：「兩位儘管放心，雷驚天就算再兇，當他到了這艘船上之後，就再也兇不起來了。」

孫海豹、老井同時一怔，向後望去。

只見一個衣着隨便，手裏提着一瓶酒的年青人，正站在船桅下，笑瞇瞇的看着自己。

孫海豹臉色一變：「你是誰？」

這人笑道：「梁總鏢頭的伙計。」

「伙計？」

「不錯，也就是你們說的趟子手。」

「噢，」老井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揶揄的神色，「總鏢頭本領高强，想來他的伙計也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這人瞇瞇一笑。

「比起總鏢頭，咱們當然是有所不如，但他老人家既然又把這批貨讓咱們三個伙計負責，責之所在，若有海盜光顧，咱們也是義不容辭，非要和他們爭論到底不可的。」

老井冷冷一笑，道：「等到你想開口和他們爭論的時候，恐怕脖子上已只剩下半邊腦袋。」

這人道：「他們有刀，我也有。」

說着，一拍腰間。他腰間斜插着一柄刀，刀柄是古銅色的。

老井道：「在他們的眼中看來，你的刀恐怕和玩具沒有多大的分別。」

孫海豹忽然插上一嘴：「你叫甚麼名字？」

這人淡淡一笑，道：「名字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刀。」

孫海豹想了想，頻頻點頭：「有理，有理，刀不快，名字再好，名氣再响亮，也是沒用！」

老井冷冷一笑，只見灰鯊船已逼近了大熊船。

（二）

雷驚天，四十五歲，身長七尺二寸，喜穿黑袍，金綫繡靴，頭頂上老是戴着一頂豹皮帽子。他的臉龐，也就像是一隻吃人不吐骨，性格兇殘的花豹。

豹本是陸地上的猛獸！

但現在，這猛獸已來到了海上。

孫海豹看見雷驚天，心中已咒罵了不知多少遍，但臉上却像是呆子般，毫無特別的反應。

雷驚天也好像完全沒有看見他。

他的目光，只是停留在老井的臉上。

× × ×

雷驚天是經過一條木板，緩緩地從灰鯊船走到大熊船上。

他似乎是小心翼翼，生怕跌落海裏似的。

在大熊船上，幾乎沒有人敢正視他一眼。

也許只有兩個人例外，就是老井和那個趟子手。

跟隨着雷驚天走過大熊船的，還有十幾個黃衣武士。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長着小鬍子的中年人。

這人的臉青青白白，身材比雷驚天矮小得多，看來一點也不惹人注目。

但熟悉雷驚天的人都知道，他手下最可怕的一個人，正就是這個長着小鬍子，臉色青青白白的中年人。

他叫孟川棠。

他給別人的印象是：說話極少，殺人却極多。

絕少人能看見他怎樣出手殺人。

因為他用的是暗器，而且出手的速度，彷彿比別人眨眼還快。

這樣的一個人，就像是一個毒蜂窩，你說有多危險便有多危險。

× × ×

「咧！勒！」一陣怪異的聲音响起，雷驚天才到大熊船，就把船上的甲板踩穿了好幾個洞。

雷驚天不斷的搖頭，嘆息。

「這艘船也未免是太霉爛了，該換掉

一艘新的，」他一面說，一面盯着老井。

老井的臉已拉得比馬臉還長，但却是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雷驚天對孫海豹說：「孩子可好？」

孫海豹吸了口氣，道：「他們很好，吃也吃得，睡也睡得。」

雷驚天哈哈一笑：「那很好，爲人父母，該多一點關心孩子們的健康。」

孫海豹又點點頭，臉上的表情簡直是哭笑不得。

那趙子手忽然「啊！」的一聲大叫起來。

雷驚天臉色一沉，向這個衣着隨便的趙子手望去。

「你叫甚麼名字？」

「啊啊啊！」

「甚麼？你姓何？」

趙子手搖搖頭，笑嘻嘻的說：「不是姓何？」

雷驚天臉上陡地露出怒容：「那麼你剛才『啊啊啊』的，在胡叫甚麼東西？」

趙子手笑容立歛，嘆道：「我自出娘胎，就有個毛病。」

雷驚天道：「是甚麼毛病？」

趙子手道：「每當我看見嘴裏會放狗屁的人，就會忍不住『啊啊啊』的叫了起來。」

「小子，你找死？」雷驚天的脚一踩，甲板又給他踩穿了一個洞。

那知甲板下忽然又再穿了另一個洞。

這個洞，並不是雷驚天踩穿，而是下面忽然有隻手撞破甲板，伸了出來。

這隻手又粗又胖，簡直像塊熊掌。

但這隻手的五根手指，却極是靈活。

雷驚天根本連這隻手掌却沒有看見，左脚就已給它緊緊揑住。

他這一驚，委實是非同小可。

在此同時，孟川棠的暗器也已出手。

刹那間，最少有十二種暗器，同時從他的衣袖裏激射而出。

但他的暗器却不是射向那隻熊掌般的巨手，也不是射向老井，孫海豹或者是那「啊啊啊」大叫的趙子手。

他的暗器，竟然針對着雷驚天而發。

（三）

雷驚天，又叫驚天雷。

不少人都在說：「這人是『很得人驚』的。」但他現在已不是「很得人驚」，而是只剩下了一個「驚」字。

不但「驚」，而且還是充滿着憤怒和絕望。

他的身上，最少已中了數十枚暗器。

這些暗器有細如牛毛的毒針，有閃閃生光的金尾鏢，有袖中流雲箭，也有七巧鐵蒺藜。

雷驚天怒目瞪視着孟川棠，啞聲道：「你早已在等待着這種機會？」

孟川棠直認不諱。「不錯，這是我等候了整整十年的機會。」

雷驚天臉龎上的肌肉已扭曲，冷汗比黃豆還大。

「你爲甚麼不早一點出手，偏偏揀在這個時候？」

孟川棠淡淡一笑：「這是當機立斷，難得甲板下有位朋友帮忙，在這時候抽你的後腿，我若再不出手，恐怕這種機會將會一去不回。」

「好狠！好絕辣的手段！枉我一直都如此重視你……」雷驚天的臉已漸漸變成灰黑之色。

孟川棠的暗器當然有毒，而且還是劇毒。

就在這時候，突見一人揮舞着一根巨棒，向雷驚天迎頭砸了下去。

雷驚天沒有閃避，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噗！」

他已頭破血流，整張臉孔都是血。

他居然還對這個用棒子打自己的人一笑，道：「打得好！再打！再打！」

這人握着棒子，雙手在顫抖，眼睛已血紅，臉上的神態很激動。

他忽然大聲嘶叫：「雷驚天，我等待這種機會也已很久很久了！」

這人赫然竟是孫海豹。

（四）

雷驚天的呼吸更急促，性命已是危在旦夕。

但他仍然站在那裏，而且站得比孫海豹還穩。

他忽然大聲叫道：「不錯，我是偷了你的老婆，我該打！你就算打死雷某，雷某在九泉之下，也絕不會怪你，但你一定要好好的對待孩子們……」

孫海豹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忽然把手裏的棒子丟進大海裏。

然後，他掩面痛哭，伏在雷驚天的脚下，哭得就像個嬰兒。

接着，雷驚天也伏下去。

這兩人，一個痛哭，另一個却已永遠不會哭，也不會笑。

× × ×

爲了要奪權，孟川棠不惜在大熊船上，一出手就殺了自己跟隨着已十年的雷老大。

雷驚天是死不瞑目。

但孟川棠的目的却已達到。

跟隨着雷驚天一起來到大熊船的人，其實早已被孟川棠暗中收買。

這一擊對於孟川棠來說，是意外的收穫。

但直到現在爲止，他仍然不知道從甲板下冒出來的一隻手是誰的。

那趙子手却忽然笑了。

「有趣！有趣！强盗殺强盗，籠裏鷄窩裏反，對咱們來說實在是有利極了。」

孟川棠冷冷的看着這個趙子手，道：「你就是那個甚麼梁總鏢頭？」

趙子手搖搖頭，說道：「我不是甚麼總鏢頭，而是總鏢頭花錢聘請回來的趙子手。」

「趙子手！」孟川棠點點頭，緩緩道：「很好，梁總鏢頭能聘請到你這種人做趙子手，的確很好。」

趙子手道：「好在那一點？」

孟川棠說道：「因爲你的鼻子有一朶花。」

趙子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搖頭道：「沒有花。」

孟川棠突然閃電般出手，一道紅光，直向趙子手的鼻子上激射過去。

他的確是個暗器高手，世間上恐怕沒有幾個幹鏢師的能接下這道暗器。

更何況只是區區一名趙子手而已！

看來，這趙子手的鼻子上，一定會開出一朶血花出來。

機不可失

（一）

孟川棠最擅長的暗器共有十七種，其中最歹毒的是紅花針。

凡中了紅花針者，必死。

因爲連孟川棠自己，都沒有這種針毒的解藥。

這十年來，孟川棠已使用過無數次紅花針。

他每用一次，例必有人要死在毒針之下。

在以往來說，這是從無例外的事。

但這一次却例外了。

這個趙子手，竟然用一塊木片，擋在自己的鼻樑前。

一聲輕响，紅花針射在木片上。

孟川棠呆住，感到很意外。

他立即說：「你絕不會是甚麼趙子手，你究竟是誰？」

這個趙子手微微一笑，忽然緩緩地拔刀。

孟川棠的瞳孔陡地收縮。

「風雪之刀！」

「不錯，這是風雪之刀。」

「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錯，在下就是龍城璧。」

「這船上的貨，是不是由你負責押送的？」

「也不錯。」

「那麼，孟某告辭了。」

「告辭」二字才出口，他已帶着所有的人，離開了大熊船，回到灰鯊船上。

「開航，咱們走！」孟川棠大聲地呼叫。

但忽然間，他的臉色變了。

灰鯊船上，竟然已再無活人！

（二）

雷驚天已死在孟川棠的手下，他已順理成章，成爲這艘灰鯊船的主人。

但當這個新主人回到船上的時候，那些跟隨着自己出海的手下，竟然横七竪八的，紛紛躺在船上。

他們的死因完全相同，都是給人用利刃割斷了咽喉。

孟川棠手足冰冷。

驀地，他看見了一個灰衣人，正迎風佇立在船桅下。

這人的手裏有劍。

「碧血劍！」他吸了口氣，忍不住脫口道：「你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灰衣人冷漠地凝視着遠方，慢慢的說道：「在下不錯就是司馬血。」

「你想殺誰？」

「雷驚天。」司馬血冷冷的說。

「他已死了。」孟川棠盯着他手裏的劍。

「我知道，」司馬血的聲音更冰冷，「所以，我現在只好把對象轉移。」

「殺我？」

「是的。」

「是誰聘請你動劍殺人？」

「胡大官人。」

「這艘船上的人，都是你殺的？」

司馬血搖搖頭，目光忽然像刀鋒般射在孟川棠的臉上：「在下雖然是個殺手，但却從不喜歡隨便殺人，尤其是殺這許多人。」

「那麼他們是給誰殺的？」孟川棠的目光閃爍不定。

「你不必知道，也不必在我面前拖延時間，」司馬血的劍已揚起，「那是沒有用處的。」

孟川棠冷冷一笑：「你以爲自己一定可以殺得了我？」

司馬血道：「我不一定能殺得了你，但却一定要殺你！」

孟川棠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臉上露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他的暗器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

（三）

孟川棠的暗器功夫，並不是世間上最好的。

但世間上暗器功夫最好的人，也極有可能死在他的暗器之下。

出手是否快、準、狠，固然足以決定生死勝負，但最高明的策略，還是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才出手。

孟川棠殺雷驚天，就是能等。

他不但能等，而且更能把握時機。

——甲板下忽然會冒出一隻手掌揑住雷驚天的脚，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得到的。

雷驚天預料不到。

孟川棠也同樣預料不到。

但他却能當機立斷，毫不猶疑地立刻出手，暗算雷驚天。

這一擊，他是成功了。

絕對的成功！

這種成功，並不能以「僥倖」視之。

最少，他已具備了成爲「梟雄」的必備條件。

× × ×

倘若說殺了雷驚天之後，孟川棠就可以算是「梟雄」的話，那麼這個梟雄所能威風的時間也未免太短了。

他能殺得了雷驚天，是因爲他掌握了一個千載一時，突如其來的機會。

但現在他面對着的，却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殺手之王司馬血絕對不會給他半點有利的機會。

等待機會和製造機會，這兩件事都是司馬血經常爲之的。

在這一方面來說，他甚至比孟川棠更勝一籌。

所以，這一次孟川棠的出手，已絕無半點有利可言。

但他還是要出手。

因爲他知道，自己若不動，不先發制人，那無異是束手待斃。

孟川棠當然不是甘心束手待斃的那一類人，何況在沒有經過眞正交手之前，他還是不相信自己會敵不過司馬血。

他不算是個很驕傲的人。

但對於自己的暗器功夫和九九八十一

路穿心爪，他還是極具信心的。

× × ×

暗器如漫天花雨般撒出。

但司馬血的人却巳在孟川棠的面前消失。

他唯一能看見的東西，只有一把隱隱透着紅光的劍。

那是天下聞名的碧血劍。

劍光燦爛、輝煌、迅急。

這也是孟川棠這一輩子所能看見的最後一劍。

× × ×

孟川棠像一尾巳被宰掉的死魚，硬挺挺的躺在船舷旁。

司馬血凝視着碧血劍，忽然喝道：「出來！」

他的背後有人，這人的身子正隱藏在船桅旁。

這人淡淡一笑，輕輕鼓掌。

「好劍法！好劍法！佩服！佩服！」

一個衣飾華麗的少年公子，輕搖着一把摺扇，緩緩的走了出來。

司馬血霍然轉身，冷冷道：「這船上的人，都是你殺的？」

少年公子向躺在地上的孟川棠一指，悠然道：「這一個不是我殺的。」

司馬血道：「總而言之，除了這一個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死在你的手下！」

少年公子點點頭：「這倒不錯，反正他們都是强盜，殺之不枉。」

司馬血看着他，忽然說：「你很英俊，很好看。」

少年公子道：「我知道。」

司馬血道：「你本來可以成爲一個很快樂的人，無奈身上的殺氣太重。」

少年公子聳聳肩，微笑道：「殺氣重的人未必一定不快樂。」

司馬血道：「但却多數不長命，因爲你想殺人，別人也一樣想殺你。」

「這個我知道，」少年公子又笑了笑，緩緩道：「但快樂與否，與一個人的壽命長短，並無直接的關係，長命的人未必活得很快樂，短命的人也許比任何人都活得更快樂一些。」

司馬血面露不悅之色：「年紀輕輕，就巳懂得强辭奪理，這可不有趣。」

少年公子道：「這不是强辭奪理，而是據理力爭。」

司馬血嘆了口氣：「小胡，你的咀巴最好還是不要那麼刁。」

少年公子道：「你現在總算知道我姓胡了。」

司馬血道：「你的老子姓胡，你當然也姓胡。」

少年公子道：「你可還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司馬血道：「胡少芳。」

少年公子眨眨眼睛，笑道：「原來你知道的事情，倒還不少。」

司馬血悠然道：「我若是對每件事都糊裏糊塗，恐怕早巳死在仇家的手下。」

胡少芳道：「你放心，我不是你的仇家，也絕不會暗算你。」

司馬血道：「我和你無仇無怨，你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暗算我。」

胡少芳道：「但我還有個秘密，是你一定不知道的。」

司馬血道：「能不能說？」

胡少芳想了想，才說：「不能說，只能讓你猜一猜。」

司馬血道：「你也不妨猜一猜，我是否能够猜中這個秘密？」

胡少芳立刻說道：「我猜你一定猜不出。」

司馬血道：「既然你認爲我猜不出，那麼就算我猜不出好了，再見。」

胡少芳却伸手攔着他：「你不能馬上就走。」

司馬血一怔。

「要怎樣才能走？」

「最少，你該要試一試，猜一猜。」

「男人若太婆媽，通常都很令人生厭，」司馬血盯着她，目光灼灼逼人，但到最後，他的目光又漸漸柔和起來，說：「幸好你不是男人，而是一個很美麗的千金小姐。」

當胡少芳聽見最後兩句說話的時候，臉巳嫣紅。

司馬血並沒有說錯，她的確是個女孩子。

她忽然擰身，施展巧妙的輕功，離開了灰鯊船。

那艘金色巨帆，距離灰鯊船約莫有三丈左右，胡少芳提一口氣，人巳輕輕的落在金色巨帆上。

只見胡大官人在船上，正在微笑地盯着司馬血。

他似乎是在說：「幹得好。」

司馬血的確幹得很好。

現在，他巳成爲灰鯊船的主宰。

一百箱死屍

（一）

三艘巨船，魚貫地在大海上航行了總共十八天。

× × ×

又是一個晴朗的清晨。

老井站在船舷旁，望着南方。

他的心情很興奮，因爲澎如灣巳歷歷在望。

這一批貨物要運付的目的地，也就是澎如灣。

「海豹！」他忽然大聲呼叫。

孫海豹立刻回答：「來了！來了！」

老井紅光滿面，對他說：「拿一瓶酒來。」

孫海豹看着他：「這麼早就喝酒？」

老井瞪了他一眼：「喝酒何必分甚麼時候，只要自己高興，隨時隨地都可以喝酒。」

孫海豹道：「你爲甚麼會在這個時候高興起來？」

老井一怔，接着伸手指向南方：「難道你沒看見澎如灣就在目前？」

孫海豹道：「我沒有瞎，也沒有忘掉這個地方。」

老井的臉上陡地露出了曖昧的笑容。

「好小子，若不是你提起，我險些忘記，你曾經和澎如灣的小寡婦有一手，想不到你現在還是忘不了這個騷娘子。」

孫海豹嘆了口氣，道：「我承認，這

騷娘子確是令我忘不了，但現在我仍然無法高興起來。」

老井一怔。

「甚麼事令你不高興？」

「我不想說，因爲我若說出來，連你也會不高興。」

「那麼你更是非說不可！」老井的臉色一沉，「你若不說，我立刻揍你！」

孫海豹苦笑一聲：「我們這一批貨，並不是押付到澎如灣。」

老井的眼睛立刻瞪大最少兩倍：「不是去澎如灣？這算是在開甚麼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倘若我們不去魔王島，恐怕以後再也沒機會喝酒談天了。」

「魔王島？你是說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魔王島？」

「嗯！」

「這是誰出的餿主意？」

「胡大官人。」

「他爲甚麼要我們去魔王島？」

「這批貨本來就是要運去魔王島。」

「那不行，魔王島裏有吃人的魔鬼，去魔王島豈不是等於白白的送死？」

孫海豹嘆了口氣，道：「但這是胡大官人的意思，咱們又有甚麼辦法可想？」

老井呆住。

就在這時候，一隻胖大的手掌，輕輕地按在他的肩膀上。

（二）

老井還沒有看見背後這個人，就巳給這個人的手掌嚇了一跳。

這簡直就不像是人的手，而是像一塊熊掌。

倘若這隻手來意不善，用力一捏，那麼他半邊身子恐怕再也不能移動分毫了。

幸好這隻手沒有這樣做。

孫海豹盯着老井背後那人，顫聲道：「你是誰？別亂動手！」

那人吃吃一笑，笑得很有趣。

「老子對兩位絕無半點惡意，尤其是這位老井先生，他想喝酒，你拿給他也就是了，」這人目注着孫海豹，接着說：「姑勿論這艘鳥船去甚麼地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先喝爲快』。」

老井肩上的巨掌，終於放開。

老井吸了口氣，轉身望去。

他看見了一個比自己最少龐大三倍以上的大胖子。

但更嚇人的，却還是這個胖子捧着的一個大酒罎。

「尊駕……莫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俠唐大少爺？」

「哈哈！有趣，老子這副模樣，就算想否認也不行了，不錯，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這人大笑，道：「老子正是唐竹權，除了喝酒之外，老子最喜歡的就是快人快事，快人快語。」

他很輕鬆。

但老井却苦着臉，皺着眉說：「快人快事又有甚麼用，只怕這一次，咱們都快要完蛋。」

唐竹權咕嘟嘟的把酒猛喝，接着才大笑道：「他奶奶個熊，船還沒有到魔王島，你就巳經給嚇出尿來，這算甚麼英雄好漢？」

老井嘆道：「我本來就不是英雄好漢，只是一個船家。」

唐竹權微微一笑，道：「老子知道你不是武林中人，但偶然跟武林人混一混，也不見得就會丟掉一顆腦袋。」

老井還是搖頭不迭，道：「唐大少爺，我曾聽人說過，你是個很有辦法的人，這一次無論如何，非要救救咱們不可。」

唐竹權嘆道：「老子在船艙下睡了十幾天，想不到剛冒上來，就給人纏住。」

老井道：「魔王島的妖魔鬼怪，厲害得很，咱們若是去那鬼地方，想活下去無異是比登天還難。」

唐竹權道：「但這趟生意你巳接下，豈可半途而廢？」

老井道：「但當時胡大官人對我說的目的地，並不是魔王島，而是澎如灣。」

唐竹權眨眨眼：「魔王島距離澎如灣並不太遠，就算多花點時間却又何妨？」

老井頓足道：「這並不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是那地方根本就去不得。」

唐竹權想了想，忽然道：「你可知道，這一批貨物是甚麼東西？」

老井搖搖頭：「不知道。」

「你不知道，老子却知道。」

「能不能說？」

「可以，但你們必須保持鎮定。」

「這不成問題，我和海豹一向都是很鎮定的人。」

孫海豹聽見這句說話，忍俊不禁，「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閉上你的鳥咀！」老井怒瞪着孫海豹。

孫海豹立刻不笑，倒像是有點想哭的樣子。

唐竹權深深的吸了口氣，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裏，其中茶葉佔十八箱，衣服佔三十九箱，武器六十九箱，禾稈草佔六百另三箱。」

老井屈指一算。

「這合共是七百二十九箱，那麼還有一百箱是甚麼東西？」

孫海豹却問：「那六百另三箱禾稈草有甚麼用？」

唐竹權淡淡一笑。

「那是幌子，禾稈草只是用來掩護其他貨物的。」

老井又問道：「還有一百箱是甚麼東西？」

唐竹權喝了口酒，才說出了兩個字。

他說的兩個字是：「死人。」

（三）

聽見了「死人」兩個字，孫海豹和老井的腿都一起軟了。

「唐大少爺，你不是說笑罷？」

「當然不是說笑，你若不相信，可以去問胡鳳山。」

「誰是胡鳳山？」

「胡大官人就是胡鳳山！」唐竹權道：「他在江湖上外號叫『無寶不落』。」

老井連脖子都長了：「他就是三年前在黃河楓凌渡口連闖七關，大破血衣教的『無寶不落』胡三爺？」

「對了！」唐竹權咧咀一笑，「想不到對胡三爺的事跡，你也知道不少。」

老井嚥了口唾沫，道：「老井雖然不是武林人，但這件事早巳傳遍天下，是以

倒也聽人說過，只是想不到這位胡大官人，原來竟然就是『無寶不落』胡鳳山。」

唐竹權淡淡一笑：「老胡雖然心狠手辣，但那只是對狐羣狗黨才會如此，對待朋友，倒是不錯。」

老井道：「你和他是朋友？」

唐竹權道：「本來不是，但現在好像已經成爲朋友了。」

孫海豹道：「在此之前，他是不是你朋友的朋友？」

「不錯，」唐竹權淡淡一笑：「胡鳳山本來是龍城璧的朋友，龍城璧靠得住，他的朋友也同樣靠得住。」

老井搖搖頭，大不以爲然。

「龍城璧靠得住，是一件事，他的朋友是否靠得住，却又是另一回事。」

孫海豹皺着眉，對老井說：「你也未免是太多疑心。」

老井吸了口氣，問唐竹權：「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裏，眞的有死人？」

唐竹權道：「不多不少，剛好是整數兒——一百個！」

老井的臉又青了。

「胡三爺要把這死屍運到魔王島？」

「不錯。」

「目的何在？」

「老子已說得太多，再說下去，恐怕你今夜會睡不着覺。」

「唐大少爺若不再說，那麽更睡不着覺！」

「不想睡覺的時候，最好多喝點酒，只要你高興，老子一定奉陪。」

老井楞住。

唐竹權却已捧着大酒罐，回到船艙底下去了。

× × ×

澎如灣已在目前。

但這三艘船的目的地，已不是澎如灣，而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魔王島。

魔王之王

（一）

魔王島在澎如灣的東南方。

黃昏，三艘巨船來到了這個充滿神秘性的島嶼。

× × ×

夕陽在島嶼背後散發着艷麗的餘暉，夕陽壯麗，島上的景緻也是幽雅迷人。

但一股恐怖的意識，已襲上老井和孫海豹的心頭。

這島嶼就算比世外桃源更美麗，在他們的心目中，已形同鬼獄。

一直以來，這島嶼都給予人們一個可怕的印象。不少人進入魔王島，結果都是有去無回，全無音訊。

傳說島上有個吃人魔王，非但吃人不吐骨，而且還喜歡在吃人之前，先把受害者千般折磨，歷盡酷刑才慢慢死去。

想到這裏，老井又不禁不寒而慄。

這十年來，已沒有甚麽人敢進入這個可怕的地方。想不到，自己這一次押送的貨物，竟然是要來到這個鬼地方。

但有一點是他想來想去都想不通的。

——胡鳳山既然有了金色巨帆，要運送這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可說是輕而易擧的事，又何必要租用大熊船？

（二）

三艘巨船，停泊在島嶼的一個小海灣裏。

胡鳳山下令，把八百二十九箱「貨物」，全都運到一艘小船，然後再由小船分批把「貨物」載運登岸。

這一點，老井絕不反對。

他只希望把這八百二十一箱東西送走之後，大熊船很快就可以離開這裏。

但胡鳳山却走過來，對他說：「這艘船不能馬上就走。」

老井一怔：「爲甚麽不能走？」

胡鳳山道：「這是魔王的命令。」

老井一凝。「甚麽魔王？」

「當然是這個島嶼上的魔王。」

「這艘船一定要走，而且馬上就要走，」老井長長的吸了口氣，「咱們都不想再在這裏逗留。」

胡鳳山嘆息一聲：「你一定要走，除你把這艘船留下來。」

老井的臉色已鐵青：「就算我變成一隻飛鳥，也絕對飛渡不過這汪洋大海。」

胡鳳山道：「你們可以用灰鯊船離開這裏。」

「不！」老井堅決反對，這艘船是我的命根子，沒有了它我們都活不下去。」

胡鳳山嘆了口氣，緩緩道：「既然如此，你只好留下，但這艘船暫時絕對不能出海。」

老井振聲道：「我是這艘船的主人，誰都不能阻止它回去！」

胡鳳山忽然從懷中掏出五張銀票。

「這裏是五萬兩，只要你把這艘船停留在這裏一天，它們都是屬於你的。」

老井看見這五張銀票，不由心中怦然跳動。

對他來說，這五萬兩銀票，可說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一天！只是一天！」

「不錯，決不食言。」

「好，這一趟買賣我接下了，就算是死在這裏，也是無所怨言。」

胡鳳山微微一笑：「別把事情看得這麽嚴重，最少有一個人會全力保護你們的安全。」

「這人是誰？」

「雪刀浪子龍城璧。」

（三）

八百二十九箱神秘的貨物，已陸續搬運到魔王島上。

這時候，夜色已完全籠罩着魔王島。

龍城璧和唐竹權仍然留在船上。

只有司馬血，他陪同着胡鳳山，走進這神秘莫測的魔王島中。

老井想不通。胡鳳山爲甚麽要把這些東西運到魔王島？

魔王島裏，會不會突然冒出吃人的魔王，把這裏所有的人都吃掉？

他越是想不通，就越是不斷的喝酒。

他也和很多人一樣：高興的時候喝酒，頭疼的時候也喝酒。

× × ×

島上有叢林。叢林茂密，他們却穿過這茂密的叢林。

搬運到島上的貨物共有八百二十九箱

，但他們却只帶着其中一百箱進入這座叢林。

金色巨帆中，原來暗中還隱藏着八十餘名壯漢。

他們的頭上，都紮着一條白巾，每個人臉上的神情，都是那麽肅穆。

司馬血甚至看見不少壯漢的目中，都已隱隱閃爍着晶瑩的淚光。

他們都有淚。

胡鳳山亦然，但他却比每個人都更能隱藏得住。

只有那個胡少芳，還是那麽無憂無慮似的，神態輕鬆的跟隨着父親。

她現在已不再是甚麽公子的模樣，而是回復了本來的面目。

她穿着一襲翠綠的衣裳，肩上披着一件淡青的披風。

她秀髮如雲，肌膚如玉，一顰一笑，都是那麽令人爲之一醉。

但司馬血好像根本沒有看見她，甚至她在有意無意間向他報以微笑，他也是似乎視而不見。

漸漸地，她也好像看不見司馬血這個人，一張臉孔變得比冰雪還冷。

× × ×

穿過叢林，再走一段崎嶇難行的山路，他們來到了一座黝黑的山谷中。

在山谷的深處，司馬血看見了一座古城。

古城從島嶼上的一座山的山腰，一直延伸到山頂。

這包括了堡壘，廟宇，宮殿，還有建築整齊的房屋和通道。

雖然在黑夜之中，但憑司馬血的目力，他還是可以把這一切的景象，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這就是武林中一直傳說着的魔王城。

但沒有人能形容出，魔王城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因爲以前曾經到過魔王島的人，都是一去不回，他們是否曾經能到達魔王城，也是一個不可知的啞謎。

但現在，他們已深入此島，而且更進入了魔王城。

（四）

魔王城沒有鑽出吃人的妖怪，却有兩列的白衣漢子，分站兩旁，恭迎胡鳳山等人到城內。

在這兩列白衣漢子背後，還有一羣又一羣的老弱婦孺在等待着胡鳳山的回來。

× × ×

「胡鳳山大概已回到城裏了。」在大熊船上，龍城璧忽然對唐竹權說。

「可惜他這一次回去，並不光采，」唐竹權嘆了口氣，緩緩道：「他帶回去的並不是勝利，而是一百個死人。」

龍城璧搖搖頭，道：「雖然他沒有取得勝利，但最少，他還沒有敗。」

唐竹權道：「你看他甚麽時候會再重入中原？」

龍城璧沒有猶疑，立刻回答道：「明天！」

「甚麽？明天又再回去？」

「不錯，雖然他第一次出征失敗，但還可以再來另一次。」

「但兵甲池之役，他們元氣大傷，如此急急再戰，恐怕……」

「不必怕。」

「難道他準備把另一注更雄厚的本錢拿出來，與魔王之王一拚？」

「不錯，他這次回島，就是要把城堡中最大的一注本錢拿出來，再與魔王之王賭一賭。」

× × ×

胡鳳山已回堡。

從前，這裏是稱爲魔王堡。

但從八年前開始，魔王堡已易名，改稱爲鳳山堡。

因爲在八年前，魔王島的魔王之王，已被四絕天君趕出了出去。

而胡鳳山，也就是四絕天君中，名列第三的「無寶不落鳳翔天君」。

四絕天君在十餘年前，成立了「天君門」。

天君門的勢力，集中在蘇浙一帶，然而在十年前，却被魔王之王派出的弟子侵襲，形勢越來越對天君門不利。

兩年後，四絕天君忍無可忍，秘密組織船隊，拂曉攻襲魔王島。

那是極慘烈的一戰。

結果，魔王之王戰敗。

若不是他在混亂中奪船逃走，那一役，天君門必可將之殺死。

但魔王之王沒有死，只是負傷離開了魔王島。

× × ×

這本該是轟動武林的大事。

但這八年來，中原武林一直都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

他們只是感到，天君門忽然在江湖上消聲匿跡，以往活躍異常的四絕天君也不知道去了甚麽地方。

他們都想不到，天君門原來竟已鳩佔鵲巢，把魔王之王趕走後，居然索性在魔王島定居下來。

魔王之王一手創建的基業，現在已變成是屬於天君門的。

北邙五殺手

（一）

堡中氣氛沉肅，每個人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聲，甚至可以聽見心跳聲。

胡鳳山坐在一張鹿皮高背椅上，兩旁俱燃燒着火光熊熊的炭爐。

大廳裏最少有三十餘人，他們都是胡鳳山的心腹手下。

除此之外，就是他的女兒胡少芳，殺手之王司馬血。

那一百個箱子都已撬開。

每一個箱子，都裝着一具已經用藥物塗抹過的屍體。

他們都是天君門的弟子。

× × ×

這一百具屍體，每個人的死狀都是極慘。

他們已無知覺。

但活着的人却有着一份極爲强烈的感受。

這份感受，非筆墨所能形容。

站立着的人，有的緊握雙拳，咬牙切

齒。

有的面如白雪，而臉上却淌着兩行熱淚。

有的臉上木無表情，好像已變成了一個呆子。

胡鳳山突然走到那一百個箱子前，跪下。

然後，他磕頭，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

所有的人也接着跪下，磕頭。

只有兩個人例外，那就是胡少芳，司馬血。

胡鳳山突然擰身，目瞪女兒，怒喝道：「妳還不跪下？」

胡少芳好像有點給嚇驚了。

但她仍然伸手指着司馬血，說：「他也沒有跪下。」

胡鳳山怒道：「他並不是本門的人，但妳却是我女兒！」

胡少芳咬了咬牙，突然昂起了頭。

「他不跪，我也不跪！」

胡鳳山氣得臉色發青，幾乎撲過去要揍自己的女兒。

但就在這時候，司馬血却一聲不响的跪了下去，而且還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响頭。

胡鳳山怔住。

胡少芳也是神色一變。

顯然，她也沒有料到，司馬血忽然會跪了下來。

司馬血磕頭後，正色說道：「他們爲正義而不惜犧牲在下，跪磕諸位英烈，那是不必猶疑的。」

胡少芳瞧着他，眼中似已露出了敬佩之色。

她也緩緩的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向那一百個箱子磕頭。

胡鳳山又再度跪了下去。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這一百個箱子裏，突然有五個爆裂開來！

× × ×

箱子會爆裂，已是令人意外。

但更意外的，是在箱子爆裂的同時，五個分明已經死了的人，竟然從不同的方向，分別撲向胡鳳山。

——一把鐵劍直刺胡鳳山咽喉。

——一對單刀疾削胡鳳山雙足。

——一柄四尺銀鈎，猛襲胡鳳山的小腹。

——一張烏絲網，向着胡鳳山迎頭罩下。

還有一人，似攻非攻，其實是在一旁等候最佳的出手機會。

（二）

胡鳳山號稱「無寶不落」。

這五個突然出擊的殺手，無疑也是「無寶不落」，覷準了機會才作出這天衣無縫的一擊。

但胡鳳山畢竟是胡鳳山。

雖然這五個殺手的襲擊。令他感到極度的意外，但他仍然沒有亂了方寸。

對方出手快，他應變得更快。

——鐵劍還沒刺到他的咽喉，鐵劍的主人已咽喉中掌。

——一雙單刀疾削胡鳳山雙足，但這人的兩條腿却反而給同伴的鐵劍削斷，定睛一看時，胡鳳山已手握着那把鋒利的鐵劍。

——銀鈎還沒插進胡鳳山的小腹，這銀鈎突然折斷，胡鳳山接着揮劍把這人斬殺於脚下。

——烏絲網雖向胡鳳山迎頭罩下，但胡鳳山却像是一條泥鰍般，恰好從網邊穿掠出去，反手一劍，撒網者滿胸鮮血怒射，人也自投網中。

在電光石火間，他一出手已是連殺三人，傷一人。

五人中只剩下一人。

但這人却竟是五人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

他用劍，一口銀光湛然的銀電劍。

在胡鳳山擊殺撒網者的同一刹那，這人的劍已如閃電般急刺他的背心要害。

× × ×

這人滿臉血汚，身穿一襲白衣，衣上也已血跡斑斑。

血早已乾透。

當他躺在木箱的時候，實在很難會讓人發覺，他原來竟然還是個活人。

白衣人的劍法，不但極快，而且出手的方法極是怪異。

速度再加上詭異的招式，這幾乎已是毫無破綻可尋的劍法。

胡鳳山急以鐵劍相迎。

嗤！

鐵劍雖快，但他的身形却因甫挫四敵，轉身之際慢了一綫。

所慢不多，只慢一綫。

但就是這一綫之差，胡鳳山已敗。

他已很多年沒有敗過了。

但他這一敗，就已敗得不可收拾，而且以後再也不會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白衣人一劍刺過了他的左胸，貫穿了他的心臟。

（三）

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暗殺，也是完全成功的一次暗殺。

雖然五殺手中，已損折四人，但最後一人，仍然完成了任務。

在胡鳳山的地方上刺殺胡鳳山，這簡直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但這種事已發生，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

胡鳳山已死。

但這刺客又怎樣？

他能逃得出這座堡壘嗎？

就算他能逃得出這座堡壘，又怎能逃離魔王島？

× × ×

他沒有逃。

他只是站在那一百個木箱之前，縱聲大笑。

「你們聽着，咱們五個都是死士！」

「墨家死士？」立刻有人驚呼。

「不是墨家，而是北邙山萬絕谷的死士！」這人大笑，「咱們來的時候，已沒有活着回中土的打算，只要殺得了胡鳳山，死也無妨，活也無妨！」

人叢中一人怒喝：「殺了胡三爺，你還想再活！」

這人叫薛班，是胡鳳山的弟子。

他正待上前擒下這白衣人已一掌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

死士！

這人果然已具有拚死之心，不惜同歸於盡，也要殺了胡鳳山。

還有那個斷足的，也想自盡。

但司馬血已比他更快出手，點住了他幾處穴道。

這人怒瞪着司馬血：「咱們都是同一行業的人，你是殺手，我也是殺手！」

司馬血冷冷道：「我們本來可以算是行家，但現在看來，你我之間最少有一點是完全不相同的。」

「甚麼不同？」

「你是死士，寧願不要自己的性命，也要把別人殺掉，但我並不是。」

「這只能證明，你根本就害怕面對死亡。」

「不錯，我是害怕面對死亡，」司馬血忽然厲聲說道：「但總比害怕面對生存的人更有勇氣！」

死士面色一變：「我雙足已斷，死活都是一樣。」

「不！好死不如惡活，而且斷了一雙腿，也不能算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江湖中不知幾許高手，都是身懷殘疾的。」

死士冷冷一笑：「你若想從我口中套問些甚麼，那是痴想。」

司馬血默然。

因爲胡少芳已走了過來，冷冷的對這人說：「本門共有四位刑堂堂主，他們每個人都最少有幾十種拷問閣下的法子。」

死士閉嘴。

他連死都不怕，但在嚴刑之下又如何呢？

他的身子早已不斷的在發抖。

斷足的痛楚，實非常人所能忍受。

他終於昏倒過去。

但這並不是他疼苦的終結，而是疼苦的開始。

被押入刑堂之後，他的遭遇更是令人難以想像。

（四）

魔王島的魔王之王雖已被逐，但跡象已越來越明顯，他即將捲土重來。

這是一件無可懷疑的事。

問題是：他甚麼時候會回來，他回來的時候，天君門是否能把他擊敗。

一直以來，天君門的人都很有信心，可以再度擊敗魔王之王。

但胡鳳山忽然死了，這實在是一個撼人心絃的壞消息。

× × ×

刑堂中的刑具，並不只是用來嚇唬人的。

有人到了這種地方，會連胆子都給嚇破。

但世間上却有種人，能挨得住種種連你想都想不出來的酷刑。

這斷足的死士，似乎也是其中之一。

凌遲、烙刑、鞭打，都不能够令他屈服。

到最後，由刑堂中的第四位堂主出了一個主意。

這是一個髒主意。

「你再不說實話，老夫馬上找個混蛋姦了你！」

死士還是不肯說。

但等到他幾乎要給一個醜漢「姦了」的時候，他的口氣終於軟下來。

「不！我說！我說！」

第四位堂主面露出得意之色，咀裏却冷冷問：「你叫甚麼名字？來自何方？」

「北邙山萬絕谷一級死士呼延烈。」

「是甚麼人主使你們五人刺殺胡三門主？」

「是林逢春。」呼延烈的聲音已因屢受酷刑而變得極度虛弱，「是『一掌鎭三湘』林逢春。」

四位刑堂堂主相顧駭然。

其中一個堂主怒喝道：「分明是含血噴人，揑造事實，阿狠，姦了他！」

那醜漢叫阿狠，有點像個白痴。

他幾乎立刻就要採取行動。

呼延烈却勉力振聲嘶叫起來：「這不是揑造出來的，這是實話，你們不能不守信諾！」

阿狠終於停止了醜惡的動作。

呼延烈嘶聲道：「我現在不要求你們怎樣，只要求你們動手殺了我。」

——生存並不可怕。

——死亡也不可怕。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是世間上最可怕的事。

第四堂主忽然拿起一柄巨斧，猛然向呼延烈的脖子上砍了下去。

呼延烈的性命立刻就在疼苦之中結束了。

但是，天君門的風暴，却從這時候開始。

天地雙帝

（一）

「一掌鎭三湘」林逢春，也就是天君門四絕天君中，名列第四，號稱「上窮碧落金鵰天君」趙三目座下的大弟子。

在天君門中人的心目中，林逢春不啻是趙三目的化身。

趙三目很少說話。

因爲他要說的話，往往都是由林逢春代替他說出來。

但這時候，林逢春不在魔王島上。

趙三目也同樣不在島上。

只是，這件事一直都保持着秘密，除了極少數人知道之外，天君門中人還以爲兩人仍在島上。

原來他們也和胡鳳山一樣，到中原追查魔王之王的下落。

胡鳳山追殺魔王之王是公然進行的。

但趙三目和林逢春却秘密地進行他們的計劃。雖然彼此的手法不一，但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對付魔王之王。

但林逢春買兇刺殺胡鳳山，却是一個令人震駭的壞消息。

天君門中人都知道，趙三目是四絕天君之中，門規最嚴謹的一個。

倘若沒有趙三目在從中撐腰，林逢春又豈敢幹出這等事情出來？

而且趙三目曾與胡鳳山不睦，這也是天君門中人所共知的事。即以這次追殺魔王之王的事情爲例，兩人分道揚鑣，就是因爲雙方根本就是互不咬絃。

就在這個晚上，魔王城中每個人身體裏的血都熱了起來。

「殺掉魔王之王！」

「把林逢春抓回來！」

「還有趙三目！他一定就是主謀！」

「天地雙帝必定會有辦法！」

城堡中一片激烈的呼喊聲。

連在魔王宮裏的天地雙帝，也聽到了這種聲音。

（二）

四絕天君，除了鳳翔天君、金鵰天君之外，還有二人，就是天地雙帝。

天帝已年逾七旬，最大的嗜好是茶。

地帝也已快將七十，手中終日不離一根旱烟斗。

天帝脾氣比較暴躁，地帝却是涵養極佳，無論遇到甚麼事情，都會沉着對付。

而這兩帝武功之高，那是任何人都不必懷疑的。

昔年魔王之王慘敗，也就是敗在天帝的手裏。

而魔王之王手下的猛將，也有不少死在地帝的手下。

× × ×

茶已冷透，但天帝却連一口都沒有喝過。

他現在的情緒，可以說是惡劣得無以復加。

這裏是錦天殿，也是天帝和地帝經常聚晤的地方。

這時候，地帝也在。

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咀裏不斷的吸吮着烟斗。

天帝忽然站在他的面前，瞪着眼瞧着他。

他仍然在吸吮烟斗，一陣濃濃的烟霧，噴在天帝的臉上。

天帝吼叫起來：「眞想不通，你是用甚麼料子造成的，在這種時候，還是這麼悠悠閒閒！」

地帝臉色不變，又再吸了口烟，才緩緩的說道：「局勢已發展到這個樣子，你以爲我眞的不着急？」

天帝一呆，道：「既然着急，爲甚麼還不想個辦法？」

地帝白眼一翻，淡淡道：「你又豈知我不是在想辦法？」

天帝抽了口氣，道：「你說！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地帝道：「魔王之王捲土重來，已是不必懷疑的事。」

天帝道：「但咱們四絕天君，現在已在窩裏反。」

地帝微微一笑，道：「反的只是一個林逢春。」

天帝又吼叫起來：「林逢春若沒有老四在撐腰，豈敢幹出這種事？」

地帝道：「但這只能加以懷疑，却不能加以證實。」

天帝冷冷一笑：「老四平素深藏不露，狡智百出，與鳳山又是貌合神離，他買兇要殺鳳山，那是絕不爲奇的事。」

「我也是這麼想，」地帝點點頭，道：「但老四却不在這裏，要質問也是無從問起。」

天帝道：「咱們出去把他抓回來。」

地帝道：「這樣不行。」

天帝眉頭一皺：「有何不可？」

地帝嘆了口氣，道：「這裏隨時都可能有强敵來犯，你我是萬萬不能離巢輕出的。」

天帝點點頭，也同意了地帝的說法。

「可是，這叛徒不抓回來，對我們始終是一個禍患。」

地帝沉吟半晌，緩緩道：「咱們可以發出雙帝金令，要他馬上回來。」

天帝說道：「他若是不從命，那又怎樣？」

地帝冷冷一笑，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了一個字：「殺！」

× × ×

「殺！」天帝的臉色也是沉了下來，冷冷的說：「不錯，這叛徒若敢不回來，咱們就派人把他殺掉，但該派誰去負責這項任務？」

地帝想了想，道：「就派胡鳳山的女兒去！」

天帝沉吟片刻道：「胡少芳武功不弱，但仍然不足以拑制林逢春、趙三目。」

地帝道：「但我們可以派人去助她一臂之力。」

天帝道：「派誰去？」

地帝道：「李寒衣、沈追虹。」

天帝點點頭，道：「有『南北雙奇』助陣，也差不多了。」

地帝却搖搖頭：「不，只憑胡少芳再加上『南北雙奇』，還嫌不够。」

天帝目光閃動。「你心目中還有誰可以肩此重任？」

地帝道：「但這人並不屬於本門。」

天帝道：「他是誰？」

地帝吸了口氣，道：「咱們聘用此人，可能要花不少錢，但是我却認爲是值得的。」

「你說的這個人，是不是司馬血？」

「不錯，正是司馬血！」地帝的聲音陡地變得沉肅起來，「只有司馬血，才可以協助胡少芳擒下趙三目，除了他之外，不再作第二人想。」

「他願意接下這宗買賣嗎？」

「只要能付得起錢，天下間沒有談不攏的生意。」地帝的語氣很肯定。

「好！就照你的意思辦！」天帝說。

「請司馬血！」他立刻叫人把司馬血召來。

× × ×

司馬血很快就來到了魔王宮。

魔王之王雖然已經被逐，但魔王島上一切建築物的名稱，還是沒有改變。

這是地帝的意思。

他認爲，魔王島還是要稱爲魔王島，魔王宮也同樣要稱爲魔王宮。

這是要提醒大家，這裏本來是魔王之王的地方，雖然魔王之王已被逐，但他隨時隨地都會捲土重來。

× × ×

司馬血坐在一張寬濶舒適的狼皮大椅上。

這是魔王之王以前最喜歡坐的一張椅，但天地雙帝却從來都不會坐下去。

因爲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這張椅子就和魔王之王這個人同樣可惡，同樣邪惡。

但他們也沒有把它丟掉。

因爲這張椅子也在提醒着他們，魔王之王仍然活着，仍然有可能再與天君門決一死戰。

天帝已把一切要講的說話，對司馬血說得很詳細。

——「無論你要多少代價，我們都願意付！」

但司馬血却說：「在下不談報酬的問題，只想提出一個條件。」

地帝立刻說：「行！」

司馬血道：「這個條件，就是胡小姐不能去！」

天地雙帝互視片刻，楞住。

到最後，地帝答覆司馬血。

地帝所作的答覆仍然是只有一個字：「行！」

（三）

曙光微現，海面平靜如鏡。

老井整夜不眠。

他實在是無法睡得着覺，只好不斷的喝酒。

陪他一起喝酒的，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以老井的酒量，當然是絕對無法和唐竹權相比的。

幸好唐竹權用大酒罏喝酒，而他用的只是小杯子。

然而，一直喝到天明，老井的脚步也是已經飄飄浮浮了。

直到天亮的時候，他忍不住去洗了個臉。

他覺得水很冷，但臉龐却是灼熱如遭火焰。

洗了一個臉，總算是清醒了一些。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艘輕舟，正向大熊船划了過來。

划舟而來的，是司馬血。

除了司馬血之外，還有兩個年約五旬的青衣人。

唐竹權一怔。

「這倒隆重了，居然連『南北雙奇』也一起出動！」

老井道：「甚麼『南北雙奇』？」

「你沒聽過？」唐竹權伸手一指，道：「在左邊那個，叫李寒衣，人稱『南神拳』。」

老井「噢」的一聲，猛然省悟：「我記起來了，另一個想必是『北魔腿』沈追虹！」

「不錯，是沈追虹！」

「這兩人的武功，據說已不在四絕天君之下。」

「這或許是言過其辭，但就算及不上四絕天君，也不會差到甚麼地方去。」

老井皺皺眉，說道：「怎麼不見胡大官人？」

這時候，司馬血已經從輕舟躍上大熊船。

唐竹權正想說話，司馬血却比他更快開口，道：「胡鳳山已經死了。」

陰靈九煞功

（一）

龍城璧本在夢鄉中，但當他聽見「胡鳳山已死」這個消息後，立刻睡意全消。

事態發展到如此田地，已是異常的惡劣。

唐竹權恨得牙癢癢的：「林逢春，你吃了豹胆熊心，竟敢出這種毒主意。」

龍城璧沉聲道：「這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也許接着而來，還會有不少可怕的圈套正在等待着我們上鈎。」

司馬血道：「雙帝令牌，已在我身上，趙三目若不肯回魔王島，這人就必然大有可疑之處。」

龍城璧道：「就算他肯回魔王島，這份嫌疑，他還是無法洗脫的。」

司馬血道：「你曾見過趙三目，依你的看法，他會不會出賣天君門？」

龍城璧默然半晌，才道：「看來倒不像。」

但他立刻又補充說：「但常言道，畫虎畫皮難畫骨，他是否已經出賣天君門，在目前來說，那是無法可以肯定的事。」

司馬血道：「抓趙三目，這件差事我已接下。」

唐竹權一笑：「酬金若干？」

司馬血道：「五十萬両。」

唐竹權又是一笑：「這已不俗，最少也可以讓你賭個痛快。」

「不錯，我正是要用這五十萬両去賭一賭。」司馬血淡淡的說。

龍城璧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老井目注着他，問道：「有甚麼事情不對？」

龍城璧嘆道：「胡三爺向來都是個行事仔細的人，想不到最後還是要死在死士之手。」

司馬血道：「那五個死士襲擊胡鳳山的手法，可說是狠絕，毒絕，換上別人，恐怕連對方一個人都傷不着，自己便已躺了下去。」

唐竹權道：「不錯，現在他最少已撈回幾個墊棺底，算是有賺無蝕。」

老井盯着他：「你這樣說，豈不嫌太刻薄風涼一些嗎？」

唐竹權也盯着他，忽然訕訕一笑：「還是你駡得對，老子的確很荒謬。」

老井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色。

但唐竹權却接着說：「但你可知道，你自己比老子還荒謬？」

老井一楞：「胖兄台，你這說話，是甚麼意思？」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可知道，這許多年來，你一直都在他媽的養虎爲患！」

老井呆住。

「何謂之養虎爲患？這條老虎在那裏呢？」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直到現在，你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有甚麼稀奇的？」

「你不知道，孫海豹一定知道。」

「孫海豹？」老井吸了口氣，然忽大叫：「海豹！海豹！」

孫海豹立刻走了過來。

老井瞧着唐竹權，用一種質問的語氣說道：「你說我養虎爲患，這條老虎在哪裏？」

唐竹權伸出手一指，指在孫海豹的臉

上。

「這個動不動就會哭，哭得像個女人的孫海豹，就是那條惡毒的老虎。」

老井大笑。

「胖兄台，你這玩笑未免是太離譜一點了罷？他像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嗎？」

孫海豹也在發楞，好像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唐竹權的臉色忽變得很不好看。

「你這艘大熊船，其實一直都匿藏着一個老魔頭！」

「胡說！若有這種事情，我怎會不知道？」老井哼的一聲，臉上的表情極不滿意。

孫海豹也是吃了一驚：「怎會有這種事？這條船是咱們的，若有人匿藏在這裏，一定會被咱們發覺。」

唐竹權嘿嘿一笑。

「老子在這船上十多天了，你們又何嘗發現？」

老井不由一怔，目光轉移在孫海豹的臉上。

「海豹，是不是有這種事？」

「不！你千萬別相信這醉鬼的說話，他準是喝醉了！」孫海豹極力否認。

這時候，龍城璧緩緩的走了過來。

他走過來的速度並不快，但當他突然出手的時候，那種速度之快，簡直叫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他一出手，就點住了孫海豹的七處穴道。

（二）

龍城璧的臉孔冰冷如雪。

風雪之刀也同樣冰冷如雪。

刀鋒已架在孫海豹的脖子上，只要輕輕一拉，他馬上就會變成無頭之鬼。

龍城璧冷冷的盯着他，然後慢慢的說道：「我用的刀，是風雪老祖賜贈的，它的名字就叫風雪。」

唐竹權點點頭，笑道：「這把刀若要砍掉一個人的腦袋，簡直比和尚敲一記木魚還容易。」

孫海豹的臉已發青，而且青得發綠！

「大俠饒命！饒命！」

龍城璧冷冷道：「那五個死士，一直藏身在那些木箱之中，這件事恐怕閣下一早就已知道了？」

孫海豹搖頭：「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龍城璧沒有再問下去，却突然戟指，點向他的笑腰穴。

孫海豹大笑。

老井一怔，問唐竹權：「這老小子在笑甚麼？」

唐竹權一笑，却沒有回答。

老井看不出頭緒，却也不敢再問下去了。

孫海豹越笑越是厲害，但臉上的表情却不是快樂，而是痛苦！

他的額上甚至已淌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

「哈哈哈……哈哈哈……咳！咳！龍大……大俠……哈哈……笑……笑死我啦……哈哈……咳……咳！」

老井皺着眉，忍不住罵道：「既然笑的不舒服，還笑甚麼鳥？」

孫海豹仍然大笑不止。

老井也漸漸看出了不對，悄悄的問唐竹權：「這是不是妖術？」

唐竹權白眼一翻，瞪着他：「你把咱們看成是妖怪？」

「不是妖怪，而是覺得奇怪而已。」

「這有甚麼值得奇怪？難道你沒聽人說過，人身上有個笑腰穴？」

「因爲你們點了他的笑腰穴，所以就會這樣子一直笑個不停？」

「不錯，你想不想試一試？」

「不試！不試！這種事萬萬不能試！」老井連忙搖手不迭。

這時候，孫海豹的笑聲已停頓下來。

龍城璧解了他的穴道，目光有如厲電般射在他的臉上。

孫海豹不斷的在喘着氣，臉色蒼白如雪。

龍城璧又冷冷的問：「五死士匿藏在大熊船上，他們的食物是否由你供給？」

孫海豹吸了口氣，終於點頭。

老井氣得連臉都黃了。

「混蛋！枉老子一向待你不薄，你竟然瞞着老子幹出這種勾當！」

他幾乎要衝上去揍孫海豹，却給唐竹權伸手攔住。

「唉，這種人嘛，世間上多的是，你又何必這樣生氣？」

「你知道個屁！」

「你就當老子知道個屁好了，反正他的勾當已給咱們發現。」

只聽得龍城璧又問孫海豹：「那老魔頭在這艘大熊船上，已有多久？」

孫海豹吸了口氣，豎起兩隻手指。

「是兩個月？」

「不。」

「是兩年？」

孫海豹點頭。

「兩年！」老井又吼叫起來，怒道：「是甚麼老魔頭？竟然在我的船上匿藏了兩年之久？」

孫海豹吸了口氣，說道：「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只知道他的本領很厲害，一動手，隨隨便便就可以把一條鯊魚打死。」

老井道：「你見過他殺鯊魚？」

「嗯，那條鯊魚，比我最少大五倍，但還是挨不起他一掌！」

老井冷冷一笑：「他曾給了你甚麼好處？」

孫海豹吶吶道：「是金子。」

「他有很多金子？」

「不錯，每個月他都給我五百兩。」

「這倒不錯，」老井冷冷一笑，「難怪近年來，你手頭上寬裕了不少。」

孫海豹不敢說話。

老井又厲聲道：「那傢伙在那裏？」

孫海豹仍然閉着嘴巴。

唐竹權忽然走上前，挨近着他，神秘地說：「老子有事要告訴你。」

孫海豹道：「是甚麼事？」

唐竹權伸出粗胖的手指，指着他的笑腰穴：「老子也懂這一套，你想不想再試一試？」

孫海豹的臉登時面無人色：「不！不！別再來這一套。」

唐竹權吃吃一笑。

「既然不想再笑一頓飽，那麼就得老老實實說，那魔頭藏在甚麼地方？」

孫海豹猶疑地。

老井突然瞪大了眼睛，驚叫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唐竹權道：「你知道那魔頭藏在甚麼地方？」

老井的臉上露出了恐怖而又憤怒的神色：「他一定是躲在先父的棺木裏！」

唐竹權、龍城璧俱是面色一變。

「令尊的棺木，一直都停放在這艘船上？」唐竹權問。

「不錯，先父的靈柩，沒有被安葬，而是用一種特別的方法，一直都保存在這艘船的一座密室之內。」

龍城璧道：「這密室是否任何人都不能進入？」

老井點頭。

「除了我和海豹之外，絕對沒有人能進入這個密室！」

他的目光充滿了憤恨怨毒的神采，忽然衝前，正正反反的給了孫海豹十幾個耳光。

孫海豹不敢動，任由老井掌摑。

他的臉上，已露出了驚愧之色。

「你好狠！你把老子的老子怎樣了？是不是丟進了大海？」

「不！我沒有這樣做！」

「他怎樣了？」

「我把他安葬在自己屋子背後的園林中，而且經常都去拜祭他老人家。」

「你沒騙我？」

「我沒騙你！這是眞的。」

「換而言之，現時在密室裏停放的棺木，裏面的根本就不是先父，而是一個江湖魔頭！」

孫海豹道：「我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只知道他武功很高，而且還可以給我金子。」

「金子金子！」老井吼叫起來，「爲了金子，你不惜出賣老子，你簡直是衣冠禽獸！」

孫海豹垂下了臉，連一個字都不敢再說。

龍城璧按住了老井的肩膀，道：「現在並不是發脾氣的時候，這件事，胡三爺已早有所聞，只是不知道那魔頭究竟藏身何處而已。」

老井目光閃動：「胡三爺一定要我把大熊船留在這裏，目的就是要對付這個魔頭？」

「不錯，」龍城璧點點頭，道：「他知道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以拑制他，所以特地相約在下，唐大少爺與司馬血一起來到這艘大熊船上。」

老井道：「既然這樣，何以一直還不動手？」

龍城璧沉聲道：「胡三爺的意思，是要回到魔王島，再會合本門高手，才對這魔頭展開攻擊，以策萬全。」

司馬血嘆了口氣：「想不到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五個突如其來的殺手。」

龍城璧目注司馬血：「你曾否把大熊船上隱藏着魔王之王的事，告訴了天地雙帝？」

司馬血一怔：「躲藏在這艘船上的人，竟然就是魔王之王？」

龍城璧也是一陣意外：「胡鳳山沒有告訴你知道？」

司馬血聳聳肩：「我只知道這人的武功厲害，而且和魔王之王很有關連，却從來都沒想到，這人竟然就是魔王之王。」

龍城璧道：「自從魔王之王敗走之後，一直都在苦練一種極怪異的武功。」

司馬血道：「莫非這種武功，一定要在棺木中才能練成？」

「不錯，而且必定要在一種用千年陰木製成的棺木中，才能練成。」

「先父的棺木，正是用千年陰木造成。」老井失聲叫道。

「這就是了，」龍城璧雙眉一皺，「這種棺木能保存屍體不腐，而且對練『陰靈九煞功』的人，有極大的帮助。」

「魔王之王一定在密室中練這種武功！」司馬血說。

就在這時候，灰鯊船上突然傳來了一連串慘呼之聲。

尊夫人去了什麼地方

（一）

慘呼之聲甫起，龍城璧立刻問老井：「停放棺木的密室在甚麼地方？」

老井道：「你現在就要去看看？」

龍城璧點頭。

唐竹權道：「老子也去。」

老井立刻帶引龍城璧、唐竹權進入船艙的一個密室。

原來這密室，是在老井的臥室背後。

若不是老井親自帶引，這密室的確很難會被發現。

但更可笑的，却是老井經常在這臥室裏，居然不知道密室的棺木裏，竟然躺着一個活人。

× × ×

密室的門已打開。

裏面果然停放着一具黑沉沉的棺木。

但棺蓋已打開，棺中却無人，既無活人，也無死人。

龍城璧臉色一變。

「那魔頭已逃了，灰鯊船現在必已被魔王所控制的。」

司馬血也緊隨着進來，叫道：「灰鯊船已離開魔王島。」

龍城璧沉聲道：「灰鯊船速度比大熊船快。」

唐竹權瞧着老井：「依你的看法，咱們能否趕上？」

老井搖搖頭：「很難，除非灰鯊船出了意外。」

在這時候，李寒衣、沈追虹也走了進來。

沈追虹咬牙道：「這次給魔王逃掉，眞是不值。」

李寒衣道：「他逃不遠的。」

沈追虹道：「他一定會和魔王帮的人會合。」

龍城璧點點頭：「自從魔王之王離開魔王島後，就在中原重新組織了魔王帮，這是他重返魔王島的最大本錢。」

司馬血道：「但他近年正在苦練奇功

，帮中的事，不知由何人主理？」

龍城璧道：「這一點，目前還是無人得知，但魔王之王一日不除，武林中就再難有安寧之日。」

司馬血道：「天君門力足自守，問題是如何對付魔王帮而已。」

龍城璧道：「事已至此，咱們也不必再留在這島上。」

司馬血道：「你是說，咱們該一起回去中土？」

「不錯，」龍城璧緩緩道：「對付魔王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那魔王之王，決不能讓他再翻天覆地的弄下去。」

「龍老弟說得對！」唐竹權振臂高呼：「咱們回中土！把魔王帮的兔崽子殺個他娘的片甲不留！」

（二）

灰鯊船已揚帆遠去。

在大熊船上，初時還可以看見灰鯊船，但漸漸地，兩艘船的距離就是越來越遠了。

老井對龍城璧說：「看灰鯊船的途徑，是向澎如灣方面而去。」

龍城璧道：「不必理會它是甚麼地方，咱們就在澎如灣着陸。」

老井忽然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海豹那王八！竟然幹出這種事！」

龍城璧道：「在下已把他的穴道解開，看來他也是因爲一時貪念熾起，才會這樣做的。」

突聽唐竹權在船艙下大叫：「老井！老井！」

老井急下船艙。

他看見了孫海豹，倒臥在臥室中。

他以雙手握刀，刀已貫穿了自己的心房。

他遺下了一封書。

這是自戕謝罪。

老井臉上的肌肉頓然僵硬，大聲呼叫：「海豹！海豹！」

但海豹已死，死人再也不會聽見他的呼叫。

× × ×

船繼續前進。

終於，大熊船來到了澎如灣。

灰鯊船也赫然停泊在這海灣之內。

龍城璧、唐竹權、司馬血及南北雙奇登岸，他們聽見的第一個消息，就是灰鯊船上竟然橫七豎八的躺着好幾十具屍體。

上船一看，果然不假。

每具屍體都是那麼完整，唯一致命的傷勢，就是胸前都有一塊青色的掌印。

經過檢視，他們的胸骨都沒有碎裂，但內臟却已化爲碎片！

這顯然是魔王之王的傑作。

「好兇狠惡毒的手段！」唐竹權憤然道。

「以這等掌力，世間上恐怕找不出幾人，能承受得起。」龍城璧微喟道。

「難道以你龍心神訣上的武功，也不足以對抗魔王之王？」

龍城璧苦笑：「若與他力拚，恐怕小弟是輸多赢少。」

唐竹權拍拍肚子：「別長他人志氣，滅掉自己威風，別忘記你還有一把風雪之刀！」

龍城璧一笑。

這時候，已是暮色四合。

（三）

澎都城，就在澎如灣西北二十哩外。

這裏最著名的酒家的碧海閣。

碧海閣有好酒、好菜。

但對某種人來說，更能吸引他們的，却是這裏的老闆娘。

但就在這一天晚上，這個冶艷迷人，足以令每個顧客爲之陶醉的老闆娘却不見了。

連喬大老闆也不知道這個寶貝老婆的下落。

× × ×

喬大老闆的名字是無畏。

他也許甚麼都不畏懼，唯一最懼畏的只是妻子而已。

這天晚上，他的妻子不見了，但他一點也不担心。

倘若有人對他說．他的妻子正在和一個男人私奔，那麼他担心的一定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那個男人。

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寶貝老婆，她的手段是何等的厲害。

最少，喬無畏是招架不來。

萬萬的招架不來。

× × ×

面對着好酒，好菜，唐竹權焉能不開懷暢飲，吃個痛快？

他的大酒罎又已裝滿。

好酒一罎，佳餚無數。

「哈哈，這才像話，今夜老子總算是大快朶頤了。」

喬大老闆看見這個喝酒比牛喝水還厲害的胖漢，不禁瞧的呆了。

平時，他喝三碗已是昏昏迷迷的，好像快要吐黃箭，一醉不起。

所以，「敝店」的酒，他從來最多只喝三碗，第四碗是萬萬不能喝的。

但這胖漢，已喝了不知多少倍於三碗的酒。

但他却還是很清醒，好像喝下去的只是清水，清茶而不是酒。

喬無畏連舌頭都伸了出來，頻頻對小二阿笑說：「這厮厲害！這厮厲害！」

等到他把這句說話，向阿笑說到第十五遍的時候，「這厮」忽然捧着大酒罎，笑瞇瞇的走了過來。

喬無畏立刻住口，陪笑一番。

「老闆！」唐竹權向喬無畏打了個招呼。

「壯士有何賜教？」喬無畏躬身打揖，禮貌週到得很。

「沒有甚麼賜教，只想問一問，茅坑何在？」

「噢，原來如此，」喬無畏堆着滿臉笑容，「且由小人引路，壯士請。」

語畢，帶引唐竹權到茅厠。

茅厠前，唐竹權忽然低聲對喬無畏說：「有點不妙。」

喬無畏一怔：「何事不妙？」

唐竹權道：「尊夫人不妙。」

喬無畏面色一變：「拙荊有何不妙之處？」

唐竹權嘆了口氣：「她在茅厠裏，死了。」

喬無畏呆住。

他往茅厠一看，却沒看見老闆娘。

「壯士……」他回頭，但只是說了兩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因爲唐竹權已突然出手，一拳打在他的臉龐上。

（四）

給人在臉龐上打一拳的滋味，當然很不好受。

喬無畏自出娘胎以來，還是第一次嚐試到這種難忘而又可怕的滋味。

他實在想不到，這個胖漢的拳頭，竟然比自己還快。

其實，當他說着「壯士」兩個字的時候，他的拳頭也恰好正想揍在這胖漢的臉龐上。

因爲他早就知道這個胖漢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唐竹權本來就是來這裏找岔子的。

× × ×

喬無畏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個畏妻如虎，生性懦怯的生意人。

但這只是他的表面而已。

他不錯是很懼怕老闆娘，因爲他的妻子，在組織中的地位，比他高三級。

在他倆夫婦所隷屬的組織裏，下屬是絕對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否則，將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盡種種慘酷刑罰。

即使是夫妻，只要妻子的職權比丈夫高，做丈夫的就不能稍逆妻子的意思。

否則，後果同樣堪虞。

而且，即使沒有這種因素存在，喬無畏本身也是個有季常之癖的傢伙。

但除了畏妻如虎之外，他這個人其實一點也不好欺負。

他的拳頭堅硬如鐵。

他的虎尾腿已踢過無數人的肋骨。

但這一次，他的拳脚功夫還沒使出，唐竹權已把他打得天旋地轉。

× × ×

唐竹權向他微笑。

他看見這微笑，就像是老婆想揍自己時的那種陰冷的微笑。

喬無畏不寒而慄。

這許多年以來，他一直都在揍人。

唯一會揍自己的，就只有那頭「河東獅」。

但那頭「河東獅」也絕不會這麼狠，一拳打在自己的臉上。

因爲這實在是太難看了。

老闆娘一向都是很注重儀表，她自己如是，也希望丈夫每次給人的印象，都是那麼鮮明，可愛。

平時，喬大老闆給人的印象，也的確是很和氣，很可愛的。

但現在他的模樣，已不是可愛，而是可憐。

挨了一拳之後，他不敢還手。

因爲他知道，自己若還手，臉上就得最少再挨一拳。

唐竹權笑瞇瞇的看着他，忽然說：「你現在該知道，老子是誰了？」

喬無畏點頭：「你一定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大少爺。」

「不錯，老子現在只想問你一件事，」唐竹權的拳頭又在他的眼前幌來幌去，「尊夫人去了甚麼地方？」

喬無畏搖頭：「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我……」

他還沒說完，臉上又已挨了一拳。

花花公子變成死公子

（一）

第二拳的力道並不算很重，大概只及得上第一拳的一半左右。

唐竹權是「手下留情」？但常言有道：「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喬無畏挨了第一拳，一張臉龐已是疼苦難當，第二拳雖然力道較輕，但他所吃的苦頭却是反而更大。

唐竹權淡淡一笑道：「老子不喜歡你說『不知道』這三個字，而且也不想再給你第三拳，但是，你若不講出眞說話，嘿嘿……」

喬無畏的身子搖搖欲墮，終於說：「拙荊去了甚麼地方，只有一個人知道。」

「是誰？」

「鐵頭方必勝。」

「呸！甚麼鐵頭？老子看他的頭只像塊豆腐！」

「要找拙荊，就只有這條路可走。」

「你在騙老子？」

「不敢，不敢，萬萬不敢！」

「嘿嘿，人心隔着一層肚皮，肚皮又隔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誰知道你是否不安好心，故意讓老子往陷阱裏跳。」

喬無畏苦着臉：「我說的都是實話，唐大少爺就算把我活活打死，我能對你說的也只有這許多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就暫且相信你的說話，但這份禮物，你却是一定要收下的。」

喬無畏悚然一驚，正想問道：「是甚麼禮物？」但他還沒有問出口，左腕突然一陣刺痛。

只見一口金針，已插在他的左腕上。

「這是甚麼意思？」喬無畏大吃了一驚。

唐竹權冷冷一笑：「這是蜀中唐門的子午奪命針，十二個時辰之內，沒有獨門解藥，閣下就會化爲一灘血水。」

喬無畏額上在冒汗。

「這太過份了。」

「不過份，一點也不過份！」唐竹權淡淡一笑，「你說的若是眞話，老子自然會把解藥給你，你若敢在老子面前耍花樣，那可是一命換一命，老子沒佔你的便宜，你也不算是吃虧！」

喬無畏吸了口氣，毅然道：「眞金不怕烘爐火，我的確沒有騙你，但這解藥，你到時一定要送來，否則我做鬼也決不饒你。」

「儘管安心！」唐竹權哈哈一笑，「只要你沒騙老子，你這條命絕不會有半點問題。」說着，把金針取回，大笑而去。

× × ×

唐竹權走得很快，快得就像一匹馬。

當他離開碧海閣之後，茅厠後忽然出現了一個白臉老人。

這白臉老人髮白，鬍子白，眉毛也雪

白，但却穿着一襲純黑色的綢袍。

這黑袍令他的臉龐看來更是白得像是冬天的雪。

喬無畏看見這白臉老人，立刻垂手佇立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吭出來。

白臉老人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彷彿這不是一張人的臉，而是一個沒有生命的面具。

「喬仔，你幹得很好。」

他稱呼喬無畏爲「喬仔」，令人聽來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之感。

喬無畏恭聲道：「帮主親自囑咐，屬下自當全力而爲。」

這白臉老人，原來竟然就是魔王帮的帮主，也就是昔年魔王島的主人——魔王之王。

「唐竹權的手段，本座比誰都更清楚。」魔王之王輕輕咳嗽兩聲，緩緩接道：「他一向都很喜歡恐嚇別人，這是攻心之計。」

喬無畏道：「那口金針……」

「絕不是蜀中唐門的子午奪命針。」

「何以見得？」

「唐竹權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而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雖然源出一脈，但彼此所用的暗器和武功，都絕不相同，所以，他剛才使用的，絕不會是蜀中唐門的子午奪命針。」

「但這是否毒針？」

「絕不是，他只是用攻心之計，目的是要證實，你講的是實話。」

「屬下明白了。」

「所以，你根本不必担心會毒發身亡。」魔王之王冷冷一笑，「但有一件事，本座却非要問清楚不可。」

「是，帮主儘管囑咐，屬下是知無不言。」

「聽說你對伊堂主很無禮，還經常令她難堪。」

「回稟帮主，絕對沒有這種事。」喬無畏猛然大吃一驚。

「不必解釋了，伊堂主是你的妻子，在閨房內，你要對她怎樣，那是閣下的事，但在正經事情上，她可是你的上級。」

「屬下知道，但……」

「住口！伊堂主對你很不滿，因爲你根本就沒有把她放在眼內。」

「不！這是完全不確的……」

「大胆！」魔王之王冷喝，「你可知道，現在是對誰在說話？」

「屬下知道，屬下知罪。」喬無畏垂下了臉，語氣頓然軟弱下來。

「唔，你既知罪，那倒是容易辦。」

「求帮主從輕發落。」喬無畏的身子不斷的在顫抖，跪了下去。

「念在伊堂主曾爲本帮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你畢竟是她的丈夫，本座當然不會把你交到『魔刑堂』。」

聽見「魔刑堂」三字，喬無畏差點沒昏倒過去。

幸好魔王之王是說不會把他交到魔刑堂，否則，那可要命得很。

只聽得魔王之王淡漠一笑，接道：「本座決定給你吃一個饅頭。」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雪白的饅頭：「拿着。」

喬無畏的手在發抖。

「帮主……」

「吃掉它。」

「帮主饒命！帮主饒命！」喬無畏跪下，嘶聲呼叫。

魔王之王嘆了口氣：「這已是給你最輕的懲罰，難道你眞的要本座把你帶到魔刑堂？」

喬無畏面無人色。

他知道，自己已再無選擇的餘地。想到那魔刑堂恐怖之處，他突然張開嘴巴，把饅頭嚼下。

他只是咬了一口，咀唇已變成藍色。饅頭剛吞下，他的臉已腫胖得像是一頭豬。

魔王之王輕嘆口氣，揚長而去。

喬無畏平時很喜歡吃饅頭，但這却是他最後一次嚐試饅頭的滋味。

(二)

在方必勝的感覺中，天下間最討厭的人，就是專拍馬屁的人。

每逢他看見拍別人馬屁的人，他的第一種反應是「嗤之以鼻」，而第二種反應就是「饗以老拳」。

但是那只是對「拍別人馬屁」的人而言。

對於「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別人是在拍自己的馬屁。

這就是鐵頭方必勝的脾氣。

這時候，他本該在賭場裏。

他是一間賭場的總管，賭場裏的大小事情，他都管，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條。

雖然他外表粗魯，但做事却精細果斷，深得老闆器重。

但他却有個缺點，就是經常喜歡和拍自己馬屁的人在一起。

例如他的表弟游若平，他的師弟杜竿子，還有笑口棗諸葛濤，都是這一類人。

在賭場中，不知是誰，忽然首先盛讚方必勝酒量驚人，於是方必勝就帶着他們，離開賭場，直往大酒館。

× × ×

大酒館的確很大，連伙計的腦袋和肚子都特別大。

方必勝叫酒。

立刻就有個身材奇胖的伙計，提着一罎桂花香走了過來。

方必勝沒有看這個胖伙計，把酒接過，然後每人斟了一大碗。

游若平像個花花公子，但喝的時候却像條牛。

杜竿子看來一表斯文，但用刀殺人和喝酒的速度都一樣快。

只有笑口棗諸葛濤，他喝酒最慢，就像他平時走路時的姿勢一樣。

胖伙計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瞧着這四個人喝酒，臉上的表情好像是怪怪的。

當方必勝喝完第三碗酒的時候，這伙計忽然說：「這酒有蒙汗藥。」

方必勝冷冷的瞧着這個胖伙計：「你是不是活膩了，竟然敢在酒裏動手脚？」

胖伙計訕訕一笑：「別生氣，我只是騙騙你，酒裏沒有藥。」

游若平已站起來，一拳打在這胖伙計的肚子上。

「這種玩笑可不有趣，滾回去！」

但胖伙計不走。

他忽然說：「老子想把你們四個宰掉一半，好不好？」

杜竿子淡淡一笑，目注着他：「唐大少爺果然是來意不善。」

胖伙計吃吃一笑：「你早就知道老子是唐竹權？」

杜竿子道：「還沒踏進大酒館，在下已知道唐大少爺，正在大酒館裏恭候着咱們四人。」

胖伙計點頭一笑：「四位都是明白人，老子也不想兜圈子，伊妙雲去了甚麼地方？」

方必勝冷冷的瞧着這個冒充伙計的唐大少爺，道：「你找她有甚麼事？」

唐竹權道：「老子知道，她近來手風不錯，在賭場上贏了不少，老子是來向她借貸的。」

方必勝道：「你要借多少銀子？我也許可以借給你。」

唐竹權道：「老子不是想借銀子，而是想借一個人。」

方必勝冷冷一笑：「老闆娘美艷可人，想不到連唐大少爺也是爲之怦然心動，想打她的主意。」

唐竹權輕輕吐出口氣，搖頭道：「老子要借的人，並不是伊妙雲，而是她的表哥。」

方必勝眉頭一皺：「她表哥是誰？」

唐竹權道：「這人叫林逢春。」

「林逢春……噢，我記起了，是不是『上窮碧落金鵬天君』趙三目的弟子？」

「不錯，伊妙雲的表哥就是他。」

這時候，花花公子般的游若平已緩緩的站了起來，對唐竹權說：「表哥你是找不到的了，但表弟却有一個。」

唐竹權怔怔的瞧着他：「你就是她的表弟？」

游若平搖搖頭：「我跟老闆娘完全沒有半點親戚關係。」

唐竹權說：「那麼你是誰的表弟？」

游若平說：「我是方大哥的表弟，表哥若有甚麼人瞧得不順眼，通常都是由我這個表弟出手，把這不順眼的人揮走。」

「你想撵走老子？」

「不！」游若平冷冷一笑，「只要你願意爬着出去，我就不會撵着你走，你要緊記，你若自動爬出去，那麼你最少還是個活人，但若要勞煩到方老大的表弟撵你出去，那時候你已經是個死人。」

唐竹權咪咪一笑：「如此說來，老子現在是處於決定生死的判決中。」

游若平道：「只要你比豬聰明一點，就該明白到，好死不如惡活。」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老子一向比豬還笨，所以……」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游若平的刀已出鞘！

(三)

游若平用的是雙刀，一鞘雙刀。

刀出鞘的時候，看似只是一把，但招式一展，一刀立刻分爲二，左八卦，右五行，兩種刀法居然配合的天衣無縫。

他年紀輕輕，就已懂得一心二用之法，不愧是個武學奇材。

剎那間，唐行權整個身子彷彿「空」了。

他所有致命的要害，都已完全暴露在這雙刀之下。

但也就在這一剎那間，唐竹權的手輕輕一揚。

他的手揚的很快，最少比游若平的刀快一點點。

一聲驚呼，游若平的身子突然像是斷綫風箏的飄了開去，連手中雙刀也被唐竹權胖大的手折斷。

× × ×

——游若平攻擊得快，唐竹權沒有防守。

——唐竹權沒有防守，因爲他對自己的反擊充滿自信。

——最佳的防守方法，莫過於能發揮致命的反擊。

這一點，唐竹權是完全做到了。

所以，游若平只好陪着他的雙刀，一起被毀滅。

× × ×

花花公子已變成了死公子。

但方必勝的臉色還是沒有變。

他喝了口酒，慢慢的說：「我有十六個表弟，以他的刀法最好。」

唐竹權一笑：「那麼尊駕的表弟們，倒是不敢恭維。」

方必勝目光一閃，淡淡道：「但在十六個表弟之中也只有他一個是練刀的。」

唐竹權道：「用甚麼武器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擊敗對手。」

「不錯，唐大少爺之言，確是一針見血，」方必勝淡淡一笑，「只可惜我能與你談話的機會，已不會太多。」

唐竹權臉上的肥肉在跳動，笑道：「你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方必勝搖搖頭。

「我死不了，今天死在這裏的人，一定是你。」

「是老子？」

「除了你之外，還有龍城璧和司馬血，他們都會陪着你一起走進黃泉之路。」

當方必勝說到這幾句說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已轉移到大酒館的另一個角落。

在這角落的一副座頭上，有兩個年青人在對飲。

你喝一杯，我也喝一杯，喝個不亦樂乎。

這兩人正是龍城璧、司馬血。

× × ×

雖然游若平已死，但方必勝對自己的實力還是充滿着信心。

事實上，游若平在四人之中，的確是最弱的一環。

他活着與否，對方必勝這一方面的人來說，都沒有太重要的關係。

× × ×

一直沉默寡言的笑口棗忽然走近龍城璧身前，問：「對於游若平的刀法，你的看法怎樣？」

龍城璧搖搖頭：「我背對着他，看不見。」

諸葛濤又問司馬血：「你呢？」

司馬血淡淡道：「他若不是一心二用，憑他的刀法，雖然敵不過唐大少爺，但最少也不該死得那麼快。」

諸葛壽道：「換而言之，一心二用這門子的武功，根本就是害人匪淺的邪門玩意?」

司馬血搖頭：「一心二用的刀法，早在八百年前，便有人練得爐火純青，確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但那人是神州刀聖耿無雙。」

諸葛壽道：「但游若平不是耿無雙，他比不上神州刀聖。」

司馬血笑笑道：「連一根指頭都比不上。」

諸葛壽道：「所以當他面對眞正高手的時候，這種武功就會變成弄巧反拙。」

司馬血道：「是的。」

諸葛壽微微一笑：「你現在是否已經知道在下是誰?」

司馬血吃了兩顆花生，才說：「我不喜歡又霉又臭的花生，但却寧願吃霉臭花生，也絕不願意吃笑口棗。」

諸葛壽道：「我就是笑口棗，你若有胃口，不妨把我吃掉。」

司馬血道：「我已說過，不喜歡吃笑口棗。」

諸葛壽的目光落在龍城璧臉上，半晌才緩緩道：「龍大俠，你又怎樣?」

龍城璧立刻回答：「我不想吃你，因爲我不吃人，但在下這把刀，却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

諸葛壽的瞳孔已收縮成一綫，就像隻看見了陽光的貓。

他忽然轉身，遠離龍城璧、司馬血。

但立刻就有十二種不同的兵器，突然殺出，包圍着兩人。

唐竹權嘿嘿一笑：「看來，你們倒是早有準備！」

方必勝淡淡道：「若沒有很好的準備，又怎能釣到你們這三條大魚?」

唐竹權哼的一聲：「想把咱們留下，可不容易。」

方必勝大笑，突然出掌，急急攻向唐竹權。

× × ×

包圍着龍城璧和司馬血的十二人，絕非庸手。

最令人驚異的是：這十二人無論是那一個，其武功都只會在游若平之上，而絕不會在游若平之下。

這十二人也許不懂拍馬屁，但却毫無疑問地，他們必是千中選一的殺人好手！

唐竹權死裏逃生

（一）

大酒館的酒氣已給血腥氣所蓋過。

龍城璧已傷一人，殺一人。

司馬血的劍法，絕對是殺人的劍法，他已殺三人。

但這並不表示他倆已控制了戰局。

因爲他們也已同樣負傷。

——龍城璧左肩，捱了一斧。

——司馬血看來沒事，但實則小腹已中了一記沉重的內家小天星掌力。

再戰下去，形勢不樂觀。

× × ×

唐竹權輕而易舉的就解決了游若平，但杜竿子和方必勝却不容易對付。

但唐竹權最注意的，還是站在一旁，袖手觀戰的諸葛壽。

，他的臉的確很像個笑口棗。

笑口棗本來是給人吃，但這個笑口棗却是剛好相反。

他笑得越好看，唐竹權就覺得這人越是可惡。

不但可惡，而且也很可怕。

雖然，唐竹權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但在這時候，他居然會覺得這人很可怕。

能够令到唐竹權認爲很可怕的人，這人當然絕不尋常。

當然，唐竹權絕對不會眞的怕了他。

但這種感覺，却一直都在籠罩着唐竹權。

× × ×

唐大少爺的形勢也不樂觀。

他也許可以擊敗杜竿子和方必勝，但却沒有把握能對付得了笑口棗諸葛壽。

何況在這時候，對方又再來了一批援手。

× × ×

十八個戴着鬼魅般可怖銅面具的紅衣人，揮動着十八柄鬼頭大刀，把大酒館重重圍困，弄得水洩不通。

形勢對龍城璧等三人更不利。

這時候，龍城璧再殺一人，但他也和司馬血一樣，捱了一記內家重掌。

幸好他有龍心神訣上的內家眞氣護體，雖然受傷，却不嚴重。

但在這短暫時間內，他的戰鬥能力又打了一個折扣。

（二）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有着豐富的江湖經驗。

他們都知道，在這種惡劣的情勢下，是不宜再戰下去的。

他們都想走。

因爲他們若不走，那是九死一生，甚至是有死無生。

他們並不怕死，但在這種形勢下白白送死，却是大不划算。

只可惜他們已陷入重圍，就算想走，也不容易了。

× × ×

這是魔王之王佈下的陷阱。

——只要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一進入大酒館，他們就必定走不出去。

這是魔王之王的策略。

他現在不能親自動手，是有苦衷的。

但他深信，憑着這一羣精銳高手，已足可完成這任務。

× × ×

諸葛壽對唐竹權的武功招數，很細心的在觀察。

天下間沒有眞正絕無破綻的武功，就等於天下間沒有絕對完美的人一樣。

唐竹權最擅長的絕技，是唐門五絕指法。

唐門五絕指法能在江湖上享有盛名，自非倖致。

這的確是一套很厲害的武功，尤其是在唐竹權手下，這套五絕指法的威力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至。

但五絕指法也並非全無破綻。

諸葛壽已看出。

他已在準備。

他準備在唐竹權的五絕指法再出現破綻的時候，就乘虛而進。

這將是必勝的一招。

不但必勝，而且必可殺掉這位唐大少爺。

這個笑面迎人的笑口棗，其實比最毒的毒蛇還更險惡。

唐竹權的破綻終於再出現。

諸葛壽已戟指撲出，疾點他小腹上的關元穴。

他看得準！

他算得準！

他出手更是既快且準！

而且，這一手武功，居然是武當派七大絕藝之一的玄陰指法。

沒有任何人能估計得到，這個笑口棗，原來竟然和武當派有着深厚的淵源。

看來唐竹權勢必在這一指之下，化作一縷冤魂。

但倏地，諸葛壽這一指，突然軟弱下來。

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一直被唐竹權攻得透氣不過的杜竿子，竟然在諸葛壽發出這一指的時候，突然神龍活現起來。

——他的身手大變，由緩滯變爲靈活，由軟弱變爲剛猛。

——諸葛壽指攻唐竹權，杜竿子却突然抽身翻掌，一掌就拍在諸葛壽的左邊面頰上。

這是很重要的一掌。

× × ×

這一掌，對大酒館內的一戰很重要，對唐竹權與諸葛壽兩人來說，更是重要。

若沒有這一掌，唐竹權必死。

但這一掌發出後，死的却是諸葛壽。

笑口棗的臉上的肌肉立時痙攣，驚懼之意襲上了他的心頭。

「杜二，你……反了！」他怒叫倒下，再也笑不起來。

杜竿子的突然倒戈相向，驚怒交集的不單是諸葛壽，還有方必勝。

「師弟！你瘋了！」

杜竿子冷笑：「我沒瘋，瘋的是你們這些魔王的爪牙！」

方必勝怒道：「是誰給你這麼大的胆子?」

（三）

忽聽門外一人嬌笑道：「是我。」



喬無畏向唐竹權求饒，並告訴妻子的去向。

這人甫出現，方必勝楞住。

司馬血更是大感意外。

即使是龍城璧，也絕對想不到這個人會在這個時候，在這大酒館裏出現。

「胡少芳！」龍城璧實在感到意外。

不錯，來的居然是胡鳳山的女兒——胡少芳。

她本該還在魔王島上的，但她現在却已來了。

她並不是單獨出現。

在她的背後，還有五個老和尚。

這五個老和尚的袈裟都已很殘舊，而且都是瘦骨嶙峋，又老又癟，好像隨時都會「圓寂」去也。

方必勝暫與唐竹權停戰，而唐竹權也沒有緊逼糾纏。

「姑娘身後的五位大師，可是少林門下?」方必勝揚眉叫道。

一個老和尚搖頭。

「既非少林，亦不是五台，也不是峨嵋。」

方必勝道：「既非少林，五台，峨嵋，莫不是來自靈隱寺?」

最矮的一個老和尚道：「也不是靈隱寺，而是我心寺。」

「我心寺?」

「不錯，是我心寺。」

「我心寺在何方?」

「不在何方，乃在我心中，」站在最左一僧沉吟着，緩緩答道：「貧僧五人的佛寺不在身外，乃在心中，以是僧在何方，寺也在何方。」

方必勝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五個

野僧。」

胡少芳驀然冷喝：「方鐵頭，你是不想活了！」

方必勝目光一轉，盯着身材高瘦的師弟杜竿子：「你背叛於我，就是爲了這個野丫頭？」

杜竿子搖搖頭：「不是。」

方必勝說道：「難道是爲了這五個野僧？」

杜竿子說道：「他們並不是野僧，而是仙僧，但是我也不是爲了他們才與你爲敵。」

方必勝心中一動，瞪目道：「你是朝鳳堂派出來的臥底！」

杜竿子這次終於點了點頭，慢慢的說：「不錯，朝鳳堂一直都是魔王帮的死敵，我這個師弟其實早就與你勢難並存於武林之中。」

方必勝嘿嘿一笑：「果然是人心隔肚皮，想不到你拍馬屁的本事高明，笑裏藏刀的手段更是了不起。」

杜竿子臉上木無表情，向躺在地上的諸葛濤一指：「說到笑裏藏刀，他的本領就比我高明不知若干倍，但這種喪心病狂，爲虎作倀的冷血兇手，到頭來還是要死在我的掌下。」

這時候，一切的戰鬥都已停止。

連圍攻司馬血和龍城璧的殺手，都已停頓下來。

因爲他們已發覺，在這大酒館的四週，還有不少高手在隱伏着。

但他們絕對不是魔王帮的人，而是朝鳳堂的精英高手。

× × ×

朝鳳堂是一個很秘密的組織，就和魔王帮的情況一模一樣。

但唯一不相同的，就是朝鳳堂並不是一個邪惡的組織。

而且這一個派系，也完全是爲了針對魔王帮，才會在武林中暗中成立的。

× × ×

方必勝的眼睛彷彿已經變成了兩個血球。

「杜竿子，是你對我無情，所以，你也休怪我對你無義。」

「到了這種時候，我們的確已沒有甚麼情義可談，你動手罷！」

方必勝冷冷道：「現在我不想動手，只想回去好好的睡一覺。」

這算是甚麼說話？每個人都聽得有點怔住。

「回去睡覺？」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看你不如就在這裏睡覺好了！」

方必勝道：「你要把我留下？」

唐竹權道：「正有此意。」

方必勝道：「恐怕不易。」

一個老和尚邪笑道：「貧僧看來，却是易如反掌。」

方必勝瞪着這個和尚：「大師法號怎樣稱呼？」

東方的第一個老和尚說道：「貧僧蟻咬。」

第二個老和尚道：「貧僧貓咬。」

中間老和尚道：「貧僧鬼咬。」

第四個老和尚道：「貧僧鼠咬。」

最後一個老和尚淡淡一笑，道：「貧僧法號咬不得，你若想咬貧僧一口，小心牙齒不保。」

方必勝聽得爲之發怔。

「甚麼蟻咬鬼咬，這豈不是在胡言亂語？」

蟻咬和尚淡淡道：「貧僧等絕不咬人，這一點你可以放心。」

貓咬和尚道：「但貧僧的拳頭却不好惹，就算施主的鐵頭，恐怕也很難抵擋得住。」

鼠咬和尚道：「貓咬之言，不可盡信，鐵頭功可以對抗鐵拳，但貧僧的一玄指却是鐵頭功的魁星。」

咬不得和尚却搖頭道：「休聽貓咬鼠咬吹牛，貧僧等五人之中，最大本領的乃是貧僧。」

鬼咬和尚冷冷一笑：「强敵在前，咱們休自己傷了和氣，就讓鬼咬去對付鐵頭方必勝，其餘庸碌之輩，願降者請到咬不得跟前，廢掉武功，不願廢掉武功者，殺無赦！」

方必勝冷笑道：「不必妄想，本帮之中，絕對沒有貪生怕死之徒，而且這一戰打下來，你們也休想佔着半點便宜。」

蟻咬和尚道：「你又不是個漂亮的女娃娃，誰稀罕佔你甚麼便宜。」

鬼咬和尚道：「出家人說話該謹愼一點，這種說話，豈能出口？」

貓咬和尚嘻嘻一笑：「他娘的，還是師兄說得對！」

方必勝突然大喝：「這羣瘋僧，會有甚麼眞實本領，讓咱們把這些瘋僧的腦袋都砍下來，掛在酒館門外！」

他的說話剛說完，突見刀光一閃，一顆血淋淋的腦袋突然飛上了半空，滾落到他的腳下。

千面人屠

（一）

這顆腦袋是戴着面具的。

當它跌落在方必勝脚下的時候，面具已破裂，露出了一張肌肉已僵硬，神情驚駭欲絕的臉。

方必勝的眼色又變了。

他看見了一個身穿青袍的年青公子，也看見他手中有一把染滿鮮血的劍。

「偷腦袋大俠衞空空！」胡少芳驚叫了起來。

青袍公子淡淡一笑：「三年不見，胡小姐又更明艷照人，實在是可喜可賀。」

胡少芳却是面無喜悅之色。

「還說甚麼可喜可賀，她的老子死了！」唐竹權吼叫起來。

衞空空臉上的微笑頓然僵硬：「胡三爺……他眞的……」

唐竹權冷冷地說道：「這是林逢春、趙三目幹的好事，老子正在去抓這兩個王八！」

衞空空沉聲道：「趙三目可不是那種無義之人，即使胡三爺遇害，也絕不可懷疑到他的身上。」

唐竹權道：「沒有趙三目的支撐，林逢春又豈敢去找死士暗殺胡三爺？」

衞空空嘆了口氣：「你們未免把林逢春的胆子估計得太細小了。」

唐竹權道：「難道他竟敢背叛趙三目，暗中幹出這種卑鄙行爲？」

衞空空苦笑一聲，嘆道：「林逢春找死士對付胡三爺的事，我早已知道，却想不到他們竟然已經得手。」

唐竹權雙目睜圓，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衞空空道：「是趙三目說的。」

唐竹權嘿嘿一笑：「好個上窮碧落金鵬天，果然是明目張胆陷害胡三爺。」

衞空空道：「這不關他的事，當他向我說出這件事的時候，他已垂死。」

「甚麼？」唐竹權吃了一驚，「他受了傷？還是患了重病？」

「兩樣都不是。」

「是中毒！一定是有人向他下毒！」

「不錯，是林逢春向他下毒，」衞空空面色凝重，緩緩道：「而且用的是蛇蝎美人香。」

唐竹權一凜，道：「那是三十年前伊一鶴的獨門毒藥。」

衞空空道：「伊一鶴有個女兒，叫伊妙雲，她是魔王帮五大高手之一。」

唐竹權道：「老子現時正在找她。」

衞空空道：「伊一鶴把蛇蝎美人香傳給伊妙雲，而伊妙雲又把這種更毒的毒藥交給林逢春。」

唐竹權道：「於是林逢春就把這種毒藥，用在趙三目的身上。」

衞空空道：「正是如此。」

唐竹權瞪目道：「如此說來，趙三目沒有出賣天君門。」

衞空空道：「出賣天君門，殺害胡三爺的人，並不是趙三目，而是林逢春。」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趙三目現在怎樣？」

衞空空暗然道：「死了。」

「死了？」胡少芳失聲叫了起來。

「不錯，他已死了，而且還是由我親自埋葬的。」

「林逢春！老子一定要把你抓住，然後一片一片的撕開！」

方必勝突然大吼，向唐竹權撒出一團黑球。

黑球觸地即爆，一股黑烟立刻散開。

唐竹權急閃。

方必勝的人已向屋頂上疾衝上去。

一陣價天巨响，屋頂裂出一個大洞，方必勝已如巨鳥般飛出。

但他飛不遠。

屋頂上，竟然有個老和尚正在等待着他！

× × ×

在屋頂上恭候多時的，正是咬不得和尚。

方必勝這才驀然省悟，剛才那五個老和尚，似乎忽然少了一個。

但當時他沒有細心留意。

直到這時候，他已明白，這個老和尚早已料到自己會有此一着。

「瘋僧，你找——」

「死」字未出口，咬不得和尚已輕輕的一掌印在他頭頂上。

× × ×

方必勝以鐵頭功成名於綠林。

但就在這一天，他的鐵頭彷彿變成了一塊薄脆餅。

「瘋僧」沒有死。

「瘋僧」的確是「找死」，但却不是自己找死，而是「找方必勝去死」。

任何人的腦袋忽然四分五裂，連腦漿都四溢出外，那是必死無疑的。

方必勝自然也不例外。

× × ×

大酒館一戰，魔王帮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魔王之王親自佈下的「陷阱」，到頭來沒有捕捉到任何獵物，反而使己方損兵折將。

但他絕不甘心。

他永遠不會向任何人屈服，即使受到的挫折再嚴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還是要力爭到底。

魔王之王的原則並沒有錯。

他那堅毅不屈的精神，也是值得令人欽佩。

可惜他却是個壞蛋。

他少年的時候，已是個壞蛋。

到了壯年，他心術之陰險，手段之毒辣，武林中已鮮有人能望其背項。

他這一生最恥辱的事，就是自己居然在魔王島上，給天君門的人趕走。

他能逃出魔王島，已是大幸。

不幸中之大幸。

但對天君門來說，這却是一個極大的隱憂。

雖然他們已趕走了魔王之王，但這魔頭的陰影，仍然留存在魔王島上。

他隨時會回來。

而且，他也已曾經回來，但却又第二次從魔王島逃走。

他第二次到魔王島，顯然是在暗中觀察天君門的虛實。

每個人都知道，他一天不死，總會有第三度重臨魔王島的時候。

魔王之王也是這麼想。

（二）

夜色蒼茫，司馬血獨坐在一株枯樹之下。

胡少芳忽然悄悄的在他身後出現。

司馬血臉上木無表情，只是淡淡的說：「妳來了。」

胡少芳沉默了很久，才道：「難道你認爲我不該來？」

司馬血冷冷的道：「妳根本就不該離開魔王島，這是很危險的。」

胡少芳眨着眼睛，嘆道：「你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總認爲我是個小孩子。」

司馬血道：「妳的年紀不算太細了，但想法却很天眞。」

胡少芳繞到他面前，冷冷道：「你並不是眞的担心我，而是怕了我的手段。」

司馬血盯着他：「妳的手段怎樣？」

胡少芳說道：「毒辣，兇惡，殺人不眨眼，甚至比你這個殺手之王還更具有殺氣。」

司馬血道：「妳以爲自己眞的可以去對付魔王帮？」

胡少芳臉上露出傲然的神色：「最少，我可以給他們嚴重的威脅。」

司馬血道：「朝鳳堂的人，都是令尊生死之交，他們雖然願意爲妳爹報仇雪恨

，但妳還是不該捲入這兇險的漩渦。」

胡少芳陡地瞪大了眼睛。

「你瘋了，我爹給人暗殺，難道做兒女的竟然可以在家裏蒙頭大睡，對這樁血海深仇不聞不問？」

司馬血吸了口氣，忽然覺得自己無言以對。

她的理由很充份。

但自己呢？

自己憑甚麼要阻止她？

自己又爲甚麼要阻止她？

司馬血呆住，這問題直到現在，他才覺得自己未免是太過份了。

胡少芳瞧着他，忽然聲音又柔軟下來：「我知道你爲甚麼要阻止我，但這件事，就算是我的親娘，也無法阻止我的。」

司馬血嘆了口氣，終於緩緩道：「反正你已離開了魔王島，現在除了妳自己之外，誰也不可能叫你回心轉意，既然如此，在下希望你能够爲胡三爺伸雪寃仇，再見。」

一聲「再見」，司馬血身形輕挪，人已消失在一爿林子之中。

胡少芳默然。

她的眼睛還是很明亮，很嫵媚，但却似已添上了一層淡淡的雲霧。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在她身後悠然一笑。

笑聲很古怪。

胡少芳霍然轉身。

她立刻看見了一張奇醜無比的臉。

她的胆子一向不小，但驀然看見這張臉，還是禁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 × ×

這是一個很醜陋的男人。

但他的出手却很漂亮。

他向胡少芳出手，他對付她的武器是一朶嬌艷奪目的花。

花有香氣。

胡少芳已立刻屏止了呼吸，但却還是太遲了。

這醜漢的出手實在太快，快得令她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

這陣香氣沁進她的腦門，臉色登時大變。

但她還是已經看出，這個醜陋的男人，他的臉龐是經過易容的。

沒有人會喜歡這麼的一張臉。

但一張醜臉，却無疑是一種最佳的掩飾。

她已看出了這一點，但却已沒用。

因爲就在這時候，她已昏迷過去。

（三）

又是黎明。

司馬血接到了一張請帖。

那是林逢春發出來的請帖。

他希望司馬血能赴約。

送帖來的人還說，倘若司馬血不肯赴約，下次他收到的將不會是請帖，而是人頭。

胡少芳的人頭！

× × ×

司馬血沒有留難送帖的人，甚至沒有多問他一句說話。

因爲他知道，這人雖然也是個武林中人，但却只是個被人所利用的小脚色，他的作用就等於戰場上的使者。

兩國交鋒，不斬來使。

斬之固然不對，留難於他也是於事無補。

司馬血已準備赴約。

他沒有告訴龍城璧，甚至不讓任何人知道。

因爲這人所發給他的請帖，請帖上沒有邀請其他任何人。

但正當他要赴會的時候，唐竹權却扳着臉孔來了。

「老子已知道你想去甚麼地方。」

司馬血一怔：「你知道些甚麼？」

唐竹權沉聲道：「你現在是不是去飛烟峽？」

司馬血吸了口氣，他無法否認，却說：「這是我的事，任何人都不必插手。」

唐竹權眼色一變：「連老子都不能插手？」

司馬血點頭，道：「是的。」

唐竹權却搖頭不迭：「不！你不能獨個兒去飛烟峽，那無異是送死。」

司馬血道：「你是怎樣知道這件事情的？」

唐竹權道：「那送請帖的傢伙，已給老子抓着，老子要他說，他豈敢不說。」

司馬血道：「但請帖上邀請的只是我，所以你不能去。」

唐竹權道：「你要去，老子更加非去不可，大不了你是『貴賓』，而老子做個『不速之客』。」

司馬血道：「不速之客永遠都不受歡迎。」

唐竹權道：「你這個貴賓就算受到盛大的歡迎，到頭來恐怕是他們把你歡送到地獄裏去。」

司馬血道：「我不在乎。」

唐竹權道：「無論你說甚麼，飛烟峽之行，絕對少不了老子這一份。」

這時候，又有一人淡淡笑道：「我也去！」

× × ×

這人當然就是龍城璧。

司馬血嘆了口氣。

「這一次赴約，本來只是我一人的事，但現在却變得越來越熱鬧。」

唐竹權裂嘴一笑：「熱鬧一點，總比孤孤清清的去送死好得多。」

司馬血道：「倘若咱們一起去，結果全都會送死，那豈不是更糟？」

「一點也不糟，那麽在黃泉路上，咱們也是熱熱鬧鬧的，就算是閻王老子，也不敢把咱們三人怎樣。」

龍城璧悠然一笑：「林逢春雖然早已嚴陣以待，但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咱們三個人一起去，恐怕他很快就會覺得頭疼，心跳。」

司馬血長嘆一聲。

連龍城璧也都已知道飛烟峽之約，他實在是無話可說。

唐竹權盯着他，忽然說：「老子知道你爲甚麼不肯讓咱們去。」

司馬血默然。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道：「胡小姐的確不錯，難怪你寧願孤身犯險，也不願意林逢春把她折磨。」

龍城璧道：「但林逢春要對胡少芳施辣手，即使你一人前往，也同樣於事無補，倒不如集結力量，以强對强，以硬對硬，把胡小姐救回來。」

司馬血吸了口氣，道：「她武功不弱，但却給人輕易擄走，其人武功實在是難以想像。」

龍城璧說道：「這個人肯定不是林逢春。」

司馬血道：「何以見得？」

龍城璧道：「林逢春的武功，大概只是在胡少芳伯仲之間，他要擄走她，並不容易。」

司馬血悚然動容：「豈非是魔王之王親自出手？」

龍城璧沉吟半晌：「這倒很難說，但我却有點懷疑一個人。」

「誰？」司馬血，唐竹權齊聲追問。

「千面人屠翟天鷹。」

「甚麼？」唐竹權臉色驟然一變：「翟天鷹也來了？」

「不敢肯定。」

「但你何以會懷疑到這人的身上。」

「在昨天黃昏，我接到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

「翟天鷹三天前，曾在鼓縣出現。」

「鼓縣距離這裏有多遠？」

「不足百里。」

「這就是了！」唐竹權悻悻然道：「這廝曾經大鬧杭州唐門，若不是老子有點門道，恐怕那一次杭州唐門已變成一堆廢瓦。」

「這人很厲害。」

「老子已領教過，確是一號人物。」

「他若和魔王之王勾搭，飛烟峽之行，就更是危險。」龍城璧凝視着北方，「但爲了胡小姐，爲了天君門的安危，我們絕不能逃避。」

唐竹權道：「你一向不喜歡逃避，老子也是一樣。」

龍城璧瞧着司馬血：「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飛烟峽，縱然對方已佈下天羅地網，也要闖進去。」

司馬血無言，也凝視着遠方。

在北方遠處，有一座陰沉的峽谷，那就是他們非去不可的飛烟峽。

說書先生竟然是老祖

（一）

風急勁，吹塌了一座小茅屋。

茅屋已被風吹塌，甚至吹走。

但屋子裏的一張桌子還是四平八穩。

風吹不塌它，更無法把它吹動分毫。

這座小茅屋本建在一塊石地上，但這張桌子的四條脚子，竟然已有一半深深的插入石地裏。

桌旁站着一個人。

一個鐵塔般的大漢，他的兩條腿雖然沒有插入石地，但他身旁的一條蟒形銅拐，却最少有三分之二沒入石地內。

風雖急猛，但他迎風而立，半點也沒有把這陣陣狂風放在眼內。

看他臉上的表情，甚至已沒有把天下間任何一個人放在眼內。

× × ×

飛烟峽已在不遠。

龍城璧、司馬血與唐竹權逆風而行，衣衫似快將被狂風吹裂。

但他們沒放在心上。

即使渾身赤條條，他們也不會退縮。

他們沒有赤條條，但却在一個小山丘下看見了一個上半截身子赤條條的大漢。

唐竹權瞧着那沒入石地內的銅拐，忽然說：「蟒王傅無敵！」

大漢厲聲一笑：「不錯，我就是蟒王傅無敵！」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你是在這裏把守第一關？」

傅無敵道：「這是你們的第一關，也是最後一關！」

唐竹權道：「你好大口氣。」

傅無敵道：「本帮以雄厚的實力稱霸天下，憑的是大勇大智而不是吹大氣！」

唐竹權冷冷道：「甚麽大勇大智，簡直是自欺欺人，照老子的看法，魔王帮上上下下，都只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

傅無敵臉色一變，突然大聲喝出了八個字：「蟒豹連環，無敵大陣！」

× × ×

這八個字甫喝出，龍城璧背後又已出現了一個秃頭大漢。

這秃頭大漢彷彿像是鐵打出來的，身上每一處都黝黑發光，整個人都充滿了一種野獸般的動力。

龍城璧冷冷道：「江湖傳言，蟒豹雙煞，焦不離孟，果然不錯。」

秃頭大漢怪笑一聲：「俺正是豹魔宗欲達，今天你們來到這裏，咱們蟒豹雙煞，自該好好招待招待。」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這倒有勞兩位了。」

宗欲達陡地發出一聲怪吼。

吼聲响起，九個身穿豹皮衣裳的漢子，已把龍城璧等人重重圍困。

傅無敵也發出了一聲尖嘯。

又是九個黑衣武士，各持蛇形拐杖，與身穿豹皮衣裳的大漢，互相呼應，合圍而上。

唐竹權冷冷一笑。

「這種陣勢，老子已見識過不知凡幾，也罷，既來之，則破之，你們這些渾渾兒小心了！」

笑聲中，人已掠出。

他雖然胖，但這一掠之勢，却是奇快無比。

他是衝向蟒王傅無敵。

傅無敵拔出在地上的蟒拐，呼的一聲向唐竹權迎頭砸下。

這一拐眞是力逾萬鈞。

唐竹權冷冷一笑，就在對方蟒拐已臨到頭頂前的一刹那，突然右掌斜斜拍出。

這一掌，他已提聚了八成內力，疾向蟒王的右腕上擊去。

這一掌出手極快，蟒王不易閃避。

但傅無敵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一個蟒纏籐，竟然絕不閃避，反而向唐竹權的右臂纏了上去。

這完全是一個「黏」字訣。

但他運用的太巧妙，連唐竹權都絕對意想不到，這個大塊頭竟然能使出如此精妙的招式，來化解自己這一掌。

「好像伙！」他冷喝一聲，身形已變，右掌也急撤收回。

傅無敵足下連點，猛然一個毒蛇出洞，蟒拐如脫弦之箭，直射唐竹權的心窩。

唐竹權雖然身胖肉厚，但這一拐若是給他擊中，可也不是開玩笑的事。

一陣激烈的狂風飛揚，唐竹權的身子有如旋風般猝然向右飛射出去。

傅無敵的攻勢極猛。

但唐竹權的反擊，却更是猛烈。

然而，那九個黑衣武士，不是呆站在一旁的，傅無敵一聲怪嘯，他們也發動了龐大的攻勢，一齊對付這位來自杭州唐門的唐大少爺。

× × ×

以一對十，唐竹權是以寡敵衆。

但他還是那麼神氣，那麼充滿信心。

這時候，宗欲達也已和龍城璧斷殺在一起。

（二）

豹魔宗欲達以豹頭拳成名於江湖。

他出拳極快，兩手中指俱戴着一枚鐵指環，指環上更能射出劇毒尖針，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龍城璧雖然很欣賞他的拳法，但對於這兩枚鐵指環却沒有半點好感。

宗欲達已三次從鐵指環中射出毒針，却俱被龍城璧一一閃開。

這時候，蟒豹大陣已連結起來，雙方展開一幕驚人的斷殺。

對於蟒豹雙煞來說，這種陣法是絕對不能失敗的。

因爲他們曾在上頭方面誇下海口，說這陣法必可把龍城璧困住，甚至可把他殺死。

在魔王帮，任何人都不能失敗。

連一次輕微的失敗，都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或者是身受慘厲的酷刑。

很顯然，蟒豹雙煞是抱着極大的信心的。

當然，倘若他們能成功地把龍城璧等人擊殺，那麼他們所能獲得的獎賞，是極其可觀的。

但那必須要付出代價，最少，他們要顯出眞正的本領才有希望完成這個任務。

× × ×

豹魔宗欲達的鐵指環，已第四次射出毒針。

龍城璧這一次沒有閃避，而是以極巧妙的手法，用兩指把毒針輕輕的拈住。

宗欲達楞住。

他從來都沒有遇過任何對手，能够用這種巧妙而又危險的手法，接下自己的毒針。

「宗欲達，你完了。」龍城璧突然冷喝。

這一聲冷喝，使宗欲達從心底裏冷出來。

他的豹頭拳，再加上向來一擊即中的指環毒針，此刻竟然是全無半點辦法，可以尅制得住這位雪刀浪子。

鏗！

龍城璧一直都沒有使用風雪之刀，但這時候，一陣逼人的刀光，直逼到宗欲達的眼前。

宗欲達急退。

但是雪刀却鍥而不捨，緊緊的纏了上去。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的速度。

只見刀光一閃，宗欲達的咽喉也同時射出了一支血柱。

× × ×

宗欲達倒下，蟒豹大陣也同時崩潰。

蟒王傅無敵硬拚唐竹權，結果唐竹權中了一拐，左肩受傷。

但傅無敵却已中了五絕指，登時氣絕身亡。

龍城璧、司馬血與唐竹權，總算闖過了這一關。

飛烟峽已然歷歷在望。

（三）

飛烟峽本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但這時候，它却已變成了一個很熱鬧的市集。

唐竹權一怔。

在半年前，他曾經到過這裏。

這本是一個連蛇鼠都難得一見的峽谷，怎會忽然間變得如此旺盛起來。

難道是自己走錯了路，找錯了地方？

× × ×

他們沒有走錯路，這地方的確就是飛烟峽。

但這地方却又變了，而且變得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龍城璧輕輕的吸了口氣，對司馬血說：「魔王帮的潛力，實在不容低估。」

司馬血冷然道：「可惜這個帮會走的是邪路。」

唐竹權道：「管他娘的是正路還是邪路，惹得老子不高興，整座峽谷一把火燒了，那才是走對了路。」

龍城璧道：「峽谷裏的一切，不錯是可以一把火燒掉，但裏面的人呢？」

唐竹權道：「裏面的人，多半也是狐羣狗黨，一併燒掉，天下太平。」

龍城璧道：「倘若胡小姐也在谷內，那又怎樣？是不是也一把火燒掉了她？」

唐竹權瞧着司馬血，訕訕一笑：「這個當然是萬萬不能的，咳！咳！」

司馬血也瞧着他：「這地方已變成一個龍潭虎穴，林逢春能把趙三目幹倒，這人實在不容漠視。」

龍城璧却閉上了嘴，一言不發。

他突然大步向飛烟峽的市集裏走去。

× × ×

市集裏很熱鬧，有酒家、小販、賣肉的屠戶、也有個年紀已六旬開外的說書先生，滔滔不絕的在說着三國演義的故事。

但這市集也很特別。

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這裏全無婦孺。

× × ×

這是市集。

一個專爲殺人而建的市集。

那就像是一個陷阱，已在等待獵物墮進去。

龍城璧、司馬血與唐竹權已來。

他們已跌進了這個步步充滿殺機的陷阱。

但他們臉上全無懼色。

懼者不來，來者不懼。

他們來的時候，就已知道這是一個陷

阱。

但他們却同樣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所以，儘管酒家內外，殺手雲集，儘管小販滿身暗器，儘管賣肉屠戶的刀早已磨得很鋒利，他們還是坦然無懼，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走動。

但等到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看見那個說書先生的時候，每個人的眼睛裏都閃過了一陣驚詫的神色。

這個說書先生，赫然竟是杭州唐門老祖宗唐老人，也就是唐竹權的父親！

五指穿心

（一）

唐老人是個怎樣的人，唐竹權當然很清楚。

他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平時在家中，難得見他開口說話。

若非親眼所見，實在很難相信，唐老人居然會變成了一個說書先生。

但龍城璧、司馬血和唐竹權都是心竅玲瓏之輩，一看之下，已經知道魔王帮做錯了一件事。

——魔王帮顯然是花了一筆金錢，秘密聘請了不少殺手在這飛烟峽內，準備對付殺手之王司馬血。

——但他們花的錢實在是太多了，居然誤打誤撞，連唐老人也「請」了回來。

想到這裏，唐竹權不由暗暗失笑。

但就在他一笑的時候，唐老人森冷嚴厲的目光，似在有意無意間瞪了他一眼。

這意思不難懂。

——「畜牲！老子扮成說書先生，有甚麼好笑！」

唐竹權立刻不笑。

但他接着却聽見了一個人的笑聲，在背後响起。

「大花豬慢走！豬肉已賣光，添點新鮮貨色！就割下兩條腿掛一掛罷。」

唐竹權一怔，左顧右盼，何來甚麼大花豬？

心念未已，兩把映月生寒的屠刀，已猛然向他的雙腿砍了下去！

× × ×

唐竹權簡直是給這人氣死了。

你要砍殺老子，儘管動刀子，放冷箭，這都不氣死人，但罵自己是「大花豬」，這口氣却是怎樣也嚥不下去。

只見一個臉上「賤肉橫生」（其實人肉並無貴賤之分，但唐竹權却覺得這人臉上的肉比豬屁股肉還不值錢），目露凶光的屠戶，正揮動雙刀，狂砍唐竹權雙腿。

他沒砍中。

因爲唐竹權的腿並不像豬那麼遲鈍，却像是一頭飛翔自如的鷹。

也許這頭鷹胖大得驚人，但其靈活之處，仍然使人看得目瞪口呆。

這個臉上「賤肉橫生」的屠戶只是眼前一花，除了自己手上的刀刺目生寒之外，那雙肥肥胖胖的腿已經不見了。

這一刀砍了個空。

但一隻和缽頭兒差不多大小的拳頭，却已不知從甚麼地方，飛了過來。

蓬！

一拳已中正屠戶的鼻樑！

× × ×

這屠戶姓姜，的確是個屠戶。

他是川北人氏，提起了「屠手」姜鐵夫，在川北一帶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經常揍人。

打爆別人的鼻子，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的事。

甚至他的妻子，也經常給他一拳打的天昏地暗，呼爹喚娘。

但這一次，報應來了。

唐竹權的拳頭，把他打得滿面血漿，登時分不出東南西北。

但他仍然看見了唐竹權胖大的影子。

他怒極，揮刀再砍。

唐竹權怪笑：「老子已是手下留情，再不知死活，休怪老子——」

話猶未了，一根鍊子槍，一條狼牙棒又已向唐竹權背後疾襲而至。

那邊廂，司馬血、龍城璧也和幾個老者纏鬥起來。

唐老人不知怎的，仍然在說着他的三國演義，對於眼前的一場鏖戰，似是視若無睹。

× × ×

司馬血的劍不再留情。

雪刀浪子的刀捲起陣陣腥風血雨。

圍攻他們的人，一一倒下。

倏地，一陣鼓樂之聲响起，十六個金綫黃袍大漢，簇擁着兩頂軟兜轎子，從街角緩緩的走了過來。

第一頂轎子坐着一個中年錦衣人，他臉上的神態，就像是一尊沒有生命的石塑像。

第二頂轎子裏坐着的人，赫然竟是胡鳳山！

（二）

第一頂轎子裏坐着的，無疑就是林逢春。

但第二頂轎子裏坐着的，又是誰？

他是胡鳳山？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眞正的胡鳳山，已經在魔王島上被人暗殺身亡，眼前出現的，應該是冒牌貨。

但這人的易容術，也未免是高明得令人吃驚，即使是龍城璧，也看不出有甚麼破綻，倒像是已經死去的胡鳳山，已然復活。

但即使胡鳳山復活，也絕不可能和林逢春在一起。

那麼這人究竟是誰？

他們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答案是由林逢春說出來的：

「這位酷似胡三爺的，就是千面人屠翟大先生。」

唐竹權臉色一變，冷冷道：「翟天鷹，你在易容這一方面的本事，果然是越來越高明了。」

翟天鷹淡淡一笑道：「唐大少爺，自杭州一別，翟某實在是很想念你，想得你要死！」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也想你想得要死！」

翟天鷹道：「你越來越是胖胖白白，

看來你一定還會活得很長命，死不了，死不了。」

他嘆了口氣，忽然又接着說：「但天下間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會有轉變的時候，本來你還可以多活幾十年，但很不巧，今天咱們再度相逢，這對你來說，眞是不幸，很不幸。」

龍城壁盯着他，忽然嘆道：「眞想不到，翟大先生居然有點娘娘腔。」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若易容改裝變成一個女子，相信一定會比冒充胡三爺出色。」

翟天鷹吃吃一笑：「這一些我早已想過了，但扮女人這種事，很吃力，而且不够威風。」

他的聲音有點怪怪的，就是這一方面，不像是胡鳳山。

但除此之外，任何人都很難對這種易容術有甚麼挑剔了。

龍城壁目光閃動：「你爲什麼要冒充胡三爺？」

翟天鷹道：「這是翟某的興趣，現在趙三目已經死了，胡鳳山更是一早就已嗚呼哀哉，只剩下天地雙帝兩個老兒，只要把他們解決，天君門就完全崩潰．到那時候，翟某就可以代表魔王帮主，統治魔王島。」

龍城壁道：「但你根本無須冒充胡三爺。」

翟天鷹道：「難道你不知道，在中原武林，還有不少胡三爺的親信、朋友？」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好惡毒的奸計。」

翟天鷹獰笑着，道：「雖然胡三爺已死在魔王島，但他的親信、朋友，仍然有不少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甚至不少人連他的死訊都不知道。」

龍城壁道：「所以，你冒充胡三爺，就是要儘量把握時機，接近那些人，然後逐一把他們殺害。」

「你說對了！」翟天鷹大笑，「這十天八天之內，翟某已先後除掉十六個高手，他們都是胡鳳山生前的心腹親信，知己老友。」

龍城壁道：「看來魔王帮爲了要對付天君門，可說是不擇手段，甚至收買林逢春，殺害趙三目。」

說到這裏，目光緊盯着林逢春。

林逢春面無愧色。

相反地，他有點洋洋自得，彷彿這是一件很光采的事。

他悠閒地坐在軟兜轎子裏，緩緩笑道：「你們既然已經來了，這些事也不妨讓你們知道，反正你們很快就會統統變成死人。」

「狂妄！」唐竹權猛然一喝，飛撲上去。

那些黃袍漢子立刻擺出陣勢對抗。

但他們又豈是唐竹權的敵手？

一連串慘呼，五六個黃袍漢子倒了下去。

他們倒下去的時候，甚至還沒有看見唐竹權是怎樣出手的。

（三）

龍城壁的目光，一直都緊緊注視着最靠近轎邊的四個黃袍漢子。

雖然他們的裝束，都和其他黃袍漢子沒有甚麼分別，但龍城壁却已看出，這四人的武功，最少比其餘之輩高出數倍。

龍城壁已非初出江湖之輩，從這四人站立的姿勢，甚至從遠處觀察他們輕柔而均勻的呼吸，他已可以肯定，這四人絕非庸手。

他相信自己沒有看錯。

事實上，他看得很準。

强如唐竹權，竟也未能衝破這四人的抗禦。

× × ×

唐竹權與這四人拚了一掌。

他發出的掌勁，有如狂飈，灼灼逼人而來。

但這四人不甘示弱，四掌齊揮。

一陣沉實的悶响發出，震人耳膜。

這四隻手掌發出的掌勁，猶如一堵堅固的牆。

唐竹權的掌勁雖然凌厲，却是未能把這一堵堅固的牆衝破。

就在這一瞬間，坐在轎裏的林逢春，已如豹子般躍出。

他手掣金刀，刀光如電，疾射唐竹權咽喉。

唐竹權身形急向左偏。

刀勢如影隨形，也向左偏射，攻擊的目標仍然是唐竹權的咽喉。

龍城壁倏地大喝，風雪之刀急揮，攔在唐竹權之前，準備與林逢春硬拚一刀。

林逢春却收刀。

他知道這一刀拚下來，對自己是有損無益。

但他也並不是退避，身一擰，凝勢再變，居然仍是攻向唐竹權的咽喉。

對於龍城壁的刀，他似乎已經視如不見。

他眞的不把風雪之刀看在眼內，竟然不屑一顧？

不！

因爲在這時候，千面人屠翟天鷹也已出手。

翟天鷹用的武器是一把鋼扇。

扇刀相交，刀無損，扇也居然無恙。

能與風雪之刀硬拚而絲毫無損的武器，自非凡品。

唐竹權似已無法抵擋林逢春的刀。

在這時候，唐老人的三國演義，正說到「張飛喝斷長坂橋」。

「嗨！」唐老人也在大喝，這喝聲彷彿就像是張飛復活，振嗓大聲呼喝起來。

這陣呼喝聲是震人心絃的。

林逢春心頭一震。

初時，他還以爲這個叫「呂一忠」的老牌殺手，是在帮助自己對付唐竹權。

但等到「呂一忠」出手的時候，他才驀然驚覺，這老牌殺手要對付的並不是唐竹權，而是自己！

× × ×

這個說書先生並不是甚麼「呂一忠」，而是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

這一點，是林逢春連做夢的時候都想不到的。

林逢春以爲這說書先生是在助自己一臂之力，但等到他發覺並非如此的時候，

要閃避已來不及。

唐老人以槍法馳名於武林。

現在，他的松木紅纓槍並不在身邊。

他用的並不是槍，而是一雙鋼鐵般的手掌。

他一掌向林逢春的胸膛拍下。

林逢春硬生生的把身子向右急移。

但是唐老人的掌已化爲五指穿心，那赫然是唐竹權的成名絕技——唐門五絕指法！

九金大烏手

（一）

五絕指法，五指追魂。

這本是唐竹權成名江湖的絕藝，但唐老人是他的父親，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也絕不會比兒子輸虧。

林逢春本欲取唐竹權的性命，却未料到在最後關頭，竟然會殺出一個唐老人。

林逢春中了這一擊，全身已然癱瘓。

「呂一忠！你……」

「你錯了，徹頭徹尾弄錯了，老夫並不姓呂，而是姓唐。」

「唐……唐老人！你就是唐老人！」

林逢春終於省悟。

他這時候才知道「呂一忠」原來竟是唐老人，却是未免太遲了。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能够殺趙三目，現在死在唐老祖宗的手裏，這是報應不爽。」

林逢春已經沒有把這些說話聽進耳朵裏。

因爲他已嚥氣，變成一個死人。

× × ×

翟天鷹手執鋼扇，眼睛裏散發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神采。

「唐老人，你好奸險！」他一字一字的說。

「老夫生平向來光明磊落，偶然奸險一次也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唐老人的瞳孔瞇成一綫，針鋒相對的瞧着翟天鷹。

翟天鷹忽然把目光轉移在司馬血的臉上：「胡少芳在我手裏，只要有誰令我不高興，她的心臟就會被挖出來。」

司馬血道：「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很不高興？」

翟天鷹道：「你們把飛烟峽弄得一塌糊塗，我當然很不高興。」

龍城壁道：「那麽，你現在是否已打算把胡小姐的心臟挖出？」

翟天鷹道：「這要看情況而定。」

龍城壁說道：「在下並不明白你的意思。」

翟天鷹道：「這本來是本帮與天君門的事，你與本帮無仇，也不是天君門中人，何苦偏偏要跟咱們爲難？」

龍城壁道：「只因爲你們傷害了在下的朋友。」

翟天鷹道：「誰是你的朋友？」

龍城壁道：「例如胡三爺，例如趙三目，還有胡小姐。」

翟天鷹道：「胡鳳山已死了，趙三目也已和他走在一起，但胡少芳倒可以絲毫無損的交還給你們。」

龍城壁道：「你要怎樣的條件，才能釋放她？」

翟天鷹沉吟半晌，道：「條件只有一個，但此事不可傳六耳。」

龍城壁眼睛陡地一亮。

翟天鷹忽然跑進酒家，寫了一張條子，然後派人遞給龍城壁。

「上面寫着的，就是翟某唯一的條件，只要你答應，胡小姐立刻就可以獲得釋放。」

龍城壁看了條子一眼，便把它撕成粉碎。

他的回答是：「不成問題。」

翟天鷹道：「那麽你現在就去幹，事成後翟某定必遵守諾言。」

龍城壁却搖頭。

「這樣不行。」

「爲甚麽不行？難道說你不信任翟某嗎？」

「若要我相信你，那無異是拿胡小姐的性命作爲賭注。」

「翟某可以保證，只要你辦妥——」

「在下無法相信你的保證，只能要你相信在下决不食言。」龍城壁的聲音很堅定，斬釘截鐵地說：「在下雖然不是甚麽正人君子，但答應過別人的事，却是從來沒有反悔過一次。」

翟天鷹沉默着。

龍城壁又道：「你一定要先放了胡小姐，否則一切都是徒托空言而已。」

司馬血接說：「若要以胡小姐的性命作爲賭注，咱們既不想賭，也賭不起。」

翟天鷹冷冷一笑，瞧着司馬血：「想不到殺手之王對胡小姐倒是情深義重。」

司馬血叱道：「別把說話岔開！」

翟天鷹目光倏地又轉到龍城壁的臉上，良久才緩緩道：「浪子之名，翟某也聽人說過不少，倘若傳聞無誤，那麽你倒是個一諾千金的好漢子。」

龍城壁沉聲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若相信在下，在下還是很感激的。」

「我相信你，但却必須有點保證。」

「怎樣保證？」

「把唐竹權交給翟某！」

「胡說！」龍城壁冷然道：「這又和不相信在下有甚麽分別？」

司馬血道：「把唐大少爺換掉胡小姐，那同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唐竹權却大聲說：「老子不在乎！老子願意換掉胡小姐！」

「混帳！」一人大喝，正是唐老人，「胡小姐的性命重要，難道你的性命就比螞蟻都不如？這種玩弄花巧的手法，簡直是太瞧不起人！」

翟天鷹沉吟半晌，忽然說：「既然這條路也走不通，翟某還有個辦法。」

龍城壁目光閃動：「怎樣的辦法？」

翟天鷹道：「翟某放了胡小姐，但你却不能食言，否則十天之後，翟某就會派出一支殺人隊，從飛烟峽一直衝到開封濟南府，沿途見人就殺，所有的冤魂，都記在你的賬下！」

唐竹權勃然大怒：「老子宰了你！」

翟天鷹冷笑：「你敢動翟某一根毫髮，胡小姐的性命可也完了。」

唐竹權氣得大吼。

「無耻！你比畜牲還不如！」

龍城璧的態度却比他冷靜得多。

他凝視着翟天鷹，道：「你儘管放心，只要把胡小姐釋放，我答應你的事，決不食言。」

翟天鷹冷冷道：「我相信你，但你切莫讓我失望，否則……」

他沒有再說下去。

這條「熱鬧非凡」的街道，忽然沉寂下來。

× × ×

翟天鷹走了。

但他們還站在這裏等待。

他們等待的人，是胡少芳。

× × ×

龍城璧答應了翟天鷹甚麼事？

當然，這件事一定是很重要的。

最少，對翟天鷹來說，這必然是很重要的事。

（二）

他們沒有等待得太久。

胡少芳已被釋放。

她臉上神色，是茫然的。

她茫然地看着司馬血。

司馬血却沒有看着她，只是默默的站在一株枯樹下。

她終於走了過去，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司馬血淡淡一笑：「難道妳認爲我不該來？」

胡少芳輕輕的點點頭。「初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司馬血的目光終於停留在胡少芳的臉龐上。

「我若是不來，妳是不是會感到很失望？」

「我不知道，」她搖搖頭，忽然又輕輕一笑，「但我知道你一定回來的。」

唐竹權這時候走了過來，裂嘴大笑：「司馬血當然會來，老子也會來，還有雪刀浪子，他更是非來不可。」

胡少芳微微一笑。

經此一變，她身上的殺氣似乎是消減了不少。

胡少芳忽然發覺龍城璧不在這裏。

「浪子呢？」

「他走了。」

「他去了哪裏？」

司馬血搖搖頭：「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去找一個人，決一死戰。」

胡少芳想了想，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只好問：「他要找誰決戰？」

司馬血的目光突然變得冷酷起來，一字一字道：「魔王之王。」

胡少芳吃了一驚。

只聽得司馬血緩緩接道：「魔王之王武功極高，但他現在却不能發揮所有的內力。」

胡少芳道：「你怎知道？」

司馬血道：「是翟天鷹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告訴龍城璧知道的。」

胡少芳道：「龍城璧知道的事，你也一定知道？」

司馬血道：「這並不一定，但這件事他已告訴我知道。」

胡少芳道：「現在他就是要趁着這個機會，去殺魔王之王？」

「不錯。」

「翟天鷹爲甚麼要魔王之王死？」

「奪權！」司馬血沉聲道：「因爲魔王之王若死了，魔王帮的一切，就會落入他的手中。」

胡少芳吸了口氣：「但假如這是個陷阱，引誘龍城璧去送死呢？」

司馬血道：「那麼龍城璧就得死。」

胡少芳呆了半晌：「既然這樣，你爲甚麼不跟着他一起去？」

司馬血道：「就算我去了，對他也於事無補。」

胡少芳瞪着他：「難道你認爲龍城璧一定可以擊敗魔王之王？」

司馬血道：「能够擊敗魔王之王的武功，並不是我的劍法，而是龍城璧的龍心神訣。」

胡少芳楞住。

司馬血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倘若龍心神訣尅制不了魔王之王，那麼就算我在一旁，龍城璧還是一樣要死。」

胡少芳的臉已有點發白。

「但你留在這裏又有甚麼用？」

司馬血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朝鳳堂的人已在飛烟峽外，準備與魔王帮決一死戰。」

胡少芳訝然道：「他們也來了？」

司馬血點點頭：「他們一直都在暗中注意着魔王帮的行動，飛烟峽成爲魔王帮巢穴，他們並非毫不知情，只不過是按兵不動而已。」

胡少芳臉色一沉：「他們來得很好，無論是魔王之王也好，千面人屠也好，這兩個魔頭都是死有餘辜。」

司馬血道：「翟天鷹在峽谷西北佈陣，咱們不妨先跟對方對峙，然後再選擇有利的時勢，給予致命的攻擊。」

胡少芳道：「你對我們這一方，是否抱着信心？」

司馬血道：「我有把握。」

胡少芳又道：「對於龍城璧與魔王之王一戰的看法又怎樣？」

司馬血沉吟着，半晌才道：「魔王之王無疑很厲害，但對於龍城璧，我還是具有極大的信心。」

胡少芳微微一笑道：「希望你沒有看錯。」

這時候，飛烟峽內一片沉寂。

沉寂如死的氣氛，籠罩着每一個人，每一顆心。

但沒有人逃避，也沒有人露出絲毫怯意。

他們都是戰士。他們都視死如歸。

（三）

古寺傳來陣陣梵音，暮色已籠罩着大地。

國方寺已有五百年歷史，它距離飛烟峽差不多一百里。

飛烟峽本是一個很荒凉的地方。

國方寺亦然。

在這裏，只有十幾個老和尙，平素香火並不鼎盛。

雖然這座古刹已巍峨矗立了數百年，但是從二十年前開始，它已不像當年般景象。

主要的原因，是在這座古刹外不遠處，崛起了一夥强盜。

那是商旅百姓，人人聞名變色的青獅寨。

青獅寨的四位寨主，全是殺人不眨眼，性情凶殘已極的魔頭，無論是誰落在他們的手上，都可說是慘不堪言。

倒是這座國方寺，却能與這夥强盜相安無事。

據說，青獅寨的四位寨主，還經常到寺中參禪云云。

× × ×

就在這暮色四合的時候，一個藍衣年青人，緩緩地來到了國方寺。

他的腰間斜插着一把刀。

刀柄是古銅色的，那是風雪之刀。

來者是龍城璧。

× × ×

龍城璧的兩手，並不空着。

他左手提着兩顆人頭。

他右手也是提着兩顆人頭。

不多不少，恰好總共是四顆。

左邊的兩顆人頭，是青獅寨的三寨主，四寨主。

右邊的兩顆人頭，是青獅寨的大寨主，二寨主。

這四個雄霸一方的綠林大盜，此刻竟已變成了無頭之鬼。

（四）

龍城璧提着四個人頭，直闖國方寺。

國方寺的第一重大殿，是金國大殿！

大殿中，只有兩個老僧，盤膝閉目而坐。

龍城璧沒有進殿，只是在殿外靜靜的站着。

良久，其中一老僧眸子半啓，冷冷道：「檀樾來自何方？」

龍城璧道：「來自青獅寨。」

老僧瞳孔呆張：「檀樾滿手血腥，豈能進入佛門清靜之地？速走！速走！」

龍城璧左手一拋兩顆人頭飛越寺外。

老僧冷笑：「還有兩顆！」

龍城璧再一拋，却把兩顆人頭拋進殿內，直飛向這兩個老和尙。

兩老僧終於出手，各執一顆人頭，互視良久。

左邊老僧冷冷道：「果然是大獅王郭冲冠。」

右邊老僧沉聲道：「二獅王仇雷海也已身首異處。」

大殿裏忽然走出了第三個老僧。

這老僧一身灰袍，連一張臉龐都似乎是灰色的。

「阿彌陀佛，檀樾年紀輕輕，但殺戳之心却未免是太重了。」

龍城璧冷冷的瞧着這個灰袍老僧：「這位大師，想必是主持寒靜大師了？」

灰袍老僧合什微笑：「貧僧正是寒靜，檀樾此番進寺，未知來意爲何？」

龍城璧道：「在下是來意不善。」

「來意不善，」寒靜大師嗆咳兩聲：「檀樾之言，倒很坦率，但能否再說得清楚一點？」

龍城璧道：「聞說青獅寨的四位寨主，以前都是國方寺中僧人，未知是否屬實呢？」

寒靜大師的臉變得木無表情。

他點點頭：「貧僧承認。」

龍城璧道：「換而言之，青獅寨郭冲冠，仇雷海等人能在這裏大展拳脚，也全是大師一手做成？」

寒靜大師又點頭。他似乎對這一切不美之名，都願意在龍城璧面前直認不諱。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已認爲，龍城璧已再沒有機會可以離開這座國方寺。

對於一個死人，自然再無須在他面前保留秘密的必要。

× × ×

寒靜大師最後問龍城璧的一句說話是：「你是否想找帮主。」

他所說的「帮主」龍城璧知道是誰。

那是魔王之王。

於是，他回答：「是。」

寒靜大師不再說話，突然劈出一掌。

一掌劈出，尙有兩隻手掌在左右相陪。那兩個一直盤膝而坐的老僧，也同時出手。

龍城璧眼色一變，脫口輕呼：「九金大烏手！」

三隻赤金般的手掌，已幾乎逼向他的胸膛。

出乎意料之外

（一）

九金大烏手，是武當絕藝。

這三個和尙居然會使用武當派的武功，實在出人意表。

但龍城璧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因爲在他腦海裏，已閃電般想起了一件武林奇案。

二十五年前，武當鎮元觀鶴萍道長被暗殺，兇手總共三人。

鶴萍道長被殺後，藏於鎮元觀九玄格第九格的一本秘笈，也隨即失踪。

秘笈上記載着兩種武功，第一種是玄門輕功，而第二種就是九金大烏手。

× × ×

毫無疑問，這三個凶僧，就是暗殺武當鶴萍道長的兇手。

龍城璧以掌相迎，一面大喝道：「三位大師曾到武當？」

他運氣抗敵之餘，仍能開口大聲說話，這份功力，不由令三僧爲之刮目相看。

寒靜不甘示弱，也大聲道：「不錯，殺鶴萍，奪秘笈的，正是貧僧……」

說到這裏，突然臉色大變。

九金大烏手，無疑是玄門極高深的一種武功，一經施展，威力銳不可當。

但寒靜却沒有想到，這一開口說話，自己在掌力上的力道，頓然減少了三分之一。

這本來也並不重要，但這時候，三僧齊齊出手，可說是三位一體，其中一人掌力忽然驟減，氣勢立刻不平衡，變成左右俱强，唯獨中央最弱。

龍城璧已非初出道江湖，自然一看即破。

他自練成龍心神訣後，內力日漸增强，到了今日，其掌力已非一般高手所能抵禦。

三僧聯手，本無破綻。

但寒靜一開口，破綻已現。

龍城璧陡地大喝，掌力倏增。

寒靜全力運氣，身上僧袍高高鼓起，力抗龍城璧這一掌。

但對方的掌勁，有如排山倒海，寒靜雖有數十年內力修爲，却也無法抵禦。

一陣怪响，他的臉龐竟被龍城璧的掌力震得四分五裂。

沒有慘叫。

寒靜連慘叫聲都發不出來，忽然像一團爛泥般癱軟在地上。

× × ×

寒靜倒下，餘下兩僧臉如土色。

他們本來還可以繼續支撑下去。

但他們沒有勉强自己，因爲他們知道，即使苦戰下去，到頭來還是會和寒靜般慘淡收場。

他們雖已老邁，却還不想死。

他們走了，走得比兔子還快。

× × ×

龍城璧沒有窮追。

雖然這兩老僧絕非善類，殺之不枉，但他此行，並不是爲了這三個老和尚而來的。

他要找的，是魔王之王。

所以，他再闖第二重大殿。

（二）

第二重大殿只有一個人靜立在殿外。一個女人。

龍城璧目中寒芒閃動：「伊妙雲？」

這女人嫣然一笑：「不錯，我就是伊妙雲，你是不是想見帮主？」

龍城璧點頭。

伊妙雲淡淡道：「他就在這大殿背後的禪房裏。」

龍城璧又點點頭，道：「我知道。」

伊妙雲凝視着他，半晌才道：「你以爲自己一定可以闖過去？」

龍城璧道：「最少在下必須一試。」

伊妙雲道：「但我却想奉勸一句，回頭是岸。」

龍城璧悠然一笑：「連這裏的高僧都沒有對我說這種說話。」

伊妙雲道：「這裏的和尚不像和尚，但我却是一片佛口婆心。」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的性命，貴帮主豈非一直都很想取之而後快？」

伊妙雲嘆了口氣，道：「你這種想法，實在是錯得很厲害，老實說，我們非但全無加害於你之心，而且還對你的安危，極其關切——」

「切」字才出口，龍城璧的背後突然閃電般出現了三個黑衣人。

一筒弩箭，一發十二枚，疾射龍城璧的背心。

一把飛蝗石，以滿天花雨的手法，罩向龍城璧全身。

還有九顆霹靂毒火球，連環地向龍城璧擲去。

這全是要命的暗器，而這三人顯然都是第一流的暗器高手。

他們的出手實在極快。

但也在同一刹那間，龍城璧的身子已飛躍在他們的頭頂上。

射出弩箭的黑衣人從腰間拔出一柄朴刀，急護天門。

打出飛蝗石的黑衣人使出一式滾地葫蘆，手中再扣五枚毒鏢，向空中急射。

擲出霹靂毒火球的黑衣人，反掌急劈龍城璧足踝。

三人的反應都很快。

但和龍城璧的出手相比，却還是慢了一點點。

刀光疾閃。

三個黑衣人都捱了一刀。

每個人都只覺得背脊一陣冰涼涼的，初時以爲這一次死定了，但接着却知道，這陣傷勢說輕不輕，說重也不重，但無論如何，决不致命。

他們的臉上，都出現了又是驚愧，又是感激的神色。

若非龍城璧手下留情，他們現在俱已成爲刀下之鬼。

他們已無法再出手，也不好意思再出手。

但伊妙雲却在這時候，全力的刺出了一劍。

（三）

劍鋒瀰漫着無限殺機。

雖然驟然看起來，她這一劍單純之極，但實則這等劍勢，已包含着十三種可怕的殺着，而且任何一種却可以擊敗不少高手。

但龍城璧也反手抽出了一刀。

這一刀也同樣單純，宛如一道長虹，橫在伊妙雲這一劍之前。

但就是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刀，伊妙雲那一劍隱藏着的十三種殺着，竟然就沒有一種能發揮出來。

伊妙雲的臉一陣煞白。

「嗨！」一聲尖叱，她的劍勢大變，由看似單純，化爲複雜，多姿多采。

她的身形變動極快，幌眼間最少已變換了十幾種不同的招式。

劍鋒冰寒徹骨，每一劍都指向龍城璧的咽喉、心臟要害。

她不愧是魔王帮中武功傑出之輩。

劍如銀河，一道一道的白光不斷的罩向龍城璧，平情而論，她的劍法已絕不在中原武林七大劍派掌門之下。

可惜她要對付的是龍城璧。

儘管她已全力施爲，絕無半點輕敵之心，但是對手的能耐，仍然遠在她估計之上。

鏗！

風雪之刀忽然纏捲着她手裏的劍，刀光一捲，她的右腕裂開一道血槽，長劍也同時冲天飛起。

她敗了。

她敗的貼貼服服。

「我不是你的對手。」

龍城璧道：「所以，妳必須要離開這裏。」

伊妙雲道：「你一定要找帮主？」

龍城璧回答道：「此志已決，絕不更改。」

伊妙雲忽然大笑：「龍城璧，你以爲帮主眞的在這裏？」

龍城璧的臉色突然一變。

他立刻以閃電般的身法，闖進大殿後的一間禪房。

× × ×

禪房裏沒有人。魔王之王不在。

龍城璧的心在向下沉。

他已明白到一件事。

——千面人屠翟天鷹沒有叛變，他根本就不是眞的要自己去殺魔王之王。

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引到國方寺。此刻魔王之王必已在策動攻勢，對付司馬血及朝鳳堂！

× × ×

伊妙雲也走了。

國方寺似已變成死城。

龍城璧是白跑一趟，而飛烟峽內外，此刻必已發生了非常的變故。

（四）

龍城璧很快回到飛烟峽。

饒是他輕功高明，但急趕這一段路，他的臉色也爲之發白。

飛烟峽羣雄畢聚。

朝鳳堂逾百精英高手、衞空空俱在。司馬血、唐家父子、胡少芳也在。

這裏居然連一丁點兒的事都沒有發生過。龍城璧不由大感意外。

難道其中又有蹺蹊？

× × ×

黎明，朝鳳堂的一位長老，抓了一個叫化，要見龍城璧。

這長老說：「這小叫化鬼鬼祟祟，老夫抓着他，這厮却說要見龍大俠。」

龍城璧一看，却是丁黑狗。

丁黑狗在丐帮裏，地位並不算高，直到現在爲止，才不過是五袋弟子，但由於他屢次與龍城璧合作，消滅了不少江湖匪類，是以他在江湖上也漸有名氣。

那長老知道這叫化就是丁黑狗後，連忙解了他的穴道，頻說自己不是。

丁黑狗沒有怪他。

他是要告訴龍城璧一件很重要的事。

——天君門中人，已從東海石崖港登岸，連天地雙帝俱已親臨！

龍城璧恍然大悟。

他臉色沉重，對羣雄說：「魔王帮現在主要的目標不是咱們，而是從魔王島東來的天地雙帝！」

君親恩仇未了情

（一）

天地雙帝重回中土。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誰也想不到，天君門竟然會在這種形勢下，傾巢而出。天地雙帝此行，顯然是要給予魔王帮一個致命的襲擊。

這一次，他們已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不把魔王之王消滅，決不重回魔王島。

魔王之王若被消滅，魔王島從此就可以易名，改稱爲天君島。對於天君門中人來說，這是一個夢寐以求的理想。

× × ×

天君門乘船東渡而來在石崖港登岸。

石崖港距離飛烟峽大概二百里。

天地雙帝若率師前往飛烟峽，必將途經狹縣。狹縣地處險峯之間，若要往飛烟峽，此乃必經之途。

魔王之王既已知道天君門傾巢東來，必將在狹縣中部署一切，伏擊天地雙帝！

× × ×

龍城璧肯定，魔王之王一定會在狹縣，伺機伏擊天門君！翟天鷹此刻必已不在飛烟峽，而是暗中率領精英高手，趕往狹縣，爲魔王之王助陣！

狹縣之戰，將會決定魔王帮與天君門兩大派系的勝負存亡！

（二）

又是黃昏。大寬客棧是狹縣唯一的客棧，平時的生意總是很不理想。

但今天例外。

它忽然變得很熱鬧，大堂裏擠滿了人，每一間房子都已租出。

但老闆郭三伯並不興奮，反而爲之憂心忡忡。

因爲他也是個武林人。

在三十年前，他也曾在江湖上打滾過一段日子。

雖然，他在江湖上沒有多大的名氣，武功也僅是二三流的脚色，但是多年以來累積下來的經驗告訴他，今天生意滔滔，並不尋常。

因爲來光顧的，表面上看來是商旅，其實每個人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他們每一個人的武功，都只會在自己之上，而絕對不會在自己之下。

客棧裏，籠罩着一股可怕的殺氣。

他已看出這羣人都是準備去殺人的。

× × ×

郭三伯在暗自祈求上天，切莫在客棧裏發生流血慘案。

但他的暗自祝禱，上天並未理會。

一個在茅坑裏的大漢，忽然被人拋進大堂裏。

× × ×

這個被人從茅坑裏抛出來的大漢叫胡猛熊。

他是胡鳳山的堂侄，橫練一身外家功夫，能力斃獅虎，連胡鳳山都曾稱讚他有出息。

但這時候，無論是誰都可以看見，胡猛熊再也不會有出頭的日子了。

因爲他的頭已被扭歪，頸骨已完全碎裂。

這是絕對沒有希望可以去救活的致命傷。

立刻有兩個刀手向茅坑裏衝去。

他們衝進茅坑。

茅坑無人，兩刀手脚步未停，破牆而出。

茅坑後已有兩柄斧頭在等候着。

兩刀手才破牆衝去，斧已落。

他們的大好頭顱，立刻雙雙滾進茅坑裏。

× × ×

伏擊已開始。

天地雙帝同陷重圍之下。

（三）

天地雙帝本擬進攻飛烟峽，把魔王帮一舉消滅。但事機不密，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已給魔王帮展開圍攻。

天地雙帝終於發現了魔王之王。

魔王之王桀桀怪笑，一步一步向他們逼近。天君門衆多高手，已陷入艱險的苦戰中。

天帝冷冷一笑：「老魔王，咱們終於再碰頭了。」

魔王之王也在冷笑。

「兩位來的正是時候，本座苦練多年，終於練成了一種可殺掉你們的武功。」

地帝冷冷道：「你是在甚麼時候練成這種武功的？」

魔王之王道：「就在兩天之前。」

地帝道：「難怪當日你不敢在魔王島大擾大攘，原來因爲武功未完全練成。」

魔王之王嘿嘿一笑：「但本座已看出，你們遲早一定會重回中土。」

天帝點頭。「不錯，因爲你一天不死，天君門上上下下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魔王之王獰笑：「你們可以很快就舒舒服服了。」

地帝一揚衣袖，冷笑道：「多年夙怨，今日已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

魔王之王忽然嘆了口氣：「兩位甘冒奇險，率師東來，恐怕這個決定，是大錯特錯了。」

天帝怒喝：「對也好，錯也好，看掌！」說着，一掌揮出，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大力，湧向魔王之王。

地帝却在這時候，看見了一個令他爲之大吃一驚的人。

「胡鳳山？」

不！來的不是胡鳳山，而是易容手法高明絕頂的千面人屠翟天鷹。

× × ×

「你絕對不是胡鳳山。」

「我的確不是。」

「翟天鷹？」地帝脫口道：「你一定就是千面人屠！」

「這次你說對了。」

「你爲甚麼要冒充胡鳳山？」

「是爲了要殺掉他的親信份子。」

「好毒辣，也好卑鄙。」

翟天鷹大笑：「江湖中人，本來就是這樣的。」

「放屁！」地帝怒叫，伸指急劃翟天鷹胸膛要穴。

翟天鷹只是一味閃避，沒有還手。

天帝那邊大聲道：「千萬不能放過這賊子！」

地帝大聲道：「老魔頭交給你了。」

但這時候形勢對天地雙帝漸漸不利。天君門的精英高手，已損折了一半以上。這是令人心寒的。

天地雙帝的臉龐，都已變了顏色。

唯一令人稍感興奮的，就是天帝已把魔王之王拑制着。

魔王之王不錯練成了一種邪門的武功，但這些年以來，天帝的武功也同時日益精進，而且在成就上更超越過魔王之王。

天帝冷冷道：「老魔頭，看來你已黔驢技窮！」

再攻三掌，魔王之王形勢更劣，居然只有挨打的份兒。

但在此同時，地帝却突然慘呼一聲，仆倒在地上。

天帝心頭大駭。

翟天鷹一聲暴喝，揮掌狂襲天帝。

但天帝以一敵二，仍然猶有餘裕。

魔王之王本已處於劣勢，但在翟天鷹援助之下，對方的壓力頓減。

他突然抽身，避開天帝，拔出一柄金刀，猛刺地帝背心。

地帝已躺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這一刀刺下去，勢必奪其性命。

天帝怒喝，一掌震開翟天鷹，五指急扣魔王之王右腕。魔王之王果然縮手。

但躺在地上的地帝突然翻身，全力擊出一掌！

令人吃驚的是：他這一掌並不是攻向魔王之王，而是重擊在天帝的胸膛上！

（四）

這一掌是令人震驚的。沒有人能料到，地帝能在這時候攻出如此凌厲的一掌。

更沒有人能料到，地帝要殺的人，並不是魔王之王，而是天帝！

× × ×

天帝蹌踉後退，一張臉龐變成了死灰之色。他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他瞪着眼睛，瞧着地帝。

「你……瘋了？」

地帝沒有半點受傷的跡象，臉上却帶着一種勝利者的微笑。

天帝嗆咳，咳出來的都是血。「你……出賣了天君門……也出賣了我……」

地帝冷冷一笑：「這許多年以來，你一直都完全控制着魔王島，你幾時曾經眞的把我看在眼內？」

天帝怒目瞪視着他：「胡鳳山也是你害死的！」

地帝搖搖頭。「我沒有對胡鳳山怎樣，因爲他和我都同樣對你不服。」

天帝嘶聲道：「但他却已死了！」

地帝又搖頭：「你又錯了，誰說胡鳳山已死？」

天帝身子一震：「他…他沒有死？」

目光一轉，瞧着翟天鷹。他忽然失聲道：「你……你根本就不是翟天鷹！」

地帝一笑。「總算你還不太笨，他的確不是千面人屠翟天鷹。」

天帝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你……你本來就是胡鳳山！」

「不錯，我根本就不是甚麼千面人屠翟天鷹，而是如假包換的胡鳳山！」這人大笑，「這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天帝吸了口氣：「我一直都在懷疑你，但後來，你『死了』，我反而以爲自己怪錯了人！」

胡鳳山哈哈一笑：「在魔王島被死士暗殺的不是我，而是千面人屠翟天鷹。」

天帝咬着牙，滿嘴都是鮮血：「他和你們在一起，但却想不到，反而會遭遇到你們的毒手。」

胡鳳山淡淡一笑：「林逢春找的死士的確不錯，一舉手間，就殺了翟天鷹。」

地帝點點頭，目注着天帝：「埋葬翟天鷹的事，是由我親自負責的，雖然他死後，易容之術已露出了破綻，但一副棺木把他埋藏在地下，又有誰知道，死的居然不是胡鳳山，而是一個冒牌貨？」

天帝渾身顫抖。「原來你們早已處心積慮，幹的……好狠……好絕……」

胡鳳山大笑。「老大，這只能怪你笨了一點，除了趙三目對你確是忠心耿耿之外，天君門其實早已四分五裂。」

地帝也在大笑。

他突然大笑中撤出一蓬黑色的毒針。

但這次他襲擊的不是天帝，而是胡鳳山。但胡鳳山却輕易閃開，魔王之王却同

時閃電般出手，一刀刺在地帝的心房上！

× × ×

地帝楞住。他整個人如墮千年冰窖。

「老魔王……你竟敢暗算老夫……」

魔王之王淡淡一笑：「你以爲本座眞的要你殺害胡鳳山？」

地帝臉如土色：「你是這樣說的。」

魔王之王嘆了口氣，模倣着他剛才的語氣說：「地帝，這只能怪你笨了一點，除了胡鳳山之外，本座絕不會相信任何人，你當然也不例外。」

地帝顫聲道：「你和胡鳳山之間，有……有甚麼淵源？」

魔王之王道：「他是本座的兒子！」

「甚麼？」天地雙帝同時猛然一震。

魔王之王獰笑，胡鳳山也在獰笑。天地雙帝却在這時候，同時雙雙氣絕斃命。

× × ×

天君門四絕天君，只餘一人。

魔王幫已全勝。

然而，大局仍然未定。

因爲胡鳳山的女兒已來了。

（五）

胡少芳已知道一切。

她父親仍然未死，這對她來說，本來是一件莫大的喜訊。但此刻她所知道的事，却太多，也太可怕。

她並不是個柔弱的女孩。

她要殺人的時候手段比誰都更毒辣。

但她現在寧願給人殺掉，也不希望自己的父親竟然是一個這樣的人。

還有魔王之王，他竟然是自己的親祖父，這又是一件何等令人震驚的事。

× × ×

不但胡少芳來了，衞空空，唐家父子龍城璧，司馬血和朝鳳堂的高手都來了。

魔王之王獰笑：「你們來得好，除本座的孫女兒，你們誰也休想活着出去！」

蟻咬，貓咬兩個和尚大吼，雙雙撲向魔王之王。

胡鳳山却把他們攔住。

蟻咬和尚眦眶欲裂：「想不到你竟然是個混蛋！」

胡鳳山冷笑：「這只能怪你有眼不識泰山！」

兩僧不再說話，施展全力狂攻過去。

但胡鳳山技高何止一籌，不消十招，就已把兩僧擊至重傷，奄奄一息。

羣情更洶湧。

唐家父子聯手，出戰胡鳳山。

胡鳳山冷冷的對唐老人說：「老祖宗，你的松木紅纓槍呢？」

唐老人戟指冷笑：「這根指頭，也就是槍，同樣能把你置諸死地！」

胡鳳山不相信。

激戰展開，唐竹權在五十招後退出。

但唐老人却是越戰越勇，攻勢有如排山倒海，果然是寶刀未老。

胡鳳山雖身懷絕藝，但眞正較量下去，仍然不及唐老人。薑果然還是老的辣。

唐老人的指頭，的確就像是一桿尖銳的槍，終於戳穿了胡鳳山的咽喉。

胡少芳呆住。這時候，她已沒喜怒哀樂，也沒驚惶恐懼，只是感到一片空白。

× × ×

胡鳳山雖死，魔王之王却兇性大發。

咬不得和尚的鼻子已被他扯脫下來，胸前更捱了致命的一掌。

衞空空以砍腦袋劍法力拚魔王，但却居然連手中長劍都被震飛開去。

朝鳳堂高手如雲，但却沒有一人能接近得了魔王之王。

最後，龍城璧出手。

龍心神訣硬拚魔王之王！

每個人都屛息着呼吸觀看這一戰。

甚至連一向對龍城璧懷着偏見的唐老人也不例外。

每個人都希望龍城璧獲勝。

然而，龍城璧敗了。

× × ×

雪刀浪子並不是神，即使是神，有時候也會吃敗仗。

所以，他這一次吃敗仗，並不能算是恥辱，相反地，那是一種光榮。最少，他沒有逃避，敢於面對兇頑的强敵。

魔王之王大笑。

「何物雪刀浪子，原來不外爾爾！」

他的掌力，已完全壓蓋了龍城璧。

龍城璧的人已向後猛退三丈。

龍心神訣，的確無法抵禦魔王之王掌中的邪氣。這一陣，他是敗了。

然而，他却沒有死。他只是受傷。

他沒有死，最主要的原因，是龍心神訣上的武功雖然不敵魔王之王，但却仍然有護體的功能存在。若是換上別人，在這種情況下敗陣，恐怕五臟俱已粉碎。

但龍城璧却只是受了極大的震盪，却並未因此而致命。

他的臉色蒼白如雪。

但他的眼睛却還是充滿堅毅和自信的神色。

在比較內力上，他是輸了。

但他仍然有另一套制敵的本錢，那就是八條龍刀法！

（六）

魔王之王對自己的信心太强，却輕視了雪刀浪子潛在的力量。龍城璧不錯是敗了，但却仍有反撲之力。

在比鬥內力來說，他是負方，但若在拚命的立場來說，他却還沒有完全失敗。

因爲他的命還在，還沒有拚掉。

當魔王之王趨前，準備再加一掌結束對方性命的時候，龍城璧突然拔刀反擊。

這一刀的發出，本來並不在魔王之王意料之外。但魔王之王却看錯了一點。

他以爲這一刀，只是龍城璧的「垂死掙扎」！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把這一刀放在眼內。

但他錯了。當他驀然驚覺這一刀威力是何等驚人時，他要全力抵禦已來不及。

他彷彿墮進了一張刀網裏，縱然竭力衝撲，也是無濟於事。

刀如網，網已緊收。鋒利的刀鋒，割斷了魔王之王的喉管！

每個人都吁了口氣。

連一向對龍城璧都存有偏見的唐老人，也匆匆的上前，默運眞氣，爲這個「沒有根」的浪子療傷。

當殺手之王司馬血知道浪子傷勢並無大碍的時候，也悄悄的陪着胡少芳，揹着胡鳳山的屍體，離開了人羣。

（全文完）



社會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雲劍飛・文
黃白石・圖

美人禍水

嬌娃原是禍水

泰迪微有醉意，一手摟着一個嬌艷的女郎，從一間酒巴內走出，在門口停下來，略一張望。

「泰迪，要你別多喝，看你這樣子，嗯，現在去那裏？」嬌艷女郎倚在泰迪身上嬌聲說着話，站着的泰廸却忽然摟着她向馬路對面行去。

泰迪可能眞的喝多了酒，脚步有點輕浮，神態也有點放蕩，竟然在車來人往的路上，側頭俯吻身邊的女郎，邊行邊吻邊說：「當然是到一個有情調，可以令到我們兩人盡情快樂的地方。」吻一吻女郎的面頰，接說：「不過，先去取回車子。」

那女郎嬌媚與奮地輕笑着，將豐滿惹火的嬌軀緊緊地貼在泰迪的身上，兩人摟得像扭麻花般，不顧馬路上飛馳的汽車號角聲，橫行無忌地越過了馬路，親親熱熱地走向停車場。

× × ×

時間已是午夜十二時許，停車場內昏黯寂靜，不過却停了很多車。

泰迪與那嬌艷女郎來到停車場的第三層，找到了他的房車，放開那女郎，掏出車匙，打開了車門，讓那女郎先進去，繞到車子的另一邊，伸手拉車門……

却就在這時，與他那部車子並列的第三部車子的車側，悄沒聲地閃出一條人影，疾撲向正拉開車門的泰迪。

泰迪由於背向着閃撲出的人影，故此絲毫不覺那人已撲近，正揚起一根黑忽忽的物件，向他頭上猛力抽擊落！

大亨法網難逃

不過，坐在車內，正傾身爲他拔起門栓的女郎却看到了，不由發出一聲驚呼：「啊……泰迪……」

這一聲驚呼可謂及時，若慢那麼一點點，泰迪可能已經被那疾撲到的人影抽擊個聽着。

乍聞驚呼，泰迪雖然有點醉意，仍然感覺到腦後有風聲襲到，心中驚懍，有點暈糊的腦袋也霎時清醒過來。反應也變得份外敏捷，忙偏身彎腰縮頭，嗖一响，頭側風聲過處，肩頭着了一下狠的，火辣辣般痛，痛得他半邊身痠痲，接响起一聲「嘭」然暴响。

車內的女郞接响起一聲驚呼聲。

泰迪退步轉身，一眼看到面前五尺不到處，站着一條高大的漢子，手中握着一條粗鐵管，手一揚，向着他斜抽劈落。

他剛才肩頭着了一下——却幸避過了腦後要害，肩頭劇痛難當，他咬牙忍受着，一矮身，蹲下來，一拳向那人的小腹全力擊去。

頭上風聲過處，那襲擊者的一棒自然落了空，却擊在泰廸的車頂上，再次發出「嘭」的聲响。

不過，那襲擊者也同時响起一聲痛叫聲，蹬的退了一步，彎下腰，一手捂着小腹。

——他小腹上捱了泰迪重重的一拳。這一拳，足以令他喪失了戰鬥力。

泰迪是何等樣人，知道機不可失，腰一弓，足下一蹬，身形猛然向前一竄，一頭撞向那正捧腹呻吟的襲擊者胸膛！

却在這時，有人比泰迪先了一步動，那是另一個襲擊者，無聲無息地從另一部車後潛繞至泰迪身後，手一揚，一條黑忽忽的物件猛力敲擊在泰廸的後腦上。

泰迪萬料不到那襲擊者還有同伴，驟不及防之下，腦後着了重重的一下，眼前一黑，腦袋嗡一响，在那個受傷的襲擊者面前不到半尺處，摔扒在地，暈死過去。

× × ×

泰迪醒來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頭痛欲裂，彷彿做了一塲噩夢，不知身在何處。

終於，他艱難地張開雙目，才發現自己置身在一間白色的房間，他才知道自己躺在一間醫院的病房床上。

一時間，他有點不明白自己何以會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依稀記得，自己明明與一個名叫愛麗的嬌艷女郎在停車場，準備乘車離去……

他想起了，他想起了在停車場發生的事，自己既然躺在醫院病床上，那麼，愛麗呢？愛麗怎樣了？是否遭到傷害？

猛一挺身，他要看看愛麗是否也受到傷害，躺在這房間的床上，却不料他這一動，牽動了頭上的傷口，腦袋一陣劇痛，轟的一聲，雙眼一黑，痛昏過去。

× × ×

卡凡那一日不去採訪發生在這大都市裏，無日無之的打刦，謀殺，傷人罪案，由於見得實在太多——這是拜他的職業所賜——他是個記者，故此，他去採訪這一類的罪案新聞，已能做到不偏不激，公正持平，不像初入行時那樣，激動偏頗。

但當他接到今天要去採訪的傷人罪案新聞工作指示時，却大吃一驚，激動得三步兩脚，拿起一部相機，急匆匆衝出報社大門，截停一部的士，飛馳趕去。

——說起來眞是巧，卡凡要去採訪的傷人罪案的受害人，就是他的好友兼「死黨」的泰迪！這怎不令他大吃一驚，心急如焚，趕去醫院！

——泰迪留醫的醫院。

好不容易趕到醫院——沿途由於塞車，車行了足有四十多五十分鐘，令到心懸好友狀況的卡凡，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幾次想開門落車，跑步去醫院，但看見行人道上的人流，不由嘆了一口氣，只好耐着性子，在車子走走停停之下，終於來到醫院。

爲了免至引起別人的誤會和干涉，卡凡才沒有奔跑入醫院，急匆匆朝泰迪病房走去。

由於這是一宗嚴重傷人案件，爲了受害人的安全，所以警方特別派出警員，守在泰迪的病房門口，除了醫護人員或親屬等人外，一律不准進去，當然，警方的辦案人員及記者除外。

而記者，當然要得到警方的許可，才可進入採訪。

卡凡當然是得到警方的許可才能到來採訪。

出示了記者證，讓那個看守在門外的警員驗看過後，卡凡懷着忐忑的心情，輕輕推開病房的房門，放輕脚步走進去。

才一入病房，一眼就看到躺在床上，一顆腦袋裹滿了雪白綳帶的泰迪，肩頭上亦裹扎着綳帶，一只手用綳帶吊着，正仰躺在床上，看來傷勢確實不輕，卡凡一顆心不由往下沉，緊張得蹦蹦直跳。

輕手輕脚行到床前，見只露出眼鼻口的泰迪雙眼緊閉，似已睡去，猶豫着，不知是否好喚醒泰迪，不料泰迪却忽的一下子張開雙眼，直直地盯視着正猶豫着的卡凡，口一張，驚喜地說：「卡凡，你怎會來的？怎會知道我躺在這裏？是誰通知你的？」

泰迪這一連串問，語聲清晰，不像一個傷勢嚴重的人，卡凡懸起的一顆心，放下了，却不知答泰迪那一個問先，不過他是記者，當然知道問題的輕重緩急，他先答泰迪最想知道的問題。「泰迪，你傷得不太重吧？別忘了我是記者，當然是警署通知報社，報社派我來採訪的，你知道嗎？我一聽說是你，嚇了一跳，十萬火急趕來你這裏！」

泰迪咧咀一笑：「別担心，我不是好好的嗎？死不了！」

卡凡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關切地問：「泰迪，看你包扎成那個樣子，傷得很重吧？」

泰迪眨眨眼，苦笑道：「說重不重，肩骨裂了，後腦勺上破了個洞，腦袋受到震盪，就是這些，這都是醫生告訴我的，他還告訴我，尙幸擊在我後腦勺上的不是一根鐵棒而是一根木方，不然，我就沒有這樣幸運了，腦袋不被敲碎，也會因受震盪而變成白痴。」

卡凡想知道泰迪這次受人襲擊的原因，問：「你到底爲何會弄成這樣？」

泰迪伸出沒有受傷的右手，輕撫着纏扎着綳帶的腦袋，苦笑望着卡凡。「警方也曾經這樣問過我，事實上，我也不清楚，可說莫名其妙，只知道有兩個人在停車場襲擊我，將我打暈，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接着，將停車場受襲的經過，說了一遍。

「你這傢伙，風流成性，八成是那個叫愛麗的有問題，有人不喜歡你與愛麗在一起，故此教訓一下你！」卡凡責備地望着泰迪，「唉，你這副德性，遲早會害了你！」

泰迪却嘻嘻一笑道：「別對我擺出一副君子人面孔好不好，這個世界，原本就是一個荒唐世界，正所謂得風流處且風流，何況有女投懷，我不是柳下惠，當然來者不拒，享受享受。」

卡凡聽了泰迪這一番似是而非的言論，實在拿他沒有辦法，只好笑笑道：「泰迪，不談這些，以你認爲，你這次受襲，與愛麗有沒有關係？」

泰迪收斂了嘻笑，微一凝目，說：「我看沒有關連吧，那兩個人八成是想刦財，料不到我會反抗，故此才會將我擊暈，我雖然認識愛麗不到十天，但聽她說，她是獨自一人居住，父母都在外國居住，她到酒吧喝酒是想解解悶，認識一些新朋友，我今次遇襲，不大可能會與她有關。」

「那你有沒有損失到財物？那個叫愛麗的是否也損失了財物？」卡凡直視着泰

迪。

泰迪眨眨眼，說：「我的財物一丁點也沒有損失，至於愛麗有沒有，則不得而知，因爲事發到現在，我還未見過愛麗，據警方說，是一個女子打電話到警署報案，警方據報趕到停車場，現場只有我一個人倒臥在車旁地上，愛麗却不知所踪。」

卡凡眼光一閃，說：「這就大有問題，首先，若是刦匪所爲，怎會在你被擊倒在地後，不對你大加搜掠，況且，那個叫愛麗的女子，爲何不大聲呼叫或直接報警，而棄你於不顧，一個人跑了，別忘記，當時你身受重傷，暈到在地，隨時有生命危險，由此顯見，她必是心虛，或有所顧忌。」

泰迪靜靜聽卡凡說完，臉上肌肉抽動，這一切確是大有可疑，不過懷疑歸懷疑，他實在不願將這件事牽扯到愛麗的身上，愛麗是那麼嬌艷婉麗，叫人難忘，是愛麗主動結識他的，這件事無可能與愛麗有關，他在心裏一直維護着愛麗。「卡凡，別想得那樣嚴重，要知道，當那兩個人擊暈我之前，愛麗曾經驚叫過兩次，或許那兩個賊人在擊暈我之後，恐防愛麗的驚呼聲驚動了停車場的看守人或別的人，所以不敢久留，顧不了搜掠財物，匆匆遁走，至於愛麗爲何一個人溜走，或許是她一時受驚過度，一時間不知所措，不知怎辦才好，所以一個人走了，到外面去打電話報警。」泰迪爲愛麗的行爲找出道理來加以維護。

卡凡見泰迪這樣說，也言之成理，雖則他總覺得這件事不像泰迪認爲只是打刦這樣簡單，但是，在沒有進一步證據之前，他也不便堅持自己的看法，只好撇開這個問題。「你的傷勢沒有大礙吧？」

「經過幾次診斷，據主治醫師說：只要靜養一頭半個月，待傷口愈合後，就可出院，不會有後遺症。」泰迪苦着臉說：「只不過整日躺在床上，可悶死人了。」

卡凡搖頭笑道：「這正好讓你好好反省一下，你這個大情人，實在是太風流了，躺在床上，對你會有好處。」

泰迪嘻嘻笑道：「卡凡，人不風流枉少年，不趁着現在有條件風流快活，難道等到七老八十，垂垂老矣的時候才風流快活不成，你呀，別那麼一板正經的，若我是你，不悶死才怪。」

「哼，學你這樣，風流快活落得這個樣子，我才不學你。」卡凡從椅上站起身，說：「我也該走，別眼巴巴的望着我，我會每天下班後來看你的，這樣夠朋友了吧？」

卡凡說走就走，他的工作也實在太忙，所以說了聲「拜拜！」後，匆匆走了。

剩下泰迪一個人，全無聊賴地一個躺在病床上，惘然地瞪視着天花板。

× × ×

泰迪在醫院裏躺了差不多一個月，總算他身體强壯，所以傷口很快癒合痊癒，經過醫生檢查後，認爲已無大礙，批准他出院。

一聽說可以出院，泰迪高興得從床上蹦起老高，跳落地上，兩三下動作，將一身白衣白褲脫去，換上卡凡替他帶去的衣服，辦好一切手續，脚步輕鬆，神情愉快地離開了醫院。

至於他受襲受傷的這一件案件，警方在追查不到進一步的綫索後，也就不了了之。

而泰迪，也不將受襲這件事掛在心上，他只是認爲自己倒運，才會無端端受到襲擊，算他唔好彩！

但有一件事，他却耿耿於懷，那就是，愛麗在他留醫期間，從來沒有到醫院探望過他，這令他感到有點點不快。

不過，他是個很豁達樂觀的人，走在熱鬧的馬路上，看着車龍與人流，那一點點不快，也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而當一個艷麗的女郎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更是興奮得輕飄飄的，覺得世界實在太美好了。

——出現在他面前的艷麗女郎，正是自那晚在停車場遇襲後，失了踪，一直沒有露過面的愛麗。

× × ×

兩個人在一間格調高尚，環境幽雅的咖啡座坐下來，互相凝望了一會，泰迪執着愛麗一只柔滑的玉手，笑着問：「你怎會知道我今天出院？妳那次沒有受到傷害吧？妳知道嗎？我多掛念着妳？」

愛麗輕輕倚在泰迪身上，幽幽道：「泰迪，那一天所發生的事，眞是太可怕了，嚇得我差點暈了過去，幸而那兩個匪徒倉忙逃走，我沒有受到傷害，但我實在駭怕極了。不知怎辦才好，在驚慌失措的情形下，我自己也不明怎的會不先去救你，一個勁奔跑出停車場，奔到一個公共電話亭，撥電報警，再截了一輛街車，回到家裏，再也支持不住，昏了過去。後來從報紙上知道你受傷很重，却沒有大碍，一顆懸起的心才放下，本想到醫院去探望你，又恐怕有所不便，被警方盤問，所以一直沒有去探望你，請你原諒。」說到這裏，拿起咖啡呷了一口，續說：「我雖然沒有到醫院去探望你，却每天都到醫院去探問你的情況，所以知道你今天出院，等在醫院門口接你！」

要說泰迪心中原有所疑，但聽了愛麗這一番話後，心中釋然，且大爲感動，忍不住伸手輕輕摟着愛麗的肩頭，吻一吻愛麗的秀髮，說：「愛麗，妳對我眞好，我不知怎樣說，愛麗，我愛妳！」

愛麗嬌媚地睨視了泰迪一眼，頭一低，輕聲說：「泰迪，我也愛你。」

聽見愛麗這樣說，泰迪樂得心花怒放，也顧不了在公衆場所，連連吻着愛麗的秀髮。

兩個人依偎着，忘了說話，忘了擺在桌上的咖啡，忘了時間，心中充滿溫馨甜蜜，默默依偎着。

× × ×

卡凡匆匆趕到醫院，撲了個空，泰迪已出了院，無奈，只好又匆匆趕到泰迪的住處，又吃了閉門羹，心裏在奇怪，泰迪這個傢伙，出院不回家裏，又到那裏去癲了，無可奈何，只好回家。

卡凡實在很担心泰迪，他總覺得，泰迪這次遇襲，不是遭一般刦匪襲擊那樣簡單，但他又想不出問題在那裏，如今泰迪出院後不見了人，令他感到焦急不安，但又無可奈何，總不成去報警吧，但又不夠

二十四小時，再說，泰迪這個人經常會自動失踪的，萬一報警後，他却回到家中，那豈不是……

卡凡雖然焦急不安，但也沒有辦法可想，只好每隔半小時打電話到泰迪的住所，但每一次，只聽見鈴聲，聽不到泰迪的人聲。

接連打了六七次，依然是沒有人聽，卡凡更加心急。

心急歸心急，泰迪直至深夜，仍然沒有回家，電話始終沒有人聽。

× × ×

卡凡在爲泰迪焦急不安，你道泰迪去了那裏？却原來他與愛麗正在風流快活，陶醉在溫柔鄉中。

這一晚，泰迪沒有回家，而是與愛麗雙雙躺在一間酒店房間的床上，享受着人生最大的樂趣。

泰迪雖然新傷初愈，却仍然體力充沛，令到嬌媚熱情的愛麗，欲仙欲死，大大滿足。

而泰迪，也盡情享受了愛麗豐滿迷人，充滿熱力的胴體。

兩人於滿足後，相擁着倦極而沉沉睡去。

泰迪眞是風流快活，只可憐卡凡，差不多整夜沒有睡，就爲了打電話欲知泰迪是否安然回家。

若卡凡知道泰迪正在風流快活，不立刻氣暈過去才怪。

× × ×

翌日，泰迪與愛麗親親熱熱地從酒店出來，吃過早餐，由於泰迪留醫了近一個月，有很多事需要處理，才依依不捨，分了手。

泰迪精神奕奕，心情輕鬆地走在路上，一路瀏覽着路上的景色，匆忙的人羣，奔馳在馬路上的車龍，悠悠然地步行回居住的地方。

他的居所在一幢住宅大厦的九樓，是一個兩房一廳的小單位，就只有他一個人住，倒也綽綽有餘。

他乘電梯上到九樓，才步出電梯，立刻有兩個人自左右牆角處閃出，不容他有所動作，那兩人已自一左一右挾迫着他，他本來想反抗——憑他的身手當可以擺脫兩人的挾迫，但他却不敢動——動也不敢動！因爲挾迫着他的兩個人，手上各執着一把鋒利的牛肉刀，自左右緊抵在他的脅側，他若一動，必會濺血當場。

他身子不敢動，口却動了。「朋友，要錢儘管拿，千萬別動刀子，錢在褲子左邊袋，手錶如有興趣，只管拿去。」

他一面說，腦中一連閃過幾個念頭，只覷準機會，閃電反擊。

用刀挾迫着他的兩名匪徒，却沒有動手去搜掠他的錢財，左邊一個唇上留了一撮小鬍子，年約二十六七歲的匪徒哼了一聲，一拳擊在泰迪的小腹上。痛得泰迪不由弓起腰，痛哼出聲，那小鬍子却兇狠狠地說：「聽着，快拿出鎖匙開門，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手中刀一緊，直扎入肉，痛得泰迪渾身顫慄。忙不迭道：「我立刻開，我立刻開！」

兩名匪徒像知道他的住處，兩人挾推着他走到他的住所門前，小鬍子兇巴巴地說：「快開門！」

泰迪在兩把刀的挾迫下，毫無反抗餘地，雖然心裏萬分不情願，可也無可奈何只好不情不願地拿出鎖匙，却故意拖延着，希望有其他的住戶出入而發現他被人打刦，可惜，却被小鬍子看穿了，手中刀一緊，低喝道：「別打鬼主意，快開門！」

泰迪見被識破，只好開啓了鐵門及大門，兩個刦匪挾推着他，一擁而入，迅速關上了鐵閘及大門，這一來，泰迪更加束手無策。

他幾次想反抗，無奈利刀加身，一個弄不好，可能會連命也無。所謂錢財身外物，還是生命寶貴，他在權衡利害之後，決定不輕舉妄動。

憑着他的一身功夫，這一次竟然栽在兩名刦匪的利刀相脅下，泰迪心裏眞是窩囊極了。他一直在動着腦筋，希望能出奇制勝，制服兩名刦匪。

但兩名刦匪像看穿了他心裏的想法，一入屋，二話不說，那個一直沒有出聲的刦匪併掌如刀，一掌劈擊在他頸後，泰迪在冷不提防之下，根本躲避不及了，悶响一聲，「咕咚」一聲暈倒在地。

兩名刦匪手法非常熟練地將泰迪綑綁起來，口裏胡亂塞了一條破布，立刻開始大肆搜掠起來……

× × ×

待到泰迪悠悠醒轉，張眼一看，他眞不敢相信眼前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但見屋內一切物件，破損毀壞不堪，像遭遇一場災刦的情景，總之屋內各物，沒有一件是完好的，沙發倒在地上，腿折墊破，玻璃矮几碎裂成無數塊，散了一地，總之，屋內的一切物件，沒有一件是完好的，泰迪呆呆看了好一會，才能接受眼前看到的一切。

咀裏仍然被破布塞着，叫不出聲，掙扎了足有半小時才將綑綁雙手的繩索掙解脫，忙不迭拔出塞在口中，有一陣異味的破布，深深呼吸了幾下，一骨 站起身，移動脚步，巡視像刦後災場一樣的屋內各處。

不看還好，這一看，令到泰迪倒抽一口涼氣，憤怒不已！

那兩個刦匪，倒像是兩個破壞專家，不論睡房，或權充書房，甚至厨房，水厠等地方，大至床舖被褥衣櫃，小至一個水龍頭，無不被毀壞殆盡，沒有一件物品是完好無損的，那情景，簡直慘不忍睹，比地震後的景像還要損毀得厲害。

泰迪現在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鞋襪還完好外，屋內屬於他所有的一切物品，全部被兩名刦匪毀壞，看着屋內亂七八糟被毀壞的物品，泰迪恨得牙癢癢的，憤怒得整個人彷彿會爆炸，他咬緊牙關，在心裏暗暗發誓，非要親手捉拿那兩個刦匪不可！

他身上的錢，及手腕上戴着的手錶，已被刦匪取去了，幸而他平時將一些錢夾在一些書本內，他蹲在地上 逐本翻看那些書本，還好，刦匪沒有留意到書本內會夾着錢，沒有被取去。不然，他身無分文，眞不知怎辦才好。因爲連電話也被刦匪打爛，想打個電話通知朋友也不可能。他將夾在書本中的錢取出，袋好，然後匆匆

出門而去。

× × ×

卡凡一見泰迪，劈頭第一句就問：「你究竟鑽到哪裏去了？我以爲你失了踪，差點去警署報警！」

泰迪歉然地望着卡凡，苦笑道：「眞是禍不單行，失踪倒沒有，被兩名賊人脅持入屋洗刦就眞！」

卡凡有點不信地望着泰迪。「你這傢伙別是開玩笑吧？以你的身手，怎會被人脅持入屋洗刦？」

泰迪一把拉着卡凡就走。「不信？我帶你回去看看！」

卡凡邊走邊說：「是眞的？」語氣中已表示相信。

泰迪苦笑連連。「卡凡，我幾曾說謊騙過你？那兩個刦匪簡直像個破壞專家，不但刦去財物，還將我屋內的所有物品搗毀打爛，那情景眞是慘不忍睹！」

「那你可有報警？」卡凡也急起來。

「我不打算報警！」泰迪咬牙切齒說：「我要親自捉拿那兩名刦匪！」

「被刦去多少財物？」卡凡關切地問：「可要我帮忙？」

「暫時不用。」泰迪搖搖頭，「身上袋的近二千元。及戴着的手錶被他們取去，加上在屋內的財物，沒有一萬也有八千，幸虧我將一部份現鈔夾放在書本內，沒有被搜去，現在還有三四千元在身上，最慘的是，一套HI FI，電視、雪櫃，及床櫃椅几，厨具浴缸水厠等，全部被毀壞，唉，簡直成了廢墟！」

說着說着，已來到泰迪的住所，泰迪開啓了鐵閘及大門，卡凡一步跨進屋內，也不由被屋內橫七豎八，毀壞不堪的景像，看得呆住了，「天！若不是親眼看見，眞不敢相信，十足十大災刦後的情景！」

泰迪關好大門，邊往內走，邊說：「現在你相信了吧？」

卡凡呻吟一聲：「不相信的才是瘋子！泰迪，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泰迪一邊跨越那些倒在地上的破爛枱椅物品，一邊將被脅持的經過說了一遍。

卡凡一邊聽，一邊瀏覽屋內各處破損的物品，嘆息道：「眞徹底，簡直連一件完好的物品也沒有，泰迪，你有沒有想過，這與一般的入屋行刦有所不同？」

泰迪聞言一愕，失聲道：「不是你提醒，我眞的想不到這一點。嗯，看來，這不是入屋洗刦這樣簡單！」

兩個人站在滿地毀壞的傢俱物品之間，連坐的地方也沒有——根本連一張可以坐人的椅櫈也沒有，卡凡皺着眉頭：「這簡直是有意搗壞！你幾曾聽人說過，或報紙報導過，刦匪入屋行刦，事後會將一切傢俱物品毀壞的？」

泰迪點點頭，贊同地說：「確實未曾聽聞過，一般刦匪在得手後，逃走唯恐不及，但……這兩個刦匪，却一反常態，就像我與他們有十冤九仇般，難道他們目的不是在行刦，而是懲誡我？」

卡凡兩眼閃着光，注視着泰迪。「泰迪，你一定和人結了怨而不知，這明明是洩憤的行爲，打刦只是一種掩眼法，試問，你如果是一個刦匪，會不會刦完財物之後，不及時離去，而將屋內的一切物品砸個稀巴爛？相信就是初出道的新仔也不會吧？」

泰迪點點頭。

卡凡繼續道：「你想想，可有得罪過什麼人物？」

泰迪低頭思索了好一會，抬起頭，惘然地說：「沒有，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得罪過什麼人物，你也知道，我雖然風流，却不下流，從來沒有發生過桃色糾紛，而我除了拍戲，就是與你經常在一起，你也知道我的爲人的！」

卡凡確實很清楚泰迪的爲人，兩人自小玩到大，並且是同學，兩人親如手足，泰迪除了生性風流一點之外，是一個講義氣，樂於助人，見義勇爲的青年，曾經帮助他找回失踪的表妹，同時救了他。他對於泰迪的爲人，是信得過的。

卡凡皺着的眉頭一展，望着泰迪說：「你一定是在不知覺中得罪了什麼人物，而你自己不自知。依我看，這件事，九成與在停車場的被襲有關連！你想想，你剛出院，就被人埋伏在你的住所附近，將你脅持，這是不是有點太湊巧？」

泰迪邊聽邊點頭，待卡凡說完，一拍大腿道：「說得有道理，確實太湊巧了，但我自問沒有得罪過什麼人。」

卡凡突然問：「你昨晚到底去了哪裏？是否與那個叫愛麗的在一起？」

泰迪聞言一怔，隨即尷尬一笑。「我昨晚確實與她在一起。」

卡凡咧咀一笑：「你這傢伙就是改不了，也不想想自己才傷愈出院，好容易會樂極生悲的！」笑容一歛，問：「你與這個女人認識了多久？」

泰迪不解地望着卡凡，奇怪卡凡怎會忽然問起這些不關緊要的問題，不過他還是答說：「就在我在停車場遇襲的八九天前認識她。」

卡凡接問：「你對她知道多少？」

泰迪聳肩道：「我對於相識的女孩子從不探問她們的底細與過去，只要知道她們都是沒有丈夫，我就放心，因爲我不想拆散別人的家庭，也不想惹上麻煩。」一頓接道：「我只知道愛麗一個人獨居，沒有丈夫，父母在外國，就是這些。」

卡凡問：「連她是否讀書還是在工作也不知道？」

泰迪搖頭：「不知道，她沒有對我說，而我也沒有問她。」

卡凡嘆口了氣。「泰迪，你這樣子怎成……」

泰迪却輕鬆地一笑，打斷了卡凡的話。「我又不是要娶她做妻子，只不過做個朋友，大家快樂快樂，何必尋根究底，卡凡，這一點你要學學我，洒脫一些。」

卡凡倚站在牆邊，望望屋內破損不堪的物件，微笑道：「我可不想學你，也不想家裏被人搗毀。你有沒有想過，你先是遇襲，跟着被人脅持入屋洗刦。都是在你認識了那個愛麗之後發生，是否與那個愛麗有關連？」

泰迪移動一下站立的姿勢，說：「這我倒沒有想過，難道你認爲與她有關？」

卡凡點點頭，直視着泰迪：「我認爲與她有關，她可能有什麼瞞着你，亦可能有人不想你與她來往，但又不便出面警告你，所以使出這種手段。」

泰迪喃喃道：「沒有可能的，她曾對我說過，連男朋友也沒有，而她在這裏又沒有人管她，不會吧？這是沒有可能的，你別瞎猜想。」

卡凡深深看了泰迪一眼，忽然問：「你準備怎樣處置這些廢物？」

泰迪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當然是找人來清理掉這些廢物，然後再重新佈置一番。」

望着卡凡笑笑道：「連床也被砸爛，只好到你那裏住幾天。喂，你肚不肚餓？我可餓得咕咕叫，先塡飽肚子再說！」泰迪先走入房間，將一些證件等物執拾好，帶在身邊，然後相偕卡凡一同出外吃飯。

× × ×

這一天，泰迪要出外景，因爲這一組戲要在一個山崗上拍，於是一行人乘車來到預先選好的外景地點，進行拍攝工作。

有一組戲是由泰迪追逐一個由龍虎武師飾演的匪徒，兩個人在巉岩陡削的山坡上奔躍追逐，非常危險，一不小心，就會受傷，雖然泰迪與那龍虎武師都身手敏捷，並拍過很多驚險的鏡頭，可謂經驗豐富，但爲了安全，導演還是一再囑咐兩人小心，以免弄出意外。

泰迪與那龍虎武師遵照導演的指導，攀登上山腰，在指定的位置站好，一聲「開麥拉」，兩人立刻在突兀巉岩陡削的山坡上奔躍閃繞追逐而下。

雖然這座山不很高，但由於山勢陡削，巉岩突兀，而兩人又是速度很高，追逐之間，可說驚險萬分，連旁觀的工作人員及其他演員，也暗暗爲他們揑一把汗，於此可見當事人的危險程度。

就在拍攝過程緊張進行，每個在場的人皆將注意力投注在泰迪與那個龍虎武師之際，近山頂處，一塊突出傾斜的岩石，不知是由於最近連續落了幾天雨，泥土鬆落，還是由於風化剝裂，總之，那塊岩石突然離土而出，翻跳疾滾而下，一路碰撞得泥土碎如雨般紛紛滾洒落，直向巳追逐到山脚的泰迪及那龍虎武師之處滾落。

在場注視着拍攝過程的所有人，乍見山石以萬馬奔騰之勢，疾滾而下，個個大驚失色，嚇得臉無人色，不少人驚呼出聲，四散奔走，找地方躲避。

站在山下的人可以及時走避，但負責跟隨拍攝的攝影師及奔躍追逐的泰迪與那龍虎武師就慘了，可說是首當其衝，避無可避，眼看着，比大磨盤還要大的岩石，挾帶着滾滾碎石，如翻滾暴漲的海潮般，挾着驚人的聲勢，滾砸而下，連泰迪與及那龍虎武師，雖然經歷過不少驚險，但可曾見過如此聲勢嚇人的情景，也嚇得臉色大變，手足失措，忙不迭閃躍避匿在一些高大的山石後。

石山隆隆滾動中，挾着一大片泥沙碎石，如舖天蓋地般疾滾而下，剎那滾瀉過山脚，滾落在山脚下的平坡地上，在地面上滾動了一段時間，才逐漸停止。

× × ×

令人心驚胆跳的一刹那過後，躲藏在山下安全處的所有人員（包括導演等等工作人員），紛紛跑出來，跑上山脚，找尋剛才歷險的泰迪等人。

還好，剛才山石泥沙碎石滾瀉而下時，泰迪，龍虎武師，及攝影師與他的助手，均及時閃避匿伏在一些巨大的山岩後面，沒有受到重大的傷害，泰迪肩上被一塊碗大的山石滾砸中，肩頭上紅腫一片　還幸沒有傷及肩骨，只是皮肉之傷，但也疼痛非常。

龍虎武師却沒有被滾落的山石擊中，只是在避匿時由於慌急加上山脚陡削凸凹，扭傷了脚踝。

至於那攝影師與助手，由於當時他們處身在山石泥沙滾瀉過的邊沿，加上及時躲避在山岩後，故此一點損傷也沒有，但那部攝影機，却在他們慌急躲避中，不愼跌壞了。

所有的工作人員見沒有弄出重大的傷害及沒有出人命，均慶幸不已，將受傷的泰迪及龍虎武師扶到山下，爲兩人加以敷治。

由於泰迪與龍虎武師巳受傷，不能繼續拍下去，導演只好拉隊回去，待日後再補拍。

× × ×

接二連三發生意外，令到在家中養傷的泰迪，不由愼而重之地思考起來。

「難道這一連串意外的發生，眞的與愛麗有關？」泰迪躺在客廳的長沙發椅上望着天花板出神自語：「否則，怎會這樣巧，一連串事件都在認識了她之後接踵發生！」

從車場遇襲，家門外被兩名刦匪脅迫入屋洗刦，到拍戲時遇險，泰迪從頭到尾細細想了一遍，終於，他開始同意卡凡所說的，一連串事件，可能與愛麗有關。

單從這次拍攝外景遭遇的意外，就値得令人懷疑，因爲那座山崗，事前是經過選擇察看的，認爲合適並經過察看，確爲山石不會因鬆動而滾脫下才決定在那山崗拍戲的，而在無可能之下，一大塊山石却滾脫下，差點造成傷亡，這就有了疑點，一塊山石，若不是被人做了手脚或暗中被人推動，斷不會在無人碰動的情況下自動滾下來的，根據事後派出的工作人員查察之後所說，那塊山石，事發前曾有被人暗弄鬆的跡象，雖然弄鬆了，但若沒有人推動也不會無端端自動滾下，所以，實地查察過的工作人員認爲，這有可能是有人蓄意傷害或破壞，但由於掌握不到確實的證據，這只是懷疑，所以沒有報警。

但泰迪聽說了以後，却震動不已，這確是一種巧妙的殺人手法，從事發的經過推斷，若眞的暗中有人下手，對像不是他就是那位龍虎武師，因爲當時他們是首當其衝。

不過他在事後問過那位龍虎武師，最近可有生事或與人結怨，那位龍虎武師細想了一會，搖頭說沒有，根據這位武師的平日爲人及行事作風，泰迪相信他說的，但這麼一來，事情就是衝着他來的了！

亦是由於這件事，才令到他要好好想一想，他細細回想近幾個月來的言行，實在想不出曾經得罪過什麼人或與人結過怨，雖則他生性風流及好管閒事，但他自信絕沒有開罪過任何一方面的人，而且由於忙着拍戲，這幾個月來甚少到公衆場所流連，只是在個多兩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在

一間酒吧內認識了愛麗。

自認識了愛麗，就接連發生了連串的兇險事件，莫非，眞的與愛麗有關？

泰迪想到這裏，再也躺不住，腰一挺，彈坐起身，匆匆撥了一組電話號碼，接通了，與對方說了幾句話立刻收綫，披衣出門。

× × ×

原來他打電話約了愛麗在郊外的一個茶座相見。

這時候，泰迪巳與愛麗一齊坐在茶座一角的兩張椅子上，像一對情侶。

愛麗今天一身白衣褲，打扮清麗淡雅，一雙會說話的美目，痴痴地望着泰迪，微笑道：「我還以爲你忘了我，這樣久也不打一個電話來。」

泰迪儘管心有所疑，也不能宣之於口，他這次約愛麗出來，就是想徹底了解一下愛麗的底細，一手輕撫着愛麗一只柔滑的玉手，一雙眼滿含情意地望着愛麗，輕柔地說：「我怎會忘記你呢，簡直是日夜思念着你，苦於這幾天日夜趕拍，抽不出空打電話給妳，其實，我們不見也只不過五六天，今天不是又見面了嗎？」

愛麗妙目眨動，倚在泰迪的肩臂上，甜笑道：「算你哪，你今天約我出來，有什麼事？」

「我實在太想見妳，所以才約妳出來，咱們今天盡情玩樂，好不好？」泰迪輕吻着愛麗柔絲般的秀髮。

愛麗雙目中閃射着興奮的光芒，漫聲道：「隨便你，今天我一切都聽你的。」

泰迪高興地說：「好，咱們走吧，我先帶妳到一個好地方去玩玩！」

愛麗嬌媚一笑，頷首不語。

於是，結賬後，泰迪偕愛麗離去。

× × ×

躺在床上，泰迪輕擁着像小貓般蜷伏在他懷中的愛麗。一面輕吻着愛麗的額頭，一面輕聲說：「愛麗，你是不是很愛我呢？」

愛麗仰起臉，展露着一種愉悅滿足的笑容，膩聲說：「當然很愛你，泰迪，你怎會忽然這樣問？」

泰迪一邊輕撫着愛麗柔滑如緞般的軀體，一邊說：「愛麗，我這樣問，是我隱約覺得，妳好像有一些事隱瞞着我，既然妳說愛我，就應該坦坦白白。」

愛麗的身子在泰迪的懷中扭動一下，沒有立刻回答泰迪，一會，才說：「泰迪，你認爲我有些什麼隱瞞着你？」

泰迪正經地說：「譬如你還有沒有別的男朋友之類。」

愛麗聽泰迪如此說，蜷伏在泰迪懷中的嬌軀明顯地抖動了一下，良久，才囁嚅地說：「你認爲我還有別的男朋友？」

泰迪吻吻愛麗小巧的鼻尖。「我不知道，所以我才問妳？」

愛麗凝眸注視了泰迪一會，才說：「如果我說沒有，你相不相信？」

泰迪感覺到愛麗這話說得有點勉强，但他仍點點頭，說：「既然妳說沒有，我當然相信！」

愛麗的嬌軀在泰迪懷中無限挑逗地扭動磨擦着，嬌媚迷人地嗲聲說：「不要說這些掃興的話了，泰迪，我愛你！」

說完，不等泰迪有所表示，溫軟的兩片紅唇立刻吻啜住泰迪的嘴唇，令到泰迪不能再說什麼。

泰迪被愛麗這一吻，加上柔滑如蛇的光滑嬌軀不斷在他身上扭動磨擦，本來想說的話，也就化作烏有，他立刻也用行動來表示他的愛意。

愛麗在床上是熱情迷人的，這一點，令到生性風流的泰迪極之迷戀。

此刻，床上的泰迪與愛麗，再度沉迷在肉慾的最高享受中，渾忘了一切。

× × ×

卡凡由於關心泰迪的安危，於工作之餘，四出打探關於愛麗的一切有關資料。

卡凡沒有白費精神與時間，終於讓他打聽到一些有關愛麗的重要資料。

這些資料，或許能解開泰迪幾次遇險被襲擊脅刦之迷。卡凡滿懷高興，回到家裏。

他本以爲泰迪一定會待在家裏養傷，却不料大出他意料，泰迪沒有待在家裏，出外去了。

——泰迪的家由於還未清理佈置好，所以仍住在卡凡家中。

卡凡本來有一大堆話要告訴泰迪的，如今泰迪不在，只好等泰迪回來再說。

他知道泰迪沒有待在家裏，一定是去找那位愛麗了。

他搖搖頭，只好等泰迪風流快活完回來，告訴泰迪有關愛麗的一些資料。同時心裏希望泰迪不要又再遇到意外。

× × ×

卡凡心裏希望泰迪不要遇到意外，泰迪偏偏又遇到了！

世事果然難料。

泰迪本來想送愛麗回家——他從未到過愛麗的家，也不知她住在哪裏，愛麗只給了一個電話號碼給他，故此，他想乘這機會了解一下愛麗家中狀況——剛才在酒店幽會，他本想徹底了解一下愛麗的底細，結果，却失敗了，但愛麗却婉拒了他的護送，他亦不便太過堅持，截了一部街車，目送愛麗坐在街車內，絕塵而去，轉瞬不知所踪，才截了一部街車，回卡凡的住處。

可能是泰迪一直思索着有關愛麗的問題，沒有注意到街車行經的路綫，待到他發覺，街車巳飛馳在郊外的一處荒僻野外路上。

由於時間巳是夜晚九時許，加上月殘星黯，附近又沒有人家，連燈火也不見一點，附近一帶顯得份外黑暗，坐在車內的泰迪，從車窗玻璃往外看，僅能夠模糊看到一點景物，連他也不知街車行走的地方是何處。

那街車司機也悶聲不响，將車子開得飛快，車子飛馳在野外荒僻的路上。

泰迪連續經過三次事故，心裏早巳提高了警惕，一見街車行駛的方向不對，立刻意味到不是好路數，俯前問：「大佬，你怎麼攪的，到底車我到甚麼地方？」

那街車司機隔着一層防盜鐵網，頭也不回地說：「送你回老家！」一踏油門，車子陡然加速，如怒馬般狂馳起來。

泰迪冷不防被拋在椅背上，連忙抓住近車門頂的扶手，穩住身體，隔着那面將

前後廂隔離了的防刦鐵網，大聲說：「快停車，否則我不客氣了！你是甚麼人？」

那司機不答，將車子成之字形行駛，幸好泰迪抓着車頂的扶把，才沒有在車內打滾，但也擺晃得很厲害。

由於隔着一道用來防範專刦的士的刦匪的鐵網，泰迪根本奈何不了坐在前座司機位上的司機，制止不了司機的行爲，只有大聲叱罵恫嚇！

但那司機聽如不聞，將車子開得飛快，走着之字路，令到雖抓着扶把的泰迪，不得不努力穩住擺蕩的身體，而無暇對司機採取行動。

泰迪從司機那句話中，知道此人不懷好意，他首先想到是打刦——這眞滑稽，從來只有賊刦的士，幾曾聽聞過的士刦乘客的，再想深一層，又覺得不像，這人分明有爲而來，絕對不是打刦他那麽簡單，說不定，又是那幾次意外事件的延續，想到這裏，他不由一震，同時暗中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擺脫這部「賊車」，否則，到了目的地，落在對方掌握中，肯定不會有好結果。

雖然他不知道司機爲何要這樣做，但有二點，都可以肯定，自己搭上這部「賊車」，一定是預先安排好的陷阱，想到這一點，他不由自主震驚起來。

不過他很快將自己鎭定下來，冷靜地思考着對策。

若想擺脫這部「賊車」，唯一的辦法——亦是可行的辦法，就只有跳車。

若在平常人來說，車子在如此高速之下跳車，無異是自殺，任何一個平常人也不敢嘗試。但泰迪是一個身手敏捷的特技演員，受過各種驚險動作的訓練，對於跳車這種驚險動作，也不知試過幾多次，不過，他以前爲了拍戲而不怕危險的跳車動作，事前是經過幾次試驗，及所有的一切皆配合到好處的情況下進行的，像現在這樣高速的跳車行動，他還未嘗試過。

——爲了擺脫這部「賊車」，他只好冒險一試。

車子仍然以高速在路面上作之字形行走。

決定了跳車之後，泰迪立刻作好準備，一面抓牢了扶把，一面將臉貼在車窗玻璃上，儘量往外面察看，另一隻手則準備隨時將車門推開，只等駛到一段比較合理想的路面。

車子終於飛馳在一段比較平坦，兩旁長了齊膝高雜草的路面，泰迪知道機不可失，吸一口氣，盡力將車門推開。跟着整個人躍出車廂，曲膝抱腿，像一個球般，疾速滾跌在路旁雜草地上。

由於車速太快，那股衝勁，帶動滾落在地上的泰迪連續翻滾了足有十多公尺遠，泰迪伸手抓着地上的雜草，才停止了滾動。

喘了幾口氣，泰迪才定過神來，立刻感到渾身像骨頭散了般，手脚有幾處地方火辣辣般痛，八成是滾落在路面地上時，擦傷了手脚，同時落地時很重，整個人才會感到像骨頭散了。

泰迪躺在地上，展動手脚，手脚都沒有重大的損傷，放下心，一骨碌爬起身，瞧瞧那部「賊車」，在二三十公尺外的路面上停下來，正在調頭。

看來，那司機似不放過泰迪。

泰迪不敢停留，立刻拔脚飛奔，希望能在那部車子調頭來時，能逃遠一點。

× × ×

泰迪在野地上發足狂奔，不時回頭察看一下，那部車子是否巳調轉頭追來。

那部車子終於調轉車頭，怒吼一聲，如脫韁野馬，風馳電掣般追趕在拚命狂奔的泰迪。

車頭燈像兩條光柱般，直射在泰迪身上，令到泰迪無所遁形，車子在一眨眼間，巳飛馳追趕到離泰迪不足十公尺的後面，隨時可以追上來，將泰迪撞倒輾斃！

泰迪知道存亡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也沒有停下來，只是改變了奔跑的路綫，作着之字形在奔跑。

這一來，泰迪奔跑的速度雖遠不及汽車的速度，但汽車爲了要撞倒他，亦不得不改變了直衝的路綫，而要改爲之字形行駛，這樣才能夠將泰迪撞倒。

但人畢竟比汽車靈活得多，眼看幾次就要追上泰迪，一頭將泰迪撞倒，只要將泰迪撞倒，肯定可以將泰迪輾斃，但泰迪他及時偏身往橫奔跑，恰恰避過了那如野馬撞到的車子，恨得那司機牙癢癢的！

就這樣，人車在夜色黑暗的野地上追逐着，時而在繞圈打轉，時而奔馳一段路，左閃右繞，車撞不到人，人亦逃不離車子的追逐！

人畢竟是人，不是機器，終有力歇氣衰的時候。人車纏繞追逐了不到半個小時，泰迪巳氣喘脚步重，再沒有先前那樣奔跑得快速靈活，漸漸慢下來。

這是很危險的現象，隨時會被永不會疲倦力歇的汽車撞倒！

而那個司機等的正是泰迪逐漸疲累下來，這就讓他有機會撞倒泰迪，將他輾斃了！

泰迪喘息逐漸加劇，但他仍在拚着命盡力奔跑閃避繞轉，他知道，若他一停下來，就是他躺下的時刻——死亡的時刻！

但這樣奔跑下去，始終會有力歇筋疲跑不動的一刻，這樣跑下去死定了，泰迪深知這一點，他一面跑一面在動着腦筋。

終於讓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就在他一躍閃過那輛自後面猛力撞向他的車子刹那，他猛然一躍，一手抓牢了正自他身旁擦過的車子打開的車門，吸腹縮腿，整個人吊在車門上，半邊屁股承托在車門的把手上，以減輕雙手所承受的力道。

這一來，泰迪就不用費力氣奔跑，而附着在仍然飛馳的車子上得以喘一口氣。

那的士司機想不到泰迪會來這一招，再也不能奈何他，唯有將車子像癲馬一樣高速飛馳，不時將車子猛然驟馳並急速地打着轉，希望能夠將泰迪震搖晃脫落地。

但泰迪却如磁附鐵，雖然被震晃得很厲害，依然咬緊牙關，忍受着劇烈的震盪顚簸，死命抓牢車門。

這一來，那司機眞是計窮力竭了，追得停下車，打開車門，手執一條鐵棒，繞過車頭，撲奔向泰迪。

泰迪也很乖巧，當車子一停下來後，立刻雙脚着地，先不忙逃走，扶着車門站

下來，待那個身材粗壯的司機執棒繞過車頭，他立刻一低頭，彎腰竄進車廂中，隨手將車門關上，並按下了車門拴掣，令到那司機不能自外面將車門打開。

那司機慢了一步，被泰迪鑽進車廂內，憤怒得咆哮一聲，一鐵棒敲擊在車窗玻璃上，「嘩朗」一聲，玻璃四分五裂，泰迪却已推開另一邊的車門，以最快的速度竄出車外，一拉車前廂門，竄進司機位，忙不迭發動引擎。

那知道司機也不是笨人，早在下車前將車匙取掉，泰迪無法將車子發動。

而這時，那司機已氣勢洶洶繞到司機位的那面車門前，鐵棒一揮，「嘩朗」一聲，又將玻璃敲碎，碎裂的玻璃激濺在車廂內。

泰迪又已從另一邊車門下了車，站在車門邊，注視着那司機的行動。

那司機可說無奈泰迪何，總是被泰迪先一步鑽出車廂，隔着車身互相對峙着。

那司機眼中閃射着兇光，像餓狼一樣盯視着泰迪，氣息咻咻。

泰廸亦在喘着氣，雙眼眨也不眨，注視着司機，心裏在籌思着脫身之策。

「喂，你我無怨無仇，相信這之前從未見過面，你爲何要這樣做？」泰迪試探地問：「你一定是受人指使的吧？」

那司機聽聞泰迪後一句問話，目中兇光暴盛，悶吼一聲，一躍上車，自車頂撲向泰迪。

——這樣可以縮短距離，且居高臨下，穩佔優勢，無論泰迪繞着車子走向那一邊，都可以輕易將泰迪截住！

——這司機看來也很精！

但泰迪也不笨，見那司機躍上車頂，他急忙竄進了車廂內。

這一來，那司機搶佔到的優勢，立刻消失，成了一個老鼠拉龜，無從下手的局面。

那司機在車頂上團團轉，却一時想不到可以將泰迪迫出車外的辦法，暴躁得他揮動鐵棒，擊得車頂嘭嘭作响，却根本威脅不到泰迪。

泰迪坐在車廂內，是最好的掩蔽。

終於讓那司機想出一個辦法，可以將泰迪迫出車廂。他從車頂上跳落車尾行李廂上，揮動鐵棒，接連幾棒敲擊在車後窗玻璃上，「嘩朗朗」聲中，玻璃碎裂，紛紛濺擊入車廂內，若泰迪躲在車廂內，準會被碎裂的玻璃割傷，再也在車廂內呆不下去，被迫出車廂。

這一個辦法確可將泰迪迫出，若泰迪再不出來，再從寬闊的車窗口揮棒攻擊，那時，泰迪就無從應付了。但是，却大出他意料之外，泰迪不但沒有從車廂內被迫出來，連聲息也沒有傳出。

——莫非泰迪不在車廂內？這是無可能的，泰迪若早已從車廂內走出，他沒有理由看不到的！

這是那個司機的想法。

糾纏了足有大半個小時，依然奈何不了泰迪，這令到那司機暴怒不已！

他彎下腰，先將鐵棒伸一點進窗內，作出隨時可以攻擊的準備，然後慢慢俯下來，低頭探看車廂內的情形。

車廂內碎玻璃滿佈，却不見了泰迪的影蹤。

爲了看清楚點，那司機不自主將頭探進車窗內。

這一來，他犯了一個大錯，一個無可藥救的大錯！

就當他探首入車窗內的刹那，一蓬閃亮的碎玻璃向他迎面射到，這令到他無從閃避，爲了不致被射向頭臉的碎玻璃射傷眼睛，他唯有閉目縮頭。

眼一閉，那就更吃虧，甚麼也看不到，對於隨後擊到的一拳，簡直無從閃避，面門上被重重地擊了一拳，眼前金花直冒，大叫一聲，一交從車尾上滾摔在地上。

車廂椅下，立時挺身現出一人，他就是泰迪！

却原來泰迪在司機第一棒敲擊在車窗玻璃的刹那，立刻緊貼着椅子側身躺倒在椅下，那張皮椅子爲他擋住了碎裂激濺進來的玻璃，沒有傷害到他，並將計就計，側躺着不動，讓那司機上當。

那司機果然上當，被泰迪先以散佈在車廂內的碎玻璃迎面散擊，再來一拳，終於將那司機擊落車下地上。

泰迪知道機不可失，急忙推門下車，看一看倒在車後地上的司機，正自搖搖晃晃站起身，手中仍緊握着那根鐵棒，在黑暗的夜色中，有一些液體自他臉上淌流下，不用說，那一定是血。

剛才泰迪那一拳很重。

泰迪不容那司機站穩，一個箭步衝前，右拳左脚，一拳重重擊在那司機的下顎上，一脚狠狠踢在他的小腹上。那司機正是滿天星斗，脚步不穩，實實受了這一拳一脚，如何禁受得起，悶吼一聲，整個人被踢擊得離地飛起，重重地摔跌在地上。

泰迪不給那司機有喘息的機會，一步踏前，一脚踏在那司機執棒的手腕上，別一脚踏在他的喉頸上！

這一次，那司機是徹底栽了，根本已沒有反擊的機會，只有任憑泰迪宰割！

那司機呻吟出聲，一雙眼睜得大大的，恐怖地望着泰迪，嘴角淌流出一道紫黑色的液體，半張着嘴，粗重地喘息着。

泰迪踏在那司機喉頸上的脚逐漸用力踏壓下去，那司機可受苦了，半張的嘴逐漸張大，最後大張着，一張臉脹得在黑夜中看來紫黑一片，雙眼直翻白眼，胸膛急劇地起伏着，手脚開始抽動，另一隻沒有受制的手，扳着泰迪踏壓在他喉頸上的脚，企圖扳開，却一點力道也用不上，因爲他快要窒息了。

那司機已開始眞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可怖。

就在那司機快要窒息之前，泰迪又慢慢放鬆踏壓在那司機喉頸上的脚，讓他有一絲呼吸的機會。

喉嚨咕嚕作响，那司機急促地大口大口喘息着，翻白的雙眼逐漸眼瞳重現，鼻翅急促抽動，慢慢緩過氣來。

泰迪沒有完全放鬆踏在那司機喉頸上的脚，半鬆半緊地壓着，令到他不能順暢地呼吸，仍然感受到那種窒息的痛苦，令他產生一種恐懼感，不敢妄想反抗！

又冷又硬的皮鞋踏壓在喉頸上，這種滋味，眞不好受，那司機此刻的意志，已完全被死亡的恐懼所侵蝕了。

泰迪知道這是開始問話的時機。

「喂，你叫什麼名字？」

那司機在泰迪的壓迫下，不得不沙啞着聲音說：「魯全。」

泰迪故作惡狠地盯視着魯全，粗聲問：「你本來想將我怎樣？」

魯全的呼吸由於不暢順，逼促地呼吸着，眼珠轉動，囁嚅說：「將……將你……殺死！」

「我與你無怨無仇，況且我也不認識你，你無理由要殺我，相信你一定是受人指使，是不是？」泰迪爲了要他感到恐懼，不敢耍花樣，說完，踏着魯全喉頸的脚微一用力，魯全立刻呼吸困難起來，大張着嘴，胸膛急劇起伏。

泰迪讓魯全再一次感受到窒息的痛苦與恐怖，才將脚放鬆了一些。

魯全立時大口大口貪婪地呼吸着，喘息一會，才乾咽一口氣，啞聲說：「不錯，確是有人指使我這樣做的。」

泰迪一聽，知道近日來連番的遭遇有了解答，不由激動起來，急聲喝問：「那人是誰？」

魯全眼珠轉動，露出害怕的樣子，乞求地望着泰迪：「求你別迫我說，我若說了，他一定會殺我！」

泰迪狠聲道：「你一定要說，你難道不怕我會殺了你？」

踏在魯全喉頸上的脚一用力，魯全喉頸壓窒，喉管像要破裂般，脖子脹起來。

「放……鬆……我……我說……」魯全拚命掙扎出這幾個字。

「這大概很難受吧？」泰迪將脚放鬆一些，厲聲喝：「快說！」

魯全在死亡的脅迫下，顧不了後果如何，且顧眼前再說，喘了幾喘，說：「他……他就是許達權！」

「許達權？」泰迪自語，接問：「是不是那個黑社會頭子許達權？」

魯全呻吟着說：「除了他，還有哪一個許達權！」

「這人我雖然久聞大名，却與他毫無瓜葛，他爲何要殺我？」泰迪在心裏暗暗自語，隨即問：「你一定知道他爲何要殺我，快說！」

魯全乾澀地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泰迪兇狠地盯着魯全。「他既派你來殺我，你怎會不知道？」

魯全急促地澀聲說：「我確實不知道，他給我錢，要我殺你，如此而已，我不是他的人！」

泰迪定定注視了魯全一會，才冷笑着說：「想不到，你居然是個殺手！」

接喝問：「那次從山上滾下來的大石，是不是你幹的？」

魯全啞澀地說：「是。」

「那麼停車塲那次的襲擊呢？」泰迪追問。「是不是你幹的？」

魯全喉頸被踏着，不能擺動腦袋來示不是，只好答：「不是。」

「那麼是誰幹的？」

「我不知道，只知道是許達權派人幹的。」魯全很合作。

「那麼在我住所門前將我脅持入屋，肆意破壞搜掠的人，又是許達權派人幹的了？」泰迪追問下去。

「我得到的消息確實是！」魯全感覺到呼吸更暢順。

——因爲泰迪又將踏在他喉頸上的脚再放鬆少少。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愛麗的女人名字？」泰迪突然問。

魯全眼珠轉了幾轉，肯定地說：「沒有聽說過！」

泰迪微笑問：「許達權出多少錢買我一命？」

魯全遲疑了一下，才答：「八萬五千元！」

泰迪哈哈笑道：「原來我這條命只值八萬五千元，我還以爲很值錢，不值一百萬，也值五十萬！」

說完，盯着魯全問：「我怎樣才能找到許達權？」

魯全大概不想吃苦頭，這次很爽快地說：「你可以在日間他的辦公時間，到他公司去找他。」

「原來他還是個大商家，那間公司叫什麼名稱？」

「騰達財務投資有限公司。」

「想不到他幹的是變相放貴利的生意，眞是萬變不離其宗！」泰迪冷冷笑着，喝問魯全：「你可有騙我？」

魯全慌忙說：「句句屬實，絕無半句虛言，一句也是說，一百句也是說，我既然將他說出，已不打算再見到他，我何必騙你！」

泰迪仍不放心，厲聲說：「我先將你綁起來，待我找到許達權，解決了一切，證實了你沒有騙我，才回來放了你。」

魯全無可奈何地說：「你不相信，我無話可說。」

泰迪靜靜注視了魯全一會，看不出魯全有何心虛的表現，才一笑道：「好，我相信你，爲了安全着想，我仍要綁起你，免得你通風報信。」

魯全知道哀求也沒有用，只好苦着臉，不作聲。

泰迪迅速解下魯全腰間的皮帶，一手執着被他踏着的手，用力一扭，跟着放開踏着魯全喉頸的脚，魯全痛叫一聲，粗壯的身軀隨着手臂被扭的方向，猛一翻，爬伏在地上，泰迪曲膝頂壓在魯全背上，將他另一只手擰到背後，然後用皮帶將他雙手在背後綑了個結結實！

接着褪下他的長褲，三下五落二，將他的雙腿纏綑牢，脫下他一只襪子，塞着他的嘴巴，讓他叫不出聲，然後自他身上搜出車匙，將他放在一個長滿雜草的土坑內，拍拍蜷伏在土坑內，動彈不得，出不了聲的魯全，他安慰他說：「對不住，委屈你了。天亮後，我會派人來救你，希望你能够合作。」

說完，登上車頭司機位，將車匙插下扭動，發動了車子，車子悶吼一聲，往前一衝，泰迪扭動駕駛盤，將車子駛上路面，朝着來路如飛而去。

× × ×

在接近市區的地方，他將車子駛到路邊停下來，然後下車步行。

由於時在深夜，在這市區邊沿，車輛很少，迫得泰迪只有徒步走，好不容易才截到一部街車，回到卡凡的住處。

× × ×

泰迪一步踏進屋內，就知道卡凡仍未睡。

——客廳的燈仍亮着。

快步走入客廳，卡凡靠在沙發上睡着了，泰迪看見，深深爲卡凡對自己的關懷所感動。

泰迪因爲有很多話要對卡凡說，本不想驚醒卡凡，只好硬着頭皮上前搖醒他。

泰迪的手，還未觸到卡凡的身體，卡凡忽然雙目一張，看着泰迪，急切地問：「泰迪，你終於回來了，我還以爲你又出了事，急得我飯也吃不落，你到底去了那裏？」

一眼看見泰迪灰頭土臉的，頭髮凌亂，衣服破損，驚聲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握着卡凡的手，坐下來，吐了口氣，苦笑說：「差點回不來見你，不過，事情總算有點眉目了。」

卡凡注視着泰迪，靜等他說下去。

泰迪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將他今晚所遭遇的事，從頭到尾，說給卡凡聽。

一直屏息靜氣聽着的卡凡，待泰迪說完，才將提起的一顆心放下，興奮地說：「雖然你今晚遇險，但總算有收穫，弄明白了是誰向你下手，這就易辦了。」

接一皺眉頭道：「聽說這個許達權勢力很大，在本地黑社會是個有名人物，手下很多，爲人心狠手辣，是一個很難惹的人物。泰迪，你怎會惹上他的？」

泰迪苦笑聳肩道：「我根本不認識他，怎會惹上他？這一點，我也是莫名其妙，問那個殺手，他也說不知，他只是收錢殺人。」

接又道：「他手下衆多，我實在不明白他爲何還要出錢買人殺我，只要他一聲令下，他的手下自會替他將我放倒，這實在令人費解？」

卡凡摸着下巴說：「或者他有他的苦衷，不想將這件事牽扯到他身上，據我所知，警方近來很注意這些黑人物的動態，他們稍有不愼，就會被警方抓到把柄，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這大概就是他不親自動手的原因。」

忽然用手拍拍額頭，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興奮地說：「現在我明白許達權這傢伙爲何要對付你了！」

泰迪一聽，急忙一把抓緊卡凡的手臂，急不及待地問：「卡凡，你怎會明白的？快說出來。」

卡凡神秘一笑。「泰迪，我先問你一個問題，愛麗的底細你到底知道多少？」

泰迪是個聰明人，一聽卡凡如此問，知道此事是與愛麗有牽連，聳肩一笑道：「我知道的，不都告訴你了嗎？我知道的，就是那一點點。」

卡凡嘆口氣道：「唉，你想也想不到，事情就是由愛麗引起的！」

泰迪心一跳，急聲問：「眞的？」

卡凡正容點頭：「你可知道，愛麗是許達權的什麼人？」

泰迪心裏迅速找到了幾個答案，但他卻不敢肯定那一個答案正確，只好苦笑不答。

卡凡原也不想泰迪答，便臉色凝重地自答：「她原來是許達權最寵愛的一個情婦！」

泰迪雖然在心裏也猜估到多少，卻不敢肯定，聽卡凡一說，整個人如受重擊，震動了一下，跳起來，促聲道：「卡凡，這是眞的？」

卡凡鄭重地說：「絕對是眞的！」

泰迪抱着頭，喃喃自語說：「這是無可能的，愛麗不會騙我……」整個人將崩潰了般，栽倒在沙發上。

卡凡伸手輕拍着泰迪的肩頭，說：「泰迪，理智點，現在你明白，許達權爲什麼要三番四次對付你，甚至殺你？」

接嘆一口氣說：「唉，枉你自命風流，什麼女人不好識，偏要識許達權的情婦，你試想想，那傢伙怎忍受得了，他不對你恨之入骨才怪，你竟敢招惹他的女人，他不一動手就殺你，算你够運。」

泰迪呻吟一聲：「卡凡，告訴我，你怎會知道這些事情的？」

卡凡移動一下身體說：「別忘記我是幹什麼的，只要我們肯去探查一件事或一個人的底細，總有我們的一套辦法去查出來的。」

泰迪倚靠在沙發背上，長長的吐了口氣。「眞是想不到，但愛麗爲何要瞞着我呢？」

卡凡用力拍拍泰迪的肩頭。「若她對你說了，相信你一定不敢那樣放恣，敢公然與她來往，相信她以前出來結交的男朋友，一定受過這類警告，只有你這個大情人，不怕死，一再警告，還與她來往！」

泰迪怪叫起來：「但他們沒有明白地警告過我！」

卡凡疊起雙腿說：「難道畫公仔要畫出腸，其實，在你第一次在停車場遇襲，我就覺得有點不對，爲何她在現場而安然無恙？這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只有你這個風流種子沉迷而不覺！」

泰迪忽然坐正了身子，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好好對付他！」

卡凡精神一振，問：「你想怎樣對付他？別忘了他是什麼人，一個弄不好，可能會令到你死無葬身之地！」

泰迪得意地笑着說：「自古邪不能勝正，壞人最怕警察，我想藉着警察的力量，將他繩之於法。」

「無憑無據，空口說白話，那個相信你，別忘記，這是重視證據的法治社會。」卡凡將疊起的腿放下，端正地坐着。

「你忘了有一個活證人在我手上？」泰迪微笑着：「將他交給警方，他的供詞，就足以將許達權送進監牢。」

「但萬一他不肯合作又如何？」卡凡顧慮周詳。

「不怕，我還有一個辦法，令到他非坐牢不可！」泰迪充滿自信地說：「只要你肯幫我。」

「這是爲社會除害，我怎會不幫你？別忘記咱們是好朋友！」卡凡伸手摟住泰迪的肩頭。

「好，只要咱們明天一早如此這般，不愁他不自投法網！你認爲怎樣？」泰迪將他的計劃詳細說出。

卡凡靜靜地聽完，思索了一會，點頭道：「好，這辦法很好，不過，你一定要

小心點，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泰迪一拍卡凡的肩頭：「放心吧，我自有分數，倒是你，千萬不要誤了時間，不然，我眞的會死無葬身之地。」

卡凡穩重地說：「總之，我不會誤事的，睡一會吧，明天好行事。」

站起身，打了個呵欠，看見泰迪身上擦損的地方，關心地問：「不要緊吧？要不要爲你用藥水敷搽一下？」

泰迪也站起來，用手推着卡凡向房間走去：「你先睡吧，這一點皮外傷，我自己一個人就攪妥。」

卡凡被泰迪推入房間，倒在床上睡覺，泰迪也轉身進入洗手間。

× × ×

騰達財務投資有限公司的總經理辦公室內，一個年約五十歲，身穿名貴西服，唇上留了一撇鬍子，口咬雪茄，紅光滿臉的中年人，坐在一張大班椅上，正在批閱着文件。——他，就是許達權，騰達財務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兼老板。

若單從許達權的表面來看，十足十一個有地位的成功商人，但誰也看不出他是一個作惡多端的黑社會頭子。

寬大的辦公桌上的電話忽然响起，許達權噴出一口濃烟，將雪茄咬在口中，才伸手抓起電話聽筒。

「喂，你就是許達權嗎？」聽筒中傳出沒有禮貌的語聲。

近十年來，許達權從來沒有聽人直捷叫他的姓名，那一個見了他，不是稱呼他許先生，許經理，或權哥，權叔的，話筒中的不客氣稱呼，令他氣炸了肺，眞想將聽筒摔回電話座上。話筒卻立時傳來語聲：「許達權，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歡我這樣直呼你的姓名，而不稱呼你許先生或許經理，你一定很想將話筒摔下，不過，我告訴你，別那樣傻，否則，你會後悔一輩子。」打電話來的人，像他肚裏的蛔虫般，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許達權氣得將雪茄摔在地上，不，是名貴的地氈上，壓抑着暴怒，粗聲說：「你是誰？有什麼事？快點說，我很忙！」

話筒中傳來一陣揶揄的笑聲：「許達權，你眞健忘，你不是三番四次想置我於死地的嗎？怎麼這樣快就忘記了我，是不是你認爲我已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所以你很快忘記了我，或是一想起我，心裏就不暢快？」

許達權想起了打電話來的人是誰，神情震了震，急聲說：「你怎會找上我？你想怎樣？」說時額上沁出汗珠，可想而知，他的內心是多麼緊張。

「這一連串事故是你主謀策劃的，不找你，找誰？至於我想怎樣，很簡單，我想與你談談條件！」

「什麼條件？快說！」許達權盡量抑制着心中的恐慌與暴怒，對着話筒低說。

「條件就是你要給我一百萬，並放棄愛麗，以後不准再干涉我與愛麗的事，怎樣？」

許達權想不到對方竟會獅子大開口，這還罷了，要他放棄愛麗，這最叫他無法忍受，如他眞的照做，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從來只有他向別人開條件恫嚇勒索，想不到這一次卻爲一個無名小子所勒索，不但要錢，且還要他最寵愛的女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過他畢竟是個老謀深算的老狐狸，壓下滿腔怒火，語聲反而平靜下來。「你憑什麼提出這些條件？」

話筒中又傳來對方的語聲：「我手上有一個足以送你進監獄的活證人，這够了吧？」

許達權心頭一震，執着話筒的手也不自覺抖了抖，吸一口氣，說：「魯全在你手上？」這一句，無異承認魯全是他主使去殺泰迪的。

「一點不錯，現在我就與他在一起，怎樣？這買賣成不成交？」這打電話給許達權的人，不用說，一定是泰迪。

許達權掏出手帕，擦抹着額上不斷沁出的汗水，急忙說：「成交，成交！怎樣交易？」此刻許達權的心已慌亂如蔴，最近，警方對他的一舉一動甚爲注意，若他行差踏錯一步，有把柄落在警方手上，那他就完了，而魯全，正是可以令他身敗名裂，從此要過鐵窗生涯的活證據，怎不令他大起恐慌，滿口答應。

「總算你識做！」話筒中傳來泰迪的得意語聲。「聽着，你立刻駕車趕來北郊一座廢棄的鐵礦場，只准你帶一個人來，否則，這交易就拉倒，到時，你會後悔莫及。」話筒中傳來泰迪嚴厲的語聲：「記着帶錢來！」

許達權一邊在心裏打着主意，一邊慌不迭答應：「好，我保證依足你的吩咐去做，但你收了錢之後，一定要將魯全交給我！」

泰迪在電話中滿意地笑道：「這個當然，我的目的是錢與女人，他是你的人，自然交還給你，你放心。」

泰迪故意將自己說成一個好色及貪婪之徒，目的就是消除許達權對他的警戒之心，並誘使他上當。

其實，許達權爲了消滅罪證，焉有不答應之理，而且，他聽了泰迪的那番話，已對泰迪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爲泰迪也不外如是，他已在心裏想好了對策，來個殺人滅口，一勞永逸。「咱們一言爲定，幾時見？」許達權想好了對策之後，心安了很多，語氣也响亮自信起來。

「一個小時後見，逾時後果自負！」

「這太促迫吧？一百萬不是小數目，短時間內很難籌到。」許達權想爭取多些時間，好佈置得周密一些。

「別耍猾頭，你開的是財務公司，沒有現錢，怎做生意，一百萬，在你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總之，你要在一小時內，帶着一百萬到鐵礦場，否則，你就直接到監獄去吧！」泰迪在電話中語氣堅決地說：「記着，只准帶一個人！你的行動，也不能告訴你的手下知道！別耍花樣！」

嗒一聲，那面收了綫。

許達權張口想說什麼，話筒中傳來一陣電流聲，他本來還有話說的，只好頹然放下話筒，一手支着腦袋，像泄了氣的皮球，癱坐在大轉椅上。

但立刻又像觸了電般，從眞皮大轉椅上蹦跳起來，伸手按動案頭的一個電掣。

很快，傳來敲門聲，許達權振作起精神，擺出平日的威風沉聲說：「進來！」

房門推開，立刻進來一個年約四十，

穿西服，但相貌粗魯的中年人，恭敬地朝許達權說：「老細，有什麼吩咐？」

許達權一手按在桌上，沉聲說：「阿威，吩咐亞成立刻準備一百萬現欵，同時吩咐幾個手足準備一下，二十分鐘內立刻出發。」

阿威是許達權的親信得力手下，聞言一怔，狐疑地望着許達權，不明白他的老細何以忽然有此舉措，正想開口動問，許達權已不耐煩地擺手說：「快去吩咐，魯全出了事，待會在車上再告訴你！」

阿威一聽魯全出了事，臉色一變，知道許達權這樣做必有因由，也不多問，立刻轉身出去，隨手掩上了房門。許達權待房門掩上，立刻拉開抽屜，取出一柄手槍，退出彈匣，拉開槍膛，檢查了一遍，然後貼身放在身側，扣好西裝扣，從外表看去，一點也看不出他身上藏了一枝手槍。

猙獰一笑，切齒自語道：「好小子，不親手殺了你，難洩心頭之恨！」

× × ×

荒廢的鐵礦場空無一人，靜悄悄的。

一陣汽車聲打破了鐵礦場的空寂氣氛，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顛簸着緩緩出現一部豪華的大房車，在礦場的空地上戛然停下來，跟着車門打開，彎腰走出一個西服筆挺的中年人。

——中年人正是本地幾個最有勢力的黑社會頭子之一——許達權。

許達權扔掉手中的小半截雪茄，游目打量着礦場四周，然後提高聲音叫：「泰迪，你可以出來交易了！」聲音雖然不很高，但餘聲仍然廻盪在空寂的礦場上空。

這時，他的親信手下阿威，經已提着一個占士邦式的手提公文箱，站在許達權的身旁。餘聲還未消失，幾個廢棄的礦坑洞中，有一個傳出了腳步聲。

許達權與阿威立刻迅快地互相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色。

腳步聲清晰地從坑洞內傳出，許達權與阿威雙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坑洞口。

坑洞口終於出現了一個身材高大，舉止瀟洒的年青人。——泰迪。

泰迪就站在坑洞口，沒有再踏前一步，三個人的六道目光，立刻交織在一起。

許達權一見這個分享了他寵愛的女人，並要他完全放棄，敲詐他一百萬的年青人——泰迪，胸中怒氣翻騰，一張紅光滿面的臉上，脹得通紅，錢財事小，面子事大，他衝動得眞想一槍將泰迪轟斃，但想到泰迪手上的皇牌——魯全，還未出現，强忍下一口怒氣，眯縫着一雙眼，一字字道：「你就是泰迪？」他早已從手下的口中，知道與他的美麗情婦——愛麗親密交往的年青人的名字。

泰迪很小心地打量着四周，見沒有別的人出現，才沉着地點點頭，反問：「你就是黑社會大亨許達權？」

許達權深沉地點點頭：「泰迪，你好厲害，我低估了你！」

泰迪莞爾一笑。「許老板，這只是運氣，我也想不到幾次向我下手的是你！」

許達權陰陰一笑。「果然瀟洒，怪不得愛麗會迷上你！」

泰迪聳肩道：「事實上我一直不知道愛麗是你的人，否則，我有天胆也不敢招惹她！」

許達權一擺手道：「錢已帶來，我也答應你放棄愛麗，從此不再找你的麻煩，現在可以將魯全交給我了吧？」

泰迪一笑道：「別忙，有的是時間，讓我先問你一些問題！停車場襲擊我，脅持我入屋搜掠並搗毀我家中一切錢財物品，魯全兩次要殺我，是不是你主使的？」

許達權本不想答，但爲了儘早解決，爽快地說：「不錯，確是我主使的！」

「就爲了一個女人，竟然要殺我？」泰迪故作驚詫地問。

許達權驕橫地說：「凡是屬於我的女人，若有人想指染，那他是自尋死路！」

「那我豈不是始終要死？」泰迪故作驚慌地望着許達權。

許達權知道說漏了嘴，慌忙補充道：「但你不會死，因爲我已答應你不追究，並應承放棄愛麗。」

泰迪這才放心地吁了口氣。

「現在可以放心交易了吧？」許達權再一次催問。

泰迪點點頭道：「可以，不過，你先要將帶來的鈔票讓我過過目。」

許達權對一直靜靜站着沒有出聲的阿威吩咐：「阿威，打開它，讓他瞧瞧。」

阿威很識做，提着那個公文箱，走前幾步，然後停下來，蹲在地上，將公文箱放在地上，將箱口朝着泰迪開啓了箱蓋。

一叠叠鈔票整齊地放在公文箱內，滿滿的，每一張面額最少一百元。泰迪的目光立刻貪婪地投注在那箱鈔票上。許達權站着沒有動，嘴角泛起一絲森冷的笑意。

「要不要數一數？」阿威抬頭問。

泰迪滿臉興奮地搖頭說：「不用數了，這樣太費時間，相信以許大老板今日的地位，不會耍出那種以假亂眞的手段！」

許達權對泰迪恨得牙癢癢的，却不動聲色，只是淡淡地說：「現在可以交出魯全了吧？」

泰迪搓着手說：「可以，可以！」跟着轉身走入坑洞。

走了一步，立刻停下來，警惕地對許達權說：「站着別亂動，否則，你將會後悔一輩子。」

許達權很心急，表面上却不顯露出來，道：「放心吧，我還不至於那樣蠢。」

泰迪不放心地看了兩人一眼，才舉步走入坑洞內。坑洞內光綫黯弱，很快，泰迪的身形隱沒在坑洞內。

許達權立刻朝站起來的阿威一呶咀，阿威立刻舉手一揮。立時，礦場的四面，出現了七八條人影，一現又隱，好明顯，這都是許達權的手下，將礦場包圍了，這一次，只怕泰迪很難活着離開這座廢礦場了。足有十分鐘，坑洞內重又響起腳步聲，從腳步聲分辨出，這是兩個人在走出來。許達權不由自主摸摸藏在身上的手槍，緊張地盯視着洞口，腳步聲終於來到洞口，洞口立刻出現兩個人——泰迪與魯全。

魯全被泰迪押着，雙手反綁在背後，頭髮蓬亂，臉容憔悴蒼白，垂頭喪氣地站在洞口，不敢抬頭望一眼許達權。

許達權一見魯全，雙眼像噴出火般，厲聲道：「魯全，你好够朋友！」

魯全聞言渾身一震，抬起頭，驚惶地

望了許達權一眼，重又垂下頭。

泰迪得意地笑說：「許大老板，現在放心讓我拿那箱鈔票了吧？」

許達權一擺手，說：「只要你將魯全交給阿威，那一百萬就是你的！」

泰迪却狡猾地笑道：「許大老板，這樣不公平，你有兩個人，我只有一個，萬一我將魯全交給你後，你反悔不讓我離開，我豈不是要死在這裏？」

許達權忍着氣說：「那你想怎樣？」

泰迪狡黠地說：「你先叫你的手下退到你的身邊。」

許達權不是由於距離太遠，沒有把握一舉射殺泰迪與魯全，早已在兩人現身時拔槍向兩人發射了，當下點點頭。朝阿威叫：「阿威，你回來！」

阿威乖乖地退回許達權的身邊。

「現在你兩個不可亂動，待我拿了錢，退入洞口，自然會將魯全推給你們。」泰迪藏身在魯全背後，推着魯全，一步步向那箱鈔票走去。

終於來到那箱鈔票前。

就在泰迪想彎腰拿起那盛鈔票的手提箱時，許達權與阿威同時閃電般拔出手槍，厲喝道：「不准動，乖乖地站着！」

立時，泰迪像如遭雷殛般，整個人僵硬地站在地上，動也不敢動！

與此同時，隱伏在礦場四周掩蔽處的手下，也現身出來，迅速地奔跑過來，將泰迪的退路截斷！同時將兩人圍起來！

許達權執着槍，兇神惡煞般一步步走前。他的親信手下阿威，亦步亦趨，握槍跟隨。魯全嚇得臉無人色，渾身顫抖，不敢抬起頭。

泰迪也嚇得臉色煞白，不過還算鎮定。「許達權，你想怎樣？」

一步步逼近的許達權全條的停下來，仰天發出一陣狂暴的笑聲，笑聲收歇，目露兇光，兇殘地盯着泰迪說：「我要殺你，我要親手殺了你！不殺你，我吞不下這口惡氣！」

泰迪憤怒地說：「許達權，你不是人，竟然背信毀諾！」

「小子，隨你怎樣說，我今天也要親手殺了你！」說着，舉槍就要扣扳機。

泰迪忙道：「許達權，你殺了我，也難逃法網！」

許達權獰笑道：「這裏只有你與我的手下，殺了你，將你扔進坑洞內，鬼也不知道，有誰會告發我？」

泰迪道：「你若殺了我，我的朋友在兩個小時內不見我回去，他就會將你與我通電話時的錄音帶帶到警署報案，那時，你脫得了關係才怪！」

許達權聞言一怔，不由躊躇起來，舉起的槍也不自覺垂下。

就在他的槍下的刹那，幾個坑洞中同時衝出十多條身形，齊聲呼喝：「我們是警探，不要動，舉起手！」這一聲喝，只震得在場的許達權與衆手下齊皆慌亂起來，而泰迪却一把摟着魯全，滾到在地。

泰迪與魯全剛滾下，許達權見變生俄頃，慌亂地抬手放了一槍，轉身奔向停在十多公尺外的大房車，企圖逃走。阿威也放了一槍，掩護着許達權奔向大房車。

許達權的手下，立時奪路奔逃。衝出來的十多名警探，立刻伏下來，齊聲大喝：「站住，否則開槍！」

那些歹徒哪聽喝，繼續拔腳奔逃。

「砰砰砰」警探一連向天開了四五槍，才將大部份歹徒震住，停下來，抖索着雙腿不敢再逃。只有兩個仍沒命奔逃。

但這時四周警笛大鳴，幾部警車風馳電掣般開到，從車上跳下十多名軍裝警察，將兩名企圖逃走的歹徒截住。

再說許達權與阿威，一邊盲目胡亂放槍，一邊拚命奔向大房車，總算讓他們奔到大房車跟前，許達權慌忙伸手拉開車門就往車廂內鑽。阿威也拉開車頭司機位的車門。就在這時，同一時間傳來兩聲疾喝：「不許動！」車廂內同時伸出兩柄手槍，指住了許達權與阿威，槍咀離兩人胸前不足半尺。

兩人刹時間怔愣住，像泥塑木彫般，慢慢舉起雙手，目瞪口呆，動也不敢動。

許達權與阿威發夢也想不料不到，他們坐來的房車內，竟然不知什麼時候，潛進了兩名探員！在手槍的指嚇下，兩人只好棄械投降，不敢反抗，否則，必定喪命在亂槍之下。却原來那兩個探員早已伏在靠近房車的一堆棄置礦石後，乘許達權與阿威將注意力全部注意在泰迪與魯全的身上時，悄沒聲地匍伏潛行車旁，將車門輕輕拉開一綫，游身竄進了車廂內。

至於穩伏在四周的許達權手下之沒有發現兩名探員的潛行，由於角度與位置關係，同時全部的注意力皆集中在泰迪許達權等人的身上，故此也沒有發現。

至此，許達權與他的手下阿威等人，在警探的包圍追截下，一個也走不脫，全部被擒，戴上手銬，被押上警車。

泰迪在許達權棄械投降後，早已扶着滾倒在地的魯全站起來，被從坑洞中最後奔出來的卡凡摟住，激動地說：「泰迪，眞有你的，剛才你被許達權指住時，差點忍不住衝出來救你，你剛才眞危險！」

泰迪放開卡凡，一拍胸膛。「穿了避彈衣，才不怕他，剛才，許達權是用槍指着我的胸膛，要是他用槍指着我的頭，不怕才怪！」

「現在好了，許達權今次眞的難逃法網，只怕他後半輩子都要在監獄渡過了！泰迪，眞有你的，虧你想出這個辦法，預早與警方聯絡好，並將你們的一切對話錄了音，加上魯全肯做證人，許達權這次是徹底完了，再不能爲害社會。」

泰迪拍打着身上的塵土，笑着說：「若不是你說動了探長，肯與我們合作，只怕沒有這樣容易將許達權繩之於法！」

說着，兩個摟抱着，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負責這次行動的黎探長走前來，握着兩人的手，熱切誠摯地說：「我謹代表警方與本地市民，多謝兩位的英勇協助，鏟除爲害社會的一股惡勢力！」又說：「這一次，許達權是徹底垮了，到時，還望兩位再次合作出庭作證！」

泰迪與卡凡連聲道：「一定一定！」

黎探長道：「那麼，先謝謝兩位，兩位請上車。」

兩人坐上了探長的座駕車，當先開路，在尾隨的幾部警車嗚嗚聲中，朝市區疾馳而去。

（完）

擷天星故事之二

南宮宇・文
黃白石・圖

雲湧寒山點點愁

（上）

情痴壯俠胆

夏盡秋臨，正是爭秋奪暑的時候。煥熱而煩悶的陣風，並沒有破壞翟天星輕快的心情，踏着稀疏的黃葉，天星小築已是在望。

一年之中難得回家幾回，對於飄泊江湖的人，「家」無疑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回家的心情總是興奮而有點溫馨。

天星小築之內，並無倚閭望夫歸的妻子，但裏面有兩棵丹楓，是翟天星十歲那年親手所植，而今應是丹楓紅似火，還有那個小小的葡萄，而今應是黃花遍園？

「天星小築」四字已是清晰的映入眼簾，翟天星連忙加快步伐，垣牆之內，兩棵丹楓在微風中搖曳，彷彿是迎接翟天星回來。

剛走到小築門前，便見到一個傭僕打扮的老翁，正在把一堆枯葉掃好。

翟天星看着熟悉的背影，叫道：「翟安！」

那老翁聽到呼喚，轉身一看，呆了半晌才道：「少爺，是你？」

翟天星滿臉笑意道：「除了我，還有誰？」

翟安道：「少爺，你沒有回家已大半年了，來，給我看看，你變了，而且變了很多。」

翟天星道：「變了？」

翟安道：「變了很多，比以前更英俊更精神。」

翟天星搭着翟安的肩膊，邊行邊道：

雪谷埋艷骨

「家中一切可好？你的身體好嗎？」

翟安道：「托少爺的福，一切都好，這次你出外，又有什麼好聽的故事要告訴我？」

翟天星道：「有，你知道我自小便好奇，好奇的人一定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我會慢慢告訴你！」

翟安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急道：「少爺，我只顧與你說話，竟然忘記告訴你，有人找你！」

「找我？是什麼人？」

「是一個非常俊秀的青年人。」

「有沒有留下姓名？」

「有，他說是姓王的！」

「姓王的？有沒有其他說話留下？」

「沒有。」

「那麼，他來這裏找我，究竟爲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不過，你可以去問問他。」

「問他？」

「他在小樓之內，已等了你差不多兩個月！」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少爺，我根本沒有時間告訴你！」

翟天星望着翟安，兩人相視而笑，翟安是看着天星長大的人，眼見翟天星回來，比以前更是軒昂俊偉，老懷大慰，連家中客人也忘記了。

「讓我立刻去看看他！」

翟安道：「好，今晚讓我親自下廚，弄幾味你最喜歡的小菜！」

看着翟安的背影，翟天星心底也感到一陣無比的溫馨，自己的家，總是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覺。

翟安忽然又轉過頭來，道：「少爺，這次有沒有帶一個媳婦回來？」

翟天星額子一熱，道：「又有誰肯下嫁我這個好奇的人？」

翟安道：「少爺——你總是——不過，良緣天訂，我催促你又有什麼用？」

翟天星望着這關切自己的老人家，心中浮起一種難言的滋味，良緣天訂，他的話是不錯的，眼見多少英雄好漢，爲情顚倒爲情愁，自己的心中對「情」一字，不知是恐懼還是喜悅。

翟天星緩步走至小樓。

小樓寂寂，忽然間傳來一聲低沉的嘆息。

嘆息來自小樓內，一個瘦長的身影，憑着西窗，看不見他的面孔，因爲他剛巧背着小樓的門口。

翟天星輕咳了一聲，那人立即轉過身來。

一張十分惹人好感的臉孔，劍眉星目，玉面清奇，可惜的是臉孔略帶幾分頹喪之色。

翟天星忙拱手道：「閣下是——」

「在下王珏，翟公子剛回來？」

「王公子，你認識在下？」

王珏道：「『擷天星』名滿天下，又有誰不識！」

翟天星道：「王公子實在太誇獎在下，據翟安說，你等我很久。」

王珏道：「已是第四十五天了。」

「王公子，在下似乎沒有見過你，不知等我爲了什麼事情？」

「翟大俠，我們早有數面之緣，不過，你沒有注意到，記得你那年上天山之事嗎？」

「上天山？那是八年前我上天山拜會雪蓮大師？」

「是的，那年我只有十三歲，站在師兄師姊的後面。因此你沒有注意到，我是雪蓮大師的第十三個弟子。」

「雪蓮大師可好？」

「體弱多病，雙腿已癱瘓了。」

「什麼？她雙腿——」

「家師因採天山雪蓮，試煉易筋之藥，竟然以自己來試驗，因此雙腿經脈被弄壞了！」

「天山神尼雪蓮子，不獨武功蓋世，而且擅於岐黃之術，可惜……」

「家師因行動不便，因此特修書函，望大俠過目。」說畢，王珏從懷中抽出一封書函。

翟天星接過，隨即打開一看：

天星如見：愚徒王珏，情痴錯鑄，望助其一臂，以償素願，容日面謝。

貧尼雪蓮

信內字體顫動，翟天星回想天山神尼雪蓮子，而今應是九十高齡，八十多歲時才收此徒，定必痛愛有加，但信中字義含糊，未能盡解其意。

糊天星看畢書函，抬眼望王珏，只見他滿臉愁苦，俊秀的臉龐添上憔悴之色，天星心內，也不禁泛起一陣憐憫的感覺。

王珏輕嘆口氣道：「翟大俠！」

翟天星道：「天山神尼對在下並不見棄，在下定必略盡棉力，以報知己，不過，我是個飄泊江湖的人，未嚐情海波瀾，又怎能助你？」

王珏臉有急色，道：「只要大俠點首，定然能償心中素願。」

翟天星心想，自己既沒姊妹又無紅顏知己，怎能助他一償痴情錯鑄的素願！」

翟天星道：「事情始末可否告之。」

玉珏道：「我希望大俠能伴我上大雪山。」

「大雪山？」

「大雪山霞光絕頂！」

「大雪山終年積雪，冰川滿佈，去那裏作什麼？」

「去找一個人！」

「一個天姿國色的佳麗？」

玉珏點點頭。

「一個武功卓絕的女中豪傑？」

玉珏又點點頭，眼眶似略有淚水。

「可是，她對你並沒有情意？」

「不，我倆情意相通。」

「那麼，是否因大雪山山路崎嶇，要我相伴？」

「不，我是在大雪山長大的。」

翟天星眞有點一頭霧水，那位紅顏知己既與王珏情意相通，而且他對山嶺道路熟悉，爲何又要自己相伴？

翟天星道：「你那位紅顏知己究竟是何許人。」

「是崑崙的女弟子敖霜！」

「崑崙派？是否崑崙隱者凌霄漢的女弟子，崑崙派這數十年來，從未出江湖走動，我也不知他收了一個女弟子，你們天山與崑崙素無來往，亦無仇怨，你倆可算是門登戶對，佳藕天成！」

王珏已是滿目含淚，差點要奪眶而出，道：「可惜的是敖霜已是一個死人。」

「死人？」翟天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王珏默然，轉首背着翟天星。

多情自古空餘恨，英雄淚向眼中乾。

半晌，王珏才回過頭來，聲調沙啞，道：「她暴屍冰川，屈指已差不多一載，我實在太對不起她！」

翟天星也沒有接口，正等待着王珏的故事。

玉珏嘆了口氣道：「事情是這樣的，我認識敖霜在兩年之前，當時　我奉師命下山，採購日常用品，在天山山麓，突遇兩個黑道高手，正想向敖霜刦財刦色，我當然挺身而出，心想誰人敢在天山動土？這兩個强徒武功十分高强，如果敖霜對付一人，相信尚可應付，但兩人同時攻上，而且採取急攻手法，看來是要活捉敖霜，結果我把那兩人打走了，而我也認識了敖霜！」

翟天星道：「你們兩人一見鍾情？」

王珏輕輕地點頭，道：「據敖霜說：她本是富戶之女，因不滿父親孳孳爲利，剝削貧農，憑一時機緣上崑崙山學武功，闖蕩江湖，經過多年的相約，我終於把她帶上天山見我的師傅！」

翟天星道：「雪蓮大師對她如何？」

王珏道：「師傅沒有什麼意見，只對我說：你的藝業已成，如果要在武藝上有突破，一定要多在江湖見識，同時，師傅強調人需飲水思源，千萬不能數典忘祖，於是，我和敖霜同時下山，回家看看我的母親。」

翟天星道：「上大雪山？」

王珏點頭道：「是的，不過，我看不到我的母親，也失去了一位紅顏知己！」

翟天星奇怪道：「為什麼？」

王珏道：「大雪山終年被冰雪所封，去年風雪特大，先母因年紀老邁，又乏人照顧，因此在山中餓死，而我和敖霜剛埋好先母，再遇一次雪崩！」

翟天星道：「為何你又能幸免？」

王珏道：「我生於大雪山，以前已見過多次雪崩，知道怎樣避重就輕，而且我這次逃出大難，總是帶有點僥倖成份，可是，我救得了自己，卻失去了敖霜！」

翟天星道：「經過如此可怕的雪崩，你再上大雪山也無法找到她的屍骨！」

王珏道：「不——她在雪崩之際，一時驚惶失措，跌下一個深坑，坑上剛有一塊巨大岩石，事後我再到她失足之處，只見她躺在深坑之下，但我卻無法把她的屍骨拉上來——」

翟天星說道：「因此，你需要人來幫忙。」

王珏點首道：「是的。」

翟天星道：「不過，你可以隨便找個人！」

王珏道：「本來是的，但是，除了翟大俠之外，相信沒有人敢去。」

翟天星奇怪道：「為什麼？」

王珏道：「因為我四面受敵！在今年內，我幾乎過着逃亡的生活！」

翟天星道：「是否敖霜的身世極其複雜？」

玉珏愕然道：「翟大俠真是料事如神，在敖霜死後，我獨自下大雪山，正想返回天山向師傅報告，半路上便遇到一大羣人，他們身穿一式的黑衣勁裝，向我襲擊，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崇山宗的人！」

翟天星說道：「難道敖霜與崇山宗有關？」

王珏道：「是的，崇山宗是陝北一個教派，有點邪氣，但近年來很少在江湖走動，我後來才知道，敖霜可是是崇山宗宗主的女兒。」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你竟然惹上了崇山宗，終於你要過逃亡的生活。」

王珏道：「崑崙也派人找我。」

翟天星默然不語，一個崇山宗已是十分麻煩，何況還有崑崙一派的人！

王珏又道：「他們都以為我殺死了敖霜，其實，我也不想活下去，不過，我一定要找回霜妹的屍骨，然後與她一起合葬，我才死得瞑目！」

翟天星望着玉珏，只見他虎目含淚，臉色淒然，心中大為感動。

玉珏見翟天星沒有什麼表示，竟然「卜」的一聲，跪倒在地上，叩道：「翟大俠……」

翟天星連忙把他扶起，道：「雪蓮大師既然專函相邀，而你也是真誠一片，我斷無推卻之理，不過……」

王珏聽到翟天星應允，本是十分歡喜，但一聽到不過二字，心中又冷了半截，道：「翟大俠……」

翟天星道：「不過，我剛回家來，也要吃過晚飯，好好休息一夜才能動身！」

王珏聽了，立即破涕為笑！

自古英雄難闖情關，又豈獨是王珏一人？

× × ×

翟天星與王珏離開了天星小築，直往西去，目的地當然是大雪山，一路黃花紅葉，倒也十分閒適，但王珏十分心急，腳程極快，翟天星也明白他的心意，也不在路程上躭誤，況且已是仲秋時份，如果錯過時候，將無法登上大雪山。

一日，天色將晚，兩人來至碎石谷。

碎石谷是一個天然山谷，全谷均為碎石所蓋，過了碎石谷，便是龍石，很快便到大雪山的山腳。

碎石谷在斜陽掩映之下，份外美麗。

忽然，前面人影雜沓，看來並非過路之人。

翟天星早已醒覺，但並沒有作什麼表示，仍然踏着碎石，向前走去。

王珏低聲對他道：「翟大俠，小心一點！」

翟天星道：「你看他們是什麼人？」

王珏道：「一定是崇山宗的人！」

話未說畢，已有一排人攔着谷口，其中一人厲聲道：「過路的儘管過路，只要王珏留下！」

王珏勃然變色，道：「你們憑什麼要留下王珏！」

那人又吆喝道：「王珏，你自己幹的事，心知肚明！」

王珏也不再言語，一個箭步，闖向人排。

那排人立即湧上，團團的圍着王珏，只見王珏抽出佩劍，一招「月明星稀」，正是天山派的劍法！

王珏的劍影，有如撒出一片劍網，立即把攻上來的人羣退開，但那十幾個人，似乎訓練有素，一退之後，又立刻湧上，他們使的是一柄大刀，是崇山著名的「山君刀」，據說是以前崇山宗宗主一刀把老虎劈開，以後便把這種大刀稱為山君刀。

王珏並不怠慢，又使出一招「雲散雪消」，一陣劍影，竟有五個人同時倒下。

使山君刀的崇山宗人，見同伴倒下，並沒有氣餒，反而更加緊合，使出山君刀，向着王珏四面夾攻。

翟天星見王珏使出兩招，均是天山派的精銳招數，天山神尼晚年才收此徒，當然是悉力以授，相信王珏已盡得天山劍法的真傳，而今只欠的是火候。

崇山宗人，刀如雨下，王珏劍走輕靈，飄逸有如雪花飛舞，山君刀的一展一抹，一砍一劈，都無法傷害到王珏分毫。

王珏又使出一招「浴日滔星」，劍光有如雪花蓋頂，寒氣迫人，「呀」的連聲，又見持山君刀的人倒下，而今，本是十多個大漢，已剩下三人！

王珏又想挺劍再上，一舉而殺了這餘下的三人。

翟天星忽然大聲說道：「何必趕盡殺絕！」

話猶未畢，王珏已持劍一展，一招「批星抹月」，剩下的三人已應聲倒地！

翟天星沒有說話，因為人已死了，多說也無益，但心中暗想，這王珏雖是面如冠玉之人，但手段卻是十分毒辣，並沒有君子之風！

王珏正要收劍入鞘，一陣勁風已是迎面而來，王珏連忙抽劍一擋，只聽到「當當」之聲音，連續不斷，不絕於耳，翟天星看得清楚，超過十種暗器，包括有鐵彈，鐵蓮子，飛蝗石，袖箭，金鏢……

王珏喝道：「何人竟敢暗箭傷人？」

那時已是暮色四合，四野蒼茫，地上躺着十餘具屍首，谷中迴音縈繞，但並無人答話，這種情境真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碎石谷谷口，忽然站了四個人。

王珏一劍當胸，四人緩步而來，翟天星站在一旁，並未上前。

四人打扮，均是一式，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的鏢袋，分別備有龍獅虎豹四獸，翟天星一看，已知道是陝北一帶，初露頭角的崇山四獸，他們一出道，便平了陝北十六寨，使陝北黑道上的人，為之側目。

翟天星看他們使暗器的手法，知道他們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但見王珏英姿勃勃，也並不為他担心。

其中二人同聲道：「正是此人！」

崇山四獸的老大甘龍道：「我們來遲了，崇山宗的山君刀陣，竟然落敗，兄弟們，這口氣可嚥得下！」

老二顏獅接口道：「破了山君刀陣，但總不能逃過我們崇山四獸！」

老三佟虎道：「這天山小子，騙去了師妹，還要殺害她，實在是全無人性！」

王珏聽了此言，勃然變色道：「你這四隻禽獸，含血噴人！」

老四鐵豹道：「此人口甜舌滑，連樹上的小鳥也可以騙了下來，多言無益，我們上吧！」

王珏也不再多言，凝神於劍，只見四人分別使用不同的兵器，甘龍使的是鏈子刀，顏獅使的是一雙銀手爪，佟虎使的是一把劈山刀，而鐵豹使的是一雙日月輪，四人同揮兵器，虎虎生風使人眼花繚亂！

王珏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因來者人多，只能先觀敵意，敵動已動。

四人一聲呼嘯，甘龍的鏈子刀一飛，顏獅的銀手爪亦已至，佟虎劈山刀從上而下，鐵豹日月輪從左右雙脅而來。

王珏不慌不忙，連忙使出四招「鐵鎖星橋」，擋開了鏈子刀；又使出「蝶戲幽蘭」，避開了銀手爪，一招「魚龍出海」，跟着一招「鸞鳳騰空」，連消帶打，避開了四人的攻擊，佟虎與鐵豹武功較弱，幾乎被王珏的劍尾所傷，幸好劍力已是強弩之末，沒有殺傷之力。

甘龍見王珏使的雪山劍，剛柔並重，知道是一個勁敵，怪不得訓練有素的山君刀陣，也要敗在他手下！

翟天星在旁觀看，也不禁暗暗佩服這位王珏，閃電的使出四招，使這如狼似虎的四獸暴退幾步，天山神尼得此徒弟，定必十分快慰！

崇山四獸奮起精神，四種不同的兵器，齊齊施展出來，王珏劍氣縱橫，後架前迎，一時之間，打了個平手。

翟天星心想：王珏年紀雖輕，武功已達到此境界，在江湖上，雖不能說是第一流的高手，但比起很多成名的高手，倒是毫不遜色，為何他竟要自己相陪？上大雪山一事，他自己應付，應是綽綽有餘！照理他痴心一片，應趁夏日，冰雪未臨，上山找敖霜的屍體！

翟天星覺得事情有點不對，但天山神尼親筆書函，又不會是兒嬉之事，難道整件事的內情並非王珏口中所述那麼簡單？

這時，崇山四獸與王珏已戰了百多回合，雙方都是沉着應戰，崇山四獸勝在穩健沉實，而王珏的天山劍法卻是飄忽無定，招數奇詭！

漸漸，王珏似乎有些後勁不繼的現象，劍招已呈凌亂，但崇山四獸老於江湖，想用拖延戰術，耗盡王珏的氣力，才來一個大反擊！王珏究竟是年輕，內力浸淫日子尚淺，再戰五十個回合，已有點氣喘的現象！

翟天星見此形勢，如果再拖下去，王珏落敗，自己許下的諾言豈不成空？

翟天星冷冷道：「四位俱是崇山宗的高手，何必為這事多費氣力！」

崇山四獸一直監視着翟天星，但一直未見他動手，心中十分狐疑，如今看來快要打敗王珏，這人卻出言相勸，說話不褒不貶，但崇山四獸又怎肯在此時罷手！

甘龍鏈子刀一飛，道：「好漢又何必多管閒事，這小子王珏與我們崇山宗有深仇大恨！」

顏獅也接口道：「此人狠心狗肺，騙了我們宗主的女兒，還要害死她！」

翟天星心中一抖，王珏說敖霜是崑崙派的人，為何崇山四獸又說她是崇山宗宗主的女兒？王珏似乎從來也沒有提過，那麼敖霜的身份並不是王珏所說那麼簡單。

崇山宗崛起於北方，這宗派既非江湖名門正派，但所作的事也非大惡不赦，不過，崇山宗勢力日大，組織嚴密，自成一派，身處江南的翟天星對他們了解不多。

此時，他們又戰了五十多回合，崇山四獸功力深厚，眼看便要把王珏打倒，王珏劍法已逞疲弱，連犯險招，幸好天山劍法詭異，暫時也可以勉強應付！

翟天星見他們仍不罷手，厲聲道：「四位，你們口口聲聲說王珏是謀害你們宗主之女，有何證據？」

佟虎劈山刀一幌，怒道：「我們不要什麼證據，待我們抓下這小子，要他親口招認！」

鐵豹的日月輪齊揮，也接口道：「此子奸猾異常，他早毀滅了殺人的證據！」

翟天星道：「既無證據，何必苦苦相迫，如果你相信在下，王珏若是你們口中的小人，我也不會放過他！」

崇山四獸聽了此言，齊聲大笑道：「相信你？你是什麼人，竟可作出這樣的保證？」

翟天星道：「在下翟天星！」

翟天星三字，如雷貫耳，崇山四獸老於江湖，豈會沒有聽過這名動江湖的大俠？他們立刻同時虛幌一招，暴退三丈。

甘龍道：「原來名震江湖的大俠，竟然也插手這件事？江湖傳言，翟天星正氣浩然，鋤強扶弱，擺在眼前的，卻是狼狽

爲奸之輩！」

崇山四獸中鐵豹年紀最輕，江湖閱歷較淺，惡聲道：「翟天星又如何！大哥，殺了此人再收拾這小子！」

甘龍是四個人中的老大哥，爲人較爲穩重，心知四人一時之間也不能把王珏擒到，加上此人，就算他不是口中所說的翟天星，一時之間，王珏多了一個帮手，四人更是沒有把握，因此，他出言相激道：「你說你是翟天星，有什麼證據？」

翟天星道：「你們殺人也不用證據，我是不是翟天星又何必證據！」

佟虎道：「翟天星名滿江湖的是天星掌！如果你是翟天星，一掌便可把我們打倒！」

鐵虎冷笑道：「他一掌打不倒我們，反而自己滿天星斗！」

四人聽了，同聲大笑。

翟天星並不言語，也沒有表示怒氣，道：「四位，我答應過他，護送他上大雪山，請各位高抬貴手！」

甘龍道：「就憑你這一句話？」

翟天星道：「大丈夫一言九鼎！」

甘龍道：「既然你要硬接這樑子，我們也無話可說！」

崇山四獸巳手握兵刃，作勢要上。

翟天星道：「如果你相信我，我一定會把事實查個水落石出，如果王珏是欺騙謀害你家姑娘，我一定會親自縛他上崇山宗，見你們的宗主！」

崇山四獸並沒有答話，揮動兵器。

翟天星嘆了口氣，知道此時不顯一下顏色，一定不能擺脫這崇山四獸的糾纏。

崇山四獸一聲怒喝，同時躍上。

翟天星看準他們的來勢，一個旋身，「星落鳥飛」，把四種兵刃的攻擊消去，再使出一招「急雨摧花」，雙掌有如兩把巨扇，撥出一陣狂風！

崇山四獸見一招落空，正想使出另外招式，但招式未發，便巳感到一陣勁風撲面，連忙矮身躲過，翟天星雙掌發出，只用了五成功力，勁力巳是驚人。

甘龍大叫：「天星掌！」

天星掌名震江湖，雖然並不是人人看過，但傳言巳久，早巳深印於一般江湖人的腦海，因此，翟天星發出了這一掌，甘龍便忍不住叫了出來。

其餘三人也呆呆的站在一旁。

佟虎突然走近甘龍身畔，低聲耳語幾句，甘龍不斷點頭，然後四人往後一躍，不一會便消失在暮靄之中。

四人去後，王珏立即走上前道：「翟大俠，你千萬不要相信他們的話，我並不是一個如此卑鄙的人，我與敖霜情投意合，並不是甜言蜜語欺騙她；她失足跌下冰川，並不是我謀害她！」

翟天星並不答話。

王珏又道：「敖霜與我刻骨銘心，我豈會謀害她！而今，我倒願意死的是我！」說罷此言，竟放聲大哭。

翟天星心中甚是疑惑，但看到這涕淚滂沱的小子，心中也不禁牽起一陣惻忍。

翟天星道：「誣陷之言，定有洗脫之日！不過……」

王珏哭着說道：「我可以再在你跟前發誓……」

翟天星道：「你既是淸白之身，又何必發誓！」

王珏道：「大丈夫頂天立地，日月可證！」

翟天星說道：「既是如此，我們起行吧！」

王珏把劍收入劍鞘，揩乾淚水，跟着翟天星走出了碎石谷，他低頭不語，默默前行。

出了谷口，附近人烟罕見，一大片荒地，不知前面是甚麼地方。

翟天星道：「也許我們巳錯過了投宿的時間，我這裏有些乾糧，吃過之後，可連夜趕路。」

王珏同意道：「好！而今我想飛上大雪山，你看過敖霜冰淸玉潔的屍身，便明白我的爲人！」

二人吃罷乾糧，巳是月明星稀，一路金風送爽，走起路來，比日間還要舒適。

王珏道：「這附近山區，我十分熟悉，倒不如抄小路走，免得那些崇山宗人糾纏！」

翟天星道：「難道你……」

王珏忙接口道：「不，我根本並不知道敖霜是崇山宗宗主的女兒，我只知道她是崑崙派的人！」

翟天星道：「她既是崑崙派人，爲何要下山，就是闖蕩江湖那麼簡單？」

王珏道：「不，崑崙派的掌門人凌虛眞人，一定要弟子皈依道家，才肯把崑崙絕技全盤相受，但敖霜不願作道姑，所以才下山！」

翟天星道：「她與崇山宗的人有來往嗎？」

王珏道：「我不知道。」

翟天星道：「你本身與崇山有沒有瓜葛？」

王珏道：「我一向在天山，根本沒有見過他們！」

說到天山，他們又談了很多有關天山之事，霍天星雖然對天山並不熟悉，但對天山神尼之事，也曾耳聞目睹，看來王珏並沒有說謊。

他們連續趕了兩天的路，走的都是人跡稀少的崎嶇山道，倒也沒有遇到崇山宗的人。

第三天，他們巳到了長山，長山是一個小鎮，他們經過兩天餐風露宿，巳感到疲倦，便在一小客棧投宿，並且購買了一些上山物品，多綑繩索，和一些乾糧。

王珏對上山的經驗豐富，因此翟天星留在客棧休息。到了黃昏，王珏仍未回來，翟天星便只好獨個兒晚膳，他並不担心王珏安全，因爲他早巳見過王珏在碎石谷力敵崇山四獸，他事實上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可是天山神尼太過愛惜這位小徒兒，才會修書邀翟天星相伴。

翟天星正在獨酌，忽然，店裏來了一大羣人，他們都作黑衣勁裝打扮，看來他們並不是投宿，而是打尖趕路，長山是個小地方，一向十分平靜，那會有這麼多人一起來，因此，小小的店堂，巳坐滿了人，弄得那店小二忙個不了，連老闆也親自下堂招呼。

人數雖是衆多，但他們紀律十分嚴明，並沒有喧嘩，只默默地吃飯，翟天星也

不理會他們。

忽然，店外又來了一個全身雪白打扮的女人。

這白衣女子一出現，店內更是鴉雀無聲，因爲這女子的打扮實在太奇怪，在江湖走動的人，多是黑衣勁裝，而這女子竟是全身雪白，一塵不染，彷如天仙下凡，最遺憾的是，白紗斗笠掩蓋了她的姿容。

窈窕的身段，輕盈的步履，雖然看不見她的容貌，人人也可以想像得到她是一位美人。

白衣女子坐下，要了一些普通食物，也默默地咀嚼。

翟天星吃罷，正想離去。

忽然，那一羣黑衣漢子，同時站起，他們似乎接到了一個命令，同時離去。

翟天星看他們的行動，外面又傳來馬匹之聲，五匹之後，又是五匹，一直响了十次，換句話說，已有五十匹馬趕過，這種方式，翟天星心中明白，並不是普通旅客趕路，一定是江湖中一個極有組織的帮會，正在執行命令，翟天星在江湖日久，倒也不以爲怪。

這時，白衣女子亦已用膳完畢，結賬離去，當她一踏出店門，迎面便來了一個黑影。

白衣女子側身一閃，並沒有與那黑影相撞，翟天星見那白衣女子移身的動作，已看出這女子身手十分敏捷，武功根基倒也不弱！

那黑影却是王珏，只見他滿頭大汗，手中拿着一大綑繩索，還有一些其他的物品。

王珏望着那白衣女子，臉上忽露驚惶之色，忍不住倒退了兩步，道：「啊……姑娘……」

白衣女子也從面紗斗笠之後，望着王珏，可惜她的臉孔在白紗之後，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呆了一會，她也沒有答話，便匆忙離開客棧。

翟天星問他道：「爲什麼這麼晚才回來？」

王珏如夢初醒道：「這鄉集小鎮，很難買到我們應用的物品，跑了半天，才勉强買到一些！」

翟天星道：「你認識那白衣女子？」

王珏說道：「身影是十分熟悉……不過……」

翟天星道：「不過什麼？」

王珏道：「沒有什麼，我一向少在江湖走動，又怎會認識這位白衣姑娘？」

翟天星也不再追問，但他却可以肯定，王珏進門之際，凝視着白衣女子的神態，好像看見一位故人，而且臉上有點驚惶之色，也許這是一次巧合。

翟天星道：「你吃過晚飯沒有？」

王珏道：「還沒有，不過我不想吃了！我們還是早些休息，明日好好趕路。」

翟天星看他有點心神不屬，以爲他是連日疲累，今日又奔波了一天，也不以爲意。

一宿無話，翌日曙光初露，二人便起來，兼程趕路，翟天星精神抖擻，可是，王珏却疲態畢露，昨夜他似乎並沒有好好的睡過。

出了長山小鎮，走了兩個時辰，已是大雪山的山麓。

王珏指着前面道：「翟大俠，上大雪山有兩條路行，一般人行的是那小徑！」

翟天星道：「另一條路呢？」

王珏道：「另一條却是崎嶇難行，人跡罕至，不過，却是上山的捷徑！」

翟天星道：「這一帶道路，你十分熟悉，還是由你決定走那條路！」

王珏沉思了一會，道：「還是走捷徑吧！」

翟天星也不反對，跟着王珏走，轉眼已過了午時，山路雖然崎嶇，但仍有跡可尋，難不倒二人。

他們找了處樹蔭，吃些乾糧，王珏似乎十分饑餓，但翟天星只吃了一些。

王珏道：「到了黃昏，高地禽鳥出現，我們便可活捉幾只，不用再啃乾餅！」

忽然，一陣烤肉的香氣傳來。

翟天星嗅了幾下，說道：「好香的氣味！」

王珏也嗅到了烤肉的味道，神色却有點緊張，道：「有誰在附近烤肉呢？」

翟天星道：「讓我們去看看！」

二人把行裝拾起，轉了一個山背，烤肉之味更爲濃郁，並且看見輕烟瀰漫，一個衣衫襤褸，鶉衣百結的漢子正蹲在爐旁，烤着一隻小野豬。

那乞丐模樣的漢子並沒有回過頭來，却開口道：「二位有緣，何妨同着一試這難得野味！」

翟天星拱手道：「打擾！」

那乞丐轉過身來，只見他蓬首垢臉，正扯下一只野豬腿，放在口中大嚼，一會才道：「好味，好味！不要客氣，你們也來試試！」

王珏輕聲對翟天星道：「我們還是不要打擾人家，還是趕路吧！」

那乞丐耳目倒也靈敏，接口道：「路遠迢迢，有什麼好趕，早到一刻，或遲到一刻，又有什麼分別！」

那烤肉的香味實在不錯，翟天星道：「老兄說得不錯！」回身對王珏道：「時間還早，吃了野豬肉也不錯！」

王珏無可奈何，與翟天星走近爐旁。

那乞丐道：「這裏還有好酒！」他遞上一個葫蘆，翟天星接了過來。

打開蘆塞，一陣撲鼻的香氣，翟天星未喝便說道：「好酒！好酒！」

乞丐道：「未喝先說，老兄未免太大意了！」

翟天星道：「好酒自有好酒香，未必一定要品嚐過才知道的！」

乞丐道：「老兄，你錯了，酒香遠飄十里，但未必是佳釀！正如人面如冠玉，內心如蛇蠍！」

聽了此話，翟天星有點奇怪，但只是以爲這乞丐順口開河，胡言亂道，但王珏聽了，却似乎覺得話裏有因！

翟天星喝了一口，道：「確是好酒！」說完便把葫蘆遞與王珏，道：「你也試試！」

王珏並沒有接過，道：「翟大俠，我們走吧！」

那乞丐扯下條豬腿，道：「原來這位英雄姓翟，難道是名滿天下的翟天星？」

翟天星說道：「不敢，爲何你竟認識

我？」

乞丐說道：「天下之大，姓翟的人却不多，能摘天星之人更少，老漢又怎會不知！」

翟天星道：「未請教高姓大名？」

乞丐道：「老夫浪盪天涯，已忘了姓名！」

翟天星重新打量乞丐，道：「難道你是丐帮中人？」

乞丐笑道：「丐帮？老漢一向是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的小人！難道天下乞丐都要入丐帮？」

翟天星道：「在下只是胡亂猜測！」

乞丐道：「天下事都有常理，但常理並不是天下事都適合！正如人跡罕至之處應是無人，而今却有我們三人，這又豈是常理？」

翟天星聽了此話，頓時覺得他話裏似乎有所指，但一時之間又未明所指的是什麼。

那乞丐把酒葫蘆拿回，喝了一大口，道：「人生難得一醉，這位小兄弟也應一試！」

王珏道：「在下不懂喝酒！」

乞丐道：「老弟不喝這摧腸之物倒也難得！老漢一生糊塗，不過，人生糊塗一時也不錯！翟大俠，你也來糊塗一次！」

翟天星有點吃驚，這話分明是指自己糊塗，這老乞丐與自己毫不相識，爲何竟出此言，正想追問，那乞丐巳是醺然欲醉，倒在地上。

翟天星看看王珏，他似乎有點不耐煩，於是，兩人便離開了乞丐，繼續上山的路程。

再走了兩個時辰，已是日暮黃昏，西方金霞萬道，壯麗無比，令人心曠神怡，王珏似乎是看慣了此種景色，但翟天星很少有機會在山中走動，看此景象，忍不住讚嘆上天造物之奇妙，大自然的奧妙！

艷紅晚霞，金光在霞彩隙處漏出，照在眼前，使人不敢迫視，正闔眼之際，却出現了四條黑影。

四個非常獨特的黑影。

第一個身材極爲高大，但雙袖在晚風中搖曳，空空洞洞似的，是個無臂之人。

第二個却是十分矮小，却並不是侏儒只是欠缺了一雙腿，只靠兩條枴杖前行。

第三個却是一臉死灰的表情，細看之下，雙目之處，眼眶深陷，是個無眼無珠的盲者，手持一條與身齊高的軟杖，不需人扶持，却健步如飛。

第四個五官端正，手足齊全，這四人之中，只有他才可算是正常的人。

金光又閃，四人巳到了翟天星與王珏身前。

王珏的心中一凛，不覺地靠近了翟天星。

四人一字排開，阻住了二人的去路。

翟天星拱手道：「四位高人——」

那無臂人道：「你可是翟天星？」

翟天星道：「在下正是，四位是—」

無臂人道：「睜開你的狗眼，便知我們是誰！」

翟天星笑道：「我沒有狗眼，那知你們是誰！」其實翟天星早巳知道他們便是名滿江湖四個惡人「殘而不缺」，這四人都各有缺陷，氣味相投，結成了拜把兄弟，算不上是什麼大惡人，他們四人獨來獨往，並不與江湖中人混上，不過，身體殘缺，脾氣自然十分剛烈，有時行徑却是與人不同，在江湖中雖以惡人聞名，但事實上並不算是大奸大惡之人！

最奇怪的是，這四人竟會在大雪山中出現。

無臂人道：「翟天星，我們四人也佩服你在江湖的名聲，爲了免傷和氣，你留下這小子吧！」

翟天星道：「這小子與你們有深仇大恨？」

無臂人道：「他雖與我四人並無瓜葛，但與我們的……」

盲者接口道：「翟天星，只要放下這小子，何必多問惹麻煩！」

翟天星道：「這小子自己有手有脚，我怎能把他留下？」

無腿人突然厲聲道：「難道我們無手無脚的人，便不能留下他！」言猶未畢，雙拐用力一挫，身如疾矢離弓，巳衝至王珏的前面。

無腿人怒氣冲冲，是因爲翟天星說王珏有手有脚，換句話說，在他們心中，這是諷刺他們兩人無手無脚！其實，翟天星這話，本是無心之言，却激怒了他們。

王珏見無腿人衝了過來，也不甘示弱，抽出佩劍，嚴陣以待。

翟天星道：「四位遠道而來，只爲此子？」

無臂人道：「這又如何？」

翟天星道：「有何原因？」

無腿人道：「他害人無數，人人均可誅之！」

翟天星奇怪道：「他害人無數？有何證據？」

盲者道：「我們的說話便是證據！」

王珏道：「天下豈有這種道理？我害人無數，是你親眼所見？」

盲者怒道：「我是無眼無珠的人，但比你們更看得清楚！我的眼睛不在眼眶之內，而在心中！」

翟天星道：「你們知道他是何人？」

無臂人道：「這小子是王珏，沒有錯吧！」

翟天星道：「你們知他出身嗎？」

無腿人說道：「我知道他是天山派的人！」

翟天星道：「天山派在江湖上倒也是個名門正派！」

盲者冷笑道：「名門正派便不會害人？難道天下惡事都是我們這些邪門歪派的人所作？」

翟天星一時爲之語塞。

盲者道：「多言無益，你肯不肯留下小子？」

翟天星回答道：「受人之托，責之所在！」

盲者道：「我們不只要拿了這小子，還要上天山，找那天山老尼，算淸這一筆賬！」

王珏聽到他罵自己師傅爲老尼，立時十分憤怒，仗劍一揮，刺向盲者。

那盲者雖然看不見，但聽風辨聲的能力，超乎常人，王珏劍未至，那盲者已身

退八步，軟杖隨之一揮，使出他的看家本領「睛光棒」。

這睛光棒軟如長鞭，但堅靱却是有如鋼絲，因此，這睛光棒使來，既是長棒，又是軟鞭。

只見他棒影不絕，王珏以劍護身，劍氣如虹，一片銀網，但那睛光棒却有如破網之針，一連十招，王珏似乎有點抖不過氣來。

忽然，盲者鞭法突變，棒端翹起，使出的竟是點穴手法，猛向王珏的前胸前腹猛攻，一時之間，王珏的「天突」「鳩尾」「中脘」「章門」「天樞」「關元」諸穴，都在盲者棒端之下。

王珏不愧爲天山神尼的徒弟，只見他劍封胸前，護住要穴，一時之間，那盲者無法得逞。

翟天星在旁觀看，也着實佩服這盲者，他使棒變成點穴工具，而且認穴之準，比起很多開眼的人，不知勝上多少倍！

盲者棒法又變，迎風揮展，一時虎虎之聲，不絕於耳，王珏看得清楚，忽然一躍而起，屏着氣息，穩身下沉，那盲者突然聽不到聲息，一時無法使棒，原來王珏十分聰明，知道自己使劍，破空之聲引渡了盲者的攻擊，如果沒有了聲息，那盲者便無所施其技，因此向上一躍，無聲降下，使盲者不知他往那裏去。

無腿人叫道：「前七右八！」

翟天星與王珏都不明白他爲什麼會突然如此大嚷。

只見那盲者，向前一竄，約有七步之遙，再向右一躍，連揮睛光棒，正指向王珏。

原來無腿人所說的「前七右八」正是王珏所站的位置，看來他們合作有數，心有默契！

王珏看着睛光棒的來勢，橫劍一揮，使出了天山劍法中的「蓋頂撒花」，連消帶打，再使出一招「倒樹摧林」，那盲者聽到劍如裂帛之聲，連忙騰身一躍，避開這攔腰的一劍。

突然，「呀」的一聲，有如晴空霹靂，聲隨影動，一個高大的黑影，有如大鵬墮地，撲向王珏。

翟天星看得清楚，那個不言不語的聾啞人直躍向王珏，他身未着地，在半空之中，雙掌支叉，使出一招「韜脅劈腔」，眼看便要把王珏劈開兩段。

這聾啞人功力渾厚，不知是掌風或是拳風，王珏提劍在手，竟不知如何應付。

好個翟天星，雖然離王珏有十丈之遙，但他忽然矮身向橫一飄，後發而先至，一招「黏絮尋春」，把那聾啞人的招數化解。

兩人功力悉敵，雙掌雖未碰到，已感到對方力度，不期然的向後彈開，翟天星只彈開一步，即能穩身，而那聾啞人却一連彈開了五步，才可以穩定下來。

這電光火石的一刻，翟天星不只救了王珏一命，而且顯露這一手，使這四位「殘而不缺」錯愕了一會，他們自出道以來，幾曾見過如此强勁的對手？

四位「殘而不缺」，立即圍攏起來，把翟天星與王珏圍在核心。

翟天星說道：「在下着實佩服幾位武功！」

在這情形之下，這句本是稱讚對方的話，却成爲了挖苦之語，四人眼露憤恨之色，一齊欺身而上。

那無臂之人，使出「布袖功」，雙袖有如一雙厚鋼刀，虎虎生風。

那無腿之人，一雙拐杖，更是威猛無匹。

盲者的睛光棒，棒影鞭光，令人目不暇給。

聾啞人忽拳忽爪忽掌，直向着二人攻去。

翟天星不慌不忙，使出天星掌法，開始的時候，只是見招拆招，打了大約卅個回合，已知道這四位「殘而不缺」的武功來路。

忽然，翟天星雙掌一映，化作無數掌影，上下左右，東南西北，向着四人攻去，掌力綿密，有如狂風怒號，把四人迫開了六丈，翟天星再使出天星掌的「嘯傲烟霞」，那四人有如斷了綫的風箏，倒在十丈之外。

那聾啞人功力最高，身一着地，便巳站了起來，其他三人，順着掌力來勢，連翻了幾個筋斗。

那聾啞者又「呀」的一聲，三人穩定身子，交換了一個眼色，竟然一起縱身，瞬間便失却踪影。

王珏道：「大俠的天星掌果是名不虛傳！」

翟天星說道：「看來這四人還會再來的！」

王珏問道：「這四人又不知是什麼來路？」

翟天星道：「你眞不知道？」

王珏道：「也許他們與那崇山四獸大有關係！」

翟天星聽他語氣，早知他事實上是知道這四位「殘而不缺」和崇山四獸極有關係，不過，他並沒有一語道破，因爲他巳開始明白，王珏邀他上山找敖霜的屍體，並不是他所說那麼簡單。

王珏的目的是什麼？相信無論用什麼方法，他都不肯說出來，翟天星是個好奇的人，爲了知道事實的眞相，他一定要陪伴他上大雪山，到時自然明白。

一陣寒風吹來，使他們不期然打了個寒顫。

王珏看看天色，道：「今夜可能下雪了！」

深秋未盡，又巳是冬臨。

王珏又道：「這大雪山天氣異常，山下深秋，山上巳開始飄雪了！」

「如果這麼早便下雪，一定凍死我這個老乞丐！」聲音來處，正是日間所遇的乞丐。

翟天星見他站在前面，半開玩笑地道：「既然怕冷，何不就在山下！」

乞丐道：「我捨不得不看看天星掌的威力！」

翟天星道：「你巳經看過了！」

乞丐道：「看是看過，可惜對手平庸，你的天星掌威力只使了六成！」

翟天星吃了一驚，這老乞丐好眼力，竟然知道自己並沒有全力以赴。

（未完）

武器科技／成業・譯

蘇聯飛彈核潛艇出擊
美國執行反作戰方案



▲一九五五年初，世界第一艘核子動力潛艇進行試航，該艇爲美國的鸚鵡螺號

每日任何一個時間，蘇聯的核子潛艇，都有可能出現於美國大西洋海岸對開去的八百哩之內，當飛彈凌空而去的時候，卡達總統便只有七分鐘的時間，走入安全掩護的地方，以及組織還擊。

核彈潛艇是美蘇軍火庫中使對方最害怕的一種武器，因爲要預先打擊使它不能動彈的機會幾乎是絕無僅有，何況它和攻擊目標的距離，一定不會很遠。

在華盛頓，海軍情報機關每週最少兩次，向聯合參謀首長提出報告，詳細報導蘇聯的潛艇現時在美國沿岸水域的什麼位置。

兩艘蘇聯的「三角洲」級的核子潛艇，每一艘均配備有十六枚SS－N大型彈道飛彈，裝有一・五米加噸彈頭的，在離開維珍尼亞和達拉維爾海岸六百二十哩內——即百慕達以東的海面遊弋。它們的行動，經常被維珍尼亞諾爾福基地的美國軍艦監視着。

美國海軍還有種種理由要提高警惕的，因它只有一百廿三艘潛艇，其中四十一艘配備核子飛彈，而蘇聯則有潛艇三百五十七艘，其中九十三艘是有核子飛彈的。

根據最新資料估計，美國海軍現役的潛艇發射的洲際彈道飛彈，計有四百九十六枚「海神」C三型，一百六十枚「北極星」A三型，合共六百五十六枚。而蘇聯的同類飛彈，則有「SS－N－18」型九十六枚，「SS－N－8」型七百二十四枚，合共是八百二十枚，而且還可以額外的加上「SS－N－4」型及「SS－N－5」型一百枚。在數量上美國分明居於劣勢。義大利名軍事評論家潘努尼指出，這是美國在六十年代時缺乏遠見和受惰性影响而造成的後果。

一九六八年，美國擁有四十一艘彈道飛彈潛艇，它的「華盛頓」級，「阿倫」級和「拉非爾」級都是蘇聯完全沒有，甚至接近它們的潛艇也付諸缺如的，那時的美國海軍優勢是如何的卓越，使某些人以爲可以從此安枕無憂，殊不知蘇聯從那時開始，至繼後的六年時間內，建造了三十九艘導彈潛艇：它們是「洋基」級三十三艘，「三角洲」級五艘，「三角洲二型」級一艘。全是足以與美國抗衡的新式潛艇，而美國却一艘也沒有造過！又從一九七四年起，蘇聯海軍每年平均增建新式潛艇五——六艘，但美國却是幾年才有一艘導彈核潛完成，即使把最新，最大的世界稱霸的第一艘核潛「俄亥俄」級加進去，對現狀也改變不了多少。換句話說，最低限度要等計劃中的十艘「俄亥俄」級潛艇全部完成投入服務，才有扭轉局勢的希望。

美國海軍參謀長愷華德將軍認爲：蘇聯將來的進展可不容易猜測，不過就它所有的三十四艘「洋基級」和三十二艘「三角洲級」共載九百九十六枚導彈，已經足以威脅整個自由世界，而且還可以肯定的就是，蘇聯是無時或忘於建立能在幾個前綫上摧毀美國的海洋艦隊的海上實力。

相反地，美國的海軍短期內會廢用「阿倫級」和「華盛頓級」潛艇各五艘，但「拉非爾級」却延長使用時間，並且可能把當中十艘加以改裝，用來發射最大威力的新導彈「三叉戟」。不過美國的計劃一向是那麼混亂，叫人莫測高深。據可靠人士消息，日前批准建造的八艘「俄亥俄」級，有多增加五艘的可能。此外，美國海軍部似乎又着眼於建造一種較細小，造價不貴而又能够發射「三叉戟」的核潛，因爲「俄亥俄級」的造價着實驚人，美國不易負担。

幸而蘇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潛艇是內燃機發動的，而美國則有四十一艘是核能發動的，這使它們能具有幾乎是無限度的航程和不易被人發現的靜寂。

爲了抵銷蘇聯在數量上的優勢，美國海軍已從事將潛艇現代化，並對防潛計劃積極推進。它的「俄亥俄級」核動力或核彈頭洲際彈道飛彈潛艇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海底戰艦，比蘇聯最新式的「三角洲級」巨大得多。「俄亥俄級」的水面排水量是一六六〇〇噸，水底排水量是一八七〇〇噸。長五六〇呎，闊四十二呎，約等於一艘萬噸級貨船的長和闊。有二十四個三叉戟發射管，船首則有四具廿一吋口徑魚雷發射管。時速在三十浬左右。所配備的二十四枚三叉戟一型飛彈，具有多目標獨立彈頭，射程達四千五百哩。

那麼，蘇聯所建造的，必須超越過上述各項數字才行了。根據北約最權威的情報人士所得的最新資料說：蘇聯海軍在哥舒可夫上將領導下，已建成威力最大，數量最多的潛艇艦隊，而在計劃中，還有一種潛艇，是要美國最大的「俄亥俄級」和它比較起來，等於侏儒和巨人的。這種新一代的重量級潛艇，將用特別輕盈但異常堅硬的金屬造船身，同時，比起「三角洲級」潛得更深和更快。美國國防部對此，已經密切注意。

雖然核子潛艇可以無限期在九百呎以外的深海下航行，在那裏，海面的收聽器實際上不能察覺它的發動機聲，但美國國防部深信，他們的防潛科技，遠較蘇聯爲優。據海軍界消息，直升機上的精密音納系統和最新的潛艇偵察器，美國海軍能够跟踪蘇聯最狡猾的潛艇。

蘇聯的核潛艇，無時不準備向美核潛艇出擊的，日本的科幻作家近藤要平估計在六年後，肯定出現這種情況——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濃霧籠罩着堪察加半島頂端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軍港。早晨的太陽越升越高，在蔚藍色的天空下，寧靜的港灣彷彿披上一層翡翠色的輕紗，初夏的景色是美麗的！但是，誰知道這裏正蘊伏着世界核大戰的火種呢？

在第三號碼頭，有一艘巨大的潛艇由拖輪牽引，緩緩地駛離碼頭，這就是蘇聯海軍最先進的「颱風」級彈道飛彈核潛艇。艇長一八〇米，闊十四米，吃水十米，阻力下排水量却達二萬噸，超過了英國的「無敵號」航空母艦。

「伊凡號」駛進了港口的燈塔，防波堤外的海面翻起了片片的浪花，天空也更加明淨了，艇長魯道萊中校站在指揮塔裏，向航海長發出簡號的命令：「離開拖輪！」和往常一樣，從指揮塔上探出半截身子的航海長通過對話機，向艇首和艇尾的水兵發出解纜的命令，只見從水兵手中滑下的拖纜迸擊着淺藍色的海水，濺起了一陣白色的飛沫。「伊凡號」核潛艇從兩艘拖輪的舷旁徐徐地駛向大海。

潛艇緩慢地向前移動，魯道萊中校舉起右手，向剛剛離去的拖輪致謝。情景和往常一樣，在塲的人們包括中校，誰也不會知道，「伊凡號」這次出航負担着什麼秘密的任務。

潛艇的速度慢慢地加快到二十一節，中校偶爾望了一下漸漸遠去的彼得羅火山，不由地想起當年他担任駐日的海軍副武官時，在清水港仰望日本富士山的情景。這時，政治副艇長史米盧少校站在作戰指揮室裏緊閉雙唇，顯得思慮重重。「現在正是堪察加半島最美好的時節，百花齊放，爲什麼要我們出海？」

如果現在拆開密封的命令，那座裝備着十六個核導彈發射管的「伊凡號」的任務便清楚了。原來克里姆林宮的頭頭要它發射射程五六〇〇浬，長一四・一米，直徑一・八米的SS－N－18型分導式多彈頭導彈進行戰略攻擊。這種導彈載有三枚二〇萬噸重量的核彈分彈頭。這就是說，這些核彈頭將把包括華盛頓，紐約等四十八個美國城市從地球上抹去。

在「伊凡號」駛出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港後不久，從蘇聯北海艦隊基地摩爾曼斯克軍港也駛出一艘蘇聯戰略核潛艇。

「艇長，我們已駛出阿伯琴斯克雅水道。」聽到航海長大聲報告後，魯道萊中校睜大眼睛，望着前面即將出現的薩拉克努岬，隨即發出了命令，「準備潛航！」艇上的垂直升降梯迅速地下降，耳邊又傳來了航海長的聲音：「潛航準備完畢。」

「潛航，深度八〇。」魯道萊中校用熟練的口氣作了回令。

「伊凡號」剛出阿伯琴斯克雅海灣，在接近蘇聯十二浬領海的海域中，一艘美國的核潛艇便悄悄地等候着它。這艘名叫「傑克遜維爾號」的潛艇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型攻擊型核動力潛艇，它的排水量六千噸，艇長一〇九・七米，闊一〇・一米，吃水九・九米。它有着阻力很小的水滴型艇體，加上裝備着大功率的壓水型核反應堆，使它的水下航速竟達三二節以上。

現在，「傑克遜維爾號」用最新的BQQ－S型綜合聲納站監聽着進出彼得羅巴甫洛夫港的所有潛艇，並把監聽到的潛艇噪音輸送到電子計算機分中心進行核對，以便迅速地查出是否是它的對手「伊凡號」發出的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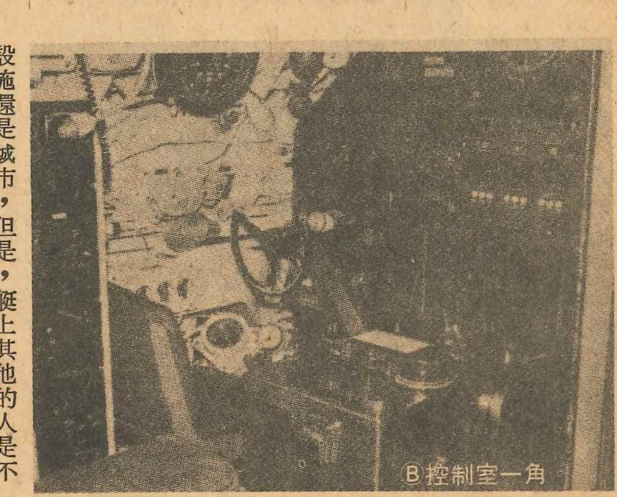
「傑克遜維爾號」在那裏潛伏已經三個月，今天作戰指揮室內的計算機中心台上的紅色指示燈閃爍着，它表示「獵物」送上門來了，艇長約翰上校對着艇內通話器說：「全體注意，各就各位，目標出現！」於是全艇人員都屏着氣，艇就像死了一樣，靜靜地躺在海中，但是，一場拚死拚活的戰鬥即將開始了。

魯道萊中校和策劃這次「伊凡號」出航方案的官員早就知道，「傑克遜維爾號」的大致方位。這是因爲在港灣裝有固定

式警戒聲納站，能夠探測出港灣附近海域中的敵方潛艇。所以為了保證「伊凡號」能順利地執行任務，一反常規地改變了過去用攻擊型核潛艇護航的做法，而這次則用攻擊型核潛艇冒充被掩護的對象出海。為了迷惑美國潛艇，在出港時，「伊凡號」不斷地發出偽裝的噪音。再說，為了掩護「伊凡號」而先行的「索科諾夫斯基號」潛艇，特意和噪音很大的拖輪相配合一起出港，這就能使敵方誤認它是執行實質性任務的眞貨。

「或許美國佬的潛艇會被『索科諾夫斯基號』的噪音迷惑過去，我們總會順利到達目的地了。」中校期待着這次計劃的成功。

「伊凡號」駛過阿伯琴斯克雅灣後，中校從身後的保險櫃取出了命令，接着撕開蓋有印章的封口，取出正副兩卷打了孔的紙帶和一張簡單的指令紙，按照指令紙上所寫的號碼，然後再從櫃中取出一卷密碼解讀紙帶，兩卷紙帶和解讀紙帶於同時被放在導彈發射控制盤的紙帶讀出機上，不一會兒，控制盤右側的顯示盤便顯示出鄂霍次克海「黑豹」發射區的字樣，航行計劃，目標符號和應該使用的彈頭種類的號碼。導彈操縱員看到了這些符號和號碼後，便立刻對各枚導彈和發射器的工作狀況做了一次檢查，隨後就按了控制台上的一些按鈕，這樣就把艇上的分導多彈頭導彈的各彈頭都配上了攻擊目標，同時又用打字機打出艇長和副艇長用的，能辨別出控制台上的號碼，表示目標名稱的兩套副本，只有通過它才能看出攻擊目標是軍事


Ⓑ控制室一角


Ⓒ控制室可由一人控制


Ⓓ聲納操縱室

Ⓔ方向室

設施還是城市，但是，艇上其他的人是不知其中的奧秘的。

在指定的時間內，「伊凡號」通過了巴拉姆西羣島南端的千托別斯基海峽，橫穿千島羣島，這時快要進入鄂霍次克海了。雖然前面是風浪險惡的海域，但是潛艇必須在劇烈的橫搖狀態下上升，讓潛望鏡露出海面，進行艇位較準，這是發射導彈所必須的。

為了迷惑敵人，航行中的「伊凡號」不斷地改變航速，又不規則地改變航向和深度，有時甚至要九十度的變向航行。

「離發射區五浬。」值班員在報告時，艇長正在打瞌睡，這時，觀　長却慌忙地跑到艇長室門前，一邊敲着門，一邊大聲叫：「艇長！艇長！」

「大約在兩小時前開始，甚低頻通信頻帶的噪音大大升高了。」

「美國佬？是何時開始的？」艇長問觀通長。看來，美國人已經察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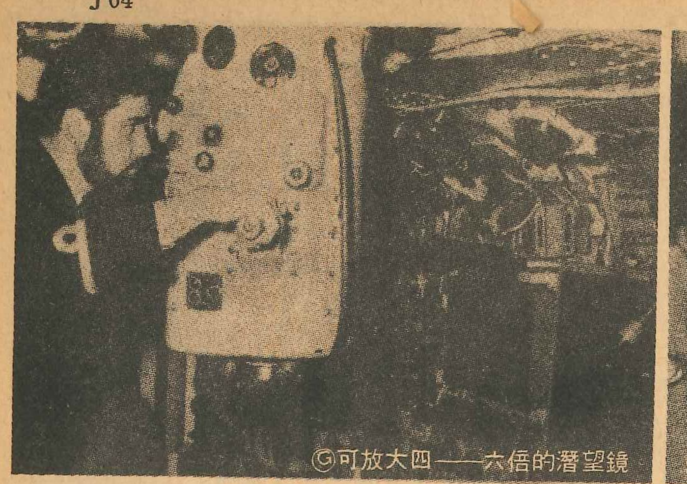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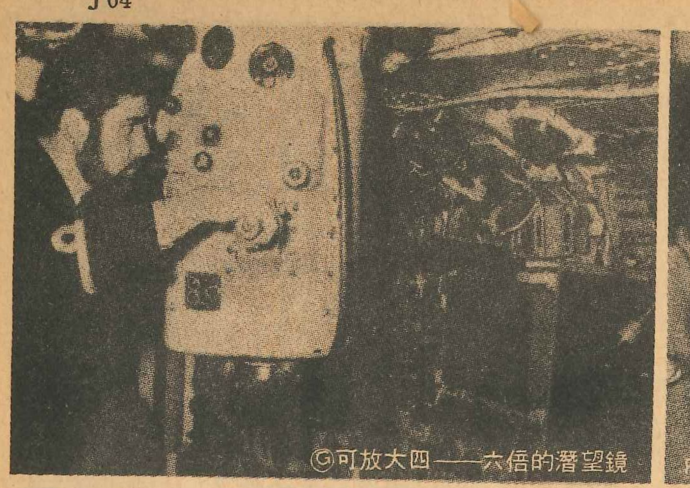
「哎啊！不知什麼時候，還有，從甚低頻系統還沒有收到任何指示和情報。」觀通長回答說。

「叮鈴鈴……」自動電話的鈴響了，「艇長，副艇長，觀通長。我們是電信室，現有緊急情況。」

「好，馬上就來。」艇長放下話筒時，只見他的兩頰因突然緊張而充血，他向觀通長示意地點點頭，便大步走出房間，觀通長也慌忙地跟在後面向電信室走去。

就在上述情況發生的當兒，美國核潛艇「傑克遜維爾號」正偷偷地尾隨「伊凡號」的後面。

最初，受到誘餌的欺騙，「傑克遜維

Ⓖ可放大四——六倍的潛望鏡

F攻擊用潛望鏡

爾號」一直跟踪着被當是「伊凡號」的「索科諾夫斯基號」後面，當計算機中心顯示出聲納收集的電波是「索科諾夫斯基號」的噪音時，約翰上校失聲大叫：「糟糕！」接着他便立刻下令「全速返航」。

轉過頭的「傑克遜維爾號」在駛向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港途中約一萬一千米深處。它的聲納又監聽到一種類似「伊凡號」潛艇的噪音，約翰上校為此感到非常幸運。經判斷後，他命令潛艇立刻減速，反向，沿着本艇的尾流，緊緊地追擊很可能是正要捕捉的那艘潛艇。

追了一會，「傑克遜維爾號」的計算中心從噪聲中辨出了自己的眞正目標——「伊凡號」核潛艇。但是，「伊凡號」並沒有發覺到這艘採用透平推進，噪音極小，並裝有各種設備，隔音裝置的洛杉磯級核潛艇。

不一會，情報中心有了「伊凡號」的行動報告：「目標位置右舷二十度，深度三五〇米，目標航向西北一五度，航速二五節。」

「艇長，有可能是駛向它的發射區哩！」副艇長帶着詢問的語氣問約翰上校。

「是的，我們決不能疏忽大意，」略微想了想，約翰上校下令：「進入特級戰鬥準備！」

二十分鐘後，分佈在全世界海域中的全部美國潛艇部紛紛忙碌起來，它們從極低頻通信系統接收到總統的命令：「執行Q作戰方案！」在收到這一實施全面核戰爭的命令的同時，約翰上校在海圖上巳經探出了「伊凡號」的方位。他毫不猶豫地命令：「升潛望鏡！」「各就各位，準備反潛導彈！」

在海濤洶湧的海面上，「傑克遜維爾號」的超高頻天綫剛剛露出水面，就收到艦隊通過通訊衛星發來的電文，甚低頻通信裝置亦同時收到，兩封電文的內容都是要求執行總統的命令的，但是，僅僅過了十秒鐘，作戰命令的電文便中斷了，另外收到的情報是，在北極攻擊美國本土的航綫上，有着許多蘇聯潛艇，還有，總統發表了廣播演說，告誡國民有爆發核戰爭的危險。

在「伊凡號」的導彈發射控制中心室裏，越來越使人緊張，寂靜得連人的呼吸聲都能淸楚地聽到，只是發射控制台上的各種指示燈不斷地變換着綠色，橙色和紅色閃光。

在控制台的左右台面上，設有一號和二號慣性導航裝置，無綫電導航儀和衛星導航裝置，這些裝置都是用來測定艇位的。剛剛經無綫電導航和衛星導航系統較準的慣性導航系統指出的「伊凡號」艇位數據，作為發射導彈的依據。

在控制台的中央台面上，指示燈顯示了十六個發射管和裝在管內導彈的狀況。而右方台面上，有着命令中指定的攻擊目標和使用彈頭的顯示號碼對照表，這些配置，都是導彈操縱員預先做好的。

「上浮出三十米處！」魯道萊中校向航海長下達上浮命令。潛艇一旦上浮到海面三十米的深處時，就可以利用高壓空氣的巨大衝力將導彈射出海面十五米，跟着導彈靠自己的動力飛向目標。

「十三號管準備發射！」當艇向上上升時，魯道萊中校發出堅定的腔調。於是十三號管內的導彈通上了電，導彈內的陀螺儀開始旋轉起來，不一會，顯示給被定轉速的紅色指示燈亮了，同時從艇身的現在位置和攻擊目標位置等各種數據中計算出彈道程序，從計算機移到導彈的制導系統中。不久，導彈的燃料指示燈也顯示正常的彩色光。

當導彈操縱員在看到導彈發射用的高壓空氣指示燈明亮後，就對導彈各部分做了最後的發射檢驗，然後轉過身，向艇長報告：「十三號管發射準備完畢。」

「觀通長，回報了嗎？」

「沒有，艇長。」聽到觀通長的回話，魯道萊中校帶着往常一樣的表情，向副艇長做了一個催促發射導彈的手勢。

「好吧，讓我們來執行命令！」副艇長以嚴峻的口氣贊同這一提議，於是他們兩人分別開始操縱控制台上的各種旋鈕，同時都從身上取出一把鑰匙插入控制台上的匙孔，這時十三號發射管內的導彈可以發射的紅色指示燈刺眼地閃着紅光，接着他倆就把防止誤按的兩個保險蓋打開，兩人的手指極慢地向蓋下發射按鍵伸去……

下期預告

燃料空氣炸彈——窒息彈

刀戈・譯

一指紅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范嬋嬋和老花子在酒館吃飯，正好遇上七劍莊三莊主趙芳楠，趙芳楠這次受邀出莊，爲的就是擒殺花鼓女范嬋嬋，此刻趙芳楠手下一聽她正是花鼓女，立刻緊張準備動手，但趙芳楠却阻止了他們，並讓范嬋嬋離開，門口處正站着凉山三兇要出手對付她，奇怪的是范嬋嬋從容地走出了門，而三兇仍無所行動，原來凉山三兇早死了……趙芳楠眼看范嬋嬋出手一指三兇即死，武功造詣不凡，但又覺此女一臉英氣，不似魔道中人，只好回莊向大莊主請示……方旋在茶棚中和雲台三將動了手，方旋中了毒針，危急間爲一位青衣婆婆救走……

羞刀難入鞘　招來小煞星

方旋不安的道：「婆婆恩重如山，叫晚輩如何過意得去。」

青衣婆婆哼了聲道：「你想報恩？」

方旋道：「如果晚輩留得命在，只要婆婆吩咐一聲，晚輩萬死不辭。」

青衣婆婆道：「好，記住你這句話，上車。」

方旋抱着歉仄的心情上了車，青衣婆婆一抖韁繩，轆轆車聲立即响了起來。

這一陣急趕就是三個時辰，在晌午時分，他們趕到了長沙以東的永安鎭。

馬匹需要歇息上料，所以他們決定在鎭上打尖，在進食之際，方旋幾次欲言又止，青衣婆婆道：「你想說甚麼？」

方旋道：「有幾件事晚輩不知道該不該問？」

青衣婆婆道：「不要緊，你問吧。」

方旋道：「晚輩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婆婆的名稱。」

青衣婆婆道：「你叫我婆婆就是，還有什麼要問的？」

方旋道：「咱們去那兒？」

青衣婆婆道：「荊州。」

方旋啊了一聲道：「婆婆要送晚輩回七劍莊？」

青衣婆婆道：「只有這樣你才能安心休養。」

方旋一吁道：「咱們素昧平生，婆婆爲甚麼對晚輩這般照顧？」

青衣婆婆道：「老婆子有求於七劍莊，也是爲了救七劍莊。」

方旋道：「婆婆語含玄機，晚輩聽不明白。」

青衣婆婆道：「有一點你應該明白，七劍莊已經不容於武林，成爲某些人剷除的目標！」

方旋愕然道：「眞的麼？婆婆，七劍莊與人無爭……」

青衣婆婆道：「七劍莊的確很少過問江湖是非，但不能說與人無爭。」

方旋道：「婆婆誤會了，咱們……」

青衣婆婆搖搖頭道：「我知道你想說甚麼，可是七劍莊閉關自守，精研武技，你知道別人會如何想法？」

方旋一怔道：「這也犯了別人？」

青衣婆婆道：「不錯，七劍莊的七位莊主，劍道的精進，的確犯着了別人，因爲你們使別人嫉妬，使別人疑懼，甚至像芒刺在背一般，怎能不除之而後快？」

方旋道：「婆婆是瞧到雲台三將對付晚輩，才這般猜忖？」

青衣婆婆道：「雲台山只不過馬前小卒而已，眞正要對付你們的，較雲台山何止厲害十倍！」

方旋錯愕半晌，說道：「婆婆說的晚輩不敢不信，咱們却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發現。」

青衣婆婆道：「貴莊閉關自守，一向不過問江湖是非，如何能夠發現？」

方旋問道：「婆婆知道都是些什麼人麼？」

青衣婆婆道：「那就多了，包括黑白兩道，幾乎都是你們的敵人，至於暗中主持者是誰，老婆婆還沒有查出。」

方旋道：「晚輩還有點不解，我三哥有時行走江湖，爲甚麼沒有遇到意外？」

青衣婆婆道：「以前沒有，也許時機尚未成熟，現在你敢担保他能够安全的回到七劍莊？」

方旋心頭一震，忙道：「婆婆，咱們走吧。」

青衣婆婆道：「好，不過你也不必着急，你三哥就算當眞遇到意外，咱們已經援救不及了，最要緊的還是及早恢復你的功力。」

方旋道：「是的，婆婆。」

他原本還有些話要問的，譬如青衣婆婆究竟是何許人物？據方旋觀察，她功力之高，如果單打獨鬥，七劍莊只怕很難找到對手，像她這麼一個高人，還有甚麼需要七劍莊帮助的？

不過現在他歸心似箭，也不想再問了，反正青衣婆婆會去七劍莊，到時候自會揭曉。

他沿途不斷運功，待到達岳陽，功力已然完全恢復。於是他們棄掉破車，買了兩匹駿馬，逕向湖北監利縣馳去。

這天趕到郝穴，距離荊州還有兩天的路程，方旋向含山的夕陽瞥了一眼說道：「婆婆，咱們買點乾糧在路上吃，妳看可好？」

青衣婆婆道：「好是好，只怕別人不肯！」

方旋擧目一瞧，鎭口果然聚集着十幾名大漢，這般人全都持有兵刃，可能是對付他們的。

郝穴與荊州近在咫尺，屬於七劍莊勢力範圍之內，居然有人敢在此地找碴生事，方旋如何忍得下去？

雙腿一磕馬腹，緩緩奔向鎭口，青衣婆婆沒有說錯，果然有人不讓他們通過。

「快下來，老小子，你們是打那兒來的？」

問話的是一名滿臉橫肉，一身勁裝的抱刀大漢，他好像是這般人的頭兒。

方旋冷冷說道：「閣下是衙役還是地保？」

勁裝大漢道：「怎麼，除了衙役地保，大爺就不能管你？」

方旋道：「在下倒要請教，你爲什麼攔阻行人的去路？」

勁裝大漢道：「咱們不管普通百姓，尊駕帶着兵刃，咱們就不能不管。」

方旋道：「是誰叫你們管的？」

勁裝大漢叱喝一聲道：「老小子好大的胆量，還沒有回答大爺的話，居然敢反問大爺，莫非你活得不耐煩了？」

方旋道：「如果我不願回答呢？」

勁裝大漢吆喝道：「那可由你不得，上。」

在勁裝大漢叱喝之下，方旋立即陷入重圍，不過這只是一些嘍囉，方旋連長劍都沒有出鞘，就讓他們趴在地上了。

勁裝大漢一見苗頭不對，轉身就待開溜，他的脚步還沒有移動，後頸已經被人一把掐住。

吧的一聲，他被摔在地上，一個狗吃屎，痛得他哼出聲來。

方旋冷冷道：「朋友，在下忍耐力有限，說，是誰派你來的？」

勁裝大漢道：「老小子，你惹了大禍了，瞧你不像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盗，何必硬跟自己過不去！」

方旋一怔道：「你在說些甚麼？我不懂。」

勁裝大漢道：「前晚王侍郎家裏來了飛賊，更夫被殺，還盗去不少珠寶，咱們是侍郎府請來帮助緝拿飛賊的，我不叫你進鎭，是看你不像壞人，你居然將咱們打傷，那你就跟咱們打官司去吧。」

方旋愕然道：「這是眞的？」

勁裝大漢道：「是不是眞的，到衙裏你就知道了。」

方旋道：「閣下究竟是誰？」

勁裝大漢回答道：「監利縣捕頭陸逢春。」

方旋道：「原來是陸捕頭，失敬，在下方旋，是七劍莊的五莊主，七劍莊雖非富有，還不至淪爲宵小，做出有損門風之事，希望陸捕頭能够相信。」

陸逢春一怔道：「你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據在下所知五莊主可不是一個糟老頭子。」

方旋道：「陸捕頭說的不錯，在下是易過容的。」

陸逢春啊了一聲，向前踏上幾步，一直逼到方旋的身前，他像是辨識方旋是否經過易容，但却突然點出兩指，將方旋的穴道制住。

變生腋肘，這是方旋沒有料到的，而且此人還藏了私，他的武功絕不會像適才交手時那麼不濟。

因爲他點出的兩指乾淨俐落，認穴極準，如非身具精純的內力絕難辦到。

遠遠觀戰的青衣婆婆反應極快，當陸逢春出手偸襲之際，她巳然一聲清叱，身形由馬背上拔起，以疾風驚雷之勢，向陸逢春凌空猛撲。

陸逢春左手一帶方旋，右手的長刀巳經擱在他的脖子之上，同時嘿嘿一陣冷笑道：「不要妄動，老婆子，搶刦要犯咱們可以格殺的。」

青衣婆婆神色一呆，就算她有搏殺陸逢春的能力，爲了投鼠忌器，也不得不停

止撲擊。

陸逢春拖着方旋退向鎮口，口中還在不斷恐嚇，道：「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兩位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再說在下是奉命拿人，身不由己，方五莊主如果受了寃枉，七劍莊可以到縣衙裏去講理，兩位千萬不要做糊塗事……」

好大的一片道理。

不管這片道理怎樣，最起碼青衣婆婆被他們唬住了，她眼看着方旋被人拖走，再也不敢下手搶奪。

其實這一遲延，再想搶奪也不成了，陸逢春帶着方旋閃進民宅不見了，連那般嘍囉也一起消失，她人生地不熟，想找人可不是那麼容易。

最後青衣婆婆作了一個決定，去七劍莊報訊，讓他們到縣衙裏要人。

×　×　×

荊州西門外，依山面水聳立着一幢氣象萬千的大厦七劍莊。

這幢名滿武林，人人敬重的大厦，此時却佈滿着一片愁雲慘霧。

四名勁裝劍士在門外往返巡邏，由他們嚴肅的面色猜想，七劍莊必然遭到前所未有困境。

×　×　×

「請問，這裏可是七劍莊？」問話的是青衣婆婆，她終於找到七劍莊來了。

一名劍士迎上去道：「不錯，這兒是七劍莊，老婆婆找誰？」

青衣婆婆道：「我要見大莊主，你們的五莊主出了事。」

劍士面色一變道：「妳是誰？妳怎麼知道咱們的五莊主出了事？」

青衣婆婆道：「這些你就不必管了，見到大莊主我自然會說。」

劍士道：「好，請到門房歇歇，我這就去禀報大莊主。」

片刻之後青衣婆婆被請到大廳，接見她的除了大莊主童巨臣，還有二莊主涂淩，三莊主趙芳楠，四莊主葉楚材，六莊主藍玉圳，及總管姜武等，七劍莊的主要人物幾乎到齊，可見他們對青衣婆婆來訪的重視。

大莊主童巨臣身材高大，氣度不凡，青衣婆婆剛到廳門，他便抱拳一禮道：「辛苦了，婆婆，裏面請坐。」

青衣婆婆回答道：「多謝，你是大莊主？」

童巨臣道：「是的，在下童巨臣，婆婆先坐下來，咱們再慢慢聊。」

七劍莊的七位莊主之中，以二莊主涂淩的個性最急，青衣婆婆就座，他巳忍不住詢問道：「婆婆，請問貴姓？」

青衣婆婆道：「五莊主是叫我婆婆，你們也叫婆婆就是。」

六莊主藍玉圳道：「婆婆既然跟我五哥相交，咱們就是朋友了，難道婆婆連名號都不肯見示麼？」

青衣婆婆冷冷道：「如果我不願說出名號，你們就不認我這個朋友？」

六莊主藍玉圳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青衣婆婆冷竣的態度，她絲毫不以為侮，仍面含輕笑的道：「婆婆言重了，玉圳只是認為知道名號會便於稱呼罷了。」

大莊主童巨臣道：「婆婆可能有難言之隱，六妹就不必多問了。」

二莊主涂淩道：「婆婆，聽說我五弟出了事，他人呢？」

青衣婆婆道：「被監利縣的捕頭抓去了……」

她將巧救方旋，及送他回荊州，至郝穴被陸逢春偷襲帶走的一切經過，作了一番敍述，然後立起了身來道：「老婆子話巳說完，告辭。」

藍玉圳道：「慢點，婆婆，我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婆婆不要介意。」

青衣婆婆道：「請說。」

藍玉圳道：「婆婆與我五哥素昧平生，妳敢在高月眉及雲台三將的手中救他出來，不只是要有極高的武功，還要有一股無比的勇氣。」

青衣婆婆道：「按常情應該是這樣的，不過老婆子却取了一個巧，只能說僥倖而巳。」

藍玉圳道：「哦……」

青衣婆婆道：「五莊主功力卓絕，先敗聶天梯，再鬥石蒼龍及佛光和尙，劍道之高，使雲台三將相顧失色，此時高月眉竟枉顧道義，暗中以七巧針出手偷襲，在偸襲得手後，他們自然要得意忘形了。」

藍玉圳說道：「妳就乘機救出我的五哥？」

青衣婆婆道：「六莊主可是不信？」

藍玉圳冷冷道：「閣下既不以眞面目見人，連名號都不肯相告，叫咱們如何能够相信？」

青衣婆婆呆了一呆道：「我自以為易容之術不差，估不到還是無法逃過六莊主的法眼，不過我所說的句句實言，希望各位不要因懷疑而誤了大事！」

童巨臣道：「這話不錯，咱們營救五弟要緊，姜總管，你立刻往監利打點，先到賬房支領五千兩銀子。」

姜總管道：「是，屬下這就上路。」

青衣婆婆道：「慢點。」

童巨臣道：「婆婆還有甚麼事？」

青衣婆婆道：「帶走五莊主的自稱陸逢春，是監利縣的捕頭，但一般縣衙捕頭，不可能有陸逢春那麼高明的身手，所以我對他的身份頗為懷疑。」

藍玉圳面色一沉道：「經妳這麼一說，我五哥是下落不明了！」

青衣婆婆道：「我是就事論事，信不信由妳，不過五莊主與陸逢春等在郝穴鎮口交手，當時有不少瞧熱鬧的，六莊主要是心有所疑，何不到郝穴去問問？」

這是一個有力證據，藍玉圳自然無話可說了。

童巨臣道：「姜總管，你去吧，不管怎樣咱們總得到監利縣城打探一下。」

當姜武退出大廳之後，三莊主趙芳楠忽然咳了一聲道：「姑娘，如果在下猜得不錯，咱們似乎有過一面之識？」

趙芳楠可能在返回七劍莊時受到攻擊，他的左臂及右肩都現出斑斑血跡，精神也頗為萎頓。

他是七劍莊惟一在江湖上走動的，江湖閱歷的豐富，在七劍莊首屈一指，他的言語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

青衣婆婆神色安詳的一笑道：「三莊

主交遊廣闊，很可能見過老婆子，其實這一點並不要緊，重要的是各位不應該對老婆子心存懷疑。」

涂淩哼了一聲道：「妳如果當眞將咱們當做朋友，就不該藏頭露尾，言詞閃爍，說，妳到底是誰？」

青衣婆婆冷冷道：「看來我是來錯了，告辭。」

她脚下還沒有移動，藍玉圳巳閃身堵着廳門，道：「七劍莊豈是妳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

青衣婆婆道：「妳想動武？」

藍玉圳道：「七劍莊從不恃强凌人，但也不能受人欺騙，閣下不作一個明白的交待，咱們只好留妳下來。」

青衣婆婆道：「聽說七劍莊劍道精深，名滿武林，老婆子能够見識一下，總算不虛此行，六莊主請。」

藍玉圳撇撇嘴道：「對付妳何須用劍，接招。」

語音甫落，斜斜一掌拍了出來。

這位六莊主功力驚人，玉掌一揮，勁風驟起，力道之强，在江湖中不易多見，勿怪她要如此自負了。

青衣婆婆似乎不想跟她拚鬥內力，跨步側身，有如風擺殘荷，以十分美妙的身法，避過了藍玉圳的兇悍一擊。

藍玉圳哼了一聲，足尖一點地面，彈身向青衣婆婆猛撲，雙掌左右交輝，一連劈出六掌。

她是想迫使青衣婆婆接招，竟然使出七劍莊的獨門絕學追風三十六式。

此種掌法式式相連，捷如追風，閃避十分不易。

但青衣婆婆足踏九宮，腰擺殘荷，藍玉圳三十六式使完，連青衣婆婆的衣角也沒有沾到。

此時大廳之上鴉雀無聲，七劍莊的幾位莊主面色顯得十分凝重。

藍玉圳忽然撇撇嘴說道：「妳不敢接招？」

青衣婆婆淡淡道：「六莊主，咱們是朋友不是敵人，希望妳不要迫人過甚！」

藍玉圳哼了一聲道：「妳太不知自量了，七劍莊豈會有妳這麼一個朋友！」

青衣婆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這麼說老婆子是高攀了，好，妳出招吧。」

她不再以身法避讓，準備與藍玉圳放手一搏。

她的神色原是平靜的，此時忽然一變，一片殺機同時繞體而生，刹那之間她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七劍莊的幾位莊主全是高人，武功的成就當得是一時之選。

但他們全都神色一呆，藍玉圳更是震嚇得連退兩步。

趙芳楠站了起來，道：「慢點，姑娘，在下還有話說。」

青衣婆婆說道：「三莊主，有甚麼指教？」

趙芳楠道：「江湖同道對姑娘不諒解，七劍莊却無意與姑娘為敵，此次敝莊受公孫世家之邀，也只是由在下率兩名劍士虛應故事，姑娘找來敝莊是捨本逐末，也是不公平的。」

青衣婆婆面色一霽道：「你誤會了，三莊主，小妹不是來對付七劍莊的，而且適才所說句句實言。」

趙芳楠緩緩吁出一口氣道：「姑娘請坐，適才開罪之處，請姑娘不要介意。」

青衣婆婆道：「三莊主好說，小妹不便久留，告辭。」轉身一躍，眨眼就去得沒有影兒。

藍玉圳瞅着青衣婆婆消失之處，纖足一跺道：「三哥，你為甚麼要這樣？」

趙芳楠道：「為兄只是不想七劍莊招來一個强敵而巳……」

藍玉圳道：「三哥，你江湖走久了，胆量越來越小了，憑咱們七劍莊還怕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

涂淩道：「三弟，為了追查五弟的下落，咱們至少應該把她留下。」

趙芳楠一嘆，說道：「咱們就算能够將她留下，必然會付出極高的代價，咱們兄弟慘淡經營，才有目前的這點成就，如果……」

藍玉圳說道：「三哥，你是在嚇唬咱們？」

趙芳楠道：「六妹，妳可知道凉山三兇？」

藍玉圳道：「聽說他們功力頗高，是三個不易招惹的兇人，三哥提起他們做甚麼？」

趙芳楠道：「小兄親眼瞧到他們向別人找碴，但一招未出，就同時暴斃……」

藍玉圳面色一變道：「難道是她？」

趙芳楠道：「不錯，就是適才離開的青衣婆婆。」

大莊主童巨臣咳了一聲道：「三弟，你可曾瞧到是她出手？」

趙芳楠道：「是的，小弟瞧得十分眞切。」

童巨臣道：「她使的是甚麼武功？」

趙芳楠道：「小弟認不出她使的是甚麼武功，只瞧到一根嬌紅奪目的手指。」

童巨臣心頭一震，竟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面頰之上是一片驚懼之色，而且久久不能平復。

這是罕見的，童巨臣個性穩重，處變不驚，視生死如等閒，現在居然被一根紅手指驚得這般張惶失措。

藍玉圳不安的道：「大哥，你……」

童巨臣緩緩坐下道：「我很好，六妹，七妹呢？妳去瞧瞧她好一點沒有？」

藍玉圳道：「是，大哥。」

待藍玉圳離開大廳，童巨臣才沉重的一嘆道：「四弟喜歡研究武林掌故，你可知道百年前的岷山大會？」

四莊主葉楚材道：「知道，岷山武林大會，是當代武林盟主尙搏為推選繼任盟主而召開的，當時有大小二十六個門派參加，總人數超過七百，公認的絕頂高手三十二個，可以說極一時之盛……」

童巨臣道：「說下去。」

葉楚材道：「各派對繼任盟主的人選意見分岐，最後竟變成以武力解決，更不幸的是當各派在全力搏鬥之際，忽然來了一個黑衷，他連殺絕頂高手三十一人，及一般高手四十八人，各派掌門也無一倖免，是數百年來武林中的最大慘劇。」

童巨臣道：「你知道那黑衷使的是什麼武功？」

葉楚材道：「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莫非是……」

童巨臣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它，一指紅。」

葉楚材道：「一指紅？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童亘臣道：「沒有人知道它是那一門派的，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武功，一指紅是武林同道替它取的……」

他語音未落，藍玉圳忽然慌慌張張的奔進來道：「大哥，七妹不見了！」

童巨臣的面色再度一變道：「有沒有在附近找過？」

藍玉圳訥訥道：「找過，只是……」

童巨臣道：「別吞吞吐吐的，六妹，有話快說。」

藍玉圳道：「七妹的衣物寶劍不見了，只怕她……」

童巨臣呆了一呆，道：「四弟，立即挑選二十名劍士，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出發。」

葉楚材愕然道：「大哥，你要親涉江湖？」

童巨臣道：「是的，除了三弟留守，咱們全體出莊，二弟六妹你們也去拾奪一下。」

趙芳楠連忙道：「大哥，小弟傷勢不重……」

童巨臣道：「我知道，所以才將守莊的重責交給三弟。」

七劍莊名滿江湖，縱然是一草一木也不能讓人褻瀆，他負有如此艱巨的重任，自然不能要出莊了。

一個時辰之後，七劍莊的一、二、四、六莊主，率領二十名高手投入江湖，江湖原是風濤險惡的所在，此後更是殺伐不斷，危機四伏了。

×　×　×

「許昌」春秋時代爲許國，秦置許縣，後漢建安元年，曹操迎獻帝建都於此，因爲它位於河南的中心，官道四通八達，對任何一處都可朝發夕至，是控制中州，爭霸中原的理想基地。

這天晌午時分，許昌城裏的醉月居高朋滿座，喧囂之聲在不斷的傳出。

距店門不遠之處，坐着兩名彪形大漢，一個身着黑色勁裝，一個手搖摺扇，一副文士的打扮。

搖摺扇的飲了一口酒，忽然壓低嗓門道：「常兄，你平素刀不離身，這回居然連招牌也不要了，莫非江湖傳言，確有其事？」

黑衣大漢嘆了一口氣道：「江湖越老，胆量越小，不管傳言眞假，明哲保身必然不錯。」

搖摺扇的道：「說的也是，聽說白衣刀客已經殺了七個使刀的高手，這就難怪你要明哲保身了。」

黑衣大漢一嘆道：「幾個月前，花鼓姑娘專找使劍的晦氣，弄得天下大亂，人人自危，幸虧公孫老爺子出面糾衆圍捕，她才消聲匿跡，不敢爲禍江湖了，估不到又出了一個白衣刀客，看來江湖之中只怕難有安寧之日！」

搖摺扇的道：「這也不見得，當今使刀的九大名家他還沒有碰到，說不定那一天他會栽在九大名家的手裏。」

黑衣大漢道：「現在只剩下八大名家，無敵神刀花大俠聽說已經被人所害。」

搖摺扇的道：「這是咱們武林中的一大損失，花大俠一生闖蕩江湖，無敵神刀當眞是無往不利，其餘的八大名家，全在他手裏栽過觔斗，如果不是他被暗害，白衣刀客怎敢如此猖獗！」

黑衣大漢向食堂的一角瞥了一眼道：「小聲一點，張兄，白衣刀客還沒有來，咱們不要先惹出大禍。」

搖摺扇的順着黑衣大漢的目光一瞥，他不只是小聲了一點，簡直是不敢再說話了。

食堂的一角莫非是白衣刀客？

不，聽說白衣刀客只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小伙子，那兒坐的却是一個四十出頭魁梧大漢。

他不是白衣刀客，但一般人還是招惹不起，因爲他是「刀不留人古嘯天」，名列當代使刀的八大名家之一。

古嘯天是許昌人，他却浪跡天涯，以當殺手賺取生活費用，現在他却回來，莫非他想鬥鬥白衣刀客？

如果當眞是這樣，這許昌城裏可就有熱鬧好瞧了。

×　×　×

食堂的喧囂之聲忽然一靜，百十雙目光一起向店門投去。

「啊，白衣刀……」

刀的種類很多，白衣刀却沒有聽人說過。

現在有人喊出「白衣刀」三字，莫非刀類之中當眞有這麼一種奇怪的名稱？

不，他只是瞧到一個身着白衣，手握長刀的少年踏入店門，才喊出那扣人心弦的三個字。

他原是要喊出「白衣刀客」四字的，但他牙根打顫，手脚發抖，那個「客」字也竟然喊不出來。

這也難怪，那白衣少年實在太嚇人，他能够喊出「白衣刀」三字，胆量之大應是高人一等。

其實白衣少年並不是一個青面獠牙的怪物，而且唇紅齒白，美如冠玉，是一個人見人愛的英俊小伙子。

只是他太冷了，冷得叫人發抖，冷得叫人連背脊都冒寒氣。

這還不說，除了冷，他還有一股動人心魄的殺機，任何人只要瞧他一眼，必然會心頭打鼓，根根汗毛都會倒豎起來。

他跨進店門，流目向四週一瞥，身形一轉逕向食堂的一角走去。

「啊，這回當眞有好戲可看了。」

人們的心頭在這麼嘀咕，却沒有人敢說它出來，是非只爲多開口，誰會活得不耐煩了，平白無故的去招惹這位小煞星？

此時整個食堂一片寧靜，只有白衣少年的脚步聲在「篤，篤，篤，」的响着。

食堂的一角坐的是「刀不留人古嘯天」，顯然，這位名列八大名家的高人，正是白衣少年要找的目標。

最後他終於在古嘯天身前五尺之處停下脚步。

「你姓古？」

「不錯，『刀不留人古嘯天』就是在

下。」

「好，拔刀！」

「慢點，朋友，咱們有仇？」

「沒有。」

「那……爲甚麼要找古某？」

「試刀！」

「就爲了這個你竟然連續殺人？」

「你怕死？」

「嘿嘿，古某要是怕死，就不會回到許昌來等你，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西北城根有一塊空地，是一個理想的比武場所，刀不留人古嘯天與白衣少年先後到達，瞧熱鬧的立即圍了上來。

古嘯天是一個殺手，殺手的性格是冷酷無情的，他喜歡的只是銀子，除了這個他六親不認。

但今天他遇到了白衣少年，這個英俊年輕的小伙子，似乎比他更冷，更絕。

還有一點他無法與白衣少年相比，他雖然是一個冷酷的殺手，他却沒有令人望而喪胆的凌厲殺機。

現在他有點後悔了，爲甚麼不走得遠遠的？爲甚麼要以一世英名來跟一個小伙子賭氣？

但羞刀難入鞘，現在後悔已經遲了一點。

於是他收攝心神，長刀一擺，作出了伺機進擊的準備。

白衣少年一直面無表情的傲立着，此時忽然詢問道：「你這把刀用了多久？」

兩軍對峙，生死頃刻，他居然問起閒事來了。

古嘯天呆了一呆，道：「這把刀跟隨在下二十多年了，你問這個做甚麼？」

白衣少年道：「好，留你一個全屍，接招。」

刀光連閃，冷焰砭肌，鬥場響起一聲悶哼，一具人體摔倒下去。

這是江湖罕見的搏殺，過程是暫短，但却精彩絕倫，使人們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待人們驚魂乍定之後，才擧目向倒地的人體瞧去。

「啊，是他……」

他，是古嘯天，名滿江湖的八大名家之一。

他的雙目睜得大大的，像是死而不甘，可是他的喉管已經破裂，正有大量的血水流出，不甘心也得向閻王殿報到去了。

刀不留人是一個冷酷的殺手，他的生命終於被人留下，殺手終於被人所殺。

×　×　×

天井關隣近河南，是晉南的一個重鎭，此時約莫午初，一隊人馬擁着一頂軟轎，由天井關向晉城馳去。

在距離南村鎭五里之處，有一個簡陋的茶棚，他們準備到鎭上打尖，自然不必到茶棚裏歇息了。

但……

「站住……」

這一聲叱喝來自茶棚，音調陰森冷酷，使這隊人馬大吃一驚。

他們領隊的是一個三十七八歲的藍衫公子，他霍的身形一轉，長劍已然出鞘。

此時茶棚之內走出一位手握長刀的白衫少年，他緩步走向這隊人馬，神情一片冷肅。

藍衫公子向白衣少年打量一眼，面色凝重的道：「閣下，你找我？」

白衣少年冷冷道：「不，我找他。」

他，是立在藍衫公子身旁的抱刀大漢，白衣少年找他，他好像十分意外。

「你是白衣刀客？」

「不錯。」

「聽說刀不留人被你所殺？」

「不錯。」

「這麼說在下够得上一代名家了？」

「你不够！」

「那你爲甚麼要找我？」

「不是找，只是巧遇。」

「咱們認識？」

「可以這麼說，陸大捕頭名滿江湖，在下怎能不認識。」

「這……嘿嘿，你弄錯了，朋友，在下絕情刀勞雁，是公孫世家的四大護院之一，捕頭？嘿嘿，勞某還不屑一顧。」

「此話當眞？」

「朋友，公孫世家領袖武林，在下雖是一個護院，身份並不低於一派掌門，你對在下的身份懷疑，敢是瞧不起公孫世家了？」

「我不是懷疑閣下的身份，只是認爲閣下曾經喬裝過監利捕頭陸逢春，因而想證實一下。」

「怎樣證實？」

「打開轎門讓我瞧瞧。」

「你太狂了，朋友，轎裏是咱們少主的內眷，豈能讓陌生男子瞧看？」

「如果我一定要看呢？」

「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上。」

敢情他這一關並不是他單獨應戰，除了那位藍衫公子，十二名護轎的武士，一起湧了過來。

白衣少年像一座冰山，傲然在場中挺立着，公孫世家的武士全在他週身五尺之外打轉，沒有人再敢逼近半分。

在這等兵兇戰危的處境之中，白衣少年視若無睹，而且還說出一句令人難解的話來。

「你這把刀用了多久？」

他是在問勞雁，因爲他的手中執着一柄馳名江湖的絕情刀。

勞雁一怔道：「十多年了，你問這個做甚麼？」

白衣少年說道：「好，留你一個全屍吧。」

他想撲向勞雁，勞雁却先發制人的叱喝道：「殺！」

在這聲殺字的催促下，十二名武士做了勞雁的替死鬼，他們聯手進攻，亡命撲擊，但却一個接一個撲倒下去，只不過刹那之間，地上已經橫陳十二具屍體。

絕情刀勞雁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白衣刀客果然名不虛傳，竟能一擧搏殺十二名功力不弱的武士，他只是呆了一呆，一片冷焰已經壓上他的喉際。

他嚇得面如死灰，顫聲道：「這是做甚麼？朋友，快拿開你的刀。」

白衣少年冷冷道：「這是跟你學的嘛，莫非你已經忘了，說，七劍莊的五莊主在那裏？」

絕情刀勞雁道：「不知道。」

白衣少年的手微微一壓，刀鋒就已切開皮肉，鮮紅的血水順着喉頭流了下來。

絕情刀勞雁一懍，忙道：「慢點，我說。」

白衣少年道：「我的耐性不太好，要說你就快一點。」

絕情刀勞雁道：「在軟轎裏。」

白衣少年道：「眞的？」

絕情刀勞雁道：「我如果騙了你，你還會寃魂不散的找來的，我知道你是那個白髮……」

白衣少年道：「你說對了。」

長刀一拖，彈身急躍，待勞雁的喉管中噴出鮮血，他已經到達軟轎之前了。

此時公孫世家還有三人，一個面色沉重的藍衫公子，兩個嚇癱在地上的轎伕。

白衣少年向藍衫公子瞥了一眼，道：「我要帶走轎裏的人，閣下是否同意？」

藍衫公子道：「可以，不過我並不是畏懼你的武功。」

白衣少年道：「哦……」

藍衫公子向趴在地上的轎伕叱喝道：「不中用的東西，走。」

他不再理會白衣少年，身形一轉，逕行急馳而去。

白衣少年忽然揚聲道：「閣下，太原城裏可有一個斷水刀獨孤建？」

「沒有，獨孤建十年前就已退隱江湖了。」

語音遙遙傳來，藍衫公子已在數丈之外了。

白衣少年怔了一會，才一把扯下轎簾，及運目向裏面一瞥，不錯，果然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

方旋並未遭到細綁，只是穴道被制。

白衣少年說道：「五莊主，那兒不舒服？」

方旋道：「多謝救命之恩，在下的肩井，天樞兩處受制。」

白衣少年拍出兩掌，震開方旋的穴道，一轉身逕向一條小道緩緩走去。

方旋略爲舒展了一下筋骨，急忙躍出軟轎，追到白衣少年的身後，說道：「多謝……」

白衣少年道：「已經謝過了，那來這麼多的囉嗦！」

方旋道：「兄台責備的是，請教……」

白衣少年道：「白衣刀客。」

方旋啊了一聲道：「久仰。」

白衣刀客道：「方兄，適才那位藍衫公子是誰？」

方旋道：「他是公孫世家的少主人，名叫公孫紹。」

白衣刀客道：「你們是素識了，他爲甚麼要擄你？」

方旋道：「在下很少行走江湖，談不上素識，不過公孫世家與本門水火不容，在下落了單，他們自然要下毒手了。」

白衣刀客道：「原來如此，不過我對公孫紹還是有點不懂……」

方旋道：「兄台有甚麼不懂？」

白衣刀客道：「他不跟在下搏鬥，却說並非畏懼在下的武功，方兄可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方旋道：「他暗戀我六妹，此次擄刦在下，並不是他的本意，兄台前來相救，他自然不願出手。」

白衣刀客道：「原來其中還有如此多的曲折，兄台該回莊去瞧瞧了，告辭。」

語音一落，逕自放步急馳而去。

× × ×

由荊州到監利有一條寬敞的官道，如果不願意走路，也可以到沙市搭船，水路雖是遠了一點，但順流而下，也不會慢到那裏。

這天巳初時分，一位身着黃衣，二九年華的美麗姑娘，匆匆趕到江邊，她揹着包裹，提着長劍，可能是一個武林中人。

「船家，請問你們可是前往武漢？」

這位姑娘敢情是來搭船的。

船家道：「不錯，咱們是去武漢，但要後天才能開船。」

黃衣姑娘道：「現在開不行麼？我多給你一點銀子。」

船家道：「對不起，咱們還要裝貨，姑娘另外找吧。」

黃衣姑娘連找幾個船家都未如願，因爲她來得太晚，當天要開的船早已開了。

正當她在失望之際，一名十四五歲的青衣書僮忽然走了過來，道：「姑娘要去武漢？」

黃衣姑娘道：「我要去監利，小兄弟，莫非你們有船要去武漢？」

青衣書僮道：「不錯，咱們馬上就要開船，姑娘請。」

黃衣姑娘大喜，立即跟着青衣書僮來到一艘雙桅烏篷江船之上。

這艘江船十分整潔，裏面的設備豪華而雅緻，與一般船隻大爲不同，好像是一艘私人的遊艇。

駛船的除了一雙鬢髮斑白的年老夫婦外，就只有四名唇紅齒白的青衣童子，這些都足以說明這艘船隻絕不是作航運使用的。

黃衣姑娘剛剛踏上船面，一名年約三旬，身着紫衫的公子，已由船艙中迎了出來。

雙拳一抱，笑容可掬的道：「咱們馬上開船，姑娘請裏面坐。」

黃衣姑娘面色一紅，行動上顯得有點遲疑，因爲她沒有想到這是一艘私人遊艇，而且船主人又是這麼年輕。

那麼漫漫長途，面對這麼一個陌生而又年輕英俊的男人，必然是一個尷尬的處境。

紫衣公子似乎已經猜到黃衣姑娘的心意，因而淡淡一笑道：「姑娘很少行走江湖吧，出門在外之人，最好隨遇而安，如果顧忌太多，只怕要寸步難行了。」

黃衣姑娘將心神定了一下，才抱拳還了一禮道：「多謝指教，小妹的確很少出門。」

紫衣公子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到江湖走走，可以增加不少見聞，姑娘只要多出門幾次，妳會喜歡多采多姿的江湖的。」

黃衣姑娘道：「兄台說的是。」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進入船艙，黃衣姑娘流目一瞥，頓覺眼前一亮。

艙裏的陳設，不只是古色古香，一切器皿全是黃金或白銀做成，有些也鑲着燦

爛奪目的明珠，眞箇豪華非凡。

黃衣姑娘落座之後，一名青衣書僮立即捧上一杯淸香撲鼻的茗茶，並在一張檀木鑲銀的長桌之上擺上四色名貴的點心。

紫衣公子道：「貴客寵臨，沒有甚麼招待，希望姑娘不要嫌棄簡慢，隨便用一點。」

黃衣姑娘道：「小妹能够附搭貴舟，已經十分感激，兄台千萬不要客氣。」

此時船已離岸，緩緩移到江心，然後順流而下，像箭一般的向下游駛去。

紫衣公子不只是見聞極廣，腹笥也頗爲豐富，沿途爲黃衣姑娘指點古蹟文物，談吐風雅，擧止洒脫已極。

像這樣的青年男子，自然很容易博得少女的歡心，黃衣姑娘又何能例外？

午間，青衣僮子送上午餐，滿桌佳餚，一壺美酒，享用之奢，不是一般中產之家所能辦到的。

紫衫少年替黃衣姑娘斟了一杯酒道：「姑娘，這是咱們自釀的碧螺春，酒性溫和，絕不會損傷身體，在下敬你一杯。」

黃衣姑娘道：「對不起，小妹不會飲酒，兄台請，我用飯相陪吧。」

紫衫公子並未相强，只是微微一笑道：「在下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

黃衣姑娘說道：「小妹姓唐，單名星字。」

紫衫公子啊了聲道：「七劍莊的七莊主？久仰，看唐姑娘適才行色匆匆，想要儘快趕到監利，莫非有甚麼重大之事？」

唐星道：「這個……」

紫衫公子道：「在下姓禽，草字嘉年，家父禽高飛是鷹爪門的門生，姑娘或許有過耳聞。」

唐星道：「禽兄原來是鷹爪門的高人，失敬。」

禽嘉年道：「高人不敢當，不過在下性喜遊山玩水，對江湖上的事知道得多一點，唐姑娘如果有用得到在下之處，請不要客氣。」

唐星道：「咱們萍水相逢，打擾已是不該，怎敢再勞動禽兄。」

禽嘉年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朋友，何況咱們同屬武林一脈，唐姑娘這麼說就太見外了。」

唐星仍然遲疑着道：「這……」

禽嘉年道：「這樣吧，唐姑娘先說說出了甚麼事，在下替妳拿個主意，總該可以吧？」

唐星道：「我五哥先被雲台山的高月眉用七巧針偷襲所傷，後來又在監利被人擄刦，小妹是想查明眞象，以便營救我五哥。」

禽嘉年啊了一聲道：「高月眉的七巧針手法詭異，而且淬有劇毒，妳五哥中針之後還能逃往監利，七劍莊果然名不虛傳，不過他擄得五莊主之後，絕不會還待在監利，所以姑娘是在浪費時間。」

唐星聽得一怔道：「禽兄說的是，可是……」

禽嘉年道：「唐姑娘不必着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還怕他們飛到天上去不成？」

唐星道：「禽兄是說我五哥是被擄往雲台山？」

禽嘉年道：「我想是的。」

唐星一嘆道：「既是如此，小妹只好走一趟雲台山了。」

禽嘉年道：「雲台山主辛三波神斧無敵，他的妻子高月眉一手七巧針更是毒惡無比，就拿雲台三將來說吧，這三人成名已久，也不是易惹之輩，姑娘武功雖高，但雙拳難敵四手，單劍闖山只怕很難救出令兄！」

唐星冷冷道：「縱然是龍潭虎穴，我也要去闖它一闖。」

禽嘉年道：「好吧，姑娘既是如此決定，咱們就去鬥鬥姓辛的。」

唐星一呆道：「禽兄，你也要去？」

禽嘉年道：「同舟過渡，五百年修，在下既然遇到姑娘，怎麼能够不管！」

唐星道：「不，禽兄，盛情心領，小妹不能讓你去冒這個險。」

禽嘉年道：「唐姑娘是瞧不起在下，還是認爲在下不够做七劍莊的朋友？」

唐星道：「禽兄言重了，小妹……」

禽嘉年道：「別說了，唐姑娘，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人物的本份，何況雲台山飛揚跋扈，在下早就想鬥鬥他們。」

在盛情難却之下，唐星不得不答允禽嘉年，他們經過監利並未停歇，放舟直向下游駛去。

此時七劍莊的幾位莊主正在監利，唐星如果上岸走走，必然能與他們會合，如此一陰差陽錯，竟然造成一個情孽牽連的局面，這是唐星所想不到的。

× × ×

懷遠縣在蚌埠之西，在皖北是一個頗爲繁榮的重鎭，這天晌午剛過，一名白衣少年單騎闖進縣城，雙目微一流轉，逕向一棟高大的門樓奔去。

在懷遠城裏，像這樣的大厦不多，它的主人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了。

白衣少年剛在門前下馬，一名勁裝大漢立即迎了出來。

「公子是找人？」

「不錯。」

「公子找誰？」

「樂善，叫他出來。」

勁裝大漢呆了一呆道：「小子，你再說一遍。」

白衣少年冷冷道：「叫樂善出來，否則本公子先剁掉你的狗頭！」

他的右手握向刀把，一片殺機忽然急湧而出，勁裝大漢心頭一震，禁不住連連後退幾步。

但他仍然壯着胆道：「小子，你可知道你找的是誰麼？」

白衣少年道：「刀主樂善？」

勁裝大漢怔着了，他似乎從未想到世間會有如此大胆的少年。

白衣少年冷哼一聲道：「你想死！」

勁裝大漢啊了一聲，翻身向屋裏就跑，但跑出來未及五步，後頸的衣領忽然被人一把抓住。

「啊，小爺饒命，小爺饒命……」

「你胡說些甚麼？給我站好！」

「啊，主人，外面……」

「我知道，沒用的東西。」

（未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黃石白·圖

香飄血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的義子上官鶴，一天清晨，在京城的大街上被一位武將江傑率兵圍攻，寡不敵衆，終於喪命。此事為龍飛獲知，查得江傑乃係受命於安永壽將軍而採取這一行動的，又查得安永壽原是天地會潛伏朝中的爪牙。但一時找不到證據，所以不能繩之以法，惟有暗殺一途始能予天地會以嚴重的報復。於是，龍飛便急召回御用殺手常護花，安排在重九日於皇上率文武百官至皇陵祭祀時行刺安永壽。常護花在愼密的部署中進行，果然一擊即中，功成逸去。經此一役，其餘潛伏朝中的天地會黨徒，人人自危，畏罪自殺者不下數十人……

頻頻遭暗算 有驚終無險

所以盡管玩得很開心，常護花並沒有疏忽周圍的環境，也所以，他立即看到了那一雙眼睛。

那雙眼睛精光閃爍，絕無疑問是屬於一個高手所有，眨也不眨盯着香芸。

眼睛的主人一身書生裝束，很年輕，也頗為英俊，坐在一方大石上，手中拿着一柄刀。

那柄刀也是非常閃亮，長度看來不過七寸，他執刀在手，偶然移動一下，那一動之靈活也絕非一般人所能及。

七寸的刀一般都用作暗器，這個人是否要暗算香芸？

常護花看不出，却不能不提防。

那也是一張很陌生的臉龐，常護花一些印像也沒有，對於那柄刀也一樣。

香芸彷彿毫無所覺，可是雙手捧着一堆小石子，捧到常護花面前的時候，却低聲問：「常大哥，你認識那個人？」

「不認識，他顯然非常留意你。」

「我可是從來沒有見過他。」

「你以為他在打什麼主意？」

「看不出。」香芸搖頭。「不像登徒子，也不像要暗算我們。」

常護花道：「他的目光非常銳利，却看不出隱藏殺機，但絕無疑問，他的手非常靈活，那柄刀隨時都可能飛出來。」

「那是柄飛刀。」香芸又問：「可是他為什麼到現在仍然沒有行動。」

「若是他眞的要暗殺你，若非機會未成熟，那便是他要等其他人到來會合。」常護花笑笑。「這可不要緊，在我們附近的人也不少。」

香芸笑笑問道：「你是在什麼時候發現的？」

常護花道：「才出城門便已發現了，這絕無疑問是你義父的主意。」

香芸道：「義父一直都很關心我們，他實在不希望我們參與這些事，可是要我們袖手旁觀，我們又於心安忍？」

常護花道：「你們豈非每一個都幹得很成功？」

香芸道：「我們只是盡自己的力。」

常護花從香芸手中取過了一顆石子，道：「他來了。」

那個書生從石上站起，果然就是向他們走來，刀仍然在手中，以拇中指揑着，面上的表情似笑非笑，目光灼灼。

香芸輕聲問：「常大哥，你說該怎樣好？」

常護花道：「我們若是不能夠證明他是天地會的人，只好等他過來，看情形而應付。」

香芸無言頷首，常護花緩緩轉過身子，擋住香芸身前。

書生脚步不停，前行數丈，刀終於納回衣袖內，目光仍然盯穩香芸。

常護花也在盯着書生，那個書生却彷彿毫無感覺，心目中只有香芸存在，他的眼瞳裏，一絲殺機都沒有，却似有火焰燃燒起來。

香芸不由覺得混身一陣灼熱，又問：「常大哥，你看他在打什麼主意？」

常護花搖頭，輕捉着香芸的手，香芸一顆心這才安定下來，可是那種灼熱的感覺却越來越强烈，就像是一身衣衫也在那種火焰中燃燒。

也所以，她突然有一種赤裸的感覺，一身衣衫彷彿都已給燒掉。

她的臉不由紅起來，也忙將臉偏開，可是，很快那個書生又出現在她眼前。

那個書生竟是在繞着他們打轉。

香芸垂下頭，常護花却一些反應也沒有，靜立在那兒不動。

書生繞了一個圈又一個圈，到了第三個圈忽然又踱了開去，在數丈外一方石坐下。

那柄刀又在他的右手出現，他的左手之內同時出現了一顆小石，刀隨即刻在石上。

他刻得很仔細，聚精會神，再也沒有望香芸，香芸反而偸看了他幾眼，却看不出什麼來。

常護花也看不出什麼，但多少都已經有些頭緒，突然道：「這個書生在替你刻像。」

香芸輕「哦」一聲。「管他——」

常護花道：「一個人這樣狂，若非眞的有幾下子，必然就自負得很，以至目中無人。」

香芸道：「我若是年輕三歲，你以為會怎樣做？」

常護花笑笑。「只怕就是慫恿我前去狠狠的教訓一頓。」

香芸「噗哧」一笑。「說不定的。」

常護花接道：「信不信，他刻好了之後，就會拿來送給你。」

「才不要。」香芸搖了搖常護花的手。「常大哥，我們離開這地方。」

「也好——」常護花目光一轉。「給這個書生一看，連我也沒有興趣在這兒留下的了。」

香芸道：「我可沒有看過那麼可怕的眼睛。」

「眼睛這麼可怕的人內力的修為也一定不錯。」常護花沉吟着。「可是印象中，江湖上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香芸道：「名人譜上，我記憶所及，也沒有。」

說着，兩人一齊舉足離開。

書生看也不看兩人，呆坐在那裏刻石，兩人走出了數丈，回頭看看，才繼續走前，却不過再走出數丈，背後突然傳來了一聲：「等一等——」

常護花香芸應聲一齊回頭，只見那個書生有如御風飛行，也不見怎樣起落，便已落在他們身前兩丈之處。

香芸一皺眉頭。「這是凌波虛渡的身法。」

書生竟聽得眞切，道：「够眼光。」

一頓接道：「人說聰明的女人都不漂亮，其實也有例外的。」

香芸閉上嘴巴，常護花笑道：「你沒留意這個人長着雙大耳朵？」

書生沒有理會常護花，忽然一揮手，將那顆小石子向着香芸。「看一看。」

香芸不由自主看一眼，只見那顆小石子已經被刻成一個人頭，眉毛眼睛鼻子，活靈活現，正是香芸那個樣子。

常護花看在眼內，道：「刻得好。」

書生又好像沒有聽到，只是問香芸：「像不像？」

香芸沒有作聲，書生不以為意，接問：「喜歡不喜歡？」

不待香芸回答，又道：「要是你喜歡，我給你一個全身的玉像，用最好的白玉雕刻。」

香芸嬌靨不由得一紅，更顯得嬌麗，書生立時直了眼，喃喃道：「你是我有生以來所見的最漂亮的一個女孩子。」一頓一歎。「可惜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不趁這個時候將你這張美麗的臉龐，這個美麗的身子，這個美麗的形像留下，更待何時？」

常護花移步又擋在香芸面前。「你說完了沒有？」

書生好像到現在才發現常護花的存在，上下打量常護花一眼，道：「你是什麼東西？」

「一個人。」常護花回答。

「滾開！」書生一揮手。「我不是在跟你說話，這裏也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常護花沒有滾開，方待說什麼，兩個文士裝束一直在旁彷彿吟詩作對也似的中年人已走過來，道：「小姐，常公子，這個人交給我們好了。」

書生一沉臉，斥道：「你們又是什麼東西？」

「兩個人。」

「我只看見四脚爬地的兩頭畜牲。」

書生冷笑，身形突然鬼魅般一閃。

那兩個中年人也不是庸手，左右齊上，雙手同時握拳疾擊了出。

他們的拳頭眼看就要擊在書生的身上，却就在那刹那，書生已從他們的拳下閃過，半身一旋，右掌先後切在兩個中年人的肩膀上。

「砉砉」的兩下異响，兩個中年人的右臂一齊垂下來，面色煞白，書生一脚同時掃出。

這一掃也是非常迅速，兩個中年人一齊仆倒，書生大笑道：「現在可是連爬也爬不來了。」

兩個中年人悶哼聲中躍起，正待再撲

上，却給常護花喝住。「兩位請退下。」

書生目光又回到香芸面上。「好像一個你這樣的美人兒，本該請一個像樣的保鏢。」

常護花道：「已經請了。」

書生道：「是你？」語氣中充滿了不屑。

常護花目光一垂。「閣下有一雙很快的手，我方才本待阻止，可是來不及。」

書生道：「這即是說，你比他們要高强。」

常護花沒回答，書生接道：「你這個保鏢倒下，我要將這個女孩子帶走了。」

常護花道：「我若是也倒下，大概巳沒有人能够將你截下。」

書生冷笑接問：「你要斷左臂，還是右臂？」

「右臂。」常護花緩步走前去。

書生笑接道：「我不會令你失望的。」笑語聲一頓，身形又是鬼魅般一閃，掠到了常護花身前，右掌如刀，疾劈常護花右臂。

常護花雙掌輪轉，一陣爆竹也似的聲响中，在書生右臂上連劈十三下。

書生一劈落空，巳知道遇上對手，但常護花反應的敏捷仍然在他的意料之外，右臂連挨十三下，却竟然若無其事，常護花掌勢一盡，他的右掌立即插向常護花的胸膛。

常護花十三掌切下，如中金石，巳知道書生的另藏保護物，而看書生任由他十三掌切下，亦知道書生必然會趁機反襲，書生掌未到，他巳然縱身拔起，凌空一個翻滾，雙手十指勾曲如鳥爪，一沉一抓。

書生手急眼快，右手反纏，左手五指如鳥嘴，急啄常護花腕脈。

常護花那一抓竟然有七個變化之多，左掌將書生一啄封開，右手五指一抓，裂帛一聲，竟然將書生右臂的衣袖撕去。

衣袖之下一個金屬軟甲套護着書生整條右臂，寒光閃耀，一旁就嵌着那柄七寸長的刀。

刀隨即到了書生右掌，書生身形接一動，撲向常護花，手到刀到，寒芒飛閃。

常護花身形變化極快，着地一轉，那刹那，「嗤嗤嗤」一連七下急响，他右臂衣袖竟一連被書生那柄刀刺穿了七個洞。

常護花身形飄飛丈外，忽然一笑。「好快的手！」

書生道：「還有更快的。」身形暴長，小刀再刺向常護花。

這一刺，看似簡單，常護花却看出了三個變化，他既然巳看出了，閃避當然亦輕而易舉。

書生那柄小刀居然還有第四個變化，「嗤」的突脫手，飛射常護花咽喉。

常護花一聲：「好刀！」頭一仰，刀從他的咽喉上飛過，飛過了七尺，突然又飛回。

刀柄上赫然連着一條細小的銀綫，刀勢一盡，自然倒飛回來。

常護花輕「哦」一聲，半身一偏，刀又落空，再一轉，那條銀綫巳然纏住了他的脖子。

書生接一聲冷笑。「要你的命！」飛身倒退。

這一退，銀綫必然亦牽緊，那雖然不怎樣粗，但貫上書生的內力，巳足以將常護花的脖子勒斷。

也就在這刹那，常護花的拇食指巳然揑住了那柄小刀，劃在頸前銀綫上。

那條銀綫方被牽直，刀鋒巳然削在銀綫上，無聲的飛斷。

常護花身形接展，小刀同時脫手，射向書生的右臂，書生的反應也不慢，半空中身形一晃，刀從他的右肩上飛過，突然又飛回。

常護花小刀不錯脫手，却隨又揑住了那條銀綫，一抖將小刀收回，中指一彈，正彈在刀柄上，那柄小刀立時又疾飛了回去。

書生怎也想不到常護花竟然有此一着，要閃避經巳來不及。

小刀嗤的直刺入他的肩頭，釘在軟甲上，沒入一寸，常護花這一彈之力，實在非同小可。

這一寸傷得當然不會重，書生一張臉却巳然色變，常護花身形未絕，眨眼間到了他的身前。

他一身輕功本來不下於常護花，只因爲那一刀影响一慢，才給常護花追上。

常護花「手揮五絃」，右手連拂書生五處穴道，書生雙掌護身，右臂揮動自如，那一刀果然對他沒有多大影响，常護花以快攻快，連攻十三掌七拳十一脚，身形一翻，「倒豎蜻蜓」，又三掌印下。

書生接兩掌，還有一掌，既不及接下，也不及閃避，正給印在那柄小刀的刀柄上。

常護花算準了時間角度速度才擊出這三掌，一掌擊中，借力翻身，竟能够翻出三丈之外，這一掌印下之力可見得如何强勁。

那柄小刀立時齊柄沒入，再加上常護花的內力一迫，書生右肩的筋脈立時都給盡斷，一條右臂無力的垂下來，他悶哼一聲，倒退了半丈，一張臉巳變得有如白紙般。

常護花正落在香芸身旁，那兩個中年人看到這裏，頓忘右臂劇痛，齊聲歡呼。

書生的面色更難看，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恨道：「好，我與你沒完沒了。」

常護花沉聲道：「你出言不遜，態度無禮，倒還罷了，出手那麼狠辣，姓常的總不能袖手旁觀。」

「你姓常？」

「常護花。」

書生面色又一變。「原來是你，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哇！」

常護花道：「兩條右臂換你一條，算來還是我們吃虧，大家……」

「你要我作罷？」書生冷笑。「你們就是一百條右臂也比不上我這一條。」

一個中年人笑應。「你這條右臂不是也斷了？」

書生又一聲冷笑，沒有再說什麼，惡毒的看了衆人一眼，轉身離開。

常護花沒有理會，目光落在方才從書生右手掉下那顆小石子之上。

香芸在旁邊忽然道：「常大哥，讓他這樣走？」

常護花道：「你是否想到一個還不錯

的理由好讓我將他殺掉？」

香芸搖頭：「我只是總覺得這個人不大像一個好人。」

「否則我也不會將他那條右臂斷下來。」常護花一笑：「沒有了那條右臂，我看他亦不能够兇到那裏去。」

一個中年人插口道：「他看來並不認識公子。」

常護花又一笑。「不是每一個人都認識我的。」

「所以他才敢這麼大胆。」另一個中年人接上話。「大概他自己也想不到竟然會敗得這麼慘。」

常護花道：「一個人這樣自負，當然有他值得這樣自負的條件，而他若非如此自負，要斷他的右臂也不容易。」

香芸道：「這應該是一個很有名氣的人。」

常護花轉顧那兩個中年人，「你們是否有多少印象？」

「一些也沒有。」

常護花移步上前，拾起了那顆小石子。「用力用到這樣的人應該也不會多。」

那顆小石子仍然完完整整，刀痕是那麼細緻，香芸不能不同意。「他刻得實在很像。」

「大概就因爲這是一雙巧手，所以他要用軟甲保護起來。」常護花沉吟一下。「這也是一個特徵。」

「奇怪我們竟然會毫無印像。」香芸一皺眉。「莫非他並非中原武林的人。」

× × ×

名人譜上事實並沒有書生的記載，但龍飛一聽，立時露出了詫異的神色。

一看這神色，常護花香芸便知道龍飛是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複姓西門，單名逸，是長白派掌門西門翊的第三子。」龍飛說出了他知道的一切。

長白派遠在關外，弟子一向並不多，掌門一位從來不傳外姓，傳到西門翊，巳經是第十七代。

西門翊有三子一女，長子西門鐵，一身横練，人如其名，次子西門立，智勇雙全，四女西門晶晶，冰雪聰明，都甚得西門翊歡心。

西門翊喜愛的却還是第三子西門逸，這個西門逸自小聰明絕頂，過目不忘，所以對武功雖然不大起勁，一身武功並不在其他三兄妹之下。

他最驕人的是彫刻。

彫刻也是西門家的絕技，所以西門逸武學不好，學好了彫刻，西門翊也一樣高興。

長白是一個很奇怪的門派，一向極少與其他門派來往，也極少牽涉入武林中的糾紛，所以中原武林雖然知道有這樣一個門派，却甚少留意這個門派的事情。

這個門派的弟子幾乎清一色是生意人，除了練武之外，就是採參，彫刻，然後送進關內賣。

所以這個門派也可以說是最富有的一個門派，西門翊與其說是一個武林大豪，毋寧說是一個大商家。

和氣生財，做生意的人第一戒就是與人爭執，這亦可以解釋長白派的弟子何以極少參與武林中的爭鬥。

名人譜主要只是針對中原武林，針對天地會而設，對於長白這一派當然不會詳細提及，但龍飛却還是很清楚。

他原就是關外落日牧場萬馬王的女婿，那不免在關外好一段時間，而長白派與落日牧場之間亦一向有來往，對於長白派的事情，當然多少也知道一些。

「西門逸十歲的時候，便巳經學得一手精巧的彫刻的技術，這除了因爲對彫刻的偏愛，還因爲他有一雙特別靈巧的手。」龍飛接道：「據說，他很小的時候，便巳經醉心於彫刻，第一次拿彫刻刀，還不過三歲。」

「三歲？」常護花怔住。

「三歲在一般小孩子來說，還是只懂得玩吃，可是他却是一有空便呆在一旁看人彫刻。」

「那他第一次拿起彫刻刀，到底幹什麼？」

「刻了一隻大兎子，雖然很粗糙，却巳經够令人驚訝了。」龍飛笑了笑。「你們或者以爲這是過甚其詞，但這些話，却是來自長白派西門世家總管的口中，那個總管一向以老實見稱。」

香芸一笑道：「這個人若是不足信，義父也根本不會將他的話放在心上。」

龍飛笑接道：「當時連西門翊也有些懷疑，一直到他親眼看見西門逸刻成了第二隻兎子，由當時開始，西門翊便決定讓他練好彫刻這一門技術，請來好幾個名家，由基礎開始重新加以訓練，先天的聰敏再加上後天的盡力栽培，所以到他十二歲的時候，巳經很有名，彫刻出來的東西都能够賣到很好的價錢。」

常護花目光落在那顆小石子之上。「難怪——」

龍飛道：「據說那完全是因爲他的右手與一般人迥異。」

「不同在什麼地方？」

「他右手五指特別纖細，也比左手五指長上了半吋，與生俱來。」

「這我們倒沒有在意。」常護花一皺眉。「至於這對彫刻是否也有帮助……」

「沒有人能够肯定。」龍飛又笑笑：「所以在驚訝之餘，不少人都認爲這是一隻魔手。」

「魔手？」

「事實這隻手彫刻出來的東西部帶着幾分魔性，十二歲開始，他刻的不是歡喜佛，就是天魔女之類的東西。」

香芸的臉一紅，她知道歡喜佛是什麼一回事，天魔女又是怎樣一種體態。

承德行宮之內，原就有這種東西，龍飛隨即道：「承德行宮的天魔女歡喜佛，也就是出自他那隻魔手。」

常護花道：「那事實是充滿魔性，但刻工之精巧，亦是罕有，想不到就是出自他手下。」

龍飛道：「對於這隻魔手，他當然非常珍惜，西門翊也是，所以自小就替他打造了一副精巧的軟甲，替他將那隻手套起來。」

常護花笑笑道：「原來如此，我方才還奇怪那軟甲到底有什麼作用。」

龍飛道：「這隻魔手獨一無二，你將

他弄斷了，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香芸問道：「義父是說，常大哥做錯了？」

龍飛搖頭道：「聽你們那麼說，西門逸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只是奇怪，爲什麼他會進關來？」

常護花笑道：「年青人原就是縛不住的。」

「只是，一個這麼寶貝的兒子，西門翊竟然會讓他一個人到處走動。」香芸接道。

「也許，西門翊也來了。」龍飛一笑道。

「爹是憑什麼這樣說？」香芸追問。

龍飛道：「西門翊對這個兒子一直寶貝得很，一直都將他留在身旁，亦可以說，一直都跟着他。」沉吟了一下又道：「他們父子都是關外的門人，這一次進關，江湖上却一些消息也沒有。」

常護花道：「大概不會與天地會有關吧？」

龍飛道：「天地會到處網羅高手，就是有，也不足爲怪。」

常護花倏的一笑。「不管有沒有，我既然弄壞了那隻魔手，長白西門世家的人一定會到來找我算賬。」

龍飛道：「西門翊是一個地道生意人，精打細算，就是要找你算賬，動手之前也一定會弄淸楚你的底細，除非他身不由己，否則，知道你是我的人，又在京城中，大概還不敢輕舉妄動。」

香芸接道：「這是說，仍然要小心防範。」

「小心一些，總是好的。」龍飛歎了一口氣。「鶴兒就是因爲不小心，橫屍長街之上。」

聽他又提及上官鶴，常護花香芸的心情亦沉重起來，上官鶴的死未嘗不可以說是因爲不小心。

不管怎樣，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 × ×

明月中天，夜巳深，在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人都巳入睡。

這座莊院却不是因此而一片靜寂。

莊院內外，只要能够藏的地方都藏有人，這些人却一個也都不作聲，幽靈般藏在暗影中。

莊院被包圍在四列大大小小的店子內，那些店子什麼店子都有，排列緊密，從那些店子之外，絕不可能發現這座莊院的存在。

莊院的外牆也就是那些店子的後壁，而內牆亦建築得有如一戶戶人家的後門，牆與牆之間，被弄成一條破落的小巷，破落得令人一看就不想在那兒走過，那即使店子裏的人一時疏忽，或者意外，讓客人闖到這條巷子來，也不會發現這座莊的秘密。

事實每一間店子後面都是沒有門的牆壁，與莊院之間都是用暗道來往，設計莊院的人甚至巳考慮到店子的牆壁突然會倒塌，或給甚麼人無意弄塌的了。

這座莊院也就因此到現在仍然沒有被外人發現。

光顧那些店子的人每日數以千計，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發現那些店子的秘密。

城中到處都是龍飛的手下，每一個都有豐富的經驗，也幾乎每一個都曾經在這些店子之前走過，却沒有一個對那些店子動疑。

那些店子表面上也是與一些店子無異，而且因爲價錢老實，作風爽朗，童叟無欺，生意比一般的店子還要好，附近的人也樂於光顧。

鬧市原就最適宜藏身，可是那麼寬闊的一幢莊院也給藏起來，設計這座莊院的人不能不說是一個天才。

雖然是如此秘密，莊院的內外仍戒備森嚴，特別是今夜。

天地會在附近幾個分壇的壇主都會在今夜到來，還有天地會的會主。

這座莊院，也就是天地會在京城的分壇。

× × ×

月光照不到這裏，這是座密室，建築在莊院大堂之下，較大堂還要寬敞，佈置得非常華麗。

一張血紅色的地氈由進門處直鋪到陛上，地氈兩旁各有一條長几，在長几後面或坐或立，一共坐立了四十八人，都是天地會附近分壇的正副壇主，壇下分堂的堂主。

陛上只坐了一個人，四十五六年紀，七尺長短身材，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紫繡衣裳，腰束一條玲瓏玉環絛，坐在那裏，氣勢懾人。

以這座密室的寬敞，只坐這四十九人實在綽有餘裕，但四十九人也不算少了，竟一些聲响也沒有，整座密室一片死寂。

那些壇主要說的事實都巳經說完，包括各地的收支，人數的增減，與及最近發生，又值得一提的大事。

天地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勢力之龐大，巳不是一般帮會能够望其項背，江湖上好些帮會事實亦巳被天地會倂吞，控制會衆數以萬計，以一個如此龐大的帮會，實在不容易維持，尤其在這個階段，一方面他們必須竭力爭取一般百姓的支持，一方面又要兼顧官府的追緝。

他們的經濟除了依賴意圖謀反的王公大臣外，大部份仍然必須由本身解決，所以他們的生意不能不做得很大，無論在正途抑或邪途。

這所謂邪途，包括搶刦勒索架綁等等不法勾當，其中收益幾乎巳足以支付全部所需。

對於這些事，司馬縱橫却不怎樣感興趣，他的目的不是錢，是稱霸天下。

司馬縱橫就是天地會的會主。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的出現就像是晴天霹靂，既突然，又凌厲。

一切的行動，顯然都有一個詳細的計劃，一個人能够一下子爬得那麼高，當然有他超羣脫俗的地方。

曾經有人懷疑，他是隴西司馬世家的人，但在他的勢力擴展到隴西，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摧毀雄霸隴西的司馬世家之後，這個謠言巳不禁而滅。

也許他仍然有很多缺點，但他的優點也不少，譬如果敢冷靜，決斷英明，知人善用，賞罰分明。

至於他的武功，也沒有人清楚，只是

到現在爲止，據說他要殺的人，還沒有一個能够活下來。

誰也不能否認，這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人，尤其是在他沉思的時候，更顯得可怕。

現在他仍在沉思中。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沒有人敢騷擾他，更沒有人敢妄動。

也不知過了多久，司馬縱橫才稍微移動了一下身子，倏的笑起來。

他笑得很溫柔，陛下那些人看在眼內，却無不毛骨悚然，雖然他們並不是時常接觸司馬縱橫，但都知道一件事，司馬縱橫的笑相反是不高興的表示。

「這些日子，大家都做得很好。」司馬縱橫的笑容更盛。「不好的，只有兩件事！」

沒有人作聲，司馬縱橫笑接道：「一件是沈又山那個寶貝女兒的自殺。」手一揮，吩咐道：「孫壇主，請你將這件事說一說。」

一個中年人站起來，輕咳一聲。「九天前，本地分壇擄去了沈又山的女兒，勒索沈又山黃金萬両，沈又山在翌日即將黃金送到，而我們亦將人送回，但就在當晚，這位沈大小姐便在閨房之內自刎，據說，那是因爲在被囚時間，失去了淸白。」

孫壇主說到這裏，目光一掃，在座所有人沒有一個有所表示。

司馬縱橫又把手一揮：「說下去。」

孫壇主接道：「我們在接到消息之後，立即派人夤夜偸進沈家驗屍，結果證實，確有其事，爲了我們的失信，分壇將贖金雙倍奉還，同時答應十天之內，將侵犯大小姐的人交出。」

司馬縱橫笑接道：「損失多少是一件小事，帮會的信譽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這個時候。沈大小姐也許是一個絕色美人，但大家既然立大志，做大事，便應該知道自制才是。」

到現在他仍然笑容滿面，語氣平淡，在座各人巳然連大氣也喘不過來。

司馬縱橫又再揮手。「孫壇主——」

「明天便是限期的最後一天，會主的意思，是希望那位兄弟自動出來了斷。」

在他身旁的一個青年長身而起，道：「與沈大小姐接觸過的兄弟都巳被拘押起來，屬下亦巳仔細審問過他們，但並無所得。」

司馬縱橫搖頭。「人被囚在分壇的地下密室內，能够進入地下密室的，除了孫壇主，還有什麼人？」

青年一怔，道：「應該只有屬下。」

司馬縱橫笑了笑。「孫壇主跟了本座十年，絕不會知法犯法，狄副壇主，你還有什麼話說？」

青年惶然。「會主，屬下……」

司馬縱橫笑截道：「這個道理就正如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本座巳經給了你多次機會，你效忠本會多年，若是一開始就自承錯誤，本座難道眞還忍心將你殺掉了？」

青年方待分辯，司馬縱橫掌一落，一聲：「殺——」

孫壇主手中立時多了一柄蛇形的軟劍，刺向副壇主狄姓青年的咽喉。

狄姓青年惶恐之中，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那枝軟劍眼看便要刺進他的咽喉，橫來一隻鐵手，「錚」的及時將那枝軟劍抓住，另一隻鐵手接往劍身擊下，又是「錚」的一聲，那枝軟劍竟然被齊中擊斷。

孫壇主面色一變，面上的肌肉剎那收縮，目光一落，正好看見一枝錐子也似的長劍從心胸穿出來。那雙鐵手是戴在一個彪形大漢的雙手之上，用劍的是一個面色蒼白，書生裝束的青年。

「雷破山！」孫壇主面色慘變。

錐子般的劍旋即抽出，孫壇主勉强轉身，又道：「冷冰如——」

書生三尺長，錐子般的劍迅速縮爲一截只得半尺的圓筒，冷笑道：「會主要我殺你，不得不殺你！」

雷破山鐵手一揮，那截斷劍揷在孫壇主面前桌子上，道：「當夜狄飛雲根本就不在總壇內。」

孫壇主轉向司馬縱橫，道：「每個人都會做錯事的。」

司馬縱橫道：「你先後巳經錯了七次，本座巳經給了你六次機會。」

孫壇主痛苦的搖頭，終於倒下。

司馬縱橫目光轉落在狄飛雲面上，道：「孫志醉酒誤事，不知悔改，依會規處死，副壇主狄飛雲升爲正壇主，今後處理本地分壇的事情，必須謹愼小心。」

狄飛雲驚魂甫定，慌忙欠身，一面道：「會主明察，屬下感激不盡，至於壇主一職，屬下……」

雷破山截道：「會主一言九鼎，還不快謝。」

「謝會主。」狄飛雲抱拳長揖到地。

司馬縱橫揮手，令狄飛雲坐回原位，與之同時，兩個黑衣人巳然從陛後轉出，將孫志的屍體抬下去。

司馬縱橫接道：「另一件，就是安天壽的被誅。」

雷破山道：「這件事發生在皇陵之上，我們怎也想不到龍飛竟然選擇在那種地方動手，即使想到了，也無能爲力。」

司馬縱橫笑了笑。「安天壽是一個大笨蛋，難得知道上官鶴這個秘密，正好加以利用，傳送假消息，却爲了一口氣，爲了示威，公然在大街上伏殺上官鶴，以爲龍飛不能够將他怎樣。」

雷破山道：「正常情形來說，龍飛的確不能够將他怎樣。」

「但他忘記了，他可以誘殺上官鶴，龍飛也可以依樣畫葫蘆伏殺他，選擇在皇陵，更是絕得很，那雖然是暗殺，相信每一個人都明白，那到底是什麼回事，而若非當今天子同意，龍飛就是斗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胡來。」司馬縱橫的笑容更盛。「如此一來，除了頭露龍飛的實力之外，還顯示了當今天子對這件事採取的態度與決心，在塲與我們同一聲氣的王公大臣，除了有限的幾個之外，大部份都爲之心驚魄動，意志動搖，這也是龍飛此擧的主要目的。」

所有人的面色都凝重起來。

「這對於我們的計劃影响最大，也所以——」司馬縱橫語聲一沉。「短期內我們必須有所表現，打擊對方的士氣，恢復我們的信心，關於這方面我們巳經擬好了

一個計劃，冷堂主——」

冷冰如接上口。「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韃靼王子托歡坤帖木兒已經在出使中原途中，當年元亡順帝北走沙漠，實力仍然相當雄厚，到了這一代，雖則日漸衰落，亦不容輕侮，與我朝無疑不能相提並論，但我朝要將之滅亡，亦非容易，樂得相安，托歡此次到來，也就是要表示友好，除却金銀珠寶之外，尚帶來一顆傳國玉璽，這個玉璽乃秦朝之物，上刻有李斯所寫的八個小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據說這顆玉璽一度落在孫堅手中，後由魏晉隋唐宋，轉落在元朝宮庭之內，順帝北走，帶到應昌，可以說是一件寶物。」

司馬縱橫笑接道：「我們的目標並不是這顆玉璽。」

「是托歡這個韃靼王子……」冷冰兒慌忙道：「托歡若是在中土被擄，韃靼勢必不肯罷休，也是必藉此機會興兵，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司馬縱橫點頭道：「韃靼早已有非份之念，托歡落在我們的手中，也正好讓他認識我們的實力，裏應內合，何愁大事不成？」

雷破山以下無不稱是，冷冰如又道：「托歡的被擄也足以挽回別人對我們的信心，對龍飛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有甚於安天壽被殺的對我們。」

狄飛雲插口道：「只怕龍飛已考慮到我們有此一着。」

冷冰如截道：「在動手刼人之前，我們會另有行動轉移龍飛的注意。」

「龍飛可是一個很謹愼的人。」

冷冰如冷冷的盯了狄飛雲一眼，接道：「但這個行動若是針對他，他縱然再謹愼，也不免爲我們所惑。」一頓又道：「至於托歡方面，隨行不過百人，雖則不乏勇武之士，入關後沿途又有官兵保護，但我却找到了他一個很大的弱點，根據可靠的消息，此行他是要訪尋一個高手匠人，到宮中刻一幅天魔壁畫，而他要找的，也就是長白派的西門逸，這個人恰巧是我們的人，只要托歡將他帶在身旁，我們要將托歡弄走，輕而易舉。」

狄飛雲再插口：「托歡當然有辦法知道那是否他要找的人。」

升任壇主之後，他非獨說話多了，聲音也高了很多。

冷冰如冷笑道：「西門逸要證明自己的本領也很簡單，一塊木頭在手，他隨便就可以刻出一個天魔女像來。」

狄飛雲搖頭。「冷堂主是說今天以前的事。」

冷冰如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狄飛雲道：「今天日間那位西門公子在雨花台永寧泉畔調戲一個女孩子。」

冷冰如道：「這有什麼希奇，有誰不知道，這個人原就風流得很。」

「不幸他調戲的是龍飛十二個女兒之一，更不幸的就是周圍除了龍飛的人之外，還有一個常護花在香芸身旁。」

冷冰如怔在那裏，司馬縱橫又笑了起來。

「常護花殺了他？」冷冰如隨即追問。「怎麼一些消息也沒有？」

「他只是被常護花反用他的彫刻刀刺進他的肩頭內。」狄飛雲說得輕鬆。

司馬縱橫笑問：「右肩？」

狄飛雲點頭，司馬縱橫笑得看來更開心了，冷冰如一張臉却發白。

狄飛雲接道：「他一直住在我們的客棧，午後回來變得很暴躁，侍候他的兄弟在被他撵走之前，發覺他整條右臂都乏力的垂着，護手軟甲給丟在一旁。」

冷冰如的面色更難看，嘟喃一聲：「該死！」

司馬縱橫笑問：「他人現在是否仍在客棧之內？」

狄飛雲道：「黃昏之前已經離開，至於現在是否已回來，得要一問才知道。」

司馬縱橫搖頭。「不用急。」接又一笑。「到底不是做大事的材料，可惜那隻魔手，我們擄刼托歡的計劃，得要改一改的了。」目光落在冷冰如面上。

「是——」冷冰如垂下頭去。

司馬縱橫笑接道：「你是否已經跟西門逸說清楚的了？」

冷冰如道：「不太清楚，但他已經知道那隻魔手對這件事的重要。」

「可是他仍然要用那隻魔手惹事，冷堂主，你說這件事應該怎樣做？」

「留之不得！」冷冰如的頭，垂得更低。

司馬縱橫道：「這件事交給你了，明天這個時候，本座希望你不再爲這個人花腦筋。」

「是！」冷冰如一張臉看來更蒼白。

司馬縱橫又一笑。「常護花實在是一個人才，可惜這種人才我們不能用。」

冷冰如頭一抬，道：「會主準備什麼時候將他幹掉？」

「不是現在。」司馬縱橫笑笑。「現在本座的痲煩已够多的了。」

雷破山道：「皇陵上殺安天壽的只怕也是此人。」

司馬縱橫道：「雖然得到天子的同意，但在那麼多王公大臣禁衞目擊下動手殺人，武功之外，沒有過人的胆量，是不足以成事的，龍飛手下有什麼人，我們雖然不太清楚，綜合所得到的綫索，除了常護花，沒有第二個。」

雷破山道：「此人留不得，不若……」

「本座自有分寸。」司馬縱橫把手一揮。「西門逸不必再說了，對於擄刼托歡，本座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悠然靠坐下去。

衆人立時交頭接耳討論起來，他們本來都是一方的豪强，也大都一肚子壞水，集合他們的智慧，絕不難擬出一個好辦法來。

密室之外，却是那麼平靜。

這種表面的平靜，能够維持到什麼時候？

× × ×

京城九月，甚少下雨，常護花香芸乘車出水西門，雲雖然甚多，却仍是薄羅也似，一些也不像要下雨的樣子。

可是到他們上了艇子，還未到湖中，冷風吹過，竟吹下了一陣烟雨來。

烟雨之下，莫愁湖另有一種美態，而湖畔的名山古寺在烟雨中迷離，更就是如詩似畫，昨日雨花台的事，常護花香芸並

沒有放在心上，看見這般迷人景色，一切憂愁亦拋諸天外。

莫愁湖在水西門外不遠，傳說在六朝的時候，有一個能歌善舞的美女莫愁，住在這湖畔，後人乃以之來名湖，正如西子湖用西施的名字一樣。

莫愁姓什麼，不可考，只知道她的夫家姓盧，梁武帝曾作過一首「河中之水歌」，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可見這位盧莫愁是河南洛陽人，至於洛陽的少奶奶爲什麼跑到這兒來，則不得而知。

在湖畔，有一座勝棋樓，比莫愁湖還有名，那兩個在樓上下棋的人乃是明太祖朱元璋與中山王徐達，賭注也就是這個莫愁湖，結果朱元璋輸了，整個莫愁湖歸徐達所有。

徐家子孫並沒有將莫愁湖用牆或者什麼圍起來，一直讓人打槳湖上，甚至勝棋樓，也一樣讓遊人登臨，而遊人知道這是徐家產業，也不敢怎樣放肆。

繞湖一匝，常護花香芸亦是在勝棋樓前下了艇子，他們乘來那輛馬車亦已到了樓前。

常護花仰首望着簷下橫匾，忽然問：「那件事是眞的？」

香芸道：「我問過義父，是眞有其事的。」

常護花笑笑。「君無戲言，徐達也不錯，斗胆將這個莫愁湖收下來。」

「不能不收啊。」

「也不能不賭。」常護花目光一轉。「不知道當今聖上是否也有這份雅興？」

「就是有，也不會在這個時候。」香芸微喟。「聽義父說天地會事發之後，聖上簡直變了另一個人，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够使天下太平。」

「做皇帝原來也未必是樂事。」

「沒有煩惱的人本來就少得很。」香芸轉問：「要不要到樓上看看？」

常護花點頭。「這一次之後，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到來。」

香芸無言移步前行，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從岸邊的蘆葦叢中冒出來，他選擇的位置很適當，在岸上無論是那一個方向很難發覺他的存在，飄蕩在冷風中的蘆花，亦起了遮蔽作用，同時掩去了他冒起時所發出的聲响。

常護花完全沒有發覺，背向着這邊。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西門逸，他的魔手斷在常護花手下，還有一隻左手可以用，這隻左手之上現在正捧着一個鐵造的盒子。

這個盒子丁方一尺寬闊，却只有四寸厚薄，向着常護花的那一邊，蜂巢也似，盡是小孔。

只看外形，不難知道這是一樣利用機簧發射的暗器，若是對暗器有認識的人，看在眼內，只怕更會大吃一驚。

天下暗器雖多，好像這樣子的只有唐門的絕命飛蜂針。

川中唐門，暗器獨步天下，飛蜂針一發七七四十九枝，勁穿木石，更就是被列入唐門十三種一級暗器內。

承德行宮五個教頭之一的唐老人，就是唐門的老掌門，除了指點常護花暗器技術之外，對於各種暗器的來源特徵效能除非他不知道，否則亦無不一一詳說清楚，好讓常護花知所趨避，遇上了也不會太吃虧。

常護花的記性一向都很好，現在若是給他看見西門逸，看見那個鐵盒子，一定會省起那是唐門絕命飛蜂針，那非獨再沒有這樣輕鬆，而且一定會揑一把冷汗。

飛蜂針盡皆淬毒，莫說四十九枝，便只中一枝，也已是痲煩得很。

距離並不遠，出其不意，西門逸這一盒飛蜂針，命中的機會實在大得很。

他一心暗算常護花，全神貫注，並沒有留意他身後的湖水裏，一管蘆葦伸出水面，正向他移近來。

也就在從蘆葦中冒出來的同時，一個口咬着一管蘆葦的青年亦從湖裏無聲的冒出來。

青年的面色就像是冰封過一樣，蒼白得怕人，雖然換上了水靠，但只要回頭，西門逸絕不難認得出那就是冷冰如。

他的手方要按上機括，冷冰如那枝錐子也似的劍已然從半尺長的圓筒裏射出來，一射三尺，射進了他的後心。

「哧」一下異响，劍穿後心，西門逸的身子亦被撞得往前仆倒在蘆葦上，一聲慘叫同時出口。

他的手已按在機括上，但後心給劍一撞，身形一栽影响，本要射向常護花的飛蜂針便變了射向地上。

常護花的聽覺也非常敏銳，那一下輕微的機括聲他竟然聽得很清楚，半身一轉，劍立即出鞘，劃了出去。

這一劍絕無疑問很快，但較之那些飛蜂針仍然慢了一分，這一分已足以讓他挨上三四枝飛蜂針的了，現在他却是一枝飛蜂針也沒有挨上，「嗤嗤」聲中，七七四十九枝飛蜂針盡打在他身前尺許之外的地面。

地面上立時多了四十九個圓洞。

常護花目光及處，正好看見西門逸慘叫着壓倒了面前一大片蘆葦倒出來，那個鐵盒子亦脫手墮下。

「飛蜂針——」常護花面色一變。

香芸亦已回過頭來，以她的聰明，又豈會想不到是什麼回事，不由替常護花揑一把冷汗。

常護花身形一動，掠到西門逸身旁，西門逸半身滾轉，一雙眼睜大，却已經氣絕。

香芸緊接掠來，一見，驚訝道：「是他？」

常護花沒有作聲，目光轉落向那片蘆葦，却只見風吹葦動，蘆花飛雪般飄飛，一個人也看不見。

香芸的目光亦轉向這邊，欲語未語，常護花目光亦跟着濺在地上那一道血虹移入蘆葦中，他的人也跟着掠過去，劍一劃，砍飛了一片蘆葦。

血洒過蘆葦，湖面上一圈圈漣漪正遠遠散開，一縷血絲也正在近岸湖面漂浮開去。

常護花目光落在湖面上，無言頷首。

香芸掠到常護花身旁。「常大哥，那些飛蜂針沒射着你？」（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老頭爲了能生擄風流娘子岑今珮，黑夜裏，他扮成黑衣蒙面人施用調虎離山計，把唐漢引出客棧外，而孫如玉適時出現，一棍點中風流娘子的穴道，使她動彈不得，但他不知該如何帶她到無奇不有樓，此時，高凌峯突地出現，自願替孫如玉解決這問題，把風流娘子抱起送去無奇不有樓，半路上高凌峯却趁機偸去風流娘子的兩件寶物，使孫如玉更覺得自己慚愧……最後，孫如玉還是爲風流娘子解開穴道，並放她走了……唐漢追不上黑衣漢子，回到客棧中，才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但他對風流娘子的失踪並不担心。

一件無價寶　權充藥引子

無眉公子道：「這只是你的推測，你怎能確定這一點？」

唐漢笑道：「今天無名鎮上，能跟這種事發生關係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一個個推算得出來，雖不中亦不遠矣！」

無眉公子道：「如果你的推算正確，那位岑大姑娘怎麼還不見脫身歸來？」

是的，這是個最現實的問題。

你說擄走風流娘子的人，無論是張三李四，或是王二痲子，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你認爲風流娘子一定可以安然脫身，爲什麼到現在還不見人影子？

唐漢抬頭望了望天色，天上明月如銀梳，北斗七星，歷歷可數。

「我忽然有個很奇怪的想法。」他好像在跟星星和月亮說話：「我們那位岑大姑奶奶，也許永遠不會再回到這座名流大客棧來了。」

無眉公子冷笑：「這是個很高明的想法。」

唐漢扭過頭去道：「高明？」

無眉公子道：「不錯！只有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才會找得出這種結論。」

唐漢瞇起眼縫道：「是嗎？」

無眉公子道：「因爲有了這樣一個結論，那位岑大姑娘即使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也跟你沒有任何關係，當然更談不上什麼道義責任。」

唐漢道：「爲什麼？」

無眉公子道：「你不是交代得很明白嗎？事情發生之初，你已盡了力量，事情發生之後，你又推斷她一定可以憑自己的機智脫身。如果那位岑大姑娘從此失去音訊，那全是她自己的事——那只是因爲她自己已不願意再在這個世界上出現！」

唐漢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道：「如果你是一位縣太爺，眞不曉得你那一縣的百姓怎麼過日子！」

無眉公子道：「我寃杜了你？」

唐漢道：「我只說這位岑大姑奶奶也許不會再回到這座名流大客棧，什麼時候說過她已自這個世界消失？」

他苦笑了一下，又說道：「如果你張大公子的記性尚未壞到隨聽隨忘的程度，你該記得我甚至沒說過她已離開這座無名鎭。」

無眉公子道：「很好，算你口才伶俐，我說你不過。如今我只問最後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再見到那位岑大姑娘，證明她如你所說的沒有受到傷害？」

唐漢道：「最遲不會超過下個月無奇不有樓的會期。」

他望着無眉公子，微微一笑：「更說不定明天她就會在鎭上某個地方碰上你張大公子，向你張大公子請安問好！」

無眉公子道：「過期不驗怎麼說？」

唐漢道：「任罰。」

無眉公子道：「好！再見。」

唐漢道：「慢一點！」

無眉公子轉過身來道：「什麼事？」

唐漢笑道：「你要問的，都問完了。能否請你張大公子躭擱片刻，也讓我向你張大公子請教一件事？」

無眉公子道：「說！」

唐漢笑道：「上次賭的東道，我這個輸家到底要替你辦件什麼事，能不能請你早點說出來，好叫我了却一樁心思？」

無眉公子眼珠子轉了幾轉，一邊點頭，一邊像頭晒太陽的老貓般，喉管間不斷發出「嗚」「嗯」之聲。

唐漢心頭暗暗發毛。

他已看出這位性格剛强固執的武林名公子，因爲受了他不少閑氣，顯然已改變了當初的主意，正想另出一個難題，要他這位火種子好看！

唐漢輕咳了一聲，道：「沒關係，如果你一時想不起來，下次再說也一樣。」

無眉公子一雙水泡子眼裏，忽然露出一種叫人看了恨不得上去狠狠揍他一拳的笑意。

他無疑已看透了唐漢此刻心中的「怯意」。

「我是個很厚道的人。」他像在安慰唐漢，唐漢心中只有更不舒服。「我張天俊無論做什麼事，都會爲別人着想。」

唐漢聲色不動，因爲他不願再增加這位大公子貓哭老鼠式的樂趣。

「就拿這次你老弟輸的東道來說，我本來儘可以只爲我自己的利益打算。但是，你老弟是知道的，我張天俊絕不是那種人。」

說到這裏，這位張大公子又笑了。

他顯然很滿意自己的措詞。

「所以，說到最後，我還是爲了你老弟好。我要你老弟辦的這件事，就跟你老弟辦自己的事情一樣。」他吊足胃口，才加重語氣，勾出正題：「我要你在三天之內，替我找出那個以十五萬兩銀子出賣你老弟武功師承秘密的人！」

這就是一個厚道人出的題目？

短短三天之內，要用什麼方法，要去什麼地方，才能找得出這個人來？

無眉公子望着唐漢微笑：「如果你老弟覺得這件事情太難辦，這個東道不算也可以。」

唐漢然默片刻，緩緩抬頭道：「換個題目怎麼樣？選上這樣一個題目你太吃虧了。」

無眉公子愉快的神情又增添了幾分，「沒有關係，我吃點虧，不算什麼，我說過我是個厚道的人，厚道的人總是要吃點虧的。」

唐漢道：「你這東道贏來不易，你不後悔這個題目出得太容易？」

無眉公子幾乎想哈哈大笑，但他還是忍住了。這種地方他倒是的確不失厚道。

他仍然保持微笑：「你看我張天俊可像是個做事會後悔的人？」

唐漢道：「你說要我在三天內，找出那個出賣我火種子武功師承秘密的人？」

無眉公子微笑道：「如果你認爲限期太緊迫，當然可以延長。」

唐漢道：「我的意思正好相反。」

無眉公子笑容一凝道：「你的意思是說用不着三天那麼久？」

唐漢道：「我現在就可以替你找到那個人。」

無眉公子一呆道：「人在那裏？」

唐漢臉上忽然也露出那種叫人看了恨不得衝上去揍他一拳的笑容。

他等無眉公子完全看清了他的笑容後，才一字字的回答道：「那個人就是我自己！」

× × ×

無眉公子呆立着，就像一座雕刻生動的石像。

唐漢露出欣賞自己傑作的微笑。

他知道這一棍打得很重，但他心裏一絲歉意也沒有。

每個人都有他的怪脾氣，這位無眉公子也不例外。

他最瞧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角色。你抬槓贏了他，或是拚酒贏了他，他表面上好像很生氣，其實他對你只有更增敬佩之心！

因爲他認爲口才、酒量、機智、跟高強的武功一樣，都是一個人的長處；一個長處愈多的人，就愈該受到尊敬！

所以，他跟唐漢經常鬧得不歡而散，但這種小彆扭一點也無損於他們之間日益深厚的友誼。

× × ×

隔了很久，無眉公子才像恢復了說話的氣力，他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神色，瞪着唐漢道：「這種匪夷所思的怪點子，你小子是怎麼想出來的？」

唐漢笑笑道：「這不是什麼『怪點子』，這叫做：肥水不落外人田！」

無眉公子又怔了一下道：「你說什麼，肥水不落外人田？」

唐漢笑道：「我知道很多人都對這個秘密發生興趣，遲早會有人去想盡方法打聽，最後也必定會打聽得出來。與其如此，我又何不搶先一步，自己在自己身上輕輕鬆鬆的撈它一票！」

無眉公子喃喃道：「壞人我見多了，但可從沒有見過一個人像你小子這樣壞壞得透心入骨！」

唐漢微微一笑道：「這就像我以前也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厚道人一樣。」

× × ×

在無名鎮上，丁麻子這個人遠不如他做出來的豆腐受人歡迎，原因是這位豆腐店的老板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喜歡吃豆腐。

丁麻子歡喜吃的豆腐，當然不是他自己做出來的那種豆腐。

他的一張嘴巴，永遠不乾不淨的；只要碰上稍具幾分姿色的女人上了門，他就多多少少總要兜搭幾句。

不過，儘管鎮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討厭這個麻子，但却很少有人敢當面給這個麻子難堪。

因爲鎮上就只有他這麼一爿豆腐店。

丁麻子每天摸黑起床，加上他老婆和一個遠房姪子，一次至少要磨七、八斗豆子。

但做出來的豆腐，豆腐皮，豆腐干，以及豆腐渣，還是不夠賣。

鎮上有好幾百戶人家，而豆腐又是一種吃法繁多，百吃不厭的廉價食品，每天大家搶着買，總是不到半個時辰，便會賣個精光。

有人估計，鎮上即使再開上三家這樣的豆腐店，都不嫌多。

不過，話雖如此，却很少有人去動這個腦筋。

因爲很少人吃得了這種苦。

揀豆子、泡水、推磨、燒鍋、澆鹵、濾渣、壓搾……沒有一樣不是累死人的工作。

同時也很少有人有自信如果再開一間豆腐店，他做出來的豆腐，一定能趕得上丁麻子的品質。

所以，大家都勸丁麻子多請幾個幫手，每天多磨幾斗豆子。

但是，丁麻子斷然拒絕。

他認爲豆腐的利潤薄，多賣兩斗豆子的豆腐，並不一定就够多僱兩名伙計的開銷，那又何苦？

就因爲鎮上只有一間豆腐店，每天天剛濛濛亮，丁麻子的豆腐店前就會擠滿了人。

這些來等着買豆腐的人，多半是鎮上的一些老太婆，大姑娘，少奶奶，或是小孩子。

很少大男人提着籃子或是端着盤子出現在這種行列中。

吃豆腐是他們天經地義的享受，買豆腐可不是他們的事。

丁麻子天生一副油咀滑舌，每天面對着這些姑娘奶奶們，日子久了，胆子大了，你叫他又怎忍得住不在賣出自己的豆腐之餘順便吃吃別人的豆腐？

× × ×

在廟口，一壺香茶樓老板娘，刁四家的，是每天來買豆腐的老主顧之一。

她也就是丁麻子最不肯放過的對象之一。

刁四是個老實人，到了四十歲上，才湊足了銀子，討了這麼個花枝招展，比他小了整整二十二歲的漂亮媳婦兒。

鎮上很多人都羨慕刁四，說這是刁四前世修來的福氣。

如今刁四四十七歲了！

一個四十七歲，身體不太硬朗的男人，身邊有個如花似玉的年輕老婆，算不算是一種福氣，大概也只有刁四本人自己心裏清楚。

刁四本人對豆腐一類的東西，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但他老婆歡喜。

每天早上，刁四家的一來，丁麻子的精神就來了。

因爲這娘們不僅皮膚白嫩細緻得像豆腐，脾氣也溫柔得像豆腐，她對丁麻子的村言村語，從來沒有變過臉，有時甚至還會搭上幾句。

碰上這種娘們，誰肯放過？

很多人都說這女人出身不正，不像個良家婦女。而這些以不屑神氣提出品評的人，私底下幾乎沒有一個不在轉着這女人的念頭。

除了自己的老婆，男人有幾個眞正歡喜的是那種像良家婦女般的女人？

× × ×

今天，這位刁四嫂，穿的是一套水綠色織緞鑲邊的襟褂袴，襯托着白嫩的手腕和臉蛋兒，更顯得份外標緻動人。

丁麻子抬頭看到了這位刁四嫂，登時每個麻坑兒裏都閃起了紫醬色的亮光：「啊喲！我的好四嫂，今天是什麼大日子，打扮得這麼花不溜秋的？嘖嘖嘖，嘖嘖嘖。」

刁四家的只是含笑飛了他一眼，沒有接腔。

丁麻子正以銅片刀將兩塊豆腐托着放進一個老太婆的瓷盤子裏，抽刀時一不小心，竟將其中一塊豆腐括掉了一大片。

老太婆立刻嚷了起來道：「噯，麻子，你瞧，你這塊豆腐，你這個夭壽兒啊，那一天看我劉二奶奶不去刁四面前告你一狀才怪。」

丁麻子今天心裏高興，居然一聲不響，笑嘻嘻的又剷了一塊豆腐，放在老太婆的盤子裏。

老太婆癟着沒牙的咀笑了。

這個便宜佔得不小。

她突然好像怕丁麻子反悔似的，丟下兩枚青錢，急急忙忙的踩着一雙粽子脚走了。

又打發了三四個人，這才輪到刁四家的。

刁四家攏上前去道：「今天要四塊，錢在這裏。」

她將四枚青錢排在木板上，趁無人注意之際，春葱般的玉指一彈，同時將一個小紙捲兒迅速彈去豆腐托板下面。

丁麻子點點頭道：「好，好。」

這表示他已聽到了她說要買四塊豆腐。當然也表示他已看到了她的小動作。

刁四家的走了。

丁麻子繼續照樣做生意，照常跟後面來的一些娘兒們信口胡調。

不一會，豆腐賣光了。

丁麻子收起錢筒，也收起刁四家的那個紙捲兒，一路尖聲尖氣的唱着淫猥的十八摸，高高興興的往裏屋走去。

刁四家的跟這個麻子胡調久了，是不是已弄假成眞，有了私情？

那個紙捲兒上究竟寫了些什麼，讓這麻子高興成這副德性？

× × ×

裏屋是磨豆子做豆腐的地方。

屋後是個小院子。

院子兩邊堆滿了燒大漿鍋的薪材，横七豎八的，零亂不堪。

院子對面，是一排三間，一明兩暗式的老屋，腰門上面，吊着一幅竹門簾，屋簷下面，吱吱喳喳，一對燕子正在老巢裏餵着出世未久的乳燕。

金黃色的陽光正從東邊樹梢上照射下來，院子裏顯得溫暖而寧靜。

一跨進院子，丁麻子便停止了他那滿口黃腔的十八摸，脚步也放緩放輕了不少，就像對面堂屋裏正住着一位生病的老祖母，深怕驚擾了這位老人家似的。

× × ×

堂屋裏的確住了人，但住的並不是丁麻子的老祖母。

她們是三個年輕漂亮的妙齡女郎。

這三名女郎的年紀加起來，恐怕都不够當一個老祖母的資格。

當丁麻子推門掀簾走進去時，三名妙齡女郎正圍着一張小木桌，在共同翻閱着一本紙質已經發黃的小册子。

丁麻子誠恐惶恐的哈腰打了一躬，臉上一點浮滑的表情也沒有。

如果有人看到丁麻子此刻這種拘謹的態度，一定會懷疑是不是認錯了人。

見到了年輕漂亮的女人會如此規矩老實，這個人會是丁麻子？

三名女郎雖然曉得有人進了屋子，却連正眼也沒望一下，她們現在聚精滙神翻看的，顯然正是小册子上最精彩最重要的一段。

只聽其中一名女郎喃喃道：「好厲害的天台鬼爪十八式！要如果以武功相見，恐怕我們三姐妹加起來都不是那老婆子的敵手。」

另一女郎道：「只可惜沒有那麼多時間，這套鬼爪十八式若能練到七成火候，別說那個姓高的小子，就是換了他們五大名公子中排名第一的無眉公子，我看都不難輕易加以打發。」

那名一直沒有開口，看上去年紀較長的女郎，這時忽然抬頭望向丁麻子道：「丁老板有事要談？」

丁麻子又打了一躬道：「是的，一壺香那邊有了消息。」

三女同時一哦，人人臉上露出驚喜交集之色。

原先那女郎道：「來人怎麼說。」

丁麻子必恭必敬的，遞上那個小紙捲兒。

紙捲兒打開，上面只有七個字：「雙龍堡人手已到！」

× × ×

這兩天一壺香茶樓的主意也不錯。

不到巳牌時分，茶樓上已上足了八成座。

刁四坐在樓梯口的帳櫃上，手捧細瓷景泰藍的長咀茶壺，瘦削憔悴的面孔上，浮滿了欣慰的笑容。

客人喝的是雨前，雀舌，龍井，六安，大紅袍，鸚奇綠，他自己喝的，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茶。

人參茶。

廟後的草藥郎中蔡八指替他把過脈，說他腎虛氣浮，虛火上升，必須日服老參三錢，才能返弱還强，帶病迎年。

一壺香的茶資，不分茶葉好壞，一概是二十五枚「外圓裏方」。

每天以四十位客人計算，總收入大約十吊左右。

除去雜項開支，可以淨賺一半。

老參的價錢，以重量計算，是紋銀的五倍，三錢老參，就是一兩五錢銀子，這也就是說：一壺香三天的營業淨收入，剛好够這位刁大老板喝一壺人參茶。

刁四未滿十二歲，就被家裏人送去當學徒，能有今天這點基業，可說完全是從提尿壺的小伙計幹起來的。

這位刁大老板自小儉樸成性，平時一雙布鞋磨穿了底，都會心疼不已，像這麼昂貴的人參茶，他捨得喝？

他喝得起？

但事實上，刁四喝這種人參茶，已經喝了十多天，而且很明顯的還準備繼續喝下去！

這位刁大老板最近是不是忽然有了什麼新的財源？

還是最近剛發了一筆意外之財？

× × ×

從早上到現在，刁四的一壺人參茶已喝得差不多了。

當這位刁大老板心想招呼伙計過來爲他冲點滾水時，樓梯口忽然上來一名眉清目秀的藍衣少年。

刁四急忙放下茶壺，微微欠身道：「公子請坐，請坐。」

藍衣少年朝他擠擠眼睛，露出一個俏皮的笑容。

刁四一楞，旋即啊了一下道：「三姑娘——」

藍衣少年以一聲輕咳切斷了他下面的話。刁四倒也機警，趕緊改口道：「噢，錢三少爺，唔哼，是是，是是，萬大爺在後邊等着您，他已經來了一會兒了！」

× × ×

刁四口中的萬大爺，是個年約三十七八，肌肉精壯結實，面部表情冷峻，目光中像滲着芒刺似的高瘦漢子。

這種人你怎麼形容那可以，但絕不像一般人想像中的那種大爺。

他事實上也不是一位大爺。

大爺對一般人是一種尊稱，對眼前這位瘦高漢子，則是一種折辱。

他的名號全稱是：「冷血殺手」萬人屠！

他目前的職位是雙龍堡十八號衞的統領，也是武林七大名殺手中排名第三的特級殺手之一。

當燕京三鳳中玉鳳錢宛男，以翩翩少年的姿態，走進茶樓後面那間分隔開來的雅座時，冷血殺手萬人屠正以一柄鋒利的小刀在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他的手指甲眞的需要修剪？

如果此刻進來的不是玉鳳錢宛男，而是一個他認爲懷有敵意的陌生人，這把鋒利的小刀，如今會不會還在他的手上？

玉鳳錢宛男進門後深深一揖，含笑道：「萬大哥，您好！」

冷血殺手萬人屠很有風度，但顯然缺少了玉鳳錢宛男的那份熱情。

他站起身來，微微欠身道：「三姑娘好。」

兩人坐下後，錢宛男道：「萬大哥是什麼時候抵達的。」

萬人屠道：「黎明時分。」

錢宛男又問道：「兩位老堡主來了沒有。」

萬人屠道：「只聽說要來，但不曉得什麼時候動身。」

他忽然望着錢宛男道：「那件天蠶衣到手沒有？」

錢宛男道：「弄到了。」

萬人屠道：「根據三位姑娘跟我們兩位老堡主的約定，如今該是萬某人設法交出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女子一顆腦袋的時候了？」

錢宛男道：「不，如今情勢巳有變化，我們想煩萬大哥另外換個對象。」

萬人屠道：「換誰？」

錢宛男道：「多事公子高凌峯！」

萬人屠臉上忽然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嘿了一聲，說道：「那小子除了一身輕功之外，可說什麼玩藝也沒有。他得罪了妳們燕京三鳳，那是他小子自己嫌活得膩煩了。」

錢宛男道：「他得罪了我們二姐。」

萬人屠道：「哦？」

這位冷血殺手顯然想聽聽雙方結怨的經過。

玉鳳錢宛男一張俏麗的臉龐突然漲得通紅。

「我也不怎麼清楚。」她期期艾艾的說：「好像……好像……那小子出其不意的點了她的穴道，然後……然後……毛手毛脚的，很不老實——」

很不老實的範圍很廣，究竟「不老實」到什麼「程度」？

如果是玉鳳錢宛男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多事公子高凌峯當時只是在銀鳳錢麗麗敏感部位摸了幾把，也算不上是什麼大事情。

正因爲玉鳳錢宛男對這種事情出不了口，萬人屠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這位冷血殺手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很奇異的表情。他顯然想到男人碰到這種情況都不肯放過的那件事情上去了。

不過，這位冷血殺手對這方面似乎並不十分熱衷，只一瞬眼間，神情便完全回復自然。

「那小子目前落脚在什麼地方？」

「夢鄉！」

「夢鄉？」

「一個不入流的小酒家。」

「在鎭上什麼地方？」

「大發財客棧後面。」

萬人屠皺眉道：「姓高的小子多少也算是個有身份的名公子，怎會跑去那種低級的地方？」

錢宛男冷笑道：「聽說這個小酒家雖然低級，裏面却有幾個很中看的娘兒們。那小子天生一副賤骨頭，看到漂亮的妞兒，就如同蒼蠅見到了血，只要那種地方有酒有女人，他那還會管得了這許多！」

萬人屠緩緩點頭道：「好，等下我過去看看，只要那小子沒有離開，明天這個時候，妳們等着聽我的消息。」

× × ×

根據本草記載：玉性溫涼，功能活血退火去滯養顏。普通玉石，均以靑白綠紅居多，玉色呈橘黃者，世所罕見，無論鑒賞或入藥，均屬無上極品！

促織，就是俗稱的蟋蟀。

一隻由黃玉雕琢，生態維妙維肖的蟋蟀，即使俗人見了，也會知道牠是無價之寶，而不肯輕易加以毀損。

如果有人竟想以這樣一件寶貝拿來做藥引子，你說這個傢伙的腦袋瓜子是不是有問題？

但爲了挽回表哥玉樹公子謝雨燕的一身功力，多事公子高凌峯硬是咬緊牙關，將一隻價値五萬兩紋銀的黃玉促織給搗碎了！

俗云：「偏方氣死名醫」。有時候眞是一點不假！

玉樹公子服下那碗由七大奇珍熬成的湯藥，先後不到兩個時辰，頓告眞氣流轉，血脈暢通，神采煥發，好像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反而是高凌峯因爲一再涉險，心力交瘁，一旦心願完成，如釋重負，不期然流露出一股疲乏之色！

謝雨燕望着眼皮微闔，似睡非睡的高凌峯，含着無限歉意笑笑道：「這次辛苦你了，凌峯，表哥今晚一定要好好的陪你喝一頓。」

高凌峯閉着眼皮，緩緩搖頭道：「不行，我馬上就要走了。」

謝雨燕不覺一怔道：「走？走到那兒去？」

高凌峯苦笑了一下道：「風流娘子岑今珮跟燕京三鳳這幾個小腰貨，如今無不恨我入骨，好男不與女鬥，我得暫時找個地方避避風頭。」

謝雨燕皺起眉頭，正待要說什麼時，窗外忽然有人冷冷接口說道：「算你小子還有幾分自知之明，只可惜想走巳經太晚了。」

表兄弟倆訝然互望一眼，同時迅速長身而起。

謝雨燕傳音道：「你認識這個人？」

高凌峯搖搖頭道：「口音陌生得很，聽來不像熟人。」

謝雨燕道：「難道是那幾個臭丫頭花錢僱來的殺手！」

高凌峯道：「可能。」

謝雨燕道：「你跟在我後面，暫勿妄動，這個傢伙由我來打發！」

高凌峯道：「不，你剛服過藥，身子尚未完全復原，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我多事公子也不是紙紮的，看這傢伙能拿我高凌峯怎麼樣？」

（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十四

上罐功

靈空子・文

上罐功夫者，練習兩臂懸勁之法，而兼及兩手之握力者也，用雙耳小罈一，以短繩繫攀其耳，更用一長約三四尺之棉繩，一端繫于攀繩之居中，其另一端，則繫于一圓木之上，木長約一尺二寸。粗約一握，以棗木製爲佳，木外廓宜有稜，不宜平正，在木之正中處，鑽一對穿之小洞，繩頭即在洞中穿過，然後緊縛木上，小罈之重，約六七斤，以鐵沙數斤貯其中，初練時連罈不得過十斤，練習足站騎馬步，上身挺直，兩手各握圓木之一端，將罈懸空提起。至肘平于肩爲度，此時小臂竪直，略前斜，虎口相對，掌心向外，提起之後，待罈宕定，兩手即分死活把，將木漸漸向內翻旋，使棉繩漸漸纏繞于圓木之中部，罈亦隨之上升，直旋至罐平于胸，略停頓片時，更緩緩放下，如此升降三十次而功畢，每日晨夕各行一次，練習三月之後，罐中加鐵沙三兩，行時增加五次，依法練習三月，更加鐵沙半斤，以後每練三月，加鐵沙一次，所加之分量，須按次遞加，加至連罐足三十斤時，其人之懸勁與握力，已足驚人矣，此功若能立于極高之樁上，而將棉繩放長在五尺以上行之，則功效更爲宏速，此功爲少林寺嫡派，北人習之者爲多，自始至終，亦須三年以上，始克有成，功成之後，無論若何堅牢之物，但舉手握而旋轉之，無不立毀，用以扨敵人之臂，亦自應手而脫，最爲相宜，蓋亦死手功夫中之一種也。

少林武技秘辛／

海南俠隱記

蹄風著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謝贊標刧得庫銀，回到木排駛離當樓，把庫銀運到山裏收藏起來，過幾天又聽得消息，說是一男一女又刧得官府所護送的庫銀，謝贊標估計此一男一女可能是洪熙官父女兩人……第二天贊標把刧來的金條放在生草藥中用船運去，誰知第二日遇上交趾海盜，贊標因不諳水性，正感一點徬徨間，只見一小船站着一個少女和一位老叟，一老一少舉手施放暗器，一瞬間大船上海盜立時死傷無數，盜船見形勢不利，慌忙逃去，贊標迎向一老一少，原來正是洪熙官父女，此後，謝贊標便在儋州住下來……

左承德南下探洪門

嘉道年間，官兵對於緝捕少林寺餘黨，都一直沒有半點放鬆，可是當日少林派中人，都是本領非凡，行踪飄忽。他們爲了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早已把革命思想灌輸到下層階級去，因此各地都有「洪門會」一類秘密會社的組織：長江下游設立了青紅帮，華中有哥老會，南方有三點會，又稱作三合會，勢力已漸漸分佈各省。

這時廣東巡撫又據探報，說昔日少林寺逃出的兩個本領高强的僧人——飛雲，曾在雷州半島附近出現過。朝裏收到了廣東的奏本，不覺驚慮起來，認爲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將來終是愛新覺羅氏的隱患，便召集了一班謀臣商議。那些沒有民族思想的滿清走狗，獻出一個計策來，他們認爲對付這一股潛伏在民間的武力，不能夠興師動衆，免至打草驚蛇，最好還是以毒攻毒，利用江湖武技派別的分歧，挑撥他們和少林中人生出怨嫌，然後選出宮廷裏的武士，帮同他們向少林派尋釁進攻，那便可以分化洪門會裏的力量，少林餘黨失去了羽翼，也不難逐一消滅。

過了不久，朝裏便選派了一個名叫左承德的御前五品侍衛，命他帶些人前往廣東暗地活動。這個左侍衛，是長白山武術派的代表，也是清室同族親信。他的騎術劍術都很有功夫，而且善於接放暗器，他帶領的幾個人更是禁宮教練中名手。內裏有一個方外人，名叫萬壽道長，還有兩名隨行武士，一個是關東馬賊出身，名張黑虎，混號鐵臂猿。這人和左承德是同鄉，他天生膂力過人，能一手把大樹拔倒；就是三幾尺厚的石牆，給他一推便倒；他平常恃着臂部堅如鋼鐵，愛在槍劍叢中空手格鬥。另一個青海番人名字叫「卓木吉納爾維」，混號黑二鬍子，本是崑崙派武術中人，可是他在本族裏是一個叛徒，因他當年投過年羹堯大將軍麾下充作响導，和回民作對。後來他便要離鄉遠走，給左承德收留充一名禁軍教練，他能够一手投出五根長茅，善使梅花彈弓，一發五子，百發百中；還練得一身摔角絕技，平常人只要給他貼近，便會立刻跌倒的。

且說左承德自從被派上這個重要任務，便每天到他的師傅清化上人那裏商量一些計策。原來左承德在未升作五品侍衛之前，便已和宮廷喇嘛清化上人勾結起來，才能扒上了五品侍衛的脚色。這個清化上人，原是西藏黃教喇嘛，宮裏沒有人曉得他的年紀，只知道當日清朝皇帝聘他們到京來，殲除手下的一班劍客，曾把最有名的血滴子殺了，又把劍客領班神劍手李來風刺傷。有人說他精於符籙禁咒的一些旁門異術，所以歷來便受到內廷供奉，給他建了一所靜室。他平日和左承德交情最密，這天晚上，左承德又到清化上人那裏去，靜室是在紫禁城內的一角小樓，佛堂裏燃着清澈的琉璃，上人打坐在錦墩上，面前放了一面銅鏡，據說他從鏡裏可以看到外間的一切景物。左承德坐近上人身旁，室內只有他們兩人細語，樓下除了宮禁守衛之外，便都一片沉寂。突然欄杆外一陣清風吹來，上人微微開目，低聲問左承德說：「張黑虎有同來嗎？」左承德應道：「沒有。」上人向欄外一指說道：「外面有人！」聲還未畢，便覺有暗器射進來，上人撩開他闊大的衣袖迎面一拂，給他掃落了三枚金錢鏢，連啷嗆聲。落到地上。左承德急縱身到樓外，看到面前一條黑影像狐狸一般的竄走。他喊出了一聲：「有刺客！」底下守衛聽到，即時鳴鑼起來，四處燃起了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左承德的「燕子追雲」身法是有名的，三幾下便給他趕上了刺客，那黑影略一轉身，金錢鏢像飛蝗一般打過來，他躍高避過一部分，其餘都給他的劍擋飛，落到瓦面上去了。刺客這時見脫身不得，便舉刀迎上來，左承德一劍削落，刺客彎身躲過，跟着一脚掃向左承德，其快如風。左承德看他脚法輕盈，不敢怠慢，一個「躍馬跳槽」，閃過來勢，跟着逼身上前一連幾劍，穿梭一般，正是長白山劍術派中的「穿腸劍」。來者雖然也是武林高手，但身履險地，隻身迎敵，不免有點張惶，招架起來顯得頗爲吃力，一瞥間手中刀已拚上了左承德那口寶劍，被削去了半截。那人急躍開，將身往下便跳，下面太湖石後，迅速閃出一人，攔腰把他一抱，那刺客喊出一聲：「啊喲！」口裏立刻噴出鮮血來。你道那一抱怎麽會如此厲害呢？原來下面閃出來的正是鐵臂猿張黑虎，他先前聽到左承德喊有刺客，便趕來伏着，刺客躍下時，給他撞個正着，那一挾最少有八百斤力量，除了運起「鐵布衫」，「金鐘罩」那一種外功出來，還可以抵禦之外，其餘即使是有武功的人，也很難抵受到的。

這個刺客不是別人，就是本故事提過的，廣東河南海幢寺洪門總部那裏派上京去的俠士藍丁。他自從義救謝贊標之後，便被五位洪門座主派到北京，探聽左承德起程南下的消息。他抵北京後，曾到兩處洪門組織拜訪，可是地點都已變遷。有一天，他在大前門街一家羊肉舖子裏喝酒，看到樓下有個街頭賣技的老人，把鐵條探進鼻孔裏，跟着又抽出來，把鐵條拗曲，隨手捏回原狀。他玩完了便向觀衆討錢，許久還沒有人拿出錢來。藍丁便掏出一把銅錢，憑窗擲到街中。那人拱了拱手向他道謝。藍丁細看那人，覺得眉目間隱着一股英氣，眼光凝聚，分明是有武功的人。藍丁正看得出神，那人已把銅錢疊在一塊青石上，對觀衆說道：「樓上的客官够江湖義氣，讓老漢再來耍一套戲法，望各位指點。」說畢，用掌輕輕一拍，那一疊銅錢都陷進石裏，觀衆喝起采來。那人又把掌放到銅錢上去，暗中使出內勁，向上一提，竟然把一疊銅錢從石穴裏拖出，像是手掌有吸力一般。藍丁曉得那人的內外功都有相當造詣，又聽到他的口音，分明帶着廣東語調；因爲廣東人說國語，最易認出，心裏便詫異起來！他忽忽會過了賬，跟在那人後面，轉過兩條胡同，那人似乎察覺，急步前行。藍丁一直跟了出西城。將近入黑，那人才停下步來，轉身打了一個手勢。藍丁曉得這是江湖上的問訊，意思是詢問來者何意。藍丁舉手一揚，彎着身子，表明他是善意跟來的，想大家交個朋友。那人又伸出三個指頭，左手握拳抵着右掌，向他一揖。藍丁走上前還過了禮，道：「老兄貴姓？」那人應道：「在下姓洪。」他們這一問一答，和先前的手勢，都是洪門裏兄弟初見面時的掌語，且不必多提。兩人又從新敍過姓名。互詢來歷。藍丁聽他說出姓名，便跪下來叫聲：「師叔，自從福建少林寺被官兵攻破後，江湖上都說師叔逃了出來，但十多年不見訊息，怎知今天在此相遇。」原來那賣技的老人，正是當日至善禪師十個武功超卓弟子當中的謝山，他和方世玉、胡惠乾等都是同門兄弟。昔年錦綸堂在水月宮前設下了擂台，胡惠乾敵不過呂英布、雷大鵬，便請了衆師兄前來助陣。臨行至善禪師交給謝山一件暗器，名叫鐵鴛鴦，教他暗中放出來，助胡惠乾一臂之力。後來呂英布和雷大鵬都被謝山放出的鐵鴛鴦擊中了，被胡惠乾取了性命。謝山見任務已經完成，便回去稟告師傅至善，說他立志皈依三寶，不願跟隨各師兄弟在外閒蕩。至善便給他剃度，又發給一度牒文，從此他便雲遊各地，清兵攻打少林寺時幸免受害。這十幾年，他隨處棲身，結交武林豪傑，剛巧那時智海禪師在天承寺作主持，常常和謝山見面，兩人訂了生死之交。智海又介紹他加入了洪門，暗地裏幹着反清復明的工作。後來智海去了廣東，在白雲山麓的彌勒寺充當長老，便留他在北京暗設洪門。他感到這時方外人很受官府注目，索性留長了髮，扮成玩把戲的老乞，隨處暗探消息。

當夜他就把藍丁帶回西山一所破庵堂裏住下，談起廣東方面情形，知道藍丁今次被海幢寺五位洪門座主派來，要探取左侍衛南下的消息。謝山便說：「賢侄，皇宮不同別處，那裏守衛得像鐵桶一般，而且能人衆多，不可輕身進去。遲些時待我賄通了宮裏的小太監，着他探出左某起程日期，到時我們暗中跟隨，路上伺機把他了結，豈不乾脆？」藍丁應了，心裏暗暗佩服謝山的見識，但念到：「自己到來已有十多天，一點消息都沒得到，設若那左某已起程，這時叫我怎有面目回去呢？」便問謝山道：「師叔，聽說左某奉旨已多時，怎麽到現在還未動身呢？」

謝山答道：「賢姪有所不知，左某雖是一個御前五品侍衛，但他在宮裏還要受

一個大內供奉的喇嘛僧指揮，那便是他的師傅淸化上人。聽說他今次帶了幾個人前去，我在前幾天，偶然見到兩個官人買醉，他們說話間提起什麼張黑虎卓木吉就要離京。後來我從宮廷武士中一查，知道張黑虎便是江湖上聞名的鐵臂猿，至於卓木吉這名字有些古怪，但我也查出了，這人是回紇族番人，年羹堯征西時立過功，卓木吉是他的姓，名字是納爾維，都是左承德的手下武士。至於張黑虎的來歷，從前我在鏢局裏聽過人說：他先前在關外橫行，未逢敵手。後來因不講義氣，刦了廣福鏢局的一帮貨物，激怒了北京武林中人，誓要把這頭鐵臂猿擊敗，好挫他的威風，一次他在張家口附近又想刦奪一帮皮貨，那知正是鏢局中人佈下的圈套，這次他給『雪地飛魔徐人龍』截着比劍，鬥了半天，終給徐人龍的『二龍劍』劃破了肩膊，還是手下留情。但已給徐人龍在他的臂上劃了深深的十字，算是對他的一種侮辱。你知道當日江湖規矩，如果給人打敗了而不得報復的，便要離開地盤，一直到報仇之後才可以回來。否則就會被江湖朋友恥笑。就是自己的同黨也看不起的。鐵臂猿無法再在關外立足，便走到山東，匿在濟南城外一間道觀裏暫作棲身。剛巧那觀裏的道士，是天山派『治神術』的人，專講些禁閉追魂，燒丹煉劍和製造蒙藥的旁門左道。老道剛煉成一種毒霧，散放時只須把一撮白粉投進火裏，便生出濃烟來，嗅到的人要立時昏倒。老道名叫萬壽道長，他知道鐵臂猿是會高來高去的，為要試驗他的毒霧，便用一個葫蘆盛着，敎鐵臂猿夜裏出去行刦富戶，順着風向，把葫蘆的蓋揭開，烟霧隨風吹進屋裏去，吸到的人便會昏下來。鐵臂猿依着去幹，果然翻箱倒篋，為所欲為。漸而迷姦婦女，無惡不作，那老道也着實得到了不少財物。後來他們的行動給官府知道了，追查起來。兩人便遁到北京，張黑虎是左承德的同鄉，便央他收留充一名禁軍敎練。張黑虎又引老道拜見左承德，說他會奇門遁甲的法術，這正中了左某的心懷，於是便派老道主持京裏的紫陽觀，不時替他幹些害人的勾當。今次他派左承德前去廣東，料想那萬壽道長也會隨着南行。這幾個人雖是品行極壞，可是功夫却甚了得，賢姪千萬不可造次，否則反為誤事。」

藍丁聽了，不覺納悶起來。便又問道：「不是小姪誇口，想那宮中武士，雖然練過一些武技功夫，恐怕不是個個都那麼了得的吧。」謝山搖首道：「賢姪不可估計太低，自從雍正老頭子給一個女俠夜裏刺殺之後，宮中便極力搜羅各派武術名手。那些甘作奴才的武林敗類，竟有些人投身效力博取功名的，說起來眞是可嘆呢。」藍丁便不敢多言。

又候了兩日，還不見謝山有什麼消息，藍丁心裏焦急萬分，便決意瞞着了謝山，一個人偷進宮牆去探聽。他一連兩晚跨進皇城，在飛簷畫閣上來往窺望，像是走進了八陣圖裏一般：單是大殿便有十多座，加上樓簷連雲，重重門戶，無法得知那裏是左侍衛的所在，因此空手回來，心裏更加煩悶。這天謝山因事去了保定，他一早便換上了夜行衣靠，戴上頭巾，背起鏢囊，乘夜溜進宮城。今番他有了主意，先伏在一處僻靜的院子裏，看到有個宮人模樣的走過，一把拖了過來，亮起刀逼問左承德在那裏。那宮人嚇到幾乎出不得聲，用手指着遠處一度紅牆吶吶的說：「左……左侍衛剛上了淸化上人那裏。」藍丁順手一刀將她結果，把屍身拖到竹林下面。依着她所指的方向飛躍前去，不久便看到紅牆之上露出一角小樓。他扒上欄杆一望，樓裏有一個面目猙獰的番僧，正和身旁坐着的武士說話。他展出「游牆貼壁」的功夫，想走近一點偷聽兩人說話。就在這時，給那妖僧發覺了。

且說左承德把藍丁禁到天牢裏，日夜施刑逼問口供，藍丁總是不答。有時受刑不過暈了，便用冷水將他噴醒。這樣過了兩天，藍丁皮肉都已折裂，奄奄一息。

晚上，藍丁在牢裏已如陳死人一般，由兩個衞士看守着。忽然鐵門外人影閃動，嚓一聲射進來一件東西，正打在一個衞士的頭上，當堂倒下來；另一個提刀追出，門外突伸出一隻臂膀來，把他一夾，連聲也喊不出便翻身門外了。黑影進來，一手打開了刑具，把藍丁扶起，背着便走。出到牢門，脚下一時誤踏了機關，警鐘响起來，即時有幾個衞士飛身趕來攔截。那黑影回身便走，一連越過幾重宮殿，四面人聲越來越近了。他看脚下是一所小樓，門窗開着，便縱身下去。原來這處是一個妃嬪的寢室，有一個穿上宮裝的滿族女子，見他突然闖進來，早已嚇昏地上。那人將藍丁放到榻上，把燈火吹熄，在茶籠上倒了杯茶給藍丁灌下去。一會，藍丁微微開目，模糊裏看到是謝山，眼淚立刻滾下來。斷斷續續地說：「師叔，我傷勢很重，眼看是不行了。你快些逃開這裏吧。」謝山看他滿身傷痕骨折肉爛，也不禁落下淚來。這時窗門忽然打開，一個衞士爬了上來，剛伸進一半身子，謝山看到，連忙發出鐵鴛鴦打去，那衞士叫了一聲便跌下去了。謝山正想轉過身來，冷不防藍丁伸手把他腰間的七首拔出，雙手握着向心窩裏一插，謝山想阻止時已來不及。只見他腦袋一垂，已經氣絕。謝山欲哭無淚，他知道藍丁因不願拖累自己，才出此下策，惟有拉過一牀被將屍首蓋了，又默祝一聲，取回短刀，一手把暈在地上的那妃嬪挾起，向窗外衝出。樓下圍着十幾個衞士，火光裏見謝山脅持着一個宮嬪，不敢上前，一瞥問謝山已乘機越過牆垣，一路左右閃避，瞬已出到宮牆，才把那妃嬪放下，已被挾得半死了。

左承德經過了那晚被謝山闖進宮廷，雖然救不出藍丁，但已沒有生口作供。他疑心這次又是少林派的人到來搗亂，心裏恨不得早日到了廣東，將他們一網打盡，才洩心頭之恨。過了幾天，他便忽促登程，沿途嚴密戒備。這次他打算先到廣州，然後派萬壽道長和張黑虎兩人到海南島去，展開了他們的地盤，好得暗中行事。

話分兩頭，前文說到少林派名手洪熙官，自從帶領謝贊標、胡繼祖、洪秋兒等在瓊州海峽用迴旋飛刀擊退了海寇之後，把刦到的庫銀運到了儋州海岸，那裏他們有一所秘密機關；他們拿出一部份白銀分給五指山那裏的黎族人，又敎他們開荒種

植，帮助下種，漸漸得到大部黎人的信任。有一天飛雲大俠忽然到來，大家見面，非常欣喜。飛雲把他這次前往廣州海幢寺，見到洪門五座主得到的消息說了一遍。大家聽了，才知道藍丁已壯烈犧牲，謝山仍留在京裏，祇派人兼程來廣東報訊，說左承德等起程已多日，叫各兄弟要加緊提防。當下各人一齊聽到，悲喜驚怒交集，悲的是藍丁死了，尤以謝贊標傷心得痛哭起來，他想起在廣州時藍丁曾救他出險，後來又帶他到海幢寺，見鐵頭座主等人。喜的是謝山仍在人間，洪熙官念到往日同門習技，如今少林兄弟留下的祇有他兩人；驚的是左承德南來已有幾個月，須得時刻留神。因問飛雲道：「這班鷹爪子如果到了，怎麼地方上不見消息呢？」

飛雲答道：「他們這番前來是秘密的，可能已經和這裏的土豪地痞勾結，刺探我們行踪呢。前個月胡友德的手下得到了一個消息，說左某派來了兩個人，已進入五指山活動。我們現在立刻就要派人前去打聽。最好是贊標侄兒到那裏一行，定會有一些發現。」

飛雲所說的胡友德，便是胡惠乾的大兒子，在南粵一帶擁有下層勢力，耳目衆多。當時洪熙官聽了飛雲的主意，決意派謝贊標到五指山一帶探視，但怕他初到海南，地勢不熟，因此着女兒洪秋兒一起同去，又敎秋兒扮了男裝，避免受人注目。贊標和秋兒翌日便別過衆人，取道登程，沿途所經都是沿島墟市，他們到處逗留打探，都沒有什麼消息。

海南島五指山，雄踞海島的中央，最高峯拔海五千幾尺，如果從飛機下望，山脈由中部伸出，分佈開來像一隻鱆魚的爪，蜿蜒到海岸。其中有一股向東北綿亘的山脈，叫做盤角嶺，嶺下聚居的多是黎人；盤角嶺盡頭那處，崛起一個山峯，望去如同筆架，所以土人叫它作筆架山。

有一天淸晨，瘴霧還未退，山麓有兩個人騎着驢子走來，兩人頭戴竹笠，黑衣窄袖，足踏蒲草鞋，在靜寂的荒山中，除了林間鳥語之外，就聽到蹄聲得得。這兩個深山孤客，正是少林後裔謝贊標和洪秋兒，他們一路經過的都是荒山野店，途中遇不少毒蛇猛獸，奇禽怪鳥，欣賞大自然景色，也自有一種樂趣。漸漸日落西山，飛鳥歸巢，秋兒用鞭向前面一指，對贊標道：「那處林下似有人家，快趕前去，看有無地方借宿。」贊標望去，兩里外果然炊烟冉冉升起，大家策驢奔去，山坡下有一小村落，都是土屋。村前樹下一間像是穀倉的大房子，裏面人聲嘈雜，秋兒推門直入，見屋裏十來個土人，其中有些蜷臥榻上，對燈抽烟，吞雲吐霧；其餘的都蹲在屋角，圍着一個火爐，窩裏那時正煮着一些肉類，濃香撲鼻，兩人腹中正飢餓，不禁流出口涎來。

秋兒先打起黎語來，對這些人說道：「各位大哥，的是快活，我們兄弟行得累了，能否讓我們進來歇歇呢？」屋裏的人初時有點錯愕，但見秋兒說出純熟的黎語，便有一人回答道：「兩位貴客，不嫌地方淺窄，歡迎進來。」贊標隨着也進入屋裏，那些土人都起來，奉上兩碗茶，讓到榻上坐下。贊標曉得這班人是山裏土著，性情豪爽，有點義氣，可是對於漢人常常疑懼會對他們不利，心裏便有了主意。一會肉已煮熟，有人推出兩大埕酒來，用碗盛着，招呼兩人入坐，秋兒也效他們蹲下來，贊標看到人多箸少，有些用竹枝折成筷子應用，便笑道：「待我來修削一下，免刺傷口舌。」說畢，挺起掌來，把竹枝削得光滑，像經過利刀修削一般。秋兒也從脚綁中抽出七首來，刺釜中肉，放到口裏。那些土人看到，已暗暗佩服。大家狼吞虎嚥，轟飲起來。贊標為要一試土人裏有沒有官方耳目，故意在囊裏取出兩錠白銀來，擲到炕上說道：「今晚我們要借貴處住宿一宵，這裏一點銀子，讓兄弟作個東道，今晚大家再飲一番。」土人裏有一個生得環眼豹頭的人，起來推辭，且說：「兩位何須破費，這一宿值得什麼，人家會說我鷹眼彪不够朋友呢。」

秋兒從容答道：「諸位大哥，同是好漢，不瞞各兄弟，這些銀子是從狗官手裏拿來的，收了也不過份的。」大家見他說得爽直，又聽到近來很多同族中人，都受過刦取來的庫銀，又得洪門中人帮他們下種，因此便對兩人如同自己人一般看待。

這一晚宰羊殺豕，酒果雜陳，眞是大碗酒大塊肉，談得十分投機。兩人知道那個環眼的人叫鷹眼彪，是他們的大哥頭，其餘都是附近村裏一些屠狗之流，平日也幹些走私的勾當。這晚兩人便在烟榻上和衣睡下，鷹眼彪伴着抽烟，贊標說些江湖見聞，聽到鷹眼彪異常傾服。秋兒見他額上剛有一處傷痕，便向他問來由。

鷹眼彪說道：「兄弟，說來話長，這是前夜裏給一頭怪物爪着的。因爲這一帶村莊，近來孕婦常常被剖腹取去胎兒，有時嬰兒無故在夜裏失踪。村人看到一頭怪物，飛行迅速，又像是人猿。我們兄弟中，有幾個獵戶曾經跟踪，看到那怪物一直走向筆架山的藏王廟方面去。打着火一看，陷坑下面有一頭怪物，頭部像狗熊一般，滿身黑毛；見到我們，咆哮一聲，躍起來扳着鐵蓋。我拿叉將他刺下，不料連叉也被奪去，跟着那怪雙手拗着了鐵枝，扒了上來，舉爪向我一撲，幸而我避得快，只給他抓傷了額角。這時獵戶拿着刀叉趕上前來，怪物回身便走，只見他走起來像人一般，直向筆架山那面奔去。」

贊標打斷了鷹眼彪的話頭，問道：「那藏王廟離這裏有多遠呢？」

鷹眼彪答道：「就在筆架山上，離這裏約三十多里，從前香火是很冷落的，幾個月前有個遊方老道到來，出資修建了廟宇，造得巍峨壯觀，又有許多靈驗事蹟，香火便興盛起來。不過近來廟裏有很多生面人出入，看去都非善類，因此疑惑起來。曾有兩人偷上山去窺探，都給棄屍山澗，想是給廟裏歹徒殺害。」鷹眼彪說到這裏，忽然聽到遠遠狗吠的聲音，跟着便傳來一陣怪叫聲，像是猿啼，又像是夜梟的嘷叫，愈來愈近。鷹眼彪面露驚惶，細聲說道：「怪物又來了！」秋兒和贊標都急急起來從板隙向外望，外面月色矇矓照着山徑，一條黑影直奔向村來。

他們把油燈吹熄，立刻換上了夜行衣服，從屋後竄出，鷹眼彪也跟在後面。他們伏在村前藩籬那處樹上，約半刻光景，

那怪物已從村裏走出來。贊標也圍上來，三個人包圍着怪物刀劍齊下，那怪物全然不懼，空着臂膀格鬥，左閃右避，剁到他的手臂時像鐵一般堅實。

這邊鷹眼彪略一鬆懈，給怪物把刀奪到手，迎着贊標兩人。秋兒手上刀給他一拚，虎口通痲，知道這東西臂力非常厲害，一躍出了圈子，伸手向腰囊一摸，便有一度寒光閃閃從她手裏發出，直奔怪物而來，刷刷連聲向那怪物身上一轉，只見怪物像受了傷，蹲身一滾，迅速從山坡直滾到山坑下去。贊標想追趕時，秋兒已喝住。原來先前的寒光是秋兒發出迴旋飛刀，他們看看地上，有一塊獸皮割裂開來，知道怪物是人扮的。贊標和秋兒便決意前往一探藏王廟內幕。

鐵臂猿受挫旋風掌

海南島是中國沿海最南的一個大島，五指山矗立島的中央，其中最大的一股山脈，土人稱作「黎母嶺」。那處的山峯就是有名的筆架山，烟雲蒼翠，山腰當中建有紅牆綠瓦的佛閣，便是土人信奉的「藏王廟」。

這間供奉地藏菩薩的廟宇，從前是沒有這樣廣大的。約半年之前，山下小鎮五舖墟，來了一批漢人，驢車帶同很多貨物，當市集時候，一個土人竟然被神降身，說藏王廟就要重修，菩薩另遣有仙骨的道人來這裏主持，說了便狂叫一聲甦醒。第二天果然有一個白髮銀鬚的老道上山，他穿了白袍草履，看去眞是道貌岸然。老道來了幾天，便把原來的破廟修葺一番。山下那批客商，便傳說老道能够役使鬼神，而且能知過去未來，他們又拿出兩萬兩銀子來，發起重建藏王廟。土人向來便已迷信藏王神，這消息一傳開，遠近的人都紛紛捐獻財物。沒多時廟裏便大興土木，當日捐出巨欵的客商也留在廟裏督工。兩月之後，建成了巍峨殿閣，房舍櫛比。到開光建醮時，眞是萬頭湧鑽，島內善男信女遠道到來。從這時起，藏王廟便有很多靈驗事蹟傳說開來，香火跟着也非常旺盛。

那個老道不是別人，正是隨同左承德南來偵查少林派行動的萬壽道長。他自從跟隨左承德到了廣東，同來的還有「鐵臂猿張黑虎」，「黑二鬍子卓木吉」；經過武昌時左承德又邀請了長江有名三傑之一的「孫鐵腿」前來相助。他們一行在兩廣總督署住下；左承德今番算得是欽差，所以一些武官都來督轅參謁。左承德耳目衆多，防會走漏消息，便遷到將軍府捕頭方德的家裏去。那方德就是當日破少林寺時捕頭方魁的兒子，算是子襲父職，方德跟隨過白眉道人習技，武功也頗精通。他曉得今次左侍衞南來，是要緝拿少林餘黨，因此他便找到往日同少林派對敵過的人來見左承德，其中著名的是武舉人白安福，他是機房行錦綸堂的值理；另一個是馬雄，也是白眉的弟子，昔日用「絕光拳」打傷過謝阿福的就是他；還有李巴山的兒子李洪；八營標統何彪等，這些人都是世代和少林派結下深仇的。

左承德因爲日夕要和這班人商議進行，因此一時抽身不得，又聽說海南解省的庫銀中途被劫，查出又是少林派幹的。便着萬壽道長同張黑虎先吩咐他們要把身份隱蔽起來，暗中行事。

萬壽道長到了瓊州，他有張黑虎做助手，所以很快便和當地一些土豪地痞勾結起來，知道少林派中人行踪詭秘，平日專愛扶弱鋤强，當地好些黎族土人都是他們的耳目。老道覺得沒處下手，便聽從張黑虎的計策，擇定筆架山的藏王廟作爲根據。於是預先買通一個土人，又由同來的手下扮作客商，約定在五舖墟扮演一幕菩薩降身的活劇來欺騙土人。這晚張黑虎又找到了附近一個無賴叫「花背子」的，乘夜帶了泥水匠上山修葺廟宇。等到後來鳩工建築時，花背子又替他們在廟裏建了許多機關密室。藏王廟建好，花背子便在五舖墟前設了一家客寓，給老道作耳目，暗查過往客人的消息。

原來鐵臂猿張黑虎和老道在許多年前已是老搭檔，他兩人都是酒色之徒，昔年在山東時已是長日靠着左道旁門，來奸淫婦女，漁色刦財，幹下了不少罪惡勾當。左承德在京時還未清楚他兩人的歷史，此次派他們到海南，本是要他們偵查少林派和洪門中人行動的。可是老道和張黑虎却暗懷鬼胎，藉着海南島的環境特殊，好來實驗他們所信仰的邪術。因爲老道早年是西川「治神術」教中人，他們教裏有一本秘籍，是專講些符籙禁咒，追魂煉劍的邪術的。老道千方百計盜了出來，照書裏的方法煉過毒霧，認爲十分靈驗。但「追魂劍」要用的東西，就非金錢買得到的，也不是隨便可以盜得到手。這次來到邊陲境域，正好搜集，因此老道便派出歹徒到各村莊打探，知道那裏有他們的目的物時，晚上便由張黑虎假扮怪物，乘夜盜取。所以自從老道來了不久，藏王廟附近村莊便常常發生了怪事，不是孕婦被剖腹盜去胎兒，便是嬰兒慘斃；漸漸山墳也發覺被人發掘，弄到這一帶村莊的人，時刻都在恐怖裏度日。

老道派張黑虎每夜出來盜取的東西，正是追魂劍必需的紫河車、童陽、天靈骨等物。他用來合在丹裏，連劍一起放在洪爐煅煉一個時期，據說那劍便有靈感，祭起來可以隨意飛出，追魂攝魄，仇人便會喪命。至於煉成之後是否眞的會這樣神奇，那就老道自己也沒有一點把握，他只不過信仰神術教秘典裏的魔法，來作一次實驗便了。

一晚正是月黑風高，有兩條黑影展開爬山越嶺的夜行功夫，瞬巳到了藏王廟。他們輕輕縱身落到廟裏，有兩條守夜的惡犬，聞聲遠遠走過來，還未吠出聲，便有一縷白光衝出，那兩頭犬巳迅速地身首分開。

那兩個黑影就是謝贊標和洪秋兒，他們在「鷹眼彪」家裏，黑夜追踪怪物，洪秋兒放出「迴旋刀」割下了一塊獸皮，知道那怪物是人扮的。第二晚他們便來探察藏王廟的內幕，鷹眼彪守在家裏等候消息。這時他們施出「壁虎游牆」的絕技，緣着牆壁上到閣頂，從水窗向下窺望，兩人都目定口呆。他們看到閣裏有兩個人睡在羅漢牀上，其中一個是道人裝扮，正和一個彪壯漢對燈搓弄仙膠，烟霧籠罩滿室裏

；旁邊又有兩三個妖艷的女子，倚着兩人搥骨揑腿，舉動十分冶蕩。秋兒究竟是個女兒家，看到這種狎褻的舉動，面上當堂泛出紅霞，幸而黑夜裏沒有被身旁的謝贊標發覺。

他們伏了一會，便聽見那壯漢說話：「道長，看來昨晚遇到的人不會是獵戶的，其中兩個人的功夫非常了得，我幾乎中了他們的暗器，幸我有獸皮擋着，滾身走得快……」

那老道截着問道：「那麼，你猜又是少林派的人嗎？這樣我們的秘密豈不會被揭穿，都不可不提防。」

那壯漢又道：「我看還是馬上通知左爺，看他怎辦。」

這時樓梯響了幾下鈴聲，有個人走上來向兩人說道：「兩位爺爺，花二爺來了，同來還有一個客人，聽說是左爺派來的，他們在下邊等候呢。」兩人應了一聲，便推開旁身的妖婦人，穿上衣服，匆匆下樓去了。

贊標和秋兒兩人，跟着也飛身下來，掛身簷角間，向廳裏望落。那是一間寬闊的大廳，四面圓柱子，建築得像宮殿一般。當中放了一面長桌子，老道和剛才的壯漢坐在一邊，對面坐着幾個人，其中一個相貌魁梧身段奇偉的中年男子；旁邊的一個恰和他相反，這人生得面目猥瑣，一雙三角眼，面部長滿斑痕，其餘的是隨從打扮。贊標秋兒伏得高，聽不到廳裏說話，秋兒暗把贊標一扯，贊標會意，兩人竄落地上。看看前面和大殿相連，所有門扇都關上，只後牆有一面圓窗，離地兩丈多高，兩人便緣着水槽輕輕扒到窗上去，向下一望。底下是一條長甬道，一邊有很多窗門通到廳上。他們見甬道裏靜寂沒人，便飄身下來，伏在窗外偷聽。

只見老道身旁的壯漢說：「孫三哥今次到來，路途辛苦了，這裏正感人手少，不够分配。」又對那三角眼的人道：「花老二，孫三哥是長江三傑裏有名的孫鐵腿，在武昌當了廿多年捕頭，今番左爺特地邀來帮手的。」那三角眼裂開口來說聲「素仰。」

姓孫的才答道：「列位過奬了，這次左侍衞派小可前來，聽說因爲在海康『八里排』地方起獲了一部份失去的庫銀，抓了幾個黎匪審問，知道和『黑面哪吒』有關，故派小可前往當地帮同圍捕，順便這裏一行，見見各位。」

老道開言問道：「孫爺，這裏都是自己人，什麼都可說的，孫爺知道廣州方面近日進行得順利嗎？」

那姓孫的又答道：「兩位兄弟，聽說眉目是有了。因爲有個新升八營統帶何彪，他在犯人屍首圖形裏認出，那個偷進紫禁城的人，從前在白雲彌勒寺和他交過手的。左爺現巳派人混進寺裏去了。」說畢便從衣襟裏抽出一封文書，遞給那叫張大哥的人。

老道把信打開，唸給姓張的聽，信裏說道：「現時將軍府捕頭方德巳探到洪熙官的渾家永春三娘，正匿在北江連縣猺山裏，不過那裏還有個武功厲害的苗翠花同在一起，不輕易拿捕，目下正商量一個計劃誘她們出來。但你們到海南方面多日，還沒見進行，所以從武昌請到孫昌前來相助，不日卓木吉也會前來，見信須從速行事。」

贊標秋兒在甬道裏聽得出神，忽見那姓孫的倏的站起來，舉手一揚，一度白光把大燈打熄了，跟着聽到有人叫出：「鷂兒出竇，合字風緊！」兩人剛想竄走。不料背後壁間頓時裂開一度小門，裏面伸一隻手來向秋兒腰帶一抓，另一手提刀便劈；秋兒說聲「不好！」好字還未脫口，她巳迅速挺起胸來，跟着頭向後撞，這動作快同電光火石。背後的人冷不防有這一着，當堂被撞到滿天星斗，抓着秋兒的手仍不放鬆。贊標急躍過來救援，人未到劍巳先到，順手插進那人的胸膛，即時鮮血直冒。不料小門裏還有一個人伏着，見同伴倒下，便乘秋兒未轉身的一刻，伸出「吳鈎劍」斜刺過來，秋兒急來個鯉魚反身，吳鈎劍恰鈎住她的腰囊，她藉翻騰時轉身的力量，想脫出劍鋒的鈎纏，「裂帛」一聲，她的腰囊竟被劍鈎扯落，拖進門裏去。贊標連忙拉開秋兒，小門巳劃然復合，看去仍是一面牆壁。上文所說的舉動，從廳裏熄燈時起，直到秋兒的腰囊被扯去時止，都不過一刹那間的事。當這一瞥間的緊張過後，甬道各個窗口巳躍出幾個人來，走在前頭的正是那姓張和姓孫的兩人，手裏拿着朴刀直撲過來。秋兒嘩啦一聲抽出九節鋼鞭，迎風揮動，擋着姓張的漢子；贊標也揮動雙劍，迎着那個叫孫三哥的人，在甬道黑暗中殺成一片。

這時甬道的門大開，老道帶着一羣凶徒衝進，手裏拿着火把，紛紛舉起刀棍上前助戰，一時喊殺連天。秋兒不慌不忙，舞動鋼鞭，映着火光，像萬度金蛇。她一面敵着鐵臂猿張黑虎，一面掃向圍攻的人，生龍活虎般，鞭鋒捲到，那班兇徒的兵器便脫手飛墜；贊標使出「十八路細身劍法」，白光閃閃，孫昌着着招架。贊標留心對方的門路，竟和自己一家，怪不得幾着險招，都給他隨手解過去。回首看看秋兒，也只交個平手，知道一時難以取勝，又看到甬道上每個窗口，都有人持刀攔截，只有前門打開，老道站在那裏指揮，料難一同衝出。鐵臂猿殺得性起，把刀飛出迎面擲過秋兒，跟着一聲喊叫，竟施展「空手入白刄」的硬功，奔向秋兒。秋兒急將鞭尾向空際一圈，先把刀掃落，順手橫掃過去，那九節鋼鞭變了之字形，一路捲上。鐵臂猿身段靈活，左右跳躍，空着臂膀，一手搭着鞭尾，隨勢一扯。秋兒料不到他的臂膀竟能擋得住鋼鞭的威力，驟然給他一扯，覺得對方氣力沉重，看看便要脫手。猛然想起身上的廻旋飛刀，忙伸手探取，才曉到剛才腰囊巳給門裏的人鈎去，心內一急，鋼鞭便給鐵臂猿奪去。贊標見秋兒佔了下風，立刻雙劍一緊，回身躍到秋兒旁邊，展開「陰陽劍法」，前劍直攻向鐵臂猿，後一劍反手變成「鳳尾劍」式，擋着追前來的孫昌。正在殺得難解難分，忽見老道站到窗檽上去，向各人大叫：「合字打滾」！贊標和秋兒剛在危急當中，見張黑虎和各兇徒都虛幌一下便退後，走回老道身旁。秋兒想追前去，贊標把她一拉，正想覓路衝出。便見老道從火裏放出一團白烟，隨風滾來，漸漸散開，兩

人心知有異，贊標急摸出袖鏢來，已覺天旋地轉。望秋兒時，也如呆鶴一般，暗暗叫聲「不妙！」白烟已籠罩過來，老道叫聲「倒也！」兩人便都昏下地上，好似夢裏一般，動彈不得。

也不知過了若干時辰，謝贊標才醒過來，開目一望，自己和秋兒同樣綑在石床上面，手足牢牢地穿在鐵環，釘在石上，試將身子轉動，手足便被絞着，痛入心髓。看看秋兒，似乎受毒過深，還未甦醒。室裏四圍都是石牆，陰森如屠坊。忽然石門打開，有人持劍走下石級來，贊標急閉上雙目，詐作未醒。那進來的正是「鐵腿孫昌」，他巡視了一遍，又吩咐室外的人小心看守，然後離去。贊標知道已和秋兒陷入牢籠，生死都惟有聽天由命。

再說筆架山下的五舖墟，花背子在那裏設立一家客寓，這天來了一個少年人，說是廣州左侍衛派來的，有書交給張大爺和孫三爺。花背子問那少年人取驗過對牌，討過口號，又叫他取出文書來看過封套，正想收下來。那帶書的人說話十分伶俐，一派江湖口吻，稱他做花二爺。又說他是將軍府裏的人，剛調過來跟隨左爺的，今次差他到來，有事要面禀張大爺們。花背子不敢怠慢，便帶他往藏王廟去。那人對南路地方情形似十分熟識，沿路和花背子扳談，很快便熟落起來。花背子告訴他近來捉到兩個闖進廟裏窺探的叛徒，是給毒霧迷倒的，原來其中一人却是女子。那少年便說：「我來時左爺也交代過，如果拿到少林匪徒時，不要立時施刑逼供，要等卓木吉老爺到來，才好審問。」花背子見他說得這樣清楚，便當眞作他是將軍府的親信，心想交個這樣的朋友，將來也好倚傍。不經不覺間已到了廟裏，那人拜見過老道各人，當面呈上書信。張黑虎見這人由花背子親自帶上山來，以爲歷次傳遞信息的都是這伙子，便打開書來，仍然由老道念給他聽。書裏通知各人說：「現已探得青草和尚匿在七星嶺，不日卓木吉到來，便通告你們紋集的日期地點，一起前往圍捕。」信後又加上：「來人是將軍府親隨朱光祖，另有要事交他面陳。」幾個字。張黑虎和孫昌都深信不疑，便問他有什麼事禀告。少年跪下半膝來說道：「小的名朱光祖，左爺着告訴各位老爺，左爺因爲要親來七星嶺，不便張揚。如果日間拿到了匪徒，不論什麼人，都要等他消息，才好審問。」老道和各人聽了，便吩咐花背子先回去五舖墟，留朱光祖在廟裏住下，明天回信着他帶返左侍衛。當下又請孫昌負責看管石室裏囚禁的兩個匪徒，按下不表。第二朝，老道果然繕就回書，交朱光祖收好，又打賞了些銀子，着他趕程回去。

這個朱光祖不是別人，他就是黑面哪吒胡友德的弟弟胡繼祖，他本來在雷州海岸設了一家石灰窰作機關的，洪熙官和謝贊標刦庫銀時他就一直跟隨到了儋州。這次他化裝朱光祖，不但救了謝贊標、洪秋兒的性命，還把左承德要圍捕青草和尚及誘騙永春三娘的計劃探出來。所以後來少林中人在七星嶺設下陷阱，海幢寺活捉左承德，這是後話不提。

胡繼祖今次怎麼會化裝到來遞信呢？說來話長，自從謝贊標和洪秋兒夜探藏王廟，鷹眼彪候在家裏，見他們第二天早上還未歸來，知道了凶多吉少。便照着秋兒臨行時的吩咐，騎馬飛奔，取山僻捷徑趕到儋州海岸，找到了洪熙官等的秘密機關。恰值飛雲大俠、洪熙官、胡繼祖都在等候消息。鷹眼彪便取出謝贊標給他的玉環作表記，把兩人在抱虎嶺怎樣遇到了他，又怎樣夜鬥怪物，往探藏王廟未見返回的經過說出。飛雲等聽了，正想整裝出發，前往救援，又念謝贊標兩人在鷹爪子手裏，投鼠忌器。洪熙官見女兒未返，更是焦急。也是合該有救，這日胡繼祖的手下，在海康城外的黑店迷倒一個類似差役模樣的人，搜出一封文書來，不敢發落，便連人解到儋州的機關來，等洪熙官訊問。正值各人商議營救，還未想出善法。繼祖先把文書剔開，遞過飛雲閱讀。大俠看了，便計上心來，他當堂愁眉展開，對熙官道：「今次要救兩位姪兒，定要繼祖賢姪前往一行，如此如此，我們隨後趕上，便可保全兩位賢姪性命。」各人聽了，一時也寬下懷來。立刻把解來的帶信人救醒，審問一遍，果然和飛雲所料不差，是左德承遣送往藏王廟的。繼祖把他的衣服脫下，又繳了他身上對牌，問清楚了交信的地點和見面口號，知道了各樣詳情，記在心裏。飛雲對那人說：「我們留下你的性命，但如果你說的有一點胡塗，我們兄弟去到時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定教你全身的肉片片切出，死得辛苦。」那人更不敢半點亂道。當下熙官又仿書裏筆跡，加上兩行字，依舊封上，教繼祖如何說話，即日便由鷹眼彪引導，飛馬登程。飛雲、熙官兩人結束一番，從後趕來。

那時萬壽道人知道左侍衛不久便會到南粵來，恐防會阻止他煉追魂劍的工作，他便和鐵臂猿張黑虎商量，說現時煉劍的事物都已齊備，要即日開始設壇，張黑虎自然贊成。至於鐵腿孫昌，他在廟裏只是客人身份，而且他答應過老道和張黑虎負責看管石室裏的囚徒所以也管不了許多。

這一晚是老道設壇的第二天，五更時候，萬壽道人正踏上殿閣的台階，手拿桃木劍，焚符念咒，拜跪祭天。法壇點着七星燈，爐裏燒起降香，香烟冉冉上騰。台階上放着一個大洪爐，爐裏炭火燃得火焰熾烈，兩個小道童在旁加炭。洪爐上架一巨鼎，寶蓋貼滿了符籙，鼎裏便是追魂劍的胚胎，合着丹汞和盜來的不法東西，正在煆煉中。壇外忽然一陣強風吹過，跟着撒下沙礫，落到壇上，像撒豆一般。老道心裏暗念：「靈神要下降了。」突然七星燈也熄滅了，只剩洪爐裏烘烘的火光。

老道覺得詫異，舉頭一望，面前站着一個身軀雄偉的丈夫，手裏短劍直刺過來，老道一驚，側身閃過，立刻縱身壇下，口裏大叫「有賊！」一面繞着洪爐走避來人的劍鋒。兩個小道童已慌作一團，匍伏階上不能站起。大漢一手推翻了銅鼎，裏面溶了的金屬，都瀉到階上，老道給沸騰的溶鐵濺到身上，痛極便滾下地來。這時人影一閃，閣裏飛出一人，手中雙劍迎着大漢便剁，快同飛鷹襲擊，口裏說着：「試試孫爺的劍！」大漢一個「地下盤根」，身向地面一轉，短劍上衝，想刺向那人

下部。那人將身一騰，舉動矯捷，雙劍往下一擋，交起手來。那時閣裏又竄出一人，體巨如牛，執着單刀，想從後襲向先前的大漢。那料屋頂上一團白練衝落，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白鬚白髮，落下時雙刀翻騰，所以驟看似一匹白布一般。叮噹一聲和閣內竄出的人刀鋒一拚，火聲拚出；那人一抽身躍出圈子，喝道：「來送死的老狗子，通個姓名！」來人抱着單刀笑着回答：「鐵臂猿，枉你自號橫行大江南北的好漢，連你爺爺也不認得，今天你要喪在少林洪熙官的刀下了！」

鐵臂猿猛喊一聲：「難道老子懼你！」跟着又撲過來，登時刀光戰作一團，人影旋轉。那邊大漢對着孫昌，注意對方劍路，竟是少林派的手法，心裏便十分詫異。但見兩方劍光閃爍，不分高下。書中補敍，那大漢正是飛雲大俠，他和洪熙官到了抱虎嶺，便住在鷹眼彪家裏，等待胡繼祖帶來消息。第二天繼祖回來了，知道廟裏各人都被他瞞過，又看了回書，交鷹眼彪暫時收好。這天晚上，他們一行四個人乘夜到藏王廟來，飛雲和洪熙官先進去，繼祖往五舖墟拿捕花背子，鷹眼彪帶幾個獵戶伏在廟前等候。

飛雲迎戰當中，見閣裏又湧出十多人來，知道那些都是廟裏的凶徒，便不想混戰太久。只見他劍鋒一緊，向着孫昌迎頭劏下，他那短劍盤旋上落，如雪花亂鑽。孫昌也展開他的看家本領，一手抱劍擋在胸前，另一手持劍伸出，轉起身來旋轉如風車，下面一條腿也跟着踢出來，令到飛雲不敢逼近。這時閣裏竄出來的凶徒，已圍攻上來，刀鞭齊下。飛雲毫不畏懼，他一躍到壇上，將短劍上下翻騰，護着全身，那些凶徒站在壇下，仰攻得十分吃力。有些剛一逼近壇前，便給他飛出脚來掃跌尋丈開外。忽然有人喊出「合字退開！」飛雲舉眼一望，剛才被溶鐵濺傷的萬壽道人已不知那時走出來。這時，他手裏拿了一個黑皮囊，口裏呼着各人避開。說時遲，老道張開皮囊，立刻噴出一陣白烟，隨風飄來。飛雲見狀，連忙一扯洪熙官到他身後，自己也將短劍插回腰間。跟着屹立壇上，坐馬運氣，雙掌向面前一齊推出，轉動起來，快如風車，便有一陣陣旋風由掌心發出，直向火爐捲去。那洪爐上面的大鼎，剛才已給飛雲推翻了，現在爐火被風捲起，立刻燃着兩旁幢幡之類的東西。火隨風勢，直向那班人吹過去，皮囊裏放出的毒烟，也被一陣陣的掌風吹向老道身前。有幾個凶徒吸進了毒烟，先已倒栽下來。這時飛雲仍繼續運起內勁，集中兩臂，雙掌轉動得更速。洪熙官看到，馬上飛身上前，一脚踢翻了火爐，炭火傾出，一經吹動，便像一團烈火，夾着各物燃燒起來，火星四冒，直捲向老道身旁。鐵臂猿和孫昌見不是路，一躍後退，其他的人，一時也都豕突狠奔，但那裏躲避得及。一時台階上飛沙走石，火鴉亂衝，一些人的衣服立即着火。老道首當其衝，鬚髮先燒起來，跟着火團滾到，全身燒起來，倒地亂滾，也許他已是罪惡貫盈，竟一頭撞到地上的大鼎上去，立即腦漿迸裂，瞬已燒成焦炭一般。其他的凶徒，也是傷的傷，逃的逃。飛雲見鐵臂猿、孫昌兩人走進閣去，才停下手來，風勢便息。

原來剛才雲大俠展出的絕技，是北少林派有名的「旋風掌」。在今日科學昌明，說來似乎屬於虛誕，也許故事傳說過於誇大其詞，惟據武林流傳，習旋風掌的人，至少有三十年的苦練，到了內勁運用出神入化，才有掌風透出來。

閒話不提，且說飛雲 鐵臂猿諸人逃下佛閣，便從牆頭滑下，那處底下便是大廳。兩人搶進廳裏，見鐵臂猿正指揮兇徒，從新執起兵器分路截擊，飛雲大吼一聲殺入，聲震屋瓦，各無賴兇徒有些驚到刀戟脫手墜地的。飛雲熙官兩人，各揮刀劍，殺入人叢裏，劍光到處，兵器人頭，紛紛飛起，但見一團白光上面，無數斷劍折鞭，殘肢折臂，四散開來。飛雲隨手搶到一節軟鞭，直奔孫昌面前，洪熙官也給鐵臂猿迎着厮殺，兩人又交起手來。

這次雙方接戰，比剛才在閣頂台階混戰時更爲劇烈，大家使出全身功夫，拚個死活。剩下十幾個兇徒，眼見飛雲兩人像兩頭猛虎一般，不敢上前迎擊，只站在一邊虛張氣勢。飛雲此際拿鞭在手，如虎添翼，未够幾合，孫昌手上雙劍叮噹一聲，已給鞭尾纏住，正想回身一抽，把飛雲的鞭拉脫。不料飛雲另一手持了短劍，乘勢進馬刺來，危急萬分，旁邊鐵臂猿看到，馬上拋開洪熙官，從旁一刀撇過飛雲，解救來勢，飛雲連忙縮手，孫昌看在心裏正在揑一把汗，忽然飛雲雙脚飛出，疾如閃電，孫昌躲避不及，執着劍的手當堂中了一下，手掌一鬆，劍被抽起空間。原來鐵臂猿從旁救援的時候，飛雲一面縮手變招，底下雙脚隨起，因此，孫昌來不及避，手指痛入骨髓。飛雲本可乘機再加一鞭，把他擊倒，但念他的身形手法分明是同門路的，所以手下留情。便對他喝道：「我飛雲一生不殺失了抵抗的人，你快些拿過武器來見個高下！」孫昌滿面通紅，從窗口一竄便遁出甬道去。

孫昌被飛雲擊敗逃出大廳，心裏暗道：「原來他就是飛雲大俠，回憶十年前，白泰官主盟長江青帮時曾聚過義；又想起師傅徐元任臨終訓示，此生不可和少林中人對敵，此次非左侍衛路經武昌，邀自己出來帮助。我何不趁這機會，如此如此，助飛雲一臂，他日也好復見同門兄弟。」主意已決，便從秘道直向地窖前行，忽然面前有三個人從地道走出來，認得都是鐵臂猿平日招集的三山五嶽，一個名叫「推雲杵張達」，餘兩人是「趙四爺」，「馮術士」，都是地方惡霸之流。這時拿着武器奔往助戰，見了孫昌行來，便說道：「孫三哥，來得正合，地窖裏的兩頭狗子，沒人監視，這個責任交還你了。」孫昌正中心懷，應了一聲，忽忽走下石牢。那兩個看守的還以爲他到來巡查，不料他走到身旁，一脚一個，那兩個沒用東西便當堂倒地，孫昌再加上兩刀，即時氣絕。

謝贊標和洪秋兒被困了四天，見孫昌今次行動，出乎意外，看來又似來救自己的。只見他注視了他兩人被穿上鐵環的關鍵，跟着探手柱頂取出鎖鑰來，在關鍵處一開，隨即轉動，鐵環即鬆下來，每個鐵環分成兩半；那人又過來把鐵鍊扭斷，兩人立刻恢復活動。（以下轉入一〇四頁）

超人（一）

超人的故事

馬雲·文 黃白石·圖

疑幻疑眞難置信 神童原來是超人

章心波帶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歸途。他緊鎖着雙眉，彷彿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天色漸黑，那幢舊樓又沒有照明的樓梯燈，章心波雙足就像他的心情一樣，重逾千斤，一步一响的重重地敲在陳舊的樓板上。

將近七點了，他還沒有吃過晚飯，加上將近兩小時的奔跑，已經四十多歲的他，差些兒就支持不住，疲累得要倒下去。

他是一間商行的會計，上班時間雖然是朝九晚五，工作却往往令他非五點多鐘不能離去。今天爲了要向親友借貸，他特別向上司討了個人情，以便在五點之前見到他要找的親友。

但是見到了又怎樣？人家一個藉口，就可以將他推出門外去！

他有許多親友，要不是爲了妻子有病，加上二房東的嘴臉，他才沒有勇氣去找他們。

可惜，到頭來他還是一個仙也借不到，兩手空空的回家去！

剛踏進門口，就被二房東太太罵得狗血淋頭：「你以爲這裏是慈善醫院麽？你已經欠了我三個月的租錢，你老婆却日以繼夜的又咳又呻吟，吵得同屋的住客都快給你們迫走了！告訴你，今晚你再不清還我的欠租，明天你就要搬走！」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以前從未如此認眞而已。

章心波連望她一眼也不敢，垂着頭，匆匆避進自己的房間裏去。

躺在床上的余潔玉，勉强支持着身體坐起來，用一種無可奈何的眼光，瞪住她丈夫：「怎麽啦？」

章心波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慰他的妻子才好，惟有叫她儘管安心養病，其他事讓他去理好了。

二房東却在房門外仍然吵個不停：「別當我的話是耳邊風，你們明天是非搬不可的，我這間房已答允租給了別人，那對新婚夫婦後天就住進來，明天你們搬走之後我還要執拾一下！」

房間裏，夫婦二人黯然相對。

余潔玉的身體一向不好，斷斷續續的，已經病了好長一段時間，否則，就憑章心波那一份薪金，兩口子也總可以勉强生活下去。但是現在他們非搬不可，因爲除了欠二房東三個月的房租之外，余潔玉還給她丈夫帶來一個不知是悲還是喜的消息：她有了孕！

章心波已經四十三歲的年紀，正感膝下猶虛，要不是遇上眼前這困境，這該是個好消息，但是現在他只有感到百上加斤！如果不是因爲余潔玉有病而停服避孕丸的話，也許這件事還不致這麽快就發生。

章心波煩死了！

他的妻子却在旁安慰他：「俗語有道天生天養，目前我們環境不好，未必就永遠一樣的糟。人總應該有個希望，孩子就是我們的希望。錢借不到算了，反正借也借不了許多。如果要清還三個月的欠租亦所餘無幾，索性就搬到木屋裏去吧。契娘早已叫我們搬過去跟她一齊住。這樣你上班雖感不便，但起碼我們可以省下點錢，等待孩子出世，到時一定還有許多錢要用的。」

× × ×

木屋雖然偪促一些，但郊區的空氣總比市區清新。加上有契娘的照顧，余潔玉的健康竟然逐漸好過來。

大半年左右，余潔玉因早產而進了公家醫院。章心波在極度担心中足足等了整晚，護士突然傳來噩耗：余潔玉因難產而死去！但腹中的男嬰，却安然誕生了。雖然只有六磅重，不過還算健康趣緻。章心波一點也不高興。

× × ×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一個陪伴着自己已有十多年的妻子一旦離開了，新生命即使更可愛亦難以彌補。

章心波陷於極度痛苦之中。

× × ×

余潔玉雖然死了，但她的契娘六嬸並不因此而冷落章心波父子二人。相反，六嬸却把這小生命視如至寶。

事實上在這一段艱苦的日子裏，他們已是一家人。章心波把六嬸當作自己的親娘一樣。

六嬸已是花甲之年，無兒無女，把章氏父子視作兒孫，老懷亦可告慰。

章心波爲了兒子的未來，還是做着那一份入息不多，枯燥乏味的工作。

他替兒子取名章日明。一直以來，他總覺得自己活在黑暗中，希望這兒子出世後，不久即可重見天日，前途大放光明。

那天晚上，章心波爲了參加一位同事的喜宴而夜歸，豈料未返抵家門，已經嚇得一跳！

在山脚下往上望，山上忽見火光熊熊。再定神看清楚，那兒正是他居住的地方——六嬸那一間木屋。

木屋區大火已是常見的事，奇怪的却是未見有人因此而驚惶走動。

究竟是否自己因喝了一點酒而眼花？

想起了木屋中的兒子和六嬸，章心波以跑步的速度急急往山上衝！

但是當他接近那間木屋時，一切似乎並無異樣。他惟有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能今晚酒喝得太多了。

章心波放輕了手脚，開門入內，怎料到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聽到了一陣吆喝之聲：「滾！快給我滾！不要動他，否則我殺死你……」

他認得那聲音正是六嬸的，而且充滿了怒意！

跟住他又聽到了兒子的啼哭之聲！更加嚇得有些手忙脚亂。

他以爲家中又發生了什麽變故，急忙亮了燈。

但是，六嬸正睜着朦朧睡眼，自床上爬下來，替孩子調配奶粉。

章心波四顧屋內，除了他兒子的啼哭聲之外，一切如常。沒有火警，也沒有陌生人闖入來，爲什麽六嬸剛才却吆喝着？

他終於忍不住追問六嬸。六嬸一邊給孩子餵奶，一邊苦笑道：「可能是我剛才發了一個噩夢，我夢見一個醜陋的男子，站在床前，我怕他意圖不軌，所以叫了起來！」

六嬸說到這裏，面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她很認眞地回憶着說：「不過說來也奇怪，今晚已是第三晚了。怎麽可能連續三晚發着同一樣的夢呢？」

章心波道：「可能你日間太辛苦了。因爲你太關心這孩子，所以你才會這樣。其實也眞的難爲了你，自從潔玉不幸去世之後，要不是有契娘你帮我，我早將這孩子送到孤兒院去！」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拍門！

拍門聲拍得又急又响！孩子剛喝光了那樽奶，又給這聲音嚇得啼哭不已！

章心波以爲剛才孩子的哭聲吵醒了隣居，所以引來指責。豈料門開處，却湧入一批警員，有軍裝，也有便衣警探，他們口口聲聲要搜查。

章心波和六嬸都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警方人員却老實不客氣，在木屋內內外外，翻天覆地的，搜個不休。

一名警長向章心波警誡：他們懷疑這木屋是一處製毒機關，因爲隣居們投訴說這兒連夜有火光透出去。

章心波和六嬸都感到莫名其妙。不過提起那火光，章心波又不自由主地想起他在山脚下目睹的情形，當時他只以爲火警。想不到現在竟然還有人以爲是製毒機關呢！

結果警方搜，大半晚亦無結果。惟有收隊回去。

翌日一早，却有一名隣居過來問六嬸：「那個穿得怪模怪樣，渾身發火的人是你的貴親？」

六嬸四下裏張望，一邊反問：「你說的到底是誰？」

隣居於是說出昨夜她目睹的怪事：她見到了一個穿着太空飛行裝束的人，身上閃閃生光，曾經進入六嬸的木屋裏來。

六嬸以爲她指的可能是警方人員，因爲昨夜警員也來過了。但隣居却强調那是凌晨三四點之間的事。當時她對被一陣光綫刺目，從夢中紮醒。於是她由窗口望出去，就看見那奇裝異服的人。

那人曾進入六嬸家中。此後到底何時離去，她因爲繼續睡覺，所以未加留意。

六嬸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她認爲隣居只是做夢而已，否則她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後來她將此事對章心波說了，章心波也覺得有些古怪。首先是他目睹的怪火光，繼而又是警方的騷擾，再加上六嬸的夢境，最後就是隣居們的投訴。幾件事都似乎來得突然。到底這背後又有些什麼古怪的事情？六嬸思想較爲保守，以爲是她的契女余潔玉陰魂不息，惦念着兒子，因而回來作祟。於是叫人買備香燭衣紙，準備拜祭一番。

但是章心波却認爲鬼魂不可能如此生猛。

經過了六嬸的一番拜祭之後，章心波仍然斷斷續續的聽到隣居的投訴，都是與火光和怪服裝的「半夜怪客」有關。

他們常常在半夜時份見到一個穿着奇

裴異服的人出入六嬸的木屋。有時又見火光熊熊。但奇怪的是：六嬸和章心波就什麼都見不到，亦無所覺。

事情就這樣過了一年多，章心波的兒子章日明，竟然長大得比一般嬰兒爲快；人家三歲才學行，他只有歲半已經會走路了。

章心波很開心，也很担心。他曾經請教過兒科專家，但專家也認爲這只不過是十分例外的個案而已。有些嬰兒先天足的，骨骼也硬，自然會較早學會走路。做父親的根本不必大驚小怪。

章心波本來對這兒子多少也感到有些痛恨，因爲有了他才失去了妻子余潔玉。但是日子沖淡了內心的哀傷，時間令他對兒子有了一份深厚的感情。

另一個原因可能有多少迷信，那就是章日明出世後，他在工作上十分順利，目前章心波已位居會計主任的要職，薪金自然也加了不少。

豈料一個晴天霹靂！章心波竟然要吃官司。

他工作的公司有個保險箱，經常有一筆數目頗大的現金存欵，一向相安無事，最近那筆現金突然不見了。經報警調查，他最可疑，因爲鎖匙不但由他管，保險箱亦到處留下了他的指紋。

結果章心波在法庭之上，百詞莫辯，終告入獄。

章心波入獄後，六嬸自感徬徨，因爲她早巳失去了工作能力，家中一切開支，只靠章心波那份工作的收入。如今人已在獄中，怎麼會有收入？加上章日明兩歲未到，以後的生活也不知道怎麼過。

六嬸年事已老，但爲了養活孩子和她自己，她仍得四出找工作。可是，像她這把年紀，試問還有什麼工作可以適合她做的？

工作是找不到了，却有個不速之客找上門來。那是以前住在木屋區裏的洪發。但最近已很少見到這個人。

洪發笑臉迎人，還購備了禮物，實在令六嬸有些意外。因爲在此之前，他們素無來往。不過彼此既是隣居，當然也互有認識。只是已有好久不見。

洪發收起臉上的笑容，瞪住床上的孩子嘆一口氣：「孩子命眞苦啊！也虧你老人家獨力去撫養這孤兒。以後你有些什麼計劃？」

六嬸苦着臉：「我這把年紀，即使我肯做，相信也沒有人肯請我吧。何況我去工作之後，試問這孩子又叫誰來理他？」

洪發大表同情地說：「所以我也替你担心。爲將來設想，你也得想想辦法，例如把孩子送給別人，或者可以賺回多少錢給你養老呢！」

「嗯！你的意思是——」六嬸彷彿聽出了弦外之音。

洪發坦白地說：「老實說吧，我很喜歡這孩子，如果你沒有意見，我打算將他收養。」

六嬸這才明白，對方是有備而來。並非只是探訪那麼簡單。

但是有兩件事六嬸不大明白：第一，洪發似乎從未見過這孩子，又怎會喜歡他？第二，洪發的近況，她根本不了解。她只知道洪發年約半百，他也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兒子，爲什麼他還想養多一個孩子？

因此六嬸想想就說：「洪先生，你也明白，孩子是人家的。而且你已有了一個兒子，難道你不怕負累麼？」

洪發笑道：「人結人緣，不知怎的，我見了他就喜歡他。至於他父親方面，我想，將來你要交代也容易。老實說，目前這環境，你怎樣做也沒有人怪得你吧。」

六嬸仍然堅持要徵求章心波的意見。

洪發願意等她消息，同時告訴她：他可以給她一萬元作爲代價。

洪發約定過兩天再來找她。

離開六嬸的木屋之後，一名年青人立刻走到洪發的身邊，問道：「怎麼啦？她肯嗎？」

洪發反問年青人：「你有沒有認錯？可就是他？」

「不會錯的，他一定是外太空人的化身。」年青人說。

原來那個年青人正是洪發的兒子洪文昌。

洪發父子二人就住在山脚下一幢洋樓上層，與山上的木屋遙遙相對，因此洪文昌在他的睡房窗口，可以望見六嬸那間木屋的情形。

洪文昌有一晚半夜裏突然被一陣光綫吸引，走到窗前張望。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當堂嚇了一跳。

當初洪文昌也以爲自己眼花，但再拿來望遠鏡，仔細看清楚，那奇裝異服的人，的確是發出一種炫目的光綫。洪文昌平時對「UFO」已經非常有興趣，此刻更不肯放過。於是晚晚都在那裏等候，希望有進一步的發現。終於他目睹一名嬰兒一再被人在三更半夜帶走。

有一天日間，他親自到木屋去觀察，發覺六嬸和那嬰兒都在屋子裏。洪文昌很奇怪，爲什麼他晚上見到嬰兒被抱走，而六嬸却一無所覺？屋內只有一個嬰兒而已，並無第二個。

終於他找到了一個答案：嬰兒一定與外太空生物有關。那奇裝異服的人一定是外太空人，嬰兒只是他們的化身而已。

太空人晚上趁住六嬸入睡後將嬰兒抱走，可能在天亮之前抱回來。但那時候也許所有的人盡在熟睡中，所以洪文昌沒有看見他們回到木屋裏去。

以後一連幾晚，洪文昌再見不到這情形。

洪文昌左思右想也想不到其中道理。

最近他知道六嬸有困難，便決定做一次試驗，作爲一種投資。他將主意告訴他父親洪發，也表示這是一個好主意，如果一切盡如理想的話，他們這筆錢一定花得很有價值。

洪發是一個撈家，他所賺的錢都不是正路得來的。洪文昌却是他唯一的兒子。自從中學畢業後，便無心升學，也找不到工作做。整天看一些有關外太空生物的書籍，他百份之一百相信這宇宙間有着比人類更具智慧的生物。所以對連夜以來目睹的怪事，也曾作過分析。於是將自己的主意告訴他父親。

現在洪發聽 六嬸的語氣，也有九成把握，只是担心獄中的章心波反對。

父子二人靈機一觸，決定搶先到獄中去探章心波。

× × ×

章心波的罪名是虧空公欵，但只有他自己明白，這是寃枉。正如他對人說：如果他有那十多萬元，現在就不必爲兒子和六嬸的生活担心了。

洪發父子算得是「雪中送炭」，章心波儘管不認識他們，但聽說是隣居，也感到一陣陣溫暖。後來聽洪發要代他撫養小兒子章日明，更爲之感激流涕。但章心波却要六嬸親自來證明他們的隣居身份然後才肯答允。

洪發父子二人探望過章心波之後，已是心中有數。

他們回去說服了六嬸。六嬸因爲與洪發是舊隣居，又知道他早幾年已發達，遷離了木屋區，所以覺得把孩子交給他，心裏也安樂些，最少孩子也不必吃苦。

在章心波這方面，他因爲牽涉數目太大，十多萬元的賍欵，至今下落不明。他却被判囚兩年。

他心有不服，却又無可奈何。甚至獄中的黑人物也以爲他手上有一大筆錢，常常軟硬兼施地哄他，弄得章心波爲之啼笑皆非。

章心波担心黑社會以爲他有賍欵收藏在六嬸家中，所以趁住六嬸來探監，除了答允將孩子交給洪發寄養之外，還叫她自己小心應付。

自此之後，六嬸暫時可以舒一口氣了，最少像她這把年紀，不必再三更半夜起來服侍孩子。

相反，洪發父子却因爲章日明這小生命而忙個不了。尤其是洪文昌，他更加忙於替章日明作種種檢驗 他發覺這孩子的確很特別。

章日明的脈搏跳動以及心臟，都異乎常人；那雙小眼睛，烱烱生光，簡直令人不敢直視。更奇怪的，是他竟然有牙齒，也開始牙牙學語。但一計時間，章日明應該未足兩歲呢！

洪文昌早已懷疑他是外太空生物的化身，因此他決定將章日明送到醫院去，作進一步的檢驗。

× × ×

醫院裏的「X」光室，有洪文昌認識的醫生和專家們。大家的視綫都集中在儀器之上。

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無限的驚奇，因爲那「X」光機根本無法可以替章日明透視。

起初他們還以爲儀器壞了，但經專家一再較調，證明他們的「X」光儀器一切正常。於是，專家又再動手將一些機掣校正！

突然之間「蓬」的一聲！儀器紛紛冒出了火花，嚇得在塲的人手忙脚亂！

室內濃烟密佈，情況一片混亂！

章日明赤條條的在「X」光儀器的鏡頭之前，表現得出奇的冷靜。可惜這時候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因爲儀器洩電，處處失火，各人正忙到不可開交！

洪文昌後來想起那小嬰兒，急忙衝了過去！

但是，章日明却不知所終！

洪文昌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冒此濃烟，四下裏搜索。但仍然不見那孩子的下落。

洪文昌終於被迫，找到街上去！因爲室內的濃烟已令他無法久留。

豈料到了街上，却又令他大大地吃了一驚！

街上圍了好一些人，他們像看街頭表演一樣，正包圍着一個年青人。

那年青人以一幅布圍住了下半身，樣子顯得極之尷尬。

洪文昌定神看清楚，他似乎就是章日明。但是章日明只是一個未足兩歲的小孩子，怎麼可能在剎那之間變得如此高大？

洪文昌猛然想起一些十分微妙的事：到底「X」光的透視，會不會令到一個外太空生物突然發生變化？然則，他肯定就是章日明。

他試叫了一聲：「日明！」

那年輕人竟然回過頭來，望住他。

這時候，街上忙亂成一片，因爲醫院起火，有人正忙於救火！

這些看熱鬧的人羣，却以好奇的目光瞪住年青人。

年青人情急之下，却洒開了大步衝過了人羣。他一直朝住街口那邊奔跑過去！

突然有一名軍裝警員，匆匆趕到現塲，連聲問道：「誰？誰敢在這裏裸跑？人呢？」

洪文昌並沒有理會他，尾隨而去，希望可以追上那可能就是章日明的年青人。

但是，年青人雙腿彷彿車輪一般，走起路來實在快得出奇。眨眼之間，他已去得老遠！

洪文昌萬二分焦急：他担心失去了對方的踪跡，立刻揮手截停了一輛街車。

街車司機聽了洪文昌的吩咐之後，也只是僅可見到那年青人的背影！他剛好在前面拐彎！

當街車駛至那處路口時，年青人已不知去向！

洪文昌心有不甘，願付雙倍的車資，要求街車司機將車子在附近兜圈子，希望可以找到他要找的年青人。可惜找了大半天，還是徒勞無功！

× × ×

六嬸正在木屋裏吃晚飯，突然來了一個年青人，還叫了她一聲：「六嬸！」

六嬸吃驚地回過頭來：「你是誰？」

「我是章日明。」那年青人只有下半身圍了一幅白布，那是醫院裏的物件。

六嬸以爲見鬼，又以爲在發夢。

她吶吶地，瞪住對方：「你……你是日明？」

「是的，慢慢我再向你解釋，先給我找一套衣服。」年青人說。

就在這時候，門外傳來一陣人聲：是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他們正朝住六嬸的木屋走過來！

六嬸於是回頭望望年青人，年青人有些着急。

年青人問六嬸：「這裏有後門嗎？我實在不想見這兩個人。等會兒請你打發他們走吧！」

六嬸一時手忙脚亂，她還來不及回答，門外已有人敲响了門栓。六嬸故意慢吞

吞地問：「誰啊？」

年青人這時候已由後面的窗口爬了出去！

六嬸過去開門，門外出現的果然是洪氏父子二人。他們進了木屋之後，放眼四望，顯然想找人。六嬸先發制人：「你們幹什麼？我那寶貝孩子呢？你們有沒有請個褓姆看管他？告訴你，千萬別教我難做，因為孩子是人家的。心波不久就要出獄了。」

洪發道：「你放心吧！我們對他也是如珠似寶的，只是不知怎的……」洪發望望他的兒子洪文昌，忽然說不下去。

洪文昌立即接着說：「六嬸，剛才有沒有個年青人到這裏來？」

「什麼年青人？」六嬸反問道，「你們可不是說日明吧？」

洪文昌也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他說：「難道你見過日明那孩子？」

六嬸苦笑：「日明還未够兩歲，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你別開玩笑了。」

洪文昌想了想，覺得這件事已發展到這個地步，也無須再隱瞞了。於是他對六嬸說：「日明已失踪！」

六嬸故意吃驚起來叫道：「你們怎麼攪的？」

洪文昌把醫院中發生的怪事說了出來，然後又正式對六嬸道：「我們一早已懷疑他不是一般人類，所以我們才想辦法從你手上得到他。但是，想不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子。如果你再見到他，記得通知我們，否則你可能後患無窮。」

六嬸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什麼後患無窮？」

洪文昌道：「你這把年紀，一定也聽過鬼怪的故事吧？老實告訴你，他可能是個鬼怪。但我們有辦法對付他，你就未必有辦法。所以你一定要通知我們。」

六嬸也真的有些害怕起來！

她想了想，幾乎要把剛才的事情說了出來。但回心一想：這對父子也太狡猾，為什麼不早些聲明？到了現在才對她說了真相。

她故意喃喃自語地說：「如果心波知道，一定難過死了，怎麼會生個妖怪？」

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最後只好走了！

六嬸目送他們下了山，將木屋大門掩上，回頭已見那年青人正由後窗爬回屋子裏來。他一邊又對六嬸道：「你不要相信他，我不是什麼妖怪，你放心好了！」

六嬸半信半疑地瞪住年青人：「你真的是日明？」

年青人很認真地說：「六嬸，我不會騙你，我真的是章日明，我爸爸叫章心波，否則我又怎會回到這兒來？」

六嬸怔怔地瞪住年青人：「你怎可能有這麼大？日明還不足兩歲呢。」

年青人道：「我也不能向你解釋，是X光透射把我弄得這樣子的。但目前我們要解決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設法把爸爸救出來。」

「你有辦法救他？」六嬸實在也很關心章心波。

「試試吧！」年青人又說：「我們欠你太多了，六嬸，以後我一定要令你好好地生活，吃的是安樂飯。」

六嬸感覺得到他的聲音是那麼的親切，也難免有些感動起來。

本來她無法相信這事實，一個兩歲未到的嬰兒，怎麼可能一下子變成這樣子？眼前這年青人看上去也有二十左右了。

但是他細看他的輪廓、面貌，又分明是章日明的模樣兒。六嬸也不得不暫時相信下來了。

於是她一邊取出章心波的衣服讓章日明更換，一邊跟他商量如何去把他父親救出來。

在另一方面，洪發父子二人返抵了家門。

洪文昌心有不甘地，又站在他睡房的窗前，舉起望遠鏡，瞭望着六嬸那間木屋的情形。

由木屋的窗口望入屋去，洪文昌當堂呆住了！

洪文昌把他父親叫來：「我們剛才被六嬸騙過了，你瞧！他躲在裏面呢！」

洪發原有一套計劃，父子二人要好好的利用章日明，因此他們在這剎那間，心裏既生氣，又興奮。令他們生氣的，自然是因為六嬸存心欺騙了他們；令他們興奮的，却是他們不但找到了章日明，還親眼看見了令人驚奇的奇蹟——章日明竟然在眨眼之間長大成人了！

洪發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他悻悻然對他兒子說：「你小心監視住他，讓我先出去撥個電話，我有更好的辦法會令那小子聽我們的話。」

洪發跑到客廳去撥電話，只留下洪文昌在房間裏繼續用望遠鏡監視。

木屋那邊，六嬸以萬分驚喜的心情，瞪住章日明。

章日明不但體型長大了，連思想也變得十分成熟。

他對六嬸說：「你一定餓了，讓我下山買些東西給你吃。晚上，我們偷偷進監獄裏去把爸爸救出來。」

六嬸忙道：「不！洪發父子現時正在四處找你，還是讓我去買，你在這裏等我好了。」

六嬸於是獨自下山去！

豈料只到了山脚，就有人從路邊撲了出來，二名大漢不由分說，將她掩咀、抬脚，推進一輛早已預備好的汽車裏。

六嬸連看也沒有看清楚那是什麼人，車子已開走！

× × ×

「閣閣閣！」門外有人敲門。

洪發父子來了，屋內的章日明還以為是六嬸回來，忙去開門。當他發覺不是六嬸時，忙着又想把門重新關上，却給洪發一手推住！

章日明與洪發僵持之間，有如角力一樣，很快已分出了勝負！

「轟隆」一聲！洪發身不由主地急急倒後，飛跌出去，那木屋的門頓時也飛脫了，將倒跌在地上的洪發壓住。痛得叫了起來。

洪文昌見狀既驚亦喜。

他驚的是章日明狂性大發！喜的是他的估計沒有錯；章日明果然是外太空生物的化身，否則又怎麼會產生種種無法用常理去解釋的現象？

事實上章日明也很吃驚，他固然不想落入洪氏父子二人的手上，也担心無意之間傷了洪發。

章日明因此呆在那裏，動也不動！

洪文昌看見他沒有進一步行動，於是對他說：「我們從六嬸口中，知道你很孝心，想救你爸爸出來，是不？」

章日明怔了一怔！他似乎明白了，六嬸去了這麼久，原來已落入洪氏父子的手上。

洪發推開門板，拍拍屁股走過來：「你想六嬸安然無事，千萬別再魯莽，否則我們大家都沒有好處。」

章日明問道：「你們要將六嬸如何處置？」

洪發道：「你乖乖的聽我們的話，保證六嬸平安無事。」

洪文昌道：「你想到監獄去，我們可以帮你。其實老早我們已看中了你。我們合作，你會有許多好處。最少我們對一切環境都比你熟識。所以你最好聽我們的話，切不可再動粗！」

章日明怔怔地望住他們，却不作聲。

洪發道：「我們合作，對你無害，只會有益。但如果你與我們作對，不但六嬸性命難保，你也救不到你獄中的爸爸。」

洪文昌看見章日明軟了下來，心裏有數。

他們一齊回到木屋裏，平心靜氣地坐了下來。

洪發道：「你爸爸是因為錢而被捕入獄的，所以目前我們就要合作去找更多更多的金錢！」

章日明吶吶地問：「你們到底要我怎樣？」

洪文昌道：「只要你好好的聽我們的話，我保證你有許多好處，例如我們可以帮助你救你爸爸出來，還可以讓你見到六嬸。」

「對了。」洪發在旁也說：「你聽我們的話，對大家都有好處。現在你先跟我們回去，其他事慢慢安排好了。總之以後你過的將會是好日子。」

章日明無可奈何，惟有跟隨着洪氏父子下山去！

洪文昌沿途對章日明照顧周到，尤其是過馬路的時候，更怕他被撞倒；街上車多人又擠，章日明好奇心又重，左張右望的，十足大鄉里出城。

儘管洪文昌小心翼翼，但仍然出了意外。

當他們橫過馬路時，洪文昌看見行人道上亮了紅燈，正想示意章日明停止前進，無奈他已跨步向前。而大路上的汽車，却急急掠過。

洪文昌固然來不及阻止章日明，洪發因為走得較急，也嚇得額角冒汗。

章日明當時正走在行人斑馬綫之上，看見一輛私家車朝住他衝來，急急又走前兩步；豈料另一列行車綫的一輛車子又一掠而過。

換句話說：章日明這時正處於馬路中心，位於兩列汽車的中央夾縫處。

向前固然會被撞死，後退也一樣會被輾斃。

洪氏父子二人站在路邊，看得心驚胆戰，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轟隆轟隆」的，一連响了幾聲巨响！街上的車子撞作一團。

章日明呆若木鷄，站立在馬路中央。有些司機正指住他破口大罵！也有人直瞪瞪的望住他，顯得無限驚奇。

所有西行的車輛被迫停止了前進，幾輛車子撞得亂七八糟。

有人見到章日明在進退失據之中，用手推翻一輛正由他前面駛過的汽車，因此連累後隨的汽車紛紛連環碰撞。

一個人怎麼可以憑一雙手將一輛正在行駛中的私家車推翻？因此也難怪有些人被嚇得張開了咀巴！

被牽連的大小汽車，最少有五六輛之多。因此，如果要賠償的話，相信這數目可也不少。

於是，洪發父子二人急忙走到章日明身邊，低聲催道：「快走！你闖下了大禍了！」

章日明也被人罵得十分難堪，惟有跟着他們逃走！但是有一名司機心有不忿，在後面苦苦追來！

當初還是三人併肩逃走，但走得幾間舖位左右，已形成了「品」字形，章日明獨個兒走在前頭，只留下洪氏父子二人跟在後面。

章日明雙足彷彿裝上了一副馬達，一陣風似的，轉眼已在街口彎角處消失；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已拚命往前跑，可惜還是無法可以追得上他。

在撞車事件中受到損失的一名司機，仍然心有不甘地追上來。

洪氏父子目睹章日明在那處橫街拐了彎，也跟在後面轉進去！那名司機也尾隨而來。

但是，那司機剛轉了那個彎角，立刻被二名大漢攔住去路！原來他們正是洪發的二名手下。其中一人狠狠地問：「他媽的！你想怎麼樣？想打刦還是想打架？」

司機好漢不吃眼前虧，惟有賠個不是，回頭走！

洪發與洪文昌父子二人悄悄舒了一口氣。

洪發回頭問他的手下：「看見章日明在此走過嗎？那小子已長大得像文昌一樣高大了。」

洪發二名手下神色怪異地，望望上面，又用手作勢道：「較早時我們看見一個年青人匆匆由此走過，就在前面，他竟然像直升機一樣往上飛……」

洪氏父子十分明白他們的心理；二名大漢一方面要對主人交代實情，另一方面又担心他們的主人不相信他們的陳述。

其實洪氏父子不但沒有懷疑，內心還有着莫名的興奮。因此，洪文昌急急追問：「你們見到他飛上了那一處天台？」

洪發二名手下於是指住一幢舊樓：「我們看見他雙臂往上一伸，人也像火箭一樣升了空！然後在那兒失了踪影。」

一千人等於是匆匆登上了那處天台。

但是，那處舊樓天台之上，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那是一幢只有四層高的舊樓，左隣右里却是一幢十多層高的新樓。就在那幢新

樓的七樓一個窗口，有人聲傳出，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洪發等人仰首上望，只見窗口隱約有人正在口講指劃的。洪文昌立刻意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對各人說：「他可能就在那裏，快些跟我上去看看吧！」

× × ×

較早時這座大厦七樓一個住宅單位，浴室內有一位少女正在洗澡，突然見到窗外出現了一個人影，當堂嚇得花容失色，揚聲大叫。

這一叫，立刻驚動了屋內的人，紛紛趕來查看。

在窗口外面出現的人正是有如驚弓之鳥的章日明。

章日明第一次發覺自己會飛，是在六嬸的木屋裏。當時洪氏父子找上門來，日明在焦急中想爬出窗口去，豈料雙臂剛伸向窗外時，人也輕飄飄的騰空而起，竄出了屋外去了。

不久之前，他被人追得緊，在橫街轉角處，情急智生，急忙又將雙臂往上直伸，身體竟然有如火箭一樣，往上升了上去。剎那間，地球好像沒有了地心吸力。

章日明登上了那幢舊樓的天台之後，倚住欄杆，俯首下望，看見仍然有人追來，情急之下，於是又再往右隣一幢十多層高的大厦飛去。

他無意偷窺那少女出浴，但美色當前也總難免多瞥了一眼。這也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那浴室對面並無其他高樓大厦，所以那少女事前絕未想到會有人「偷窺」。她那麼一聲驚叫，立刻引來家人的關懷，紛紛趕來查看；但窗外根本無立足之處，又怎麼會有人出現？

正當這家人議論紛紛之際，突然有人拍門；來者自稱警探。

據說他們正在追捕一名刦匪，又說有人目睹他剛由窗外爬了入來。這一家人才相信少女所言非虛。

但是，這住宅單位之內，所有窗口都加設了鐵枝構成的窗花。所有窗花都是完整無缺，自然也沒有人能由外面入來。

於是那四名自稱「警探」的人，心裏有數，匆匆退出了屋外去。

他們當然不是什麼警探，只是洪發父子和他們的二名手下而已。當時他們也以爲章日明躲到這裏來，但後來聽了屋內人的述說之後，洪文昌一邊吩咐二名大漢分別到這幢大厦的前後門把守住，一邊偕同他父親洪發到天台去。

天台上也見不到有人。洪發有些失望了。

洪文昌見到水箱後面有人影閃動，於是揚聲道：「章日明，不要再逃了，我們是你最忠心的朋友，難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嗎？」

天台水箱後面，果然有人站了出來，他正是洪氏父子要找的章日明。

洪發大喜：「眞是奇蹟！你的確了不起！」

洪文昌道：「跟我們走吧，你已平安無事，只要有我們在你身邊，一切困難將會平安渡過。」

章日明猷住了一陣，終於跟隨洪氏父子離去。

豈料剛落到樓下，洪發見到他的一名手下岑炳正被一名警員盤問。站在一旁的正是那名被岑炳恫嚇過的司機。分明是司機心有不忿而報了警。

洪發担心自己的手下被警員抓去，立刻對章日明低聲道：「快去將那警察打發走吧，那是我們的人。」

章日明於是由大厦裏面走出門外，豈料那不甘損失的司機見了他就指住他對警員說：「他就是一手造成交通失事的罪魁禍首了。」

章日明沒有理會他們，只對洪發的手下岑炳道：「你快些走吧。」

豈料警員對章日明道：「請你也跟我走。」

章日明轉身就走。

警員喝住他，隨即對他採取行動。

「放手。」章日明道，「否則我不客氣。」

警員立刻替他加上了一副手鐐，但是，章日明雙手一分，手鐐變成了廢鐵。

那警員和司機都看得呆住了一陣。

章日明這時看見洪發父子等人已悄悄地乘機溜出了大厦，朝住街口那邊走了過去。

章日明並非關心他們，只是想救他父親和六嬸；萬一跟洪發父子失了連絡，此後又不知道怎辦了。因此，他也加速脚步想追上去。

但是那警員職責所在，又怎可以目送他安然地離去？一聲吆喝，立即拔出了警槍。

「站住！否則我開槍。」

章日明回過頭來，警員追了上去。

他們面面相對！章日明萬二分焦急，他怕失去了洪發父子二人的下落。

章日明情急之下伸手奪槍。

警員手急眼快，「砰」的一聲！開了一槍。

但是，子彈竟然自章日明的身上滑開去了；章日明却担心自己會受傷，仍然將手槍奪了回來，用力一扭，手槍槍管彎曲了。

警員嚇得猷在一旁！他目睹章日明逃向街口那邊，却不敢追。

洪發父子等人，這時正登上一輛房車，那是洪發一名手下開過來接應他們的車子。

洪文昌看見章日明跑步追來，也開着車門，等他上車，然後才吩咐司機匆匆離去。

× × ×

正當洪氏父子等人的房車朝住郊外飛馳而去之際，只見公路上佈下了鐵馬，警方在那兒設下了一個臨時檢查站。車上各人登時呆住了。

「怎麼辦？」洪發問他兒子。

洪文昌想了想，對章日明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落入他們的手上，否則我們就無法去救你爸爸了。」

章日明朝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隨即對洪氏父子說：「等會兒如果他們要截住我們，你們見機行事，立刻開車逃走，不要理會我；我自有辦法擺脫他們。」

洪發等人也知道章日明有的是辦法，自然相信他的話。於是叫人開車過去。

候在警方臨時設立的檢查站的警方人員，離遠見到那輛房車不知何故慢了下來，首先已起了疑心，如今他們與市區總部用無綫電話連絡過之後，知道警方要追緝的車子正是這一輛，因此立即有警員揮手示意，令那房車停下來。

車內五個人絕無反抗意圖。

章日明首先落車，一位警官俯首彎腰，想叫車內其餘四個人也出來。

就在這剎那間，章日明已跨上了一輛電單車，朝相反方向逃去。

公路上雖然架了鐵馬，但警方人員所乘坐的大小車輛，分別停在路旁。其中有一輛電單車剛由一名交通警員開到現場，連馬達還開着未熄，章日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那輛電單車開走。

其他警方人員見狀，紛紛駕車追逐，同時亦有人開槍射擊。

就憑現場上各人肉眼所見，警方人員最少也擊中了章日明背部三槍。

但是他不但未見倒下來，電單車反而越開越快。

由於警方人員的注意力集中在章日明身上，冷不提防，便給洪氏父子那輛房車突圍而去。

洪氏父子等人的房車開向郊外；章日明的電單車則朝相反方向飛馳。

警方人員追了一程，只見章日明突然又把車子開上一處山坡，抄小路逃走。大型警車因此無法開上山，只有電單車才可以衝上去。

警方人員一邊追，一邊開槍射擊，可惜子彈對章日明來說，似乎毫無作用，他的電單車轉眼已開到山後一處叢林去了。

幾輛警方武裝人員的電單車，紛紛包圍過去；但是，當他們到達那叢林後面時，只見那輛被搶走的電單車打橫擺在地上，却未見章日明的踪影。

所有趕到現場的警方人員都感到無限驚奇，心想章日明一定逃得不會太遠，於是紛紛分頭展開搜索。他們迅速將那一帶叢林包圍起來，荷槍實彈，步步爲營的，在一些野草矮林之中，找尋章日明。

一名警員突然大驚小怪的仰頭望向天空，驚叫起來：「瞧……他在天空中飛翔呢！」

其他警方人員也紛紛仰望上天空中，果然見到一個人影正在飛翔。

但大部份人因爲角度問題，被樹影所阻，看不清楚。

轉眼間，那人影已飛得無影無踪，因此，警方人員之中也有不相信這世界有會飛的人，而仍然主張在樹林中展開搜索。但曾經見到章日明凌空飛去的人，就認爲這樣只有浪費時間而已。

不管他們怎樣想，章日明這時候已飛越樹林，朝住公路遠處飛去。

章日明居高臨下，沿住公路一帶俯首下望，他希望發現洪氏父子他們那輛汽車。但是公路之上，汽車多得難以勝數，種種式式，有大有小，又來又往的，看得他眼花繚亂。

章日明想低飛一些，又怕驚動更多人。他內心萬二分焦急。

突然間，一架直升機出現在天空中，就在他後面不遠處的天際。

那是警方派來的直升機，章日明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急忙往一處樹林低飛。

那處樹林接近一處小村莊，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往那條繁忙的公路。

章日明仰首上望，只見那架警方的直升機正越飛越接近他。

章日明惟有下降；他降落那叢樹林之內，仍然望上了天空中。

直升機在盤旋，分明正在搜索他的下落。

他担心警方的地面部隊遲早也會找到這兒來，於是急急奔出了那一座樹叢，來到了小路附近。

小路旁邊，停放着一輛小型貨車；貨車的車卡裏面，堆放着一些農作物。章日明靈機一觸，立刻攀登上去，藏身於一籮籮的農作物之間。

直升機越飛越低，機師正找尋一些適當的地點降落。

章日明心裏想；如果讓他們搜到這邊來，發覺他只是遲早事。

他不想束手就擒，因此他想獨自把車子開走。

但是，就當他探首往外望時，車子前面正有一個人走過來。

章日明急忙伏下了身子。

那人吹着口哨，態度十分輕鬆。

那人原來是這小貨車的司機，他登上了車頭司機位之後，立即把貨車開走。

章日明發覺小貨車朝住大路那邊開過去，他担心又再遇上警方設下的臨時檢查站。

軍警的直升機不斷在頭頂出現；公路上警車的號聲「嗚嗚」地响個不停。

章日明躲在小貨車之上，忐忑不安。

他找不到洪氏父子，也無法再見到那輛房車，以後如何去救六嬸和他父親章心波？

軍警正在各處搜捕他，萬一他被捕，當然有麻煩。就算洪氏父子二人落入警方手上，章日明也不想。因爲接觸不到洪發父子二人，他就不知道六嬸的下落。

這輛滿載着農作物的小貨車，開始轉入一條分岔小路去！不久之後，就停了下來。

司機跳落車子，揚聲叫道：「杜伯，有什麼東西要送到市場去嗎？」

但是那邊似乎沒有反應。

陣陣狗吠之聲，這兒可能是一些農村地方。

章日明正探首外望，發覺路邊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司機背後，突如其來地大聲吆喝：「喂！你幹什麼？」

司機果然給她嚇得一跳。

「阿蘭，怎麼是你？」司機的臉上很快就擠出笑容來，「你爸爸呢？」

「我怎麼知道？」那頑皮的農家女，看上去只不過十八九歲左右，「我剛從市場回來，給警察截住查了大半天，悶死我了。」

司機怔了一怔，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天曉得。」農家女聳聳肩。「也許又是城裏發生了大刦案吧！總之那兒有許多軍警，等會兒你到鎮上市場去也得格外小心。」

「怕什麼？」司機理直氣壯地說：「你們有東西送上鎮去嗎？」

「沒有，我剛去過了，爲什麼你這麼好心？」

「我只不過順道而已。」

「順道？」農家女做了一個鬼臉。「其實你想討好我爸爸才是眞的。無論怎樣，我也得告訴你，小劉，我不會喜歡你；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那個叫小劉的年青人苦笑一下：「眞是好心得不到好報。」

章日明聽得清楚，他心裏想：如果再躲在這貨車裏，等一會兒可能給警察找到。因此，他悄悄跳了下去，躲向路旁一處矮林後面。

小劉把貨車開走了。

章日明思想着他應該怎樣做：逃向大路，還是躲進農莊去？

突然之間，背後有些硬物抵住他的背脊：「乖乖的舉起你的雙手！切勿輕舉妄動。」

章日明本來就有如驚弓之鳥，自然不敢回過頭去。

背後傳來一陣嚦嚦鶯聲：「你是什麼人？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

章日明這時候才想起，剛才那個農家女剎那間消失在視綫之內，原來是走到樹林中來了。他怔怔地說：「你別担心，我不是小偷也不是賊，只是過路的。」

「別裝蒜了！」那少女在後面道：「我早已發現了你的行踪，你躲在剛才的小貨車上，然後又偷偷跳了下來，我都一一見到了。」

「嗯——」章日明呆住好一陣！因爲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好吧！」少女的聲音忽然放軟了！「告訴我，你是從那兒來的？」

「由城裏來的。」章日明道。

「那麼，一定是警察要找的人了。對吧？」少女又問道。

章日明支吾着。

那邊忽然有人走過來！少女從後面拍拍章日明：「快些伏下來！快，別讓他們看見。」

其實章日明也正想如此，只是不知道那少女爲什麼也要躲起來而已。

有幾個鄉民由外面的小路走過。

這時候，章日明才看得清楚，那少女的手上沒有握着任何武器，只有一枝竹竿而已。

少女和他一齊伏在一叢矮林後面，他們面面相對，以待鄉民們走過。

「你叫阿蘭，是不？」章日明怔怔地問。

少女點點頭，低聲回答：「你怎麼知道的？」

「我剛才聽到你們的談話。」章日明開始感覺得到，對方根本對他沒有惡意，因此他的心情也頓覺輕鬆了許多。

那幾個鄉民走過了。農家女阿蘭道：「你可是一名逃犯？」

「不！我保證不是逃犯。」章日明道：「這只是一場誤會，如果你能帮帮我，我回頭會向你解釋，而且一定會好好的報答你。」

章日明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剛才那幾名鄉民的談話，以及眼前所見而發。原來小路盡頭處，靠近公路那邊，正停了一輛警車；車上警員正與鄉民們交談。

剛才鄉民們已談及警方正到處展開地毯式的搜索，現在警車又在路口出現，所以也難怪章日明担心。尤其是當他看見警車沿住小路進來時，他忍不住問阿蘭：「怎麼辦呢？請你讓我躲一陣好嗎？」

農家女阿蘭果然大興同情之心，用手往後面樹上一指：「你會爬樹嗎？」

章日明靈機一觸：「我想我會的，你先爬上去吧！」

阿蘭於是帶着章日明到後面樹林中去，警車的馬達聲則隱約在樹林外面的小路傳來。

章日明跟隨阿蘭來到一棵大樹下面，阿蘭回頭對他說：「這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警方搜進樹林中來，包保也可以安然避過。」

說完，阿蘭像猴子一般，轉眼之間已爬到了樹頂之上去了。她有點洋洋自得，因爲女孩子在體力方面到底是較爲吃虧的。現在她却可以在一個男子面前揚威，自然感到有點了不起。

但是，當阿蘭掉頭往下望時，竟然不見了章日明。

本來她想揮手示意叫他也照樣爬上來，爲什麼他人也不見了？奇怪！

阿蘭正感到萬二分驚奇之際，她的頭頂之上却有人在低聲招呼她：「你在找什麼？」

阿蘭不知道章日明會飛的，只以爲他爬得比自己更快而已，登時嚇得張大了咀巴！

她怔怔地說：「我看你樣子這麼老實，裝起蒜來半點破綻也看不出。」

章日明道：「我幾時裝蒜？」

阿蘭道：「剛才你分明表示不大會爬樹，但爬起來却比我快了許多。」她又不高興地嘟着小咀說：「未來我打算帶你到一處安全地方躲起來，包保警方找不着你的下落。但現在——哼！」

章日明放眼下望，只見另外一輛警車也正開入村子裏來。車上滿載了警員們。他萬分焦急，抱歉地說：「我沒有騙你，我實在不會爬樹，但我會飛。我不想落入他們手中，請你帮帮我忙吧！」

阿蘭差些兒忍不住笑了起來：「你會飛？……嗯！」她面上的表情頓然變得怪異：「你……你剛才說什麼？請你再講一次！」

章日明沒有留意她面上的表情，只見到小路上的警車和警員就感到忐忑不安。

他哀求着說：「看情形，警方可能搜進樹林中來，請先帶我到安全地方再慢慢向你解釋好嗎？」

阿蘭正在猶豫。

但下面已傳來人聲；有一名警長帶了幾名荷槍實彈的警員入來。「大家小心點，聽說那傢伙身手不凡，還會飛呢。」

阿蘭這才想通了，往上一指，雙手攀住一根樹籐，隨即往另一棵樹飛蕩而去。

阿蘭身形輕巧，看得章日明呆住了一陣。

章日明雙臂一伸，人也淩空飛去。

警方人員雖然已進入樹林之內，但樹影婆娑，下面的人根本見不到這上面的情形，只聽到樹葉沙沙作响。

阿蘭像個女泰山一樣，樹過樹，籐過籐，轉眼間已到了一處樹頂，那兒上面有一間茅屋，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型雀巢，十分有趣。

阿蘭以主人的身份招呼章日明。「這是我的安樂窩，平時沒有人能到這裏來，你算得上是我的第一個客人。你可知道要成爲這裏的客人絕不容易嗎？第一，他必須有點本領，否則好容易跌死？第二，他必須守口如瓶，不能將這裏的秘密告訴別人。」

章日明笑道：「我担心的只是你，事實上我的秘密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那麼，我們就來一個君子協定吧！」阿蘭伸出手來，跟章日明握了一下：「我讓你利用這裏作爲臨時避難所，但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章日明接着說：「我會保守秘密之外，還會感謝你，以後我會好好報答你。」

阿蘭一邊搬出了一些水果招待客人，一邊說道：「我對你能飛的事已不再懷疑，但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逃避警察？」

章日明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實在不想多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了？」阿蘭瞥了章日明一眼。「你就是傳說中的超人，城裏有人見到你推翻汽車，扭曲警槍，以及會飛，當初我也不信，現在當然信了。」

「嗯，」章日明一邊吃着生果，一邊吶吶地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

阿蘭又說：「我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是個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也有點反叛性，所以，我很希望你也對我坦白說出一切，說不定我會帮你呢！」

章日明仍然有些猶疑，但終於也經不起阿蘭的催促，將他的遭遇約略地說了一遍。

阿蘭吟沉道：「這麼說來，那洪氏父子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你這個人也眞糊塗，竟然不分皂白。」

章日明道：「不管是好是歹，最重要的，還是救出六嬸和我父親，但是現在，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找到他們。」

阿蘭想了想，靈機一觸。「我有辦法，只要你肯冒一次險，他們肯定會出現在你的眼前。」

阿蘭把辦法說出，章日明認爲不妨一試！二人商量好之後，就先後離開樹頂，到樹林下面去，章日明很快就給軍警包圍住！

（未完）

海南俠隱記

。本文承自第94頁。

大廳上自孫昌敗走後，鐵臂猿張黑虎力敵飛雲熙官兩人，抖擻精神，展出絕技；飛雲幾次鞭打劍刺，剁在他的臂上，像擊中金石一般，心裏暗暗稱奇，怪不得有鐵臂猿的稱號。

不久，甬道走出張達、趙四爺、馮術士等三人來，圍着飛雲熙官廝殺。張黑虎見援兵已到，奮力向飛雲襲擊，漸逼漸緊，飛雲熙官苦鬥了一夜，筋力已疲，究竟年事已高，看看手法漸慢下來。

忽地窗間一度白光，直衝下來。鐵臂猿叫聲「不好！」身旁的張達，馮術士兩人已滾下頭顱來，鐵臂猿擧臂一擋，火星射出。

飛雲一看，謝贊標洪秋兒兩人已出現窗上，第二回劍光又再襲來，趙四爺立刻喪命。

鐵臂猿殺得性起，躍高數尺，把手上刀投向白光裏，但聞敲擊一聲，迴旋刀撞到刀上，一齊跌下地來。謝贊標大吼一聲，雙目迸出火來，縱身從窗口躍下，一刀向鐵臂猿劈落，當堂在膊上斬入數寸。鐵臂猿受傷後，飛雲乘勢將短劍直刺他的胸膛，鮮血直冒。他狂叫一聲，一手掩住傷口，像瘋魔了一般，淩空縱起，直逃出三人包圍。

洪秋兒趕前拾回迴旋刀，即見鐵臂猿閃電般躍到廳中圓柱底下，坐馬運力，雙手抱着圓柱力撼幾下，一時天崩地裂，一座巍峨佛閣，如地震一般搖搖欲墜，牆垣殿瓦，飛沙走石，處處裂陷。

飛雲說聲「厲害！」馬上奔到另一圓柱，力抱支持，全間危樓因此不致瞬即塌下。

各人正徬徨當中，已經見到鐵臂猿出盡狂力，終把圓柱摧折，在這一刹那間，飛雲大呼「快走！」眼見贊標秋兒隨着熙官之後，正如一雙乳燕跟住母燕從水窗穿出。

飛雲還在廳內，見孫昌上前想力阻張黑虎，突然給他曲臂撞出，孫昌倒下地來。鐵臂猿狂笑幾聲，如癲如狂，又走到飛雲支持的圓柱來，雙臂一推，瓦上如雷響，樑木紛紛跌下。

飛雲知不是頭路，一手挾起孫昌，流矢一般竄出，剛穿出窗口，還未着地，這一座崇樓傑閣已全間倒塌下來，一時烟塵滾起。

飛雲叫一聲「險極！」先把孫昌放下，望向山門外面，洪熙官父女和謝贊標正站着替自己担心，見他連孫昌也挾了脫險，不禁欣幸。鐵腿孫昌給飛雲救了性命，自有一番感謝，不在話下。

這時，天色大明，鷹眼彪已經把廟裏的伙工道人拘在一起，那些被誘進廟來的婦女，除了已被壓斃之外，都一律遣返家中。

胡繼祖也押着花背子到來，熙官命帶到鷹眼彪處囚禁，將來有他的用途。大家下山共慶成功，又嘆鐵臂猿張黑虎臨終還下此毒手，如果大家遲走一步，便可能同歸於盡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黃白石・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派丁盛跟踪黑劍門的人，直到初更，仍不見回來。包天成，萬壽山兩位正副指揮，覺得事不蹊蹺，便率同王榮親自出馬，同去追尋丁盛的下落。他們按照丁盛沿途留下的暗記指示，一往而前。尋踪到徐州府衙門前附近，已無暗記可循。於是便向府衙打探，不論明查暗訪，均無所獲。只得返回鏢局，將經過情形告知斬情女。斬情女以事態嚴重，即夜訪高空雁，請教如何處理。高空雁示意稍後着韓二將意見送達。斬情女離開後，繼走訪林成方，她認為高空雁決非先天啞巴，可能因某種原因而故三緘其口，望林成方協同探出其根由……

殺手本無情

中午時分，那人如約而來。

他換過了衣服，一身淡灰色絲綢長衫，足着逍遙福字履，手中搖着一柄摺扇，緩緩行入了四海鏢局。

包天成等早已在廳中等候。

除了包天成外、萬壽山、吳恒等人，都雲集廳中。

斬情女帶着田昆，也匆匆趕了來。

灰衣人行入廳中，抱拳一個長揖，道：「有勞諸位等候了。」

林成方道：「咱們不必客套，我們想知道，老丈是否帶來了三尺金童丁盛兄弟？」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我好像沒有答應過要帶人來，是麼？」

萬壽山道：「對！不過，老丈答應了要給我們一個消息。」

灰衣老者道：「是！老朽就是帶消息給諸位來。」

包天成道：「在下包天成，不知兄台怎麼一個稱呼？」

灰衣老者道：「包總鏢頭，在下幸會……。」語聲一頓，接道：「老朽程四……。」

美色豈能動

包天成接道：「程四……程四……。」

灰衣老者接道：「這十年來，老朽已經把過去的埋掉，我現在是程知府的老僕程四，這個名字，程府中上上下下都知道。」

包天成道：「哦！」

程四笑道：「所以，也不用追根究底，查明老夫昔年的出身來了。」

萬壽山道：「老夫也有難言之隱，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林成方道：「丁盛現在何處？」

程四望望天色，道：「諸位，現在可以回去了……。」

斬情女接道：「到那裏？」

吳恆道：「大白天，總不能到知府衙門中下手刦人吧？」

程四道：「不用到知府衙門，諸位立刻派人趕到南門口處。」

斬情女道：「南門口處幹什麼？」

程四道：「老朽只知道今日午時左右，他們要把人送出徐州城，走南門，至於用什麼方法把人帶走，就非老夫所知了。」

斬情女道：「那人是不是丁盛？」

程四道：「是，老朽聽到他們說是一個形如孩童的人，丁盛不是個眞的小孩子吧？」

斬情女道：「他今年十九歲了，但看上去，像十一二歲的人。」

程四道：「那大概不會錯了，老朽只知道他們中午要運人出去，但用什麼方法，老朽就不知道了。」

斬情女道：「只要消息不錯，我們自會留心。」

程四站起身子，道：「老朽告辭了。」

包天成道：「程兄，要不要喝一杯水酒再走。」

程四道：「此非其時，老朽還不能讓他們生疑，以免拖累到敝東主。」

起身向外行去。

望着程四的背影，斬情女皺皺眉頭，道：「這人的話，是否可信？」

萬壽山道：「不管他是否可信，咱們都不能大意，他有住處，只要是騙了咱們，咱們自會去找他。」

斬情女道：「他如說得不錯，咱們也該準備了，他們有一百種方法，可以把丁盛運出城去，咱們得小心一些才行。」

田昆突然接口說道：「他們爲什麼一定要走南門呢？爲什麼不走北門？」

斬情女道：「可能是南門外面，他們早就佈下了接應，這倒不用多疑。」

田昆道：「姑娘，這件事，咱們要多作一些佈置。」

斬情女道：「不勞田兄費心，我已經作了安排。」

包天成道：「什麼安排？」

斬情女道：「我已經派去了陰陽雙劍，暗中監視程四。」

田昆笑一笑，道：「那兩個人，還能追蹤別人麼？只怕一下子就被人發現了。」

斬情女道：「陰陽雙劍，粗中有細，不用擔心他們會被人識破身份。」

包天成道：「四海鏢局，也有了佈置，這一路，我們已經派出了三十個趟子手，化裝成各種不同的身份，沿路接應，監視。」

斬情女道：「那就好，但不知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包天成道：「我們也立刻出動，爲了方便，大家最好能改扮一下。」

林成方道：「對！在下亦有同感。」

羣豪立刻行動。

斬情女繞到了高空雁的住室，停了片刻，却沒有敲門，就無言離去。

她想到了四海鏢局中人，十走七八，如若高空雁也被自己拖出去了，萬一黑劍門中有人找了上門來，留守的趟子手和鏢師，豈不是全無保障了。

南門距離知府的衙門最近，這也許是他們選擇出南門的原因。

包天成等很快的佈置好了人手，由知府衙門到南城門，都有監視之人。

但重點，仍然佈在南門內外。

監視程四的人，已有了回報，他一直回到了知府的公館。

這時，街上行人已多，入城的人，連綿不絕。

好在早上時間，入城的多，出城的人少。

這就對他們監視工作，有了不少的方便。

忽然間，一輛馬車，向城外行去。

趕車的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子。

包天成、王榮、吳恆，守在城內，中間有四個趟子手，來回出入，傳遞消息。

城外面也守了三個人，是林成方、斬情女和田昆。

萬壽山和石一峯帶了兩個精明的趟子手，守在一道岔路口處。

自然，他們都經過了改扮，以各種適合情景的身份守在當地。

王榮看到了那輛馬車，立時迎了上去。

馬車的行速不快，王榮很容易攔到了馬車前面。

趕車的老人留着花白的山羊鬍子，笑一笑，道：「這位大爺，你擋住路了。」

王榮現在扮成了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長衫。抱抱拳，道：「老丈，在下希望搭一個便車。」

趕車的搖搖頭，道：「朋友，這個不太方便，車廂裏有病人。」

王榮道：「有病人？什麼樣的病人？」

趕車老人道：「一個婦道人家，大夫說，不能讓風吹着，所以，這篷車，都佈置的很嚴密，不能讓病人吹風……。」

王榮接着道：「與人方便，對已方便，老丈……。」

趕車的老人歎口氣，道：「老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閣下難道還不相信。」

王榮笑一笑，道：「老丈，能不能讓我看一下？」

趕車老人道：「公子，這個萬萬不可。」

但王榮已經行近了篷車，一伸手，掀起了垂簾。

果然，車中躺着了一個中年婦人，蓋着被子，露出了一個腦袋。

雖然是一瞥之間，但王榮已瞧得十分清楚，那確是一個女人。

迅快向後退了一步，王榮緩緩說道：「老丈請吧！」

趕車老夫臉色變得很陰沉，口中念念有詞的趕車離去。

王榮退到了路側包天成的身邊，道：「總座，車中是一個女人。」

包天成道：「坐着，還是睡着？」

王榮道：「睡着的。」

包天成道：「她眞的有病麼？」

王榮道：「一臉病容。」

包天成道：「他們會不會把三尺金童改扮成那個樣子？」

王榮道：「身材、神情，都不像。」

包天成道：「你看得很清楚麼？」

王榮道：「屬下自信沒看錯。」

包天成道：「咱們不能冒這個險，我已經傳出令諭，把他們留下，再仔細瞧瞧。」

王榮道：「總鏢頭高明。」

談話之間，忽然行過來五個人。

這五個人，兩個挑着四個大木箱，兩個推着鷄公車，車兩邊的木架上，都放着大痲袋，也不知裝的甚麼貨物。

另一個，背着一個大布袋，五個人，一齊到了城門前面。

這件事很痲煩，他們一行五人，勢必要五個人，才能一次攔阻他們。

王榮一閃身，行了過去，攔住了五個人，道：「五位，帶的甚麼東西？」

那走在最前面，挑着兩個大木箱的人，冷冷說道：「你是幹什麼的？」

王榮笑笑地道：「我是想買閣下木箱中的東西。」

挑箱子大漢笑道：「你可知道，這木箱中是甚麼東西？」

王榮道：「所以，我要看看貨色，是不是我要買的東西？」

挑箱大漢道：「你這人講不講理，咱這木箱中的東西不是賣的，你一定要買，咱也許會賣給你，看貨樣麼，用不着了。」

兩個人在爭吵，那推鷄公車的，却推起車子，向前行去。

王榮想攔阻，却被另一個挑木箱的大漢，一橫身，攔住了去路。

包天成一皺眉頭，道：「上！」

兩個經過改裝的趟子手，並排行了過來。蓬然一聲，撞在了鷄公車上。

那鷄公車經此一撞，木車蓬然倒了下去。

兩個趟子手，急急說道：「對不起，對不起！」

一面伸手，把撞倒鷄公車扶了起來，借機會，摸一摸麻袋中的東西。

發覺了兩個麻袋中，都是大米。

另一部鷄公車，却又突然向前行去。

包天成只好親自出馬。

雙手並出，按住鷄公車兩側的麻袋上面。

內力透出，暗勁直衝入麻袋之中。

兩個大麻袋中，也都是裝的大米。

那推車的大漢，臉色一變，道：「老鄉，你這是找麻煩麼？」

包天成笑道：「對不住啦！老鄉。」

站起身子，向一側走去。

那身背大布袋子的大漢，突然繞過了包天成，向城外行去。

包天成這一次，倒未攔阻。

王榮右手按在木箱子之上，冷冷說道：「朋友，瞧瞧嘛。」

那大漢一屁股坐在木箱上面，道：「不行，價錢談不好，不能打開箱子。」

王榮冷冷說道：「朋友，你眞是唱做俱佳啊！」

左手一伸，打開了另一隻箱子的木蓋。

目光到處，不禁一呆。

原來，那是滿滿一箱子的細瓷碗盤。

那大漢急急叫道：「小心一些。」站起身子，急步奔了過來。

王榮手脚快，右手一伸，打開了另一個木箱蓋子。

凝目望去，只見那木箱之內，也裝滿了一箱細瓷。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道：「朋友，好做作，你請吧！」

那大漢口中嘰哩咕嚕說着話，人却擔起了木箱，向外行去。

另一個大漢的木箱，也被兩個趟子手打開瞧過，木箱中也裝的細瓷碗盤。

現在，只餘下那一個背着大布袋的人，還停在那裏。

王榮吁一口氣，行了過去，笑道：「朋友，事情你都瞧到了。」

那大漢嗯了一聲，道：「是，瞧到了。」

王榮道：「咱們要找一個人。」

那大漢道：「人如裝在木箱裏，豈不是要活活悶死。」

王榮道：「如是裝在布袋中呢？」

那大漢道：「像我這個布袋，還可以透風，如果裝個人，大概還不致於悶死。」

王榮道：「好啊！閣下這布袋中，裝的是不是人？」

那大漢道：「說是人麼，可惜已經不能吃飯、說話，如若說他們不是人，只好說他們是神了。」

王榮道道：「這話怎麼說呢？」

那大漢道：「咱們鄉下人，拙口笨音的，只怕說不清楚，你們怎不打開布袋子瞧瞧？」

王榮道：「方便麼？」

那大漢道：「談不上方便，但看樣子，如不讓你們打開瞧瞧，只怕很難通過這一關。」

王榮道：「哦！」

那大漢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在下跑生意，一向很識時務。」

用不着王榮吩咐，一個趟子手，已經打開了布袋。

只見一個布袋全都是細瓷燒成的神像。

王榮怔了一怔，道：「朋友，你是幹什麼的？」

那大漢笑了一笑，道：「下個月起，徐州縣城四郊，連着有近兩個月的廟會，輕易不肯出門的大姑娘，小媳婦，都會趕廟會玩玩，一年也難得遇幾次。」

王榮道：「哦！你這袋中一共裝了有多少神像。」

那大漢道：「不多，不多，不過有一百二十多個罷了。」

王榮道：「那能值多少銀子？」

那大漢道：「如果運氣好，說不定可以賺個三五十兩，够我混一年了。」

王榮歙然道：「咱們打攪了老兄，你請便吧！」

那大漢笑一笑，問道：「你閣下是作生意的？」

王榮道：「不錯。」

那大漢道：「不知道作的那一行。」

王榮道：「大生意，綢緞批發。」

那大漢道：「好啊！小的這裏，有一座財神像，你老兄可以留下。」

也不管王榮是否同意，伸手拿出了一尊財神像出來，笑道：「你瞧瞧怎樣？」

這實在是一座塑造的很好的財神像，彩色鮮艷，栩栩如生。

王榮輕輕吁一口氣，心中暗道：「我打攪了他半天，讓他敲上一記，倒也是應該的。」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一尊神像要多少銀子。」

那大漢道：「平常人買，不過一兩銀子，你大東家買，這個……」

王榮笑道：「五兩銀子如何？」

那大漢道：「五兩銀子，太多了一些。」

王榮摸出一錠五兩銀子，遞了過去。伸手接過神像。

人的內心之中，對神像都有一股子尊敬，沒有人會想到，一個人會借神像動手，暗施算計。

王榮太大意了。

就在他接過神像之時，突然感覺到右手一麻，不禁心頭一震。

雙手立即急縮，財神爺拍的一聲，跌落在地上。

王榮疾退三步，抬頭看去，只見右手的中指上，泛起了一片青紫。

毒傷，一種很奇烈的毒。

眼看到中指上一股黑氣，不停的向手臂上伸延。

包天成飛奔而至，伸手點了王榮右臂上三處穴道：「快些運氣迫住毒氣，不能再要它向上延伸。」

王榮心中氣怒已極，氣得忘記了運氣防止毒氣蔓延。

包天成疾快的一閃身，縱落到那大漢身前，冷冷說道：「世上有些人扮豬吃老虎，閣下就是那一種人了。」

右手一探，疾向那大漢手腕上扣去。

那大漢右手一縮，向後退了一步，冷冷說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在官兵面前，你們還敢殺人不成。」

包天成道：「我們不敢殺人，不過，我們要捉拿兇手。」

這是靠近城門的地方，確有四個官兵，守在城門口處。

包天成早已打通了關節，官兵對這些事，

看到裝作沒有看到。

但那大漢一叫，衆目睽睽之下，守在城門口處的官兵倒是不能不管了。

兩個官兵，手中執着紅纓長槍，急步奔了過來，道：「什麼事？」

包天成道：「這位老兄殺人。」

那大漢道：「我沒有。」

王榮左手捧着右手，道：「在下就是被害人。」

兩個官兵同聲喝道：「好小子，你敢在官兵面前，出手傷人，這還得了。」

大概這麼喝叫了兩聲，替自己也壯了不少的膽子，直向那大漢撲了過去。

那大漢急急嚷道：「我沒有傷人，我沒有傷人……。」

一面叫，一面回頭跑去。

他一跑，兩個官兵的膽子更大，放腿就追，一面還大聲叫道：「抓住他，抓住他。」

可惜，那個人跑得很快，一眨眼間，就跑得沒有了影兒。

兩個官兵苦苦的追，轉過了兩個彎子，人已經追得不見了影兒。

包天成才霍然警覺，上了人家的大當，那大漢身手很快，這兩個官兵，如何能追得上，如是包天成自己追，那大漢決逃不掉。

兩個官兵追過了兩條街，才繞了回來，一面喘氣，一面說道：「沒有抓到，讓那個小子給跑了。」

包天成道：「有勞兩位了。」

兩個官兵笑一笑，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包天成回身行到了王榮身前，低聲道：「老弟，傷得怎麼樣？」

王榮道：「一種很奇怪的毒性，只怕不是一般的解藥能够解得。」

包天成道：「給我瞧瞧。」

王榮伸出右手，只見右手中指上，有一點黑色傷口，流着黑色的血。

那說明了，這是很奇烈的毒性。

包天成臉色一變，道：「老弟，快去找易姑娘，看看她有沒有醫療這些毒性的藥物。」

王榮道：「不要緊，多謝總座賜助，毒性已阻於手肘以下，所以，你不用擔心，大不了斬下這條右臂。」

包天成道：「斬下這條右臂，怎麼還能施展你的霹靂刀法。」

王榮道：「總座，要保命，還談用的什麼刀法。」

包天成道：「不要說下去了，快去找易姑娘。」

斬情女就守在南門外面一個交岔口處，王榮很快找到了她。

看王榮抱着右臂，斬情女已經先開了口，道：「你受了傷？」

王榮點點頭，說道：「在下中了毒刃的暗算！」

斬情女急道：「什麼樣子的毒刃，快請說明。」

王榮道：「好像是毒針一類的兵刃，在下的手背上，中了一記。」

斬情女道：「給我瞧瞧。」

王榮伸出了手臂。

斬情女看了一眼，道：「王兄，小妹無法瞧出來，那是什麼所傷，只是我身上帶有醫毒之藥，能不能醫治好你王兄身受毒傷，小妹可沒有什麼把握。」

王榮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我王某，不會把生死事看的太重。」

斬情女伸手由懷中，摸出了兩粒丹藥，道：「王兄，快服一粒。」

王榮接過丹藥，一口吞下。

斬情女已然用口嚼碎了另一粒丹藥，塗在了王榮的傷處。

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名譽不好，但你如接近了她，就會感覺到如沐春風，對人是那樣細膩、熱情。

更妙的是，斬情女身上之藥，竟然是對症之藥，服用之後，立時感覺着一股熱流，由丹田緩緩升起。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王兄，藥還對症吧！」

王榮道：「多謝姑娘，在下已然感覺藥力强大，正把毒性排出體外。」

斬情女道：「那就好，你運氣調息一下，我替你護法。」

王榮點點頭，轉身行入一座小廟，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斬情女四顧了一眼，招過來一個趟子手，吩咐了幾句話，就守在了王榮的身側。

這處三岔路口，有一座小土地廟，斬情女就守在土地廟門口處。

她雖然有些玩世不恭，但對任何事，却很負責。

王榮坐息了大半時辰，一切都在平靜中過去。

斬情女的藥物對症，王榮的內功基礎也不錯，大半個時辰調息，出了一身大汗，毒性已全被排出體外。

王榮站起了身子，高聲說道：「多謝姑娘賜藥。」

斬情女道：「不用謝我了，是你的運氣好，我帶這幾顆藥丸，剛好對了路。」

王榮笑一笑，道：「不管如何，姑娘對在下總算有救命之恩，在下理應一謝。」

斬情女道：「不用謝了……。」

語聲一頓，接道：「王兄，有一件事，只怕咱們受騙了。」

王榮道：「沒有找到三尺金童？」

斬情女道：「我們截住了所有的可疑人物，只要能够藏人的地方，我們都找得很仔細，但却沒有找到三尺金童的影子。」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再找去。」

這時，林成方正快步行了過來，接道：「現在天色還早，等一會再說。」

斬情女道：「別說咱們是對付黑劍門了，就算是對付一個普通的人，像這樣大張旗鼓的幹法，只怕他們也早已經得到了消息，現在不來，只怕不會再來了。」

林成方笑道：「易姑娘，只要三尺金童丁盛還留在徐州城，咱們的機會就大了不少。」

斬情女道：「林兄，小妹擔心咱們如是逼得太緊，他們可能會殺人滅口。」

林成方呆了一呆，道：「殺人滅口？」

斬情女道：「是！殺人滅口。」

林成方道：「這倒也是，不可不防，不過，在下的看法，咱們這麼大張旗鼓的一找，可能會保住了丁盛的性命。」

斬情女道：「怎麼說呢？」

林成方道：「他們本來不知道丁盛的價值有多大，但是現在他知道了，殺了他，自然沒有留下他有用！」

斬情女點點頭，道：「這倒有理。」

兩個人談話之間，瞥見一個肩着鐵鋤的大漢，直行過來。

那是個足着草履，身着黑衫，腰裏繫着白布腰帶的大漢。

一眼看去，那就是一個種田人的樣子。

那人走到了斬情女，林成方的身前，放下鐵鋤，道：「諸位是四海鏢局中人吧？」

林成方道：「不錯，閣下是……。」

黑衣人接道：「在下是小脚色，不用通名報姓了。」

斬情女道：「你是黑劍門中人？」

黑衣人答非所問的道：「你們是不是在找一個小孩子？」

林成方道：「嗯！你有消息？」

黑衣人道：「正正經經的消息，閣下先瞧瞧這封信吧！」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封書簡，遞了過去。

林成方伸手接過，却轉給了斬情女。

斬情女隨手拆開了書簡。

只見上面寫道：「丁盛已入余掌握，生死在余一念之間。」

只有這麼兩句話，下面也未具名。

皺皺眉頭，斬情女道：「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黑衣人笑道：「這是敝上的聰明之處。」

斬情女道：「連一封信，寫得叫人看不懂，你倒說說看，他有什麼地方聰明。」

黑衣人道：「姑娘看不懂這封信，那是因爲餘情藏在本人的口中，敝上擔心，姑娘一怒之下，出手把在下殺了，所以，重要的事，都將由在下口述奉告。」

斬情女道：「好！你說吧！丁盛是怎麼回事？」

黑衣人道：「丁盛現在敝上手中，隨時可以取他性命。」

斬情女道：「就這樣簡單麼？」

黑衣人道：「自然，諸位如是不想救他，這話咱們就說不下去，如是想救他，在下還有下情奉告。」

這人慢條斯理，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斬情女道：「什麼條件，你一次說清楚它，用不着吞吞吐吐。」

林成方道：「閣下是否來自黑劍門中？」

黑衣人道：「不錯，在下是黑劍門人。」

林成方道：「要如何才能放了丁盛？」

黑衣人道：「三尺金童，在江湖上，算不得什麼有名人物，自然，我們的條件，也不會太高。」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說下去？」

黑衣人道：「諸位立刻撤回四海鏢局，不再在此阻擱行人，否則，此行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激起了敝上的殺機。」

斬情女道：「以後呢？」

黑衣人道：「明日午時之前，諸位會接到一封函件，約諸位到指定地方一談。」

斬情女道：「哦！」

林成方道：「就這麼簡單。」

黑衣人道：「在下會跟諸位同去，作爲人質，如是敝上不能履約，在下就任憑諸位宰割了。」

林成方道：「你……」

黑衣人笑接道：「在下也許不如三尺金童丁盛的身份，不過，我也是一條命，如若在下不是深信敝上，豈會來此送死。」

言罷，伸出雙手，閉上雙目。

林成方冷冷一笑，道：「朋友，用不着束手就擒，拿出點男子氣概來。」

黑衣人睜開眼睛，笑了一笑，道：「怎麼樣？」

林成方道：「咱們就算要留閣下作爲人質，也要動手把你擒下。」

黑衣人笑道：「閣下是想測驗一下區區的武功？」

林成方道：「你亮兵刃吧！」

黑衣人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就赤手領教幾招！」

斬情女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兄，殺鷄焉用牛刀，小妹來領教他幾招拳掌。」

一上步，接道：「你出手吧！」

黑衣人也不謙讓，揚手一掌，迎胸劈了下來。

斬情女一閃避開，反手一把，直向黑衣人右腕上扣去。

黑衣人想閃避，但却沒有避開，被斬情女一把扣住脈穴，用力一帶，摔了一個大觔斗。

斬情女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閣下在黑劍門中，是第幾流的脚色？」

黑衣人雖然被摔了一觔斗，但並未被摔傷，緩緩站了起來，道：「在下只不過是一個來作人質的人，自然談不上武功。」

斬情女望了黑衣人一眼，轉望着林成方，道：「林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小妹有一點迷惑不解了。」

林成方凝目思索了片刻，道：「姑娘，他沒有施出全力。」

斬情女道：「林兄，你瞧出來了。」

林成方突然飛身而起，一掌直劈下去。

這一次掌風呼呼，泰山壓頂一般，直劈向黑衣人的頂門。

如若這一掌被擊實，黑衣人勢必當場送命不可。

如以那黑衣人的身手而論，絕難避開這一擊。

但奇事發生了。

那黑衣人似乎是突然間，武功長進了很多，身子一閃，竟然把一擊避過。

林成方收住掌勢，未再進擊，冷笑一聲，道：「狐狸會露出尾巴的。」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在下武功雖然有些裝作，但說的都是實話。」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人，就是說的句句實言，也無法叫人相信。」

黑衣人逌：「眼下情形，你們非得相信不可，除非，你們眞的不管三尺金童丁盛的生死了。」

斬情女道：「我們找丁盛，不過是我對他一種私誼，其實，江湖人物江湖亡，只要他死得值得，那也算不得什麼？」

黑衣人道：「這麼說來，諸位是不顧及丁盛的死活了。」

斬情女道：「顧及，但我們絕對不接受太苛刻的條件。」

黑衣人道：「嗯，叫你們等候一天，不算苛刻吧？」

斬情女道：「不過我們也有一個條件。」

黑衣人道：「請說吧！」

斬情女道：「你給我留下來，希望你說的話，每一句話，都會兌現。」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看來，姑娘很難信任一個人？」

斬情女道：「對，尤其是黑劍門的人，根本就無法叫人信任。」

黑衣人笑一笑，道：「姑娘如此認定，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在下只好留下來了。」

斬情女道：「還有一件事，我要點了你的穴道。」

黑衣人呆了一呆道：「姑娘，你這麼做法，不覺有些過份麼？」

斬情女道：「不過份，黑劍門中人，鬼計多端，咱們不能不防。」

黑衣人略一沉吟，道：「好吧！姑娘請出手。」

言罷，一閉雙目。

黑衣人出奇的大方，使得斬情女有種意外的感覺，出手如電，點了黑衣人兩處穴道，笑道：「朋友，我還得檢查一下你的咀巴，你既然合作了，希望你合作得澈底一些。」

語聲一頓，接道：「過來，搜搜他。」

兩個趟子手，應聲奔了過來，動手搜查。

搜查得很仔細，又出意外的是，黑衣人身上竟然寸鐵未帶。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打開他的嘴巴瞧瞧看。」

兩個趟子手怔了一怔，打開了黑衣人的嘴巴，黑衣人穴道被點，只好受人擺佈。

兩個趟子手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找什麼？」

斬情女道：「毒牙！我相信他必有一顆假牙，內藏毒藥。」

兩個趟子手仔細在黑衣人口中尋找，果然，找到了一顆假牙。

黑衣人的臉色變了，但却無法開口，無法掙扎。

斬情女笑一笑道：「朋友，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黑劍門中人，用的什麼方法，竟能使你們個個願爲他們賣命。」

黑衣人只有抖動一下臉上的肌肉，他很想說話，却開不了口。

斬情女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兄，咱們走吧，看樣子很難等到人了。」

林成方道：「你眞的相信這人的話。」

斬情女道：「小妹相信，黑劍門是個大組合，這些小事，大概還不會說謊言。」

林成方道：「說的也是，咱們回去吧。」

四海鏢局中人，立刻撤了回去。斬情女立刻對林成方道：「林兄，咱們兩個出動。」

林成方道：「他們來一個投石問路，咱們就來一個欲擒故縱。」

斬情女道：「但他們賠上了一個人。」

林成方歎息一聲，道：「就算殺了他們十個人，也無法抵償丁盛一條命。」

斬情女笑一笑，道：「咱們分開走，在南門外面那片樹林中會齊。」

包成天道：「兩位先走一步，在下立刻帶人去接應。」

斬情女道：「這個人，好好的看管，我怕他們用的一石二鳥之計，表面上，派個人質，來我們這裏，以鬆懈我們的用心，實際上，是在我們這裏派一個臥底的奸細。」

包天成道：「對，這小子不可不防。」

斬情女道：「他扮豬吃老虎，裝作得沒有甚麼，這一點不可不防。」

林成方道：「你怕他運氣衝開了受制的穴道。」

斬情女道：「我確有這個顧慮。」

包成天略一沉吟，笑道：「不要，我們收存有油泡過的牛筋，他如是心懷鬼胎而來，我就要他多吃一點苦頭了。」

斬情女道：「對，用油泡牛把筋他綑起來，叫他偷鷄不着蝕把米。」

林成方回到林中不久，斬情女兜了個大圈子，也回到了林中。

兩個人都很有耐心，分守左右兩處路口，監視着出城的人物。

天近黃昏時分，城中馳出了一輛篷車，奔行極快。

林成方和斬情女打了一個招呼，閃身到道旁一株大樹之後。

趕車的是一個青衣大漢，揚鞭馳來，奔行極速。

車輪帶起了一片漫天的塵土。

輪車駛過，林成方突然由樹後閃出，施出八步趕蟬的身法，疾如流星一般，抓住了篷車，忽然一翻，躲入車底下面。

這時，一匹快馬，疾馳而至。

快馬和篷車，保持不過三四丈的距離，林成方的一切舉動，那騎馬人，看的十分清楚。

一道寒光，由林中飛出。

那騎馬人只顧到注意閃入車底的林成方，未料到林中突有暗襲而來。

匆忙應變，急急一個閃身。

但斬情女已不給他第二個機會，人由林中飛射而出，雙手齊揚，一道銀芒出手。

馬上人躲開了一把柳葉飛刀的暗襲，却躲不開這一蓬銀針。

前胸與頭臉上，一下子中了數枝。

好狠的斬情女，不容那馬上大漢發出聲音，人已硬擠上了馬鞍，把那人撞下馬去，順手一點，又點中了那人的穴道。

不過，這時的斬情女，已不是女裝，穿着一身男子衣服。

一襲很普通的淡青衣服，一頂掩住了大半個臉兒的馬連草帽大坡。

斬情女縱馬急馳，跟在車後。

林中名悄然行出了兩個人，是包天成和子母刀吳恆，兩個人動作很快，先把那摔下馬的大漢，拖入了林中，然後，由林中牽出了兩匹馬，縱身而上，急急馳去。

林成方施出黏字訣，雙手抓住車下一根橫木，整個身子像貼在車底一樣。

斬情女控韁縱馬，一直和篷車保持了三丈左右的距離。

天色黑了下來，篷車馳到了一座大莊院的前面，忽然慢了下來。

駛車人揚起了手中的長鞭，拍拍兩聲，在空中打起了兩聲響鞭，原來緊閉的莊院大門，突然大開。

篷車直馳入大門之中。

好大的莊院，好大的庭院。

篷車在院中停了下來。

這時，已到了掌燈的時份，但這莊院中却沒有燈火。

好膽大的斬情女，竟然緊追篷車，馳入了莊院。

大門後面，站着四個黑衣佩刀的大漢，斬情女馬入莊院之後，大門立刻掩了起來。

這顯然是早經連絡好的配合。

但包天成和吳恒兩個老江湖，也配合的很好。篷車馳入莊院，兩人就立刻停了下來，悄然下馬，悄然接近。

沿着圍牆，行到大樹旁邊，飛身而上。

這是棵千年古柏，密枝茂葉，形如撐傘，又高出圍牆很多，隱身樹上，可看清楚莊院中景物。

只聽大廳中，傳出來一個冷厲的聲音，道：「王義，人帶到了麼？」

趕車的大漢應道：「帶到了。」

冷厲的聲音道：「路上沒有差錯。」

王義道：「沒有，一路平安到達。」

廳中人冷笑一聲，道：「連一點可疑徵象也沒有聽到。」

王義道：「沒有。」

廳中人道：「好！把他送入大廳中來。」

火光閃動，大廳中亮起了兩枝火燭。

這是特大的巨燭，粗如人臂，火苗高達半尺以上，照得大廳中一片通明。

王義打開篷車，抱出了一個人。

斬情女就靠在篷車旁側而立，看得十分清楚，車中果然是三尺金童丁盛。

但她忍下沒有動。

這必須一份很鎭靜的工夫，才能適應，身後四個佩刀的大漢，和大廳中排列的武士們，隨時都可能發現斬情女的身份。

只要斬情女身份揭露，丁盛隨時可以被人處死。

這時，一側的廂房中，突然行出了兩個大漢，牽走了篷車，也牽走了斬情女的馬。

那牽馬之人，還對斬情女點點頭。

經過了大風大浪的斬情女，處危不亂，也對那人點點頭，舉步向大廳中行去。

她實在想不出自己應該行向何處？

幸好，她把自己改扮得很像一個男人，就算取下草帽，也看不出是女兒身份。

進入大廳，斬情女才發覺把自己陷入了一個危險之中。

偌大的廳堂之上，有一條橫擺的長案，長案後面，一排坐着三個人。

左、右兩邊的人，都已在五十左右，留着花白長髯。

居中一人，却很年輕，看上去，只不過二十上下。

左木案的兩側，排列連一十二名武士，左面一律黑色勁裝，右側却穿着一色淡灰衣服。

如若這地方是黑劍門中人，必然是一處很重要的地方。

黑劍門中人，一向穿着隨便的衣服，他們來如飄風，去如閃電，很少看到過這麼大的陣仗。

斬情女暗中運氣，作應變的準備，悄然行到大廳一側。

奇怪的是，廳中武士，竟然沒有一個人問她。

只見王義抱着丁盛行到了長案，放下丁盛，道：「就是這個人，叫作三尺金童丁盛。」

居中而坐的年輕人，瞧了一眼，道：「要他能够回話。」

王義應了一聲，伸手在丁盛的頭上髮間，取下一塊黑色的圓餅。

那是一塊形如制錢大小的黑色之物。

斬情女一眼間就瞧了出來，那是江湖上常用的迷魂餅。

一種特殊藥物製成之物，放在天靈穴上，人就暈睡了過去。

想不到黑劍門，連這種下五門的迷魂藥物竟也施用。

王義取下了迷魂藥，輕輕一掌，拍在了丁盛的頭上。

丁盛緩緩睜開了眼睛，四顧一陣，坐起身子。

居中的年輕人，笑了一笑，道：「你叫丁盛？」

丁盛嗯了一聲，道：「不錯，閣下是甚麼身份？」

居中人道：「你看我坐在這個地方，身份大概不會太低吧？」

丁盛回顧了大廳一眼，笑道：「山中無老虎，猴子作大王，這地方看不到有什麼重要人物，閣下……」

居中年輕人笑了笑，道：「丁盛，這是什麼地方，我可以立刻下令取你性命。」

丁盛道：「你是說，置我於死地啊？」

居中人道：「不錯啊。」

丁盛道：「如果你們眞要殺死我，似乎是用不着化了這麼多時間把我送到此地。」

居中的年輕人道：「那是因爲我要看看你，所以，才把你送來此地。」

丁盛笑笑道：「你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問我了。」

居中年輕人道：「談不上什麼重要，不過，在下却希望你據實回答。」

丁盛道：「哦！那要看你想知些什麼。」

居中人不慍不火的說道：「丁盛，你聽着，我不再說第二遍，每一件事，不問第三次，第一次，你不回答，我會再問一遍，第二次，你如不回答，我就不會再問第三遍了。」

丁盛道：「有懲罰。」

居中人道：「黑劍門這個組合，大概你心中明白，我應是最和氣的一個人，所以，第一次，你不回答，我只斬下你一個指頭。」

丁盛道：「第二次呢？」

居中人道：「挖你一隻眼睛。」

丁盛道：「第三次呢？」

居中人道：「第三次，你留着舌頭似乎是也沒有什麼用了。」

丁盛道：「拔了我的舌頭？」

居中人道：「是！」

丁盛道：「我想不明白。」

居中人道：「丁盛，現在，我要問第一件事了。」

丁盛道：「請問吧。」

居中人道：「你今年幾歲了？」

丁盛道：「看來，你很好奇，我今年廿一歲，你相不相信？」

居中人道：「相信，我再問第二件事！」

丁盛笑道：「有些事，也許我眞的回答不上來。」

居中人冷冷道：「嗯！那你就只好碰碰運氣了。」

語聲一頓，接道：「斬情女怎麼會和四海鏢局子合於一處？」

丁盛道：「你們黑劍門可以計價取命，何況保鏢的，他們吃的這一行飯，斬情女出了足够的銀子，四海鏢局，接下了這筆生意。」

居中人道：「除了四海鏢局子之外，還有一家寶通鏢局，怎麼也和斬情女連在一處？」

丁盛道：「這都是銀子作怪，斬情女有太多的銀子，保鏢這一行，過的是刀頭舔血的日子，只要斬情女付得出錢來，他們何樂而不爲呢？」

居中人道：「這就有些奇怪了，斬情女單槍匹馬闖江湖，不過是仗恃她一點姿色，既非一個組合，手下也沒有太多的人手，如何會積存了那麼多銀子呢？」

丁盛道：「這個我無法回答，我和斬情女相識不久，認識她之後，她就很有錢。」

居中人道：「你對斬情女情甘效命，又是爲了什麼呢？」

丁盛道：「還不是一樣，我一天有二十兩銀子的收入，而且吃喝用度，還不算在內。」

居中人道：「區區六百兩銀子，就買了你一個月，你三尺金童的身價也未免太低了。」

丁盛道：「這價錢不算太高，但以我丁盛而言，也只有這麼一個價錢了。」

居中人冷笑一聲，道：「你倒算有自知之明。」

丁盛道：「這也是在下追隨在斬情女身側的原因。」

他看起來，只不過像個十幾歲的孩子，但應對事情，却有着極爲成熟的智慧，這證明他的年齡和形貌，實有着很大的距離了。

居中人道：「萬壽山、林成方，這兩個人，你都認識吧？」

丁盛道：「認識，他們都是寶通鏢局子的鏢師。」

居中人冷笑一聲道：「我要知道他們眞正的身份。」

丁盛道：「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他們眞正的身份，來自何處，我就不清楚了。」

居中人道：「丁盛，看來，我要斬下你一個手指了。」

丁盛暗中一提眞氣，只覺暢行無阻，不禁精神一振，緩緩說道：「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們要斬我手，挖我眼，拔我舌，似乎是用不着找這麼多的理由來。」

居中人道：「這不是欲加之罪，而是不肯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語聲一頓，道：「斬情女定然知道，我不信你沒有聽她提過，就在下所知，你一直是緊隨斬情女身側近衞。」

丁盛道：「別說我眞的不知道，就算我知道一些內情，說出來，對你們也沒有什麼帮助，因爲連斬情女對他們也沒有太多的瞭解。」

居中人道：「你只要回答我們的問話，知道好多就說好多，用不着多費口舌去解說。」

丁盛道：「好吧，我知道萬總鏢頭，是一位院主，什麼院主，我就不知道了。」

居中人冷冷說道：「不管他是甚麼院主，但既稱謂院主，那就說明了非等閒人物，但他爲甚麼會作了寶通鏢局理總鏢頭……」

冷笑一聲，又道：「作了寶通鏢局的總鏢頭，那也罷了，但又甚麼會和四海鏢局攪和在一起呢？」

丁盛道：「閣下是不是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一些。」

居中人道：「不管是不是把你估計高了，我只要你回答我的問話，區區的耐心有限，你再要和我胡扯，當心我……」

丁盛接道：「你別這麼兇狠，我三尺金童雖然說不上什麼人物，可也是見過世面，經過風浪的人，我心中很明白，你們要怎麼對付我，早已經有了定案，我說出胸中所知，你們該殺我，一樣會殺我，如果你們決定不殺我，我一句話不說，你們照樣會留下我。」

居中人道：「哼！你錯了，丁盛，你在區區的眼中，不過是一個三流的脚色，我可以要你死，也可以你要活，殺你，留你，都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區區就可以決定了，用不着請示，用中着和什麼人商量。」

丁盛道：「哦！」

居中人道：「所以，你可以說出知道的每一句話，所有的內情，然後……」

丁盛接道：「怎麼樣？」

居中人道：「然後，我就放了你。」

丁盛道：「黑劍門中人的話，叫人如何能够相信？」

居中人道：「不相信？」

丁盛接道：「對，我沒有受傷，功力未失，我可以隨時離去。」

居中人接道：「你好大的口氣。」

丁盛笑道：「至少，你們還得花些功夫，把我攔截下來，一個人最可信任的，就是自己，難道我不信任自己，而去信任別人。」

居中人道：「這個麼？很難說了！」

丁盛微微一笑道：「現在，我想走了。」

暗中運氣戒備。

兩側的手下，都想出動，但却被那居中人示意攔住，笑一笑道：「有些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丁盛笑一笑道：「閣下的意思是……」

居中人接道：「你走走看。」

丁盛道：「哦，你是說我走不了。」

居中人道：「在下如若沒有把握，能不點你的穴道，也未讓你戴上什麼刑具嗎？」

丁盛道：「這麼說，你有把握了？」

居中人道：「現在，你何不試試？」

丁盛心中明白，已有援手跟來，但他却不知道是什麼人。

黑劍門這充滿着神秘的組合，詭異、嚴密，只有上下縱屬，沒有横的連繫。

但他們有很多規定的暗號，可以向同門求援。

也正因爲他們組織太嚴密，接合就不可能太緊，只要是他們規定的一切相符合，却是互不相識。

有人護送王義而來，那是屬於另一個小組中人，但他們却不認識這個人。

這就是斬情女一直沒有引起他們懷疑的原因，他們自負一切佈置都很嚴謹，却未料到對方也很高明。

王義此人，又是專管護送的車夫，武功不太高强。

黑劍門在百行百業中都安排了人，運用起來，很方便，但這些人却非一流高手。

這就是破綻。

丁盛暗中提緊了眞氣，突然轉身一躍，直向廳外飛去。

他準備逃，那黑衣人也準備追，右手一按桌面，身子突然飛起。

快得像一抹閃電，一眨眼間，追到了丁盛的背後，右手五指如鈎，疾向丁盛的後背抓了過去。

來勢太快了，眼看丁盛已無法逃過這一擊的了。

忽然間，寒芒閃動，一片劍氣，直捲過去，是斬情女，長劍出鞘，攔住了那年輕人，這一招變生意外，劍勢又快。

那居中人想收住去勢，已自無及。

匆急之間，一揮左手，直向劍上封去。

看樣子想犧牲了一隻左手，封開這一劍。

斬情女的劍上，又加了幾分力道。

但聞鏘然一聲脆響，斬情女一劍竟然擊在了硬物之上。

居中人借劍上封擊之力，停了下身子。

丁盛却已飛出了大廳。

大廳中的人，站着未動，顯然，在等候命令行事。

但守在大門口處的四個佩刀大漢，却忽然亮出鬼頭刀，快步圍了過來。

兩條人影，從空而降，是包天成和吳恆，兩個人由大樹上，飛落入廳院之中。

包天成大聲喝道：「都給我站着，四海鏢局總鏢頭包天成在此。」

大廳中傳出一個冷厲的聲音，道：「站住，不許出聲。」

四個執鬼頭刀的大漢，立刻又退回到了原處。

就這麼一躭誤，丁盛、斬情女，都已經退出了大廳，和包天成、吳恆會合於一處。

只有林成方還沒有現身。

那居中的年輕人緩緩由廳中行了進來，道：「四海鏢局看來，實在是有些不簡單了。」

包天成笑道：「閣下誇獎了。」

那居中年輕人笑道：「包總鏢頭，勞動你大駕，追來此地，王義，你出來！」

王義緩緩行了出來，道：「令主 有什麼吩咐？」

年輕人笑了一笑，道：「你看看，這是什麼人？我記得你告訴過我，沒有什麼人追踪你們。」

王義道：「弟子該死，因爲一路有人護送，所以，弟子沒有留心。」

年輕人道：「被人追踪事小，暴露了這處隱密，這責任應該由誰負擔？」

王義道：「弟子負責？」

年輕人道：「你該死！」

王義道：「這個……。」

年輕人右手一掌揮出，蓬然一聲，擊在了王義的前胸之上。

王義身子搖了一搖，倒摔在地上。

年輕人笑了笑道：「包天成，你們來了多少人？」

包天成道：「眼下有四個。」

年輕人道：「外面還有多少？」

包天成笑道：「你問得很輕鬆，可惜，老夫不便回答。」

年輕人道：「不便回答，那很好，幸好在下還有個法子。」



包天成四顧了一眼，道：「這倒要請教一下了。」

年輕人笑道：「擒賊擒王，閣下既然是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只要能把你閣下留下來，不怕他們不出來了。」

包天成笑一笑，道：「看你年紀不大，口氣倒是不少，不過，江湖上，似乎還沒有見過你閣下這麼一號人物。」

年輕人道：「黑劍門中人，一向不求聞達江湖，但出手卻凌厲得很。」

斬情女冷冷接道：「你是屬於黑劍門那一個組合下面？」

年輕人道：「妳是女人？」

斬情女取下大草帽，棄置於地，道：「斬情女，你們苦苦要追殺的人。」

年輕人打量了斬情女一陣，道：「很意外，想不到，你竟送上門來。」

斬情女道：「咱們既然敢來，自然是有幾分把握。」

年輕人笑道：「把握，什麼把握？區區出道兩年以來，還沒有什麼人在區區的劍下逃過命去。」

斬情女道：「你是强殺組中人？」

年輕人冷冷道：「强殺第七組，冷劍客袁風。」

斬情女道：「袁風，沒聽過這個名。」

袁風道：「對！聽過袁某人名字的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包天成道：「袁風，强殺第七組，該有個首腦人物。」

袁風道：「我就是。」

包天成回顧了一眼，接道：「這座莊院中，規模不小，想來，定然還有一兩位身價高一些的人物了。」

袁風淡淡一笑，道：「包總鏢頭，覺得在下的身價，不足以和你動手了……」

斬情女接道：「說你不配，也沒有錯，四海鏢局子在江湖上是何等聲望，包總鏢頭在武林中，又是何等身份……」

袁風接道：「黑劍門强殺組，對付過不少比包天成高明一倍的人物，一個鏢局子總鏢頭，還不放在袁某人的眼中。」

斬情女心中暗想：「這林成方不知在甚麼地方打的甚麼主意？到現在還不見動靜，看樣子，能拖延時間，就拖延一些時間好了。」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看你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吧？」

袁風道：「姑娘，聽說你風姿迷人，不知是眞是假？」

斬情女道：「自然是眞的了。」

袁風道：「可惜在下一點也瞧不出來。」

斬情女道：「那是因爲你看的不是斬情女本來面目。」

袁風道：「不知道在下是否可以見識一下姑娘的面目。」

斬情女道：「當然可以，不過，你要在那裏見？」

袁風道：「就在這裏。」

斬情女搖搖頭，道：「這地方不行，衆目睽睽，刀劍耀目，我如何能恢復本來面目？」

袁風笑一笑，道：「姑娘，其實見不見，都不是太重要的事，强殺組中的劍手，都不會爲色情所誘，在下想見識下妳姑娘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想印證一下傳言是否眞實。」

斬情女道：「你們既然不解風情，見到了我眞正面目，又能如何？」

袁風道：「印證一下罷了。」

斬情女道：「然後呢？」

袁風道：「黑劍門爲妳，出動了很多的精銳，不得手絕不罷休，我袁某人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誰能殺了妳，就是一件大功勞。」

斬情女道：「姓袁的，這番話，不但是證明了你是個冷血殺手，不通情理，焚琴煑鶴，大煞風景，難道你要我打扮得嬌艷動人，再讓你一劍殺了？」

袁風道：「這有何不可，最重要的是，我想證明妳是不是斬情女？」

斬情女道：「你簡直是夢想。」

袁風道：「如若今天在下能够先收拾你，那就可見一下姑娘的眞實姿態了。」

斬情女道：「其實，也不用那麼費事。」

袁風道：「哦！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接道：「只要咱們之間，能够談的好一些，也許用不着動手。」

袁風仰天大笑三聲，道：「斬情女，你想得太輕鬆了。」

斬情女道：「袁兄的意思呢？」

袁風道：「不論你長得如何？不論你是否如花似玉，但都不會放在我袁某的眼中。」

斬情女道：「聽說一個殺手，一向不動七情六慾，動了就不是第一流的殺手。」

袁風道：「嗯！」

斬情女道：「所以，你不敢去喜歡一個人，甚至不敢喜歡一樣東西。」

袁風冷冷說道：「這些話都是廢話，你亮兵刃吧！由此引起，我隨時可以出手，取你的性命。」

斬情女道：「哦！當眞是無情得很。」

袁風道：「殺手本無情，只有慾望。」

突然向前行了兩步，右手按在了劍柄之上。他有很多的屬下，但袁風却沒有下令他的屬下出手。

（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為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